遠故云藐藐也此結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一案亦爲下文遣行發端或問朱子嵩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故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如漢築長安城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皆去別處調人來都曉不得鄧元錫云古王者封諸侯諸定宅攸城作寢廟至于徹田皆司空職之司空掌邦土也又董工作既成而全畀之胙之土也又董工作既成而之事遽勤民焉曲而至矣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謝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賜之車馬四牡所以駕車者謝踦說文云舉足行高也以非一馬故重言之見其壯也鉤膺毛云樊纓也詳見采芑篇乃馬腹帶之飾非金路馬領之鉤也按周禮巾車職云象路朱樊七就異姓以封申伯異姓諸侯只宜用象路耳濯濯鮮明之貌季云此章言營謝既成而始命申伯以往不以工役累其心也○王遣申伯路車

乘馬叶虞韻滿補翻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虞韻亦叶虞韻錫爾介爾雅注作玠圭爾雅注作珪以作爾寶皓韻彼五翻往近豐本作迟王舅南土是保皓韻亦叶虞韻彼五翻○賦也遣申伯者孔云發遣申伯令使之國也路車象路也四馬曰乘即上章所云四牡也上章言馬而未及車故此又合車馬總言之圖說文云畫計難也徐鍇云規畫之也故从口啚者吝嗇難之義也爾雅云謀也南土所包者廣凡南方之國皆是謝地亦在其中故以南土言曰莫如者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全木擇重地意圭之類不同其制上圜下方介圭居其一介通作珘說文云大圭也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珘注訓大爲長也鄭箋訓介圭從此說按考工記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周禮典瑞職云王晉大圭執鎮

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據此、則爾雅所謂玠。卽所謂鎭圭。鎭圭與大圭。其長不同。說文訓玠爲大圭。混也。又書顧命、言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王、惟朝日、始執鎭圭、搢大圭、若見諸侯、則執瑁、圭、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至如公侯伯守圭、名桓信躬、不名介、故宜從鄭說寶說文云、珍也、徐鍇云、人所保也、以作爾之寶者、言、錫、此物以爲爾之所貴重也、陳祥道云、夫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愚按、典瑞職云、珍圭以徵守。以邨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鎭者國之鎭。諸侯亦一國之鎭。故以鎭圭徵之也。凶荒志。不安其土。故以鎭圭鎭安之。鄭玄云、珍圭。王使之瑞節。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圭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執以反命。詳杜鄭二說乃識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此詩錫介圭之意。王。命。申。伯。填。撫。南。土。故。使。之執介。圭。而。往。以。鎭。安。之。如。王自。行。也。介圭。王之守器。申伯

執此物。卽王之威靈在焉。當加寶重。不敢褻也。又按論語。言執圭。鞠躬如也。亦。是。使。臣。執。諸。侯。之。圭。可以相證。往、謂申伯之國也。近王舅。指南土諸國言、說文云、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舅、申、伯、稱、王、舅、疑、是后、父、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又以列女傳證之、宣、后、稱、姜、后、申、固、姜、姓、而、後、章、亦、有、申、伯、番、番之、語、番、番、者、老、也、此、非、后、往矣、表裏江淮、控帶荊徐、爲南方巨鎭、凡地近王舅、遍南土之諸侯、皆將賴是以保安也、自我圖至此、皆勝遺之辭。一說、萬象烈云、此、介、圭、也、自、王、錫、之、往、與、王、舅、朝、夕、親、近、而、不、相、離、以、保、此、南、土、亦通　○

申伯信邁王餞于鄗　支韻亦叶韻明秘翻

歸、叶支韻俱爲翻亦叶賓韻求位翻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陽韻豐本作疆陸本作畺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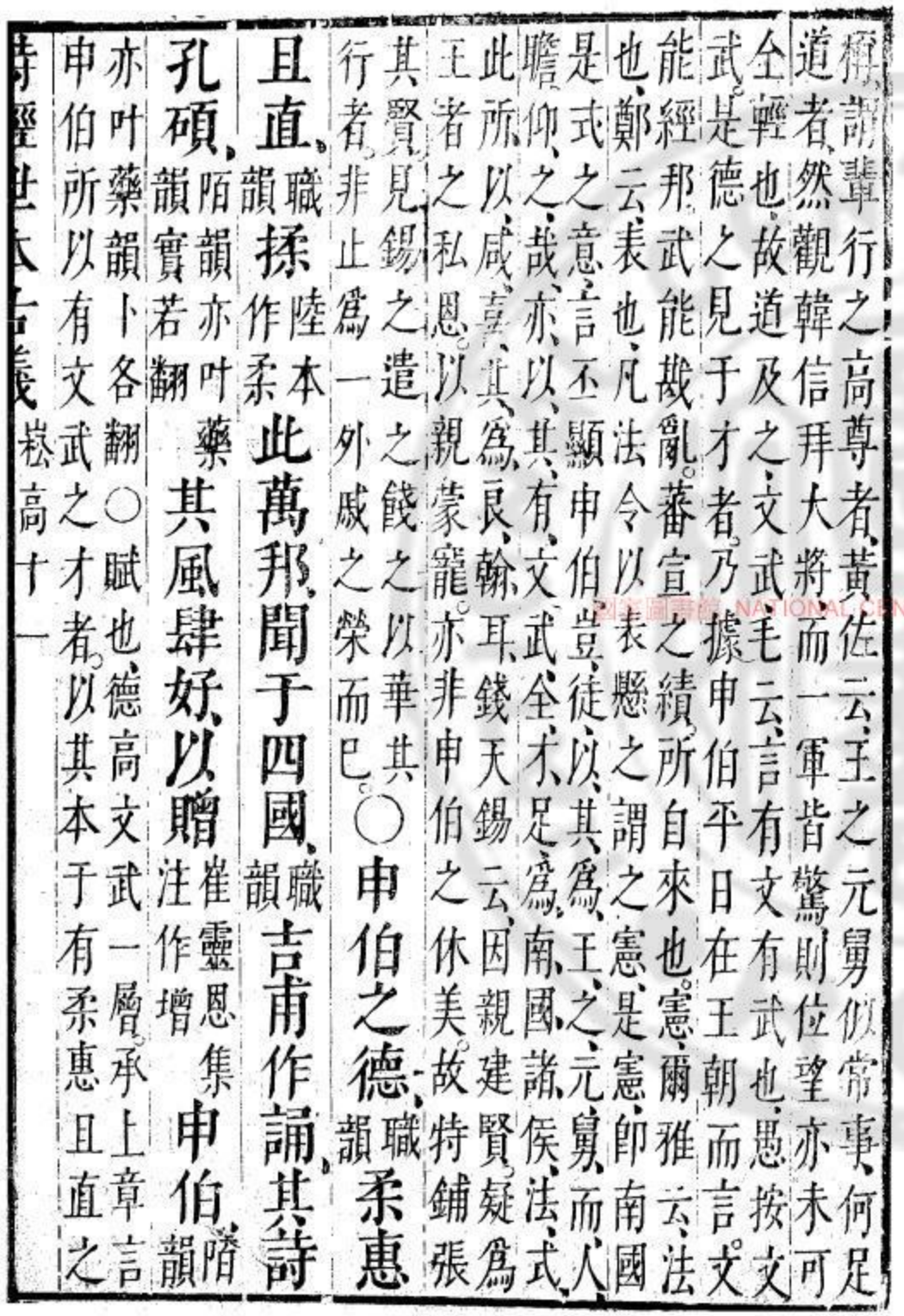
以峙其粻、陽韻式羊翻○賦也

式遄其行、叶陽韻戶郎翻○賦也遄、說文云、遠行也、信遄、

猶云果行也。餞說文云送去也。鄭云送行飲酒也。一統志云古鄏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鄠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也。鄭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鄏云。孔云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遣之于鄏也。岐周之所起。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非爲申伯故往。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嚴云鄏即董卓所築鄏塢。鄏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爲州牧。改邑於謝。必册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鄏也。祭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謂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還南二字中。具有轉折。自鄏至鎬。繇是而南也。按輿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爲鄏。又東則爲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或誤謂南還于鎬。然後適謝。豈知鎬在東不在南也。誠歸言始成行也。申伯改封于謝。則謝是其本國。故以往爲歸。謝于誠歸者。鄭云誠歸于謝也。孔云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嚴云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陸化熙云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去王。唯其勢不得已。故黽勉辭去。王命召伯是董。更命也。徹土疆與上徹土田同。言徹土田之疆界也。意在喚起下峙糧一語。言追自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而已。預峙其糧。謂取井田十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也。此結前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一案。峙本作偫。說文云待也。徐鍇云按漢書張忠爲孫寶設偫待物以待須索也。糧說文云食米也。式遄爾雅云速也。式遄其行。是預計其如此。鄭云自京至國在道所須命皆預備委積以速申伯之行。繇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也。按周禮地官遺人職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日委多曰積季云觀申伯至此方行。則其事可以需遲。而當在荊徐既服之後矣。

○申伯番番。叶先韻孚焉翻亦叶歌韻逋禾翻

既入于謝、楚辭章句作徐徒御嘽嘽、叶先韻於權翻亦叶歌韻託何翻周邦咸喜、戎豐本作我有良翰、叶先韻乎焉翻○賦也、番通作皤、說文云、老人白也、秦誓、番番良士、義亦同此、以良、士爲旅、力、既、愆、又、與、佐、覲、其、先、言、詢、茲、黃髮、而、以、佐、勇、夫、對、言、則、其、爲、高、年、之、狀、可、知、矣、既入于謝者、黃佐云、言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徒御、毛云、徒行者御車者、聲之緩者曰嘽、此嘽嘽亦取緩義、鄭訓爲安、舒是也、此據其去時之儀如此、結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一案、周邦咸喜者、京師之臣若民、皆聚觀而喜也、戎有良翰者、周人自相謂之辭、戎之爲汝、音之轉也、古者戎有汝音、良、說文云、善也、申伯在王朝則王朝重、在南土則王朝益重、以其保南土於外、而內之王朝愈安、故曰良翰、與首章維周之翰相應、不顯三句、吉、甫、推、咸、喜、之、意、而、誇、美、之、也、不顯、即丕顯也、以、聞、望、言、元、字、从一从兀上、徐鍇云、高也、舅以元



猶、謂、輩行之高尊者、黃佐云、王之元舅似常事、何足道者、然觀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則位望亦未可全輕也、故道及之、文武是德之見于才者、乃據申伯平日在王朝而言文武毛云、言有文有武也、愚按文能經邦、武能戡亂、蕃宣之績、所自來也、憲、爾雅云、法也、鄭云、表也、凡法令以表懸之謂之憲、是憲、即南國是式之意、言丕顯申伯豈徒以其爲王之元舅而人瞻仰之哉、亦以其有文武全才足爲南國諸侯法式、此所以咸喜其爲良翰耳、錢天錫云、因親建賢、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爲一外戚之榮而已、○申伯之德、職韻柔惠且直、職韻揉作柔此萬邦、聞于四國、職韻吉甫作誦其詩、孔碩、陌韻亦叶叶藥韻實若翻風肆好、以贈崔靈恩集注作增申伯、陌韻亦叶藥韻卜各翻○賦也、德高文武一層、承上章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以其本于有柔惠且直之

德耳。柔者、對剛之名。惠、說文云、仁也。爾雅云、順也。直、說文云、正見也。荀子云、是謂是、非謂非、曰直。惟有柔惠之德。故能武。中加一旦字、見兼濟之德。故能文。惟有直之德。則其爲柔惠也。揉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伸、木也。強者、治、以剛、弱者、撫、以柔、之謂。此、足、以徵其文武矣。萬邦、卽四國、舉其多而言。則曰萬邦。就其方而言。則曰四國。聞、根揉字來。謂懷、其柔、惠者、頌、仁、憚其直者、頌、義也。此皆追申伯在王朝時而言。觀揉此萬邦語可見。若在往謝後。則但當云揉此南邦。不得泛及萬邦矣。吉甫、毛云、尹吉甫也。周之卿士。孔云、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作誦毛云、作是工師之誦也。孔云、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孔甚碩、大也。詩中所指陳者甚大。有繫于天下。國家也。風、鄭云、風切申伯也。按聲之。足、以感人者。爲風。肆、朱子云、遂也。取披拂四散之意。好說文云、美也。意、無不盡。辭、無不美。足、以感動申伯矣。或謂此雅詩而有風體。非是。詩言志。吉甫豈按風雅之體而作詩者乎。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毛云、增也。孔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也。以贈申伯者。詳美其已往。所以益勉其將來。如德則柔惠且直也。才則文武也。功則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也。循、此、不替、則、可、以保、是、南、土、而永爲周之翰矣。此、吉甫作詩送行之意。崔靈恩謂增益申伯之美。是也。孔云、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鄒忠胤云、夫柔惠且直。揉萬邦而聞四國。申伯固宜爲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之營。亦豈徒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逆節。亦非憑權朝權。如王竇閻梁輩也。嗟夫爲媾爲寇。斯其故。蓋難言之。而以造端咎崧高過矣。又郝敬云、按申伯以王元舅。褒封晉錫。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

戚後祚篡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
逆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反覆手之間而已。父子
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
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
而不逆其志。烏可與言詩矣。王應麟云、外戚秉政、未
或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
國忠、石晉亡于馮玉、愚按竹書、紀王錫申伯命、在宣
王七年、又紀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申人之逆主
命已在宣王之季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朱子謂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申培說同、此但據篇中約畧成文、固自不謬、然
使作詩之大意、非爲美王、則不過朋友相送之
詩、但當列之小雅、何以
人大雅乎、子貢傳闕文

黍苗、營謝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
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自宣王下俱出朱
傳○朱子云、此詩與大雅崧高何以繫之大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
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
此意重召公命旨各別、

芃芃黍苗、陰豐氏本作雾叶號韻之、雨膏叶號韻之、悠悠南行、召音邵
後同伯勞郎到翻之、興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解見下
悠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字从心、國有大役、衆
之所憚、又地遠而時久、則憂思並集矣、北自鎬京至
謝、故曰南行、孔頴達云、以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
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
周宣王之世

南行、謂宣王之時、召伯營謝邑、將徒役南行也、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儀渴、將、循、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膏、也、孔云、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左襄十九年、季武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晉語、秦伯燕公子重耳、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膏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我任豐本作壬　我輦我車我牛、叶支韻魚其翻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支韻將其翻○賦也、召伯知南行者之勞苦憂思也、因呼而喻之、此下二章、皆召伯之語、所謂勞之也、孔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任、鄭箋訓抱也、按說文訓任爲保、保抱同意、故孔氏謂任在前負在背、訓抱是也、或訓爲擔、非也、輦、說文云、輓車也、從車从扶、在車前引之、扶音伴、並行也、从兩夫、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銂、周輦、加二板二築、又云、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周十五人、楊愼云、說者以謂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後世輦多、車大車也、孔云、此轉運載任、則是太車、朱子云、牛、所以駕大車也、我任我輦者、我之輦、我車我牛者、我有所任載之大車、則駕以我之牛也、集、猶就也、蓋、者、未定之辭、百物具備、竣、事、不難、侯、我、南行之功、既就、斯時、庶可、言、歸哉、嚴粲云、示以歸期、安其心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語韻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叶語韻敞呂翻○賦也、鄭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云、旅、屬、卒、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處、止也、功成事畢、庶可以歸而止息矣、皆慰勞之辭、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

器言。此章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以勞謝民也。○**肅肅謝功召伯營**庚韻**之烈烈**左傳杜注作列列賦也肅肅持事振敬也以相度周至故曰肅肅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謝相近功朱子云工役之事也營本匝居之義故舊說以縱橫相度爲營烈說文云火猛也烈烈是猛丁趨事之狀征行也師即上章我師之師謂此南行之師衆也成之者以撫循爲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此詩先言初行之時備加慰勞及規模既定于是人皆趨事赴功而謝功於是可成矣蓋立言之次第如此左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庚韻**召伯有成王心載寧**庚韻毛庚韻泥耕翻豐本作寧賦也原隰解見信南山篇孔云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于人。故特言之。治土高下各得其宜故曰平泉流以水利言水壅則流濁既清如縱者爲溝橫者爲遂而無壅塞之患也蔡汝楠云清水道所以平原隰也上章言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不過成就此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則召伯營謝之功于是乎有成矣載之言則也寧通作寍安也謝爲邢侯徐國之地封申伯于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賢之念已也呂祖謙云天子于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爲城申也按申伯改封于謝詩言營謝非言城

申也。序以爲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黃震云。詩序及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杜預謂美召伯勞來諸侯。韋昭亦云。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今按詩言營謝功成。於述職何與。其云勞之者。乃勞南行師旅。非勞來諸侯甚明。華谷嚴氏。又謂此詩乃兼美營謝伐淮二役。郝敬取之。蓋誤認徒御師旅一章及烈烈征師二語爲平淮夷之事。考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是年王伐徐戎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越明年始錫申伯命。則營謝之舉。在平淮之後。言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何得以征師爲指伐淮耶。若申培說。亦與朱傳同。但謂此詩乃史籀作詩爲多。求之未之聞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尹吉甫作詩美之

據竹書。事在宣王十七年。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愚按賢以德言。能以才言。篇中言柔嘉維則。是德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是才也。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所謂任賢也。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所謂使能也。陳氏云。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郝敬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繇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幾甸諸侯且不知有天王。而況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樊地名。仲山甫所封也。杜預云。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河內今屬懷慶府。夾濟鄭氏以爲

陽樊在濟源東南三十八里濟源南與河內相鄰
即其地也晉語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
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
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山甫也毛傳
稱仲山甫爲樊侯與竹書合孔穎達云山甫爲樊
國之君韋昭謂食采於樊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
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
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
知何所
按據

天生烝孟子韓詩外傳俱作蒸民有物有則職韻民之秉彝孟子作夷好去聲是懿德職韻天監有周昭假豐氏本作格于下叶虞韻後五翻保茲天子生仲豐本作中後同山甫虞韻豐本作父後同○賦也烝爾雅云衆也按人衆則氣熱曰烝民者洪言天下之人也物猶事也則說文云等畫物也从刀从貝古之物貨也徐鍇云則節也取用有節刀所以裁制之也愚按凡制度品式皆曰則天理當然不可增減者亦謂之則易所云天則詩所云帝則是也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格者格式之謂有一物必有一天然恰好之格不可過不可不及即此所謂則也是格也大學又謂之至善散之爲物物之至善合之爲統體之至善知其合也以其極至而無以復加如是則可以止矣此非意識所得預與生俱生乃吾性本然之體也故知而致及于是則知止矣亦所謂知之至至矣莊子云各有義則之謂性眞德秀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

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耳。

秉。爾雅云。執也。此字。宜着力說。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夔。說文云。宗廟常器也。爾雅訓夔爲常。其義取此。好者。慕愛之意。懿。說文云。專久而美也。曰則。曰夔。曰懿德。其實一也。自其麗于物而言。謂之則。自其人人所同。更無改易而言。謂之夔。即書言恒性是也。自其至一至精。無容增減出入而言。謂之懿德。按德與悳字有辨。理之得于心者謂之德。得於天者謂之悳。其字从直从心。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謂之德。其字从彳从悳。今文多混。此言懿德。乃性之悳也。正當通作悳。蘇轍云。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舊說皆謂民自然好德。殊未知此詩及孔孟之意。按詩人以此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言。物各有則。而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予君以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凡民非能秉執其彝。不使放失者。則雖有自有之懿德。亦不知好。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不能秉彝故也。我義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惟其能秉彝故也。山甫之德如是。爲保王躬計。豈可少此人哉。監。臨下也。昭。日明也。俱見說文。假借通作假。至也。保者。扶持之意。仲山甫。孔云。字也。按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于周。食采於樊。羅泌路史中。樊國凡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據潛夫論以爲慶姓。俱未詳孰是。然據第三章有纘戎祖考之語。疑德輿說爲近之。彼所云祖考。指周公耳。若其他。固未有顯者。蘇云。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于下。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嚴粲云。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

甫天實生之、山甫柔、諶穆、周語亦稱樊穆仲、○仲山甫之德、職韻柔嘉維則、職韻令儀令色、職韻小心翼翼、職韻古訓是式、職韻威儀是力、職韻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若職韻○賦也、仲山甫之德、只柔嘉維則一語盡之、君道主柔。此亦一物之則也。臣道主剛。臣道主柔。此亦一物之則也。臣道主剛。臣道、無成、故、尙柔、鄒忠倒亂云、易坤爲臣道、繫以利牝馬之貞、蓋坤非偏柔、承乾而爲柔也、嘉、美也、則、卽物、則之、則、萬象烈云、柔嘉維則者、言柔之嘉處、乃其則、也、柔非其則。卽不得爲嘉。只爲非其則。卽此一句。已自紹到至處。令、鄭玄云、善也、令、儀令、色、亦自其對君者、而言、嚴云、令儀令色、則容貌温粹小心翼翼、與大明篇義同、爲君者心欲大主于仁也、爲臣者心欲小主于敬也、念念皆在羽翼王室、故曰翼翼、輔廣云、令儀令色之發于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于內也。古訓鄭云、故訓也、式、說文云、法也、法古訓、遜志典學、後章言、旣明且哲、不茹柔不吐剛、其理皆從此出、蔡汝楠云、所以全此則者。爲其有此學也。凡民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左傳云、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力矜持之謂。嚴云、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愚按式古。訓力。威儀。亦。見。山。甫之。能。時。時。秉執。其常。性。處。此其所以有柔嘉之德。而能盡爲臣之則也。天子二句、引起下二章、若、爾雅云、順也、按若字从艸从右、說文云、擇菜也、徐鍇云、擇之順手、故从右、右者手也、以此訓順、似乎強解、當通作叒。周伯琦云、順也、从三又。又者手也。三又爲叒。所助者多。故爲順也。會意。愚因是悟桑字从叒从木。古人析爲二文。訛叒爲若。曰若木。若木者。扶桑也。其實卽桑之一字耳。然則叒若同音。其混用久矣。請以此補字學所未發。明命者、天子明告邦國之命也、賦者、徵

求之義言宣王見宣甫有柔嘉之德心悅順其爲人因使之典司政本爲天子宣布明命以徵求邦國之應。郎下章所稱出納王命是也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令出而必求其行。郎賦之說矣。○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甫辟叶翻韻未詳○賦也。式是也自式是百辟以下。至王之喉舌。皆命詞。孔云王命此仲山甫曰爾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績說文云績繼也戎之言汝也疑但指祖言意必嘗居父祖之職故今又使山甫繼之也依權德輿說周公是也山甫之祖考又使山甫繼之也依權德輿說周公公後歷伯禽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至獻公凡七公煬公爲考公之弟魏公爲幽公之弟獻公爲厲公之弟實止三世耳獻公卒子眞公溥立眞公卒弟放立是爲武公當宣王時嘗以長子佰少子戲見王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德輿謂山甫是獻公仲子而仕于王朝者也王躬是保。與首章保茲天子之保義同。王躬之所以保。其故尚在下文。惟動丕應傒志則天子之身於是獲安矣出納王命者胡一桂云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或但謂出爲宣而布之既布則納而復之亦自可通但此不過一奉行之任家室居容勿論思之地其間調劑剛柔使得其宜以致邦國之若者尚有許多參詳恐不止如此且此既已言出納而下文又言賦政言將命亦太複矣喉說文云咽也舌說文云在口所以言也喉舌皆言之所從出曰王之喉舌則其膺代言之任明矣孔云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賦解見前章凡有所施行者皆謂之政外鄭云畿外也爰說文云引詞也

翻王躬是保。皓韻亦叶有韻補出納陸本豐本俱作內王命。苟翻豐本作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發、猶起也、徵求其所當施行之政于外、則天下諸侯、無不于是皆起而應者、繇、其所出之命、皆盡善故也、山甫身在王朝、而其所召致者如此、非以經營四方言也。○肅肅後漢書作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且哲、以保其身、叶陽韻資良翻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眞韻夙夜匪解、音懈左傳晏子春秋韓詩外傳作懈以事一人、眞韻○賦也、嚴云此出天子、何等莊嚴、故曰肅肅、將者、奉行之義、命此二句、即上章所謂賦政于外者也、邦國謂諸侯也、若、解見二章否說文云、不也、字从口从不、徐鍇云、不可之、意見于言也、明、朱子云、謂明于理、此二句、在將命以前、事、即上章所謂出納王命者。一令之出。如何而邦國順。如何而邦國不順、山甫皆能燭照其理。而逆計其必然。其可使邦國順者。則詔王出之。否則納之。故其所將之于外者。皆有順而無拂。四方爰發。實繇于此。非徒以宣布塞責已也。又韓詩外傳云、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仲山甫既能明于邦國若否之理。且又能哲、以保其身。哲、爾雅云、智也、就。保。身。見。哲。則知幾之謂。即柔嘉二字。可以想見。山甫主眷既隆。輿望共屬。若使驁然自恃。信心一往。畧無前瞻後顧之意。未必非悔吝之所繇叢。有山甫之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故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矣。楊雄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於山甫之哲、殆有合焉、特其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者、非耳、中庸云、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斯謂與徐幹云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攝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秘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止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愈乎夙早夜莫也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一人鄭云斥天子也山甫之保身非爲身也將爲事一人討也身保則可以長在位而事一人而山甫亦如是日日所事者一日如是日日亦如是無有一毫怠忽信可謂小心翼翼矣左襄二十六年衛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文二年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晏子春秋云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亦如是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韓詩外傳云昔者周德大衰道繫于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畧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人亦有言柔則茹剛則吐

叶麌韻讀如乳榮主翻

之剛則吐

見上

剛亦不吐

見上

不侮矜寡

左傳豐本俱作鰥

畏此罹

叶麌韻讀如麌魚矩翻漢書作罛○賦也此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相傳之言也後放此而山甫不然正其罪于凡民處言起之見恒情如此而山甫不然正其罪于凡民處柔剛就人所處之地言柔全無干涉柔鄭云猶濡毳也茹說文云飲馬也飲者餧也俗作飼按馬之食草爲茹而孔氏謂菜之入口亦名爲茹孟子言舜之飯糗茹艸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胃九十六
子謂不茹葷、即其義也、又禮記、言飲血茹毛、曹居貞云、茹者、吞咽之名、凡魚肉柔也、則吞、堅強也、吐、說文云、寫也、曹云骨鯁則吐、棄而畏強也、俗說文云、傷也、矜通作鰥、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劉熙釋名云、鰥悁也、悁悁然、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畏者、懼怯之意、彊禦、解見蕩篇、但彼以彊梁禦善言、此以彊梁禦人財物言、凡人情鮮不茹柔吐剛、而非所以語山甫、柔莫柔于鰥寡、亦不之侮、而凡爲剛者、可知已、剛莫剛于彊禦、亦不之畏、而凡爲柔者、可知已、孔云、不侮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愚按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亦是借言、卽扶弱除暴、影見仲山甫所以爲王扶政者、寬猛相濟、仁義並用、各有當然之則、在澤所必加、不靳于弱小、故無不懷其德、勢所必行、不詘于強大、故無不畏其力、四方爰發、有以也、夫蘇轍云、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其終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陋于佞、汲朱剛而近于狂、如仲山甫內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者之佐、當天下之事矣、嗚呼、非斯人其誰與歸、又韓詩外傳云、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諛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此之謂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癡

子與子干齒、定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以王奔隨、按以上皆斷章取義、無關詩旨、○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叶鷹韻讀如玆、荀子無之字　我義　此毛傳古本陸德明釋文同鄭箋作儀、以後諸本皆從之　圖　叶鷹韻動五翻　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左傳作唯　仲山甫補　之、賦也、此章推言山甫顯之所以能賦政之善如斯者、繇於其中之有德故耳、人性中所本具有一物、必有一則、所謂懿德也、輶者、輕車也、故爾雅訓輶爲輕、言德而言其輶、又以如毛比之者、取微妙恍惚之義、民即繇民之民、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克能也、舉者、以手挈之、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鄭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中庸引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繇聲無色之不大、而推之于如毛、繇如毛、而極之于無聲無臭、則中庸之言德愈精而德輶之義、亦可識矣、韓詩外傳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而不枯、煦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于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荀子云、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我、鄭云、吉甫自我也、義、毛云、宜也、圖、猶度也、我義圖之、即孔子所謂以義度人者、我嘗于事事物物之間、以當然之宜度之、而見山甫之所爲、無

不合乎是者。故知此微妙之上章言采不茹。剛不吐。即其意。愛好也。好是懿德。懿德。故能舉此懿德。而人莫有相偕助而好之者。此德之所以獨讓山甫也。禮表記篇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按德之渾然在心。無私意間斷。則謂之仁。故詩以德言。孔子以仁言。王安石云。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木。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諸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文王惟能如此。故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類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袞職鄭云。不敢斥王之言也。孔云。以衣服之中有袞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袞以表君也。不言王而言袞。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凡事之有專主者謂之職。闕本門觀之名。徐鍇云。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舊說以闕爲空而不完之義。蓋本于此。或通作缺。說文云。器破也。補說文云。完衣也。孔云。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云。仲山甫踐物維則者也。微無不入。以補袞袞不廢矣。按周語宣王立魯公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此其爲補王闕也多矣。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士季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季云言。此以起下章。欲其遄歸之意。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九

胃九十一

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
制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
是也此言袞者人臣之極常缺
而不服唯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
則補之也按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
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
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
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
月而茂徵馬賀之引詩其意與黃說合然補爲完袞
之義乃蒙上袞衣而言後
左傳補過之說于義爲允從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葉韻征夫捷捷葉韻每懷靡及叶葉韻極葉翻

八鸞鏘鏘陽韻陸本作將將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陽韻○

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爲行神其祭設載於門

外曹云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詳見生民篇四
牡駕車之四馬業所以懸鍾虡曰業業者嚴以爲動
而不息之意蓋取鍾虡搖動之象征夫從行之人也
捷通作逮說文云疾也或通作健說文云佽也佽者
便利也一云佽者相次比也其義俱通捷捷鄭云言
樂事也孔云捷者舉動輕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
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于事也每懷靡及
與皇皇者華義同不獨山甫懷如不及事之慮而已
雖其征夫亦無人而不然蓋山甫之急公所感也然
以下章永懷之語觀之山甫身遠闕庭而心懸啓沃
其所爲皇皇如靡及者亦欲事畢而早還朝耳又韓
詩外傳云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
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
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樂王曰不可天有
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
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吊
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主之使人
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蓋傷自上而馭下也。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八鸞者、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故八、是也、詳見采芑篇、說文無鏘字、當作瑲、玉聲也、鸞聲之和似之、觀采芑篇可見、前出、祖是將行之時、此、彭、彭、瑲、瑲、則行而在道矣、王、命二句、始言其所以行之故也、東方、毛云、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也、孔云、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爲臨淄縣、亦在青州府、朱子云、豈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鄒云、天爲保天子生山甫之責甚鉅、區區城齊王時、召康公亦嘗以太保營雒、雖王都之肇建、不比於侯封然是役也、倘非異人堪任、堪者必仲山甫乎、且山甫于王命、固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淹、固不能妨其爲保躬補闕也、王安石云、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嘈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常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林氏云、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焉、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況得一不爲備乎、又杜欽以山甫徂齊之說亦然、王符謂以樂土、皆誤、

四牡

駪駪、支韻、八鸞喈喈、叶支韻、堅夷翻、仲山甫徂齊、叶支韻、牆之翻、式遄

詩經世本古義　胥百一

其歸、叶支韻讀如嫣渠爲翻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叶侵韻孚金翻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侵韻○賦也、懌、說文云、馬行威儀也、嗜說文云、鳥鳴聲、徐行之容、前言、鏘鏘、萋萋、雝雝、喈喈、皆紀其聲之和、此則及其聲之衆、意在道所見、耳徂往也、式遄其歸。吉甫告王之詞也。式發聲也、遄說文云、往來數也、毛云、疾也、欲王數趣山甫。使其疾歸也。郝云、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作頌者、作此詩、命工歌誦之也。穆通作肅、說文云、細文也、朱子云、如烝民、詩、大較、細膩、清徹、纔言山甫德業人品心之人。誰不愛好。播之聲詩。使人聞之者。如清風徐來。纔重形神爲之俱釋。而豈。肯令。久居。于。外。乎。吉甫言此。非自誇所作之美。蓋寓規諷于揚厲。欲王之深思而自得之也。永懷、長思也、慰說文云、安也、吉甫以遄歸告王。所以安山甫之心也。張叔翹云、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山甫一旦去君遠行。其身在遠。不得朝夕納誨。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此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采詳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所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遜歸之語。其旨深矣。說者謂此詩言、降生之異、爲舉德盡職張本、言德職之隆、爲城齊易副張本、夫吉甫之反、覆贊咏、乃僅爲一城齊事而作、山甫之倦倦永懷亦止於東方一役而已、是豈詩人立言之旨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

送之、申培說同、郝云、僚友相送非關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必詩可勝錄乎、朱傳謂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

無羊、宣王考牧也、出車序子貢傳同○考者成也、故凡荅洛成曰考、鄭玄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云、牧者牧養畜牲之牢、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于其牧成而考之、孔叢子載孔子曰、於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按列子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鬻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擧尾成羣、異類襍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于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鬻臞王之謂隱於爾也、凡曰鬻賤役也、何術以告爾、吾豈敢發哉、皆逆之所犯也、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詭譎不足信、然彼生于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已、

詩經世本古義　胃百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讀詩記作爲羣叶先韻逵員翻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叶先韻而宣翻爾羊來思其耳濕濕緝韻○賦也爾指牧人之辭季本云無羊無牛者其心不知有羊牛也故人以此謂之然則斯人其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而飯牛肥之儔與陸佃云羊性喜羣故于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犉牛名有二義爾雅及尸子云牛七尺爲犉又爾雅云黑脣犉說文毛傳皆以爲黃牛之黑脣者諸家俱從後說愚按牛類雖多不應獨舉黑脣者言似無意味當是標其最高大者於義爲長孔穎達云羊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下來之來思語辭也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或通作犖

雅作戩戩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緝韻○賦也爾指牧人之理首言誰謂者矜詫之辭季本云無羊無牛者其心不知有羊牛也故人以此謂之然則斯人其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而飯牛肥之儔與陸佃云羊性喜羣故于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犉牛名有二義爾雅及尸子云牛七尺爲犉又爾雅云黑脣犉說文毛傳皆以爲黃牛之黑脣者諸家俱從後說愚按牛類雖多不應獨舉黑脣者言似無意味當是標其最高大者於義爲長孔穎達云羊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下來之來思語辭也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或通作犖

斂也陸云其角戩戩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云其角齊聚爲善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羊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毛傳則謂呵而動其耳濕濕然食已復出嚼之曰呵言其用力故濕濕也董氏則謂牛臥則耳下垂濕者其垂而毛牛尚耳孔疏謂耳主聽蓋欲使神聽之也然古之盟者亦執牛耳陸謂牛耳無竅以鼻聽盟者聽于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焦貢易林曰牛龍耳聽蓋龍亦龔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龔故也以上二說各有取義但與此言牛耳無涉此章先舉羊牛之歸來者而言已可見其衆盛至若未歸來者數目尚繁不僅此三百九十若下二章所稱是也嚴粲云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則不見其耳之濕濕兩言來思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先言羊者羊躁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每歸營先于牛君子于役篇所謂羊牛下來羊牛下括是也古人立言之不苟如此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支韻阿與訛叶歌韻

池與思叶隔句爲韻翻或寢或訛歌韻韓詩讀詩記
亦叶歌韻唐何翻豐本作
詩緝作而牧來思支韻何豐本作荷後同蓑豐本作衰何笠或負其餱叶
韻讀如胡茂翻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有韻忌救翻〇賦
云停水曰池訛本作吡說文云動也徐鍇云卧既覺
必有聲氣也言羊牛之歸者矣而其未歸者或降
阿或飲池又或寢者或訛者其不一如此後乃將次
第而來歸也爾牧指牧養牛羊之人與末章牧人不
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來思亦謂日將夕而驅牛羊
以來歸也何說文云儋也荷衣也笠儀禮注云竹篾
笠皆雨具今蓑何之而不備之而已又笠蓑所以禦暑日夕則笠亦無所用也
負之言背蓋音近也古多有背音史記晉世家負父
之命正義音佩是也釋名云置項背也徐鍇云飯乾
曰餱言牛羊布滿于山谷之間而牧人持雨具齎飲
食從其所如以順適其性故于其來歸之時見其裝
束如此物謂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三十維物兼
牛羊豕犬雞五者言之也按周禮牧人職云掌牧六
姓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
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
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舊說本
爾雅六畜之名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愚以爲
不然馬以供駕乘之用原不可爲牲所謂六牲者止
是以毛色別之耳赤黃白黑五色并尨爲六色凡
牲皆具此六色故謂之六牲尨者雜也雜色曰尨純
色曰牷天與宗廟爲陽祀牲毛用赤地與社稷爲陰
祀牲毛用黑望祀岳瀆則隨其方之色以取其毛山
川以下凡四時之常祀則不拘何色但必取其毛色
之純者其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謂之毀事則用
祿色之毛此皆所謂物也每牲六色五六三十故云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兼祭祀燕享言牲謂牛羊也鄭
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具備也毛物有三十牛
羊各居其六爾之牲索則皆有之也按周禮牛人職

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又羊人職云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濯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貿貿牲而共之、又周禮有犬人、雞人、獨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亾、故不見、孔云、此詩惟言牛羊者、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爾牧來思以薪（豐本作新）以蒸（蒸韻）以雌以雄（叶蒸韻如乘翻）爾羊來思矜矜兢兢（蒸韻）不騫不崩（蒸韻）麾之以肱（蒸韻）畢來既升（蒸韻）○賦也、再言爾牧者、牛羊多則牧養者亦必多、故複舉之也、上言來思、是方歸來之時、此則已來而至矣、鄭云麾曰薪、細曰蒸、說文云、雄、鳥父、雌、鳥母、此言牛羊驯擾、故牧者亦閒暇得乘其餘力、拾取柴木、以供爨燎、弋取飛鳥、以備飲食、至暮乃攜之以俱歸也、又言爾羊來思者、此是續歸之羊、即前所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者、并牛亦在其內、而專以羊言者、羊性躁競、行常在牛前、故特揭之也。矜矜之爲言兢兢也、兢之爲言競也、競之爲言矜矜、言羊能自愛其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亦通、不騫不崩、舊說以騫爲虧損似也、以崩爲羣疾則殊不倫、愚有二說、皆可通、天保言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此指山體言也、山之中、有虧損者、有崩圮者、今羣羊皆循正道而行、未嘗奔逸旁出、于崎嶇險厄之處、致難收攝、此一說也、又說文解騫爲馬腹繫也、崩通作繃、束也、言此羊馴擾之極、不假繫維之拘束之、但聽其自行、賈思勰所謂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寬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緩驅行、勿停息、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攔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懶不驅行、則無肥充之理、是也、此又一說也、麾通作麼、亦作撝、王逸云、以手教曰麾、肱、徐鍇云、臂上一節也、畢、說文云、田罔也、以罔羅物、盡

入其內、故爾雅又訓畢爲盡、言。畢。則。兼。及。牛。可。知。以。牛。隨羊。後。而。至。故檠括之也。升之爲言進也、既升者、牛羊皆進入于閑也、至是、而一日之牧事畢矣。○牧人乃夢　豐本作寢　眾維　潛夫論作

惟後同　魚　韻　矣旐維旟　魚韻　矣

豐年　叶眞韻　叙因翻　旐維旟矣　室家溱溱　眞韻　潛夫論作蓁　豐本作臻

賦也、牧人、說見次章、仲山甫云、牧協職周禮、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上章言牧事有成、物各得所如此、則年豐人阜、自是時景象所有、故其朕兆形于牧人之夢或以爲託言者非也、眾維魚矣言初見爲眾而忽見爲旟、皆夢景如此、大人占之解見斯干篇、按周禮占夢職云、歲終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孔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蓋此夢是也、人多爲眾、而魚則其族尤盛、故爲豐年之兆、以年豐則人蕃物阜。故夢眾又夢魚。蓋富庶之象也。鄭云旐旟

所以聚眾、按周禮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旃、州里是州中之里、乃六鄉之屬、與五鄰之里不同、爾雅註以邑居爲里、故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里繫于州、知其非六鄉之里也、縣鄙乃六遂中五鄰之里也、縣鄙、司常之文、鄉遂所建。惟旐旟二物。今既夢旐。又夢旟。則鄉遂之眾。羅列咸在。故其象爲室家溱溱。男有室、女有家、溱通作蓁、艸盛貌盛也、徐光啓云、記曰、問眾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前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此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鄒云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兆如此、向使于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年溱溱者、正未有艾矣。曾鞏云、竊觀子子詩。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繇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

慕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爲世教也。又陳際泰云。卜夢之說。惟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也。衆何以爲魚也。民其魚乎。旐何以爲旟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沉。而徐吳楚越淫名。上淹于天乎。牧人之夢已妖矣。馮時可云。宣王雅終無羊。隱之哉。三百九十。濊濊牧盈。而牧人志亦盈矣。衆爲魚。旐維旟盈之感。也。太卜之官。雷同獻諛。豐年溱溱。何以稱焉。吁嗟虛美熏心。信吉忘凶。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之埒於三王也。其以鮮終哉。按二論亦有理。並存之。

無羊四章章八句

史籀作。亦無據。又按宣王諸詩。申說多以爲八年。初考室。意考牧亦同時事也。

車攻。美大田也。宣王朝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圃田。

詩人美其能復古

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即此詩事也。又墨子云。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今考竹書。則殺杜伯。乃宣王四十三年事。至四十六年而王陟。豈宣王之時。曾兩合諸侯于圃田歟。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子云。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孔頴達云。序以選徒本爲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

言因者、以見王爲田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馬嚴粲云、宣王中興、爲東都之會、詩人自於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鄒忠胤云、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東之事何也、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

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黜而不知、而後王藉爲利獸之樂、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盡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左傳楚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繇用命也、然則講事度執、豈緊細故、其亦趾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召二公、於成王康王之初、皆以誥爾戎兵、張皇六師爲言、正恐守文之主、溺於宴安、忽忘武備、馴至陵夷、以階禍亂耳、況周王幾致徐方之亂、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頗弱、楊于琉、雖諸王君人之道、有所未盡、而兵威不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誥兵之意、故詩人喜而幸之、

我車既攻、

東韻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工

我馬既同、

東韻四牡龐龐、

叶東韻駕言徂東、

韻○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蓋、其桯圓、其徑圍、以象天也、良工所以爲良、故曰攻、同、齊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毛傳云、齊毫尚純也、齊力尚強也、齊足尚疾也、孔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敏取其同色也、兵車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戰田獵、取牲于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此車馬皆所以備田獵之用者、曰既攻既同、見天子中興、百度惟新、田賦復馬政

修。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朱善云、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龐通作厖、說文云、石大貌。蓋象馬之壯大也、凡君出必先命有司所之、故曰駕言、徂、說文云、往也、東、東都雒邑也、左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宣王既備車馬、因命駕將如東都、嚴云、言往東都、未言所爲之事也、蔡汝楠云、周公營雒遠雒近。雒中乃兵車輻湊之處。天子都鎬以建邦極。中原之地。鎬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咏之。晁氏云、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雒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踰雒陽。五十里而近。皆會雒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相宅雒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濟之雒。符于圖讖。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惜夫宣王卒亦不果遷矣。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王安石云、成王欲宅雒者、以天事言、則曰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曰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雒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宮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雒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鄛云、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四方之所輒則、康鄩宮穆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朥舟徐方廻焉、又無論矣、宣王此舉豈非。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者哉、按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謂成周者東周也、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注克寬謂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爲廟張治則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也。

四牡孔阜、 有韻豐本作騵文選注水經注俱作圃後漢書作圄韻此苟翻羣書音辨豐本俱作艸

駕言行狩、 叶有韻始九翻豐本作守○賦也嚴云此章乃言所爲之事田車田獵之車木路以田亦曰田路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田路是也周禮王五路五曰木路以田亦曰田路考工記云田車之輪六尺有三

詩經世本古義　胄百十

寸、好善也、四牡、即上章之四牡、所以駕車者、周禮、
所謂田馬也、孔皇、解見駟鐵篇、高厚之意、上言龐龐、
象其大、此言孔皇、則象其高而且厚也、甫草、鄭云、甫
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
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郡縣
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
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
此甫草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于此、又獵于彼、
按今河南通志、古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
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
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州、我　朝以
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不甚
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践
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
往田焉、按宣王封庶弟
友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爲鄭
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
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爲
鄭地、陳傳良謂詩不以圃田繫晉、以爲九州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
此說非也、其所以取名爲甫者、毛傳訓甫爲大、周語
云、藪有圃草、囿有林池、韋昭亦訓圃爲大、古文甫圃
通用、然則此藪蓋亦以有茂大之草而得名、穆天子
傳、所云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虖、即此地也、行謂
往至彼也、狩、爾雅周禮左傳皆以爲冬獵之名、按下
章言之、子于苗、則是夏獵、而此云狩者、孔氏謂凡田、
之禮惟狩最備、故以爲獵之總名、又蒐苗獮狩四時
雖各異名、惟苗獵二者不爲他時他事借用若比年
簡徒、亦名爲蒐、五年大簡車徒之蒐也、豈非以春蒐爲田事之始、冬
者五皆簡車徒名謂大蒐春秋書蒐
狩爲田事之終、故大其名、而借以他用乎、胡安國云、
蒐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田
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
犯害民物、而百姓害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錢天錫云、行狩、分
明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也、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一

○之子于苗、蕭韻亦叶豪韻牛刀翻豐本作選徒顯顯、蕭韻漠袍翻豪韻博毛作旐建旐設旄、豪韻○賦也、之子、毛云、有司也、朱子云、不指何人、俱作薄伐玁狁、豪韻博玁狁東京賦水經注俱作獫狁于敖、豪韻五牢翻東京賦水經注後漢書注俱作薄獸注後漢書注敖作鄡、故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于者助語之辭、字本作亏、說文云、象氣之舒、从亏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試言于則只氣直平出也、未章之子于征、放此、苗、周禮爾雅左傳、皆以苗爲夏獵之名、公羊傳以苗爲春獵、又謂夏不田、非也、所以名苗者、杜預云、爲苗除害也、又鄭玄孫炎、皆以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劉向亦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來擒羣攻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選、通作算、亦作撰、數也、徒、步行之衆也、不言車者、舉徒以該車、亦以首章先已言車、至第七章徒御不驚、則於二者皆兼舉之也、顯、說文云、聲也、氣出頭上、从㬎、从頁、頁首也、鄭氏云、象聲之形、聲形不可象、故象其氣从口出也、重言顯顯者、以車徒多、故算數之聲衆而且盛、按周禮大司馬職

云、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鄭氏注云、茇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草止者、謹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王安石云、教茇舍者、教以草舍之法、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比軍事、爲將茇舍故爲之旗、旌夜戰則聲相聞、故爲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固其宜也、此詩所咏、選徒顯顯、即周禮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事也、時、王徒以待其事、如此、旐者、郊野縣鄙所建、周禮、中秋教治兵、則郊野縣鄙所建旐及國之大閱、則縣鄙建旐、其夏苗建旐、禮無明文、然引類通之、距國五百里爲遠郊、周之東都、在今河南府、與東都相去、正四五百里、其地則遠郊之野、其人則畿內縣鄙之衆、理皆得建旐也、建樹也、樹以致民、非建之于車之謂設施也、旄者、以旄牛尾結爲之、施于旐之首、如今之

幢、解見于旄篇。搏、說文云、索搏也、與捕同義。搏獸在天子、諸侯大夫既射之後、王制所謂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建旐設旄、以召致縣鄙之民近于敖地者、俾皆來會而搏獸于敖、此又出遬徒之外、周禮縣師職云、若將有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職云、凡師田任野民、帥而致之、縣正職云、若將用野民、帥田行役、則帥而至、皆其事也。敖、山名、史記作嗷、尚書序作嚻、殷帝仲丁遷都于囂、即此。周時名北制、其城在敖山之陽、秦於此築倉、是爲敖倉、亦曰敖庾、郡國志云、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即其地也。呂祖謙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畢而田獵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陌韻赤芾 白豐本作市 金舄、陌韻會同有繹、陌韻陌、說文本鵲字、象形、陸佃云、今通爲履舄、古人居則屨、祭則舄、故借爲舄字、所以爲行戒也、孔云、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周禮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屨頭以絳條爲鼻、約者拘也、取拘持之中、句通作絇、謂屨頭以絳條約於其

陌韻○賦也、四牡、即前章之四牡、王所乘也。嚴氏泥一彼字、以爲指諸侯之奕奕者、大而相連之貌、將至矣、赤芾以下言諸侯來朝也。序所謂會諸侯于東都者、即此。天子朱芾、則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用朱芾、諸侯赤芾、然按禮、君韠用朱、赤芾所以別于天子也。又四牡、非是、奕說文云、大也、曰奕奕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畢而田獵也。○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陌韻赤芾 白豐本作市 金舄、陌韻會同有繹、陌韻陌、說文本鵲字、象形、陸佃云、今通爲履舄、古人居則屨、祭則舄、故借爲舄字、所以爲行戒也、孔云、重底者名屨、單底者名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周禮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屨頭以絳條爲鼻、約者拘也、取拘持之中、句通作絇、謂屨頭以絳條約於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爲以赤爲上王冕服之
几几咏韓侯曰玄袞赤爲則
金爲者鄭以爲黃朱色按
是諸侯之爲雖赤色而終與王之赤爲異大都朱色
較淺黃色較深金之爲色黃
也孔謂加金爲飾殊無依據若唐制以金飾履則亦
祖孔之說耳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氏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
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
以命政焉繹說文云抽絲也抽絲愈長連屬之義也
故往來不絕曰絡繹會同有繹者言諸侯先此既已
行會同之禮矣因王有于苗之舉復于會同之外絡
繹而來朝見也或闕諸侯見王不遍春朝夏宗秋覲
冬遇時會殷同六禮此有繹也此則大田簡衆之禮所謂
屬何禮曰彼所謂宜禮也
軍禮也大宗伯以宜禮親邦國以
禮同邦國觀秋

德及大閱頒旗物之法皆有諸侯載旂建旂之文可
見矣從王于田必先見王則此詩所咏是也舊說不
達文義即以此舉爲會同又見會同原屬二禮不得
並行遂謬謂會同即來朝之通稱孔氏則但以字義
強解謂會者交會同者聚其鄙率可笑更甚曹居
貞云東都雒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
久廢宣王中興復古甫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陳
際泰云此先王徵攏之所在也天下新服不可不借
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
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禮文公之徵攏也車攻狩于
東都因狩而行會禮注作扶陸
禮宣王之徵攏也〇決德閟明本作夬

如茨如梁之翻荊有佽飛呂氏春秋作茨飛可証周禮注作次

弓矢既調叶東韻徒紅翻此章四句以中二句相連爲韻首末二句遙應爲韻亦一奇體豐氏本作弓矢既調決拾既佽

射夫既同叶東韻**助我舉柴**叶支韻楚宜翻說文作擘〇賦也諸侯既會將行田獵此章乃言其充器

除地之事。決通作抉。其義訓挑也。毛云。鉤弦也。朱子云。以象骨爲之。着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詳見芄蘭篇。拾義訓掇。鄭云。韝扞也。着左臂裏。以韋爲之。其能遂弦也。內則名爲捷。捷。拾遂。一物而三名。決以護大指。拾以護左臂。依說文云。便利也。弓矢字俱象形。呂不韋謂蚩尤作弓。夷牟作矢。荀卿謂浮游作矢。說文世本。皆謂揮作弓。夷牟作矢。山海經謂少皞生般。是始弓矢。莫之詳也。調說文云。和也。鄭云。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辨其名物。夾弓庾弓。以授射鳥獸者。殺矢鏑矢。用諸田獵。考工記云。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鷙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又云。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謝枋得云。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既調謂配和。弓矢

以待。觀下章四黃既駕。專主王車而言。則此佽決拾。調弓矢。皆是待王射。周禮繕人職。掌王之用弓矢抉拾。掌詔王射。即其事也。射夫自諸侯而下。凡與于射者之通稱。孔云。夫者。男子之總名。按。賓之初筵。乃廣武公爲王卿士時所作。紀天子大射之事。亦咏射夫。既同可見。與射之諸侯。皆通稱射夫也。同說文云。合會也。助說文云。佐也。主王事而言。故曰我舉。挈也。說文云。對舉也。柴說文云。小木散材。徐鍇云。師行野次。豎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後人語譌。轉入去聲。又別作寨字非是。愚按此即艾草爲防。纏質爲楅之事也。毛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楅。楅。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孔云。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楅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

此故有二門也。穀梁傳文。與毛小異。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轅門。以葛覆質。

破矣此章之義須取穀梁及毛氏二傳解之方明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疏云流旒古字通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握四寸也。轡謂挂着若車挂着門則不使得入以耻其御拙也。車軌塵謂驅車塵不出軌轍。馬候蹄謂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掩禽旅旅衆也。謂掩取衆禽。愚按禮云不掩羣何得盡旅禽而掩取之。詳其語意。聯屬下文言欲掩取衆禽必須御者不失馳騁之節然後射可中而禽可得非謂眞掩旅也。至若車挂門則自不能入。亦非謂其御拙也。車軌塵謂驅車塵不出軌轍。馬候蹄謂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掩禽旅旅衆也。謂掩取衆禽。愚按禮云不掩羣何得盡旅禽而掩取之。詳其語意。聯屬下文。言欲掩取衆禽必須御者不失馳騁之節。

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蕭蕭二字當作去聲讀

徒御不驚，庚韻大庖不盈。庚韻

非一馬也，按毛傳云，天子發，大夫士發，章所言，舍矢是，天子發之事，天子既發，則諸侯大夫士繼之矣，此所云蕭蕭馬鳴，當是諸侯大夫士所乘之馬，其更進迭驚之狀。總于此四字括之。又周禮田僕職云，誅驅逆之車，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驰驅出禽獸，使趨田，逆謂逆要不得令走，若王提馬首而走其田路，將以趨其禽而射之，則諸侯自晉其車，大夫自馳其車，皆所以佐佑翼禽，致獲于王也，詳此，則蕭蕭之聲，在此時亦有然如此，則是但紀天子之射，更不言及于紀事之義闕矣，不如前說爲密，悠通作攸，說文云，旌旗之流也，音義與斿字俱同，流即旒也，以下言旆旆，皆有旒，故重言之，曰旒旒，亦猶朱憤鑣鑣，云非一鑣也，旆，解見出車篇。悠悠旆旆。有之。與。第三章。建。旆。

設旄。相。應。以。其。地。在。郊。野。故。自。始。事。至。終。事。皆。建。此。旆。也。旆。解見于旄篇。此。即。虞旌也。所以屬禽者。按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發者。發矢以射也。抗。舉也。綏當作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巾車職所謂建大麾以田。是也。各舉緌以爲表。因獻其所獲之禽于其下。田僕職所謂令獲者植旌。是也。此。第一節。事。又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者。射而殺之也。下者弊也。謂弊仆于地也。初殺之時。各抗其緌而舉之。已殺之後。各仆其緌而弊之。此。第二節。事。孔氏云。因置虞旗于其中。受而致禽焉。第三節。事也。虞又有山澤之異。山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註謂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澤虞職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註謂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也。屬禽。亦猶致禽而珥焉。詳二虞所職。山以旗。澤以旌。各有專屬。圖田係

澤。理當植澤之旌。今此詩以旌言。與周禮殊合。先旣設。旒。後。復。設。旌。蓋正當比禽之時。而獵事亦將畢矣。徒。卽選。徒之徒。御。卽車者。爾雅釋徒御爲輦者。不足信也。驚。朱子云。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猶言不擾也。此言其分禽時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何驚擾之爲。郊特牲云。簡其車賦。歷其卒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臨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按流示諸禽而臨諸利者。流。如水之流。言多也。多示之以禽。而欵豔之以得也。臨與豔通。利。則禽也。名禽之利。若皆能不犯君命。不貪苟得。則何往不可。是所謂不驚者也。大庖。朱子云。君庖也。不盈。兼二義。取之節。頒之均。則君庖不得盈滿矣。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云。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髃。爲下殺。右髃達于左髀。爲下殺。不獻膘。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幹前合革肉也。徐以爲肉最薄處。合革肉。言皮肉相合也。膘。郭璞云。肩前兩間骨也。射右耳本。鄭云。射當爲達。髀。說文云。股也。髀釋文云。謂水牛無此字。或作膘。孔云。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次之。射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射左股髀。而達過于右脅骭。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骭。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髃。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

惡其害幼火、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又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廚、與毛說異也、穀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孔云、三十者、宗廟、賓客、君、庖、各十、既皆有禁、及三等之獲、又惟下殺乃充君庖、且僅止于得十、其餘自總數三十而外、皆以分賜、則大庖不盈可知、愛物之仁、處已之約、待人之周、胥于此見之、後世作賦者曰、收禽舉崇、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蹏餘足、士怒未漆、蓋亦即此詩而衍之也、而又有云、禽相鎮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則幾乎導○後、而先王之意微矣、

允矣　禮記作也　君子展也大成、庚韻　○之子于征、庚韻　有聞無聲庚韻

征說文云、正行也、謂以正道行此之子于征、猶云之子之爲此行也、有聞、謂有聲譽著聞。無聲、謂無事條教號令。言不動聲色、而人自化之也。蘇轍云、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允、信也、君子、兼德位言、循禮而動、以古爲師、信哉其德足居人上矣、展、說文云、轉也、大成、謂功業大有成就、宣王維新百度、整肅人心、肅此、轉進、而不已。則將有大成之業也、禮記、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愚按味孔子之解詩如此、亦可以悟有聞無聲之說矣、毛傳誤解無聲爲無喧嘩之聲、遂將篇中遲徙踟躕、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等語、皆槩以無喧嘩解之、諸家遞相祖述、且以此爲至極妙義、正不知即如此三字、亦有何名理、有何意趣、古禮典故、通不研涉、何繇得見古人、誠可嘆也、朱子云、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以告大康、恒于遊畋、伊尹作訓以告太甲矣、然宣王

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申之興之勢者、異乎尋常之田矣、徐光啓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之舊、而迨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也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爲此詩者、意亦吉甫之流與、

車攻八章章四句　朱子云、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今按以文勢考之、每章四句自爲段落、條理井然、斷當依舊、○子貢傳以爲宣王閱武申誥諸侯畢會、史籀美之、皆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皆妄說也、明言之子于苗、何謂大閱乎、

汎彼柏舟、衛共姜自誓也、鄘侯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出序朱傳從之、但本文母字上有父字、愚特據經文去之、又衛風有柏舟、今加汎彼二字、爲別○鄘侯、一作僖侯、共伯、一作恭伯、名餘、恭其謚也、恭伯娶齊武公之女、考史記、齊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實宣王之三年、衛鄘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鄘侯卒、實宣王之十五年、俱與竹書合、世子共伯之卒、其年無攷、據詩中有母也天只之語、當在武公已歿之後、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歌韻髮說文作髟、韓詩作髮、實維我儀、叶歌韻牛河翻、之死矢靡它、歌韻今本或作他　母也天只、不諒爾雅作亮、人韻只、興也、柏舟、解見亦汎其流篇、共、姜、取以自況也、

中河、河中也、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舟不可以去水。以興婦必不可以他適也。曹氏云、齊地西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故卽此以起興、又季本云、柏舟堅實而在中河。以此志節之堅。而夫死無所着也。亦通。髡、朱子云、髮垂貌、按說文無髡字、惟作紹、葛覃注云、紹、織五采如綢狀、用縣瑱者、此則繫髦之絲也、毛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項安世云、以髮作爲髦、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禮記注云、髦象幼時髮、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爲髫、男角女羈、衆、囟門也、角、兩髻也、年達曰羈、三髻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髦之髮所垂、肉則所云、子事父母、拂髦是也、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歿、則因去之矣、玉藻所云、親沒不髦、是也、又云、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始死、猶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待旣殯、諸侯待小殮而後脫之也、世子朝君、亦以拂髦爲飾、所謂拂髦者、謂拂去髦上之塵也、此兩髦之人、指共伯也、

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我共姜自我也、儀、吕氏云、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刑于寡妻之謂也、又按爾雅毛傳、皆訓儀爲匹、書、鳳凰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及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注亦謂馮依其身而匹偶之、二義皆通之、猶至也、矢、誓也、靡、無通、它、它適也、言至于死、誓不他適也、母也天只、情極而呼天以告也、只、說文云、語已辭也、陸佃云、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馬、朱子云、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故曰天只、諒、信也、言我心之堅貞如是、何母之不見信我也、徐光啓云、不諒人只。不可說壞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兒女之情、姑息之愛。爲之慮其所終耳。今共姜之自誓如此。母方且信其心之不二。幸其節之可終。惑可解而慮可息矣。按喪服傳云、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或謂據此、則子、禮得嫁、但以守義言、終不如不嫁爲善、禮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也、或問程子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事極大。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汎彼

柏舟、在彼河側、職韻髮彼兩髦、實維我特、職韻直云、相當値也、

之死矢靡慝、職韻母也天、見前只、不諒人、見前只、興也季云、柏舟在河側則有畔岸。蓋以禮義爲依也。特之言獨、音之近也、從、一而終、故稱夫曰、我持、胡氏云、慝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於心者、按說文無慝字、當通作匿、舊說以爲陰姦也、上章言他適而誓、至于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鄧元錫云、易淫莫若貞、故鄘首柏舟、明貞者性也、風潰乃流、豈緊固然、及其本而風正也。移風之道也。王慎中云、古載籍可見、其辨于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爲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荀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雁、襍佩蓄旨、敬一職而勤細事、皆錄于師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畧于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與、至于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叔姬、又何其靳也、蓋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蓋可見矣、

汎彼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謂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申培說亦云、衛釐侯在位、世子共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共姜不許、故作此詩、今按詩中、惟言母也天、只無呼父之文、則謂此詩作于齊武公在時者、非也、乃史記世家、則曰衛釐侯多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也、衛人因葬之釐侯墓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呂祖謙云、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詩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共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

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髦釋之事武公未嘗有簪弁之惡也愚按共伯蚤卒于釐侯在位之時故序以世子稱東萊之辨最爲明晰以簪弁之惡加之叡聖武公萬無此理郝敬鄒忠胤則謂此共姜未嫁而自誓之詩以爲兩髦乃童子之飾即卯是也分髮作雙髻字取象形內則曰雞初鳴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縱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縱笄總衣紳并不言拂髦則髦爲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飾漢儒以初生之髮垂兩眉之上者釋拂髦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橫繫雙髻於額端成何法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綏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總之爲角斯眞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父母欲以別適亦人情共姜誓死所以爲難能而可貴故風首列之愚按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即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既冠乎

庭燎、箴晏朝也、宣王怠于政事、詩人設爲問夜以諷、序云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愚按宣王初年勵精勤政能得萬國之懽心以成中興之業觀此詩末章云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明是諸侯來朝之事非常朝也蓋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諸侯咸賓祭于徐荒服者不至及懿王而王室遂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諸侯不享終流于彘宣王中興能使會同有繹復見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然勤初懈末自不藉于畝而後求治之志寢不如前故庭燎詩人作此詩以諷嘗考外紀姜后脫簪諫王晏朝事在二十二年與此詩同意序所謂因以箴之是也先儒不察反以爲宣王問夜之勤誤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陽韻庭燎之光、陽韻君子至止、豐氏本作爰鸞本作只鑾本作鸞後同聲將將、豐本作鏘鏘後同本陽韻陸德明本作鏘鏘豐本作鎗鎗○賦也夜如何周宣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問辭也其者語詞夜未央以下答辭也後放此舊說皆謂宣王不安于寢而數問夜之早晚王質云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恐是殿最之間官掖之內執事者相爲問答之辭上夕及夜既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雞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黃震云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時爲人主所問至於鄉晨若每每親問如初則下至于鄉晨是正不問所致也央廣雅說文皆云中也字从大在冂之內徐鍇云从大取其中正會意泰風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顏師古以爲半也夜未央者鄭玄云猶言夜未渠央也今中夜亦曰夜半夜未央央中也渠通作遽史記尉陀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是也故樂府

有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語正同此但此詩明言夜未半何必增一字所以照衆爲明毛傳解以爲大燭非也據周禮墳燭與庭燭對言明是兩物墳燭者大燭也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謂樹于門內者以定庭燎在門內故有庭燎之名又燭燎別文則所設當非一處然燕禮有云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則大燭亦有在庭之設或燕則用燭朝則用燎所用之地各異未可知也又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繇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也庭燎所作以供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或百處設之孔穎達云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愚按記以庭燎之百爲僭天子恐非百枚并束之說一燎自可束百枚然所以異于諸侯者正當是百處設之所用人數與諸侯有多寡之異耳光說文云明也爾雅云充也言明充盛

胃百二十六
也、此、初設庭燎之時、故其明
至止、謂已至朝門之外、鸞、解
瑲鸞聲也、解見采芑篇、按儀禮、諸侯
墨車、載龍旂以朝、記以爲偏駕
者、天子五路、惟玉路以祀、
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路者、天子乘之、爲正、侯國乘
諸侯在本國皆乘其路、若入
乘墨車、墨車者、大夫所乘也、此、詩人、
則是入覲之禮、而有鸞聲者、
周禮、大行人、以九儀待賓客、上公、樊纓九就、諸侯
伯、樊纓七就、諸子諸男、樊纓五就、夫既偏駕不入王
門、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孔氏謂彼乃覲禮、此乃朝
禮未知然否、詩人相與言曰、今夜早晚何如乎、應者
曰、此時夜尚未半、業已設燎于庭、以待王朝、其光甚
盛、而諸侯已有來朝而至止者、聞其車鸞之聲、則將
將矣、蓋諸侯之敬王、而勤于趨朝
也如此、王宴處深宮、其知之乎、

艾、叶霽韻魚刈翻、豐本作乂、**庭燎晰晰**、叶霽韻征例翻、陸德明本作晳字同、**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叶霽韻呼惠翻、說文豐本俱作鈌、○賦也、艾通作乂、或从刀作刈、刈草也、故鄭箋云、艾、末口艾、左傳秦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訓艾爲絕、亦艾末之意、夜未艾、言夜漏尚未盡也、若漏盡、則天明矣、晰晰、說文云、昭晰明也、易明辨晳也之晳、晳、曰晰晰者、百燎森列、晰而又晰也、噦噦、說文云、乞悟也、諸侯有後至者、驅車而行、如將不及、故其聲如此、而王於此時亦可以夙興矣、○**夜如何其、夜未央**、叶文韻除軍翻豐本作晨按典俱作鄉、去聲陸本通、**庭燎有輝**、叶文韻許歸翻、豐本是也、**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文韻巨斤翻、說文旂从从从曰之晨本晰爽之晨爲星之晨、今以晨星之晨本是之晨爲晨辰晰爽之晨爲晨殊誤、豐本作晨、按儀禮、諸侯載旂、說文旂从从从曰、从从从曰之晨本晰爽之晨爲星之晨、今以晨星之晨本是之晨爲晨辰晰爽之晨爲晨殊誤、豐本作晨、按儀禮、諸侯載旂、說文旂

從未盡至嚮明也、煇與暈同意、字亦通用、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氣爲暈、火之旁氣爲煇、吳棫云、天欲明、而烟光相雜也、黃佐云、烟者、火之精、木火相爲體用、則烟結而明生焉、之氣光者、火之精、木火相爲體用、則烟結而明生焉、烟以晦而藏光、以晦而顯烟光相襍而並見、則明窮而日出矣、旂、諸侯建于車上、即覲禮所謂龍旂也、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凡祭祀會同賓客亦如之、是也、交龍者、畫作兩龍相依倚、一升一降、升象其升朝、降象其下復也、然大行人職又云、上公建常九旂、諸侯諸伯、建常七旂、諸子諸男、建常五旂、彼言建旂、此言建常者、先儒亦謂禮有覲朝之異、如覲則乘墨車、朝則乘路車也、陳祥道則謂旌旗常之名、古人多通用、如熊虎爲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析羽爲旌、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鄉射、旌各以其物、是也、交龍爲旂、而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覲禮、天子載大旂、是也、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大行人職、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

是其說良辨、并錄以俟考、上二章尚在夜時、所聞者但鸞聲耳、至此、五等諸侯之旂、一一可別、則辨色之時、可以朝矣、而王尚寂然也、勤怠之間、萬國之觀瞻所繫、用命恒于斯、棄命恒于斯、能不圖爲王告哉、詩不以刺而以諷、先述諸侯趨朝之早、後及王視朝之晏、而意已隱躍言外、矣、又按周制、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內朝二、外朝以大詢、秋官司士掌之、內朝二者、一曰治朝、亦謂之中朝、以旦夕聽政、夏官司士掌之、一曰燕朝、亦謂之路寢、朝天子退而居此、與宗人圖其嘉事、及待諸侯之復逆、夏官大僕掌之、諸侯來朝、則見于大廟、然外朝亦有、諸侯之位、在焉、意必諸侯來朝而未歸、則以其位、位之左、九棘、公卿大夫右、九棘、公侯伯子男、是也、諸侯朝于天子、其禮有六、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今惟覲禮存、而朝宗遇之禮皆亾、若時會曰會、殷見曰同、則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先朝于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今按覲會同則旂置于爲壇之處、此詩咏言、覲其旂與在庭之燎並稱、則明是朝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與、會、同、無、涉、也、諸侯三朝于天子、玉藻所云、朝于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所謂內朝即同天子之治朝、所謂路寢即同天子之燕朝、其辨色、始、入、日、出、視、朝、之、禮、雖、僅、見、于、此、文、然、竊、意、廟、朝、外、朝、其、禮、亦、是、如、此、以、其、朝、旦、用、事、故、名、之、曰、朝、也、杜佑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旅、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盤者常先、體蹙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曰、三事大夫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先退、今按鄉晨視朝、未爲失禮、然於宣王初年勤政景象、覺不侔矣、詩人亦窺見其微、逆憂其漸與、列女傳云、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此詩之作、倘即其時與、

庭燎三章章五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美宣王勤政、朱子之意亦然、俱不達詩旨、申培謂此詩作于史籀、絕無稽據、至程子呂東萊嚴華谷、皆以規宣王過勤爲言、更不成義、

理、

雲漢仍叔美宣王憂旱也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傳從之鄭玄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孔穎達云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以史記攷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按仍叔未必即春秋仍叔彼仍叔公羊作任叔孔又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信鄒忠胤云嘗考竹書厲之末年頻年大旱盧舍俱焚會其陟也卜於太陽兆曰汾王爲祟周定公召穆公乃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禱明矣竹書宣二十五年大旱王禱於郊廟遂雨雲

漢之作。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澈政蓋亦有年。愚按不藉千畝。據國語史記竹書。係宣王末年事。皇甫氏指爲初元致旱之繇。其繆甚明。乃皇王大紀。于宣王二年。以天下大旱書。三四五年。書旱。六年。書大旱。通鑑前編亦載宣王六年。大旱。皆似祖詩序及諡說何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　春秋繁露作於　天　叶眞韻　汀因翻　王曰於　繁露作嗚　乎。繁露作呼　何辜今之人。眞韻　天降喪亂。饑繁露作飢　饉薦繁露作荐　臻。

我聽。叶青韻　湯丁翻　豐氏本作耽　○賦也。倬彼雲漢。解見旱麓篇。淮南子云。旱雲煙火。左傳。梓慎云。漢水。祥也。昭。爾雅云。光也。回。說文云。轉也。鄭云。精光轉運于天也。陸佃云。水氣之在天爲雲。水象之在天爲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于上。則非雨之候也。此二句。與末章有曙其星相應。皆是同時所見。而此乃

詩人之語。自王曰以下。則述王仰訴于天之詞。述之所以爲美也。王。宣王也。於烏同乎通作呼。嗟嘆之聲。如烏烏之呼也。辜。說文云。罪也。何辜今之人。乃反求諸已。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與第六章。憯不知其故同意。天降喪亂。就大旱言。衣食無資。民財盡失。是降喪也。流離載道。民心不安。是降亂也。或讀喪如字。謂死亡者多。亦通。顏師古云。穀不熟爲饑。菜不熟爲饉。又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大侵。薦通作荐。爾雅云。再也。毛傳云。重也。按。荐。即藁。也。所以藉席。故有重義。臻。說文云。至也。孔云。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重至也。凡。爲祀典所載之神。無不一一揭而祭之也。孔云。言已爲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祭之者。即下經所陳上下郊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

斯牲、編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所主、彼因日食大水而發、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只欲令改過修善、非爲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魯不罪已修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爲咎、故傳據正禮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于水旱薦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遏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注謂祭用少牢、又春官大祀、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禬禜、攻說、註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圭、說文云、瑞王也、上圜下方、白虎通云、璧者、外圜象天、內方象地、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注謂肉、邊也、好、孔也、按周禮、春官大宗伯職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圭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典瑞職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考工記、玉人之事云、四圭有邸、射三尺、以祀天、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鄭玄引爾雅曰、邸者本也、四圭有邸、中央爲璧、圭未四出、兩圭有邸、傅而同邸、傅謂兩足相向、圭璧者、圭、其邸爲璧、賈公彥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以邸爲璧、還以邸解璧也、陳祥道云、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故鄭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或謂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皆一祭兼用之、四方、有禮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畧、不應如是之缺有祀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也、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爲禮其神、於義或然、孔云、禮神之圭璧、爲其總稱、卒、鄭云、盡也、按卒瘁通用、瘁義訓死、人死而事盡矣、故以卒爲盡、既卒者、萬象烈云、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之謂、既卒也、羅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泌云、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耳、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爲論燎玉之差、降謀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神之文言我將如此以致其呼籲之意豈曾無有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乎蓋追述始事預擬而懸望之之辭也孔云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于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其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

○旱既大　音泰後同春秋繁露作太也

蟲、東韻爾雅作爞爞豐本同韓詩作炯炯

不殄　豐本作腆

禋祀、自郊徂宮、東韻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叶東韻讀如叢翁

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叶東韻良中翻

耗斁　說文字林皆作殬殬繁露作射

下土、寧丁　繁露作一

我躬、

說文云、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耳、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爲論燎玉之差、降謀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神之文言我將如此以致其呼籲之意豈曾無有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乎蓋追述始事預擬而懸望之之辭也孔云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于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其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

○旱既大　音泰後同春秋繁露作太也

蟲、東韻爾雅作爞爞豐本同韓詩作炯炯

不殄　豐本作腆

禋祀、自郊徂宮、東韻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叶東韻讀如叢翁

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叶東韻良中翻

耗斁　說文字林皆作殬殬繁露作射

下土、寧丁　繁露作一

我躬、

LIBRAR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哉、彌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后稷、周之始祖、克之爲言能也、上帝、鄭玄云、天之別號、臨、視也、嚴云、在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愚按舉后稷于上帝之前者、先希望于親、而後敢上及于尊也、鄭孔以爲又明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恐未然、輔云、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耗本作秏、乃稻屬、說文引伊尹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秏、舊說相傳、皆以爲虛減之義者、以耗通作毛、毛又通作無、佩觿集曰、河朔謂無曰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是也、斁通作殪、說文云、敗也、食爲民天、民爲邦本、旱不能生穀、耗可知矣、民無所得食、敗立見矣、是之謂耗斁下土也、丁、爾雅毛傳、皆云當也、愚按丁之爲當、亦音之轉也、言此耗斁之禍、曾是不先不後而適當我身耶、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推、灰韻 兢兢陸本作矜矜 業業、如霆如雷、灰韻 周餘論衡周餘作維周 黎民、靡有孑遺、叶爾雅注於夷回翻 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見上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灰韻

○賦也、每章必以旱既大甚發端者、見王之憂旱念不忘故、娓娓言之、不置也、推、說文云、排也、毛傳云去也、排而去之也、兢說文云、競也、兢兢戰懼之意、業業、危動之象、炎炎、熾盛之貌、孑、說文云、無右臂也、遺、猶餘也、孑遺、謂餘者固已無幾、若更甚不已、勢必至無復有半身之餘者、甚憂之之辭也、王充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孟子云、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昊天。天。四句。又自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推深一步。說昊天。孔安國云。元氣昊然廣大。程子云。自形體言謂之天。自主宰言謂之帝。則不我遺者。言天意似不欲爲我留遺此餘黎非但不臨而已。胡之言何也。胡不相畏。對大夫君子言之。先祖祖之最先者。指后稷也。摧。說文云。摧也。言我君臣何可不相與畏懼乎。今日旱災似先祖于冥冥之中陰爲摧擯而然者非果不克之謂也。不知我何罪而見怒于上帝與先祖之深。使黎民受困乃爾乎。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叶語韻在呂翻赫赫炎炎。陸本作惔惔云我無所。語韻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語韻舉荷許翻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語韻○賦也。沮通作阻。險也。人遇險則止。故毛傳訓沮爲止。上章言推。猶欲排而去之。此但言沮。則僅欲其止于是。勿更加益耳。然而亦不能矣。赫。說文云。火赤貌。韻會云。炎炎火光上也。炎炎。爾雅云。薰也。郭璞云。旱熱薰炙人也。愚按據上說。則赫赫是言日曝之象。炎炎是言旱熱之氣。云我無所者。承上章言黎民既盡。則我亦無容身之所矣。非但如應璩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憩也。命者。人所稟受于天之度。人死則謂之命盡。今曰大命。則是以國祚言。盤庚篇。懋建大命。是也。近。謂減亾之期不遠。止通作只。語已辭也。仰視曰瞻。還視曰顧。瞻似屬下文父母先祖。近而親之也。靡瞻靡顧。言若遠若近。俱無可恃賴也。羣公。卽鄭玄所云古之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孔云。國語。鯀爲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先正。季本云。先世爲官之正人。卽月令所謂雩祭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也。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卽祭羣公

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愚按此皆在靡神不宗之內、特借之以形先祖及上帝耳、不我助言不肯助興雲雨也、父母先祖者、孔云、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愚按所以知詩言父母是意屬先祖者、厲王無道、獲罪于天、其必不能挽回天意明矣、況其父母故曾若是之恐乎、朱子云、先祖之、上乎、忍猶言決絕也、言我徧祭百神之中、若羣公先正。其親與先祖異。固無望其我助也。乃以爲民父母之先祖。而亦何故曾若是之恐乎。朱子云、以恩望之、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此申前后稷不克。及先祖于摧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先韻旱魃爲虐、如惔如焚、叶先韻汾沮洳本作樊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叶先韻本作熏云又作燻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眞韻徵匀翻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眞韻徒匀翻

滌說文作滌蔽蔽陸本豐本俱作遂按此詩他章俱無轉韻惟此章欲全用先韻則於遯無叶欲全用眞韻則於薰無叶姑分前三韻入先後二韻入眞俟後博詳○賦也、滌說文云、滔也、嚴云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灑然、按晏子云、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此所謂滌滌者也、旱魃二句、蒙滌滌山川言、魃說文云、旱鬼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山海經云、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魃、一作妭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髮或問旱曜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答曰、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虐說文云、殘也、

爲虐者爲虐于山川也、惔通作炎、解見四章、焚本作
爕、說文云、燒田也、如惔如焚、直說言旱熱之氣、如火
光之延燒然、此所以山川滌滌也、我心二句、起下羣
公四句、憚忌難也、暑熱也、俱見說文、憚暑者、忌熱氣
之難退也、薰通作熏、說文云、火煙上出也、心憂之極、
熱氣上升、亦如火之炎上也、與昜厲熏心義同不我
聞者、猶言若不相關也、遯說文云、逃也、我心之憂如
此、羣公先正、若無聞知然者、昊天上帝、曾是欲使我
避位而去、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
爲無聊之思也、此申前上帝不臨、及昊天上帝。則不
我遺之意。○旱既大甚、黽勉畏去、遇韻叶羌故
作珍　韓詩故翻　我以旱憯不知其故、遇韻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叶遇韻莫
故翻陸本作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遇韻元具翻　敬恭明神、陸本作祀
宜無悔怒、遇韻○賦也、黽說文云、蛙黽也、其性好躍
越王見怒蛙式之爲其有氣節此蟲也勉

說文云、強也、曰黽勉者、力所不堪、猶勉強爲之似
之、奮躍而不自量力者、然畏去者、承上寧俾我遯而
又作一轉語。嚴云、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
救之。故黽勉于此、不敢去也。蘇轍云、棄位以避憂患。
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敢也、憯痛也、俱見說文、嚴云、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
旱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其何
故而致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按說苑載湯之時大
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法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
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
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
而天大雨今宣王能自反如是、幾同符成湯矣宜其
建中興之業也、祈年二句又更端以起下意、夙早莫
晚也、曹氏云、月令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割注謂
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者、犬殺羣牲而割之也、又云、
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
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歕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注謂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

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于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方社、指雩祭四方之神及后土言。詳見倬彼甫田篇前此冬春既行祈年之禮。及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復行雩祭請雨之禮。謹遵其時。不爲晚矣。又按秋報亦祭方社春祈秋報皆祭社。解者或謂專指秋報言。皆于詩意未合。詩爲閔此時不雨而言。何遠及前歲報賽之事乎。虞鄭云度也。疑通作慮。敬恭二字雖可通言。既已聯文。義當有異。孔氏謂在貌爲恭心爲敬。又謂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恭。敬恩意恭字从心。則是當主心言。敬字从支。則是指其見于作爲者言。論語曰。居處恭。執事敬。是其義也。此敬恭。言其外則盡禮。內則盡誠也。神能聰明故曰明神。指羣公先正也。若強努之發人怒則面目張起。怒當以韻會云。努力也。心奴爲怒。愚按此二字亦當有別。悔猶蓄之于心節之故心奴爲怒。愚按此二字亦當有別。悔猶蓄之于心。怒乃見之于外。矣言我于祈年方社致其敬恭若此。昊天上帝處尊嚴高遠之地。或未必顧慮及我羣公先正。皆禆明神。宜無所懷恨而遑怒于我者。獨不能代籲上帝。爲民請命乎。因上二章。有則不我助。則不我聞之言。故此章特指及之。詩之作法綿密。而條理不紊如此。周昌年云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穀語。意畧相似。○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

陸云或作究。又作究。紙韻

冢宰。叶紙韻

奠里翻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紙韻羽軌翻

雍人不周。無不能止。紙韻

陸韻

瞻卬

陸本

豐本俱作仰

昊天云如何里。紙韻作痗

爾雅作悝。陸本豐本俱作痗○賦也。此章言。救旱之實政。也。散者。散倉廩以賑濟也。友。朱子引或云。疑作有。當從之。紀。說文云。絲別也。謂絲縷之數也。散無有紀者。宣王自言發散倉廩爲數已多。不可勝計也。鞫。爾雅云。窮也。字从言。當是謂其議論條畫之多至于窮盡也。庶正。鄭云衆官之長也。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說文無疚字。當依別本作究。說文云。

貧病也趙顧光云禮書不居內故久在卜下爲宂冢宰天官特于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爲衆長之長也殫力倡率夙夜不遑故至于病也趣馬師氏膳夫解俱見十月之交篇趣馬掌馬之官師氏以媺詔王膳夫進飲食于王皆近臣也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矣周說文云密也毛傳訓救鄭云當作賙周禮大司徒相賙註謂相給足是也但說文無賙字論語君子周急孟子周之則受俱只用周字蓋恩施密徧之義孔云言汝等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困急者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爲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又按篇中如大命近止止乃語辭則此止字但作語辭亦通耶說文云望也欲有所庶及也宇从匕从尸从丁徐鍇云匕傾首者初則舉首而瞻既則傾首而望也言我及諸臣之首望也尸庶也會意曰瞻卬勞于救荒如此庶乎足以挽回天意矣而天仍漠然也乃瞻望昊天而訴之曰天之去地不知有幾何里鑒察我君臣之所爲否乎雖居高而聽則卑亦猶是

○瞻卬豐本作仰

說但以此詩爲宣王憂旱之深禱雨之切而絕無所作爲然者亦憒于詩旨甚矣

昭假音格豐本作格無贏庚韻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庚韻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叶庚韻諸盈翻

○瞻卬豐本作仰昊天曷惠其寧叶庚韻讀如夢泥耕翻

○賦也此章勉羣臣賑救之不怠也賑救之事兼公私皆有之有微小之義陸佃云言旱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旱暵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大夫君子通指羣臣也大夫以德言昭明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無通作毋戒辭也言女諸臣當勤于賑救明布其惠澤之所至毋或悋嗇尚有餘利王肅謂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是

也、大命近止、解見四章、成、成功也、安民所以保國、前者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庶幾有成功已。然而旱災未已、則賑救猶未可輟、毋或厭倦苦難、而棄爾之成功。亦爲國祚計也、我居民上。一夫不獲、皆我之責、今所以求諸臣之爲民者、卽爲我也、戾、猶虐也、使諸臣早夜戮力不遑、以紓民之困、跡似乎虐矣、因自致其不安之意曰、奈何以求爲我之故、而重苦我庶正乎、曷、說文云、何也、惠、猶賜也、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得雨則民安矣、朱子云、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厚云、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凌濛初云、通詩不露一雨字、爲後來詩家不露本題法門、張文潛云、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所爲側身修行之至也、晉穆帝永和時、大雲、歌雲漢之詩、初博士議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詩、今晉中興、奚棄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于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雲漢八章章十句

董仲舒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云云、培說以爲宣王憂旱、史籀美之、絕無稽據、凡申說遇宣王時詩、多歸之史籀、亦自可笑、子貢傳闕文、

祈父王師責諸侯也序云刺宣王也愚按此王師用兵無已考竹書宣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其時諸侯之師亦有在行者左傳所載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簫之役生太子仇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即其事也然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獨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恨而責之毛鄭以爲此詩之作在戰于千畝之時是也

祈父左傳豐氏本俱作圻父音甫後同予王之爪牙叶魚顧牛居翻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魚韻○賦也祈父侯國官名祈通作圻左傳叔孫穆叔賦圻父可証天子六卿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諸侯三卿武王誥康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是也說者以爲圻父所掌即司馬之事農父所掌即司徒之事

周宣王之世

宏父所掌，即司空之事，然其官名，自與天子不同。故周禮之書不載。非如太史內史之官，則天子諸侯皆有之也。舊說皆解圻父謂王之司馬，非是。所以名爲圻父者，圻即畿字，周禮大司馬職云，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有侯畿，有甸畿，有男畿，有采畿，有衛畿，有蠻畿，有夷畿，有鎮畿，有蕃畿，凡九畿，各方五百里，以其遠近爲之節，以各有畿限疆畔，故皆名畿。父者，官之尊稱，猶尚父仲父亞父之類。圻父以薄違爲國之圻，父言故自稱爲王，之爪牙，若對王朝之大司馬言，則無此文矣。爪牙，凡軍士之通稱，孔穎達云，鳥獸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轉移憂也。靡所止居，慮其不得安居，言必死也。六軍之衆，呼圻父之官而責之曰，我以王之爪牙，從征汝爲王臣子，分當敵王所愾，胡爲坐視成敗，徒轉移我憂，于靡所止居乎。蓋自宜王廢魯嫡立庶，以成魯亂，諸侯從是不睦，其不肯戮力王室，有自來矣。按章氏云，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畧見于經，可攷也。然則六軍之怨望圻父，固其宜已。左傳襄十六年，魯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紙韻）○賦也，此章主宿衛之士言之，爪士者，虎士也，所以別于軍衆也。宿衛之士，故以士名，所止輦轂之下，以蕃衛王室。原不在調發之列。按周禮豐本作氏

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紙韻）

○賦也，此章主宿衛之士言之，爪士者，虎士也，所以別于軍衆也。宿衛之士，故以士名，所止輦轂之下，以蕃衛王室。原不在調發之列。按周禮

祈父，予王之爪士。（紙韻）

○賦也，此章主宿衛之士言之，爪士者，虎士也，所以別于軍衆也。宿衛之士，故以士名，所止輦轂之下，以蕃衛王室。原不在調發之列。按周禮

胡

虎責氏，其徒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又司士職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虎士在路門之右，徐氏云，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責之士八百人。時益空國俱出。六軍與宿衛之士，皆在行間。若如舊說漫無分別，則此章可省矣。底，通作致，毛云，至也，靡所底止，猶云，不知所，究竟也。○

祈父，亶不聰，東韻胡轉予恤，有母之尸饔，叶東韻讀如翁烏公翻

韓詩外傳作雍豐本作饔○賦也，亶，實也，解見常棣篇，書云，聽曰聰，易云，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更端，以告，而，祈父漠然，全，不，動念，是，聽，若，無，聽，也，故，以，實，不聰，話之，尸，說文云，陳也，饔，說文云，熟食也，孔云，明熟食故可陳也，許氏異義云，謂陳饔以祭也，獨言有母者，以母性愛子，又或，此，從，征之，人多，是，無父，以王師，屢喪復遣，孤子出征，猶戰國策所謂令其存者皆死，秦之孤也，其悲甚矣。蘇轍云，饔，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愚按蘇解近之，但尸饔非主祭之說，乃是慮已必死，則其母當陳熟食以祭已也，一說尸，主也，兵敗身沒，無人可以奉養，則必使其母獨主饔飧之事，亦通，舊說謂軍士因久役而興歸養之思，欲如越勾踐伐吳，令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及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之例，則，忘，家，忘，身，之，謂，何，雖，在，上，人，何，時，而，平，於，同，仇，之，義，傷，矣，今，不，取，

祈父三章章四句

左傳豐氏本皆作圻父，于貢傳申培說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語意亦近似，然祈父乃諸侯之官。實非司馬，則王爪牙之士。何得錄祈父調發乎。子貢傳，申培說，皆改此詩篇名為圻招，謂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而豐氏本徑取左氏祈招之詩，列于首章之前，按左傳，楚右尹子革曰，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據左傳注、祈招有三義、杜預依此詩、以祈爲祈父之官、招其名、賈逵本、招作昭、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本、祈作圻、招亦作昭、云、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也、是祈招二字、在古注中、尚無確義、若杜氏以祈爲官、招爲名、則於下文之愔愔三字、尤自難通、且無端舉此人以規穆王、更不相涉、而如果爲賢人、則史傳何別無經見、愚意祈、招、乃、巢、章、之、徐、祈通作祁、大也、招卽徵招角招之招、通作韶、故其聲和樂、而可以式昭德也、韶音穆、王、盤、遊、無度、馳、八、駿、以周、行天、下、祭、公、欲、奏、韶樂、以鎮、定、其心、猶趨以五際之說以酉爲祈父、其理無傳、

伯讒將見殺之時、九諫而王不聽之日、並遭讒所作、隰叔事、詳見黃鳥篇小引下、是詩也、其作于杜伯平。

汚水、畏讒也、疑隰叔所作、

汚彼流水、紙韻朝宗于海、叶紙虎洧翻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叶紙韻邦人諸友、叶羽軌翻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紙韻母鄙翻○比而賦也、汚、毛傳云、水流滿也、海、納百川者、鄭玄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頴達云、朝、朝其尊王、臣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禹貢亦云、江漢朝宗于海也、鴥彼飛集、解見采芑篇、載之言則也、載飛載止、飛則有止、止也、流水以喻讒言所謂流言也、飛隼以喻讒人流猶有到海之期、集雖高飛亦或時有止息而讒人之造言生事以害人者、偏無所底極、故反言以爲喻、

注疏泥朝宗二字謂興諸侯當來朝難通水入海名朝宗猶大水合小水爲會二水合流勢均力敵曰同亦借名也會同不必泥朝宗何必泥乎兄弟謂僚友也親之則曰兄弟以其同國而居則曰邦人諸友莫之言無也肯之言可也古訓云爾于義無所取當以音通之念說文云常思也謨說殄行致亂之緜誠常思及此則自不爲矣黃佐云嘗誦此詩而歷考之始知聖人之深惡夫佞人也自昊天之有若人也而君臣之道喪自小弁之有若人斯之有若人也而朋友之義虧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自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孽作矣國有佞人亦曰殆哉此沔水之所以念亂也作此詩者其父母必有身遭讒言而將羅凶禍之事故悲痛其詞以聲動之曰諸友縱不肯念亂然誰人無父母乎而何獨使我父母至于此極乎愚所以疑爲隰叔之作者以此以宜王末年有殺杜伯一事而其子隰叔因之以奔晉也又王符云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夫益滿于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蟠而激王仁惠之思忠愛之情固能已乎按如此說亦自可通○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陽音商鴥彼飛隼陽韻集載飛載揚陽韻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陽韻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陽韻○比而賦也湯湯水盛貌按湯本熱水之名而書有湯湯洪水方割之語是也水方盛而未殺則與朝宗于海者異矣隼方揚羽之意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鷹亦好揚詩膺揚者蓋謂水勢之盛如此而賦也湯湯水盛貌按湯本熱水之名而書有湯湯洪水方割之語是也水方盛而未殺則與朝宗于海者異矣隼方揚而未息則與載飛載止者異矣以喻讒方興而未已前反言之此正言之也蹟毛傳云不循道也不如所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者說文云步處也不起說文云立也載起載行起立而復行也朱子云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之訓止其義未詳按弭乃

弓末、反之可以解紛、不可、强猶云不可解也、忘遺也、言不可解此憂、而使之遺忘也、上憂國家之將亂、下憂父母之不保。自不能釋然耳。○鴥彼飛隼、豐本此句上僞摭沔彼流水東灌于瀛兩句

率彼中陵、蒸韻民之訛、說文豐本俱作譌

敬矣讒言其興、蒸韻○比而賦也、率、說文云、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大阜曰陵、中陵、陵中也、民、指小人不欲斥言、故泛指之也、訛、吪同、字通作譌、鄭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孔云、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也、寧、反辭也、猶言如何也、懲、戒止之意、言隼雖飛在中陵、人猶有持鳥畢而捕之者、今民造爲訛言、變亂是非、以熒惑聽聞、奈何遂無禁止之者乎、暗規王也、又舊說以率爲循、則率彼中陵、乃讒人優游自得之比于義亦通、我友、即首章所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者皆、慣造讒說之人也、敬、猶戒也、讒譖也、就所譖之事言、曰讒、以所譖之言、而求之于理、則是非變亂、曰訛、其者、將然之辭、興起也、譖人者人恒譖之。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故警之曰。我友其慎之哉。世風偷矣、讒言方起、其流之敝。必至天下無有完人。吾慮汝之將不免。毋以今日譖人爲得計也。後世若唐周外傳引此云、鳥之美羽勾喙者、魚畏之、魚之美腴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朱子謂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言何自而興、其意亦善、但以首章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之語、推之、固知此友非同謀者、無緣以同心之言、告之耳、王應麟云、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汚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朱子疑卒章當作三章章八句、脫前兩句謂其僞妄可笑甚矣。此大屬蛇足、豐氏本便添兩句、序謂規宣王也、朱傳謂汚水三

憂亂也、於詩詞固亦相附、但無所發明耳、子貢傳、則謂宣王念亂也、鄒忠胤爲闡其說云、厲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即曰萬民弗忍、當時必有爲之倡亂者、至并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已子易之、周不祀矣、平王忘父讎而奸其位、比于篡逆、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忘始治也、使宣王無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內修外攘、中興之烈爛然、不知汚水一詩、實爲幹蠱之本、觀其言曰、誰無父母、抑何情惻而旨痛乎、聞斯言而不相與共圖撥亂者、非人臣矣、乃末章復慮及于讒言、而勉我友以敬、想當時汾王即世、少主踐祚、中外危疑、或有幸亂之徒、造蜚語以撼在位、故其卒以此最也與、其說雖纏綿可聽、然不無辭費、若申培說、謂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則篇中姝無乞言意、又文昌化書云、宣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繙紳所慕、國家中更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甫當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大畧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于是讒諧迭興、王亦未免于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于王、予爲汚水之詩、王聽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寧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優焉、按文昌世傳張仲化身、此書乃其自譜、以示人者、仙跡刻化事尚在杳茫間耳、

黃鳥避讒去國也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隰叔出奔晉而作此詩竹書紀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妾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于鄗墨子引周春秋云過云周之衰也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田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今按竹書宣王以四十六年陟距殺杜伯時僅三載與瑣語周春秋所記俱合蓋杜伯爲崇也隰叔者杜伯子所以知此詩爲隰叔作者以復我邦族三語知之晉語訾祏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以受隨范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韋昭云豕韋自商之末改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張守節云、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據前數說、則晉地。杜之故封。聚族在焉。國既被滅而仕于周。然猶不忘其本。以唐杜爲氏。今。隰。叔。父。死。非。罪。還。歸。故。國。故。曰。復。我。邦。族。也。

黃鳥黃鳥無豐本作毋後同**集于穀**、屋韻此穀字从木不从禾**無**豐本作毋後同**啄我粟**、叶屋韻讀如菽式竹翻**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屋韻**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屋韻○興也、黃鳥、解見葛覃篇、一名黃鸝留、即黃鶯也、格物論云、鶯、三四月間鳴聲音圓滑、羅願云、詩稱鳥鳴嚶嚶、按禽經、稱鸎鳴嚶嚶、則詩所言鳥、殆謂此、故後人皆以鸎名之、陸佃云、韓子曰、以鳥鳴春、若若巧言之況。汚水之詩、以飛集託興、專取黃鳥善鳴爲喻讒人之雄者、此則所況者下。所指者衆。以當時訛言繁興。夫人而能爲讒也。故重言黃鳥焉。又羅云、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从麗。所謂鸝必匹飛、鶚必單棲也。然則重言黃鳥、詩人抑又精于體物矣。穀桑栩以況讒人所處之地。皆醜之之辭也。穀、惡木也、解見鶴鳴篇、啄、說文云、鳥食也、鳥之啄物。與讒人之害人粟深黍皆嘉穀、則隰叔所以自況也、羅云、古者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乎殼者、皆粟也、春秋說題辭云、粟、助陽扶性、粟之爲言續也、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甲、五變而蒸飯可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合米而爲粟、金履祥云、粟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黃、鳥、集、于、穀、本、之、上。與、粟、判、不、相、及。而、來、啄、我、粟。則、意、外、之、加、也。故、呼、而、戒、之。其、辭、雖、隱。亦、近、于、罵矣。後放此。此邦之人、指在朝之人、汚水篇、所、謂、邦、人、諸、友、是、也。穀、毛傳云、善也。莫我肯穀者、造言生事、不肯以善道待我、也。驚心于其父之往事、故云然、言、發語辭、旋歸復三字同義、皆謂返也、以初行言曰旋、以行之本意言曰歸、以返而已至

言曰復邦族謂故國之宗族此邦之人非我族類故反而自求其宗族也隰叔之先本晉人於是復出奔晉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陽韻無啄我粱陽韻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陽韻謨郎翻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陽韻虛王翻○興也桑非惡木而字音不佳故以爲醜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劉向以爲桑猶喪也桑穀俱生謂之不祥此詩首章言穀次章言桑其醜可知梁解見揚羽篇不可與明者不可與分剖其是非也兄之親疎不同凡長于我者謂之諸兄以況僚友本猶兄弟故汚水之詩云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而今不可與明若此此所以欲返而依諸兄以居蓋著其無兄弟之誼也時社伯雖死于女鳩之訴然同朝之臣爲杜伯明冤者惟左儒一人耳其與女鳩表裏相濟者必實繁有徒汚水之詩所以致憾于邦人諸友而此詩所以廣慨及此邦之人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叶魔韻無啄我黍叶魔韻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叶魔韻昌呂翻○興也栩即櫟也解見晨風篇莊子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匠伯不顧曰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羅云木不出火唯櫟爲然則櫟亦惡木也黍解見黍離篇處止居也既不肯以善道相與而又不能與之分理是非則變亂黑白何所不至禍機一動身且不保豈可與之久處乎伯叔謂之諸父乃分之尊者暗刺王也王信讒在上則臣守之在下者無不懷危計無所出唯有逐而依諸父以居耳蘇轍云夫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焦氏易林云黃鳥來集既嫁于則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念我父兄思復邦國朱同申培說亦云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

鄉、乃作是詩、初觀語意、俱似近之、既而、尋繹不
我肯、穀、不可、與、明、二言、乃知、分明爲懼讒而發
且、予黃鳥、喙、粟、興、義更自了然序
但以爲刺宣王、而不能知其事、

鶴鳴、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出鄭箋○序云、誨
誨、曉教也、徐鉉云、丁寧誨之、若決晦昧也、此詩止
一意、而引類曉譬、不一而足、有丁寧之意焉、故、謂
之誨、陸佃云、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
能博喻、然後能爲師、鶴鳴二章、皆比而不賦、則以
誨誘故也、鄧元錫云、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然
言已孫。中興之業、茲替矣。愚按此必宣王末年之
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凋
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
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
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叶語韻余呂切魚潛在淵、豐本作
在于渚、語韻樂音絡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藥韻它朱子
本作他後同山之石、可以爲錯、藥韻說文豐本俱作厝○
此也、鶴鳥名、陸璣云、形狀

大如鶩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紅白、亦有蒼色者、常夜半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雞鳴時亦鳴、羅願云、繁露曰、雀知夜半、雀、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陸佃云、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傳以爲君子言行之象、楊觀光云、雀陽鳥也、依火精以自養、故頂紅而不畏海氣、夜半之鳴、喜陽至也、露降之戒、慮陰盛也、陽與陽遇、則喜而起、陰與陰遘、則疑而避、始復後之臨、姤後之遯、與、鶴也、而龍德在其中矣、禽經云、鶴陽鳥也、而游于陰、皐毛傳云、澤而惡陽、相雀經云、鶴陽鳥之、澤、按皐、九折之澤、於義無取、或亦作滜、史記歷書秭鴂先滜、索隱云、謂子鴂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滜亦訓澤也、然滜、字、說文不載、愚意滜、即澤字之訛、故史記天官書云、其色大圜黃滜、滜亦音澤、即潤澤之義、澤或省作睪、荀子側

載睪亦、睪、澤亦也、睪或混作皐、故睪有皐音、列子望其壙睪如、荀子作望其壙皐如、又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皐爲成睪、皆其明証、然則、九皐之、皐本、澤字、傳寫訛耳、後人循用、遂忘其本、鄭云、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孔穎達云、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郝敬云、九皐深澤、循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羅云、禽經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鳴于九皐、鶴之俊者、以喻士之及時而未仕者、聲聞于四野、鶴鳴聲也、鶴鳴深澤中、人莫之見、而其聲聞于天、鄭云、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毛云、言身遠而名著也、潛藏也、淵說文云、回水也、水盤旋處爲淵、渚小洲也、解見江有汜篇、鄭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孔云、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樹說文云、生植之總名、檀良木、解見將仲子兮篇、其材疆韌可爲車、喻賢者之才、可以任重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者、言何樂于

彼園之遊乎、所以樂、游彼園、以其中有良木故也、擅木葉墮也、解見七月篇、檀之下。所見者惟擅。則洞零之甚、而檀亦已槁矣。喻賢者衰謝也。毛鄭以檀喻君子、以擅喻小人、則擅固檀之擅也、豈其身足喻君子、而其葉乃喻小人乎、不可通矣、它山之石。喻賢人之在疎遠者、以其堅質而有廉隅。故以石象之。它本蛇字、象形、借爲別也、說文云、上古艸居患蛇、故相問無它乎、因借爲別之義、魏較云、蛇匿莽中、莫知其處、因借爲彼之義、後人改作他、非古文也、錯通作厝、說文云、厲石也、旱石曰厲、可以磨刀劍、荀子所謂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又禹貢有磬錯、則治磬亦用之、不必崙照下章攻玉言、喻得賢人、則可以砥世磨鈍。有移風易俗之效也。詩雖託喻四事、然轉折止是一意、言賢者身不可見。而名則可聞。苟得其所以致之之道、則雖始之不可見者、終亦未嘗不可見也。所以樂游王之庭者、爲賢者在位故耳。此時既衰謝如斯矣。野有遺賢。正當勞于求之。資其砥礪之用。愼毋以落落難合棄之也。九皐他山語、自相應皆爲側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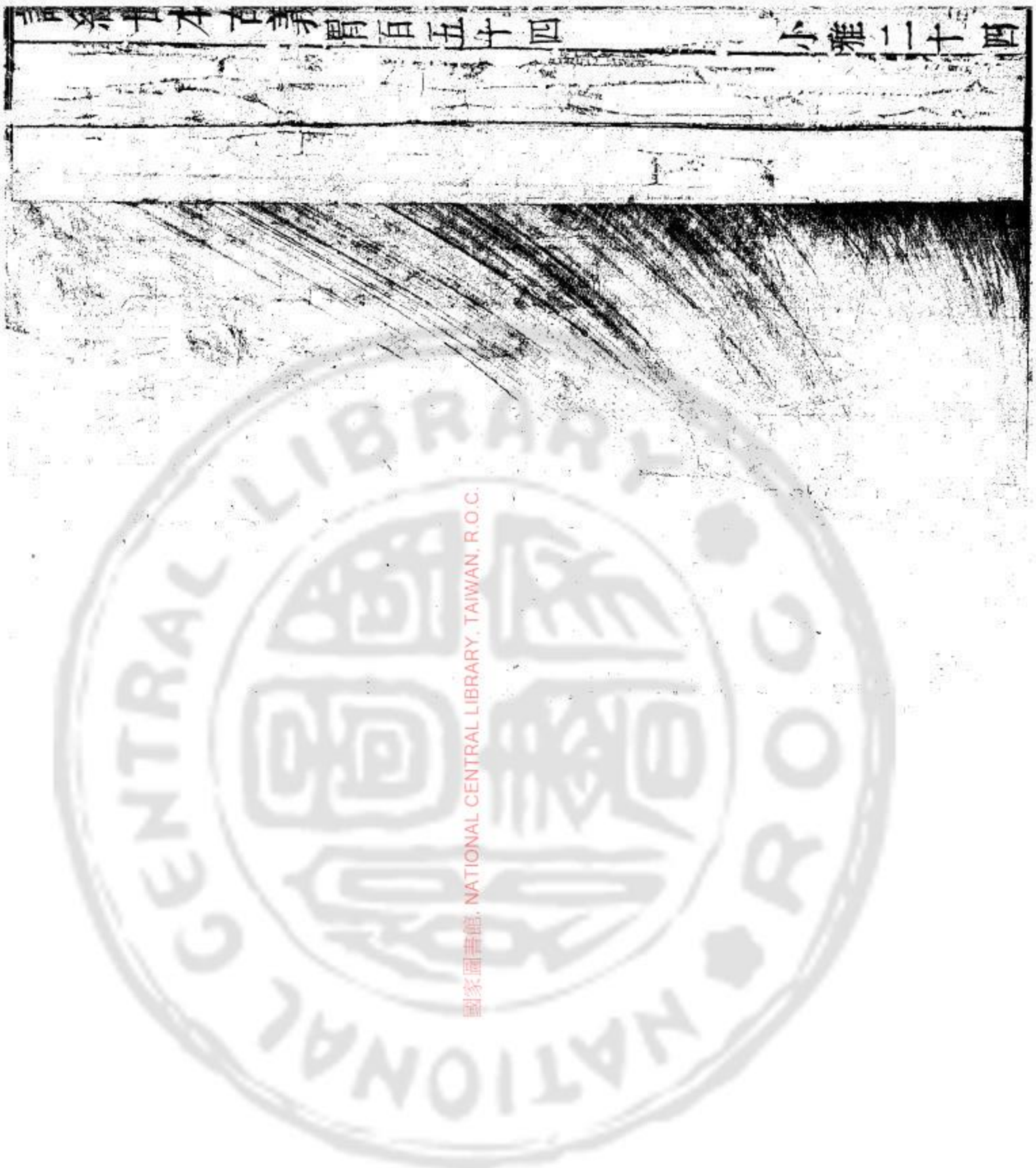
賢者耳、○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先韻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先韻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叶沃韻讀如捁沃翻陸明德云、說文穀从禾、穀聲非从禾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沃韻○比也、上章言聲聞于野。

僅野之人知之。此言聲聞于天。則已升聞在上矣。王充云、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荀卿云、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魚在于渚、喻賢者出而用世也、承聲聞于天言。朝廷既聞賢者之聲名。于是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賢者就之。猶之魚在于渚矣。其或禮貌衰。或言弗行也。則賢者又將去之。如魚始之在渊。鄭箋謂時蹇則魚在渚者、或復潛而韻之說、穀、羅云、惡木也、非變文叶也、易生之物、一說、穀田久廢、則

生穀、此聲所以通于穀、其實正赤、如楊梅而無核、鶴鳴之、詩圓之所有、木不同、而其下皆穀、則以穀易生、故也、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則是以桑穀爲二物也、而陸璣以爲穀桑、然則蓋一物也、論衡曰、楓桐之木、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商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穀雖易生、至於七日而拱、則已速矣、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長數丈、潔白光澤、甚妍其葉初生可茹、又取班穀之皮以爲冠、裴淵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槌爲揭裏布、鋪以擬氈、然則雖惡木也、而取名于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若之類也、穀惡木也而疑于美、散木也而疑于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以誨宣王分別善惡、先賢以爲皮斑者爲楮、皮白者爲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穀、非一種、首章言、其下惟穀、則驗所進用者無、非小人、又不獨無賢人而已、孟子有云、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然則何所樂遊于彼園而觀之者、既景象一變、如此、亦何樂有此園乎、攻治也、磨玉以石、所謂攻也、玉主君言、以玉者貴物、故爲君德之比、程子云、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成焉、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淖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愚按此比、首章亦深、一層說、賢者不特下之、可以善俗、上之、亦可以正君、故求而用之、不可、以不亟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此章依鄭作求賢解、其義甚明而意甚串、試逐語細玩自見、如子貢傳云、所以修身也、反覺寬泛不切、朱子亦以爲陳善納誨之辭、謂鶴鳴二句、言理之無定在、而樹檀二段、不可掩、魚潛二句、言則以愛當知惡、憎當知善爲言、夫然則固知人之事也、胡前四句之不相蒙、耶申培說闕文、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十八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幽王之世詩三十一篇

何氏小引

○無將大車刺幽王任用小人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巷伯嫉讒也幽王初聽讒有孟子者爲巷伯所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遂遭宮刑因作此詩

○鴛鴦美大昏也疑爲詠幽王娶申后而作

○白華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爲后故申后作此詩

○車舝刺幽王也王以褒姒爲后宮中之人醜之思得賢女代之爲后焉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頍弁同姓刺幽王也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繇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是詩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不以微薄廢禮焉

○小戎美秦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原在嬖褒姒以致亂

○召旻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以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暗昧去和而取同故作此詩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愚意爲太子宜臼遭讒而作

○我行其野疑太子宜臼出奔申之作

○小弁周幽王太子之傅所作刺幽王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其傅憫其無罪故述太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以冀王之一悟也

○蓼莪孝子思養也疑亦太子宜臼之傅所作因宜臼被廢于外代爲思親之辭將使人諷誦以感悟

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幽王之世褒姒用事于內皇父之徒亂政于外六年之冬日食陽月大夫惡之故作此詩

○雨無正刺幽王也正大夫離居之後瞽御之臣所作

○北山行役之士刺幽王不均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焉

○何草不黃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遭時不偶役則偏苦行則過期所以悔也

○匪風檜之君子行役適周見周道哀微歸而感傷之作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逍遥鄶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鄶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刺鄭桓公也桓公處于留與鄶君夫人叔妘通焉詩人託爲叔妘之辭以醜之

○隰有萇楚疾恣也鄶君之夫人與鄭伯通鄶君弗禁國人疾之

○菀柳刺幽王也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焉

○巧言大夫傷讒也幽王惑于讒既立伯服逐宜臼復與諸侯爲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

○苕之華幽王之時西戎之亂始于褒姒而其禍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連于中國詩人傷之於其末章窮而反本

無將大車、刺幽王任用小人也。按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其後與家伯仲允番掫蹶稱之徒、朋比褒姒、表裏爲惡、卒以滅周、詩人當王任用之初、預憂及此、故作此詩、又國語言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王立以爲卿士、史記亦言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幽王以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云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周於是乎亡、然則皇父之外、更有石父、羣小充斥、紊亂朝政、祚安得延、左傳王子朝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正謂此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叶眞韻武巾翻趙顧光云多我靚瘖之瘖卽此字石經作瘖俗按疧瘖所以有民音者古文如昏緡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疧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豐氏本作疧兮、

興而比也。將、鄭云、猶扶進也。按將字从寸、寸者手也。故爲扶而進之之義。孔頴達云、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須人傭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郝敬云、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僨事。所以可憂。祗、舊皆訓適也。亦通作多。塵、本作麈。說文云、鹿行揚土也。車行亦然。凡大車所過、塵必障人。大車之人、面目始不可辨。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所憂多端。曰百憂、要玩無思二字。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疵、說文云、瘢不翅也。不翅、猶言不止也。小人進用、則蠱惑君上之視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國事受其紊亂。人才受其顛倒。其可憂者、非止一端。故思之而至于疾病不能止也。然是小人者、誰用之。王自用之耳。王誠能深思其可憂。則斥而遠之不難矣。不敢誦言、而代爲悔悟也。懌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迥韻　毋迥翻　無思百憂、不出于頻。迥韻

○興而比也。冥冥、說文云、幽也。从日六、冂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冂亦夜也。鄭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荀子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云、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蘇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頍。說文云、火光也。可憂多端。倘復思之。滿腹迷

悶、終無以自解矣、鄭云、思衆小事以光明之道、○**無將大車、維**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本作壅**兮、無塵雍**叶腫韻委勇翻亦叶宋韻於用翻大全朱傳嚴本蘇本豐本俱作雝陸德明本作壅**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宋韻亦叶腫韻柱勇翻**分**、與而比也、雍、通作邕、說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邑城池者、从川从邑、故有障塞之義、先言塵、繼言雍、轉起而轉盛也、嚴云、塵雍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愚按此謂小人用事、則其類方、集而至、故其象爲塵合、而壅蔽之甚如此、重、鄭云、猶累也、王安石云、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此言不思則已、一思則百端交集、徒自覺重累耳、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玄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按幽王之時、未有以進用小人、而爲小人蔽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出序○愚按鄭史伯之言幽王也、曰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好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先王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史伯之論和、即此詩、遐不謂矣之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和也、非同也、詩人所思之君子、其亦向在位而今在野者與、

隰桑有阿、歌韻**其葉有難、**叶囊何翻**既見君子、其樂**音絡**如何、**歌韻○興也、隰、說文云、阪下濕也、典術云、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蟲食葉爲文章、阿、通作婀、說文云、陰夏也、韻會小補云、婀娜、弱態也、難、通作儺、本人行步有節之義、以葉之迎風搖曳似之、孔穎達云、阿

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鄭玄云、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馮時可云、不在原而在隰。喻其野處有覆養之德。言隰而不言原。陰刺在位者之無德於民也。愚按車鄰篇、言阪有桑、南山有臺篇、亦言南山有桑、此獨以隰桑爲言。詩人不爲無意。鄭馮之解是也、桑生下濕、其枝葉嬰儺可愛、興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藥發外、無入而不自得、我若見此君子、其樂當如何哉、樂喜樂也、小曰喜、大曰樂、曰、如何知爲虛擬之辭、非朝中眞見此人也、君子必有所指、難定字中亦合有樂意、○隰

桑有阿、其葉有沃、叶藥韻　鬱縛翮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叶藥韻歷

各翻○興也、沃、說文云、溉灌也、其葉有沃者、劉熙云、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按王盤桑書云、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脃者皆魯之類也、魯桑宜飼大蠶、而荊桑宜飼小蠶、今此桑言阿又言沃、意即所謂魯桑耳、桑葉沃則可以養蠶、而人皆資其衣被之用、興君子之德足爲人所濟世之能此、既見之所以可樂也、云何不樂反言以見意、今不得見則其不樂可知、又徐光啓云、曰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曰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抑遏也、亦通、○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尤韻亦叶斉韻於交翻　**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斉韻亦叶尤韻居侯翻○興也、春秋元命苞云、幽之爲言窈也、毛傳以爲黑色、愚按此狀葉盛之貌、葉盛而密、祗見其窈然作深黑色。稀疎則不能也。言從德出曰德音、孔甚也、膠說文云、胶也、煮皮作之、所以黏物、或用角、君子非德不言。無言非德。亦如桑葉之茂密然。聞之者漸漬其中。自然膠固而不可解。所謂君子之德音甚足以膠固乎人者此也、下章遐不謂矣、正、孔、膠之、實韓詩外傳云、夫狂者自亂、忘其非

揭豕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
猶秦之狂者秦言、習使然也、夫習之于人、微而著、深而
固、是謂于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叶韻許
既懽矣、遐禮記作瑕不謂未韻矣中心藏陽韻之、何日忘陽韻之也、賦
嚴粲云、心乎、言繇中心乎愛之言何也、皆音之轉也、儀禮承受胡福注亦訓胡爲
遐、故知胡遐通用、遐不猶言無不也、謂朱子云、猶告
也、序所謂思見君子、誠心以事君者即此、藏蓄也、中
心藏之、拳拳服膺之意、忘遺忘也、言此德音孔膠之
君子、彼固心乎愛君者、凡所當言、將無不以之入告
矣、王誠能以其所言皆藏之于心、服念不置、必知其
皆本于忠愛之發、自不能一日暫忘此人也、藏之之
字指言、忘之之字指人、此君子必以言見棄者、故詩
人云然、表記子曰、事君者、造膝挾誠、意在悟主、君必亮之、若陳者乃揚之于
外、直暴君之失耳、所謂疏與心乎愛君異矣、孝經、子曰、

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亦引此詩、愚、繹、孔子之言、因悟
此詩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心乎愛也。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遐不謂也。遐不謂從心乎愛而來。是下親
上也。君因其遐不謂而中心藏之。自知其心乎愛。而
無日忘之。是上親下也。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
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意欲子
產之見規誨也、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
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于心爲不若求雞犬放
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
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玩此引詩之意、可知中心藏之、更自奘緊

隰桑四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子貢傳則謂此詩與鹿鳴伐木菁莪白駒、皆所以燕賢爲天子燕士之詩、今按此詩雖

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寔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若季本謂此乃婦人于蠶桑之時、得見其夫而作、其鄙淺不經、姝甚、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出序○詩稱西人、謂西京之人也、則其爲西周之詩、可知、竹書紀幽王二年。初增賦。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周道雖衰、而誅求之令、尚行天下。及至東周、則不能然矣。王應麟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孔穎達云、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不指譚而言東者、大夫雖自爲已、然而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陳氏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賈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按譚嬴姓、子爵詳見碩人篇、

有饛楊氏寄字作盥篹飧有捄棘匕紙韻周道如砥紙韻孟子作底其直如矢紙韻君子所履紙韻小人所視叶氏本作眡墨子引此詩云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後漢書陸德明本俱作眡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後漢書作言然荀子作焉顧之潸焉荀子作然出涕叶紙韻天以翻○賦也饛說文云盛器滿貌篹解見權輿篇飧毛傳云熟食謂黍稷也鄭玄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醴之數陳孔云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于篹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篹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註謂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是也楊慎云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夕飧者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

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待賓客有饗禮小行人掌賓客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詞掌客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飧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捄通作觩此亦以曲而長言棘亦心之木匕亦作柶匕所用以取飯亦所以載牲體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其別有四儀禮少牢篇廩人所溉者黍稷之匕也雍人所溉者、牲體之匕也又有疏匕註謂匕柄有刻飾者名通柄刻雲氣以飾也又以其言疏是疏通刻飾之名有挑匕註謂挑者長枋可以杼物于器中者此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橾則亦皆雍人所用之匕也禮記云桃以桑長三尺刑其柄與末鄭註謂此喪祭之桃若吉祭則用棘者特牲記桃用棘心是也按易震卦言不喪匕鬯震所以有匕象者以三四五互體坎坎爲叢棘故云則吉祭

之用棘七審矣、桑枇刋柄與末、棘七當不然、吉凶之別也、孔又云、待賓客之七、禮當用棘、棘木赤心、言于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按國語、周定王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歐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遝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籩篹、奉其儀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而共飲食之、是正所謂殽烝者、此詩棘七所用、亦當主殽烝言、蓋追思周之盛時、其待諸侯之客、禮意殷勤、勞來周悉如此、所以懷遠爲近、賓至如歸、觀周道而不覺憮然興今昔之感、如下文所云也、周道、適周之道、砥細于礪、磨石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履者、朝覲會同、循斯道以往來、視者、沿途小民、莫不跂踵盱睢、觀樂觀盛典也、又孟子引此詩云、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踐是路、出入是門也、乃斷章取義、非此詩旨也、睠同字、睠顧皆以還視爲義、言語辭潛說文云、涕流貌、涕目汁也、鄭云、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朱子云、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繇是而西輸于周也、

○小東大東、韻杼柚其空、東韻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陽韻佻佻韓詩作嬥嬥云往來貌楚辭章句作苕苕陸云或作窕非也

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翻既往既來、叶韻六職使我心疚、叶職韻詘力翻詩以來疚爲叶者凡三處采蘩篇憂心孔疚并此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杜篇東大東來子云東方小大之國皆在東方一說鄭云小也大亦于東亦通杼說文云機之持緯者柚通作軸董鼎云卷織者也朱子云受經者也所以知柚爲此器者以上文杼推之布縷爲三征之首舉此以見其餘也又方言云作也柚似非此詩義空盡也易林云賦斂重數政爲民賊、

杼軸空虛、家去其室、陳際泰云、闕東諸侯之不貢也、於求車求金、見東諸侯之罪、於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糾糾二句、解見葛屨篇、上泛言諸侯、此下則大夫自訴也、言敝壞之葛屨、以踐霜、貧乏之甚也、時蓋以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反國。故云然。佻、薄也、佻佻、朱子云、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謂形體脆弱也、諸侯之子、大夫所從行者也、季本云、以周人責禮于諸侯而大夫與之偕行、親所目擊。故自往而來心懷疚病。不能自已。是詩之所爲作也。○有洌沈陸本作潔俱作寢泉無浸陸本豐本俱作寢薪是穫薪、見上尚可載叶職韻節力翻也哀我憚人、憚下同見上亦可息職韻也、興而比也、洌、本作洌、說文云、水清也爾雅云、沈泉穴出、穴出亦出也、李巡云、水泉從旁出名曰沈、劉熙云、沈、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浸本作寖、漬也、穫、艾也、孔云、讀如穫稻之穫、刈也、薪當析之、云刈者、蓋木之細、荊楚之類、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按周禮、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服貢纁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器物、要服貢貨物、是皆有常數矣、此外有所徵求。即非惟正之供。是側出之索。以效輸將。民力竭矣。譬之泉漬之。行且腐敗而不中用。即薪亦不能成其爲薪、民已憔悴。而更殫殘之。勢必至無民而後已耳。契、逼作愒、契契寤歎、即下泉篇云、愒我寤歎也、解見下泉篇、或云、契通作栔、刻也、重言之者、刻畫切心之意、亦通、憚、通作癉、勞病也、薪是、薪告也、息、即喘息之息、一呼一吸、有停歇之義、惟茲穫

薪。司爨者欲用之爲薪。庶其載而蓄之。勿使受浸可也。哀我勞病之民。亦可稍從休息。勿使勞而不已可也。鄧元錫云、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薪之效也、當是時、卽欲來懼、其可得乎。

遠人、於諸侯、曰柔曰懷、有以也夫。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叶職韻六直翻 西人之子、粲粲韓詩作采采 衣服、叶職韻舁墨翻 舟字作周 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支韻渠之翻豐本作求 私人之子、百僚陸本豐本作寮 是試、叶支韻申之翻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陽韻○賦也、北云、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繇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東人、泛言、諸侯之人、譚、亦與焉、馬、職、專主也、來之也、朱子云、慰撫也、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西人、毛云、京師人也、葢、當、權用事者、與譚之公大夫、對看、粲、遍作燦爛明瀞貌、重言之者、見非一粲也、衣服、謂在官之章服、舟人、掾舟之人、熊羆、解見斯干篇、裘、說文云、皮衣也、寒時所用、朱子云、熊羆是裘、言富也、愚按說苑、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吾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此卽所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者也。私人、謂權門私家之人、按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又儀禮有司徹云、獻私人、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摠、則稱名、皆以臣事于私家、謂之私人也、僚是試、毛云、用、于、百、官也、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至賤者、以深惡之。四種人。皆平等以子稱。寓不足之意。猶曰夫非盡人之子與。蘇轍云、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嚴粲云、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祿、言不均也、酒與漿有別、漿乃酒之薄者、素問所云、冬

爲獶、蜩或爲螗、是也、但从華从系不同、以音同通用耳、爾雅作琱琱、按說文無琱字、璪通作瑤、鄭云、以瑤玉爲佩、又徐廣云、今名璪爲繅、范曄云、繅者古佩璪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繅、佩所以章德、韍所以執事、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璪、以爲章表、故詩曰、鞗鞗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今按說文無璲字、爾雅解璲爲瑞、正當以音同通用、若曄後漢書以繅爲璲、恐未必然、意、卽是非其長過人也、鄭云、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愚按、或以其酒三句、承私人之子言、鞗鞗佩璲二句、承舟人之子言、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慆淫、以忘其百姓、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魃、陵、糞土、溝瀆、此之謂也。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陽韻跂說文豐本俱作

時之人、以酒爲漿、漿是也、說文謂之酏漿、言其有酸味也、周禮、酒正辨四飯之物、三曰漿、註以爲今之醋漿也、石氏星經云、酒旗星主之、漿水六淸之屬、天文天乳星主之、毛云、或醉于酒、或不得漿、愚按此亦以厚薄不均言、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其不獲沾一漿之賜、固其宜矣、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厲驚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簡矣、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鞗鞗、說文云、大市縛靼靼也、靼者柔韋也、於佩璲文義不相蒙、當通作繅、繅者絡也、凡偏旁用景肖者多易混、如猶或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攷

彼織女、終日七襄、陽韻雖則七襄、見上不成報章、陽韻睆

彼牽牛、不以服箱、陽韻○賦也、此下皆恨極無聊之詞。萬時華云、自此至末。支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癡人說夢不得。漢、毛云、天河也、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云、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史記云、漢者、亦金之散氣、朱子云、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步天歌云、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淵、二道相合西南行、分來如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大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閼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氣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諸此、按天河、從北極分爲兩條、至于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北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中、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注云、案戶、直戶也、古者戶皆南是時初昏天漢直南孔云、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之文也監說文云臨下也譚人仰訴于天言我民困矣維天之漢固有光明者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漢之光者歐陽修謂不能下監是也。又按毛孔說天漢雖有精氣之光然徒有光而無所明則是亦刺王不明者五服節節與前章相應求助于織女爲柚其空而言也求助于牽牛爲機杼不來而言也跂通作企舉踵也跂予望之同此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孫也星經云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主絲帛帛貴賤扶匡、卽善不向、則絲帛貴客守絲帛等貴婺女四星主布帛貴賤中天下女功不爲火星守布帛貴賤水星守布帛貴賤客星出於婺女杜預註婺女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也、按此詩止言織女。因下文有七襄字、則似當兼婺女言之。以織女星三。婺女星四。合之方成七數、又皆主布帛。則皆能織之類耳。婺女居二十八宿之一。亦名須女。須者、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若織女乃牛宿所屬、雖頗相近。自不可混。而爲一。杜甫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張鼎思云、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爲界、子美詩是也。張子野謂須女在牛東、考、圖、乃在牛西、亦不隔河。從旦至暮爲終日、襄通作纕。佩帶也。報答也、章、文章、錦綺之屬、企望織女至于竟日、且致七襄。以申其新禱之意。楚辭所謂紛佩纕以結言。是也。庶七星者、憐我杼柚之空、肯以織作之文章答我乎。其如有虛願而無成事何哉。易林云、天女撫床、不成文章、脫、說文云、大目也、晛彼牽牛、葢、謂、張、目以視之、天文志、牽牛爲牺牲、其北河鼓、按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爾雅直以河鼓爲牽牛、非也、步天歌云、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是、鄭云、以、用也、丘氏云、服箱、猶言駕車、按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有負荷之義、箱、說文云、大車牝服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牛所駕者、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毛鄭皆以服爲牝服、夫牝服即箱、既言服、又言箱、於義複矣、彼晛然之牽牛。既不可用以負箱。則我東人盡其車牛。輸其職貢。以勞敝于道路者。尚未有已也。夫財殫不勝役。力疲不勝求。而天又不肯見恤如是。然則我將于何請命乎。

○東有啟、爾雅說文云、啟、開也、戴禮作開、明、庚韻莫郎翻

東有啟、庚韻亦叶陽韻戶郎翻

天畢、載施之行、庚韻亦叶陽韻維北有斗、陸德明云沈作主後同不可以挹酒漿、陽韻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箕、載翕其舌、屑韻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叶屑韻丘傑翻○賦也、上章因賦役之苦。而望救于天。此則刺在位者皆貪鄙小人。而愬之于天也。爾雅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云、明星、

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啟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班固云、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大爽、一名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行以處位、太白、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官星、明星、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張衡云、一名火政、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皡、一名天相、一名威星、孔云、長庚不知是何星、未能審也、今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匹布着天者、亦名長庚、此星見兵起、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曰、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曰、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有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太白出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皡。始知長庚啟明是一星。而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白爲名。而字太白。非無據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年爲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乎、抑豈作詩之時、偶逢此變乎、以文害辭、正此之謂、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先儒謂啟者開也、言開導日之明也、庚者續也、言長能續日之明也、一說、庚金屬、亦通、又按星之在天、有常位、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于七政、有常經有緯、三垣二十八舍爲經星、附天轉運、各三垣一曰紫微、一曰天市、二十八舍者、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武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總計二百八十三座、常明者百有

二十、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焉、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合日月爲七政、懸虛運轉不附于天、木曰歲星、行四千三百三十一日有奇、約十二歲一周天、火曰熒惑、行六百八十七日弱、約二歲一周天、土曰填星、行一萬七百四十八日弱、約二十八歲一周天、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二星各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歲一周天、舊說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者、乃謂其一歲所行周天日數、與日行相等、非謂星體常附日行也、凡五星之遲留伏逆、皆因于日、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退最疾、而後遲退如初、退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于最疾、最疾則與日同躔也、水火土三星、比日行度較少、與日未對衝之先、夜半後可望、與日既對衝之後、夜半前可望、兹不具陳、若太白辰星則不然、其行度亦各不相似、太白最疾時、約四日行一度有餘、此兩星、比日行度較多、伏合以後、則過日而前、太白距日十度半而夕見、辰星距日十四度有餘而初見、

度而夕見、夕見則在西方、太白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度、辰星距日、甚遠不過二十四度、既已甚遠、則所行遲、比日較少、緜是、漸與日近、大白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辰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太白留後、距日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相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與日相遠、如夕見之度晨見于東、退行最疾之時、與日必同度退止而留、則距日如初退之度、留久而順行、則距日如初留之度、遲行漸疾而漸近日、距日如退伏之度、則又退而不著矣、與日未退合之先、昏後可望、與日既合之後、晓前可望、蓋金木形體大、故伏見與日遠、歲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二百九十九日、熒惑七十九日、熒惑者三十七、合期約七百八十日、塡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五十七、合期約三百七十八日、太白辰星、與日常相近、隨日一年一周天、太白八年而五合于日、退合者又五、約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

七月一周天但五緯與月孛紫氣順行皆以右旋歩之羅睺計都逆行乃右旋歩之耳夫在天成象日月星辰皆象也而日月五星獨異于衆星自有行度者此陰陽五行之精所以爲造化之妙非衆星比也舊聞如此因詳錄之陸佃云啟明則以況其左言王左右或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啟導王德或當養人以廢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愚按日者君象故啟明長庚有臣之義詩隱辭以刺正與上章言采采衣服韎韐佩璲者相應一說蘇云言王之百役皆取于東則曰東方有長庚啟明長庚太白也亦通有栵與首章有栵同義曲而長也天畢朱子云畢星也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以名星孔云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施網于其上歩天歌云畢似爪又八星出史記云畢曰罕車主弋獵其以天名必有其義後漢書云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問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退一周天而順逆兩合此乃五緯之合亦然約一百一十六日而順逆兩合此乃五緯之常數也古法唯知有常度未知有變數之加減北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常數以求其逐日之躔差五緯不踰黃道亦不踰月之九道而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視日遠近爲遲速如足力之有倦勤其變數之加減如里路之徑直斜曲也歲星加減最多處約七度熒惑加減最多處二十五度有餘填星加減最多處八度有餘太白加減最多處四度有餘辰星加減最多處六度有餘此乃五緯之外又有四餘四餘者天之隱曜也行無遲疾紫氣木之餘氣也隱而不見見爲有道謂之景星其行三十二年而七周天羅睺火之餘氣也隱而不見見則妖孛謂之彗字其行三十八歲一周天月孛水之餘氣也隱而不見見則計都土之餘氣常隱不見是謂天首天尾從交會之餘限計之其行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有奇約十八歲

詩經世本古義　大東十二　一

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又晉書畢八星，其大星曰天高又，昴畢之間爲月道，故元命包云，畢爲天階，今不知何所取之，載之言則也，施施遠迤邐貌，行謂二十八宿之行列，畢星株然透迤于之象。何以異此。亦與熊羆是裘，相應。南箕，解見卷伯箕，箕天歌云，四星形狀如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簸說文云，揚米去糠也，揚說文云，飛舉也，維北有斗，乃七星之大徵，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星經云第一名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像，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主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爲煞，主殺有罪，第六名閻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瑤光，主金，亦爲應星，春秋運斗樞云，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史記云，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舊說謂魁第一星，衡第五星，杓第七星，此三星謂之斗綱，乃七政之樞機，四時之斟酌，隨所指以運元化者也，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寅，斗衡夜半指寅，斗魁平旦指寅，以春分後，日躔入戌宮，則斗杓昏刻指卯，斗衡夜半指卯，斗魁平旦指卯，以推餘月皆然，下文言西，柄之揭是，斗柄指西，正在秋，時且明言維北有斗，於二十八宿之南斗，何與孔朱泥箕十連言，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箕在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迂矣，凌蒙初云，考天文，夏秋之間，斗宿在箕東而稍北，固未嘗在北且，譚大夫，東人自東而指，正謂其在北之，斗耳，豈得指時方，在南之，斗宿而因在箕北，以謂之北斗乎。按南斗六星，狀亦如北斗，東四星爲魁，西二星爲柄，挹毛云，斟也，說文云，抒也，徐鉉云，從上酌之也，陸佃云，詩曰，酒醴維醹，酌以大斗，罍取象于雷，斗取象于斗也，東人困于不得飲食，故思斟之，而箕斗徒存空名，不

無實、用、亦、徒、付、之、妄想、而已、與、或、以、其、酒、不、以、其、漿、相、應、翁、合也、孔云、箕、斗之形、成于柄、舌、揭、說文云、高舉也、末又轉一意而言。箕斗非特不可用已也。箕其踵似箕。且有舌。今其舌翕翁。反若將有所吞噬。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今既西揭其柄。則其方如斗者。且向東而將有所挹取。哀我憚人。何時得息乎。亦深惡在位皆貪殘也。又此章止作刺橫斂無已。亦可、但於第四章、似無綰結、故定主前說、嚴云、此詩、其作于秋乎、露、漸、爲霜、雲、漢、分、明、斗、惟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接月、令、八月、曉、畢、中、則、此時畢、星、或、見、或、見、也、

大東六章四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二句、

豐氏本篇名俱作小東毛傳及諸家本皆作七章章八句惟嚴粲分爲六章內第四章十二句與此同第五章自維天有漢起至載施之行止共十二句爲一章與此異今以愚意定之○子貢傳申培說與序同、惟譚大夫去一譚字、因朱子有云、譚大夫未有所考、不知何據、遂刪此字、眞僞書之陋者也、又楊慎云、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雒、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秋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跡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按用修之說二東亦自有理、但篇中、以西、人、與東、人、對言、明指西周、非東遷後、詩也、今不取

貢傳、惟存厲王之時諸侯勞七字、其餘文皆闕申培說與序同、惟譚大夫去一譚字、因朱子有云、譚大夫未有所考、不知何據、遂刪此字、眞僞書之陋者也、又楊慎云、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雒、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秋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跡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按用修之說二東亦自有理、但篇中、以西、人、與東、人、對言、明、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巷伯、嫉讒也、幽王初聽讒、有孟子者、爲巷伯所譖、遂遭宮刑、因作此詩、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申培說云、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作此詩、朱傳同、按班固之評史遷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作詩在爲寺人之後、故自表其官、以志恨、劉敞云、詩名巷伯、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愚按巷伯、即行譖之人、詩中既隱其名以明厚、而又不欲其湮泯失傳、故特于篇名著之、路史以巷爲伯之采邑、而姓纂有巷氏者、云是巷伯之後、可見巷伯自有其人、舊說以巷爲永巷伯者、內小臣之長、云即寺人、非也、周禮官名有寺人而無巷伯、其非奄官審矣、

斐說文豐氏本俱作綅兮斐陸德明本作菲兮成是貝錦、寢韻彼譖人者、

音覩後同亦已大音泰甚寢韻○比也萋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萋兮菲兮者言盛貌其文章之分別也若依說文則萋通作綫白文貌言白質而加之以綫文也菲薄也文有盛處又有薄處見其濃淡之相錯通作菲薄也文有盛處又有薄處見其濃淡之相錯也貝陸璣云水介蟲也寵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蚹以黃爲質白爲文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又相貝經云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緩貝黑文黃畫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霞服蛆蟲陸佃云錦文如貝謂之貝錦禹貢云厥篚織貝嚴粲云此言讒人織成已罪也錦文如貝繇萋兮菲兮錯縟衆采織而成之也諧誣告之也人作詩者自謂也後放此亦已太甚言諧人之人所爲之忍也鄭箋云謂使○哆說文作侈云曲錢也一曰奢也侈已得重罪也今成是南箕叶寘韻充豉翻說文崔注俱作侈南山崔嵬靈恩注作侈叶寘韻居吏翻按箕簸文雅作詩豐本作侈

作其有忌音詩彼其之子是也彼譖人者叶虞韻當古翻集韻云助語辭誰適與謀叶虞韻滿補翻○比也哆說文云張口也侈說文云掩脅也侈之訓掩脅其義未聞以意揣之侈從人從多人多則力盛故可以掩脅也若今人用奢侈之謂脅即脅從之脅通作拹摺也掩者掩而取之侈本炊字或廢字炊火盛也廢廣也以音同通用積習相沿遂忘其本哆今侈者象箕星張口之狀如將掩物而食之者然所謂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也孔穎達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又接步天歌云箕四星形狀如簸箕中有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與孔說微異晉書云箕四星亦後宮之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鄭曉云箕承帝以埽者又揚穀器尾受之以箕章婦道也又主口舌骨肉讒之所生也故箕一名卷舌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宋均云敖之象也嚴云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

南箕愚按以比意求之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與下文誰適與謀相應貝錦錦也而譖人者其言似之南箕星也而共謀爲譖者成是南箕也非因小過而飾成大罪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之說果爾則在我實有瑕可乘矣於譖者何尤適鄭云往也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也

○緝緝說文作𦐇𦐇翩翩陸本作諞諞云聶語也

言也謂爾不信叶眞韻升人翻○賦也承上言誰適與謀故此及下章緝翩揶揄皆用重字見同謀者之衆也嚴云接續增益緝緝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而已不信者言之無實也爾譖人今日固自以爲得意矣然更宜慎重爾言毋徒飾虛爲實苟不慎爾言將有時而敗露聽者亦知爾言爲無實而不受也此蓋微詞以諷王下章放此

○**揶揶幡幡**說文誤以上章引此有𦐇𦐇幡幡之語當是合作

一語豐本從之非也**謀欲譖言**叶眞韻疑斤翻叶眞韻倉新翻○賦也揶通作走疾也幡通作翻飛也朱子云揶揶貌幡幡反覆貌謀欲譖言者謀欲譖人之言也爾欲求工於譖人之言也爾納也女即爾也遷毛云去也孔云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

○**驕人好好**皓韻**勞人草草**皓韻讀詩記豐本俱作艸艸

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先韻如延翻**矜此勞人**同上○賦也驕縱恣也如馬行驕云喜也嚴云諸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好也勞人作詩者自謂也草通作懆懆愁不安也身雖勞于職事而不見察憂愁之極懆而又懆也不敢斥王故重呼蒼天而告之也陸佃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

視彼驕人眞韻亦叶眞韻汀因翻

詩經古本古義　卷十四　二十六

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是也。鍾惺云。視字妙。卽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矜。憐也。輔廣云。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抚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持安全之也。陸燧云。下三句無可奈何。要天開眼的話。○彼譖人者　叶麌韻見頭。誰適與謀　第二章　取彼譖人　豐本無誰適與謀取彼譖人二句。與作助。無疑　投畀豺虎　叶麌韻見虎。不食　職韻　投畀有北　職韻　有北不受　職韻　投畀豺虎　叶麌韻見虎。不食　職韻　投畀有北　職韻　有北不受　職韻　投畀有昊　叶晧韻。時倒翻亦叶宥韻。許候翻。○賦也。彼譖人者。果誰適與謀。乎。恨之之辭。取譖人者而甘心焉。投畀豺虎。說文云。豺。狼屬。投畀豺虎。見說文。豺。說文云。狼屬。狗聲。郭璞云。脚似狗。貪殘之獸也。羅願云。牙如鎌。長尾。白頰。足前矮后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稱豺狗。格物論云。虎如貓而大。如黃牛。黑章。鉤爪。鋸牙。舌有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安。尾其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爲之震恐。陳藏器本草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皮內尾端亦有之。北北方也。毛云。北方寒涼而不毛。羅泌云。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鄗。惡者于有北。詩曰。投畀有北。惡可知矣。昊昊天也。大而明曰昊天。朱子云。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孔云。豺虎若不肯食。當投畀有北。不肯受。則當投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之于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陸佃云。地於四方。正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寬閑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昊者。有昊。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眞德秀云。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錢天錫云。上之求訴於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于天。以王之不振。鄧元錫云。聽斷制其命于天。蓋王是知。其疾讒者。一。天。也。鍾云。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鄒

忠胤云、五、刑之屬、宮、居、傷氣、何況慷慨之士、巷伯所以痛心疾首、撫膺而籲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叶支韻陸云一本云作爲作詩祛箕翻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支韻○比而賦也、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猗、通作倚、郝敬云、自下而達上。如倚立也。爾雅云、如畝畝丘、按畝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曰畝丘、孫炎云、方百步也、孔云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嚴云、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也。寺人、內小臣、周禮寺人職云、王之正內五人、寺之爲言侍也、正內者、路寢也、侍王于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姓名無考、毛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孔云、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繇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于餘寺人不被讒者也、作說文鄭箋皆云起也、孟子甫易爲家父孟子難、又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魏了翁云、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訦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語。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及其隱于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亦以諷王也、敬而聽之、與聽而敬有異、敬者不忽略之謂、勿以爲微賤之言而輕之。勿以爲隔膚之視而置之。就聽言上說。劉敞云、讒人罔極。不獨譖巳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卷伯皆詩篇名非以作詩之寺人爲卷伯也子貢傳闕文後漢書云詩之小雅有卷伯刺讒之篇宜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楊氏云寺人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于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董鼎亦云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愚謂此詩果出于奄豎之口聖人未必錄之於經正爲孟子本非寺人而以遭讒被宮故憤懣作此孔子取之以爲惡惡者訓宜矣

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已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輔廣云諸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諸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故聖讒必折其芽鄒云詩作於寺人聖人錄之夫亦閔其受禍之酷爲不聰聽者永鑒耶夫幽王之時哲婦煽處以傾城羣小如簧而競進惡惡如卷伯且不難自署其詩尾固宜不免於口哉其爲君子謀則忠矣抑卷伯此詩非僅爲百君子謀也嘗按班固史贊歷數春秋以來禍敗曰昔子羣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貉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語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及大繇疎逮親可不懼哉因斯以觀讒人之禍貪止被讒者受之并使信讒者還自受之是故申后黜宜臼廢而幽王亦竟不免於僇向令早聽卷伯之詩不及此噫吾猶慮夫譖之近而易以信受而莫之遷者無過於寺人也

鴛鴦美大昏也疑爲咏幽王娶申后而作此美大昏之詩。故以鴛鴦起興。苦如序以爲刺幽王。則咏娶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是。詩。亦。有。在。梁。二。語。詞。旨。昭。然。矣。幽王之娶申后。當在未即位時。詩人追美其初昏時。祝以萬年之福。亦猶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歌韻支韻陵之支韻亦叶歌之翻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典也鴛鴦毛傳云匹鳥也羅願云歸雌名爲鴛水鳥之類多相匹偶好以頸相勾惟此雄雌至尾翅皆黑今婦人閨房中飾鴛鴦以黃赤五采有纓者皆瀰瀰耳然瀰瀰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

詩經世本古義　鳧鷖二十

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亭幽謂灣瀦也稽聖賦云睢鳩矣別鴛鴦矣雙鄭玄云飛則爲雙止則相耦崔豹云鴛鴦水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陸佃云鵲妒外反鴛妒內思說文稱鳳謂鸛顙鴛思是已畢說文云田罔也月令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羅說文云以絲罟鳥也孔穎達云畢羅異器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舊說謂畢所以掩兔按說文訓率字爲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是則捕鳥之率亦名爲畢何專指爲掩兔之物乎鴛鴦匹鳥其飛必雙或畢或羅皆可雙而得之今人多畜之池塘以供觀賞亦重其匹配之有情故耳孔云鴛鴦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君子指王也萬年以傳世之久言書云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是也無窮祚胤皆自此日之佑儷開之福祿之宜非虛祝矣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矣而親迎親之也親之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按孔子所言萬世之嗣正與此詩味萬年福祿同意鴛鴦不再匹故以興新昏且刺幽王黜申后立褒姒也凡詩中言于飛者有六曰黃鳥于飛曰倉庚于飛皆單舉一鳥曰燕燕于飛雖重言之然以比莊姜戴嬀則猶之乎皆雌燕也曰鴻鴈于飛則以有大小之異要非一族其以雌雄連言者惟鳳凰于飛及此鴛鴦于飛耳卷阿咏鳳凰雖不從配匹取義而左傳載齊懿氏之十妻陳敬仲也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亦以雄鳳雌凰之俱飛此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從婦疑焉興意重于飛不重畢羅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職韻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職韻筆力翻○興也梁即無逝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梁之梁、戢、鄭玄云、斂也、相、下之義也、孔云、此舉雄者而言。按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鄭孔之說、蓋本于此、然詩稱戢左翼、明以鴛鴦合言。何得謂單舉雄乎、陸云、正言左翼者、蓋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又張子厚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二說皆通。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相向。所謂止則爲耦也。雙也。遐遠也。即所云萬年也。詩興夫婦之和睦。如此。故宜其享長遠之福。不言祿者。舉福云。應其。

○乘馬在廄、摧秣之。說文解字作刍。叶隊韻翻。

君子萬年、福祿艾。叶隊韻翻。疑刈翻。艾。賦也。此下二章。皆咏親迎之事。而因以致頌禱之意。按昏義云、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遠厚別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壻親御輪三周。下車曲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繇此始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是則古之先王。亦行親迎之禮也。孔云、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孔子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御輪三周。下車曲禮者。防淫佚也。宋范祖禹論立后疏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于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也。謹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

天子至于士則一也。乘馬、四馬也。廐、說文云、馬舍也、周禮馬四匹爲乘、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一趣馬、二阜爲繫、一馭夫、六繫、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此乘馬、乃親迎時所用。與、在廐則其未親迎之時也。毛云、摧、莝也。秣、粟也。鄭云、摧今莝字。按摧之所以爲莝者、以摧通作挫、說文解挫爲摧、是也。挫又通作莝、以形聲相鄰而混。莝、說文云、斬芻也。史記、范雎坐須賈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即此莝也。秣、說文本作餘、云食馬穀也。鄭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穀之、使肥充、人乘之、以爲國用也。愚按此謂在廐之馬。前此無事則予之、穀言愛國之。以親迎則秣之也。漢廣之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事亦同此。艾、久也、見毛傳夜未艾之訓、當是以艾乾久益善、又方言、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艾、故訓艾爲久耳、言自今日新昏以往、至于萬年、福祿之來、永久而不替也。

蓋祝、辭、下章倣此。○乘馬在廐秣之摧　叶哥韻取果翻按摧字與下綏字雖各有反、支二韻然此摧字通作莝則當用賀叶哥韻

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綏、賦也。此、乘馬在廐與上章異、謂親迎返時、叶哥韻吐火翻之、賦也。前此、乘馬在廐、則仍飼之、以秣。今既返時、而在廐則仍飼之、以莝也。綏爾雅云、安也。徐鍇云、升車必執綏、所以安也。此承上章艾之言、久而不替則安而不遷矣。言外見大昏關係之重如此。今申、后、安在乎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甚爲王、惜此盛禮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諸侯所以報天子之詩。申培說、謂諸侯祝天子之詩。朱子謂諸侯所以答桑扈、亦頗禱之詞、三說皆同、然於鴛、鴦、乘、馬之解、不可通也。序則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其意以前二章言乘馬爲自奉養有節、牽章言乘馬爲交于萬物有道、後二章言鴛鴦爲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無理之尤者、

白華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作此詩出朱傳○按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藏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縠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縠化爲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據本紀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而鄭語史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太子宜臼不知何所本然大約誤也汲冢竹書亦載三年王始嬖褒姒而不言立之爲后或亦醜其事而微之及五年書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書立伯服爲太子而鄭語史伯有云王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乃在褒姒爲后之後皆與本紀不合綜而覈之廢后立后事最在先即幽王三年事其後伯服生宜臼心懷疑懼始出奔申又三年而伯服稍長故遂立之竹書之紀事確矣孔頴達云厲王之末流彘之歲也毀齒曰齠女七歲而毀齒十五而笄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妖異故不與人道同作爲

白華菅兮白茅束

屋韻讀如速蘇木翻

兮興也白華爾雅云野菅毛傳云已漚爲菅孔云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解見東門之池篇陸佃云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按束晳補白華詩云白華朱蔓被于幽薄絫絫門子如磨如錯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舊舊土子涅而不渝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推是以思則白華之美信矣茅解見野有死麕篇茅亦潔白故曰白茅祭祀亦用之以縮酒然詩人觸物起詠寄意不同故

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則亦賤茅之辭。此詩取茅與菅對言。正以菅茅同類。但菅韌茅脆。菅比茅爲有用。故申后以菅自喻而以茅喻褒姒也。又左傳引逸詩云雖有絲麻不棄憔悴。則菅蒯乃憔悴之比。而白茅用之于宗廟祭祀。或取以包裹禮物。其貴重可知。亦褒姒得時之比。束說文云縛也。束薪之束字从口木。嚴粲云白華柔韌宜爲索。則刈取之漚以爲菅。白茅不可用。則以纏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歐陽修云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按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以勑后治內事。是亦菅茅相須之意。孔云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菅之子。鄭云斥幽王也。俾使也。我朱子云鹿鹿無所依也。今之子遠棄我而不相親近。使我單獨失所。則不獨菅茅無別。且棄菅而專取茅矣。

○英英韓詩作泱泱

白雲露彼菅茅

叶尤韻迷侯翻姚旅謂古本作英英

白露霑彼菅茅豐氏本作韓詩作

天步艱之

叶尤韻○興也草華而不實者謂英。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爲膚雲也而英英如花朵然露者顯露之義。大凡天清明則夜氣降而爲澤其名曰露若有雲則無露矣故言物之隱而忽見者以露稱之。如露胷露身之類是也。此刺幽王不明。言白雲在天。雖能如日月之明也。然猶能下烻庶物。如菅之非茅。茅之非菅。一一顯露其下。了然可指。豈有遁形。今王惑于嬖寵。不知菅之可貴。茅之可賤。猶之涇渭莫辨。玉石無分。則非特不明。有愧于日月。抑亦白雲之不如矣。天步猶天運。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嬖寵褒姒。故天下將亂也。猶謀也。孔云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繇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于滅國乎。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欲王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胤云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已之失意永詰發哉。愚按英英白華二句。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申上章之子二句。此上二章。皆諷幽王。

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嘯歌者。既嘯而復歌。解見江有汜篇。謝枋得云。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也。傷懷者。懷思往事而自傷也。念說文云。常思也。碩人。朱子云。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愚按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凡言碩人皆稱彼者。以幽王既愛褒姒。非已所敢親故也。此詩意不專刺王。與下章皆是自嗚其不如忌之意。言褒姒未正位中宮之先。王澤雖偏于彼。亦繇我能容之。何幽王之不知返念。所以追懷往事。憮然欲絕也。嗟於。怨。恨之。中。寓感。動之。意。○**樵彼桑薪**、豐本作新印烘于煁、侵韻**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侵韻○興也。樵據說音義又訓取薪者爲樵。孔云。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桑雖嘉木。但鳩食其葚則漲。故哏之。蚩蚩篇取以自況。此舉以喻褒姒。亦刺淫亂之意。又程大昌云。吾徽之桑春每氣應土脈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盬。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

詩經世本古義　鼎三十六

瀌說文豐本作滮陸德明豐本俱作淲**池**說文豐本俱作沱**北流浸**陸本豐本俱作寖**彼稻田**、先韻亦叶眞韻他因翻**嘯**陸本豐本俱作歗**歌傷懷、念彼碩人**、眞韻亦叶先韻奴延翻○興也。瀌毛傳說文皆云水流貌。池。說文作沱。無池字。今按水自江出者別名爲沱。意凡大水枝流別而爲小水者亦皆可以沱稱。穿地通水曰池。亦其類也。水經注云。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瀌池合。水出鄗地西豐鎬之間。水北流也。鄗鎬通用。浸字本作寖。漸漬之義。羅願云。稻性宜水。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愚按稻田。下流所歸之地。故以喻褒姒。觀一彼字可見。嚴云。池水瀌然北流。則止能浸彼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嘯歌者。既嘯而復歌。解見江有汜篇。謝枋得云。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也。傷懷者。懷思往事而自傷也。念說文云。常思也。碩人。朱子云。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愚按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凡言碩人皆稱彼者。以幽王既愛褒姒。非已所敢親故也。此詩意不專刺王。與下章皆是自嗚其不如忌之意。言褒姒未正位中宮之先。王澤雖偏于彼。亦繇我能容之。何幽王之不知返念。所以追懷往事。憮然欲絕也。嗟於。怨。恨之。中。寓感。動之。意。○**樵彼桑薪**、豐本作新印**烘于煁**、侵韻**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侵韻○興也。樵據說音義又訓取薪者爲樵。孔云。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桑雖嘉木。但鳩食其葚則漲。故哏之。蚩蚩篇取以自況。此舉以喻褒姒。亦刺淫亂之意。又程大昌云。吾徽之桑春每氣應土脈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盬。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

或又半枯半萎、不善苗葉者、率皆刪剔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語謂之剃桑、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附着爲貴、則是常加刪剪而無有交蔓相妨者、矣按據此、則桑木之可析爲薪者、乃附枝耳、亦庶妾之比、大木可析者謂之薪、邶字从匕从斤、與維王之邛从工从邑不同、爾雅訓邛爲我、詩人涉邛否、是也、郭璞云、邛、猶姎也、女人稱我曰姎、其語轉、故曰邛、烘、爾雅說文、皆云燎也、燔爾雅說文、皆以爲炙、郭云今三隅竈也、孔云、炙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然火、炙之、火爐也、上章言北流浸彼、猶曰王之曰幸之、而我姑能容之耳、此興言取彼外來之桑木爲薪、我則特爲置之于爐、以共爇燎之用、不使有積薪之嘆也、意褒姒初來時、申后必有進之于王、而讓之當御之事、則不徒能容之而已、幽王寧不之知、乃今之待我何如、能不使我撫今思昔、而勞病我之心乎、此上二章、刺王而兼諷褒姒、

○鼓鐘　韓詩外傳亦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叶隊韻　魚刈翻　念子懆懆、陸本豐本俱作慘慘、視豐本作眎、我邁邁、叶隊韻讀如昧、莫佩翻、韓詩說文豐本俱作怖怖、云意不說好也、又很怨也、○興也、鼓鐘、擊鐘也、擊鐘于深宮之中、而其聲必徹聞于外、喻誠之不可掩、蓋反興也、韓詩外傳云、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又云、孔子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顯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庢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庢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子、指王也、懆懆說文云、愁不安也、陸元朗云、愁不申也、非一念之而已、故曰懆懆、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望、望然去之、不顧若、邁而又、邁然者、遠之之甚也、朱子云、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程子云、此自傷其誠意之

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然而去，愚按此承上文兼諷褒姒之後。而專諷王。言褒姒於我固無情者。我之于我。有佗儷之分。有相愛之素。豈不知我之愁慘如斯。而亦漠然不一動念。謂之何哉。一說，以首二句，爲喻宮庭之事不可掩，王當端本以善則，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之之意，於理亦近之，然於下二句興意，不甚關切，故不從。

有鶴在林，侵韻**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侵韻○興也。鶴，毛傳說文，皆云禿鶖也，陸佃云，鶖性貪惡，一名食，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劉楨魯都賦曰，綠鷁蔥鶩，鶖色蒼青也，按禽經云，扶老強力，走及奔馬，即此，一名舍利，北史註謂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後魏明帝時，嘗獲鶖鳥於宮中養之，崔光以爲此貪惡之鳥，野澤所有，詩所謂有鶖在梁者，魏黃初中，鶖暫集而去，猶以爲戒，況號養鶖之禽，必費魚肉菽麥稻梁之食，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梁，孔云，魚梁也，解見衛風，鶴鳴篇，說文云，平土有叢木曰林，陸佃云，鶴飛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按，鶖，鶴，相類，亦猶之，菅，茅，然，特，鶖，貪，以，鶴，自，喻，鄭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餧申后，蘇轍云，鶖鶴皆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歐陽云，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者，王之所爲如此。所以使我思之極而至于勞。但自傷其所遭之不幸而已。

○鶖在梁，戢其左翼。職韻○興也，鶖鶖二句，解見鶖鶖篇，鶖鶖，匹，耦，相，隨之，鳥，雄，者，名，鶖，雌，者，名，鶖，然，則，鶖，以，喻，幽，王，鶖，后，以，自，喻，梁與上章梁同，斂左翼以相向，雌，雄，和，睦，之，象，亦反興也。謝枋得云，鶖鶖不失其匹，耦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妾廢后，有愧於鶖鶖矣，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職韻○興也，鶖鶖二句，解見鶖鶖篇，鶖鶖，匹，耦，相，隨之，鳥，雄，者，名，鶖，雌，者，名，鶖，然，則，鶖，以，喻，幽，王，鶖，后，以，自，喻，梁與上章梁同，斂左翼以相向，雌，雄，和，睦，之，象，亦反興也。謝枋得云，鶖鶖不失其匹，耦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妾廢后，有愧於鶖鶖矣，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上章以己與褒姒相形。歸咎碩人。此又專責備之子。使之子不二三其德。雖百褒姒何能爲。其怨之也切矣。○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支韻兮、興也、扁、說文云、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徐鍇云、門戶封署也、按何晏景福殿賦云、爰有禁扁、即此、石、鄭司農謂石也、周禮、夏官隸僕職云、王行則洗乘石、鄭云、王乘車、於是石登乘石者、王所登上車之石、禮書云、王乘車、必有貳車、載、崇嚴、其上、必有貳、署。而於降也、設于兩階兮、按、路、寢、崇嚴、所、謂有、扁、斯、石、也、履、踐、卑、兩階之、間、又、設、有、乘、石、焉。所謂有、扁、斯、石、也、履、踐、卑、下也、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繇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王起洗乘石賦云、承玉趾以增麗、拂袠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疵、本作疵、以說文云、病、不、翅也、按不翅、猶言不止、或以爲過多之意、蓋言病之甚也、以欲親近之子不得、故至于困病、

此詩通篇、備極曲折、而條理故自井然、首言妻妾相資。王不宜棄妻嬖妾。若貴賤倒置。恐亂天下。次言己亦素有恩于褒姒。固不當傾己。而王亦不宜聽之。既又言己誠意。不足動褒姒。或無足怪。而王不知己之念彼。至待己與待褒姒相越之遠爲可訝。既又謂褒姒無足責。而獨歸咎于之子之無良。蓋至是始露其怨王之意。然竟不忍決絕。而自嘆其不如乘石。至以俾我疵終焉。亦可謂怨而不怒者矣。眞德秀云、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鄒云、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象以爲交相愛也、解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也、自夫婦之道苦、而谷風之篇奏、此在堪家猶羞稱之、況爲天下主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者、爲龍嬖之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史、遷、謂妃匹之際、或雖合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弘道、無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如命何、是故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后不幸遇其艱、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餘恫焉、

嗟夫、周失申后、而殞於戎、衛失莊姜、而僭於狄、聖人錄、白、蘂及、綠衣、終、風、諸、篇、以著、敗、之原、非直爲怨婦、寫、怳、悽、而已、

白蘂八章章四句

序云、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字、能爲白蘂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刺、故序不可易也、今按謂此詩爲周人代申后作、亦無不可、但泥池二章、自是申后意中事、恐非外人所能及、至若驪山之事、舉以責宜曰則可、舉以責申后則不可、何者、宜曰身在申國、親與逆謀、何所逃罪、故小弁之詩、序不謂宜曰作、愚深信之、若申后被廢、未必大歸、又幽王遇弒、事在十一年、距廢后時、蓋已九載、此時申后存亡、未可知、鄒氏忠胤謂覲于宮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其賦白蘂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此論爲允、若申培說以爲幽王廢姜后、后歸申、之事、故不足信、予貢傳但存申后二字、而缺其二字、

車舝刺幽王也王以褒姒爲后宮中之人醜之思得賢女代之爲后焉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愚按以此詩爲刺褒姒嫉妒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近之但竊意是宮中之人所作如謂出于大夫則于好友酒殽歌舞等語俱不可通讀者詳之因憶漢許后之廢也成帝欲立趙飛燕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爲宜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毋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與此詩惡褒姒而思賢女意雅相類或疑何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則此時申后亦不可知但經傳無明文耳

間關車之舝　叶葛韻何葛翻左傳作轄今思變季女逝　叶屑韻食列翻今

匪饑匪渴　曷韻亦叶屑韻巨列翻德音來括　曷韻紀劣翻雖無

好友　叶紙韻羽軌翻式燕且喜　紙韻○賦也間隙也横軸端使鐵與木相間而不得脫之横軸似之加鐵于軸是謂間關下文言舝是也今人以馳驅爲間關義亦本此舝說文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孔頴達云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變說文云慕也季女謂女之少者逝往也言所以設此間關之故欲以車往迎之使代褒姒爲后也此虛擬之辭曰思變則非有其人可知○饑餓也渴通作渴說文云欲飲也今經傳中凡渴字俱作渴括當依釋文作佸說文云會也言思慕此季女之深非饑而若饑非渴而若渴其有德之言來與我聚會也思季女之德音亦以然者欲聞其有德之言來與我聚會也雖無好友宮人自謂也宮人從王后之後魚貫以事王亦有刺褒姒之不德也雖無好

友之義焉式發語聲燕讀爲宴安也言我與雖無可爲季女之好友然使得安而事之亦歡乎心安而喜樂矣○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豐氏本作人翻好去聲爾無射　叶遇韻都故翻○興也依說文云倚集說文云羣鳥在木上也平林毛傳云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長六尺曰脩璣云鷮微小于翟也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鷮鷮然其色如雌雉雄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褰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鷮熊者似鹿而小也禽經云火爲鷮元爲鶴王安石云鷮字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陸佃云鷮走且鳴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爾夫雖等雉也類有不同則其取以擬象亦因以異若王后翬衣夫人褕翟公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故取以況衆妾說

文以爲雉十有四種，字或从弟，以此故也。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言王后無妒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如平林之集鷮雉也。辰，北辰星共之。北辰之象也。碩大也，其所賴而淑女從焉，則如也。論語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北辰之象也。碩大也，碩女即季女。前據其在家而言，則季女也。辰彼碩女者，擬碩女之稱韓愈謂學者尊之如北斗也。令，善也。令德來教，謂以令德之言來相訓告，即上章所謂德音也。衆妾尊之爲北辰，而望其來教，即末章所謂高山仰止也。景行行止，皆衰姒已立爲后，而宮人之言如此，則其嫉衰姒無德甚矣。式燕解見上章。譽，說文云：稱也。好猶愛也。爾，爾碩女也。射，通作斁，說文云：解也。碩，大。有，德音，可以教人，故衆妾皆心暴爾碩女終無有解釋之期也。嚴云：悅彼所以惡此也。○雖無吉酒式飲庶幾

各作

式食庶幾、幾幾相應爲韻亦變體

爲

雖無德與女、尾韻雖無嘉殽、豐本音汝叶釐韻讀如乳藥主

翻

式歌且舞、麛韻○賦也，以爲后。此章言往迎，次章欲其立皆美也，殽通作肴，徐鍇云：凡非穀而食皆曰肴，羞皆曰殽。時，幽王與褒姒，沈湎方且酒必求旨，殽必求嘉。此欲反其所爲，言我雖無美酒殽以爲供具，爾庶幾飲之食之。萬不至如褒姒之厭縱其口腹也。與，如，與人爲善之，與朱子云，猶助也。女，朱子云，亦指季女也。既又內自循省，言我雖無自愧無德可以助女。然，忻喜之深。誠不自禁其咏嘆舞蹈之不置也。雖，無德與女，即首章謙言，雖無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之，意又左昭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爲賤者之事也。○陟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三　四十四

彼高岡、陽韻 豐本作嶕 析薪、叶陽韻思將翻 析其柞薪、見上 其葉湑湑、語韻 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叶語韻敵呂翻 兮、與也、此章言欲時爲王后。不黜之、則季女無緣得立。故首以析薪爲言。說文云、陟、登也、岡山脊也、析、破木也、柞、薪、樂也、解見鴟羽篇、周處風土記云、歷山在始寧邵郷二縣界上、脊所樹果、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櫟。顧云、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今人爲柞用之、齊民要術、柞堪飼蠶、宜種干不在此數。則爲利亦多矣。木可析曰薪、所以施炊爨者、葉不用之。酈注水經云、葉得露而潤澤之、飼蠶蕃息。陸疏云、柞屬有二十年中屋樑、薪樵者、其葉湑湑然茂盛。以爲薪、燃之有火。此林木、其葉湑湑然茂盛。以爲薪、燃之有火。此林木以爲薪燃之高故遠望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也。歐陽修云、夫讒巧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接。則情與愛遷。顚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昜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憸壬蔽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而悟不自覺也。鮮通作尠。少將意同。寫、爾雅註云、有憂者、也。鮮我覯爾、與鮮我方、鮮我覯之、義同。散寫也。解見泉水篇。詩詁云、接見曰覯、郝敬云、析生高岡、其葉湑然、豔妻、女煽、猶是也。惟彼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覯之、易柞薪而爲良木。心憂亦傾寫矣、

○高山仰 陽韻 疑剛翻 陸德明本 豐本作卬 止、叶陽韻 史記豐本俱作之 景行行之、叶戶郎翻 止、史記豐本俱作之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侵韻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韓詩作愠云恚也

侵韻○興也、仰說文云、舉也、謂舉首而望也、景、說文云、光也、鄭云、明也、上行字、謂人之步趨也、劉熙云、兩脚進曰行、行、伉也、伉足而前也、此與泰女之賢、可爲師法、與、令德來教相應、言山維高、則

THE EDI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共瞻望而仰之、彼、培、塿、奚、仰、焉、大道之燦然可見者、人則共往來而行之、彼、邪、徑、奚、行、焉、深譽此、所以痛斥彼也、亦甲人不可以爲主之意、韓詩外傳云、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鱷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鱷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表記引此詩、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徐幹云、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窪窊焉、爲欠而愈足、顧所踐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按此雖非詩義、然借意甚精、四、牡、六、轡、如、琴、來、朝、乘、之、車、即、首章所云車舝舝也、騑騑、解之意、慰、說文云、安也、展、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息、謂其六轡、如琴瑟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愚按通章皆虛設之辭、非有是人、非有是事、

車舝五章章六句

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義取此詩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子貢傳繫此詩于宣王之世、云、樂親昏也、案子亦以爲燕樂其友、賀之而作此詩、若然、皆當入風、何緣得入于雅、況文義又多所未協乎、抑聞之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申、培之、說、何、居、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此又宋、所以破承貢及、朱子之說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出序而疎遠同姓之詩序所謂讒佞指昏姻也申培說與序同魏文帝報曹植詔曰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所爲作也愚按此刺幽王寵任昏姻遠同姓之詩序所謂讒佞指譖有隙杜鄴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疏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章刺前漢書王音與王

騂騂陸德明本引說文作弸弸今按說文引此詩作解解玉海補遺豐氏本同角弓翩翻史作扁豐本作偏其反叶先韻分遠翻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先韻於圓翻按反遠皆屬阮韻依下章以遠叶然故當用先叶矣興也騂字本作騂當依說文通作解云用角低卬便也毛傳云騂騂調利也角弓朱子云以角飾弓也考工記云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

先韻 矣、爾之教 效韻 矣、民胥 潛夫論作斯 傚 效韻左傳潛夫論作效 矣、白通作欲民斯效○賦也、爾、爾幽王也、遠、字、承上章而言、然通作噫、說文云、語聲也、民胥然矣、猶言民亦相與如此也、上所施、下所效曰教、傚、本作效、說文云、象也、下二句、只申上二句、爾幽王、視兄弟不如昏姻則自此以往、恐下民亦將無不然者、繇爾居上位、實以此教之、故民皆相與則而象之也、抑親昏姻、疎兄弟恒情類然、況重以上之教乎、重致其警醒之意、左昭六年、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遇韻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叶遇韻俞戍翻○賦也、令、善也、按令乃發號之義、舊皆訓善、不知何據、疑通作泠、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雖水名、必水之流而清者、人之無欲自得亦如之、故有善義、與寒泠之泠不同、彼字乃从冫、即水字、此令兄弟意爲作、詩者自道之、辭綽說文云、緩也、裕、說文云、衣物饒也、綽綽有裕、與孟子云、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意同、交、鄭云、猶更也、瘉、毛云、病也、言王之親疎失宜如此、在此宗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激於怨毒、不能自制、則與昏姻交相搆釁、而爲王之病矣、愚按此必爲王朝卿士、相與爭政而作、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說苑後漢書俱作人而作說苑 無良、陽韻相怨一方、陽韻受爵不讓、叶陽韻如羊翻至于已音紀斯亾、陽韻也、相怨、二方、正、無良之、實、二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至相怨。顏師古云、二方、謂自守、二方、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

朱子云、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
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
怨者哉。此皆名理之言。然似非詩意。禮記疏則云、小
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各在一方、不相往來、韓詩外傳
則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按、
經言民則非屬有位言、相怨則非指怨上、故皆不取、
魯錢氏云、酒爵也、至于已斯亡者、嚴粲云、失意杯酒
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鄧元錫云、怨不
在大。獻酬而讓。細矣。受不讓而怨滋生。或以死亡。子
公之嘗黿是已。愚按此承上章言不令兄弟。交相爲
瘉。固無足怪。大凡民情好勝護前。罕有善者。彼執其
一偏。此亦執其一偏。誰肯相下。往往非有積怨深讐、
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逞忿以亡其身。況事有
大于此者。使其彼此之間。得意與失意相形。懊忮恚
怒。亦勢所必至者已。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
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于已斯亡、舊說以受爵不讓、謂受爵祿不辭

讓、故苟于引此詩云、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
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
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偷合苟容、以事其君、以安其
身、偷危、孔穎達云、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
求安利、其身偷危、孔穎達云、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
上者可量功較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設辭讓
之法、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
大夫、大夫辭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
典謨有相讓之法也、此于理亦通、但據經以民爲言、
則似無爵祿之可爭耳、又蘇轍解至于已斯亡、謂民
于受爵不讓之人、皆知尤之、而至于已、則亡其非、此
所謂一方也、其說與韓詩外傳合、云、有君不能事、有
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
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
人而不能自知也、詳詩中俱無此意、今皆不取、○**老馬反爲駒**、叶
不顧其後、叶麛韻　后五翻　**如食宜**　韓詩陸本皆作儀　餘、遇韻如酌孔取、
翻隔句各叶

麌韻○比也此章專刺昏姻之事駒以豭新進輔廣云此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自度其不勝任者朱子云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餱字本作飫說文云燕食也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周語單穆公云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注謂立成者立而行禮不坐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鄭云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甚其量大小不同孔穎達云孔所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老子孔德之容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按孔空以古音同通用此二語益反言以規之言如食者但宜于舉立成之禮而已不可過食而無節如酌酒者必于其孔焉取之若孔已滿則無以爲容受之地皆諷其知止足也一說餱飽孔甚也言其惟以得爵祿爲快如食者但知稱其餱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按此則與上章受爵不讓之豭相爲映發亦可從

○母教猱 豐本作愛 升木如塗塗附

叶遇韻符遇翻 君子有徹酌小人與屬 叶遇韻朱戍翻○比也此章專刺王之棄兄弟而任昏姻而不知作孌亦作孌說文云貪慢也孌字本皆假借不足恃也猱字本作蝯孔云猱則蝯之輩屬一曰猴亦名獼猴狀似狐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一曰禺頭似鬼而長尾好抑之惡其爲母猴之屬其一則猱亦作蝯司馬相如賦蛭蜮蝯猱猱顏注云今狨皮爲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狨蓋猿猱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線狨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自齒斷其尾以抑之惡其爲深患也狨一名猱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塗泥飾也按服虔云孌人古之善塗者師古云孌善技拭故今謂塗者爲孌人樂記所謂及優侏儒優孌禮子女不知父子是也附本小土山

PERMIS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荀子遺作隧式居婁荀子豐本俱作屢騎蕭韻○興也首二句反興末章同自上而下曰雨瀌瀌陸德明云雪盛貌見文云日見也从日从彗毛云日氣也顏師古云無雲也晛說文云日氣始出也消釋也鄭云雨雪之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孔云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曰出則雪消不復頒而言之愚按雨雪脅昏姻之弟者序所謂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者也然使王心天則讒言有頓爲衰止之稍一憬悟如日氣之見于天則讒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勢以陰不能勝陽故也陸佃云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劉向云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

之名故取以爲附麗附益之人猶史言沐猴而冠之意眞孫自能升木假則安能王毋庸敎之言不必以假當眞也此輩呼朋引類實繁有徒猶如獳人之相附麗彼亦塗飾此亦塗飾皆非其本來面目與天屬之親異矣王信任之亦何爲乎一說小人之性本能爲讒佞今王又好以來之是猶敎孫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亦通君子指王也徹說文云三糾繩也愼徹五典之徹取人倫相綿結之意與下文屬宗相炤猷謀也小人指民郝敬云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即德風德帥之意屬說文云連也徐鍇云以相連屬若尾之在體故从尾此與第二章反應言在上者若能親其骨肉有綿綿而不可解之謀則小民效之亦皆連屬而相親矣論語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于仁此之謂也○

雨去聲後同雪瀌瀌蕭韻漢書韓詩外傳俱作應韓詩作曮云見日貌荀子作然豐本俱作聿

睍荀子作然豐本作曮後同曰韓詩外傳俱作聿豐本俱作聿

出也荀子作隧

騎蕭韻興也首二句反興末章同自上而下曰雨瀌瀌陸德明云雪盛貌見文云日見也从日从彗毛云日氣也顏師古云無雲也睍說文云日氣始出也消釋也鄭云雨雪之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孔云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曰出則雪消不復頒而言之愚按雨雪瀌瀌脅昏姻之弟者序所謂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者也然使王心天則讒言有頓爲衰止之稍一憬悟如日氣之見于天則讒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勢以陰不能勝陽故也陸佃云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劉向云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應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覘聿消、與易同義、莫之言無也、肯之言可也、皆以聲轉通用、言王之意、有所不可于此也、下降遺棄也、張子厚云、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也、式、發語聲、居、謂居于王所、婁、鄭云、斂也、按婁之訓斂、當通作樓、說文云、曳聚也、爾雅又通作樓、云、裒鳩樓、聚也、馬之高者爲驕、故有驕驁之義、言王既信任此輩、俾之居于王所。且日招集諸驕驁之人。與之同惡相濟也。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諫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見睍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雨雪浮浮、尤韻○興也、浮浮、劉燮云、積之厚而浮于地上也、王安石云、積之高則浮浮、流義比消爲深、毛云、流而去也、鑾毛云、南鑾也、孔云、兩雅八鑾在南髦通作髟、說文引詩統彼兩髟、今詩文作髡、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孔云、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之地、有髟州、如鑾如髦、亦指讒人、言雨雪之、人之不一且比驕爲又甚矣。朱子云、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我是用憂者、憂其爲害無底止也、唐士謂云、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如鑾如髦、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幽王卒、炙、犬戎之、難可畏哉。韓詩外傳云、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達、達則寧而容、窮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滔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慘、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

如蠻如髦、豐本作髮我是用憂、尤韻積之厚、而浮于地上也、王

©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子貢傳唯有兄弟不三字、其大指與序說合、然兄弟之離心、疑王聽信昏姻之讒、佞則從、無明言之者、劉向引此詩、以爲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今按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殆無可疑、分屬之厲、似無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頍弁同姓刺幽王也、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繇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　出嚴粲詩緝○序云、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嚴粲云、族人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其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郝敬云、幽王日與羣小酣于酒、親族疎遠、無緣得聞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愚按劉向列女傳稱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周幽王之世

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是可爲幽王之證。

有頍者弁實　豐氏本作寔，後同　**維伊何**　歌韻豐本作它　**爾酒既旨，爾殽既**　歌韻豐本作它　**嘉，叶歌韻居何翻**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歌韻豐本作它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陌韻朱傳大全讀詩記豐本俱作柏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陌韻緝顛濱集傳豐本俱作繹○賦而比也。頍，說文云，舉頭也，陸德明云，著弁貌。弁，毛傳云，皮弁也。孔穎達云，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皮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有頍者弁，指幽王也。實，通作寔，寔，是也。言有舉首而冠是皮弁之冠者。是果何所作爲乎？不過日從事于飲食而已。爾之酒，爾之殽，必自肯酒嘉殽而外，曾有所繫念否耶？今我輩之叩閽求見者，豈有異人疎遠者乎？皆王同姓兄弟至親，情誼關切。將有所建白于王，而非有他故也。若下文所云是也。蔦，郭璞云，寄生樹也。廣雅作樧，爾雅，寓本宛童，即此。陸璣云，葉似當盧，于如覆盆，赤黑甜美，本草一名寄屑，圖經云，是烏鳥食物，于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蘂，黃白色，六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女蘿，一名蒙，說文云，玉女也。陸德明云，在艸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羅願云，女蘿，菟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謂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云，別四名，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菟絲蔓連艸上，正黃赤如金也。則是一物也。廣雅謂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藥中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蔓松上，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春而細長，無葉，今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何與菟絲事，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幕幕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縣來花樹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曰，菟絲故無情，隨

詩經古今集鼎五十五

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爲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心、不如帥、則古今多知其爲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上者、釋草、女蘿、菟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或亦此義、解見葛覃篇、松柏二絲、或亦此、義、耳、施者、纏繞之木名、林兆珂云、史記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按蔦與女蘿、諸公自比、松柏則以比君相也、陸佃云、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諡、所執轅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時王任號石父爲卿士、國事日非危亡不保、故言我輩皆託命于君相、所以醒王也、嚴云、蔦、與女、蘿、諸公、自比、松、柏、以、爲、命、於、柏、殞則二、帥亡矣、奕、蓋文云、圍棊也、奕者舉棊不定、不能勝其耦、故凡人之對奕、勝負在念、無暫置者、今心憂有似之也、或以大解、則當通作奕、言所憂甚大也、憮亦悅也、按悅憮義同、連言似無意味、當依陸本作繹抽、絲、爲、繹、人、之、抽、引、其、思、緒、似、之、故書曰、庶言同則繹、孔子曰、異、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是也、今王疎遠族人、使之不得親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弈弈

然以我輩與王、死生存亡相關而無繇効其忠告、其憂可知、倘既見王、則忠言得以上達、庶幾王之忻然有當于心、而深思吾言矣、又蘇轍云、兄弟之於王、豈如蔦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有頍者弁、實維何期、支韻本俱作其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支韻陸本豐陵之翻兄弟俱來、叶支韻陸本豐陵之翻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滌韻時亮翻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叶滌韻兵旺翻修云丙古與方同音柄亦作枋可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滌韻才浪翻○賦而比也何期言、何所期約也、王寵任小人、則所期約者、不過號石父之輩耳、爾殽既時者、楊氏云、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具、通作俱、偕也、來至也、言我同姓兄弟、皆來見王、非止一二人之私憂過計也、前言松柏、此變言松上者、專責王也、王實制命、當自爲社稷計、奈何令小人敗之、使同姓兄弟、

詩經世本古義　棠棣　卷四　十六

有危亡不保之憂乎。怲、怲、憂盛滿也。說文云、憂也、毛云、憂盛滿也、按怲怲從丙得聲、丙位南方、火地也、心、火、上、炎、因、狀、憂爲怲怲也、所憂非一、故弈弈怲怲皆重言之、臧、善也。庶其以吾言爲善。則改圖有機。猶云庶曰式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笲、有韻　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有韻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有韻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韻　爾雅陸本俱作霓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霰韻　樂音洛　酒今夕、楚辭章句作昔　君子維宴、

霰韻○賦而比也、弁所以莊首、羣臣之戴王。亦如衣服之有冠冕也。此兼有興義。孔云、穀梁傳云、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爲喻。劉熙云、土山曰阜、阜者厚也、鄭云、猶多也、不但、嘉而且、時不但、時而且、阜遞進之辭也、爾雅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婿、甥之舅弟爲舅、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按此、則甥舅之稱、其類不一、今世惟母之昆弟之子、已之姊妹之子、有甥名、其他不然、非古法也。許慎云、謂我舅者吾姓子本生于外、孔云、舅之弟、此兼言甥舅者。見無人不知國之將亡。故合辭求見。以冀王之悔悟也。孔云、先集者、謂雪集聚也、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說文云、霰、霙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也、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爾雅作霓、時從从覞省霄从消省、詩見覞曰消、蓋雪以微溫摶之、故散而成霓、郭璞所謂氷雹是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今名滿雪亦曰溫雪、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氷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爲始亂之象。嚴云、霰集。雪即繼之。不待遲久。而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言以少見王爲憂。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縱

得見王。其能幾乎。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于王者至劇切矣。郝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愚按此詩。亦求見于王。而終不得見之辭。憂而繼之以怒。矣。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子貢傳以爲燕親戚之詩

申培說以爲燕王族之詩

朱傳合之以爲燕兄弟親戚之詩。今玩末章詞意。行葦例觀否耶。宋子云。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然如彼雨雪二句。當作何解。即如所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則將死之徵。求比老至強甚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出序惟故思下有古

之人三字今去之○愚按古者蔬以芼羹。未聞徒羹者。庶羞有兔及兔羹兔醢。未聞炮炙純用兔者。必如毛鄭說。以爲庶人之禮。則篇中何以有君子之目乎。序謂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古之人三字。殆剩語也。惟謂刺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者。深得之。誦頍弁之詩。皆酒嘉殽。徒爲羣小設。而兄弟甥舅。總不得沾其餘瀝。分其一臠。故寓言瓠兔以諷。若曰何時得被此禮乎。是亦足耳。郝敬云。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殞。幽王日荒于酒。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

幡幡瓠葉采之亨叶陽韻鋪郎翻豐本作言之君子有酒酌豐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叶元韻虛言翻亦叶先韻汾沿翻）

似羊而小長耳短足大物本艸云兔爲食品之至春艸長麥繁而肉反不美按儀禮公食大夫云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惟上大夫得有之然不過二十豆中篇紀諸膳共二十豆與儀禮同雉兔鶉鴽鴈禮記內則云兔爲宛脾按青箱記云古稱兔無脾今有宛脾之名其制後人所未詳也有以兔爲醢者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內則云腊羹兔醢言食腊羹者當以兔醢配之也此詩單舉兔一物而又以炮炙爲言皆禮所不載孔云有兔斯首謂惟有一兔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皆云惟燔之且有炙之則非惟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

言嘗之（賦也陽韻）

作勺後同

曰幡幡瓠葉（幡幡瓠葉解見碩人）

葉可爲菜采采說文云捋取也亨鄭玄云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按菹者酢菜之名徐鍇謂以米粒和酢以漬菜也孔頴達云知爲菹者以禮飲酒爲菹醢故也君子謂主人若此詩意所稱則指王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謂把酒而實之于卮也言者語辭嘗徐鍇云口試其味也王安石云嘗其肯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愚按此嘗之當謂使客嘗之臣侍食于君有先嘗之禮左昭元年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所欲也又何不敢乃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按戒趙孟之戒猶告也謂告以享期○有兔（後漢書鄭玄本作菟斯陸德明本作兔）

首炮之（賦也炮蒲交翻）

燔元韻汾沿翻亦叶先韻汾沿翻之（賦也名螟虫云）

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李氏朱子、皆謂兔以首言、猶數魚以尾、愚謂此說未盡、內則言物之不可食者、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夫兔既去尻。則棄其後髀處不用。故但舉首以顯之耳。又陸佃云、兔尻有九孔、今尻於文从九、蓋生於兔也、炮燔炙之三字、舊說據鄭箋義、謂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續貫而炙之、其爲脯腊而乾者、則加之火上燔之、今按有兔斯首。二章同文。止此一新殺之兔耳。既已合毛與肉而炮之。何又有肉之柔處。可割截而炙之。又于何時乾其肉而成脯腊。而至今復燔之。彼其大者不過二斤、而其爲用之宏、至于如此、豈不可笑、若謂有新殺而柔者、又有久殺而乾者、則是其三兔也、何不移以治他羞、而酷嗜此物若是、且觀所言、葅、惟、瓠、葉、其禮之薄、可知、必非其三兔明矣、此辨近俚、然於理有妨、又於先後文義未合、故不容以不辨、以愚見。則燔是先事。而或炮之。或炙之。則其後事也。燔、說文云、爇也、始、殺而爇去其毛也、炮、說文云、毛炙肉也、或加之以烹煎、旁各切、今俗作煏、非、炙、說文云、炙肉也、从肉在火上、一曰炙、孔云、炕火曰炙、炕舉也、謂舉於火上以炙之、愚按此所炙非炙肉、當與或燔或炙之炙同解、彼爲炙肝。知此所炙者。亦肝之類、蓋將炮之時。刳去五藏。因取而炙之。孔疏楚茨篇、謂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須近火、易熟者、遠之、肝易熟、之物、故但用炙是也、又藥性本艸。謂兔肝主明目。亦可食之物、若以炙爲炙肉。則全體既皆炮之矣、復何處可用其炙乎。然則此詩先言炮之燔之者。謂本欲炮之。先去其毛也、與或燔或炙之、燔不同、彼乃燔肉耳、炮記注謂裹燒之、周禮、地官封人職云、毛炮之豚、鄭氏注、謂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按內則云、炮取豚、封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類、苴裹也、謹通作墐、黏土也、擘之者、擘去藏、荏、蘆葦自是之後、則濯手以摩之、去其皺膜、和之以稻粉之粥、煎之以膏、調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一也、賈公彥云、醯醢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之、當亦如是、燔毛之後、乃以物包裹而燒之也、毛傳云、炕火曰炙、孔云、炕舉也、謂舉於火上以炙之、愚按此炙非炙肉、當與或燔或炙之炙同解、彼爲炙肝。亦肝之類、蓋將炮之時。刳去五藏。因取而炙之。孔疏楚茨篇、謂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須近火、易熟者、遠之、肝易熟之物、故但用炙是也、又藥性本艸。謂兔肝主明目。亦可食之物、若以炙爲炙肉。則全體既皆炮之矣、復何處可用其炙乎。然則此詩先言炮之燔之者。謂本欲炮之。先

命燔其毛也。次言燔之炙之。末言燔之炮之者。謂既燔之後。先刳出其五藏。因擇取而炙之。而後乃實物于腹中。從而炮之也。各有條序。非變文叶韻之說。又按鄭云。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後。乃薦羞。據下文初言獻之。則此炮之燔之。乃未獻賓以前事。此時尚未以獻賓。後始薦之。後二章是也。朱子云。主人酌

○有兔斯首燔之炙 叶藥韻之

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職畧翻

言酢之 賦也。燔之炙之。解見上章。孔云。今禮鄉飲羞愚按。按薦脯臨。事在羞庶後舉炮者亦先脯臨而後庶羞之前。此下二章。先舉炙主人曰酢。朱子云。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韻

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孔云。欲以導賓。而先自飲以導之。其實飲訖。進酒于賓。乃謂之酬也。按禮。主人導飲之後。賓受爵。卻不飲。奠于席前。乃行旅酬之禮。交錯以徧。卒飲者。賓爵之酬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 叶尤韻之

蒲侯翻

言酬之 賦也。燔之炮之。解見首次二章。酬毛云。道飲也。鄭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孔云。欲以導賓。而先自飲以導之。其實飲訖。進酒于賓。乃謂之酬也。按禮。主人導飲之後。賓受爵。卻不飲。奠于席前。乃行旅酬之禮。交錯以徧。卒飲者。賓爵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物薄意誠。不應喬野。如此。其何敢信。或又以爲大臣。則不根益甚矣。燕謙言之。味詩詞。果謙若子貢傳。謂所以無以瓠葉。一兔爲禮者。雖曰燕飲之詩。然古朱子謂此亦燕飲之詩。然古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出序の史記秦本紀云莊公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仇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爲太子莊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圍犬丘世父迎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接竹書紀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戎意世父遇虜即在是年則此詩之所爲作蓋因秦師車甲之盛戎慮非敵故復歸世父耳終襄公之世惟兩伐戎是役之後至平王五年之役則卒于師矣據史記稱襄公伐戎至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之語固知是役爲救世父也

小戎伐收尤韻**五綦梁**漢書注作良**輈**尤韻**游**陸德明本作軸引沈云舊本皆作靳**環脅**豐氏本作脇**驅**叶尤韻祛尤翻又叶遇韻區遇翻又叶屋韻居錄翻陸本作作駈豐本作歐**陰靭鋈續**叶屋韻讀如熟神六翻亦叶遇韻辭屢翻徐邈讀**文茵**釋名作韜豐本

作豐本因暢作鬯韻轂屋韻駕我騏馬。遇韻亦叶屋韻讀如祝之六翻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沃韻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沃韻毛傳○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云。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兵車也。董雅說文。皆云淺也。舊說以爲平地任載之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當與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是兵車比大車之軫爲淺。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深淺言之。按此解亦通。然于第三章。伐駟二字。終與伐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房玄齡注。以伐爲單也。單猶空也。言甲不堅。與單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亦與單身同也。此可識伐之義。伐之爲單。以音近耳。戎。車。不。載。他。物。故。曰。伐。收。毛云。軫也。孔穎達云。收。馬。按軫在輿上。以載人物。故考工記。言軫方以象地。即車箱是也。說文以軫爲車後橫木。方言小爾雅。

以軫爲車枕。蓋。但據其後。言之。小兵車以馳突攻擊爲事。故車箱中空無所收載。貴取其輕利也。五。毛云。五束也。蔡說文云。歷錄。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上句衡也。按小爾雅云。皮革五處。束之所束之處。因間。謂轅爲軜車之進退。以轅爲主。車前兩服馬。一在轅左。一在轅右。轅直一木。據禮記車制圖云。長一丈四尺四寸。考工記云。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其制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兩服馬之進退。不使碍其體膚。至施衡之處。則駕于衡。轅端橫木。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亦謂之扼。考工記謂之鬲。鬲上。曲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軜也。愚因此得服馬服字之義。服从舟。艮聲。蓋以兩服馬居軜兩旁得名。而說文但以爲車右騑之稱。非也。或又謂梁軜即所謂軏。按說文云。軏。車轅持衡者。徐鍇解以爲重縛在衡上。其非梁軜明矣。五分其軜之。穹。每分各束以

皮蓋爲恐曲處多是斲成不隨木理易致折耳按考工記云良輈環灣灣即漆也輈有膠筋之被故輈之良者四環皆漆之也游環毛傳朱子皆以爲軔環非是陸德明引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所云如驂之有靳無取于軔也據此則靳軔二字原有辨軔解見下靳乃游環之名所謂游環者以皮爲環即皮圈也引兩驂馬之外轡貫之內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故謂之靳徐錯以爲靳制其行是也其號此環爲游者取游移之義以其在兩服兩驂背上或前或却變動不居而陸德明但據服馬而言俱非通義脅驅鄭玄云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云以一條皮上繫于衡後繫于軫軫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按此則左右兩邊皆有以此物正當服馬之脅而隔斷兩驂于外如驅之使不得相近者然故名之曰脅驅也陰毛云揜軌也劉熙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笭也按軌車下橫木以持輪者亦謂之轐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笭在軌之上陰又在笭之上其制爲板木橫側車前繫軔于此嚴粲以揜軌之軌當作軌音犯非是考軌與軏同其義則軾前軾之前疑此陰即軏耳軔軾之前據鄭解揜軌垂軔之上當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孔云車衡別爲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爲二軔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朱子云以引車與服馬齊也左傳稱鄀無恤說已之御云兩軔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軔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軔也又廣雅以陰軔爲伏兔非是釁毛云白金以沃灌軔環也孔云爾雅鏐銷此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續毛云續軔也孔云釁是作環相接以白金飾續軔之環愚按陰與軔原是兩物不相聯屬今綴環于陰板而繫軔于環以聯屬此兩物故名此環爲續也若釁則意即今所謂流金是

也。文茵孔云、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劉熙釋名作文鞇云、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因與下舉相連著也、暢轂毛云、長轂也、朱子云、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王安石云、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輪之心、爲轂、轂中、橫截者、謂之軸、考工記云、轂也者、以爲直指也、孔云、鄭司農注考工記、謂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轂長尺半、是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者、蓋以其馳驅險阻、慮轂短則脫輻故也。騏、毛云、綦文也、孔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又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基也、或云、蒼艾色、昜云、震爲騏足、爾雅云、馬後右足白、驪、左白、騏又云、馬膝上皆白、惟騏、郭璞云、馬膝上白者。專名騏也。統全文訓之、伐叔之、伐鬱陶思君子、謂、襄公之兄、世父也、事見小

引下、後倣此、溫其如玉、以德性言、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以世父之溫然如玉、則不堪此任矣、故復佩之。志。雖。切而。卒。至。爲戎。所。虜。也。又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荀子引孔子之言曰、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亦引此詩、皆無關詩旨、板屋、朱子云、西戎之俗、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臞、班固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班固地理志云、天水道元云、上邽故邽戎國、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漢改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按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是輒爲氷雪凍裂、以南嶽觀之、則知板屋非獨西陲爲然、愚按時世父被

虜在戎地。故云然。心曲、鄭玄云、心之委曲也。憂思而至于心亂、故今日之具兵甲以往征、亟亟不容已也。

○四牡孔阜、有韻豐氏本作騑六轡在手、有韻騏騵是中、東韻騢驪是驂、豐道生云當叶東韻讀如驄麗叢翻龍盾之合、韻鎏說文作淇以觼軜、合韻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叶念韻遇合翻方何爲期、支韻胡然我念之、支韻○賦也、承上章、駕我騏馬而言、四牡、謂騏馬皆牡、孔阜、六轡在手、解俱見騵鐵篇、騵說文以爲赤馬黑毛尾、鄭箋以爲赤身黑鬣、按此詩所言戎車、乃騵馬之車、騏騵騢驪。四牡備矣、益以上章之騏、即上章之騏不又成五馬乎。偶以爾雅求之。而悟此章之所謂騵白駁者也。蓋馬有騵色有白色者。名之曰駁。此本駁馬。特上章因其白之在足。而題之以騏。此章則因其騵之在體。而題之以騵耳。又羅願云、古者騵非所貴、故准南子曰、旁光不升組、騵駁不入牲、以其犖也、陸佃云、騏騵中騵。騢驪上騵。故服以騏騵。淮南子曰、驂欲馳、驪欲步、說文云、騢黃馬黑喙。驪馬深黑色。毛云、中服也。驂兩騑也。孔云、車駕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騵也。說文云、木爲之。畫龍于上、謂之龍盾。合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黃震云、盾、狹而長之、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鎏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徐鍇云、言其環形象玦、通作觖、軜毛此是控驂之轡、鄭云、鎏以觼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孔云、四馬八轡、而經傳皆云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左右。今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于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于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今按一車之內。通計轡與革。凡十二條。在手者六。皆轡。即服馬內外四轡。驂馬外二轡。是也。游環。則總收六轡之皮圈也。係之車者。其四爲革。即脅驅陰靭。各皮二條。其

二爲驗內轡。卽此所謂軜則係之于軨者也。各不容混。邑。犬丘之邑也。方將也。此以何爲期乎。按。世。父。有言。曰。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之。無。期。也。胡通作何。之。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二語是也。○伐駟孔羣 文韻

辭其所以念之之故。至下章始明言

聲之近也。此世父也。胡然我輩念之。至是采自問之。

邑。已。而遇虜。故。詩。人。念。其。入。

袞 釋文作暢 **鏤膺** 蒸韻 **交韔二弓** 叶蒸韻姑弘翻 **竹閉** 周禮注豐氏本俱作鞹儀禮注作柲 **緄縢** 蒸韻 **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 蒸韻 **厭厭** 平聲列女傳作愔愔 **良人秩秩德音** 叶蒸韻之合溱以反 **○賦也** 承上章龍盾

著甲曰伐駟。按戰馬無不被甲者。此固其未進戰之時也。孔云。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章潢云。汧渭馬之所產也。秦以非子善養馬關國。觀小戎所咏信然。唐張萬歲雲錦成羣。非此地乎。今秦隴如故。而苑馬行太僕之所職者。卽其事也。而馬政不舉。得非有其地而無其人。抑亦牧之不得其道也。公矛。毛云。三隅矛也。孔云。矛有三角蓋相傳爲然。鋌。說文云。矛戟柲下銅鐏也。通作鐓。孔云。曲禮曰。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刃。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鐓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異物。言鐓爲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溱。鐓宋子云。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毛云。蒙。厖也。討。襏也。畫襏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孔云。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謂五盾。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櫓是大盾。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有襏色。知苑是文貌。陸化熙云。公矛以敵人。蒙伐以自衛。溱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毛云。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陳祥道云。韔弢韜橐鞬皆弓衣也。覲。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韔。而韔韜皆從韋。

則古之弓衣以皮爲之也爾雅云金謂之鏤鄭云金飾也孔云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胷也補傳云謂弓室之胷也言以虎皮爲韔韔也然采芑鉤膺鞗革崧高鉤膺鞗革韓奕鉤膺鏤鍚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爲馬胷之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彼鉤膺也交韔二弓孔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交韔二弓云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安石云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竹閉一名弛亦作柲周禮注云弓檠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縗說文云織帶也毛云繩也滕約也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爲閉象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韔即考工記所謂絓也陳祥道云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縗以繫之故亦謂之絓如此則納之韣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翻反之病矣載之言則音之近也寢寐興起也寢興不忘念之切也厭厭二句則所以念之之故也厭通作壓說文云安也厭厭毛云安靜也卽前章溫宋意良善也秩秩說文云積也秩秩德音言世父有德之言不一而足也敵王所愾是其忠復祖父之仇是其孝世父秉心惟以忠孝爲歸故美之曰厭厭良人其所言者一本於忠孝之言故贊之曰秩秩德音而茲不幸遇敵失利至幽囚于板屋之中也此今日之所以大舉而往救也朱子云襄公報仇所以不自已者豈忮忿之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也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夫襄公當幽王時尚爲西垂之者亦大夫耶安知其非自將耶序則謂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朱子本此遂以爲婦人之詩不審深居閨閣者安能知軍容之盛若此此不過因篇內有良人字遂意之耳然

黃鳥之詩。亦稱良人。安在其爲婦人語耶。又按先秦之世。良人爲君子通稱。呂氏紀序意曰。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注亦謂良人。君子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出序○按竹書紀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卽此詩所謂正月繁霜者也。篇中有不自我先二語。與瞻卬篇同。疑亦爲凡伯所作。

正月繁霜。陽韻我心憂傷。陽韻民之訛言。說文讀詩記俱作僞。亦孔之將。叶陽韻資良翻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陽韻居良翻哀我小心。瘋憂以痒。陽韻四月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李平子曰。止也。惟正月朔。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顏師古云。四月。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鄭玄云。建巳之月。按左傳。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邵寶云。四月曰正月。十月曰陽月。扶陽抑陰。無所不用其極也。繁。多也。霜。凝露也。大戴禮云。霜露陰陽之氣。陰

氣勝則凝而爲霜劉熙云其氣慘獨物皆喪也解顧新語云或疑而霜考之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殺粟麥鄭云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按洪範謀時寒若急恒寒若以聽屬金金主寒謀者聽之用急者謀之反故有恒寒之異訛言繁興王聽不聰之應也淮南子云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卿也蜺見萬物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通精祲有以相蕩也傷說文云痛也思其所以致此繁霜之異厥有孫然故憂之甚而至于傷若下文所云是也民之訛言解見沔水篇孔甚也將者蘇林云甫始之辭言訛言訛言方興其勢甚熾而未有艾也眞德秀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忠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獨對衆言衆訛成羣而已孤特無與與第十二章語意相似非衆皆不憂而已獨憂之說京者數日之稱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十京曰垓京京衆也言所憂多端蓋不徒爲一身憂而爲社稷生民憂也瘋从鼠說文無此字毛傳以爲病也呂氏云與鼠思泣血文雖小異而義同范氏云凡物之多畏者惟鼠爲甚故謂瘋憂痒瘋同義頭創也亦作癢鼠潛穴內不敢見人已之小此而念及國家之將亡如皮膚之有癢欲不抑搔之而不得也

生我胡俾我癙　癙韻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鬱韻後五翻

自口　叶鬱韻孔五翻　**莠言自口**　同上憂心愈愈鬱韻作瘐瘐　**是以有侮**　鬱韻○賦也癙憂也說文以病瘳解非是嚴粲云人窮則呼父母言父母生我胡爲使我癙病乎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生之不幸也好言者誇諛之言莠害苗草也莠言者害正之言曰自口者訛言之人爲譽爲毀惟其口之所出本非繇中之言無眞實也愈

與愉同字、于義難通、當依徐鉉作念。說文云、忘也。嘾也。嘾者。含深也。蓋含憂之深。而至于善忘也。侮、說文云、傷也、鄭玄云、我憂心愈愈然、與譌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于已也、首章憂民之訛言。猶屬汎詞。至此曰是以有侮。則已亦親受其害矣。○憂心惸惸、陸德明本作煢煢 念我無祿、屋韻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叶屋韻 步木翻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見上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韻○賦也、周禮注云、人無兄弟曰惸、按說文無惸字、孟子通作煢、說文云、孤獨也、詩曰惸惸在疚、集韻云、或作惛、憂也、趙顏光云、三十斤爲惛、从昏从心、心之重也、憂可知矣、又林杜篇、獨行煢煢、說文云、又作煢煢、古文字音同通用、或又作煢嫘、其義俱同、然說文皆不載祿、說文云、福也、孔云、祿、各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祚爲祿、無祿、猶言不幸、左傳、無祿獻公即世、是也、此承上章、有侮而言、辜、罪也、并、相從也、其者、將

然之、辭、臣僕、家之賤者、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云、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其妻子乎、臣者、事人之通稱、凡已所得役使者、皆謂之臣、故與妾並言、明其賤也、僕、給事者、左傳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也、臣僚僕臺、是之、非謂凡人皆有臣僕、此言無罪之民、遭此訛言孔將之世、惴惴莫必其命、將來必盡皆服屬于權門爲其臣僕、庶可自免也、輔廣云、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哀我人斯、將從何人而受祿乎、傷斯人之俱不幸也、然味于何從祿之語、則能祿人者、必在權門可知、故繼之曰、試觀羣鳥之集也、鄭云、烏止于富人之屋乎、毛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云、烏止于富人之屋以求食、愚按烏以比趨炎附勢者、禽經云、烏向啼背棲、管子云、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而招集流亡、亦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也、小人趨附情狀類此、故借烏言所集之屋、則褒姒號石父輩是也、舊說以爲哀國之將亡、

如郭林宗所云、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者、似非詩意、

侯蒸、韻民今方殆、視豐本作眡天夢夢、叶蒸韻本作寥寥後章同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叶蒸韻書蒸翻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蒸韻

○比而賦也、中林、林中也、侯、維也、薪蒸、解見無羊篇、鄭云、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愚按韓詩外傳、亦如此說、蓋承上烏止誰屋而言、見布滿有位者、皆趨炎附勢之徒也、殆危也、徐鉉云、夢之言蒙也、不明之貌、既克有定、指天言、定者、夢之反、人、謂有位之人、勝、說文云、任也、今日小人用事、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若夢夢不明然者、而究竟天亦有定之日、及其既定、必使登明選公、無不克勝其任、斷不似今日闕冗充位也、一說、靡人弗勝、言天非不能勝惡人、特此時天猶未定耳、正深恨惡人之語、如諺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之意、皇、說文云、大也、上帝、朱子云、天之神也、

子云、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伊、發語辭、憎、惡也、小人固可憎、而使小人在位者、誰實爲之、然則上帝當憎惡何人乎、推本用人之人、所以刺王也、○謂山蓋卑、陸本作庳爲岡爲陵、蒸韻民之訛豐本作譌言、寧莫之懲、蒸韻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叶上章見

而賦也、謂山蓋卑二句、與瞻彼中林二句、對看、語曰、培塿無松柏、將謂山蓋卑、故美材不生、而其實爲高岡、爲大陵、非卑也、安在其無嘉植乎、以比國非無賢才、特小人巧肆排擠、或詆之曰無能、或中之以奇禍、人主受其蠱惑、遂謂舉朝無足稱任使者、驚然有輕士大夫之心、下文予聖之病、正原于此、皆訛言之爲也、其空虛人國如是、而曾莫之懲創何哉、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塊陵糞土溝瀆、其有俊乎、正謂此也、召彼以下、皆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言、訊問也、孔云、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俱、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班固云、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嚴云、但問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具、通作俱、偕也、予、代王自予也、具曰予聖、意連下文、與上不相蒙、此非故老之言、乃諂佞小人、思以逢王之歡、聊戲謔爲固寵地、而王不察、聞其稱神頌聖、遂眞謂天下莫已若也、故嘆之曰、是皆上章所比、集屋之烏鴉等、然爲利、來者、耳、其雌其雄、誰能辨之、鄙其識趣齊等、無以相別也、歐陽修云、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按國語、鄭桓公問于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始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鄶樂如一、夫如是、鄶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葉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味、史伯所言、棄和取同、與此詩具曰予聖之意、姝合、其爲刺幽王、詩明矣、又按呂氏春秋云、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鼓即石父名、孔叢子云、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繇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

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君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陌韻居亦翻說苑陸本俱作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陌韻春秋繁露作迹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陌韻豐本作逿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陌韻說文作趚

鹽鐵論說文俱作蜥○賦也。局。曲也。蹐。說文云。小步也。毛云。累足也。鄭云。局脊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王述之云。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于在位之網羅也。愚按此因小人工爲訛言。而王又聽信之。故畏懼之甚。乎於。如此。家語及說苑。皆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始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禁殺關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蹐。謂地蓋厚。不敢不局。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號。說文云。呼也。斯言。指訛言者。倫。說文云。輩。也。猶類也。脊。當依繁露通作迹。說文云。步處也。謂人行事之可據者。虺。解見斯干篇。蜴。蟲名。舊皆以爲蜥蜴。長五六寸。生州澤中。爾雅轉相解。至陶隱居。以爲其類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名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愛者。名蜥蜴。形小而黑。喜緣牆壁者。名蝘蜓。則與今所見似同。按說文。及字林。及崔豹古今注。並以蠑螈爲蛇醫。而說文又云。在壁曰蝘蜓。在州曰蜥蜴。蜥蜴。守宮也。方言亦云。秦晉西夏之間。守宮或謂之蠑螈。或謂之蜥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按此諸文。則在州澤名蠑螈。蜥蜴在牆壁者名蝘蜓。守宮也。詩詁云。守宮蜥蜴二物。蜥蜴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州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喉伏壁間。故名蝘蜓。亦名守宮。常在屋下也。又陸璣云。虺

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詳陸所言則虵蜴乃蠑螈之別名實非二物未詳孰是虵蜴之爲蟲雖小以其有毒而能螫人故以爲小人之比詩人踢踏于訛言之害故號呼此爲訛言者而告之曰凡以言加人者必稽于其類如人之倫輩灼然難混附于其事如人之行步昭然可數則是者不可以爲非無者不可以爲有自無所容訛言爲矣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自同于虵蜴乎深恨之之詞又董仲舒云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謳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此讀號爲去聲其解又異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職韻

天之杌我如不我克　職韻

彼求我則　職韻

如不我得　職韻

執我仇仇　職韻

亦不我力　職韻

嶇嵲塊埵之處山脊曰阪鄭云阪田崎嶇也視彼阪田之苗菀然茂也特朱子云特生之苗挺然而特立雖然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彼苗在阪田亦豈能以其菀終乎杌說文云動也我詩人自我也歐陽修云曰天之杌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下文執我仇仇正所謂杌我者克勝也朱子云天之杌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彼指王也則其不遠之則猶言求之以爲榜樣其始求之惟恐不得茲菀借以美觀非眞欲取法之也鍾惺云士居亂世擾一退位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執持仇讐也執我仇仇以與我爲讐者不一其人即第二章所謂有侮是也亦不我力言不使我得以效力于國也禮記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

詩經世本古義　昴七十五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繇聖、○心之憂矣、如或結屑韻之、今茲之正、胡然大全作爲厲叶屑韻力薛翻矣、豐本作之燎之方揚、漢書作陽寧漢書作能或滅屑韻書作威楊慎云當作爨之赫赫宗周、褒姒威屑韻音血與滅字異左傳作之、賦也、孔云、漢書列女傳俱誤作滅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愚按此不爲已往之訛言憂而爲孔將之訛言憂、見其勢方盛、其來未已、卽下文所謂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者、宜其憂之纏綿于心、而不可解也、正、正月也、厲與沴同、當今茲正陽之時、而有繁霜之異、所謂厲也、變不虛生、必於其類、胡然而致此哉、可以推其故矣、燎、說文云、放火也、尚書、若火之燎于原、是也、揚、舉也、火熄爲滅、以水沃之而熄、故其字从水、訛言孔將一唱衆和、如方當燎原之初、火烈具揚、未易撲滅也、赫赫、明盛貌、如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列女

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檀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蜮、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

詩經世本古義　正月　八

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滅異、從火從戌、許慎云、火死于戌、陽氣即滅、而字與滅異、從火至戌而盡、朱子云、時宗周未滅、以褒姒嬉娛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歐陽修云、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孫鑛云、威之二字、點得煞然險峻、此必作者未然說方有味、按史蘇謂褒姒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史記亦稱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國人咸怨、然則訛言之禍、卽二尊所爲、蓋士之者褒姒、翼之者石父、宜詩人之推本于是也、又左昭元年、楚令尹子圍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彊、其可哉、雖可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此解赫赫又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此解赫赫又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韻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叶韻讀如雨王矩

翻郭忠恕云、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賦而比也、終其永懷、永、長、懷、思、褒姒威之、言、周雖未滅亡、然其勢不于強臣跋扈、戕狄薦窘、說文云、迫也、朱子云、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按鄭語、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隙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皆將合力以與周爲難、卽此所云、陰雨也、其車既載、言此車載物、既當此陰雨之時、甚可懼也、鄭云、以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孔云、考工記、車人爲車、不言作輔、此云

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以防輔車也張文潛云輔之爲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轅轄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豈獨輔也哉載即既載之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皆是載與下輸字連讀輸通作渝平公羊作輸二字以音同通用傳解輸爲墮今按渝變也左氏春秋鄭人來渝平之載乃爾之載得無惜乎將毛傳云請也蓋請辭也伯長也以望助予者代王自言也及夫爾載既輸之時然後呼請長者而告之曰試助我爲出此載于泥塗嗟何及矣詩人逆知周之必亡而此懷不能自已蓋其任賢自輔庶幾挽回萬一毋終任其傾覆而不可救也王氏云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叶職韻筆力翻**屢**作婁**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翻**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職韻乙力翻

文中子作億○比也反應上章而言無棄爾輔二句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相應屢顧爾僕二句與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相應終踰絕險二句與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相應員員通作圓員于爾輻蓋言輪也輪之柵名輻其心名轂轂中虛而容軸輻三十枝以實輪而湊轂其包于轂外者名輞所以爲員也合是三者總名爲輪故考工記云望而眡其輪欲其眡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舊訓員爲益未是輪輻皆車中所有所以喻政輔則車外之物所以喻賢無棄爾輔以防傾跌則爾輻有員轉之利雖有陰雨而所載者自不至于輸矣屢數也顧猶視也僕將車者也俱見鄭箋愚按爾

僕、以、比、當、時、用、事、者、即、號、石、父、輩、是、也、葉爾輔而不用、試屢顧爾將車之僕、果能不渝爾之載否乎。終、即終、其、永、懷之、終、踰、說文云、越也、鄭云、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嚴云、忝何終踰絕險、曾不以爲意、而覆敗必矣、蔣悌生云、此二章復借驅車以明救亂之道、惓惓然憂君愛國之誠、有不忍恝然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也、文中子遊馬嶺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竇威進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克樂、叶嘯韻力炤翻亦叶藥韻歷各翻職畧翻中庸豐本俱作昭

憂心慘慘、叶藥韻本作操操

念國之爲虐、豐本作別名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嘯韻亦叶藥韻

憂心慘慘、叶嘯韻宜炤翻○比而賦也、沼者、池之別名、一云、圓曰池、曲曰沼、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乃在于沼之中、其生已蹙、云、胡能樂、以比小人之在危朝雖侈然肆志、然其樂必不能久、猶處堂燕雀之意、潛爾雅云、深也、伏匿、孔甚昭、明也、此二句亦指魚言、魚雖匿于水之深處、而其形狀、亦甚昭然而易見、以比羣小立朝總之以害人爲事、雖藏機不露而其念慮所存、人無有不知之者、即下文言爲虐是也、故中庸引此而申之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慘、說文云、毒也、爾雅云、憂也、慘慘、毛云、猶戚戚也、虐、說文云、殘也、我、所以憂心慘慘然愁愁者、惟念舉國相率爲虐、恐蠆之事其肆毒、于人、未已耳、

○彼有旨酒、叶條韻子小翻**又有嘉殽**、叶條韻下了切陸本作肴豐本改嘉殽二字作肴烝僞也**洽**左傳作協**比其鄰昏姻**豐本作婣**孔**云、文韻陸本作員**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文韻爾雅豐本俱作殷殷○賦也、彼嚴云、小人也、旨嘉皆美也、殽、通作肴、廣韻云、凡非穀而食曰肴、又曲禮注云、熟肉有骨曰肴、洽、說文云、霑也、比、

說文云、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相與周密也、五家爲鄰、據左傳則以爲指兄弟、蓋會意耳、云、毛傳以爲旋也。按云郎古雲字。陸佃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林尭叟云、猶言旋旋歸之、殷、說文云、痛也、曰京京、曰愈愈曰惸惸、曰慇慇、重文叠見、總見其所憂之無已也、承上章言、我心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與其鄰近之人、靳洽親比、而瑣瑣姻亞之輩、亦甚相與周旋而歸之、獨我孤特無侶而不禁其慇慇然憂之痛也、左傳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又襄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卿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大叔文子曰、甚哉其城杞也、鄭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言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合之義李氏云、昔人有言曰、燕

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至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蒸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愚按首章念我獨兮之獨、對衆訛而言。此章念我獨兮之獨。對衆樂而言、正所謂人皆不憂、而已獨憂者也、〇**佌佌**此爾雅說文豐本皆作佃斯氏翻

菽菽後漢書豐本俱作**藿藿**速速爾雅韓詩同**方有穀**、屋韻後漢書韓詩豐本俱作**穀**、又陸本方有穀云或作方穀無有字非也**民今之無祿**、屋韻**天天**後漢書韓詩豐本俱作**夭夭**孟子作**沃**楚辭作**天**天丁木翻**哿矣富人、哀此惸**孟子作**煢**章句陸本俱作**煢**煢、憂也、說文作**惸**、小貌、字从人从囧、囧爾雅、菜謂之蔌、說文無蔌字、有齍字、云鼎實、惟葦及蒲、陳留人謂之鍵、通作餱、周禮醢人、糝食、注、菜餱也、今按韓奕之詩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語與說文合、則蔌齍同字信矣、穀、祿也、言彼小人、同類互相

汲引。向之所食惟能具菜餚者。今且有厚祿以爲養。不
居。向之所食惟能具菜餚者。今且有厚祿以爲養。不
特旨酒嘉殽相呼召而已。重言。仳仳。菽菽者。見小人。
之衆也。夭通作殀。短折也。商書彤日篇云。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正與此天夭同義。是指小人言。椓通作斫。
說文云。擊也。孔云。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言民何不
幸而生于今之時乎。然斯人之惡貫已盈。而天怒亦
將及矣。行且從而天折之。必盡是羣類而椓擊之也。
毒耳。得不速天椓之爲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亦
天以恐懼之。然天意誠亦有在于此。是以孟子言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而引此詩以爲証也。季
本云。此詩憤世嫉邪。不避忌諱。忠於國而不顧其力。
者。自險艱之世言之。鮮有不蒙危禍者矣。然而敢于

直言。如此類者。皆得免焉。豈非先王立采詩之官。正
欲得人憤鬱之情。以觀國政之有闕。言雖誹謗。而不
以爲尤。故凡情之不得伸者。皆欲因詩而達。此文武
之澤所以沒世而不忘也。殺諫臣之事。至春秋始有
之。然後有誹謗之誅矣。孔子謂邦無道。危行言遜。其
有感于此與。史載厲王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
厲固虐君也。不可以常理論。

正月十三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子貢傳以爲西周幽王之詩。大夫傷之。由培說亦謂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皆不顯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朱不顯其世。朱子引或說曰。此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劉公瑾深然之。謂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然滅。威。原。不同字。愚但據竹書隕霜之事。在幽王四年六月。與此詩合。故定從序說云。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出于其原在夔夔斯以致亂凡伯作板詩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冀王末歷共和攝政十二年夔夔斯立伯服九年王宅始騷中間相距六十餘年此詩之作在幽王時計凡伯當爲八九十歲間人矣老臣見國事之非日甚一日不遑禍患憤激而言故序于此詩及召旻皆以爲刺大壞也合正月小旻四詩疑皆爲凡伯所作詩中語意俱互爲出入見幽王之時褒姒擅權于內皇父石父之輩朋應于外所用者小人所信者讒言所任者刑罰所事者尅剝饑饉薦臻戎狄窺伺馴致驪山之禍非大壞而何

瞻卬豐氏本作仰昊天則不我惠霽韻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霽韻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卦韻亦叶霽韻子例翻蟊陸德明本作蝥下同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蠢疾、叶寘韻秦二翻 靡有夷届、卦韻亦叶寘韻居例翻 罪豐本作辠又叶霽韻居衛翻 罟不收、尤韻 靡有夷瘳、尤韻首而望曰卬、說見雲漢篇 昊天大惠者仁愛之意、朱子云、首辭也、孔、甚也、填說文云、塞也、寧、通作寧、安也、甚填寧不安寧之事、言其多也、降說文云、下也、厲、猶危也、義見桑柔篇 瘵、爾雅釋詁文、皆云、平也、猶云稍稍衰息也、届、說文云、極也、罪罟、毛云、設罪以爲罟、孔云、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愚按此說文云、捕也、瘳、說文云、疾瘉也、徐鍇云、忽愈若抽去之也、言此內外之蟊相煽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時、譬如張設羅網、以陷人于罪、若不急加收捕、則士民之病、亦無有平夷瘳愈之時也、甚恨之之辭 ○ 人有土田、先韻亦叶寘韻他因翻 女反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獲宜有罪、女潛夫論作汝 覆救之、分章依朱傳 覆翻 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有之、獲宜有罪、女潛夫論作汝 覆翻 人有民人、眞韻如延翻 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獲宜有罪、女潛夫論作汝 覆翻 人有土田、先韻亦叶寘韻他因翻 女反有之、獲宜有罪、女潛夫論作汝 覆翻 人有民人、眞韻如延翻 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獲宜有罪、女潛夫論作汝 覆翻

也。按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則土田之爲他人有者多矣。正月之詩曰。民人之無辜。并其臣僕。則民人之爲他人奪者多矣。收與上章義同。說通作挩。說文云。解挩也。周昌年云。取非其有者。其貪之本謀也。出入人罪。正所以行其貪。重在收無罪上。言說有罪。只以見其獨及無辜之人耳。王符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哲 陸本作悊 後同 夫成城。哲婦傾城。 城 城 韻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叶 堅奚翻 支韻

先韻亦叶眞韻汀因翻

生自婦人。 叶 賦也。 眞韻亦叶先韻見第二章○

懿厥哲 漢書作悊 婦。爲梟爲鴟。 支韻

匪降自天。 漢書引此句無亂字

主于內而後。矛蝥。賊。得。肆于。外。故先言之。哲。說文云。智也。夫婦非伉儷之謂。男。夫。婦。人之目。耳。成城。傾城。所謂衆心成城者。傾。說文云。以爲覆也。傾城。傾。所。謂壞。汝。萬里。長。城者。上之寶臣。有才智多謀慮。足以擁衛國家。猶如城然。而王所嬖寵之婦。心不利其所爲。必逞其才智。百計以傾陷之。使不得安其位。所謂傾城也。後。章。言。人。之。云。亡。指。此。哲夫退則孟賊進矣。故下文又以梟鴟目之。孫鑛云。豔妻意凌。哲婦意精。說到哲處。可謂透入骨髓。一說。鄭云。城。猶國也。歐陽修云。士多才智。爲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亦通。晏子春秋云。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爲制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人。

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公曰善懿說文云專久而美也厥鄭云其也懿厥哲婦爲美也愚按言懿厥者婦顏師古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也愚按言懿厥者即鍾愛之意梟土梟也羅願云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鴞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殺食母無以應于是而死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今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斑駁好聚觀之至于小爵希見梟者暴見尤聚鴟怪鴟即鵂鶹也亦名鴟以其爲鴟屬故謂之鴟莊子所謂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其鳴即雨爲國可以聚衆鳥愚按察羅陸所說可以識詩人引喻之意梟鴟皆惡鳥而能致衆禽以比幽王惟鍾愛褒姒故羣小皆來集聚之也舊說但取譬惡聲似未盡吾所以言者長舌非指褒姒自言蓋謂言出而人皆附和而奉行之則其長孰甚焉厲即首章降此大厲之厲階

說文云陛也曹氏云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丁奉云婦有長舌自此詩創言乎然亦泰誓牝雞之晨之遺旨也夫謂維厲之階者幽王之厲黎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厲也小人盛而刑獄繁國厲也諸侯畔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之厲皆從婦之一舌以爲階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而不言其所以滅者此舌耶亂謂朝政紊亂也政事人所自作豈從天而下而莫尸其咎者哉實繇此婦人而已然則向所云降此大厲亦無可奈何而歸咎于天之辭其實致厲固有階矣天不任受過也

○匪教匪誨叶寘韻

胡位翻時維婦寺寘韻毛鄭以懿厥哲婦至此朱傳以哲夫成城至此爲第三章鞫說文作鞠人忮說文作伎忒職韻譖陸本作僭始竟背叶職韻必墨翻豈曰不極職韻伊胡爲慝職韻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職韻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職韻毛朱諸本皆以鞫人至此爲第

四章○賦也、此章斥蝨、斥蝨、賊也、以恣其攘攫之謀、于是乎有罪者挩、無罪者收、而有土田奪人民之事、紛然接踵矣、教導誨曉也、皆施之自上者、婦斥褒姒、卽上文云哲婦也、寺說文云、廷也、有法度者也、故字从寸、左傳疏云、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劉熙云、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承上章言褒姒爲王寵愛如此、故一時承望風旨者、皆不知有王之教誨、而惟褒姒之言是依、其所從出法度之庭、雖有吏、猶無吏也、謂之是、惟婦人之寺焉可也、鞫人以下、乃道其實、一說朱子云、寺奄人也、婦人與奄人、二者常相倚而爲奸、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孔云、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繇此作、鄒忠胤云、周禮寺人掌女官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醢人舂人稾人之屬、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爲奸、利固易耳、此言婦而兼及寺也、愚按此說亦通、但以上下俱無言及寺人之事、而幽王之時寺人亂政、史亦未有聞者、故定主前說、鞫說文云、窮理罪人也、徐鍇云、以言鞫之也、忮、當依說文通作伎、云與也、忒、說文云、更也、毛傳云、變也、言此蟊賊之輩、奉命鞫獄、惟與其能更變辭說以誣陷人于罪者、下文所云譖始竟背是也、一說忮如字、說文云、恨也、毛傳云、害也、曰忮忒者、朱子云、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亦通、譖說文云、愬也、誣告之也、譖者、簪也、若簪之著物、切至也、樂曲盡爲竟、故有終之義、反面爲背、故有反之義、極者屋脊之棟、故有中之義、伊發語辭、胡之言何、音之轉也、說文無慝字、當通作匿、陰姦也、義見民勞篇、言譖人之人、其始所譖之說如此、而其終乃與之相反、斯其虛僞灼然、彼鞫獄者、豈曰不可卽是而得其中正之理乎、乃藏匿姦惡于心、若將有所圖者何也、總之外內呼應皆

爲貪心所使。以爲不忮忒。則不足以羅織無罪者爲有罪而攫其土田民人之屬耳。居貨曰賈。蓋坐賣以待售者。物相二曰倍。孔云。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木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君子有位之稱。指蠶賊輩也。婦指褒姒。公事。官府之事。休說文云。息止也。鄭云。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劉向云。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嚴云。商賈有三倍之利。賤丈夫之所爲。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愚按

如賈三倍。刺蠶獄者坐而網利也。所謂蟊賊也。休其蠶織刺內外相關通。而王不能制也。所謂蟊疾也。十月之交歸咎皇父。外則番聚蹶楓。布列要津。內則豔妻驕扇。日以不臧。鬻譖史僞。簒周之必敝。曰。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于諫工。而講以多物。王將棄是類而與剿同。天奪之明。欲無斁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剿同也。葉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休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可與此詩互證。○天何以刺。寘韻　何神不富。叶寘韻　舍音捨爾介狄。說文作逖　維予胥忌。寘韻　不弔不祥。陽韻　威儀不類。寘韻　人之云亡。陽韻　邦國殄瘁。寘韻　漢書作頼○賦也。刺說文云。直傷也。總承前三章言。天何以直傷良善而使受罪罟之毒乎。爲其瘵之士民歎也。既言天又變言神者。盈天地之間。勢故何在。神上言何故神

不以富予此君子婦人。而使之網利爲慝無已乎。蓋深惡蟊賊蟊疾者而又歸咎于神也。舍通作捨。說文云。釋也。爾指王也。介猶嫓介之介。古者主有嫓賓。容有介。禮云。七介以相見。孔叢子云。士無介不見是也。狄。汎指夷狄。非專斥北狄也。言此蟊賊蟊疾輩。日惟以求富爲事。彼非忠于上者。其心皆已捨置王矣。而據其所爲。勢必能招夷狄之來。若爲之嫓介。然國語。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此所謂介狄者也。萬時率云。介狄一語。驪山之禍已逆覩之矣。予。凡伯自謂也。胥。爾雅云。皆也。當通作延。說文云。僧惡也。言我時出正言以相規戒。則此輩皆胥以我爲憎惡也。弔。猶愍也。祥。說文云。善也。不弔。謂所存無善事。皆指蟊賊蟊疾輩也。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今也內外交通。曾無嫌限。成何威儀乎。不類。言與尋常不相類。甚怪之之辭也。人。汎指朝中之賢臣。亡。說文無瘁字。當依漢書通作頹。徐鍇云。勞苦見于貌也。朝中賢士。見幾而作。既皆曰奔亾矣。則任羣蟊之橫行。將孰與救正之。勢不至使天下之邦國盡皆顛頹不止矣。按周書文侯之命篇云。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咎。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與此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于殽。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于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亾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左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詁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則。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

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天之降罔、叶武方翻維其優尤韻矣、人之云亡、陽韻心之憂尤韻矣、天之降罔、見上維其幾叶支韻讀如饑居宜翻矣、人之云亡、見上心之悲支韻矣、賦也、此、咏嘆上章之言、天之降罔、即所謂天何以刺也、罔、與罪罟之罟同義、優、說文云、饒也、憂、通作慶、說文云、愁也、徐鍇云、慶形於顏面、故从頁、頁者首也、幾、說文云、痛也、天降下羅網、民之犯罪者亦既多矣、加以人之云亡、則此罔之降、尚不知何所底止、所以愁而形于面也、天降下羅網、民之犯罪者將殆盡矣、加以人之云亡、則此罔之降、勢必至靡有留遺、所以痛而結于心也、曰憂曰悲、亦正爲邦國殄瘁故耳、後段深前段、又左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按此以人作民解、亦通、但經章

亦當一例不宜自相矛盾、○鬳豐本作潭爾雅作濫泉、維其深侵韻矣、心之憂矣、寧自今侵韻矣、不自我先、韻不自我後、叶鷹韻後五翻藐藐昊天、先韻無不克鞏、叶鷹韻朱子云叶音古無忝皇祖、鷹韻式救爾後、見上○興而賦也、鬳、水噴出之貌、沸、說文云、水騰涌也、濫、通作濫、汜也、水泉從下上出者曰濫泉、義見采菽篇、鄭云、涌泉之源所繇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徐光敬云、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識女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不自我先二句、語氣與正月篇同、鄭云、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韓詩外傳云、孟子曰、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又左昭十年、叔孫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其子不能仕、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

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據此、引詩之意、則此二句、乃主幽王而言、猶書所云、自作孽者、亦通、藐通作邈、說文云、遠也、無通作毋、戒辭也、下同、克能也、鞏說文云、以韋束也、毛云、固也、天意在今日、似邈不相屬矣、然亦有可以鞏固之理、毋自諉于不能、發之道、惟在法祖而已、忝說文云、辱也、皇祖、指文武也、鞏固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此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王當倣而行之、迸羣黜親善類、毋自忝辱于皇祖也、式發語聲、救者維挽之謂、對往日言爲後、幽王果能猛圖補救、當自今日始矣、嚴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云、槩弘箕服、亡國之兆、雖已久見于童謠、亦俟遥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是嬖、休蠶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則奪宗、方且裂繒爲入耳之歡、舉烽爲博粲之賦、幾如是而不亡者、而詩人尚規之以善後、蓋誠欲回國脈于一綫

不忍坐視其殄瘁也、陸燧云、通詩生自婦人是病、無忝皇祖是藥、

瞻卬七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內第二章依朱傳分

章與毛鄭舊本異第三章第四章與毛鄭朱諸本俱異○朱子以爲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今按此因篇中有時維婦寺一語故遂以奄人當之、而詩意政未必然、申培說剽竊朱子、已彰其淺、且謂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則又疑序所云凡伯、其見于咏蕩詩者、乃厲王時人、見于春秋隱七年者、乃桓王時人、皆于幽王時不合、而趙岐王充、又有尹伯奇作詩小弁篇之說、時世相同、輒妄取而附會之、尤淺之淺者也、子貢傳闕文、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出序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焉出朱傳○蘇轍云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郝敬云昔周公與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召旻名篇潘岳江云瞻卬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伯昏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珍瘁恒必繇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旻韓詩外傳作昊天疾威天篤降喪陽韻瘨我饑饉民卒流亡陽韻我居圉韓詩外傳作御卒荒陽韻○賦也旻郭璞云愍也虞書說云仁閔覆下則稱旻天疾迅威怒也天以仁閔為德而今也反迅疾其威之實篤通作竺說文云厚也厚降以死喪之禍下文饑饉是也瘨說文云病也我國家也顏師古云穀不熟為饑菜不熟

周幽王之世

爲饉、卒、鄭云、盡也、當通作瘁、義見雲漢篇、凶、說文云、逃也、逃徙無定、如水之流、曰流凶也、天病我國家以饑饉之災、故民之死喪甚衆、而其僅存者、又盡皆逃散之四方也、居、孔穎達云、謂城中所居之處、圉、爾雅云、垂也、當通作圄、說文云、守之也、拒守在外、故爲邊垂、左傳聊以固吾圄、是也、季本云、以國事爲己事、故曰我居圉也、荒、說文云、蕪也、自國中至邊境、盡皆荒蕪、田野不治、是時蓋歲旱之極也、鄧元錫云、孟賊訌、胥讒也、罪罟張、胥虐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尸之氣、干天和、而饑饉卒荒、周其凶夫、季云、此章言歲饑民散而無可懇、則歸禍于天而已、

內訌、東韻　居雄翻　豐本作荥　**潰潩回遹、**實豐本作寔　**靖夷我邦、**叶東韻　悲工翻　○賊也、此章推天所以疾威之、繇也、罪罟柔良、使手足無所歸咎之辭也、呂祖謙云、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閔也、孟賊。斥小人。內。曰。師多則人讀、蓋、謂、晨以啓閉者、以墨者爲之、周禮、天官闇人職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梡、鄭云、梡、戕陰者也、周書呂刑篇云、爰始淫爲劓則梡黥、即此本作斀、說文云、去陰之刑也、孔云、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按周禮內小臣寺人內豎奄人之屬、皆以宮刑者爲之、此詩所指、當謂內小臣內豎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亦如之、內豎掌內外之通令、靡之言無、音之轉也、共。通作供、說文云、設也、言此孟賊之人。內與褒姒。黃緣交通。以相惑亂。而爲閽寺者。曾無有能供其職事。爲之禁斷。是以出入自如。畧無間阻也。潰者、水流四散之貌、毛云、潰、亂也、回、說文云、轉也、遹、說文云、避也、回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靖、安也、俾予靖之、靖、夷平也、亂生不夷之夷、承上言孟賊

通內之後、肆無顧忌、潰潰然敢亂爲邪僻之行、而王乃實使之治國、以望其轉危爲安、轉陂爲平、其將能乎、言所使非其人、猶大學所謂小人之使爲國家也、○皐皐訾訾、叶淡韻多忝翻豐本作訿

競競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淡韻○貶也、此皐章歎用舍倒置也、皐皐引聲之緩者、故有緩之義、左傳謂口說而已、解見小旻篇、爾雅云、皐皐、刺素食也、訾訾謂莫供職也、毛云、皐皐、頑不知道也、訾訾、窳不供事也、曾說文云、詞之舒也、珏本作訿、說文云、缺也、小人在位、所爲如此、其於政事之缺失者多矣、而王曾不知、其缺也、競競戰懼之意、業業勤動之意、形容憂時之流所謂不尚有舊者也、孔甚也、甚填塞以擾攘不安之事也、我代爲競業者之自我也、位所居之職位也、貶說文云、損也、勞于趨事而不遑安寧、如我輩者、反不能安其位、而甚遭貶黜、其顛倒錯亂如此、十月之交篇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正謂此也、○

草豐本作艸韓詩外傳作莫

不潰韓詩外傳作潰崔靈恩注豐本俱作遂

茂、叶紙韻姥罪翻

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紙韻豐本作且○賦也、章言天之疾威、亦既甚矣、而在位用事者素皆蚩賊者、流方且視之漠然絕無恪供職業以挽回災變之意、則天下之民、其歎憫之意、如彼歲旱、草不潰茂死喪多也、草最易生之物、何地無之、歲旱至草亦枯槁而他物之死者多矣、曹氏云潰訓散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如棲苴流亾衆也苴者蒯屬可以作履其質輕徼隨風栖泊無有定處猶所云轉蓬也、王安石云民蕩析離散故如彼棲草也、相說文云省視也、此邦即次章之我邦兼居圍而言也、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爲潰亂公羊傳云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鄭云無不亂者言皆亂也、

季云、潰止者、不至于潰、不止也、愚按、居圍卒荒、猶曰、天災所爲、此邦無不潰止、則人怒不可收拾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支韻七言爲句　陸德明本作宎　**維今之疚不如茲、**支韻七言爲句　豐本作宎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大全本作況後同　叶云胡公翻　**不胾我躬、**叶東韻○此也、上章責小人。此章刺王也。維孔云、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疚、本作宎、說文云、久病也、茲之言此、亦音轉也。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云、言、今之疚、亦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云、言、今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曰彼曰斯、就小人中强爲分別之也。斯之言此、亦音轉也。疏、通作粗、鄭云、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云、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二約之、得此數也、曰、疏、曰粺、胡不自行引退、以避賢者路乎。而使我記憶在心。專主爲此之故。悄悄不知所爲。且至于思緒引之愈長。而不能自釋也。錢天錫云、小人自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爲是言者。蓋絕望于王。冀得收功于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東韻　**泉之竭矣不云自頻、**鄭箋列女傳俱作濱八言爲一句觀此句不用韻可見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叶東韻○此也、上章責小人。此章刺王也。維今之疚、所以益甚于前者、實繇于此。蝨賊內訌。相表裏爲姦利。故王澤日竭。而王不知也。孔云、池者、穿地言、其相去不遠、猶曰、不止也、胡之言何、亦音轉也、替、爾雅云、廢也、職、說文云、記徵也、爾雅云、主也、兄、通作況、說文云、狂之貌、輔廣云、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引本關弓之義、爾雅云、長也、謂伸之使長也、言今民疚之甚。皆繇于朝廷所品題之曰。彼爲粗。此爲粺。其度量總無以大相越者。胡不自行引退。以避賢者路乎。而使我記憶在心。專主爲此之故。悄悄不知所爲。且至于思緒引之愈長。而不能自釋也。錢天錫云、小人自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爲是言者。蓋絕望于王。冀得收功于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東韻　**泉之竭矣不云自頻、**鄭箋列女傳俱作濱八言爲一句觀此句不用韻可見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叶東韻○此也、上章責小人。此章刺王也。維今之疚、所以益甚于前者、實繇于此。蝨賊內訌。相表裏爲姦利。故王澤日竭。而王不知也。孔云、池者、穿地

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繇、負、外、引、水、而、爲、之、竭、通作渴、說文云、盡也、頻、說文云、水厓也、鄭云、池竭、繇外無益者、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繇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生水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繇、內、無賢、妃、益之。兩曰不云、者、言、王、不肯歸、荅、干、是、也、劉向列女傳云、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益、亦、池泉之勢也、溥、說文云、大也、鄭云、猶偏也、孔云、王、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偏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弘、通作宏、說文云、屋深響也、屋廣大則響故有大之義、職兄斯弘、謂我之憫悅益甚也、引言、其憂之長、弘、言、其憂之大、益、爲宗、社、慮。非爲身家危也。故繼之曰、此害之溥不獨、裁禍及于、我身而已。將無不被其毒者矣。

命、句有如召音邵公曰辟音闢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今也日蹙七言爲句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於乎哀哉、句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八言爲句

叶紙韻暨凡翻○賦也、此章欲王用賢以救亂也、鄭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辟、通作闢、說文云、開也、蹙、毛云、促也、說文云、迫也、曰辟國百里、言其憂之長、弘、言其憂之大、益爲宗社慮。非爲身家危也。故繼之曰、此害之溥不獨、裁禍及于我身而已。將無不被其毒者矣。○昔先王受命、句有如召音邵公曰辟音闢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今也日蹙七言爲句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於乎哀哉、句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八言爲句

叶紙韻暨凡翻○賦也、此章欲王用賢以救亂也、鄭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辟、通作闢、說文云、開也、蹙、毛云、促也、說文云、迫也、曰辟國百里、言其憂之長、弘、言其憂之大、益爲宗社慮。非爲身家危也。故繼之曰、此害之溥不獨、裁禍及于我身而已。將無不被其毒者矣。○昔先王受命、句有如召音邵公曰辟音闢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今也日蹙七言爲句國百里、紙韻九言爲句於乎哀哉、句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八言爲句

叶紙韻暨凡翻○賦也、此章欲王用賢以救亂也、鄭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辟、通作闢、說文云、開也、蹙、毛云、促也、說文云、迫也、曰辟國百里、言其憂之長、弘、言其憂之大、益爲宗、社、慮。非爲身家危也。故繼之曰、此害之溥不獨、裁禍及于、

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陳檿云、此詩及瞻卬、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大戎禍哉、陳傅良云、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邶雅之終繫以召公居外以分陝、幷棠志之矣、而周公之後、易世其衰矣、一也、召公之後、世有庸於周焉、而周公之後、易世其衰矣、一也、召公之後、易世其衰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召旻七章章五句

舊皆作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自第五章而下每章俱作七句今改正○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朱子謂旻閔以下、不成文理、蕪氏亦詆其衍說、是矣、申培說則云、幽王遲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蓋擬取篇中近似之語、堆積成文、贅累特甚、尤無義理、其妄駕之于尹伯奇、辨已見瞻卬篇、子貢傳闕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出序以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
慝暗昧去和而取同故作是詩朱子云大夫以王
以從善而作此詩惑于邪謀不能斷
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同遹靖夷我邦此謀猶
回遹所自來也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和
而與剸同猶之聲一不講此正所謂舍臧而用不臧者
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
愚按據此則此詩疑亦凡伯所作

旻列女傳作昊

天疾威敷于下土鷹豐本作韓詩作畀石經雇
韻下同沈文選注作元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叶丑封翻讀如組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丑封翻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冬韻○賦也旻天疾威與雨無正篇意同敷說
文云施也對上天稱下土嚴粲云旻天以仁憫

爲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薦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徐鉉云慮一事畫一計爲謀今按謀字右旁施某不徒定聲亦自有義說文云某者未定之位宅也凡不知名者皆言某猶枚數之云慮某事畫某計云爾徐鉉是也猶解見采芑篇猶本獸名性多疑慮故以爲熟思覆酌之意謀王王言。猶王臣言。各有所屬。觀篇中本文可見。回說文云轉也古字作囘口中象囘轉形通說文云囘避也囘通者囘轉而避于正道言去正就邪也沮通作阻人行爲險所限隔則不能進前故其義又訓爲遏止也此言下之謀上之猷皆相尋于囘通莫知其何日能遏止也臧善覆反也謀之善即第四章所謂先民是程可以福國庇民者而王則不從謀之不遵言必至于有咎謂淺末之謀不善即所謂臧者而王反用之孔甚也之爲言困也故爾雅以爲病廣雅以爲勞也我觀今日君臣之謀猶其囘遹而何日斯沮則可謂甚勞其臧者不從而不臧者覆用則可謂甚病二義皆有也

○渝渝爾雅說文俱作愉翁翁漢書豐本俱作歈歈荀子作喻喻子作喻喻韻亦叶支翻說文作訑訑子作詒詒韻亦叶支翻**亦孔之哀**灰韻胡隈反韻魚羈翻**謀之不臧則具是違**叶灰韻胡隈反韻魚羈翻亦叶支韻於宜反韻魚羈翻**我視**曹本作眡**謀猶**豐本作猷**伊于胡底**叶支韻蒸夷翻○賦也朱善云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爾雅云翁翁訑訑莫供職也郭璞注云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按渝之爲義水流疾聲也重言渝渝者孔穎達以爲狀小人作威福之勢即爾雅注所云姦黨熾也訑說文作詒與詒詒二字形音相類而義各別訑不思稱事之意詒痴也詒苛也思稱事之意也徐鍇云言不思稱事之意與詒同意蓋訑从言詒从台今以字義求之則訑正與詒反人不肯用力勤事徒騰口說而已故訓訑爲不思稱乎事而訓詒爲惰窳觀召旻篇以舉舉訑訑與兢兢業業對言其旨可見毛傳解訑訑亦云窳不共事

也、與爾雅說文合、當從之、若如劉向引此、謂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則瀹通作敪、歙縮氣出聲也、詆通作呰、乃苛細之義、卽朱傳所云相詆也、亦通、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具、通作俱、偕也、言謀之善者、則群小皆譏議而必欲背違之、其不善者、則皆附和而必欲依就之、先立一從違之機、以簧鼓于君側、王之不從覆用、全根于此、荀子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瀹瀹訛訛、亦孔之哀、謀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底、砥同字、磨石也、我觀今日、謀猷錯出、刺謬若是、誰能磨治之、使歸于正乎、

○韻余救翻豐本作猷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有韻亦叶宥韻疾救翻韓詩崔汪豐本俱作就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集叶宥韻余救翻韓詩豐本作猷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宥

用不得豐本作集**于道**有韻亦叶宥韻徒侯翻○賦也、具、俱、偕也、違、具依彼瀹訛之徒、何足責而不從、覆用、王、之、自、爲、猶、亦、已疎矣、故三、四兩章專以猶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詩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今王胥無定見、既聽榮于不臧之謀矣、雖乞靈于卜何益、此龜所以厭之、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禮記、子引此詩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如也、而況于人乎、謀夫孔多言、既、與、臧、者謀之、而復使、不臧者亂之、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我龜既厭正繇于此、不集者、謂龜之神靈、不來集也、卽不我告猶之意、發言猶云出言、自堂下至門謂之庭、執、持、咎、愆也、謀臧具違、不臧具依、一唱衆和、闐然盈庭、其勢之熾盛如此、誰敢與之爲敵、而持其愆咎者哉、邁說文云、遠行也、嚴云、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

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左襄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僑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詩云、謀失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哀哉爲猶**、豐本作猷下同**匪先民是程**、叶陽韻仵良翻**匪大猶是經**、叶陽韻居良翻**維邇言是聽**、叶陽韻他陽翻**維邇言是爭**、叶陽韻諸良翻**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叶陽韻賦也、渝訛固可哀。○而不意王之遂聽之也。則其爲猶亦可哀矣。言禍必中之、國也、國語云、古曰在昔曰先民孔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今按書、相古先民有夏、稱亦同此、程、品也、詩文、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蓋度量繇此而起、故取以爲品式之名、荀子所謂程者、物之準也、大猶、謂謀慮之大者、經、說文云、織也、

今織作家、東西其緯曰經、大猶是經、言取大是非大利害所在、圖廻于心、亦如織經之往來也、誠欲經大謀。必先取程先民矣。邇之計者、正與大猶相反、邇言、淺末之言、無關宗社生靈之計者、正與大猶相反、邇言、淺末之言、無關宗社生靈之道、而善爲權利者、聽受爭競也、聽在上、爭在下、言上之人、固惟邇言是聽、而下之人、見上之聽邇言也、亦隨有起而以邇言爭、邇言者、蓋始合終離。自相犄角。小人情態、往往如此。鄒云、向猶有臧否之兩端。至此則能爲臧者。感思卷舌退矣。向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具是依者。又相與攘臂起矣。纖計小談、不勝異指、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是其何定之有、潰決成就也、譬如築室者、不謀之于工師、而維于行道之人、是謀彼原不知作室爲何事、其能決斷此謀而有所成就也哉、行道之謀、正譬邇言、東漢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意亦同此、○**國雖靡止**、紙韻

或聖或否、叶紙韻 補美翻 民雖靡膴、魚韻亦叶灰韻莫杯翻 作腜外傳作憮 或哲漢書作悊 或謀、叶虞韻蒙晡翻亦叶灰韻蒲杯翻又叶麕韻滿補翻 或肅或艾、泰韻亦叶隊韻疑刈翻豐本作乂 如彼泉流、朱傳讀詩記詩大全豐本俱作流泉 無淪胥以敗、叶奚韻豐本作退○賦也、國以國事言、止、定也、聖、通明也、否、不通也、民以倫品言、膴、腊之無骨者、故以爲腜美之稱、周原膴膴是也、哲、知、肅、敬也、艾、通作乂、治也、洪範五事之疇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按視明則知貌恭則氣象嚴整、聽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乂通微之謂睿、思能通微則無所不通、故聖、劉公瑾云、洪範五事次序、與此詩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爲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言國事紛紜、雖未有定止矣、然或有聖焉其人者、正可就之以決謨議、即

思慮不通之人、容或有之、豈可薄待天下、謂盡皆否而無聖哉、二或字要看得圓融、聖足以該下四德、故特提言之、民之才識豐美者、誠不多見、然哲謀肅艾之四德、或各有其一焉、亦可取材而用也、召旻之詩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亦此意、凌濛初云、言民字正見野有遺賢、不在謀夫之列者、如彼泉流以比言路、欲其疏通不欲其底滯也、國語云、爲川者決之使道、爲民者宣之使言、引類不同、其指一耳、無通作毋、屬望而警戒之、欲使其不臧無所分別、正如泉流之清淪而至于涸濁也、脊皆敗毀也、猶言賢人與國與民同盡也、蕪蔽云、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于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不敢暴虎、作可 不敢馮鷹鐵論 河、歌韻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歌韻荀子作佗 戰

戰兢兢、蒸韻左傳兢作矜　如臨深淵、豐本作屑　如履薄氷、蒸韻豐本作尒○賦也、暴虎、鮮見大叔于田篇馮、通作淜、說文云、舟渡河也、孔云、空涉水、凌波而渡也、一他、汎指而對舉之辭、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皆知畏之、若夫無形之禍、遠在歲月、則恬然不以爲憂、此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者也、呂氏春秋云、此言不知隣類也、戰者危事、恐懼之至、如臨大敵、故重言戰戰也、兢者強也、重言兢兢、兢兢、戰戰者、危之至也、如臨恐其墜、如履恐其陷、勞力自強之意、如臨二句、又就其戰兢處而形容之、淵言深、氷言薄、危之至也、如臨恐其墜、如履恐其陷、愼謀若此、自不至、舍其戚、戚者、矣鄧元錫云、君子之戰兢也、皆以其戒暴虎馮河之心將之、謀與有無、違乎、是篇敬之、謀也、昔夫子之行三軍也、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聖者謀也、左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又荀子引此詩云、人不省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左昭元年、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公子圍、今按毛傳意亦同此、然實非詩意、又宣十六年、晉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如此說詩、其去詩旨尤遠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鄭謂所刺之交雨無正爲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

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
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
雖棄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傳録之、而郝敬則謂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
太史記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
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
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
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頌
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焉時可
則云、此詩言朝廷諸臣、瑣尾齷齪、謀猶反覆、君
子無所容其身、而是一說、子貢傳闕、申培說襲朱傳、益表其爲僞
書耳、

何氏詩經本古義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出序愚意爲太子宜臼遭讒而作按小弁之詩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之詩曰。君子信讒。卽此詩首章所言信讒。國語史伯曰。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剿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卽此詩二三章所謂讒人也。焦氏易林亦云。青蠅集蕃。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義亦同此。漢兵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盛。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亾。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蹇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

子也。江克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也，陛下顯而用之，衝至尊之命，以追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士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

營營 讒文豐氏本俱作營云小聲也後同

俱作榳史記作蕃漢書作藩易林作蕃

豈弟 左傳漢書作愷

君子無 漢書

信讒言 元韻說文豐本作

青蠅止 漢書作至

于樊 元韻說文

毋

元韻漢書引此章下即接以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樊云營營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也說文云匝居也連言營營者象其迴旋飛繞之狀程子云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也青蠅與蒼蠅異種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琭其聲皆在翼又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陸佃云蒼蠅善亂聲青蠅善亂色故詩以青蠅刺讒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懷蛆縈利喜暖而惡寒漢書昌邑王夢青蠅之矢積粟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顏師古云惡即矢也按青蠅之惡兵在于矢止則布穢飛則不能也或以青蠅止于樊興讒言止于智者非是樊當從說文作榳从木中枝交也其義爲藩即今之藩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外之藩籬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王充云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豈通作愷悌順也鄭玄云豈弟

樂易也。陳烏飛云。讒言多端。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一說。豈弟乃優容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微諷之辭也。讒言之所以得入。實繇于此。苟遇英斷之主。自畏而遠去矣。亦通劉晝云。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左襄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駒支對曰。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晉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職韻讒人

史記漢書論衡俱作言　岡極。職韻之則此句非韻

東方朝引此詩上章之後。即繼之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興也。宜曰之廢也。有褒姒以讒之于內。有虢石父以讒之于外。此章所興青蠅。指石父也。石父爲王卿士。周王朝。植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故言止于棘。

交亂四國。職韻

也。又棘者。刺人之物。故以爲讒人之況。楚辭云。藂棘樹于中庭。王逸註。謂蒺藜棘刺之木。滿于中庭。以言遠仁賢。近讒賊也。讒人進讒言之人也。罔極。謂深險變幻。無所底極。人罔極。則其言亦罔極矣。交亂者。交構以成亂。四國。四方之國也。交亂四國。如構王伐申出。故求之申。其時呂繩西戎。皆申與國。因遂蠢然俱動。是皆虢公之爲也。王充云。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猶畏讒夫之口。爲毒大矣。陸賈云。讒夫似賢。似賢美言是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亾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亾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邪厄民亾。不亦宜乎。○營營

青蠅、止于榛、真韻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真韻

青蠅三章章四句

朱子曰、興也。此章所興青蠅。指讒人。讒人。害善之興。亦通。構。廣韻云、架也。解見四月篇。孔云、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我者。親之之辭。二人。謂王與宜臼也。王。天下君也。太子。亦儲君也。故以我二人稱之。

離間骨肉之事。非外庭之臣所能辨。浸灌滋潤。當以譖之豔妻耳。鄧元錫云、交亂四國。造亂國家也。構我二人。靡、親不離也。皆罔極也。羅願云、君子之于讒也。初蓋易之。至于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其讒。此詩亦然。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高伯宗云、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暴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交于友。是故。晁錯削國。討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慘何極焉。然猶可諉曰、深刻之賈禍也。屈原定令、修潔無私。可謂忠矣。汨羅之沈。至今悲之。然猶可諉曰、讒直之招謗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諉曰、君寵之不篤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有劓鼻之禍乎。則又諉曰、嬪婦之愚自見欺也。西伯之聖。足自全矣。而羑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諉曰、主臣之疎。人易間耳。申生致胙。分非疎矣。而待烹之殃。奚爲而至。則又諉曰、父之不道。人倫之變也。伯奇捐蜂。非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晁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如西伯。戚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保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此者。當何如也。甚矣讒之爲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辨也。嗟夫。青蠅爲祟。一至于此。中菁之言。可勝道哉。斯誠來世之永鑒矣。

亦云、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鄒忠亂云、厲王之信讒。大夫憂之。申培說雖無可考。然觀蕩之詩曰、流

言以對、桑柔之詩曰、朋友以譖、不胥以穀、而國語載其用衛巫監謗、道路以目、夫惡直未有不好諛者、故逸周書芮良夫解有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厲之世、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國步茂資、亂況斯削、有繇然矣、今按是詩之屬于幽厲、雖皆可通、然不若幽王、信讒奪嫡之事、爲較然明著也、而袁孝政注劉子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考、今于此詩得一武公遺事、竒矣、然此故魏詩也、何得入雅、愚終不敢信以爲然、竊意毛傳篇次、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爲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爲魏耳、又此詩若指爲周公之詩、亦自肖似、所謂讒言、即指流言也、所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也、所謂二人、則王及周公自謂、猶之雒誥所云、我二人共貞者也、眞德秀云、自昔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幾至倩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已、故家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又指實事而言、

我行其野、疑太子宜曰出奔申之作。晉語、史蘇曰、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亾、竹書紀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愚按宜曰以被逐而奔申、其情可憫、厥後驪山變作、而偃然身居天位、忘仇不討、則無以解于弒父與君之罪矣、

我行其野、子貢傳豐氏本作嫻、後同。蔽芾其樗、魚韻昏姻之故、言就爾居、魚韻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魚韻讀

讀詩紀聞作因豐如居斤於翻○賦也、此、詩愚、疑、爲、宜、曰、所、作、我行其野。身被放逐。而無所依怙之辭也。蔽芾、解見甘棠篇、樗、解見七月篇、昏、通作婚、爾雅云、壻之父謂婚、婦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婦之黨爲姻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劉熙云、曰婚者、言婿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曰姻者、姻、因也、女往因媒

也、幽王、娶于申、宜臼申后、所出故、云然、畜毛云、養也、按淮南子云、玄田爲畜、偶思而得其解、當玄月之時田事已畢、收穫而藏之、故畜有止義、又有聚義、所藏之穀、可以爲養、故又有養義、復、反也、邦家、卽已家也、椓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我父與舅家爲婚姻之故、特就爾國而託處焉。豈敢謂爾不肯畜養我。則惟有復反我之邦家。以歸死于君父之前耳。情急而與之自訣之辭。

其野、言采其遂、屋韻　明本作蓄、氏

不我蓄、屋韻　**言歸斯**　朱傳讀詩紀豐本俱作思　**復、**屋韻　○賦也、遂、鄭玄云、牛蘞也、仲春時生、爾雅以爲蘬、郭璞云、今江東呼艸爲牛蘞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鏡、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艾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莧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陸璣云、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也、多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屋韻　**爾**

不我畜、屋韻　**言歸斯**　朱傳讀詩紀豐本俱作思　**復、**屋韻　○賦也、遂、鄭玄云、牛蘞也、仲春時生、爾雅以爲蘬、郭璞、璞云、今江東呼艸爲牛蘞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鏡、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艾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莧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陸璣云、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也、多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屋韻　**爾**

其野、言采其遂、屋韻　明本作蓄、氏

不我畜、屋韻　**言歸斯**　朱傳讀詩紀豐本俱作思　**復、**屋韻　○賦也、遂、鄭玄云、牛蘞也、仲春時生、爾雅以爲蘬、郭璞云、今江東呼艸爲牛蘞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鏡、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艾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莧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陸璣云、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也、多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屋韻　**爾**

其野、言采其蓫、叶職韻　筆力翻　**不思**　白虎通作惟　**舊姻、**白虎通作因　**求爾**　俗本朱傳豐本作我誤　**新**　職韻　**特、**職韻　**成**　論語作親　**不以富、**叶寘韻香義翻亦叶職韻筆力翻　**亦祇以異、**寘韻亦叶職韻逸職翻　○賦也、蓫、爾雅說文、皆以爲當也、廣雅謂之烏蜕、郭云、大葉白華、張如指、正白、可啖、陸璣云、河內謂之蓄、幽

州人謂之蓫、按說文無蓫字、蓫亦作蓄、谷風篇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陶隱居謂卽此菜也、戴侗云、今羊蹄菜、謂之禿唐、卽此物也、禿蓫蓄、一聲之轉、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虫、一名鬼目、又原始云、蓫卽馬尾也、亦可作蔬、爾雅、蓫、蕩馬尾、廣雅云、馬尾、蔓陸、本艸云、今關西呼爲蕩、江東爲當陸、一名蕩根、一名夜呼、一名白昌、據此、則蓫有兩解、未詳孰是、宿、止也、暫託宿而已、若君父悔悟、則歸期不遠、非必遂爲久居之計也、夫旨蓄尚可以御冬、昏姻緩急所賴、獨不可以託宿乎、爾若不然、則當回首言歸而復我之邦家、更不再計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叶職韻　筆力翻　**不思**　白虎通作惟　**舊姻、**白虎通作因　**求爾**　俗本朱傳豐本作我誤　**新**　職韻　**特、**職韻　**成**　論語作親　**不以富、**叶寘韻香義翻亦叶職韻筆力翻　**亦祇以異、**寘韻亦叶職韻逸職翻　○賦也、蓫、爾雅說文、皆以爲當也、廣雅謂之烏蜕、郭云、大葉白華、張如指、正白、可啖、陸璣云、河內謂之蓄、幽州人謂之蓫、按說文無蓫字、蓫亦作蓄、谷風篇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陶隱居謂卽此菜也、戴侗云、今羊蹄菜、謂之禿唐、卽此物也、禿蓫蓄、一聲之轉、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虫、一名鬼目、又原始云、蓫卽馬尾也、亦可作蔬、爾雅、蓫、蕩馬尾、廣雅云、馬尾、蔓陸、本艸云、今關西呼爲蕩、江東爲當陸、一名蕩根、一名夜呼、一名白昌、據此、則蓫有兩解、未詳孰是、宿、止也、暫託宿而已、若君父悔悟、則歸期不遠、非必遂爲久居之計也、夫旨蓄尚可以御冬、昏姻緩急所賴、獨不可以託宿乎、爾若不然、則當回首言歸而復我之邦家、更不再計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人謂之燕薑、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温暾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原始云、俗名老鴉蒜、昔生于燕地、今隨處有之、鄭云、亦仲春時生、風土記云、蕾、蔓生、被樹而升、實狀如牛角、一枝數枚、味甜如密、戴云、按此、其蔓即木通、本艸云、木通蔓、大者徑三寸、每節有二三枝、實如小木瓜、長三四寸、核黑、穰白、陳士良云、實名椵桃子、陶弘景云、近道繞樹藤生、汁白、莖有細孔、兩頭皆通、含一頭吹之、氣出彼頭者、良主通利九竅、出音聲、去脾胃中寒熱、蓋通可去塞、故其治如是也、但未有爾雅其根者、又爾雅云、葍、蔓茮、茮、邢昺云、華白者即名蕾、華亦者別名蔓茮、陸璣言其艸兩種、赤者有臭氣也、蕾猶有治疾禦饑之用。昏姻之相與、固望其窮則相恤也。魯蕾之不如乎、舊姻、宜曰、自謂也、特之爲言獨也、申、國、新强、足以、自立、所謂新特也、言我之所以就爾者、豈其不思我父爲爾之舊姻、徒以爾國新能自立之故而求爾乎、此二句、反辭也。下文誠不以富二句、乃是正意。成通作誠、富、謂有國之富、土地、廣甲兵、衆、是也、異、謂蜚、

蜚情誼異于他人也、我之求爾。實不因爾國强大之故。亦但謂爾如念舊姻之誼。則休戚相関。必有大異于他人者。庶幾其相收卹耳、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引詩之意、言民之稱譽人、誠不以其人之富、而但以其人之異、雖命意不同、然恍惚可得富異之解、按禮記檀弓篇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其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晉語亦云、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釋罪、必歸于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

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乃雉經于新城之廟是以謚爲共君先儒有謂申生自經而死陷父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謚恭而已然則宜曰之彼逐奔申尚有合于大杖則走之義未有甚失聖人亦幸而錄之與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云士就窺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朱子亦以爲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語意固自近似而爲士爲民就能詳之序則謂刺宣王也夫下有偷俗實上之人無以導之謂刺王是也獨以爲刺宣則無所據序詩者但見篇次當在宣王之世又篇中有復我邦家之文與黃鳥篇復我邦族相似因其彙作一處而遂槩目之爲刺王耳毛鄭則以爲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耳就爾宿者亦可謂無志節之甚則所云就爾居就爾宿者亦可謂無志節之甚視谷風之婦相去不啻倍蓰而又何錄焉若蘇轍謂此詩乃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所作毋論其牽强難通且以爾呼王成何文理申培說闕、

小弁幽王太子之傅所作刺幽王也出序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其傅憫其無罪故述太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出朱傳以冀王之一悟也宜臼亦作宜咎孔穎達云以太子不可作詩刺父故自傳意述而刺之按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太子宜臼出奔申此詩當是奔申時所作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而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羅泌

云、小弁、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耳、於其親不得而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不怨、怨而不訐、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幽王之愔也、將放其太子宜臼而殺之、夫爲人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已于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于此猶得而相怠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湝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五子之歌也、於書所以取小弁之仁何也、讀毛傳以爲其傳郝敬云、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義、所作然後此疑頓釋、

弁彼鸒斯、支韻　**歸飛提提**、叶支韻是移翻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支韻亦叶歌韻良何翻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歌韻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同上○興也、弁、通作般、謂般旋也、鸒、雅烏也、亦名鴉、或作卑、毛說文云、楚烏也、秦謂之雅、或作鵯、張揖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郭璞云、雅烏小而多羣、江東呼爲鴉烏、孫炎云、雉爲舍人、以爲壁屋、又馬融以爲賈烏、嚴粲云、鴉烏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爲不孝自罪之辭也、孔穎達云、斯者語辭、按爾雅禽經、皆名此烏爲鸒斯、楊雄法言亦云、頍頍之黨、甚於鸒斯、劉孝標作類苑、于烏部立鸒斯之目、孫氏云、詩人以斯爲語助者多矣、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爲柳鹿名可乎、歸飛二字、興意在此、烏得所歸而飛、不若宜臼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提之爲言舉也、提提羣飛而高舉之貌、孔云、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陸佃云、東都賦、謂鴨鵊秋棲、鵊鳩春鳴、今衆烏秋分皆羣集、非特烏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

之分羣、穀、鄭玄云、養也、按五穀所以養人、故有養義、于、通作吁、嘆也、于嗟麟兮之于、罹、說文云、心憂也、凡民爲子、無不得養其父者、我獨所遭不幸、而日惟歎息憂愁之不置也、棄、罪也、我之不得于親、疑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于天、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于親者、其故安在、乎。遲迴自審。以探被放之繇。非謂自反果無缺也。朱子云、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踧踧爾雅作儵儵周道、叶有韻他口翻鞠石經作鞫茂草、叶有韻此苟翻爲豐本作艸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叶有韻當口翻韓詩豐本俱作疛陸本作疇假寐永歎、維論衡作惟漢書作唯憂用老、叶有韻朗口翻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有韻○與也、踧、說文云、行平易也、周道、毛云、周室之通道、鞫、通作鞠、說文云、窮也、趙

願光云、寁爲茂草、石經誤作鞫、注疏內本、並誤用鞠、非是、茂、說文云草豐盛也、周道坦平。人所來往。一旦窮塞、化爲榛莽之區、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隔絕、何以異此、怒、舍人云、恚而不得之思也、解見汝墳篇、擣、說文云、手椎也、顏師古云、築也、孔云、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按此即易林所謂胸、春也、鄭云、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歎、長歎、解見泉水篇、維憂用老、嚴云、身未老而以憂故、老也、謝枋得云、事閑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維憂用老、疢、說文云、熱病也、从病从火、會意、憂思不解、心火上炎、則頭爲之痛、孟子所謂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疢、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是也、輔廣云、憂非特能老人、又能使人病頭痛最巨忍、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朱善云、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于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于病也、愚按上章怨已之不得於親而思慕、此則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維桑與梓、紙韻

必恭敬止。紙韻豐本作只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紙韻母鄙翻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紙韻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紙韻豐本安在翻

作曷以○興也、此章痛已之遭放而不得近乎親也孟子云、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羅願云、梓爲百木長宝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十倍、古者見喬木。必下而趨。所以廣孝。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故見之而恭敬之心。惕然生焉。不必待于口澤手澤之所漸也。又梓之爲木、有子之道、昔者伯禽之于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遂見商子、商子使覩于南山之陽、見喬木、高而仰、又使之覩乎北山之陰、見梓焉、晉然實而俯、商子曰、橋者、父之道也、梓者、子道也、於是二子再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則以能子道焉耳、禮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順孝、蓋亦此義、陸佃云、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劉公瑾云、古

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田圍牆下植木、此民居之制也、蓋以起興其恭敬說文皆云、肅也、禮記疏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又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若遍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恭敬宗父命、土昏禮云、敬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朱子云、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與意言家庭之間、有桑梓焉、以其爲父母所植、一望見之、如見父母、尚且恭敬之、念油然而生、況父母之身、人子之所怙恃、所瞻者惟有一父、他無足爲我瞻、所依者惟有一母、他無足爲我依、而忍自睽離于膝下乎、傷已既已爲父所放、又其母卒后、早已見黜、不得瞻依母也、屬、說文云、連也、从尾、蜀聲、徐鍇云、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从尾毛者血之餘、離麗也、裏、說文云、衣內也、此當主皮膚而言、謂與衣之裏相親近者也、今我被放逐無繇與父母相見、則眞若不連接于父母之毛。不附麗于父母之裏矣。天下豈有無父無母之人乎。無所歸咎、則推之天、天曰我生所遇值之辰果安在哉、豈適逢其凶而

然耶何爲使我至此極也按日月之會是謂辰即月建是也程良孺云我辰安在鄭氏以爲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覩命祿而知骨體即此法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亾之說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已久矣○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　霽韻　外傳作莞　霽韻　外傳作譽

有灌者淵　豐本作崩　韓詩外傳作莞說苑作莞　**萑葦淵淵**　霽韻　外傳作浡浡譽

陸本豐本俱作辟

彼舟流不知所届　叶賓韻　居吏翻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寘韻　爲之菀茂也○興也此章詳已所以見故之故皆讒言所詠則爾雅所謂蜩蜩馬蜩大如雀黑色鳴震巖谷亦名蜩范格物論云五月鳴亦名蚱蟬羅願云本草蚱蟬生楊柳上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者也亦名馬蜩大如雀黑方言謂之蜩馬又謂之蜩螗廣雅謂之螗蜩螗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咏之禮有雀鷷蜩范是也按爾雅鷷蜩范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記所謂范則冠而蟬有綏者也嘒說文云小聲也不一其聲故曰嘒嘒灌說文云深也淵說文云回水也崔葦二草名解見蒹葭篇淵集韻云動也字从水如水之動詩其旂淵淵是也菀柳灌淵以興朝廷鳴蜩嘒嘒以興讒言之多崔葦淵淵以興小人之衆如號石父者聚歛橋之儔皆是也說苑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礪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淵淵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届說文云極也郭璞云有所限極徐云極即至也宜曰被放如不繫之舟流于水中無所依泊不知其終所至也孔云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遑說文云急也不急急求假寐蓋雖勞苦倦極欲假寐而有所不得視前言假寐永歎憂轉深矣○鹿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十六

斯之奔維足伎伎叶支韻翅移翻

雉之朝豐本作鼂雉尚求其雌

寧莫之知支韻○興也說文云鹿斯也與麈斯柳斯斯皆辭也伎逼也重言伎伎者以不一其鹿故作跂說文云足多指也爾雅疏說文俱作疵云鹿愛其類發于天性欲食見其足指之衆耳羅願云鹿愛其類發于天性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陸佃云古伏羲之世麗皮爲禮校說文集韻麗旅行也麗皮蓋鹿皮也今宜臼出奔孑然一身絕無與之爲偶者則鹿奔之不如矣雉解見兎爰篇雉說文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羅云雊鴝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故雊鴝從句雉一作呴夏小正云正月雉震呴注云震晨之訛也爵乳于而集以春當春而雊桴時也雌說文雄求雌而呴以朝蓋雉晨鳴也鄭云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

其妃匹不得與之去愚按雉雊在于春初蜩鳴在于夏半萑葦鵹鶹皆秋分時所有計太子自春初出奔至此已歷三時矣故各即其所見以起興壞木當依爾雅說文作瘣木爾雅云瘣木符婁說文云腫旁出也陸德明云木癭腫也郭璞云謂木病疕僂腫無枝條者殷大白云奔鹿也而留其羣雉雊也而求其雌放逐之人兄弟妻子不得近若無枝壞木也悲哉寧字有怪歎之意莫之知指王也此章述已被放出奔之苦以起下章蘇嚴二家皆謂幽王黜后放子尤然如傷病之木內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亦通但奔鹿之擬既于幽王不倫即雉雊求雌豈所以比父母又有褒姒爲后伯服爲子亦未可謂之無雌無枝也

○相去聲彼投兎尚或先叶蘇晉翻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震韻說文作殣其忍震韻說彰韻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于君子秉心維其忍彰韻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于

寺經世本古義小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兎爲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兎雖可利、以其心之窮急也、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兎之比、行鄭云、道也、墐通作殣、說文云、道中死人所覆也、孔云、墐者、埋藏之名、於道旁、故曰路冢、左傳道墐相望、是也、兎乃異類、行道之人、于我無親、尚有憐而恤之者、以惻隱之心、人所皆有故也、于歸命于父。何啻兎之投人。出亾在外而無所歸、勢亦必轉乎溝壑耳。曾是天性之親。而漠不動念何哉。兩言、尚或、意義甚活、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詞之婉也、君子、鄭云、斥幽王也、後同、秉執也、忍對不忍看、謂不憐恤於文心上施刃、割絶之義也、心之憂矣、篇中凡五見至此則付之無可奈何矣、涕解見澤陂篇、自潸鼻液皆是、隕說文云、從高下也、涕出無聲、見悲之極、徐光啓云、此詩到此求泉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圖回是盡情語盡頭路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叶宥韻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宥韻之、

伐木摘叶歌韻居何翻矣、析豐本作朴薪豐本作新柮陸德明本讀詩記顚演集傳俱作柮矣舍彼有罪予豐本作于之佗歌韻矣、承上章原王心之忍、繇于、信讒之以終不悟也、醻通作酬、說文云、主人進客也、按主人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酢、主人既卒酢、酌又酌自飲、卒爵復進賓曰酬、故謂之導飲、猶今俗人勸酒也、孔云、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酌之後、乃舉觴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酢非奠酢也、惠鄭云、愛也、宇从心从叀、叀徐鍇云、爲惠者心專也、會意、舒遲也、荀亦無信、荀亦無然、所謂舒也、究說文云、窮也、从穴从九、亦究竟之意、不舒究、正根不惠來、眞德秀云、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性無愛子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十八

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爲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于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臼。虢石父者。讒諂面諛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棄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爲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戎。幽王死。褒姒喪宜臼雖立。而東周遷矣。讒人之害。至於如此。可不監哉。摘說文云。偏引也。按左傳云。辟如捕鹿。諸戎特之。注謂持其足也。釋文云。破木也。薪。蕘也。解見漢廣篇。摠說文云。落也。孔云。捴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也。嚴云。木附着于本根。代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捴而離之。使不相聯屬。而爲二。皆喻讒人橫離絕人骨肉。其罪大矣。王捨置不問。乃以彼所構之虛詞。將加罪于我。者悉使我負何之也。又寻若如字解。則寻乃上下相推寻之義。佗當逼作它。言捨彼有罪之人。不加窮治。乃推寻其罪于它人。對彼言它。畬自逼也。亦通。○莫高匪山。叶先韻翰旃翻　言。元韻　耳屬于垣。元韻　無此用無字與谷風毋字異下同　逝我梁。無發我笱。有韻　我躬不閱。左傳作說遑恤我後。有韻○此而賦也。此章裏寫去後屬望之意。以結通章。浚。毛云。深也。山處高。泉易。輕易也。任意而言曰縣言。鄭訓縣爲用。謂至無輕用讒人之言。亦通。垣。牆也。王不可輕於其言。恣左右小人。窺伺意旨。將有附屬其耳于牆壁之間而竊聽之者。考竹書宜臼奔申。在平王五年至八年。始立褒姒之子爲太子。計奔申之時。宜白尚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故此

詩云然。猶惛惛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許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甚。人皆集于菀。誰肯集于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吕祖謙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意。無逝我梁以下、訓俱見谷風篇、疑古有此成語、故二詩皆引用之、言我今去後、庶幾勿使人往我之梁、發我之笱、以儲位不可竊據、神器不可黷干也。雖然。我身且不容。誰肯恤我後者乎。婉諷微規。正是望王悔悟見容之意。雖復金玦長辭。銅龍永絶。而思慕之懷。不能自已。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漢書藝文志有小弁篇名作小卞。○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中山勝亦如此說、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子貢傳、申培說、翕然同辭、而以爲吉甫之鄰大夫所作、按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撥衣、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楮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諸家之說、蓋本於此、但果如所云則不過關人家庭之事、於義小矣、且、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此豈伯奇之言、哉又韓詩及曹植皆謂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離之詩則與琴操言吉甫感悟者更
相矛盾總之皆委巷傳訛之語要不足信

蓼莪孝子思養也疑亦太子宜臼之傳所作因宜
臼被廢于外代爲思親之辭將使人諷誦以感悟
幽王也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
也愚按此詩與小弁同意何以知之以二
詩詞相胎合知之小弁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此
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小弁曰不屬于毛不離于
裏此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小弁曰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此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殆
若出一吻然者乃小弁慕而兼怨此詩慕多怨少
其言更悲其情更切矣昔者魏文侯有子曰擊次
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
趙蒼唐曰父怠子不可怠父何不遣使乎擊曰
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蒼唐
至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

曰、依永律和聲、依據之意、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之憂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文侯曰、惡乎、曰、非敢惡也、時思也、文侯曰、最
其謂句對曰、鼓鼙之聲、震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弈弈、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大悦曰、欲知
其人、觀其所使、中山君不賢、君
能舉善、進善大子訢、召中山君以爲相、今主曰之
言、其志固護、不
文侯、此傳稱作詩、終
身不能悟王、則以其意志于詩、
此詩及小弁、若太子自作者、
意之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長大貌、比也、興、

[illegible]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味詩意、此蒿正指繁少之蒿者也、羅願云、古者以蒿
言蒿、以爲非美物者、涼秋九月、枝幹益高、荒壇枉徑、
蕪穢不治、故蒿者農惡之、明堂月令、蓬蒿並興、管仲戒威公封禪、
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鴞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威公爲是而止、然則
蒿者蓋非農祥也、嚴粲云、始生爲莪、長大爲蒿、以莪
形蒿義、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
則麤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正爲鹿食也、
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
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
自怨其身之辭也、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爲薪之
意正同、哀徐鉉云、閔痛之形于聲也、於文只哀爲哀
衣、哀聲也、哀哀二字、聲氣畧歇、以父母連下句看、重
言之者、爾雅云、懷報德也、報德則兼父母也、生我、不
棄指始生言、如萇四章所云、皆所以生我者劬勞、父母生我、何等劬勞、今我
劇也、其勞頻數、謂之劬勞、
之不才如此、有負父母多矣、晉王哀父儀爲文帝所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泣着樹、樹爲之枯、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下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痛泣、蘇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二事大相類、又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唐太宗生日、謂羣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更以劬勞之日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叶寘韻讀如委於僞翻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寘韻英雄也、陸璣記作悴○比也、蔚、爾雅云、牡菣也、似胡麻而紫赤、八月華似、名馬新蒿、那昺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云、匪莪伊蒿、蒿猶有子者、匪莪伊蒿、即蒿之雄無子者、故云牡菣。羅大蔚獨無爾、以見父母得我

之難也、今皆無報矣、則有我之不如無也、且蔚又治無子、亦寓其意焉、本草謂之馬先蒿、愚按匪莪伊蒿、蒿即莪所成、稗爲莪、壯爲蒿也、比宜曰幼見立爲太子、亦以美材視之、長以不材失愛、故被廢也、匪莪伊蔚、蔚與莪異類、莪有子、蔚無子、人爲莪我則蔚也、比凡人有子望其嗣續、若宜曰見逐于外、父母不以爲子、一身子然、此後永無嗣續之望、雖有子猶之乎無子也、瘁、通作顇、顛顇也、劬勞而至于瘁、勞苦見于貌也、念生我之勞瘁、而不能以子報、其哀奚如、○餅之罄、說文豐氏本俱作窒矣、維罍之恥、紙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紙韻苟起翻矣、無父何怙、寘韻○比而賦也、餅、說文云、甕也、或从缶作瓶、瓶、有二義、有以爲酒器者、禮記孔子曰、夫奠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疏以爲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也、有以爲汲器者、易井卦言羸瓶之居、居井之罋、是也、罄、說文

無母何恃、叶寘韻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寘韻○比而賦也、銜、如銜命之銜、恤、憂也、言出則憂不知所之、入則無所至、極言其無所依賴也、

營利翻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拊、撫也、畜、養也、育、亦養也、顧、謂回顧、復、謂反復、腹、懷抱也、昊天、指蒼蒼者而言、罔極、無窮極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終南山也、烈烈、山高貌、飄風、暴風也、發發、風聲也、穀、善也、害、何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山高峻貌、弗弗、風聲也、卒、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器中空也、罍之用不一、有盛酒者、周禮、罍人、社壝用大罍、以盛明水、者、禮器、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是也、有盛水者、禮器、罍水在洗東、是也、罍有大有小、爾雅釋器、盛酒也、有盛水者、儀禮、罍水在洗東、炎以爨爲上、卣爲中、罍爲下、那昜據毛詩說、謂罍大一碩、乃尊之大者、今按爾雅、又云小罍謂之坎、則罍之小者別名坎、其大者自名罍、那說是也、舊說謂罍金飾龜目、刻爲雲雷之象、又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故名爲罍、張萱解云、大罍震也、小罍坎也、其說奇矣、恥說文云、辱也、禮圖云、罍大一斛、其所容甚多、瀉酒於瓶、以供酌酌、故瓶罄而罍恥也、餅小喻子、罍大喻父母、此餅罍皆當主酒器言、餅之充實、皆罍所注、以比子之免于饑寒、皆父母所恤、今宜曰被逐在外、無以爲生、誰獨無子、而使之至此、爲父母者、寧不歐然于心、此慕而兼怨之辭、蓋以骨肉至情動之、庶幾王之轉念也、然以恥貽父母、則人子之罪益甚、言外亦有痛自刻責意、左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

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婺不恤其緜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傳引詩意以瓶自喻、以罍喻晉、謂寧王室乃晉之責、意雖是而比類欠順、又嚴云、餅汲水、罍以盛水、餅汲水以注于罍、猶子之養父母、餅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亦通、然與宜曰被廢事不合、故不從、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俗作尠非、民、庶民也、宜曰居東宮之貴、而其所遭、乃凡民之不若、故每以民對言、鮮民之生、猶云無生人之樂、民間父子膝下相歡、雖在貧賤、猶有生意也、疢疾孤窮、速死爲幸、曰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大戴禮、孔子引逸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言君好貪利興師、民困兵革、鮮有生者、則不如速死也、怙義訓恃、恃義訓賴、無父何怙者、言、非父、則子、何所依怙。非以父死爲無父也。下句放此、時、申、后、已、被廢、倘幽王聞詩而悟、則

將復立申后召還宜臼父母並言非以母呼褒姒也出謂
餬口四方街馬所用舍之口中以金爲之故字从金从行與舍同意恤憂也通論云於文心血爲恤血聲也恤與卹同人無所歸也此皆放逐後之語孔頴達云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非悲恨也唐鶴徵云抱苦在心鬱鬱之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眞切○父兮生我母兮鞠屋韻我拊後漢書作撫我畜屋韻我長上聲我育屋韻我顧我復屋韻我出入腹屋韻我欲報之德職韻昊漢書作皞天罔極職韻○
章皆父母所以生我者本其氣也鞠通作匊說文云兩手曰掬也匊養也長者謝云如南方之長養萬子幼而母時嘗置手中以玩弄之所謂愛惜如掌上珠也拊說文云撫也史記淮南拊循其民謂撫摩

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癘鮮也畜兼止與養二義既乳哺之又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惟恐其有疾病所以善其養也長者謝云如南方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說文云養子使从善也从云肉聲按云音突乃子字之倒體徐鉉云云不順子也不順子亦教之況順者乎謝云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說文云還視也當目在之察其所行之是否也復者反覆之義丁寧反復諄諄然命之也出入主父母言腹鄭云懷抱也自少至長恆恆置之乎懷出入以之不暫釋也拊畜三事次于生之後皆以養言育顧復三事次于長之後皆以教言出入腹我則總括教養而言養所以全其生教所以善其生皆本于父母愛子之心爲之也連下數我字撫躬自念淒其欲絕韓詩外傳引此詩云夫爲人後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

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舊說皆主幼時言、則畜謂乳之育謂哺之、其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二語、謝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嗔之、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嚴謂兒稍長、行戲于地、父母或去、則回首以顧視之、且顧之又顧、反覆不能舍之德也。字法同此。之德。指上母愛子之情也、二說雖微不同、然皆摹寫逼真、令人是也。按莊子言之人也。文生我以下六句言、昊天孔安國云、元氣昊然廣大也、言欲報父母是德而以爲報也、唐孟郊有詩云、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意本于此、今我既見逐于外、且不能自比于人、于況

言報乎、痛當奈何也、郝敬云、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嚴云、讀此詩而不感動者、非人子也、又章故論德之罔極者、必歸諸天也潢云、天之大德曰生、故以天德之大而欲報之、難矣、子之于親、雖莫不受其鞠育之恩、若難乎與天而所以成其形者非親乎得天地之塞以成形。即秉于賦形之始。所以成其性者非親乎形性合而成人。天親原自合一以其生生者一也。窮神善繼其志、知化善述其事、踐形惟肖、果在天爲肖子、即爲父母之孝子、所以孔子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此之謂也。○南山烈烈、豐本作崒崒　飄陸德明本作票後同風發發、叶曷韻北末翻布之義、峯巒相錯、故重言列列也、此即所見起興、亦南山、南面所向之山、烈通作列、分

以比人之父父矣各有定位如山之峙高卑羅列
也飄風同風也荀子謂輕利僄速卒如飄風即此義
如矢之發言其疾也非一發而已曰發發也此譬言
之比又王吉云詩曰匪風發兮說者曰是非有道之
風也發發者民莫不穀解同小弁害傷也民皆得養
其父母我獨爲何人所傷害而不得○南山律律豐
共矣職莫厎褒姒及威姒石父輩也
作崒　飄風弗弗叶月韻讀如骨翻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叶月韻
○興而比也律說文云均布也律律亦列列之意以
比凡人父父矣矣無不各得其所者弗通作拂說文
云遏擊也徐云擊而遏之也卒通作瘁說文云大夫
死曰瘁我既破逐矣外親而獨不死何也深且恨之辭

蓼莪

隸釋漢碑作蓼儀亦作蓺

序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雅
後漢陳忠疏亦以爲詩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
句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
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于懷抱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
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
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免私恩故稱君使之
非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
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蓋相傳云爾愚獨有
疑者如序言民人勞苦則不獨孝子爲然乃篇
中云民莫不穀何說至不得終養之解相沿以
爲二親病亾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豈眞偕
亾耶天奚禍彼人之酷若是固哉其爲詩矣子
貢傳闕文申培說則謂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
大夫士有役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
詩此特影響王室哀之事而强爲
說以傳之尤鄙陋不根之甚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出序幽王之世褒姒用事于內皇父之徒亂政于外六年之冬日食陽月大夫惡之故作此詩谷永云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闇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抑褒闇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劉向云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天應報于上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嗟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

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繇谷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班固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亾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丁鴻云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按竹書紀幽王元年錫皇父命二年涇渭雒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皇父作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其事與此詩及正月之詩合又愚疑此詩爲贊御之臣所作說見雨無正篇小引下

十月之交朔月 前漢書後漢書朱傳讀詩記蘇子由大學衍義詩大全俱作日

辛卯叶有韻莫後翻 **日有食** 漢書作蝕 **之亦孔之醜**叶有韻 **彼月而微**韻上 **此日而微**同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微韻於希翻○賦也十月蘇子瑟陳少南朱子嚴華谷皆謂夏正建亥之月也緯書竹書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數之一證邪雲路亦云以元郭守敬授時法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建酉朔辛卯日辰時日食梁太史令虞劇唐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今按虞劇造梁大同曆推此食在幽王六年而未明言此爲八月一行定朔之法本乎傳仁均仁均造唐戊寅元曆列其大要所可攷驗者七事其三曰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蝕與詩合亦未明言此十月乃夏之八月也愚以三議推之則建酉之說似未可信一者先儒謂詩有夏正無周正如七月之詩皆夏正也章潢云小雅出車章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

繁祁祁周頌臣工章曰維莫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使周夏之正月也正月安得有遲遲萋萋喈喈祁祁之景而來牟安得有將熟之徵乎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俱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其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夫詩皆夏正而何獨以此爲周正乎一者食當八月則是秋分左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日食未足爲災乃孔頴達又引左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周之四月乃夏正二月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爲春分之月日食有災之驗按即如孔所駁分月之災所應僅在侯國未至若此詩孔醜之云明其將有大變應在幽王驪山之事則以陽月之災爲古人所甚忌故也一者古歷年之其歲某甲子其眞否總未可知如尚書胤征篇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虞劇以爲元年僧一行以爲五年以授時法步之在仲康六年丁丑歲九月辛巳朔日食其餘前後十餘年之九月朔俱不入時限據授時法步此詩日食既與劇一行同何佛康之食差殊若此班固云周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度王應麟亦云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月大小不得其度王應麟亦云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攷課疎密而已當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涒灘涒者申也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秦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則云維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據此三議皆足以破建酉之說故當從夏正解爲長而孔氏又引王基云以曆較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說更疎謬無據令但即詩辭以求時事則其在幽王世明矣十月謂之陽月孔云日

詩經世本古義 昴百三十

月之食、本無常時、惟正月之食、本無常時、惟正
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雨事、
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二者此、先王所惡也、
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
陽也、蘇轍云、四月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故謂
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
也、類占云、十月日食、乃六陰之極、陰冒其陽、君登信
讒、陰謀作亂、毛傳云、之交、日月行
相逮及、交而會際、故云交會、朱子云、謂晦朔之間也、
按、會與交不同、會但言其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當
交道也、會不必食、而食則會、曆家所謂交食是也
故此詩特以交言、古歷緯及周髀皆云、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九百四十分算、四分度之
一、該二百三十五分、計共行過三百六十五度二百
三十五分、日月皆右行于天、日行一度、月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每度九百四十分該四十九分
分、每分該四十九分之一、則適
合其初起之度、謂之一朔、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
之行、皆以其度爲度、度爲焉、度之爲言數也、則也、天本無
度、以日離合而有度之名、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天
體員故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
其度爲數、月行疾于日、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一、而與天會、月行二十七日
有奇、而行天一周、又二日、追及于日、計積二十九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方會則月
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一歲之會、

有奇于十九分中得其七、計于十三度外、又行過三
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糸七忽八微九塵有奇、蓋
天行至健、每一晝夜、繞地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
處、一日作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適
合其初起之度謂之一朔、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
之行、皆以其度爲度、度爲焉、度之爲言數也、則也、天本無
度、以日離合而有度之名、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天
體員故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
其度爲數、月行疾于日、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一、而與天會、月行二十七日
有奇、而行天一周、又二日、追及于日、計積二十九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方會則月
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一歲之會、
凡有十二次、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
于玄枵、正月會于諏訾、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
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
火、十月析木、亦名十二辰也、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

詩經世本古義 十月之交 四

之上弦下弦、日月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
分天之中、謂之望、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
亦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爲夏至、南至牽
牛、去北極遠爲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爲春秋
分、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冬、冬至、北從黑
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南從赤道、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月不行中
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于中、而知也、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至月行則以驗朔、
之春分月上弦在東井、望于角、下弦在牽牛、秋分月
上弦在牽牛、望于婁、下弦在東井、此於日如繩衡、往
來流通而相應也、日行黃道陽路也、月者陰精、不循
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六
度、入十三日亦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
十七日有奇而一入一出矣、又沈存中謂黃赤諸道
第欲以別算位、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算位而已
非眞有黃赤等色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

交道有二、朔交爲交、交、中曆家爲日月交
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朔而日月之
會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日
交食如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日之
所以食者朱子謂日當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
故日食劉保齋亦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
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日輪也盡掩日輪也不
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何孟春深然之謂日外月
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
而劉孝榮則謂朔旦之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
太陽而過則日光爲所遮即朱子他日亦云日月會
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二者說皆可通
而謂月在日下則理較可信也月之所以食者朱子
謂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
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保齋亦
云曆家所謂闇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

之、乃、日之虛、衝、耳、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而孝榮則謂月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張鼎思亦云、月非以抗日而食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二說皆可通而謂闇虛所射則理較可信也、大抵月本無光、沈括謂如銀丸。日耀之乃光。皇極外書、亦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故魄掩日、則日爲之食。當日闇虛。日光不及照。則爲日所食。以掩闇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又星家祖西天法、以爲交初者、羅睺所爲、亦名天首、交中者、計都所爲、亦名天尾、自交初至交中、月在黃道外、名陽曆、乃背羅向計之處、自交中至交初、月在黃道內、名陰曆、乃背羅計向羅之處、月道猶水道、然隱暗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以求之、其說殊無據、若李日華述利瑪竇之說、謂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地之最高處有闕、日月行度適當闕處、則光爲映蔽而食、其虧甚矣、萬尚烈云、十月之交四字、最有意義、按曆家日月之交也有限、其交會之法、日行黃道、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每行一道、必隨黃道而斜出其旁、半在黃道之裏、半在黃道之表、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然其高低上下、與黃道相去、約計六度、方其在表裏、謂之入陽曆、方其在裏、謂之入陰曆、曆者日之所歷也、入曆之時、正其入表裏之際、或相迫相偪、或兩道相合、遂交而觸、以其入表裏而觸、故謂之交觸、故驗日食者、必以日纏月道之交驗之、月一歲十二次、經天、惟有兩次與日會、約計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有一交、日方有食、此常度也、故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可爲災、此而曰十月之交、非分非至、失其常度、正謂之災、愚以爲四字最有意義者、此也、朔月、謂十月之朔日、即交之日也、史

繩祖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朔之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注謂月朔也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月也按古曆有平朔定朔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一大一小爲平朔平朔亦名經朔古者止用經朔故朔或在晦或在二日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公羊傳以爲二日穀梁傳以爲晦日惟左傳云不書朔者官失之也漢魏以後日食亦多在晦宋何承天始立新法謂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當以盈縮定小餘正朔望之日乃隋劉孝孫亦推算春秋日食不書朔者俱在朔日議行定朔而爲有司所抑不得行至唐傅仁均申孝孫舊議引此詩及胤征爲證云書既言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梁虞劇亦云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頻小僧一行力主梁傳之說爲合朔議云日月合度謂之朔假蝕在晦大日月相離何患頻小僧一行力主梁傳之說爲合朔議云日月合度謂之朔假蝕在晦取之昏取之蝕也昔人所取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晨月見西方或以爲朓朏變行或以爲曆術疎濶遇常朔朝見則增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遷也又云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一行蓋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深明定朔之不可易惟定朔立而晦不東見朔不西朓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矣辛卯朔日之干支也辛爲日卯爲辰左昭七年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又襲奉云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孟康注云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甲也天官書又云日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此詩舉辛卯亦有意義乃六物中所謂論日者也但占法深微非有師授莫能通之箋疏謂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辛日以辰侵木金應勝木反侵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此一說也或謂十干寄宮辛寄在戊戊土卯木賊之又一說也或又謂十月建亥六陰用事一陽未復而日又之間是其月爲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爲陰金寅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爲陰木是其日又爲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又一說也又司馬遷云甲子四海之內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荊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今食在辛日屬荊山以西正在周地而翼奉推論六情十二律又以卯爲陰賊王者所忌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故春秋潛潭巴云辛卯蝕臣伐其主戒事類占亦云日食辛卯日有謀逆其觀數說則此日之食其爲凶禍昭然矣又劉昭云按春秋緯六旬之蝕咎以甲子爲說此偏舉一隅未爲通謂故於事驗不盡相符日有食之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焦竑云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眞有物食之者記異也警人君也穀梁傳云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有食之者何也內於日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京房易傳云亾師茲謂不卹厥異日食其食也既並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君臣不通茲謂亾厥食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電殺走獸弒君簒位茲謂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鳴冢宰專征赤內臣外向茲謂背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亾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紂矣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

邑、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諸侯更制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厥茲謂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酒厶節、茲謂荒、厥食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旣之輒除、不旣、三年、三年不旣、六年六年不旣、九年、孔甚、醜惡也、大戴禮、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甚可醜惡也、大戴禮、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楊簡云、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步有大量、不能不少有忒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劉公瑾云、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朱子云、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不正相合、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程子云、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欲人君之所以自治也、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血氣衰則爲害、必矣、胡安國云、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或妾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朔日有食之、春秋必書、僧一行云、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是何以占政教之休咎、來斯行云、唐虞之時、曆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曉人、預定、視爲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何孟春云古人罔不以日蝕爲懼、春秋於日食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有云、請見于天、災莫大焉、猶是言、此定數、不足爲災異、古人以爲異者、皆不曉曆之

詩經世本古義　鼎百三十六

故是何言歟。孔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矣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諳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彼彼昔日也李尋云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太臣諸侯之象微鄭云謂不明也孔云下章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爲日月彼食而微意前此必有月食之事。此此今日也前既月食。今又日食。所謂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也。歐陽修云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于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于黃道。是謂臣弒君明。則陽爲之蝕。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食管子云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則日月之食皆謂之災非謂凡宜食日不宜食也嚴粲云傷敗將至災異先出故此下民將罹其禍而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漢書作鞠

國無政不用其良

陽韻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陽韻

此

左傳作彼

日而食于何不臧

陽韻

○此日月告凶兼日食月食而言以是時二變皆有也。告凶鄭云告天下以凶災之徵也日月示之也行鄭云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顏師古云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縣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按鄭語史伯策周之必敝謂其棄高明昭融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好窮固者棄聘后立內妾也近頑童者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也用讒慝卿士者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也行暗昧者不建立卿士

詩經世本古義　十月之交　十

而妖試幸措也其立爲卿士者讒諂巧從之號而父所謂與剨同也凡此皆不用其良之實左雄云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閻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韓詩外傳云人主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國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此日而食與上章微字同是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也維其常者言視之爲常事也于何二字有味乃喚醒之辭珋固所謂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有此不善之變復之證也月之食也踖于以陰干陽故爲陽所侵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有此不善之變復之證也月之食也踖于以陰干陽故爲陽所侵蝕普遭此變亦可以憬然矣乃以尋常視之罷不介意今天心仁愛無已復以日食告是明言陽非特不能蝕陰且爲陰所蝕也其非吉祥善事昭然甚明可不亟思其何以致此而改圖以銷此變乎又漢書引詩傳云月食非常也此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此解費詞似非詩旨左昭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〇爆爆震電不寧豐本作寧不令叶蒸韻讀如陵閒承翻

百川沸騰山冢崒漢書博物志俱作卒崩蒸韻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蒸韻哀今之人胡憯莫豐本作不懲蒸韻也

〇賦也爆字从火火盛振物者易震爲雷是也即電光也震說文云劈歷子云雷以電爲鞭陸佃云陰陽激燿也淮南云與雷同氣發而爲光雷从

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故曰
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
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
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
其聲爲雷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
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蓋令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
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
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爍爍震電不寧不令言震雷
變亂于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
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矣電不眩目宣
示光耀而已矣沸水涌出貌騰相乘陵也漢李尋災
異對云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王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
抑外親大臣冢卿雅云山頂
之高腫起字从勿从徐鍇云地
文云危高也爾雅云岩者
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岸說文云水崖而高者

爾雅云望厓洒而高岸詩以爲視厓峻而水深者曰
岸也說文云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張揖
云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陵說文云大阜也釋名云
隆也體隆高也孔云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
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縣貴小人在上
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峰之上岩然崔嵬者皆崩落山
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
崖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縣君子居下故
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縣
小人處上故也此所陳皆當時實事推度災云百川
沸騰衆陰進山冢岩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
谷爲陵小臨大張韋云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
別大亂之徵也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
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
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今山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
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
亾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德若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亾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亾、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十一年、幽王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又左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怠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此以高下變遷爲尊卑易位之象、亦通董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胡憯莫懲、與節彼南山解同、嚴云、變異荐臻、哀哉今幽王君臣、何爲處可痛而莫懲、創也、謝枋得云、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徐光啓云、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恒然二君亦知所懲也、而卒成中興業、幽王之亾、不亦宜乎、愚按此承上二章、因十月之日食、而推及于前此之月食、又及雷電崩竭、岐諸異、皆追述之語、非同時事也、考竹書、涇渭雒竭、岐山崩、在幽王二年、與史記同、即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竭山必崩者也、特周語以爲三年耳、竹書又記冬大雷震電、在三年、即此詩之震電、夏六月隕霜、在四年、即正月篇之繁霜、而日食之變、乃在六年冬十月、惟月食無所考、則以春秋凡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之、意若曰、昔年天已示意古史之法、皆然、詩人追數之、故曰、昔先民有言、詩人追數之、故曰、昔先民有言、變如此、胡不少悛改、而復致于天象之變、頻仍不已、是亾國之徵、況冬電夏霜、月食諸變、頻仍不已、又繼之以日食乎、朱子以諸異皆在十月、似太泥、徐士彰云、天地猶人身也、天地之氣舛錯、猶人身之氣舛錯、於是有日月薄蝕之變、亦猶人身之疹疾也、有陵谷變遷之異、亦猶人身之臃腫也、人身之氣、非無自而壅閼、則天地之氣舛錯、必有使之者矣、○皇父卿士、漢紙作皮、漢書注作蕃、韓詩作繁、

維司徒、虞韻家伯維、朱傳大全讀書記衍義豐本俱作冢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十

宰、叶紙韻　漢書注作扇　夫、虞韻　聚　漢書作緝　子　漢書作中　允　漢書作術　膳　漢書作繕　夫、虞韻　聚　漢書作掫　子　樊里翻　仲　漢書作中　允　漢書作術　膳　漢書作繕　夫、虞韻　聚　漢書作掫　子

內史、紙韻　蹶　釋文作蹷　豐本作攫　維　趣　馬、叶麌韻　滿補翻　棁　漢書作萬　維　師　氏、

紙韻此章八句前四單句十字後四雙句徒夫爲一韻馬虞爲一韻亦奇體豔作刻

漢書作閻　妻　煽　說文作搧　漢書作扇　方　處、叶麌韻讀如取此主翻　陸德明本作熾○賦也

皇父、與常武篇之皇父非一人彼乃文王時南仲之後辨証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抱南字長荆州號南赤龍生條孫仲爲紂將平猶猶此南仲則尹氏也竹書載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命又載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系尹氏于皇父之上所以別于宣王時之皇父耳卿士孔云謂卿之有事按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註謂王卿之執政者與周公以蔡仲爲已卿士不同鄭云下文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番、疑即樊仲山甫之後據漢書作皮顏師古漢書註作蕃韓詩作繁按古文番蕃皮繁樊五字皆通用下式傳隨牧畜番番即蕃也路史載有虞氏後有番國者其地在漢屬魯國亦名蕃城而引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蕃改曰皮是番與蕃通蕃與皮通之證也儀禮君射則皮樹中今文皮作繁音婆是皮與繁通之證也左傳繁纓以朝禮記作大禮樊纓是繁與樊通之證也此詩若皇父之先爲蹶父而率犬戎以攻周平王則番之爲仲山甫後可知推矣司徒周地官卿尚書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崔靈恩云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承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家亦承邑解見節南山篇但未詳其處伯字也家伯即家父之先也宰王肅以爲小宰鄭司農周禮注引此以爲宰夫孔穎達謂經傳天宰夫未有單稱宰者至如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則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鄭箋以爲家宰令按漢書古今人表稱太宰家伯則箋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四

詩經大全卷十一

說是矣當從之尚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周天官卿也周禮疏云冢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名仲允鄭云字也人表作中術未詳何許人膳夫天官之屬上士也周禮膳夫職云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聚棁未詳其所出韻會云聚姓也襄州有之孔云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季本云稱氏者繇世族而進用也稱子者年尚少也內史春官之屬中大夫也周禮內史職云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致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駁本姞姓蓋夏之後也師氏地官之屬中大夫也周禮師氏職云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按司徒當在宰下膳夫趣馬皆士職當在內史師氏之下而各序于其上者孔謂便文取韻理或然也蔡汝楠云古人慎獨之學自宮及府無非正人幽王自中朝大臣以至燕朝小臣皆不得其正豔妻毛云褒姒也豔說文云好而長也从豐徐鍇云容色豐滿也鄭云敵夫曰妻妻錢天錫云詩人稱太姒則曰叔女稱褒姒則曰豔妻王安石云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是時褒姒已正位中宮矣禮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者不予其為后也煽本作偏說文云熾盛也徐云人權力相扇也方四方也處居也褒姒與皇父之徒相比肆行鼓煽令各散處四方以張其羽翼便其私圖絕無為國家分猷宣力之念若後章作都于向之事是也○抑此皇父豈

詩經大全卷十一　十五

曰不時、支韻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叶支韻謨悲翻徹我牆屋、田
卒汗萊、叶支韻陵之翻曰予不戕、王肅本作臧禮則然矣、叶支韻於姬翻

豐本移置此章于皇父孔聖章之後未可信○賦也
上章言豔妻煽方處、則自皇父而下、皆已布滿四方、
各有分邑、而皇父尤爲衆惡之首、故特斥而言之、抑
朱子云、發語辭、鄭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
之作、畫計爲謀、言抑此皇父自我也、作、即下章作都
時非興、作之時、但聞其聚族而相語曰、是役也、既將
爲我作邑、何故不先就我謀乎、行當即徹我王都所
居之牆屋、以移居于外邑、無庸再計、蓋喜幸之極見
其與褒姒有同心也、徹、說文云、通也、除去之意、牆屋、
除、去則其地通達無礙、故謂之徹、田卒汗萊、以紛紛
不時移徙之故、使民疲于興作、不得趨農事、故田盡
化爲汗萊、卒、盡也、毛云、下則汗、高則萊、孔云、汗者池
停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
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曰皇父對衆之言也、
予皇父自予也、戕、鄭云、殘也、田卒汗萊、所謂戕也、言
我非欲殘敗汝田業、但臣奉君命、禮實當然、吾豈豈
敢以不時之故而憚遷乎、其託辭文過有如此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叶漾韻況亮翻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叶漾韻材浪翻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叶漾韻于況翻

見上○賦也、孔、甚、聖、通也、上章言曰予不戕、禮則然
矣、皇父優然自以爲達于禮、而不恤民之病、詩人所
爲譏孔聖也、錢云、夫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爲不
足畏、人言爲不足恤、王應麟云、皇父孔甚、自謂聖也、
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亾之原、光武
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向、地名、孔云、在東都
畿內、按左隱十一年、桓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共十二邑、向在其中、杜注云、河
內軹縣西有地名向、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
南、忿生、周初時人、書所謂司寇蘇公者、向原其所食

邑意其後復歸于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王復以之與鄭耳路史以爲沛國之向九域志以爲同州之向皆非是又承縣亦有向城乃姜姓左傳所爲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者別是一向與此無涉竹書紀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鄒忠亂云向在京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彊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于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鄶鄙之營焉而皇父實爲之偏其背公植私如此卒至王室播遷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斯固勢之必至者三有事即三事解見雨無正

篇擇之者擇以爲王之三事也亶實也侯語辭爾雅云維也乃也藏蓄也皇父既出居私邑而所選擇爲王朝三事之官留以輔佐天子者實維貪墨聚斂之人周書文侯之命篇所謂殄資擇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也史稱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立以爲卿士國人咸怨又呂覽云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其即此時爲三事之人乎

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守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强而肯從也遺餘也老謂老成人云一者數之少也王以王業言皇父播棄黎老不肯勉强留一人于朝以守我周王天下之大業也蓋所用者多藏則所棄者故老趣向使然無足怪者謝枋得云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繇亦曰岡或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亾實兆于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亾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擇謂擇取其精有謂具有其數自擇而自有之蓋備輸重以行也非遴取富民偕遷之說以居徂向者以往向邑而居此倒文法亦取叶韻耳○鼂陸本作僱漢書作作悤豐本作悤俱作勿

罪豐本作辠無辠讒口囂囂叶聲漢書豐本俱作聱

從豐本作从事不敢告勞豪韻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　鼎百四十四

民之孽匪降自天　先韻亦叶韻汀因翻　陸本豐本俱作喀　背憎職競由人　眞韻亦叶先韻如延翻○賦也龜勉解見谷風篇從事從王事也囂囂解見車攻篇時皇父葦已散之四方矣詩人獨留居王朝勉力以供王之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然且非有罪責葦而橫罹讒毀踈褒姒用事于內已又非其黨故不免爲讒口所害自傷其所遭之不幸也下推本禍始而言孽本作槷下同民之孽以下推本禍始而言孽本作槷下同通論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槷而生枿故於文子辟爲孽辟者罪也童妾感褒而生褒姒褒人姁得之因以贖已罪而納之于後宮所謂孽也對天言故曰下民降下也導說文云聚語也沓說文云語多也若水之流故從水也曰者言也背憎背後相憎惡也職主競逐也方王嬖褒姒之初使在朝賢士大夫同心匡救必不至釀成廢立之事無如皇父葦陰相比附其所與聚談以浸潤于上前者無非醜直毀正之語故使忠言不行王終感溺不悟如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皆執以爲不可而李勣則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則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乎上意遂決即其類也然則此孽之在王宮豈誠天所降下哉皆蘇此導沓背憎之人立定主意競逐爲此此所以致有今日之煽耳又左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亦引此詩蓋取其意相近○悠悠爾雅音義作攸攸作悠悠悠我里紙韻韓詩作悝爾雅注顧野王本豐本俱作痗亦孔之痗叶紙韻讀如毀虎委翻陸本作悔又云一作侮四方有羙我獨居憂尤韻韓詩外傳作敷又云一作侮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尤韻天命不徹我獨不敢休尤韻天命不徹

叶質韻　直質翻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質韻　八言爲句又見此

○賦也悠悠爾雅云思也周禮五鄰爲里說文無痗字當作悔云恨也嚴云仕不得志則思其鄉里悠悠然道遠而未得歸亦甚恨矣四方有羨民莫不逸我友自逸皆指皇父輩而言羨說文云貪欲也凡散處于四方者皆有貪欲我獨居此憂苦之地無所可欲也逸通作佚安佚不勞也民之得遂其身圖者莫不優游自便我獨於職業置力不敢休息也傚通傚學也我友僚友也汎言則爲民斥言則爲友國家氣運方在否塞不通之時食人之食者當事人之事我豈敢傚傚我友而自求安逸乎所以雖思我里而不忍言歸者以此其詞婉志堅彼幽王君臣聞之亦戚戚有動否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中候擿雒貳云昌受符膺倡嬖期十之世權在伯冏主異載震孔顗達解之云既言昌受符爲相又云剝者配姬以故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王命之始即云期之世自文敷之至膺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剝與家伯與此篇事同以剝對姬剝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剝豔古今字其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膺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又尚書緯說豔妻煽方處師古注亦謂此詩刺褒姒漢書豔妻作閻妻顏師古注亦謂此詩刺膺王之婦不斥膺王淫于色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也顏說不知何所本或當是祖緯書而鄭氏箋則又以意斷其爲刺膺王詩謂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愚按尹氏乃桓王時之尹氏非幽膺時人解見節南山篇皇父以幽王五年作都于向而鄭桓公至幽王八年方爲司徒正是皇父徂向後故以友代之耳惟褒姒豔妻或疑是兩人以漢書攷之谷永云褒

攸用國宗周以喪闇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使厲王時別有閻妻則當庶閻也褒表其地刻仍是豔之轉音以表其色且使厲王因豔妻用事以致亂亾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而竹書紀幽王又與是詩種種相合乃爾其爲刺幽王詩明矣又翼奉云窮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按五際之說本於緯書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陰盛陽微五際也其理亦未所喻

雨無正刺幽王也正大夫離居之後普徧御之臣所作

出朱傳○鄒忠胤云詩人慨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又曰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其爲暬御所賦無疑惜乎不著其名如家父孟子之類也王伯厚有云大雅之變作于羣臣雖小雅之變作于大臣小雅之變作于羣臣雖一人之作今以二詩語意參考之皇父徂向即所謂正大夫離居也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即所謂莫知我勩也我獨居憂我獨不敢休即所謂憯憯日瘁也噂沓背憎即所謂巧言如流也四方有羨我友自逸即所謂俾躬處休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即所謂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也至云謂爾遷于王都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則其爲刺徹牆屋擇車馬之事更復瞭然蓋是時散處四方經營私邑者不獨皇父一人如番維司徒家伯冢宰皆正大夫也若仲允棸子蹶楅之流則所謂三事之大夫莫肯夙夜者也特彼因災異頻仍而作此因戎饑荐

而作。命旨不同耳。凡謂則此詩實作于十月之後。毛詩次第是也。

浩浩昊天、劉安世云嘗讀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豐氏本同不駿其德、職韻降喪去聲饑饉、斬伐四國。職韻昊陸德明云本有作旻天者非也孔頴達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二說未詳孰是埤雅作昊天天定本皆作昊天

弗慮弗圖、虞韻舍上聲彼有罪既伏其辜、虞雅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虞韻韓詩作痛鄒忠胤云按韓詩篇首多二句愚意此十二句當分爲二章其韻乃叶豐本以前六句爲第一章後六句爲第二章。賦也浩大水貌王安石云浩浩廣大流通之意其明从亦取其大陸佃云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駿馬之良者其行最疾故取以爲疾速之義德朱子云惠也降下也喪死亡也兵戎不齊韓詩作作熏後漢書作熏

靖民多死亡第四章所謂戎成不退也饑饉有二義爾雅云穀不熟曰饑蔬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未詳孰是天災流行民困饑饉第四章所謂饑成不遂也四國四方之國言天不速行德惠而惟降下此喪亂饑饉之變相尋未已以戕害四方之人也旻閔也吳天天旻天解俱見黍離篇疾迅威虐也與不驗其德對看弗慮弗圖指王也言此昊天也以其有仁覆閔下之德則又謂之旻天。今德則不驗。而威反迅疾若此王當思慮其所以致此之故。而亟圖謀挽回之術可矣。乃漠不動念何哉。舍逋作捨釋也彼有罪既伏其辜作一氣看既伏其辜言若此無罪二句則詩人懼禍而自擬也淪沒也胥皆也東齊謂皆曰胥疑古有此語鋪有陳布之義故鄭箋以爲徧也彼小人之有罪狀可指據者則王既捨之而不問矣。若此無罪之人。日爲小人所陷害。行見其淪沒于非辜。而皆徧及也。此

將然之辭，所以然者，以尸曠整。而王聽不聰故也。○周宗　左傳作宗周　既滅、靡所止戾、霽韻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霽韻傳作肆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藥韻弋灼翻邦君諸侯、莫肯朝豐本作矗夕、叶藥韻祥龠翻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藥韻室爲天下所宗，故曰宗周。止，居息也。戾，說文云，身曲戾也。字从犬出戶下，徐鍇云，犬善出戶，會意。此二句，設爲未然之語，言假若宗周既滅，則我輩爲臣子者，將托身何所？是以當不憚早夜勤渠，恪修職業，亦爲共維宗社計耳。正，大夫者，六官之長，皆上大夫。周禮八職，一曰正，是也。離，離居，析而居于外邑，若皇父之屬是也。我，作詩者自我也。勩，說文云，勞也。人去而已獨居，則人逸而已獨勞，然雖勞，而去者曾莫之知，抑亦彼所不欲知也。三事大夫，猶周官所謂三事，論語所謂三事大夫也。三事，鄭以爲三公，殊無據。按周書立政篇云，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周官篇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則明指六卿而言，因六卿職掌六典，皆爲天子守法，故以準之。夫，稱，皆著其職業所在，非官名也。三事之屬，各有中下大夫，此三事，乃十月篇所謂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大夫則其所屬之大夫，耳，凡夜者，早夜在公，以供職業也，諸侯各君其國，則邦人呼之爲君，莫肯朝夕者，不來朝也。柳宗元云，古者日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傳朝而不夕，禮云，日入而夕，朝不廢朝，夕不廢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趙文子離其椽，張老夕，知襄子爲室，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名亦出是名也，庶曰式臧二句，指正大夫言，式，發聲，臧，說文云，善也，覆，毛云，反也，爲惡，猶言肆虐也，自正大夫離居之後，六官之屬，無肯夙夜勤王事者，其稱邦君而爲諸侯，莫肯來朝，暮省王者，惟我躬任其勞，庶幾其以我爲善，乃反出而肆虐無已，即讒口嗜嗜是也，左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魯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如何昊天、叶真韻汀因翻辟言不信、叶真韻斯人翻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真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真韻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見上豐本以爲第二章○賦也、鄭云、如何、呉天、痛而憨之、也、辟、法也、辟言、所謂法語、邁、遠行也、臻、至也、解俱見說文、繇讒言高張、故已所進法度之言、不爲王所聽信、將來受禍、末知胡底、如行遠道者、茫茫莫測其所至、而言、不欲斥之、故汎、指之、也、凡、百、君子、亦主、正大夫、爲惡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所謂不相畏也、作惡既甚、則天罰將及之、能無懼乎、王安石云、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錢天錫云、王之不信、則訴于天、臣之不敬、則惕于天、皆首章呼天之意、左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以終、多行無禮、弗能有矣、○戎成不退、叶寘韻吐類翻陸本作退邊豐本作復下同饑成不遂、寘韻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漢書俱作對豐本作會　譖言則退、見上○賦也、戎、兵也、遂、禮記云、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內憂之迫也、鄒云、或謂秦以前無歲字、止有遂字、遂即歲、然則易云、翹羊觸藩、不能遂、豈亦不能歲耶、曾說文云、詞之舒也、徐鍇云、緩氣言之、故曰舒、暬、說文云、日狎習相慢也、御、侍也、暬御、蓋近侍之官、國語所謂居處有暬御之箴

是也、懵、說文云、痛也、瘁、病也、卽、前章所云、我、歎也、訊、說文云、問也、言時事多艱、師旅饑饉、礁然並奏如此、曾是爲我瞽御之官、不過王之左右小臣、尚且日憂痛之而至于病、凡百君子、乃莫有問及此者、何哉、聽言之、言、詩人所自謂、辟言也、答爾雅云、然也、注云、應也、按說文無答字、疑當通作合、謂相合也、譖、韻會云、誣告之也、譖者瞽之著物切至也、言王若聽我之言、知其俱從愛君憂國中來、而虛懷欣合、則雖有加譖于我之言、亦將自退遠矣、然則彼之譖我、蔇王之信譖故耳、王之信譖蔇爾日瘁而不聽我之言故耳、劉向新序云、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蔇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噪、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諮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

甄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叶寘尺韻

類翻維左傳作唯、匪是瘁、寘韻爾雅作頓、瘁矣能言、巧言如流、尤韻俾

匪處休、尤韻○賦也、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哀哉、詩人自哀也、瘁言質樸世、之所謂不能言也、然非徒出之於舌而已、且瘁其身以圖之、而人終莫之出、作去聲讀、韻會云、自內而外也、物自出則入聲、使之出則去聲、可也、哿矣能言、致其嘆美之意、巧言如流者、旋轉無滯、如水轉流、使是非邪正、爲之易位、巧說如之、此世之所謂能言者也、用能使其身處于休息安樂之地、而理亂不關其責、亦不入其心、十月之交篇所云、我友自逸、是也、又左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此引詩大與詩旨相反、亦左氏之失也、○維曰于仕、紙韻孔棘且殆、叶紙韻養里翻云不可使、紙韻得罪于天子、紙韻亦云可使、見上怨及朋友、叶紙韻其去住兩難也、于往孔甚也、棘小木叢生者、如棗而多刺、又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棘、言人皆曰之淮之間謂之棘、言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荊棘動輒遭刺、且有凶危也、一說、棘通作亟、急也、鄭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亦通、使、即任使之、使我見讒言朋興、仕乎甚急之孔棘且殆也、于是萌乞休之志、告于上曰、小臣無狀、不足供任使矣、而天子不許也、且將以君臣大義責我、罪何能免、故曰得罪于天子、我既求去不得則必夙夜在公、以盡厥職、姑不獲已、而亦云可使矣、又且咸相忌怨、似不容我爲天子使者、去既不可、留復不可、亦且奈之何哉、北門之詩曰、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則行者爲居者所忌也、此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則留者爲出者所忌也、衰世臣工不和、轉相非怨、大率如此、異態同情、亦足慨矣、○謂爾遷于王都、虞韻曰予未有室家、叶虞韻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質韻攻乎韻翻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質韻

質韻、○賦也、爾、朱子云、指離居者、而告之曰、爾今亦自大夫也、遷說文云、登也、集韻云、去下之高也、詩、遷于喬木、其義如此、王都京師也、詩人因已之留居王都、未有外而還朝何如、而彼不肯來、而已之不得去也、室家可居耳、詩人見彼之不肯也、但托言已於王都、未有自狀其思曰鼠思、言其幽憂窘迫、如鼠在穴中、不得出也、泣說文云、無聲出淚也、建安何士信云、人淚必

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繇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疾逼作嫉。憎惡之意。我所以憂思之甚。至于泣血者。亦謂國無羣僚。誰與共理。而彼則不以爲然。但聞我勸遷王都之言。則無不見憎嫉也。故又因而詰之曰。爾謂王都無室家可居。是則然矣。然昔爾自都出居于外。此時都中本有室家。而外則無之。誰隨爾營建室宅。則還何患無家。爾亦無庸遁辭爲也。抑是人也。即使其還而同朝。其所爲者。不過醜直害正之事。詩人何利焉。然猶惓惓然。隱然。以體國至情動之。庶幾厚之至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韓詩作雨無極子貢傳申培說豐本俱作雨無其極豐本又顛倒章序分爲八章五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鄭箋謂刺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歐陽修云。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蘇子瞻則云。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愚按二說俱難通。以詩意玩之。所謂雨即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禍亂之來。其多如雨也。所謂無正。即正大夫離居。無助勤國事也。馮時可云。雨無正之篇。不敢刺王而言天。不敢指天而言雨。其稱名也隱。其慮患也深。而元城劉氏又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此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元詩所見韓詩本。世無傳者。似未足信。朱子疑之。謂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據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暫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

刺幽王者亦非是、夫以章句長短爲疑、或云未可、槩例然、謂此詩爲正大夫所作、則詩中明有正大夫明矣、至若子貢傳申培說篇名皆作雨無正、大夫、莫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于正大夫、其極殆後人取元城之說附會爲之、非古書也、申培說又以此詩爲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之而作、傳亦有王室播遷之語、而中有闕文、其意亦同此又襲大全中安成劉氏之說、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于詩詞如此、鄭箋則以爲刺厲王之詩、謂在三流彘後所作、總皆泥于周宗既滅之云、然細味詩意俱不似、且絕無稽據、

北山行役之士刺幽王不均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子夏序同而以爲大夫刺幽王此莫非王事而非大夫明甚唯謂刺幽王則理固可信雨無正之詩曰正大夫離居三事大夫莫背夙夜即所謂大夫不均燕燕居息也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即所謂偕偕士子盡瘁事國也特彼意主黽勉盡職言此意主行役四方言微不同耳三山李氏云北山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蓋所以刺幽王也孔子曰公則悅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不均則雖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天下安得而悅服哉鄧元錫云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內外均勞役也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

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私内勤外、故士盡瘁而哀其病、蓋四牲皇華之意、索其盡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紙韻豐氏本作芑 偕偕士子、紙韻朝豐本作鼈韻豐氏本作芑 朝夕從事、叶紙韻俎里翻 王事靡盬、鼈韻母鄙翻 ○賦也、杞、枸檵、解見四牡杖杜篇、郝、敬云、北山背陽之北、杞苦菜食苦之北偕、說文云、俱也、士、六、等之爵、一有上士中士下士、子者、男子之通稱嚴粲云、偕偕、同也、士子、已之侶也、王事靡盬、解見鵲羽篇、憂我父母、叶鼈韻滿補翻亦叶紙韻俎里翻 ○賦也、詩人奉王命行役于外、言陟彼北山采杞而食、勞苦饑餓甚矣、念我父母貽父母以憂也、偕偕然與衆士子旅行、以朝夕從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乃至久不得歸、使父母思我而憂也、○溥左傳孟子荀子韓子豐本俱作普 天之下、叶鼈韻後五翻 莫非王土、鼈韻本眞韻說文豐本俱作瀕 率土之濱、眞韻 大夫不均、眞韻 我從事獨賢、叶眞韻說文皆云大也、率通作衛、字从行、故毛傳以爲循也、濱、說文皆云、瀕、涯也、浦、水厓也、孔穎達云、濱濱涯浦皆水畔之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以、水中可居、曰州、言民居之地同物而異名也、民居之國名赤縣赤縣内自有九州、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嚴云、溥大天下皆王土也、循土地之岸濱除海水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愚按四句串說意重、王臣以起下不均之意左昭七年、楚申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又呂氏春秋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托之於舜耳、豐熙云、大夫指官長之預國政者、

均、說文云、平徧也、王安石云、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某若干、與此同、義小爾雅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謝枋得云、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朱子云、不厚如此、愚按此亦指其實言、忠厚等語則大夫不止一人、凡正大之玩、後章燕燕居息、箋、大夫皆有故統、以大夫言、上章雖大夫及三事所屬之、大夫言、僭僭士子、朝夕從事、玩此則士子之中、已又獨當其勞也、又左襄十三年、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大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饒愿遠、鄙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鄙爭善也、謂之昏德、

國家之敝、恒必鄙之、此獨賢爲不讓其言又異、以○四牡彭彭、叶陽韻滿光騧

王事傍傍、陽韻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叶陽韻說文作騵

力方剛、陽韻經營四方、陽騵韻

方、所之意、彭彭四牡、奉使時所乘而又每有意外之王事紛至沓來所以營營、勞而不得息也、嘉美也、鮮少也、朱子云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毛傳訓壯、當通作壯、未老以年言、方將以力言、下文言旅力方剛正其實也、旅毛云衆也、嚴云秦誓旅力既愆、夏氏解謂衆力、如目力耳力手力足力也、或說旅爲陳、如陳力就列之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是也、言我之從事、所以獨賢于諸大夫者、以王美我之年尚未老、且氣力方壯、亦少有如我者、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之類、無在不見其剛、強故獨使我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謝云、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反以王爲知己、忠厚

之至也、○或燕燕漢書作宴宴居息、職韻或盡左傳豐本俱作憔瘁傳韻漢書作頓事國、職韻或息偃豐本作匽在牀、陽韻或不已于行、叶陽韻戶郎翻或不知叫陸德明本作呺陸本作懆懆勌勞、豪韻或棲豐本朱傳俱作栖陸本豐本俱作卬或王事鞅掌、養韻或湛家諱樂音絡飲酒、有韻或慘慘畏咎、有韻或出入風議、叶支韻魚羈翻或靡事不爲、支韻賦也劉公瑾云、以下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愚按單句六或字、分六項、人看首言燕燕居息、蓋指正大夫也。自息偃在牀而後其情狀各不同、則三事大夫之輩耳。雙句分六項、總是自道、以與上句對舉相形。故皆用或字。燕燕當依漢書作宴宴、安也、輔廣云、重言之、見安之甚也、

愚按六官之長、養尊處優故特以燕燕言、居、謂私居息、謂休息、言惟休息于私居而已、無所事事也、瘁、病也、盡瘁、猶言盡勞、與燕燕對看、事國嚴云、從事于國也、與居息對看、左昭八年、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偃、說文云、僵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偃是卻倒、牀說文云、安身之坐者、劉熙云、牀裝也、所以自裝載、徐鉉云、左傳遷子馮、詐病掘地下氷而牀焉、至于恭坐則席也、故从爿、爿象人斜身有所倚着、愚按休息而偃臥于牀、如今仕者之引疾在告也、已止也、不止于行、謂日馳驅于道路、若病則不能矣、叫、徐鉉云、直聲呼也、釋文作號、謂大呼也、周禮雞人掌夜誓旦號百官、即此、號亦呼也、一云教令也、孔穎達云、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也、愚按此有意違命而佯爲不知者、慘慘當依釋文作懆懆、以別于後之慘慘畏咎、懆說文云愁不安也、與下勌勞連言、

所謂勞人慇慇也其勞頻數曰劬勞人慇慇也其勞頻數曰劬勞棲遲解見衡門。
篇仰舉首也李氏云有棲遲于家而偃仰者愚按此
如今仕者之請急休沐或偃或仰則象其夷猶自得
之容耳鞅說文云鎮組也孔云馬鞅之鞅掌說文云
手中也控馬者執組在手事如納鞅于掌中無時可
公亦不可得寧復有棲遲于家之日乎說文云娭樂
也从女今文與从水通用又說文云酗樂酒也徐云
酗酗然安且樂也觀下文飲酒則通用酗亦可此
以酩酊而曠廢職業者亦其是慘爾雅云憂也咎說文云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
違也鄭云猶罪過也救過不暇其焉能樂畏者樂之
反也風如馬牛其風之風鄭云猶放也言其議論不
根如風飄蕩且出亦議論入亦議論則天下事之不
經其議論者蓋亦少矣而我則何嘗以身親之乎而我則
百責交萃至于無所不為雨無正之詩曰哀哉不能
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正此詩之謂也以上兩兩相形其不均有如此者

劉氏云彼或如彼彼我則如此以彼為賢耶則國事行
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丁奉云或字
十二叠詩中奇格也後仕韓昌黎
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祖韓昌黎祖此

北山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十二句

舊作六章自或燕燕

而下分為三章章各四句○子貢傳以為懿王
時詩鄒忠亂諛其說引竹書紀年註謂懿王之
世興居無節號令不出挈壺氏不能供其職諸
侯於是携德按此乃全抄東方未明篇詩序固
齊詩也沈約意其在懿王時遂以屬之耳然即
如所云亦於役使不均何與申培說及朱傳皆
謂大夫行役作此與
序畧同辨已見前

何草不黃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出朱傳○曰周將亡則朱子亦以爲在幽王之世矣此詩與北山相表裏北山爲行役之士所作故其詩曰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又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詩爲從役行役之人所作故曰哀我征夫獨爲非民蓋自道也又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正指士也二詩中亦皆有經營四方之語其爲同時共事明矣

何草豐氏本作艸後同不黃陽韻何日不行叶陽韻戶郎翻何人不將叶陽韻資良翻經營四方陽韻○賦也朱子云草衰則黃鄭玄云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穎達云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何日不行言歲已將盡可休息矣而行猶未

詩經世本古義 周幽王之世

已、正與北山篇不已于行語意相類此二句只據自己言之。見行役者不獨一人。所以爲時事慨也。將有相扶持之義字从寸寸者手也言何人不爲奉王命以經營四方之故而相將以行乎經營解見北山篇幽王之世行役不息之事無所考。然讀小明大東諸詩意必政令繁興謀求無藝其僕僕道路之象。○何草不玄、先韻亦叶真韻胡匀翻　何人不矜、叶眞韻渠巾翻亦叶先韻姑元翻韓詩豐本俱作鰥　哀我征夫、豐本征夫人斯獨爲匪民、眞韻亦叶先韻彌延翻○賦也玄鄭云赤黑色始春之時萬物萌芽萼者將生必玄也王安石云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草牙

黃牛、黑章鉤爪踞牙、舌不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妥尾、其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爲之震恐、而風從之生、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襍也、癸辛襍志云、虎不行曲路、率遍作衛循也、衛从行、故有循義、曠顏師古云、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兕虎之所宜。今征人如此、則可哀矣。按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大夫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孔子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于此乎、引詩之意、亦爲被人驅逐、使循行于曠野、而無所棲泊也、孔云、我此役人、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循曠野之中、與兕虎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〇

之車行彼周道、皓韻○云、汎汎、興也、莧、說文云、艸盛貌、徐鍇曰、然若風之起也、狐、解見有狐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皓韻

有棧

篇、以芃言狐者、丘氏云、毛尾長貌、幽說文云、隱也、幽草、謂草中也、孔云、狐草行草止、羅願云、雄狐者、君子之象也、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既而獲晉惠公、棧說文云、棚也、竹木之車曰棧、按周禮、巾車職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縵、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謂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夏卽夏翟之夏、五采備、乃爲夏、毂有約曰篆、夏篆、謂以五采畫、如縵帛、縵帛無篆耳、墨車無畫、以墨漆車而已、棧車、謂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又大昏禮、儐盛亦得乘墨車、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謂棧車、無革鞔輿、亦可折壞、故欲弇、向內爲之飾車、以革鞔輿、不畏折壞、故欲得向外後也、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法也、又儀禮、既夕篇云、賓奠幣于棧、程良孺云、車之上者有棧、今人編竹置木、亦謂之棧、則棧車者、編竹爲輿也、周道、謂周之路、孔云、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此人本非禽獸、何草不黃、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

與狐在幽草中同乎、故傷之也、嚴粲云、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非特民也、愚按此、士、蓋征夫所從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焉、故作是詩也、按經不言、經營四方、豈云、命諸侯師役皆名曰征、不必征伐也、至此詩乃征夫所作、語氣昭然、與下國無預、或疑爲舉火召諸侯師之事、其曰棧車、則謂因兵車不足而取之爲物力凋敝之証、然、篇中、言、經營四方、豈云、命諸侯勤王、乎、子貢傳有桓王卒苦之五字、而桓王下缺二字、申培說直云、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今按伐滕薛唐杞事無所考、鄒忠胤以爲先是褒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無何而曲沃叛王、乃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喜怒總以恣其私、不足彰天討、而三晉之中、再尋干戈、輕用民力如此、嗣是褒隱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徵兵幾內可知已、褒桓四年冬、王師秦伯圍魏、執芮伯以歸、師競已甚、明年遂有伐鄭之役、繻葛中肩、王令益不行于天下、嗣是曲沃滅翼、王命虢仲、譖其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詹父有辭、終桓王之世、無歲不有兵革、軍旅驛騷、非止春秋所書伐鄭一役而已、此正所謂經營四方者、按如鄒說、歸之桓王、亦近似、但篇中、何、故、專、指、士、之棧車爲言、朋、與、北山、偕偕、士、子、之、言、朋、合、故仍定以爲幽王世之詩、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出遭時不偶役則偏苦行則過期所以悔也出馮序

賢必寘之艱虞投之煩劇前或議其後或牽其左右凌摔頓蹙靡所不至已又從而抏齕之益內不量心外不度力俾進不得遂退不得全必窘其用鐫其名使敗塗地而後已也故北山傷其獨勞小人畏其罪罟譴怒反覆也如張之罟然罹之豈有脫哉古於危亂不入不居有以也夫愚按此西征大夫困于行役瓜期已踰而代者不至故作此詩觀前三章皆曰念彼共人後二章曰無恒安處無恒安息可見當與北山合看篇名小明歐陽修以爲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耳馮謂耿耿小明乃憂之貌故取以命篇亦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韻我征徂西至于艽豐氏本作荒野

叶麌韻讀如豎上主翻　二月豐本作日初吉載豐本作再離寒暑叶麌韻讀如數奧主翻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麌韻念彼共音恭後同人涕零豐本作霑如雨麌韻豈不懷歸畏此罪豐本作辠罟麌韻○賦也蘇轍云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無賢勞而不察者也爾雅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陸佃云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今按此以上天對下土則不必泥冬爲上天之說詩意呼天而訴之但欲其見察而已故以明明言明明者照也明明在上者以能照爲臨也鄭玄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也孔穎達云野是遠稱艽荒是西戎荒服之地耳二月朱說文訓艽爲遠荒或當子云夏正建卯之月初吉毛傳云朔日也孔云以言初而又言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也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艽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云載離寒暑也按載循更也按載字从車車所以載物而運行者唐虞號年爲載載取物終更始以年運而往爲義上天之載其義亦同離者脫離之離前此歷春夏而秋已離乎暑今此歷秋冬而春又離乎寒也心之憂而秋憂未得歸也孔云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共通作供具也共人謂治事之人輔廣云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愚按此共人蓋指在內僚友當出與已代者本安處而不肯供事乃以共人稱之亦反詞也雨餘爲零望其來而不來故涕之下有如雨也罟徐鉉云網之總名輔云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愚按此言已本無罪但恐以歸獲罪故雖過期懷歸而終不敢也桓寬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

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叶遇韻讀如措蒼故翻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叶遇韻漠故翻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叶遇韻讀如素蘇故翻心之憂矣憚陸德明本豐本俱作癉我不暇叶遇韻胡故翻念彼共人睠睠文選注作眷眷懷顧遇韻豈不懷歸畏此讁怒遇韻○賦也日月方除謂十二月也除毛云除陳生新也邢雲路云如堯典朔易言丑月歲功將興正除舊更新之日云聿皆詞也還說文云復也當徂征之時預計之日何時可以言歸必歲暮方可竣此役蓋以匝歲爲期也庶衆也鄭云我事獨甚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衆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于日不暇給也睠顧皆以還視爲義所謂內顧也此指共人言讁說文云謫問也念彼在位供事之人方且告以勤視妻子爲念我豈不思家哉祇畏上人讁怒之及故不敢耳此章本其于役之始而言之○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叶屋韻于六翻左傳作燠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屋韻子六翻憂矣自詒伊戚叶屋韻芳六翻○賦也奧說文宛也室之西南隅朱氏云古人室在東南隅門闢東北牖南隅爲奧人隨進先見東北隅爲奧人隨進先見東北却到西北然後西南此至深密之地愚按此與堯典厥民隩同義言是時日月正在季冬氣方寒而民聚于室之內也愈鄭云猶益也蹙說文云迫也何時能來旋乎其如政事糾紛擘畫不前愈益蹙迫何哉將取曰采刈穫曰穫蕭解見生民篇采蕭穫菽事在秋冬之交言歲行且暮矣人皆有事于此將以爲改歲之備也

董鼎云、采蕭所以祭也。穫菽之而感也。詒通作貽、遺也、伊、語辭、戚、當依左傳作慼、憂也、鄭云、我冒亂世而仕、自詒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言亦語辭、宿、止也、興言出宿、亦指其人言、冀其起而出宿于外、將來代已也、然而不可必也、故繼之曰、我一年役事已竣、豈不思歸哉、但畏此供事之人、不循常道、反覆而未即來耳、反覆二字義互相通、但、倒上而下、即爲反、易面而背、翻爲覆、亦微有辨、此章、又敘其竣事之際而言之。○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叶語韻、外傳豐敞呂翻　靖外傳作靜恭　爾位、正直是與、語韻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語韻音汝。○賦也、差嘆聲、君子指僚友、朝枋得云、即所謂共人也、無恒通作毋、誡辭也、恒、說文云、常也、安處安於其所止之地也、蘇轍云、有久勞于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朱子云、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靖、說文云、立諍也、諍者、言汝。也、蓋亭亭安立而不遷之意、書曰、自靖、解者以爲安其義之所當爲是也、共通作供、靖共爾位、最之自靖以供其職則東西南北自當唯命是從矣、正者無邪、直者無曲、此正直指人言、與者與之遊也、僚友中有不正不直之人、思中之歡心、必導以擇便偷安之說、故言此以深規戒之、末冀鑒于神、亦怨語也。聽猶察也、式、用也、穀、善也、猶言福也、春秋傳云、能左右之曰以、女、即爾也、孔云女者相於之辭、禮表記篇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疏云、言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爲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爲、用此福祿以與女也、徐幹引此詩、亦云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德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王應麟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愚按此下二章皆反語、玩一無字可見、責僚友正、所以自傷也、○嗟爾君子、無

詩經世本古義　鼎百六十

作毋恒　漢書作常安息、職韻靜共爾位、好聲是正直、職韻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職韻筆力翻。賦也、安息、比安處較深、息有休息之義、言、了不事事也、好猶慕也、此正直主已言、在已當以正直之道爲好、同爲王臣勞逸均之。若居人于勞而自處以逸、不正不直、孰甚焉、馬融云、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兼職不回、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又禮緇衣篇、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亦引此詩、此以好是正直爲愛好正直之人、又是一說、介、鄭云、助也、景福、謂章明可見之福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勿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左傳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蔡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宜子朝、遂老、宜子、卽韓起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豐氏本作四章

章十二句合嗟爾君子二章爲一章。子貢傳有厲王出居于彘六字、下皆闕文申培說亦云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按此於詩義絕不相蒙、正以其中有念彼共人一語爲指共伯和耳、其妖妄如此、

匪風檜之君子行役適周見周道衰微歸而感傷之作序云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子貢傳有檜之君子四字而其下闕文申培說及朱子皆以爲周室衰微賢人憂之而作愚按糸此詩檜風之末則作此詩者必檜之賢者也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檜先問檜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檜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以釁之以雞豚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之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今觀此詩則檜果非無賢臣也特爲鄭桓所間耳國安得不亾

匪風發叶曷韻北末翻兮匪車偈叶曷韻揭氏本俱作揭韓詩外傳作揭大起也嚴粲云今俗呼大風爲風發偈博雅云疾也揭云高舉也車升高豐本俱作憩發錢氏云風拔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前漢書豐

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也，此亦車中即事之語。鄭玄云，廻首曰顧，廣韻云，仰視曰瞻，與民爾瞻之瞻同，周道，朱子云，適周之路也，孔穎達云，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廻首顧之，愚謂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托，則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孔云，怛者，驚痛之言，詩人言我中心之所以驚怛者，非關風之大作也，非關車之高舉也，直謂周道日非，廻首仰觀，不覺動傷今思昔之感耳，又韓詩外傳云，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前漢王吉傳云，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倩日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傷之也，今按毛傳之解同此，

但玩詩人語意，殊不爾，故不從，○匪風飄叶嘯韻匹妙翻兮匪車嘌叶嘯韻匹妙翻兮

說文作嘌，釋文作嘌，豐本作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叶嘯韻兮匪車嘌叶嘯韻匹妙翻兮

廻風爲飄，李巡云，旋風名飄，孫炎云，廻風從下上曰飄，又云，廻風爲飄與焱同音義別，蓋廻風謂之飄，飄謂之嘌，嘌說文云，疾也，字从口，蓋言聲之疾也，程大昌云，言嘌嘌無節度也，上言風發未明其爲何風，此言飄則所發者乃廻風也，上言車偈則行之不安，此言嘌則其不安之見于聲者也，弔毛云，傷也，上言怛，此言弔，先驚痛而後悲傷也，○誰能亨音烹魚，

說文釋文俱作概，之釜鬵，侵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侵韻○

亨同字，本進熟之義，故又借爲熟物之名，後人加火字于亨下，非古文也，溉通作概，說文毛傳皆云滌也，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鼏，是洗器之名，鬵說文云，大釜也，又陸德明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孔云爾雅釋謂之鬵鬵鬲是甗甗爲銚然則鬵雙舉者以其俱在食器故連言耳愚按鬵果是甗則非烹魚之器不應與釜並言政當依陸氏解其形若甗耳非便可以鬵當甑也烹魚以喻治國曰漑之斧鬵者取洗濯更新之義以喻當改絃易轍之意猶易所謂鼎顛趾利出否者與下文懷之好音相照鄭云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云檜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于西按匪風作于幽王之世周猶都鎬故云然懷抱也好音謂安民致治之言貽之好音使之懷之倒句法也言誰有將西歸而見周天子者將以興道致治之理告之使之曠然一大變革其政以復文武成康之盛毋徒使人瞻周道而興感也呂祖謙云匪風思周道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禍所以瞻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厲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章潢云讀素冠而興孝思讀匪風而動忠義故曰興于詩

##匪風三章章四句

王符云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亾所謂先教未詳其旨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出序及朱傳子貢傳申培說俱同○此詩在鄶風中思意當爲刺鄶君而作鄶君在位好潔衣服計其居先君之喪服制必不能如禮故詩以爲刺

庶見素冠寒韻兮棘崔靈恩注豐氏本俱作㣲

欒欒寒韻兮勞心慱慱寒韻兮賦也庶爾雅云幸也庶見者憂不得見之辭素冠王肅鄭玄孫毓皆以爲大祥之冠王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毛傳以爲練冠按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孔頴達云毛以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然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練也鄒忠胤云人子於親喪再期則大祥祥後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此與喪服小記所謂朝服縞冠除喪不類小記曰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則期功之喪、除服所通用、不必三年喪也、季本云、因棘刺韻會云、羸瘠也、季本云、因棘刺而言、棘刺、葉少、而體常露、故謂居喪而骨立、見者、爲棘、人、愚按、卽此、冠、素冠之人也、欒、當依說文作臠、云、臠也、臠者少肉也、曰欒欒者毀瘠之甚也、勞心詩人自謂也、說文無慱字、當依作團、云圜也、結聚不散之謂、世衰禮廢、庶幾有此欒欒之棘人、使我得而一見之、而其如終不可見何、故勞心而至于慱慱也、陳際泰云、上古質朴、心喪父母、有終身之哀痛焉、中世稍漓、心不可測也、於是制爲喪服、緣情以爲之節文、非止於三年、然而遂之、則是無已也、至春秋而廢久矣、悲夫、○

庶見素衣　微韻亦叶叶支韻亦魚羈翻

兮、我心傷悲　支韻

韋、賦也、毛傳云、素、冠、故、素衣、也、又禮深衣云、孤子翻

兮、聊與子同歸　微韻亦叶叶支韻讀如歸區

衣、純以素、我心傷悲者、哀其孝也、子、指棘人、後倣此、聊與子同歸者、言世有此敦崇古禮之人、則凡事必皆能如禮、自此我心諸凡趨向、皆欲與之同歸

也、○

庶見素韠　質韻

兮、我心蘊結　叶質韻激質翻

一韻也、說文云、韠、蔽膝也、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尺長二寸、其頸五寸、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鄭玄云、冕服謂之韠、又孔云、古者佃漁而食、皆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祥道云、衣之上韋、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鄭氏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爲敬、與不忘其本之說戾矣、孔云、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帶素韠、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故毛公意亦謂卒章思大祥之人也、鄒忠胤云、間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是則素冠素衣、素韠、特服於祥祭之日、祭訖、則反服微凶之深衣、

以寄其餘哀、至間一月而禫、禫而纖、斯無不佩矣、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終喪而後有祥。喪禮不終。則未祥而服已除。無論禫也。此素者何從見之。蘊、說文云、積也、本作薀、左傳薀崇解云、積之低爲薀堆之高爲崇、結、說文云、締也、薀結、謂積慮繫思、而不可解之意、與子如一者、言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立于無過之地。皆欲與之爲一。卽同歸之意。但歸以事言。一以心言。輔廣云、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慊于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爲之哉。方弘靜云、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矣、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憂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舊說皆以爲慕見孝子之辭、朱得之深不謂然以爲此詩鑒羔裘之驕奢、藾得其驕奢欲同歸于勤苦謂欲見勤儉勞苦之人也、悲傷鑒也、今按素冠、明、是大祥之冠、素韠、明、是孝子毀瘠之狀、則舊說、固未可廢、

逍遥、本名羔裘嫌與鄭風唐風篇同摘用首句二字爲別鄶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鄶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詩也、出序○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今按序所云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近乎驕侈怠慢非其恃險而加之以貪冒、而諫必不聽、故去之、

羔裘豐氏本作求下同

逍遥、蕭韻說文作摇

狐裘以朝、蕭韻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叶蕭韻讀如凋丁聊翻○賦也、鄭玄云、遊燕也、嚴粲云、狐裘、朝服、緇衣羔裘、逍遥、毛傳云、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袪以褎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

周幽王之世

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狐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蕉轍之說以爲狐白然詩人之意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遥翱翔爲可憂也陳祥道則謂狐白裘爲君之燕服狐青裘爲大夫士之燕服鄒忠胤云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蓋羔裘法服也羔裘何以爲法服也狐裘燕服也羔裘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法服春秋繁露曰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乳必跪而受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也君純羔而臣以豹飾在朝皆得服之狐裘何以爲燕服坤雅曰狐性好疑狢性好睡又皆藏獸不可以有爲故狐狢之厚以居疑斯戒睡斯安取燕息之義今逍遥而以羔裘是決服爲嬉遊之具矣觀朝也而以狐裘是臨御爲褻媟之場矣蘇子由謂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此本鄭氏臆說按王薄

但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陽之安在其爲朝天子之服乎按郭璞注爾雅引詩傳曰羔裘豹袪大夫以豹皮爲袖口也郭氏祥道不從之是也狐比羔爲賤故朝服用羔燕服用狐而檜君一切反其常則凡敗度敗禮恣情顛倒何所不至其靡詩人之勞心豈獨以鮮衣故哉愚按先言逍遥後言以朝則是以逍遥爲急務而朝在所緩矣但舉首句已見其不能自强于政治而裘服反常猶其後耳說文無忉字當作怊云悲也莊子云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是也悲而不已故重言之曰忉忉嚴云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彊之計今乃偷安歲月坐而待亡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朱子云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陽韻豈不爾思我心憂傷陽韻

○賦也說文訓翔爲飛訓翱爲翔但云翱翔飛翔之義按翱字左施皐皐者氣之進也翱翔猶云高飛也上章言逍遥謂趨而至遠即遠遊也此章言翱翔謂遊而不止猶鳥之高飛而不下也孔穎達云上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七十五

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于禮同服羔裘故二章各舉其一○憂通作慁說文云愁也傷說文云創也人遭創則痛曰憂傷者臣之於君榮辱一體如此而自傷無如之何故不徒憂之而又痛之所行○

羔裘如膏、叶號韻翻　日出有曜、叶于號翻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號韻○

賦也韻會云以脂膏潤物曰膏孔云此暱鮮其衣而惡衣文王卑服則不憎君衣服鮮明如此其志慮阻近可見矣說文無曜字當作燿云照也陸佃云膏且亦聽朝之時也而反以燕遊又與狐裘以朝之也愚按此如膏正于遊燕之時見之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遊燕之後尚有視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燕遊而入朝適寢之時令并其以朝之服而起以至竟日皆遊燕也悼說文云懼也陳楚謂心神震動亦懼意也首言不能匡救也此言中心憂傷痛已之悼則懼其國終不可保矣是

逍遥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闕文申培說云檜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今玩詩意是大夫去國之語從序爲長又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雒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會仲不悟重民代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亾愚按逸周書史記解亦云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民代之鄶君以亾與潛夫之語相合然史記解乃周穆王所作以命左史戎夫者其非詩之鄶國明甚及考竹書載帝舉十六年使重帥師滅有鄶則史記所述鄶亾政帝舉時事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中有麻、刺鄭桓公也、桓公處于留、與鄶君夫人叔妘通焉、詩人託爲叔妘之辭以醜之、春秋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今按鄭語、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時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斃、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曝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雒左濟、主未虩而食湊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又周語、富辰曰、昔鄢之亾也、鄢仲任、密須叛伯姞、鄶、鄢、叔妘、聃、鄑、鄭姬、息、鄀、鄭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參觀此兩說、鄭伯以寄孥于鄶、故得與叔妘通、而叔妘以行淫辟求利于外、故富辰謂

之外刑。鄘風蓋楚之不爲無據矣。此詩篇次。本在王風之末。以鄭桓公初封。國在畿內。然亦以其爲鄭事。故與鄭風之卷相連。朱子能知舊說之非。直謂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賦此。其於詩意。固自脗合。而特不知其爲誰而作。借無以公羊傳之言告之者。又按竹書紀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鄂。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而班固地理志則云。桓公東遷。幸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食湊洧焉。韋昭亦引唐尚書云。鄶鄭武公滅之。二年。鄫伐鄶。克之而已。未以與竹書異者。蓋幽王二年。鄫伐鄶。克之而已。未滅其國。至平王東遷。幸取其地。則鄶國已滅。正當武公之時。鄶者。乃武公也。

丘中有麻　韻與下叶歌韻。

彼留子嗟　見上將其來施施　叶麻韻之轉。

丘中有麻　韻與下叶歌韻。

彼留子嗟　留子。麻韻亦叶歌韻。

將其來施施　叶麻韻之轉。

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興也丘說文云土之高也麻麥皆五穀之一麻枲同類無實曰枲有實曰麻本草云麻一名麻勃勃此麻上花圃所蒔即今人所作布徵也陰精寢密女作纖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積成爲縷三變也愚按麻二三變生成形二三變詩之取興蓋疑桓公之多變態猶之麻也留地名路史云留國陶唐氏之後或先爲王所滅而以之封鄭或鄭自取之莫能詳也孟康云留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留子指鄭伯也隱其國爵而以留子呼之蓋自醜其行而思諱之意亦猶氓裔之婦人呼夫爲復關也嗟說文云容也甫呼留子而嗟嘆之辭與之俱傷其不得見也將猶言方且也曰將其者望之也施說文云旗貌徐錯云旗之逶迤也象其來時行動逶迤之狀曰施施也言安得彼逶迤而來以慰我之望乎○丘中有麥　叶職

又按麻皮漚之甚長故以興施施

韻紇力翻**彼留子國**、職韻**彼留子國**見上**將其來食**、職韻○興也、麻麥互相爲候。麥黃種麻、麻黃種麥。蓋皆同時所有。故卽所見以起興。羅願云、麥者、接絕續乏之食、而麥最先熟、愚按興意、疑桓公之有他遇、亦如麥之可以接絕續乏、故不來也。彼留子國者、指鄭伯所居之國。卽留是也。來○來、朱子云、就我而食也。麥可養人、故以興來食、○

丘中有李、紙韻**彼留之子**、見上**貽我佩玖**、叶紙韻苟起翻○興也、李字从木子、蓋有二義。羅願謂李木之多子者、陸佃則云、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二義皆通。羅說爲正。詩曰、何彼濃矣、華如桃李。與意蓋疑桓公別有所遇。倪他人顏色之美、而忘己也。又陸云、李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然則言、李又正以自況耳。貽、說文云、贈遺也。佩、襍佩也。劉熙云、佩、玦也。玦、說文云、玉之黑色者。趙順光云、玦从玉从夬、夬有決義、兼聲玉、久主侵白、光似、百故、以久也。之子曩曾貽我以佩玖蓋取堅久不渝之意。豈其一旦而遂棄我乎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豐氏本篇名俱作丘中○序云、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子貢傳亦云、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蓋勦襲序說云爾。毛傳遂以子嗟子國爲二賢之字、又以子國爲子嗟父、絕無稽據。始不足信、毛又以丘中有麻麥艸木、乃留氏子之所治、而陸佃爲之說曰、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丘中種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法言曰、男子敢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愚按此說詩、絕不識比興之趣、固亦甚矣、

申培說闕、

隰有萇楚、疾恣也、出序鄘君之夫人、與鄭伯通、鄘君弗禁、國人疾之、鄘、詩作檜、鄘君、字仲、序云、國人疾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愚按詩言樂無家無室、是兼刺夫人、不專刺鄘君也、夫人、鄭伯、事見丘中有麻篇、韋昭云鄘、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鄘、夫、人、

隰有萇爾雅作長楚、猗儺其枝、支韻天之沃沃、樂音絡後同子之無知、支韻○興也、下濕曰隰、萇楚、艸名、爾雅云、銚芀志以爲御戈、郭璞云、今羊桃也、一作銚戈、廣雅以爲鬼桃、本草以爲羊腸、通麥、亦似桃、而陸璣則云、葉長而狹、葦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艸上、或云、一名葉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爲樹、蜀本圖經云、今人呼爲細子、根似牡丹、猗、通作倚、儺、也、儺、通作那、那又通作妮、說文云、弱、長貌、夭、通作枖、徐鍇云、謂艸木始生未幾、

得地力而速大也。沃、說文云、溉灌也。曰沃沃者、潤澤之意。其葉沃若是也。呼、蓺、楚、爲子云、指蓺楚也。朱子云、蓺楚條弱、不能自立、必引蔓于草上、以興民必附君以有生、而今乃猶令人對物而言、皆稱爾也。蓺楚條弱、不能自立、過尺則引蔓于草上、其枝有所倚着、而嫋娜下垂、但見其沃沃然發榮滋長、在蓺楚若有以自樂矣。然亦惟蓺楚無知之物。故可以隨處蔓引而不擇地。若人含五常之性。各有配偶。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而可以不顧廉恥。漫然相附麗爲哉。此卽言檜夫人通乎鄭伯之事。而檜君不禁。故借蓺楚反言以志刺其語意恍然。胡安國云、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生于色而縱于淫。色出于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于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躐無不爲矣。夫以志狥氣。肆行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質韻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質韻

興也。先言枝次言華後言實。又陸佃云、有一種羊桃、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樂子之無室、刺檜君也。男以女爲室。檜君不能有其室也。華之敷在外。故以興家。實之含在內。故以興室。鄧元錫云、人生而有知。其願有室家者。人之道也。以從淫不如無之爲愈也。深痛至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萇楚。○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檜人困于賦役而作。朱子解亦然。愚初亦從其說。因立必引蔓于草上、以興民必附君以有生、而今乃憔悴于虐政。曾不如無知之萇楚。猶得榮茂于光天化日之下也。此以解首章亦近之。特以後兩章有室家之語。明是爲男女之事而發。故定從焉。

苑柳、刺幽王也、出序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焉、愚按采菽之序有云、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則移爲是詩之本序、可史記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呂氏春秋亦云、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于後、戎寇眞至、幽王身之、乃亦召麗山之下、爲天下咲、是詩所刺、蓋在舉烽悉至而無寇時也、

有菀者柳、不尙息職韻焉、上帝甚蹈、鄭玄本作悼無豐氏本作毋後

同
自暱 叶職韻 質力翻 焉俾 陸德明本作卑後同 予靖之後予極 職韻 焉
興也。菀、毛傳云、茂木也。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卽此菀也。柳、說文云、小楊也。郝敬云、楊之垂者曰柳、桑之垂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葢頹敗衰亾之比。不者、疑辭、尚、鄭玄云、庶幾也。息、本喘息、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故有止義、言此菀然森茂之柳、雖其枝葉低垂、不廢幾爲行路之人所就之止息焉。以興王室將卑、未卜此後天下尚肯宗周否也。上帝、指天、觀國策引此句、作上天、可見、蹈、毛云、動也、按動足踐履爲蹈、故有動義、無逼作毋、禁止辭、暱、說文云、日近也、徐錯云、日日相近也、亦作昵、訓爲黏、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是也。此指王、孌、褒、姒、言天意甚變動。其去留將不可測。王毋徒自快意、而日與褒姒相親暱也。俾、使也、靖、安也、解見小明篇、極、劇同、音古、皆以、爲勞、倦之意、晉人所謂小極、史記屈原傳所謂勞苦倦極、是也。言王舉烽伐鼓、將使我會兵京師、以安靖

禍亂矣。而後乃不然。乃徒以欲悅褒姒之故。假稱有寇。使我漦于道路也。○有菀者柳、不尚惕 霽韻 焉上帝 戰國策作天 甚蹈 戰國策詩外傳作神韓 無自瘵
叶霽韻 子例翻 焉 戰國策作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 叶霽韻 力制翻 焉 與也、惕、毛傳說文皆云、憂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病曰瘵、上帝甚變動。其意將有所轉移。王毋以暱于內嬖之故。而卒至于自病也。韓詩外傳載荀卿爲賦、謝春申君曰、璇玉瑤珠不知佩、禍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惱、無自瘵焉、戰國策畧同、邁、說文云、遠行也。言將使我安靖寇亂。旣至之後。乃徒使我空歸。而遠行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 先韻亦叶眞韻汀因翻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眞韻亦叶先韻則然翻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叶真韻渠巾翻亦叶先韻姑元翻○興而比也鳥譬褒姒也傳通作附取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爲至周禮註以爲近也天譬王也彼人文皆云至也褒姒一下國之賤女而獲寵于王至奪嫡爲后譬如鳥之高飛亦既附麗于天矣然猶不厭足所以蠱惑王者日新無已不識彼人之心將于何底止乎左傳云女德無極此之謂也曷說文云何也怪歎之辭矜通作鰥毛傳云危也按戰戰兢兢乃危意也時方無寇何故舉烽爲戲使我來靖亂乎信義不立其何以令徒自居于凶危之地而已厥後申侯與繒西戎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居以凶矜之言於斯驗矣呂氏春秋云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于貢傳云厲王不禮于諸侯諸侯相戒以避之申培說云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朱子亦主暴虐不朝之說而不顯其世夫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豈可以不修果如舊說諸侯相戒不欲朝王乃悖理傷教之甚者矣子豈肯錄之乎

巧言、大夫傷讒也、周幽王惑于讒、既立伯服、逐宜臼、而與諸侯爲太室之盟、將謀伐申、以求宜臼而殺之、大夫憂喪亂之將至、而作此詩、序云、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愚按竹書、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王師伐申、左傳、椒舉亦云、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據此篇有君子屢盟之語、則此詩必于盟太室後作也、何以知盟太室、謀伐申也、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臼奔于申、將求而殺之也、誰爲此謀者乎、虢石父也、其事始末、在國語言之最詳、與此詩相印合、備錄于此、晉語、史蘇謂獻公曰、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亾、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夫虢石甫、讒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

周幽王之世

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人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隳受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亾、不三稔矣、此詩所指僭始既涵。正斥褒姒也。所指爲讒爲盜爲巧言、皆斥石父也。曰既徵且尰。則石父之徒。所謂侏儒威施。實御在側者也。曰爾勇伊何。爾居徒幾何。則斥其同謀伐申之事也。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則豫策周之必亾于申也。然亂之長。亂之暴。亂之餤。總之石父之讒階之。序謂大夫傷于讒。猶云所痛傷者在于讒人耳。非謂大夫身自遭讒也。舊解俱失之。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叶虞韻叢祖翻

無罪無辜、 虞韻

亂如此憮、

叶虞韻經爾雅俱作憮　**昊天大**

韓詩外傳引此同陸德明本朱傳蘇傳讀詩記詩緝俱作泰新序作太　**憮、** 見上

亍慎無辜、 見上○賦也、悠、而又、悠、者、夏、思、之、極、故呼昊天而訴之也、昊天、解見雨無正篇、天之於人、若父母然、親之之辭也、且、語助也、無罪無辜、汎指下民、憮通作憮、覆也、昊天爲民父母、今乃使無罪無辜之民、橫遭禍亂之及、如此乎其無不籠罩也、此、以、未、然、言、逆、料、其、勢、必、至、是、也、已、止、威、虐也、亍、詩人見天下大亂、已將與人俱不免、故又呼天而祝之曰、昊天、庶幾其止此威虐乎、若亍平日兢兢自審未嘗有亂國之事、固無罪也、昊天庶幾其大加覆庇夫亂階于一人、而禍延于衆人、使無罪無辜、同歸于盡、生斯世乎、何不幸若此、詩人灼見周之必亾、故先作危懼之語以發端、鄭恒公所謂王室多故、余懼及

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卽此意。

○亂之初生、僭讀詩紀作譖 始既涵、叶韻胡詩作滅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咸韻讀如組 君子如祉、紙韻古翻 亂庶遄已、紙韻○興也、僭、說文云、假也、徐鉉云、按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僭也、涵、毛云、容也、此言褒姒不安嬪妾之分。當其初興奪嫡之謀。幽王惟欲順適其意、輒涵容之。此亂之所自生也。君子、以位言、謂天子也、不忍斥言王、故但言君子。若汎指者然。讒、指虢石父也、石父於是乎申后廢。太子宜臼逐。此亂之所以又生也。然則幽王蓋身自開亂。而以下四句、規王之辭。庶幾也、遄、爾雅云、疾也、沮、遏作阻、遏也、祉、福、已、止也、僭而言、讒而信之。則有怒其所不當怒者矣。君子如

有所加譴怒于人。必其人而人知懲。然後怒之。若感于讒而妄怒焉。烏可也。僭而涵之。則有祉其所不當祉者矣。君子如有所施福澤于人。必其庶幾可以疾速止亂者。福一人而人知勸。然後福之。若溺于僭而妄祉焉。烏可也。傷幽王之不然。所以致亂。馮時可云、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物受其災、當怒而喜、當喜而怒、民逢其亂。是故人主大守、在於謹藏而深禁怒。四時之。未當過則、胡不底于理。按左昭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正此詩義疏、又文二年、秦孟明帥師伐晉、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曰、三軍之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矣、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昭三年、齊景公繁

于刑、有鬻踊者、公問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爲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皆借詞立義、○君子

屢盟、叶陽韻　讒言孔甘、覃韻　亂是用餤、叶覃韻　君子信盜、號韻　亂是用暴、號韻　亂是用長、韻　君子屢盟、叶陽韻　亂是用餤、叶覃韻　匪其止共、叶冬韻　維王之卬、冬韻

外傳陸本俱作恭　維禮記說莊家作惟　王之卬、冬韻○賦也、屢、古文婁、數也、爾雅云、疾也、亟也、義同、盟、朱子云、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字从明在皿上、會意、明者、明神也、周禮、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盟之所以數者、繇世衰亂、多相背違也、愚按此正指王及諸侯盟于太室之事、史記載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此時王、亦覺諸侯離心、故不得已而爲盟以要之、曰屢盟、則前此蓋不一盟矣、長如字、無所以聯諸侯之心、而徒乞靈于盟、可歷、亦可寒也、此亂之所以未已也、荀子云、不足于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王符云、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左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會于武父、遂帥師伐宋而戰焉、宋無信故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襄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長亂之道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

盜、亦指石父也、公羊傳云、賤者盡也、小人賤者盡諸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云、窮爲小人也、盜晝伏夜行、石父投間伺隙、爲讒言以中王、其狀亦如穿窬之盜然、故以盜目之、暴通作暴、說文云、疾有所趣也、王惟信石父不已、故亂之來甚疾也、按史記、稱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夫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人怨則諸侯之怨可推使王不信石父亦無事屢盟爲矣孔甚甘美也小人之言先務諛說其君甘言甲辭以入之使人君聽之不倦如嗜美物而不厭也餤本作啗說文云食也趙世家云故以齊餤天下是也亂是用餤言王以身受亂如人之食物也亦與甘字相應禮表記篇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止以心言共通作恭敬也邛通作窮困也聽小人孔甘之言嫉嫚譴讁似甚恭敬君者而其心實不然非能安止于恭者也不過欲借此售其奸利徒足蠱惑王心而使王受其困耳禮緇衣篇子曰下難知則君長勞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言王之邛家語說苑云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於論臣子貢問曰政有異乎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以蔽其國故曰政在論侯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自便也詩不云乎匪其止共爲亂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無取健

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騎也讒誕也故亏謁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乎公道之大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韻藥之韻藥秩秩說文作戴載大猷漢書注作謀猷作豐本作它人有心予史記作余忖陸本叶藥韻達各翻亦叶陌韻直格翻度叶藥韻陸本作漠漢書注作謨聖人莫韻黃郭翻之躍躍史記韓詩豐本俱作趯趯毚兎遇犬獲陌韻亦叶藥之史記引此趯趯毚兎二句在他人有心二句之前○賦而比也奕說文云大也兼寢廟而言故重曰奕奕寢廟即太室也書雒誥云王入太室祼疏云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方氏云既曰

詩經世本古義卷五

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于祖宗。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廟後漢祭祀志云。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陳祥道云。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制也。此君子謂天子也。作造也。即奚斯所作之作。按曲禮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職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所謂再會而盟者。十二年王是則王之立宗廟。所以待諸侯之朝覲宗遇。非爲盟而設。又盟之事。惟時巡與會同有之。今幽王與諸侯盟于太室。失禮甚矣。秩說文云。積也。字从禾。徐鉉云有叙之貌。猷猶同字。謀慮也。謀之有關于朝常國典世道人心者。謂之大猷。聖人以廟中之聖人言。文武是也。莫通作謨。徐鉉云。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大猷之定。皆擬議自聖人。如周禮儀禮之類。各有次序。不可移易。繼世而爲天子者。必本祖宗所定之大猷以出治。然後可以仰對宗廟而無媿。今幽王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失其道。至如伯服石父之輩。亦皆於兄弟朋友。有懟德焉。則天與我民彝大泯亂。而負此尊位多矣。他人。指申侯也。對他人言。稱予。欲幽王之自審也。忖度二字互相解。皆取量度長短之義。時石父與王謀者。非大猷是經。惟以伐申求太子爲事。豈知申侯必有所以處此。當宜曰奔申之後。太室未盟之先。竹書所記申侯聘西戎及鄫。事正在幽王九年。其心已叵測矣。奈何徒見已而不見彼乎。董仲舒云。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東郭先生云。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齊宣王謂孟子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

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焉、凡此皆明于忖度之術者也、躍、說文云、迅也、或作趯、踊也、毚、說文云、兎之駿也、蒼頡解詁云、犬兎也、犬如猫、毛色褐、耳大而格物論云、兎、鼠形、尾厲、彎短、大兎必狡、狡猾、又謂之狡兎、鋭、且卓、口缺、長鬚、趫捷善走、貌其狡者、毚又其大也、有毚又有兎、故重言躍躍、則石父與其徒黨之比、皆同謀伐申者也、犬、比申繒犬戎、獵所得曰獲、毚兎、雖善、騰、躍、適、與、田、犬、遇或、又、爲、所、獲、深、危、之、辭、也、其後申人繒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詩人之言、於是乎始驗、史記秦令自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適至於秦、乃上書說秦昭王曰、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犬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按歌所援引、可借爲此詩義疏、

樹 叶麛韻 上主翻 **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麛韻 **之、蛇** 以支翻 下同 **蛇碩言出自口** 有韻 **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有韻 **矣、**

之荏、愚按宜通作恁、恁、說文云、下齎也、言心所齎者甲下、故借爲柔弱之意、樂通作姌、說文云、弱長貌、柔木、樂子云、桐梓之屬、可用者也、樹、植也、荏染然之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之患、以此太子宜曰、柔弱不能自立、王宜愛護之、勿聽讒言傷害之也、按中候云、無易樹子、注、以、樹、子、爲、適、子、所以名適子爲樹子者、文王之詩云、本支百世、以、適、子、此、樹本、庶、子、支、葉、也、行言、朱子云、行道之言也、焉、何也、數、錢氏云、猶記也、呂祖謙云、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

言。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愚按此以上四句皆比體。蛇蛇屈曲之貌。蛇蠶紓行所言不必與理會而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有似紓曲者然又此唱彼和故目之以蛇蛇也碩大也出自口矣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意簧解見君子陽陽篇宜曰奔申。豈無善處之術彼但以伐申殺太子爲事。信口大言。謂王師所至。必無敢逆我顏行者。聘其巧辨。總不根心。如笙中之簧隨氣轉動。而不自知其可羞愧。蓋爲人臣子。而曰以離間骨肉爲事。誠負恩之甚者。尚敢靦然呈面目于人世。所謂胡顏之厚也。上章以事勢言。故曰躍躍兔兔。遇犬獲之。危之也。此章以情理言。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鄙之也。

彼何人斯 支韻 **居河之麋** 支韻 爾雅注麋古文逓作湄水艸交際之處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拳通作捲說文云捲氣勢也引國語亏有捲勇之捲勇說者。其貌極卑。其氣極下。奄奄若九泉下人。何拳勇之有。職主也。階級也。劉熙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緣之來也。愚按此以上四句專主彼石父而言。居河之麋。則其所居之采邑也。微細也。以形體言。旣說文云。腔氣腫。賈誼傳方病大瘇。是也。此石父之徒黨。史伯謂侏儒戚施。實御在側。微卽侏儒也。戚施也。戚施爲蟾蜍之別名。背上多瘇癰。似于黽也。爾。爾石父也。後同。石父固無拳勇之可言矣。觀其徒黨。旣有微者。且有黽者。與石父表裏相依。石父未必不資之以爲重。然其形狀猥陋如此。卽爾之所謂勇。亦烏在其能勇哉。猶謀也。將者。且然之辭爲。猶將多所謀也。與兵搆怨之事。方興而未艾也。因又警之曰。爾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正恐作之不順。威之不立。衆怒難犯。禍不踵耳。左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于囿。孫文子從之。不

彼何人斯 支韻 **胡逝我梁** 陽韻 **不入唁我** 歌韻 **不自我先** 先韻 **不入唁我** 歌韻 **不自我後** 有韻

彼何人斯 支韻 **其心孔艱** 刪韻 **胡逝我陳** 真韻 **我聞其聲** 清韻 **不見其身** 真韻 **不愧于人** 真韻 **不畏于天** 先韻

彼何人斯 支韻 **其心孔貍** 之韻 **一方是非** 微韻 **不入唁我** 歌韻 **不自我來** 咍韻 **不入唁我** 歌韻 **不自我思** 之韻

彼何人斯 支韻 **其心孔艱** 刪

釋皮冠而與之言、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歌之、遂誦之、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作難、公出奔衛、

巧言六章章八句

朱子云、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皆合巧言何人斯爲一篇、故其篇名止有巧言、而無何人斯、今按二詩立言、各有所爲、原不相涉、彼但見篇中有彼何人斯一語、遂謬欲混之爲一耳、鄒忠胤謂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摘第五章中巧言二字爲目、意詩章原止于五、其居河麋章、當與下篇相屬、然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嘲林父、時林父如戚將爲亂、則所歌必是居河之糜也。左傳所舉章次、與毛傳殊合、猶不足信耶。若舊說相沿、皆以此詩爲寢廟章、則曰是言讒之心不難知也、於荏苒章、則曰是言讒之說不難辯也、於河麋章、則曰是言讒之黨不難除也、於是有

爲之著論者云、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即位、章知其僞、如王安石之依於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亦不如其僞、又或有拳勇如羿、蓁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京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皆可患也、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在讒人也、又云、國家之有小人、其强悍跋扈者多易敗、而奸深詭譎者多難驅、此何以故、爲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而辨之實難、其言如懸河之不可禦、而知之實難、此其所以卒至覆國、不然雖有羿蓁之權力、章蔡之結黨、而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人繇心不難知、言不難辨、而始推及于黨不難除意深遠矣、二論皆佳、然要之非此詩本旨、

苕之華、幽王之時、西戎之亂、始于褒姒、而其禍遂連于中國、詩人傷之、於其末章、窮而反本、（出羅願爾雅翼）

○竹書紀幽王十年、王師伐申、至次年、申人鄫人及犬戎遂入寇、此詩之作、當在其時、

苕之華、芸其黃（陽韻）矣、心之憂矣、維其傷（陽韻）矣、（興而賦也、苕、毛傳云、陵苕也、嚴粲云、非防有鵲巢所謂卬有旨苕也、郭璞云、一名陵時、華、爾雅云、苓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邢昺云、木則名華、草則名榮、月令、季春、桐始華、草則名榮、月令、仲夏、木槿榮、此對文耳、草亦名華、鄭風云、隰有荷華是也、愚按、以字、母推之、華从艸、榮从木、疑木當名、名榮草當名華也、芸其黃矣、言如芸華之色黃也、解見芸之華、）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興也、苕、陵苕、黃華、葉白華、葉舍人謂苕之別華色之名也、華黃者名苕、葉白者名苓、故說文解苕之華以爲紫葳、又一名苓華、則苕之白者耳、圖經云、凌霄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羅云、凌霄蔓生喬木、極木所至、開花其端、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又或以爲瞿麥、根爲紫蘬、瞿麥花紅、亦非此類、然則芸其黃者、正自花開之色耳、據圖經及羅說、與此詩及爾雅姝合、陸璣乃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葦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葉青如藍而多葦、今考璣所說、乃爾雅所謂勤也、爾雅云、鼠尾、漚云、可以染皁、本草經云、鼠尾草、有白華者、赤華者、一名勤、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採葉、七月採葉、陶隱居云、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皁、圖云、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與陸說生下濕七月華可染皁者相似、則陸誤、以、陵苕爲鼠尾矣、苕蔓生。附于喬木。正如藤蘿之類、乃女蘿小人之比。而首以華黃發端、則指以興褒姒、取其容貌如華。如史記趙武靈王歌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苕之榮。是也。且黃者土色。坤卦所謂黃裳也。時褒姒已正位中宮矣。又羅說此華彌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失明者、則亦褒姒之艷、能蔽明之況耳、褒姒爲亾周禍本。而詩人不敢斥言、故首託興于此、心之憂矣、憂周之將亾也、傷說文云、創也、維其傷矣者、憂傷之甚、坐立不安、如體之被創也、○**苕之華、其葉青青、**韻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青韻桑經翻○賦而興也、葉以斥褒姒之黨、故亦蒙苕華之文、謂是輔華之葉耳。皇父卿士華是也。葉方盛則其色青。興其得時也。非一葉而已。故重言之。知我之所遭如此、不如不生之爲愈、痛之深亦恨之至、孔穎達云、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爲恨。自傷逢今世也。又羅云、周室之於諸夏、猶衣服之有冠冕、木之有本源、蓋有深根固植之義、不特以其在物上而已、今苕雖居高在物之上、然荏弱而託於物、所自恃者微矣、雖華之芸黃、葉之青青、識者知其將不久也、故見其葉則爲之憂傷、逮其華落而葉存、則不如無生矣、今按以弱周比苕、固爲近似、但於華葉兩義終覺無當、且苕、葉自黃、非將落而黃、有何可憂、若云其葉青青、見

華已盡落、則上文何云、○**羜羊墳**易林豐氏本俱作羵首、有韻三章、章四句、墳、大也、羜、羊之小者、羜羊墳首、猶言羊之大首也、羜羊墳首、三星在罶、有韻陸德明本作靁、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叶有韻補苟翻○比也、羜羊、毛云、牝羊也、墳、據焦氏易林作羵、按說文有羵字、羵羊、牡羊也、羵羊墳首、無羵字、羵羵同音、當通作羵、羵羊墳首、是羜羊墳首也、說文、羵、解羵、羵、當、是、爲、此、詩、句、所、誤、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牡、羜、其牝、一歲曰牸、羜、三歲曰牡、羜、羅氏、羜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

包桑、夫、目、而、不、精、明、視、毀、故、有、羊、禍、然、則咏、牂羊、鈴、首。又與咏苕華損目同意、皆於王溺嬖寵而不明。有深恫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云、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先儒皆主饑饉之說、謂羊瘠則首大、腎中無髓、故但見三星之光、又謂羊食百卉乃肥、歲饑草木皆瘁、羊所以瘠、魚與蝗本一種、歲荒盡化爲蝗、魚所以少、以是爲饑饉之驗、果、爾、則當、野、無青、草、而上章言苕、葉之、黃苕、葉之、青、又何以云乎、焦氏易林亦云、牂羊瘠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蓋祖述序說、朱子但謂詩人自傷身逢周室之衰、而不著其世、子貢傳、旨生字、而生字之上、闕其一字、由培說、則云、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饉、民物盡耗、君子自傷身逢其難、而作是詩、要皆想像之語、無所依據、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十九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

何氏小引

○瞻彼洛矣紀東遷也

○緇衣美鄭子掘突也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下并殺鄭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與晉衛秦會師與復周室故平王愛之如此

○車鄰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爲秦伯其臣榮而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裳裳者華美同姓諸侯也繼世象賢天子美之意必爲鄭武公而作

○溱洧刺鄭風淫也

○東門之墠亦刺鄭風淫也

○女曰雞鳴述鄭賢夫婦相勸勉之辭溱洧之反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宅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東門之墠之反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淇奧衛人美武公之德也

○終南美秦襄公也始爲諸侯受服于周國人矜而祝之

○蒹葭刺秦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中谷有蓷宗周當喪亂之後地棄不恤其人民饑荒離困罔克匡生之象該乎詞矣

○碩人衛傅母作也莊姜始嫁至衛先容後禮傅母作此以勵之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終風衛莊姜見怒于莊公賦此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簡兮衛之賢者仕于伶官而作此詩刺莊公廢教也

○考槃刺衛莊公也不能繼先君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采葛懼讒也

○遵大路周公卿欲留鄭莊公也

○白石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焉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亾而私相告語之詞

○椒聊晉人美當時忠臣不入沃黨者然終有寡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敵衆之慮所以深危昭公也

○戍申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毋家周人怨思焉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叔于田刺鄭莊公也弟叔段以好勇得衆而公不教故詩人刺之

○大叔于田刺鄭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隘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野有蔓草刺鄭莊公也祭仲爲公謀去段遂有寵于公國人託爲公愛仲之辭以刺之

瞻彼洛矣。紀東遷也。按史、周幽王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弒王于驪山之下、鄭桓公友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時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于申立之、是爲平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遷都于洛、此詩所詠正其事也、篇中有棘鞘一語、知爲指鄭武公、解見本文下、武公新喪父、故服棘鞘、竹書稱武公爲鄭子、而緇衣之詩、亦呼武公爲子、則以諸侯卽位未踰年改元、猶稱子也、左傳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故書有文侯之命、而詩如瞻維嵩華緇衣諸篇、凡爲鄭武公咏者、不一而足、則以申爲平王母家、而武公亦娶于申、有昏姻之誼、深爲平王所倚重故也、

瞻彼洛矣　光廟諱今文通作維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爲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　矣、韻紙　維水泱泱、豐氏本作滮滮彼不知矣

詩經古義　卷五

止之爲韻而欲與茨師叶耳二三章亦妄以意改之僞書之庸鄙可哂如此

福祿如茨支韻棘韐有奭白虎通作赩

夾一句不韻于其中亦殊製也○賦也維水名玉安石朱子皆以爲在東都者是也山海經稱謹舉之山維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繫于維水北因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維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擊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維陽也決說文云瀙水深廣貌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君子朱子云指天子也至止者至維邑而定都也孔穎達云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以作六師支韻每三句二韻而

一定愚按此主言其居天位享天祿也茨以覆屋綿密堅固不可動搖令王遷都實爲子孫萬無窮基業故以如茨期之後章所云保家室保家邦是也棘說文云茅蒐染韋也杜預云棘聲也今絳草芊蒐急疾呼茉蒐成棘也即今之茜本作蒨从艸从市合聲市即棘字亦謂之韓說文云士無市有蒨制如橾缺四角公徐鉉云酒橾腹圜上小下大象之也鄭云棘韐者祭以上祭服謂之韠合韋爲之孔云大夫服棘韐不言韍是也士言棘名謂之棘韐士冠禮爵弁服韍也陳暘云韠之色視裳而已兵事韋弁服常弁服纁裳蔽貴者以朱芾卑者以棘韐周祈云韍韠韐三者皆蔽膝之衣制同名異耳奭通作赩赤貌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棘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孔云王制言諸侯之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君其國此言棘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愚按此指鄭武公也作說文云起也指麾鼓舞之

詩經古義　卷五　二

意。毛云。天子六軍。鄭云。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也。補傳云。六師。萬年之語。可爲王者之證。王應麟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爲軍將也。韓有卿。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爲軍將也。金履祥云。按東遷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略矣。周室都雒。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爲屏輔。文侯回忠而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于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以昏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觀平王戊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于鄭武所以終乎王之世。鄭伯父子。世于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瞻彼洛矣。見前維水泱泱。豐本作瀇瀇。君子至止。見前韓本作珒。陸德明本作琫。作韠。有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質韻陸本作珒。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質韻○賦也。韠。說文云。佩令之言鞶也。亦謂之遺。內則云。刀削上飾也。琫之爲言捧也。若捧持之也。上謂首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或作鞛。左傳韠是也。琇。徐邈云。佩刀下飾。亦作珒。劉熙云。下末之飾曰琫。或作鞛。左傳韠是也。珒。毗也。蓋琫雖皆刀削之飾。而珒尤在其下也。毛云。天子玉琫而珧璏。大夫璗琫而琱。琱琇。士珕琫而蚩。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陸德明云。蜃謂之珧。黃金謂之璗。琱。琢玉也。珕。蜃屬。又琱琇。琱。或从金作鍈。鍈。爾雅云。黃金美者謂之鏐。鏐。愚按左傳云。藻率鞞鞛。鞛。蘇鐐反。漫壘琫而琱琇。諸侯漫壘琫而琱琇。諸侯諸侯而下。言之。猶云。不圖今日復見周官威儀耳。家室。以天子之家室言。天室既奠。貽子孫以萬年之安。所謂保也。○瞻彼洛矣。同前維水泱泱。豐本作瀇瀇。君子至止。同前福祿既同。東韻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叶東韻悲工翻○賦也、蘇轍云、福、祿、旣、同、言、天祿、卽所謂旣同者、家邦、指天下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曰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也、按孟子言與共天位、與食惡焉、其於經義、有何相涉、朱子謂此天子會諸侯美天子之詩、申培說襲之、子貢傳、則謂此詩與鴛鴦魚藻、皆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申培所以報天子、而或又據車攻有徂東之語、疑爲宣王時詩、鮮皆近似、然究之蘇韐有瞻、子服也、故斷謂非東周鄭武、不足以當之、

緇衣、美鄭子掘突也、犬戎弒幽王於驪山下、并殺鄭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自犬戎下至此俱出史記、與晉衛秦會師、與復周室、故平王愛之如此、竹書紀幽王十一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是則武公之于平王、始而迎立、繼而東徙、皆與有力、王之德鄭也深、故其情見乎詞、特爲懇摯如此、禮記載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亦載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宜　支韻兮、敝　絕句陸德文本作弊　予又改爲　支韻兮、適子之館　叶翰韻古玩翻兮、還、絕句此與上文敝字皆以一言爲一句　予授子之粲　翰韻兮、賦也、緇、說文云、帛黑也、按爾雅及考工記云、一染謂之纁、纁、淺赤色、今之紅也、再染謂之竀、竀與赬同、赬、淺赤也、

同、赤色也、三入爲纁、謂染朱黑色、卽絳也、五入爲緅、謂染朱黑色、卽絳也、五入爲緅、謂三入之後、再染以黑、七入爲緇、謂五入之後、又復以黑再染之也、此緇衣、乃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者、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時武公繼立。新受封冕、故有緇衣之賜。宜、說文云、所安也、言、此服與此人相安、明其德足以居此也、敝、敗衣也、改、更也、俱見說文、言俄日此衣若敝、則我當更製、以賜見其眷注之無已也、適、說文云、之也、子、指武公也、諸侯卽位。未踰年改元稱子。館、說文云、客舍也、時周新遷東都。故武公止于客舍。平王親臨視之。亦以省其舍止之安否也。還、說文云、復也、謂見畢而駕、旋也、承適字而言、授、說文云、予也、粲、粟治之精者、說文云、稻重一秱、爲粟二十斗、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粲、漢有白粲之刑、給春稻之役、爾雅訓粲爲餐、亦曰粲乃所以爲餐云、爾郭璞以爲今河北人呼食爲粲、則粲乃餐之轉音、非是、嚴粲云、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孔穎達云、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言王迎周公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也。

緇衣之好　皓韻　兮、敝、予又改造　皓韻　兮、適子之館　見前　兮、還、予授子之粲　見前　兮、

緇衣之蓆　叶藥韻　兮、敝予又改作　藥韻　兮、適子之館　見前　兮、還、予授子之粲　見前　兮、

賦也、蓆、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也、爾雅云、大也、愚按蓆之爲字、从艸从席、如前三訓、不得其解、今人誤謂蓆卽席、故程子謂蓆有安舒之義、然攷古文、凡用席字、無通用蓆者、則蓆之非席確矣、偶思之而得古人命字之義、古人坐席、或敷數重、此蓆字加艸于席上、當是取卉艸相枕藉如席然、故韓詩訓儲說文訓多、又因多而推言之、則爲廣爲大、總之不離儲與多者近是、然則此言緇衣之蓆者、亦明其所贈緇衣、不止一襲也、作、說文云、起也、謂創起而爲之也、平王之愛武公雖用物有盡而寄意無窮、故其言之不一而

足、如此、

緇衣三章章六句　舊于敝字還字不絕皆云章四句○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朱子從其說、徐學謨云、適館、授粲、豈民之得施于上者、而朱傳因之、何也、愚按禮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曹氏云、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錦爲衣而褖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爲衣、而褖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衣、而褖之、其裘皆素、凡朝服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褖之、其君與卿大夫同、今武公既入爲天子之卿、則當服皮弁、不當服緇衣矣、又按竹書、王錫司徒鄭伯命、在平王三年、此時武公已除服即吉、不應復以子稱、且曰適于之館、明是周初遷都時、栖止未定、故武公暫就客舍以居、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武公初受封爲伯、而從王入成周之時、其必非在爲司徒之日甚明也、若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雖亦近似、然武公好賢、事史無所載、不敢謂然、

車鄰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爲秦伯其臣
榮而樂之子貢傳云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
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
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詩乃秦臣所作
有車鄰鄰叶先韻延翻韓詩作伶○賦也鄰鄰
書作轔轔釋文延翻漢
寺釋文作侍人之令通作伶有馬白顛先韻未見君子
傳以爲衆車聲孔穎達云車有副貳明非一車又曹
氏陸佃皆解如字云鄰鄰衆車之意言車之衆亦通
爾雅云馬的顙白顛舍人云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
毛今之戴星馬也陸佃云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
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
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

詩經世本古義 車鄰 一

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于馬也爲的顙、夫文、天二陰在上、故爲的顙。蒼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夫、馬言其衆、言其多、則聲衆、故鄰鄰然馬多、則特、相備也。陸化熙云、車多、則聲衆、故鄰鄰然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顛君子指襄公也。寺人奄人、周禮天子有之、今按左傳齊有寺人披、宋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柳、是諸侯之官、亦有寺人也。令、使也。言君子尚未得見、但見其往來奔走者有寺人也。是襄公爲之法也。大傳語而至于受學受學而至于竊權。變所繇來。非一日矣。然則望夷之禍、其濫觴于車鄰也。聖人録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嚴云、秦反周之政者、秦。與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沈守正云、夫子刪書、以秦世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亾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以近怪而不言耳。

○阪有漆、質韻豐氏本作泰 隰有栗 質韻豐氏本作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絡後同 逝者其耋、叶質韻徒結反、下者曰隰下者、謂下濕之地、曹氏云、說文、阪、山脇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坂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坂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漆、解見定之方中篇。栗、解見東門之墠篇。羅願云、秦風隰有栗、燕秦應侯請發五苑之果蔬橡棗栗以活民。昭王不許。毛詩義疏曰、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楊、特饒。阪有漆。以興位之尊者。隰有栗。以興仕之卑者。況人材之盛也。並坐鼓瑟。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並坐也。下章放此。瑟、解見關雎篇。鼓瑟鼓箏。簧取叶韻、別無意義。按李斯上秦皇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今、

鼓瑟、鼓簧、非、其、舊聲、蓋、亦、變、西、戎之、陋、而、習、華、夏、之、風矣、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曰逝者、猶言自今、以往、也、耋爾雅云、老也、或言八十、無正文也、增韻云、耋至也、年之至也、孫炎劉熙皆云、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詩詁云、耋之言昳也、過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昳、故謂之耋、至八十則大耋、易云、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語意相類、此與下章其亡、猶漢疏所云、冀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之意、輔廣云、蓋國家方興、禮儀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于此、嚴云、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教果敢之氣、勇于有爲、已有安能已已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彊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

阪有桑、陽韻**隰有楊、**陽韻**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陽韻**今者不樂、逝者其亡、**陽韻○興也、桑、解見衒篇、楊、木名、有黃白青赤四種、此當指白、楊、耳、以桑楊興下文其亡者桑之爲言喪也、白楊墓上所種、株大葉圓、如梨皮白、一名高飛、一曰獨搖、其樹千霄、古詩所謂上葉拂青雲下、根通黃泉、又云、鬼火燒白楊、又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是也、簧、解見君子陽陽篇、陳暘云、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笙簫爲堂下之樂、先鼓瑟、後鼓笙、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亡、死也、耋之、後則亡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以爲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禮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以爲樂也、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栗、君子所以爲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者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諸侯出、非所以爲美、而車鄰美之者、變中之美也、說詩如是、可謂鑿矣、按史記、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劉公瑾云、秦仲但爲宣王大

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其說與子貢傳合矣朱子亦心疑之但泥指爲秦君不顯其名若申培說則云襄公初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今按篇中所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逝者其亾似非過客之語總因並坐鼓瑟一句不得其解誤以爲君臣無並坐之理遂別爲之辭耳不足信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駟驖孔阜六轡沃若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猗重華

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文茵畅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沚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人百其身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豈曰無衣三兮不如子之衣安且閑兮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於嗟乎

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於嗟乎

不承權輿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三　秦風一

譽處 叶語韻 敞呂翻 兮、興也。裳、說文本从巾作常、或从衣作裳、裳下直而垂、象巾、故从巾、然則常、裳、在古文本是一字、非通用也。此言裳謂常棣也。采薇之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即此解見裳裳者華。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重言裳裳者華、相繼非一之辭。興兄弟再傳又有兄弟也。湑、葉上露貌、解見蓼蕭篇。葉得露而潤、則其華之承露可知。諸侯受天子德澤有似于此。以興父既膺寵于前、子復膺寵于後也。楊慎云、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云遇見也。按遇有接遇之意。之子是子指諸侯也。心寫譽處、解俱見蓼蕭篇。嚴粲云、我見是勳賢之子孫、我心爲之輸寫愛其先人美、其有後也。愚按詩咏葉湑興意、在此孔頴達云、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也。

○裳裳者華 陽韻 芸其黃 陽韻 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 陽韻 矣、維其有

章 見上 矣、是以有慶 叶虛良翻 矣、興也。此下三章、皆咏之而心寫也。亦以裳裳起興者、先表其父子合德。不獨爲之子咏也。芸、草名、芸其黃矣言、如芸華之色黃也。按爾雅稚云、權黃華、郭璞註云、牛芸者、亦芸類也。章、鄭玄云、禮文也。蘇轍云、黃色之正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鄒忠胤云、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有慶、謂君寵錫之、指祿位言、如王制孟子所云則有慶是也。鄭、武繼桓爲周司徒、以典司文教爲職、非其德之有章、何以得此。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 叶薬韻 僕各翻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 薬韻 矣、維其四駱、見上 六轡沃若 薬韻 ○興也。按戴侗六書故稱棣華有紅白二種、今言或黃或白、疑紅黃二色相近、亦或易白有一種也。四駱解見四牡篇。禮、惟天子之卿駕純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亦然、沃若、解見皇皇者華篇、乘其四駱、必、旬、出
使、從、戎之事、見、其才、無所、不可、下、章、所、謂左、宜、右、
是、也、故、以、或、黃、或、白、起、興、黃言文。白言質。維其有章
英華發外。是其文也。乘其四駱。急病讓夷是其質也
又郭云、黃白之華、以興四駱、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
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或黃或白、旬如此華矣
此雖巧合、○左之左　叶歌韻牛何
嫌其太巧、　翻按宜儀通
用儀亦有韻　之、君子宜　叶歌韻云九翻亦
叶語綺翻　之、右之右　叶
韻亦叶紙　韻羽軌翻
軌翻　之、維　古傳作儀
韻羽軌翻　其有　見上　之、是以似　紙韻
毛傳云、左陽道。謂君之事。孔云、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也者吉之大、故爲陽也
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故爲陰
也、以能事、君父、故皆言、左、言、以、見、衆、必、鄭云、君子、斥其
先人、能、父子多藝、有譽於、前、功于、國、按、詩、目諸侯、
爲、諸、其先人也、宜、安也、言

與之相安習也、有嚴云、謂所蘊不竭也、劉向說苑、引
此詩傳云、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晃隱祇、立于
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苴絰、杖、立于
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枻鼓之間、
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
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
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又荀
子云、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韓詩外傳云、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繇已、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干前、洞洞焉若將失之、
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
之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
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
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
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
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愚按老子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傳之說本
此。今觀下文單以維其有之爲言。明是指武公師師之

興、復。之。事。傳解自確。一說、季本云、左逆行也、不用之義、右順行也、見用之義、左右之而不宜者、不能藏也、右之而不有者、不能行也、此說亦通、但於作詩之指不合耳、維其有之、指之、言也、之子之先君子之先君子、不特宜于左。而且有于右。今之子亦能以戒事建功、爲國家所倚賴、此則左右咸有、亦如其先君子也、似說文云、象形、才德如其先人。故受天朝寵任。特命之爲司徒。亦如其先人也。鄒云、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所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王冠禮亦云。然則以之。猶言克肖。卽宛鳩所云式穀似之也。譽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折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又左傳贊和奚能舉善、引此詩謂唯善故能舉其類、亦斷章取義也、

棠棠者華四章章六句、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蔽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其以此詩爲刺幽王之世祿而言、與孔說子微合、但篇中絕不見有刺語、子貢傳以爲天子燕諸侯、然篇中亦無言及燕飲之事、坐繇首章與蓼蕭首章、詞意頗相似、遂因而附會之耳、申培說及朱子、皆以爲天子美諸侯之詩、所以答瞻彼雒矣、則未必然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溱洧刺鄭風淫也竹書紀年平王六年鄭遷于溱洧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後漢書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郎後世所謂修禊事者但彼乃士女同游故相于淫耳韓詩傳十道志皆云然按此韓詩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豈不信然白虎通云鄭國土地寬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故

溱說文作潧與洧方渙渙叶元韻于元翻韓詩作洹洹漢書作灌灌說文作汍汍兮士與女方秉蕑叶元韻讀如昆公渾翻漢書韓詩作菅菅蕳也叶虞韻士曰旣且叶虞韻蒲租翻且往觀乎虞韻漢書韓詩俱作訏訏雅作詢詢豐本作眴眴後同訏樂貌豐氏本亦作盱盱後同且樂周平王之世

叶藥韻　韻○埤雅作芍藥、

歷各翻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藥贈之以勺

賦也、溱洧解見褰裳篇、前漢書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溱洧說文云、流散也、鄭玄云、冰已釋、水則渙渙然、韓詩傳云、謂三月桃華水下之時、方者、始事之辭、秉執、蘭也、陸佃云、蘭香草也、而文闌草爲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爲防刈之也、一名蕑、蓋蘭以闌之、蕑以閒之、其義一也、陸璣云、蕑即蘭春秋傳曰刈蘭、楚辭云、紉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菪蘭藏衣着書中、辟白魚也、羅願云、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爲非矣、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于庭池、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名都梁者、盛洪之荊州記曰、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因山爲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之月、于溱洧之上、女士相與秉蘭而祓除、因以淫佚、又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氏亦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釁浴以香藥、薰草沐浴、然則用蕑可知矣、按羅意以此蕑爲水香、而左傳楚辭之蘭、乃澤蘭耳、馮復京云、蘭之種類至多、本草經謂蘭草可辟不祥、故執以祓除、抑或以蘭有國香、人所服媚、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爲蘭女類、故左傳稱女爲季蘭、宋女子樹之鄭女故執之以媚其士、與溱與洧四句、是敘時事如此、女曰以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然女曰士曰、亦是旁觀者之辭、此女士與女曰雞鳴之女士不同、彼謂夫婦、此謂衆女與衆士、中之相悅者、以末句臨別有勺藥之贈故知其非夫婦也、曰觀乎者、鄭云、欲與士觀于寬閒之處、鄧元錫云、淫始于觀游、禮禁婦女無觀愼、微也、鄭女士淫于觀矣、既者已事之辭、且通作徂、說文云、往也、士曰、余業已往觀矣、末之從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女勸男之辭矣、也、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

詩經古本古義　畢十九

來注之。是溱已爲洧所有。故不必言溱也。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訐通作迂。其意則遠也。曲也。言洧水之外。其土地信濶大。紆迴而且可樂也。伊。鄭云。因也。士從女言。因往觀而相謔也。謔說文云。戲也。字从言。蓋以言相調戲也。勺藥。卽芍藥。廣雅名攣夷。本草云。一名黑牽。一名沒骨花。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鈹。圖經云。春生紅芽。作蔟莖上。三枝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五葉。似牡丹而狹長。一子似牡丹而小。本草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亦名江離。博物志云。芍藥養性。毛傳云。香草也。釋文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崔豹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名當歸也。羅云。芍藥名可離。然則相謔之後。喻使去爾。其根可以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是因致其滋味也。服虔文潁。伏儼輩。解芍藥稱具美也。或以爲芍藥調食。或以爲五味之和。或以爲芍藥。木名。江離。博物志。芍藥養性。毛傳。香草也。釋文。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崔豹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名當歸也。羅云。芍藥名可離。然則相謔之後。喻使去爾。其根可以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是因致其滋味也。服虔文潁。伏儼輩。解芍藥稱具美也。或以爲芍藥調食。或以爲五味之和。或以爲芍藥。木名。江離。博物志。芍藥養性。毛傳。香草也。釋文。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崔豹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名當歸也。羅云。芍藥名可離。然則相謔之後。喻使去爾。其根可以和五臟。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恬滋味。百

名實矣。今人食馬肝馬遺法。食之。毒莫甚于馬。馬肝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又陸璣謂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蓋醫方但用其根。陸不識其花。故云無香氣。華于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丹今葦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華王。芍藥爲華相。又或以爲華王之副也。陳氏云。芍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特有所因也。宋熙寧時。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芍藥。謂此爲淫佚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温。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溱

與洧、瀏其清庚韻矣、士與女、殷其盈庚韻矣、女曰觀乎、見前士曰既且、見前且往觀乎、見前洧之外、洵訏且樂、見前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見前贈之以勺藥、見前○賦也、瀏、毛云、深貌、說文云、流清貌、溱洧、毛云、盛滿也、遊人衆多、而塡滿于溱洧之上也、陸佃云、鄭人會于溱洧、秉蕑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且益以衆、將嚴桑云、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鍾惺云、後人詩語、用相將字、本此、自女曰觀乎以下復將上章文、咏嘆、一番、一番、而于無意中易一將字、是詩人最善脫換處、言方且相謔而未已也、朱子以爲相將、聲同而訛、其亦誤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序以爲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禁焉、申培說亦然、朱子謂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今以詩詞觀之、模寫士女騶蕩之狀、宛然在目、使果因于兵革、後則其情事、必然淒苦安能遊奕若此、子人化焉、君子譏之、三年冬嗣位、至次年六月爲公子歸生所弒、計其在位僅半載耳、未有移風如此之速、朱子據薛君注、以解此詩、是矣、然謂淫奔者自敘之詞、則亦未然、觀篇中、具敘事體、乃直是作詩者、暴其事以刺爾、又馮時可云、古于暌合通塞、皆借夫婦以喻君臣、鄭國政教迫促、上下間隔、作詩者進以樂易廣大、故曰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曰贈之以芍藥、調和具也、此意甚美、但恐未然也、

東門之墠亦刺鄭風淫也鄭玄云此女欲奔男之墠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友劉公瑾云自昔說鄭詩者惟以東門之行與我心友為淫詩銑謂正義云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作墠今定本作壇諸本作墠**茹藘在阪**阮韻叶銑韻亦孚戀翻易林作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阮韻○賦也東門衆所經行也嚴粲云東門鄭要會之地左隱四年宋公陳侯鄭人伐鄭圍其東門即此門也墠毛傳云除地町町者孔穎達云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去草故云地謂之墠除地去草故云町町此婦人所奔以待男子所居也茹藘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云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扈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陸佃云葦似棘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从草从鬼齊人謂之茜葦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

草爲茜、其或又以此乎、羅願云、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人血所生、故一名地血、今茹蘆能治血、又所染亦赤、蓋其類耳、古者士爵弁服、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裏亦纁也、士緇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韠帶韎韐緇韡幽衡、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名焉、說文曰、茅蒐染韋、一入爲韎、詩曰、韎韐有奭、左傳、韎韋之跗注、是也、其女子之染、則毛氏云、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茅蒐、染巾也、則緇衣故嘆室雖近而人甚遠、蓋欲奔而未遂之辭也。○

東門之栗、有踐　韓詩作靖藝、文類聚豐氏本俱作靜、家室、質韻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叶質韻、下作桌、云其實下垂、故从卤、卤者、草木實垂卤卤然、蓋象形也、古文从二卤、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桌羅云、言木則凡木皆然、而栗至鏤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荼蜀自畏、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處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取恂栗踐、履也、與踐約之踐同意、猶後跡之履前跡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蘇轍云、栗、女贄也、取栗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即、猶就也、爾雅云、尼、定也、註云、尼者近也、即今相近也、此女言東門有栗、人固有取之爲贄以踐室家之約者、我豈不爾思、而欲往汝家以行此禮哉、特無如子之不我就何耳。上章思之而未得見之詞、此章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詳此、則鄭所謂女欲奔男者信矣。又羅云、茹蘆、女所以爲贄也、今方女見之物未備、不待禮而相奔矣、亦通、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無此篇、申培說于王風內有唐棣篇名、

豐氏本以爲即此篇作唐棣三章章四句其首章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豐氏據申培說云此因僖王棄賢而諷之但唐棣四句原出論語舊說以爲逸詩今以此冠于首章尚亦以豈不爾思二語與此詩詞頗相類而附益之耶不足信也季本云唐棣之與室遠亦各異情不得合而爲一也序以爲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夫淫者自淫不關世亂必曰因亂而淫豈其然乎

女曰雞鳴述鄭賢夫婦相勸勉之辭溱洧之反于貢傳云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輔廣云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于宴私相安于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翰韻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翰韻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叶翰韻魚肝翻○賦也女曰士曰婦之大號昧晦旦明也朱子與夫相對語也孔穎達云士者男子之際也列子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二句婦之語也子指夫也興起也警以夙興不留色也明星朱子蘇氏嚴氏皆以爲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爛光色也嚴粲云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與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

警其夫曰。子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將翱將翔二句。夫之語也。將。發語辭。說文訓翱爲翱翔。訓翔爲飛。不容二義無別。以字求之。翱左施。翔羽施。羽者。緩也。當爲緩飛。之義若翔則初飛而布翅之狀所謂迴翔是也。此指鳧鴈言。弋本作隿。說文云。繳射飛鳥也。以生絲爲繩繫矢而射也。按周禮。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繒。繒高也。茀之言刷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刷羅之也。鳧也。水鳥。按爾雅云。舒鳧。鶩。又云。鶩。沉鳧。蓋舒鳧則鳧。名。鶩。則名。鶩沈鳧。則名。鶩。鳧曰鳧。家曰鶩。曰鶩。然。則專有。鳧名。者。乃。鶩耳。又此詩言弋鳧與鴈。則其在野明矣。郭云。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陸璣云。青色。甲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莊子云。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鴈陽鳥。鴻屬。大曰鴻。小曰鴈。又爾雅云。鳧鴈醜。其踵企。郭云。鳧鴈之類。腳則伸其腳跟。企。直也。陸佃云。鳧鴈常以晨飛。故。是詩。如此。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夫聞其婦明星有爛之言而曰。果爾。天將曉矣。此時有鳧鴈翱翔。吾將起而弋之。蓋將有所用之。如下章所云也。按左昭二十八年。魏獻子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者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與此詩意象頗相彷彿。○弋言加　叶支韻居之翻　亦之與子宜　支韻亦叶歌韻牛何翻　言飲酒與子偕老　皓韻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皓韻○賦也。此章承上將翱將翔二句。皆其夫之加人之加二子。皆指婦也。言將有所施之耳。所施必得其人。故與子謀其所宜也。普晉山濤之婦。自比于負羈之妻。欲觀狐趙。而言阮籍等正當以識度相友。是可見明鑒在婦人中多有之。知此婦亦非汶汶者矣。治酒食者。中饋之職。既相商度而得其所宜。則言將召是人爲賓客。而飲之

酒以示歡洽焉乎賴仁賢之助以保室家亦可以與爾偕老矣云飲酒則鳧鷖以寔亦在其中琴瑟所以樂賓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御侍也按車中御在左故謂御爲侍靜以聲言靜安靜也不煩數浮蕩之謂好和好也不淫哇慆懘之謂此又囑其婦而已凡勸侑之人操琴瑟而在侍御者爾皆當預謹飭之使之莫不靜好以娛此嘉賓可也蓋是夫之好德如此白虎通云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左傳醫和曰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恫心也陳暘云琴瑟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小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荀卿曰琴瑟以樂心羅泌云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瑟維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叶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哀以哀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知子之來叶職韻六直翻之襍佩以贈之知子之順震韻之襍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叶號韻虛到翻之襍佩以報之賦也韻按來贈相叶終覺牽強豐氏本贈作貽係支韻上文來據儀禮注讀爲釐亦叶支韻似可從且贈貽字形頗相似疑傳寫訛也　叶震韻微閏翻

人答其夫之詞三子皆指夫也朱子云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禮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所以備尊者使令之毛氏以爲佩玉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似非士

庶之常服、且與禫字不協、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一曰、增也、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曰贈、增也、順、鄭云、謂與已和順、卽莫逆于心之謂、贈、問也、毛傳云、遺也、孔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古人、通言、必、遺、以、物、好者、喜好也所謂中心好之者是也、報、答也、禮疏云、感恩者皆稱報、陸化熙云、旣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則不忍其疎濶、故思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此婦言子之好德旣如此。則我私心幸甚。非但治酒食、飭琴瑟而已。雖服玩之物。亦無所愛。知其初來。則將有以贈之。知其久而莫逆。則將有以問之。知其能以善道相成。則將有以報之也。是不特能奉承其君子之意。而其好德更甚于君子矣。朱子云、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踏者、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申培說以爲夫婦相警戒之詞、與朱傳同、今按此詩、亦不見有戒意、直相勸勉耳、序則云、刺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所謂陳古刺今、亦不必有所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出申培詩說子貢傳同　東門之墠之反、朱子云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又云、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輔廣云、鄭詩惟女曰雞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出其東門、叶先韻謨連翻　有女如雲、叶先韻于員翻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叶先韻從緣翻　縞衣綦巾、說文作綅陸德明豐氏本俱作云韓詩作緇經天翻　聊樂我員、先韻絡音轍云、東門、鄭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毛傳云、如雲衆多也、匪通作非言、此如雲之女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荊釵布

裙也、編說文云、鮮色也、一云、帛已練研者曰編、一云、繒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曰粲編孔穎達以爲薄縐不染、故色白也、綦一作緆、說文云、帛蒼艾色、孔云、綦者青色之小別、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巾、佩巾、即紛帨也、禮、婦人左佩紛帨、紛、本作帉、楚謂大巾曰帉、帉、拭器帨、以拭、飾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藘之鄭玄云、且、略之辭、亦自足之意、樂、謂室家之樂、員云通、孔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楊慎云、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詩、景云維何、泰誓、雖則員猶員獨員游、皆云員通也、編衣、綦巾、聊樂我、員、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又按說文云、編衣緆巾未嫁女所服、不知何據、殆不足信、

○出其闉闍、虞韻有女如荼、虞韻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叶虞韻編衣茹藘、叶虞韻讀如聊可與娛、虞韻豐氏本作虞○賦也、闉闍東門之闉闍也闉、毛云、曲城也、徐鍇云、若今門外壅城門陳氏云、門外之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爾雅云、闍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堵所以望氣祥也、孔云、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毛以爲茅秀、按詩中咏荼有三種、邶風誰謂荼苦、則爾雅所謂荼苦菜者也、周頌以薄荼蓼、則爾雅所謂葘荼委葉者也、葘、通作荼、此有女所謂薵荼苦菜者也、曰葉曰莩、曰葘曰蔎、曰蔨、皆荼之別名、方語異爾、毛言英荼者、孔云、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國語、吳王黃池之會、陳音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亦以白色爲如荼也、又、鄭謂荼乃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則是又淫佚女子之比、矣且、通作徂、兼往存二義、郭璞云、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襄爲鄉、以故爲今、此皆訓詁義有反覆也、故鄭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茹藘、可以染絳、鄭以爲染巾是也、此亦爲巾也、此草、乃鄭東門所有、觀東門之墠篇、可見、娛說文云、樂也、上章言聊樂也、此曰與娛、則與之同樂矣。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也。忽子曩子儀各一也。郝敬爲之說云：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雕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游，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夭鬲，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劉辰翁云：舍序讀詩，辭意甚美，今按詩中所云，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時語，朱子改正，較爲得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序以爲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

出申培說○按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此詩當即是文公東獵之事。居西垂而東獵，其亦有略地岐豐之意乎。又按文公三年，即平王之九年，

駟　漢書說文俱作四

鐵　漢書作銕

孔阜，有韻豐氏本作騋

六轡在手，有韻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有韻始九翻豐氏本作守○賦也，四馬曰駟，鐵，馬名，毛傳以爲驪，非也。陸佃云：說文曰，馬深黑色，驪，赤黑色，鐵，先儒謂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鐵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孔，甚也。阜，本作自，徐鍇云：彌高大也。故从三尸，劉熙云：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鄭玄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陳祥道云，四馬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于軾之世

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耳。聘禮、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也。孔云、驂馬內轡納之于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也。陸云、馬之族不一、而騑爲主、騑馬以轡爲主、鐵性堅騑古之御者、驂馬以鞭爲主、驂馬則疑于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共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于轡。故詩以美之也。一說、嚴粲云、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亦通。公、文公也。媚說文云、悅也。媚子、謂公所愛悅之人也。徐字从犬、說文云、犬田也。以未竟載、獫、觀之、知其犬田也。此章言往狩之事。

公曰左之、舍拔則　豐氏本作其。

處、以待君射也。誰、秦、之、者、媚子也。毛云、時是辰時也。牡、朱子云、獸之牡者辰、猶言時獸、碩、鄭云、肥大也。孔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徽、後之左而射之也。逐、禽、豐氏本作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詳見車攻篇。舍、放也。拔、毛傳云、矢末也。鄭云、括也。孔云、以鏃爲首、故拔爲末。拔當作栝、亦猶括當作栝、列子曰、後鏃中前栝、是也。亦作筈、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乃受絃處、又名北、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是也。孔云、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獲所得曰獲、公舍放矢未、則應弦而獲其獸、言善射也。此章言方狩之事。

遊于北園、叶先韻于權翻　**四馬既閑、**叶先韻何甄翻　**轅車鸞鑣、**蕭韻說文作鑣　**獫歇**說文作猲　**驕、**蕭韻說文作驍　**騎、**歌韻說文作騎

○賦也。顏師古云、養鳥獸中前栝、是也。亦作筈、筈會也、謂與弦相會、乃受絃處、又名北、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是也。孔云、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獲所得曰獲、公舍放矢未、則應弦而獲其獸、言善射也。此章言方狩之事。

遊于北園、叶先韻于權翻　**四馬既閑、**叶先韻何甄翻　**轅車鸞鑣、**蕭韻說文作鑣　**獫歇**說文作猲　**驕、**歌韻說文作驍　**騎、**歌韻說文作騎

○賦也。顏師古云、養鳥獸曰園、苑有垣曰園、孔云、遊于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去其國近也。朱子云、田事已畢、故歸而遊于北園、四馬、郎、驕、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閑爾雅云習也輜車輕車見說文鸞鈴也象鸞鳥聲故曰鸞亦作鑾鑣馬勒傍鐵也解見碩人篇言置鈴于馬口之兩旁也鄭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于車也陸云驅逆之車尚輕疾孔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若君所乘者謂之田車不宜以輜輕爲名乘車鸞在衡此鸞在于鑣故異于乘車也載車中所載也毛云獫獵田犬也獫或作玁即此獫也歌騎當依爾雅說文作猲獢周張衡西京賦曰屬車之簉載獫猲獢是也爾雅云長喙獫短喙猲獢朱子云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一說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云歌騎謂歌其驕逸即休其足力之意亦通但爾雅說文皆以爲犬名似當從古耳又按古者狩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秦之陋也輕車有和鸞之聲而犬載其上總是寫畢狩光景此章言畢狩而游觀之事張敬夫云讀車鄰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時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駟鐵三章章四句

序云美秦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子貢傳亦以爲襄公始有田獵而外其他君田狩之事史皆無所見文公東猴而外其他君田狩之事秦人喜之按秦自則此詩之當屬文而不屬襄明矣朱子謂此詩亦車鄰之意要是影響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出後漢書註引韓詩之說○申培說云、衛武公自警之詩、朱子云、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劉公瑾亦云、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

丘岡翻

弓矢斯張、陽韻亦叶韻知亮翻

東韻發彼有的、叶藥韻子藥翻

陸明德本作勺以祈爾爵、藥韻○賦也、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按禮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先儒謂將祭之時、再爲射禮、然、澤宮、考言、習射則未是、大射至射而乃行、大射也、今考周禮、夏官司弓矢職云、澤共射槷質之弓矢、大射如數、是則澤宮之射與大射異、此其證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澤者、澤宮也、今家語文、亦作王親立于澤宮、蓋既卜之後、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戒之以禮耳、其地所在、舊無明文、先儒謂于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愚意即辟廱也、辟廱之水旋丘如璧、朱子云、說者以廱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此論得之、亦如說文辨泮爲諸侯鄉射之宮、禮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蓋亦于此處、射而擇士、其制西南爲水、東北爲墻、與澤宮制蓋相近也、又卿大夫從君田獵後班餘獲而習射亦于澤宮、尚書大傳所云、凡祭取餘獲薦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是也、射宮則在郊、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註謂郊射、是爲射宮于郊、又周禮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疏謂學、大學也、射即射宮、乃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疏所以指爲小學者、以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故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于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國中射者、燕射也、于郊者、大射也、於竟者、謂與鄰國君射也、中者、盛算之器、以木爲之、刻爲獸形、皮樹與閭皆獸名、閭狀如驢、詳見倚嗟篇、而大射禮于事畢之後、云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驁者、驁夏也、樂章之名、公

入則奏之以從郊入國故言入凡此皆射宮在郊之證也又春官司服職云饗射則鷩冕注謂饗射者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燕禮云燕朝服于寢注謂其服玄冕緇衣素裳漢法衣皮弁服與古異據此詩第三章言側弁之俄則其非饗燕之射可知先儒謂爲學宮之射當服皮弁以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然則此詩以弁入咏而二章又有烝行烈祖之語其爲將祭而行大射之禮無可疑矣賓射者諸侯來朝天子入大射之禮與之射即周禮所謂饗射大宗伯之職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燕射者謂息燕而與之射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者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也春官樂師職云燕射師射夫以弓矢舞是也賓射行于朝燕射行于寢三射之處不同其侯亦別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皆用布爲之皮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鼻謂之鵠畫著于侯中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

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賓射之矦畫以五采周禮夏官射人職云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卿大夫西面諸矦在朝則皆北面以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虎熊豹也二侯熊豹也一侯麋也蓋獲謂唱獲之旌容亦名乏以革爲之在侯之旁所以爲唱獲者御矢也以其可以容身故謂之容以其矢于此置乏不去故亦謂之乏九節七節五節之解見後五正者先儒以爲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未知何據正者鳥名正與鵠皆鳥之捷黠者大射射鵠賓射射正燕射射質燕射之侯畫獸爲侯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也綜上諸禮文天子惟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

先儒以爲士無臣故祭無所擇理或然也三射之禮皆有飲酒故射義引詩曰魯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但賓射燕射因饗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祭而射意專主于擇士飲酒特其中之儀節耳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用采侯禮與燕射同乃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之以詢衆庶及州長射于州序之禮非天子諸侯所用也又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今按諸侯大旅之前所行之禮似燕禮而後射也天子大射之禮亦所可攷見者唯諸侯大射見于儀禮意其節文當不甚相遠若此詩乃衛武公入爲王卿士所作則天子之大射也賓武公自謂也時王以武公爲賓故自云然初筵宋子云初即席也孔云鋪陳曰筵藉之謂折旋揖讓也孔云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回旋與主人言之故重云秩秩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取觚酌膳筵前獻賓賓拜受爵于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者也其禮以宰夫爲主人君于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也籩豆解見伐柯篇楚毛傳云列貌梪楚曰平楚正蒼然以叢木廣遠謂之平楚此言有楚謂森然成列如叢木然也殽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凡非殽而實之曰殽核鄭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梪周禮籩人掌四豆之實醢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其籩豆薦羞之實實棗栗桃乾亦如之是饗燕有籩豆也四籩內有餌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實乾薠者皆有核之物也孔云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于籩之于豆核則實之于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旅衆也軍之五百人爲旅故有衆多之義

和音、鄭云、酒調美也、孔甚、偕俱也、言與燕者皆在列、
也、按大射儀官饌美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
席、西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皆入門
右、北面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
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然
後擯者請賓、即此所謂飲酒孔偕者也、首二句紀賓
初升筵之禮。次三句紀官所饌之物。至此句乃紀與
燕之人。鍾鼓謂笙鍾頌鍾建鼓之屬、大射儀所云、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一建鼓在其南、
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是也、設、說文云施陳
也、云既設者、非謂此府方設、言既設則奏之可知、蓋
在主人獻君、爵而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送爵獻賓、乃
奏九夏、肆夏者、九夏之一、大射儀擯者納賓及庭、公
先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送爵獻賓、賓乃
升筵、啐爵而樂闋賓遂酢主人、主人乃獻公、公拜受
爵復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
奏肆夏、燕禮記亦云賓及庭奏肆夏皆指公升即席

時而言、此、言鍾鼓既設在
君受爵時所奏與即席之
奠之疇爵也、逸往來開之貌、按儀禮主人酌賓
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疇賓受之
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
以大射儀考之、初主人獻
此時奏肆夏、卒爵樂闋主人受公酢乃疇賓賓告于
擯者請旅諸臣、公許之乃舉旅行疇即此所謂舉疇
逸逸也、大侯毛云君侯也、侯者射布之名、字本作矦
从人从厂从矢、象張布矢在其下、古者以射選賢、射
中者獲封爵、因謂之諸矦也、故射義云、天子之大射
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矦也、射中則得爲諸矦、不
中則不得爲諸矦、又考工記云、梓矦之禮、以酒脯醢
其爵曰、惟若寧矦、不屬于王所、故
女不寧矦、不屬于王所、故
抗而射女、今、以字義考之、諸侯之名義本因射布之
矦而得名、而考工記以爲射諸矦之不安於爲矦者
則是、射布之名矦乃反因射諸矦而得名非事實也
若大矦之名見于此詩及儀禮而未詳其爲何矦據

周禮注、謂王之大射、虎侯、豹侯、卿大夫所射、理或近之、則此詩所云、大侯、蓋虎侯也、然射人職、謂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與司裘職、王大射共虎熊豹三侯之說合、若諸侯、則皆云二侯而已、儀禮大射篇、所記者、諸侯之禮、乃云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下綱不及地武、抑又異周禮二侯之說何耶、先儒謂彼乃畿內諸侯、用二侯、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但不敢同于天子虎熊豹之三侯、似已、然亦以大侯爲熊侯、而讀參爲糝、讀干爲豻、糝者、豹鵠而麋飾、豻侯者、豹鵠而麋飾、豻侯者、豻飾也、是皆妄意推測、未有以證其必然、愚偶以鄉射記之說合之、則此所云大侯、果熊侯也、所云參侯、乃麋侯也、何以明之、記、天子熊侯白質、以天子之燕射、亦有取于熊爲其同于天子、故尊而大之、小所用、而鄉射記云、諸侯麋侯赤質、則諸侯之燕射、亦有取于麋侯、以其諸侯卿大夫、皆得參用、故變名之爲參也、若于侯、卽士所射之豻侯、見于射人、職者是也、熊侯、諸侯所自射、麋侯、以待卿大夫之射、故大射儀云、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士雖不得自行大射之禮、然得與君同射、又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則是天子之大射士、亦得與矣、并記于此、抗、毛云、舉也、廣韻云、以手抗舉也、先此已張侯而不繫左下綱、至此乃繫之、故曰既抗、按鄉射儀、初張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有司請射、于是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以維持侯者、持舌繩之名、舌、所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出于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左廂、向東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束之、故將射、乃解之也、司馬洎射名司馬、弟子、卑幼者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

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又鄭箋以爲既抗者、舉鵠而棲之于侯也、按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又云、張皮侯而棲鵠、當侯之中、別製皮爲鵠、舉以棲之、故曰既抗、亦通、所抗者不止于大侯、舉尊以該卑也、又按禮、卑者與尊者宴、耦不異侯、張、說文云、施弓弦也、孔云、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按大射儀旅酬之後、納工、歌鹿鳴、管新宮、畢、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於附右、巳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即此所謂弓矢斯張也、以句、在射夫既同之前、知爲司射之弓矢、非射夫之弓矢也、射夫、鄭云、衆射者也、既同、朱子云、比其耦也、射每二人相對、以大勝負、曰耦、與車攻既同差異、彼特以人衆齊集言、此乃以藝能相近言、按大射儀、司射請射之後、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與士、御于大夫、言大夫與大夫、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大夫、與爲耦也、乃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及三耦卒射之後、復比衆耦、比者、選次之謂、即此所謂射夫既同也、然三耦乃諸侯之禮、若天子則六耦、以諸侯爲之、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或諸侯不足、亦當取足于卿大夫也、獻、鄭云、猶奏也、爾、指賓武公自謂、蓋使人誦之、以刺己也、發功、鄭云、發矢中的之功、按大射儀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命曰、毋射獲、毋獲乃射、上射既發、挾矢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三耦卒射亦如之、此、射之第一節、作上耦射者、射有三耦先使上耦射而後遞及其次三耦也、獲、解見前、毋射獲者、毋使矢中之也、從旁爲獵、發、揲矢者、發其所挾之乘矢也、下射亦如之、拾之言更也、將之言行也、獲者坐而獲言、負獲旌之人、坐而告獲、下文舉旌偃旌是也、以宮以商者、以聲之宮商爲節奏也、此即所謂獻爾發功者也、獲而未釋獲者、此時但言獲而已、猶未釋算也、彼指射侯也、的說文云、明也、即鵠是也、以其明白而可見、故名的也、祈求也、爾即賓也、幹詩說云、一爵飲器、其形象雀、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幹詩說云、一

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盡也足也二升曰爵爵也雀也固物之淫者也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以戒荒淫之飲言爾所與射之耦發矢于彼侯而有中其的者則將以此求爾之飲此爵也射義孔子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按大射儀三耦初射之後乃設楅上耦取矢復射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中離綱揚觸梱復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復進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釋獲者實八算于中乃射若中則算則反委之侯三耦卒射然後公及諸公卿大夫相繼卒射於是司射視算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釋左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取實于右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繇作階下北面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子是司射者命設豐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于豐上一耦出揖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卒觶遂揖而下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反位三耦以次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僕人師洗升賓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若飲公則侍御者降洗角觶升酌及射爵辦乃徹豐與觶此射之第二節也詳第一節之射似是人皆先習射一次故雖告獲而未釋算至此乃計的之中否以爲勝負而飲射爵焉即此詩所謂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也楅中二器名解見猗嗟篇離猶過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躬侯身也舌解見前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而還反也言雖中侯而猶過侯之維綱及揚觸梱復之類皆不得釋獲惟公則許所以優君也又三侯隨公所值中一侯亦得釋獲若他人則必中其所應射之侯方釋獲也賈猶

中也不貫不釋言不中鵠不釋算也釋獲者謂主釋算之人也射以二人爲耦一名上射一名下射人各四矢一耦則八矢矣故於中上實八算也上射中則釋算於中內之左下射中則得釋之餘算則另置之視算下射也純猶全也縮者從也東西爲從賢獲者勝黨之算也豐形似豆畢而大三升僕人師者服役之人也觶飲酒角也受四升或云者徧也〇籥豐本作龠舞豐本作翳笙鼓韻樂既和奏叶麇韻宗五翻烝衎烈祖麇韻以洽百禮豐本韻籠五翻百禮既至有壬有林侵韻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先君印海先生諦音絡各奏爾能豐本叶侵韻奴金翻賓載手仇尤韻亦叶支韻渠之翻董本豐本俱作斟室人入又叶尤韻夷周翻亦叶支韻盈之翻酌彼康爾雅作漮爵以奏爾時支韻亦叶尤韻時流翻〇賦也籥舞執籥而舞文舞也解見簡兮篇此承上章言子舞羽歈籥祭祀則舉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大射具賓客饗食之禮既命用樂則有舞可知儀禮無文偶略之也又按大司樂職云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陳暘云祭祀天子執干戚而舞所以樂尸大射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笙解見鹿鳴篇皆應笙之鐘磬而周鼓鍾笙師尸祭祀饗射共其鍾笙鍾磬之樂亦謂與鍾聲相應之笙也又笙有與瑟琴相應者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與磬相應者鼓鍾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與歌相應者儀禮所謂歌魚麗笙鯉庚是也有與鼓相應者此言笙鼓是也以其爲用無所不備故特舉之鼓解見關雎篇不獨樂以鼓爲節射亦以鼓爲節所謂不鼓不釋者也奏以出聲度謂奏騶虞貍首之節既和于所奏言樂之聲有高下緩急之後獻服不氏及釋獲者之詩也按大射儀徹豐觶之畢司射復請射如初司射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

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遂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然後反位就席始命退福解左之第三節也服不氏於周禮爲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敎擾之者請用樂于公請奏樂以爲節也不鼓不釋者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貍首愚謂即七月之四章間若一者聲之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調之使如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君之射儀遲速從心但稍與樂相屬而已其發不必應樂避不敏也志猶擬也及解左下綱則正射之事畢矣末猶言俟者俟將復射與否也鄭玄云始將射而未釋旌之于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敎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德也按周禮射人職采蘩皆五節先儒謂九節者一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貍首七節采蘋九節先以聽其後四節皆以應乘矢拾發也乘矢四矢拾發連發也一終爲一節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烝衎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辭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于祭則令曰能中之人即後日助祭之人矣烝衆也通與射者而言也映下文百禮可見衎說文云行喜貌爾雅云樂也烈本火猛以功之光而盛者似之故爾雅又轉訓爲業也烈祖孔云功烈之祖也洽鄭云合也當以偏傍省通用百禮嚴云事神之衆禮以洽百禮者言助祭之人既多則可以合舉事神之衆禮也百禮既至言行禮

詩經古本古義　卷四十二

之、時、至、也、壬、通作任、任之爲義、擔也。賁也。言任其事也。木多爲林。衆之意也。衆禮次序。行之各有其時。當其時者。又有衆多林立以待事者。凡皆駿奔走于廟中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篇內爾字、皆指賓、則以兼通、助祭者、而言、純全也、嘏說文云、大遠也、皆指福言、子孫、指主祭者、猶云曾孫也。湛本作媟、說文云、樂也、言助祭者、能合舉百禮以樂先祖、則神將賜之以純全久大之福、而主祭之子孫見助祭者之以喜樂也、其媟曰樂爲復射發端也。其媟以心言、乃虛寫未然之景、曰樂則指其當日射畢、升坐、安燕之事、而言也、按大射儀射畢、徹俎、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坐、乃安、羞庶羞、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乃舉、爵爲士偏舉旅行酬、即此所謂樂也。各奏爾能。命復射也。奏猶獻也、爾通與、射者而言、賓在其內、載者更始之義、唐虞名歲曰載、取物終更始也、手、毛云、取也、仇匹也、訓仇爲匹、猶訓潔爲汚、訓亂爲治、反言之也、賓載手仇、謂再取其技能之、相敵者、與之爲耦也、按大射儀、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一發中三侯皆獲、云命射唯欲者、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此所謂手仇者也、前此惟君釋獲、不拘三矢、此臣得與君同者、以燕後復射、其法寬、亦尚歡樂之意也、室人、孔云、有室中之事者、毛云、主人也、按主人、即宰夫也、入又者、謂入而又行獻酬之禮、康爾雅云、安也、毛云、酒所以安體也、鄭云、虛也、無酒于爵、謂之虛爵、按康即糠之字、从米、庚聲、穀皮也、故爾雅亦訓康爲空、謂去其內米以空之也、然則空虛是康本義、其轉訓爲安者、當是康莊之康、爾雅、道五達曰康、亦空虛洞達之意、康衢可以安行、故又訓爲安也、二義皆通、按大射儀、復射後、無算爵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膳爵者、酌以進公、散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以散爵授執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此康爵、即糠爵也、散爵也、膳爵公所用、公飲畢、仍反奠于公所、散爵自拜賜後、隨執爵者、勸其所歡、徧行于

賓及諸公卿大夫士不以次數爲限所謂無算爵也奏與樂既和奏之奏同義謂奏陔夏也陔夏者可以出之時也按大射儀無算爵皆降再拜稽首反位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驚而大射之儀畢于此命徹幕者君意殷勤欲盡酒也無算樂者升歌間合無次數惟意所樂也取脯以降重得君之賜也奏陔者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驚解見前此詩所載行禮次第與大射儀一具合而舊說絕不理會今故逐段爲之附麗以詔來者不敢厭其繁焉

儀反反叶先韻分邉翻韓詩作昄昄云善貌

舍音捨**其坐遷**先韻**屢**陸本作婁

舞僊僊先韻樂書作蹮蹮

曰既醉止威儀抑抑叶寘韻詩抑戒作懿戒可證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先韻孚袁翻

舞叶寘韻毗志翻說文作儦儦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叶寘韻直質翻

○賦也賓之初筵謂未射以前行燕禮時也溫溫和柔貌在心爲敬在貌爲恭又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故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各有攸當也其未醉止卒射而飲觶時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皆主升降周折之容言反反蘇轍云顧禮也曰既醉止謂酌康爵時也此時飲無算爵又徹幕畫歡則勢必至于醉矣幡通作翻說文云飛也飄揚之意幡幡猶翩翩也蕴云輕數也舍通作捨置也遷移屢數也賓醉降階將出業已舍其故坐斯時聞樂人奏陔即當遂出而猶未肯出乃遷移他處以屢舞爲樂也此舞非樂舞如以舞屬客之類直是戲耳陳暘云前代歡飲酒酣必起舞蓋所以極歡心敘誠意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樂飲以舞相屬猶飲酒以杯相屬也故漢李陵起舞以屬蘇武王智起舞以

屬蔡邕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陳智匠曰比見北人猶以舞相屬則屬舞古人非不尚也然田畋與灌夫過竇嬰家酒酣起舞屬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陶謙爲舒令見太守張磐磐舞而不轉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繇此觀之以舞相屬情意一有不至而禍患隨之可不重之哉詩曰屢舞躚躚然則相屬之舞其亦不可屢而常矣江表孫譚酒酣屢舞而不知止顧雍所以深責之也唐中宗數與近臣狎宴逓起舞唱儉幸之人因之徼求官爵君臣之禮徵矣僊僊通作躚說文云蹁躚旋行也若如本字解則爲仙人輕舉之狀亦如趙飛燕外傳云后楊袖曰仙乎仙乎之意以屢舞故重言僊僊後放此抑說文云按也字本从反印後加从手作抑印者執政所持信器也印所以行之于外今反而斂之于內則爲自按抑也說文無怭字引此詩作怭怭云威儀也此四句以理言人當未醉時其威儀固當抑而收斂即當既醉時其威儀亦當怭怭而周備乃是之名既醉者何如哉第見昏然沉迷不知其秩而已矣秩即左右秩秩之秩亦以折旋揖讓言彼入時之禮此出時之禮也莊子云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孔云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羞盖亦過于和易而能悔者也

○賓既醉止載號豐本作号平聲

載呶無韻未詳

郵叶支韻是爲翻側說文豐本俱作尤斐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屋韻筆力翻

伐德職韻亦叶屋韻都木翻

飲酒孔嘉叶歌韻居何翻

維其令儀叶歌韻牛何翻○賦也號說文云謹聲也亂我籩豆與首章籩豆有楚相應此因屢舞僛僛而亂及

籩豆二句當合看非兩事也歐徐鉉云欹傾不能自正也郵通作尤過也側旁也通作尤過也側也言傾于其旁也解見前俄說文云行頊也僊說文云醉舞貌僊僊毛云不止也詩言既醉而屢舞者三初遷而屢舞已可異矣然且不止而繼之以號呶又繼以俄頊之問數側其弁蓋君形者去而口容首容舉失其度屢舞不休欲何爲乎酒以合歡原期于醉先王之禮所以有無算爵也既醉何病然醉斯可以出惟醉而不出爲可醜耳此詩專爲酗康爵奏陔夏後昏醉喪儀而不肯出者發意武公必曾有是失故使人誦之以自儆也全篇次序相承皆紀當日實事非謂以前二章爲思古以後三章爲傷今也既醉以下是嘆悔之辭並受其福者鄭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也是謂伐德者孔云若至于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爲慾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晏子辭云側弁之俄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實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諸葛亮戒子書云夫禮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禮意未殫于亂孔甚嘉美令善也儀即威儀之儀朱子云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矣蘇云此章申言其亂而終悔之也○凡此飲酒有或醉或否有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紙韻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紙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紙韻養里翻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叶寘韻如午疑古翻由醉之言俾出童豐本作糧羖麛韻三爵不識叶寘韻職吏翻矧敢多又叶寘韻夷豉翻○賦也此章皆深絶醉者之辭所以著自儆之意飲酒一也而醉與不醉異故爲之監史以伺察之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按燕禮射人爲司正註謂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又大射儀先以大射正爲擯、其後以擯爲司正、及誓射則大史俟于西序東面以聽政、其釋獲釋算之事、大史司之、既畢射、司正升賓將公命曰、衆無不醉、則以司正爲監、監者近之、但未知史卽太史否耳、呂祖謙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趙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相如請秦王擊缶、兩國御史皆前書之、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卽執法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董鼎云、監以監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此、錢天錫云、察、一書、相爲副、貳謂之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臧善也、失禮爲不臧、朱子云、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也、式勿從謂以下、設察深厭惡、夫醉者也、式發語聲、勿禁止辭、從就謂告也、嚴桑云、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更號呶。是使之大爲急慢也。匪通作非、言自言也、由謂理所當爾者、語與人語也、徐鉉云、語者午也、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所不當言者勿言。

雖極善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赧然而自止矣。殽、羊名、爾雅云、夏羊、牡羯牝殽之名、以吳羊白夏羊黑、今人便以殽爲黑羊名、殺羊之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止寒洩其殺未有無角者、愚按此角爲用最大、嚴云、童羊無角、人言殽羊無角。其不足信明甚。汝若聽醉人之言則責之使出童殺、困之以事也。馮時可云、信醉者之言、以虛而責實則必不可行、傳註曰、設言必無之以恐之、非也、既曰必無之物、以恐之、非也、既曰、必無之物、惡足以恐哉、三爵。謂射畢後飲酒。君已舉旅三次。則情意已洽。禮文已備。可以辭而出之時也。按大射三射禮畢、公舉奠觶、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此第一爵也、于是徹俎、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就席坐、蓋庶羞、賓降洗升、勝觶于公、公取賓所勝、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及就席坐行之、注云、坐行之者、若令坐相勸酒也、旅酬至士而徧、此第二爵也、已而命復射、遂行無算爵之禮、執散爵者酌以之

公、命所賜、受賜者飲畢、以散爵授虢者、虢散爵者、乃酌行之、注云、酌行之、謂與其所歡者也、亦旅酬至士而徧、此第三爵也、舊說、皆失考、又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三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識記也、又、卽室人入又之又、謂復飲酒也、言君已舉行三爵之禮矣、洊奈何不記憶而況敢號呶不出、更復思多飲乎、監、史、以此爲訓明者、以醉爲監焉乎、監、知、儆耳、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序云、衛武公刺時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既入而作是詩也、按此詩明止爲刺賓而作、未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之意、而語氣稚與柳戒相類、其爲武公自儆之詩無疑、或謂王朝之詩曰雅、侯國之詩曰風、果武公作、宜與衛風淇澳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是又不然序言武公既入而作是詩、鄭箋謂入者入爲王卿士、然則以其爲王朝卿士所作、故列之雅耳、曰果爾、何以辨其非刺幽王、曰史記載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其後平王十有三年、武公始卒、則武公爲周卿士、實在平王之世、當幽王時、武公受封于衛、未嘗入周也、又子貢傳但存衛武公三字、其下闕文、

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出矣包韓詩翼要○楚語、左史倚相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帛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徐幹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作抑詩以自儆、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鄒忠胤云、夷考武公在位五十六年立、以平王十三年卒、此詩作于晚年、在平王之世、篇中、亦聿既耄、其証也、諷時王之意、在于言外、見之所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則周平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指、驪山之難、武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命爲公、是詩作于王朝故不復還繫其本國、鄧元錫云、王姚酒故初筵引以爲戒不斥言故引而反之躬自怨責感焉初筵專言酒抑廣言深言精言于天人之際故分隸二雅又衛風錄淇澳風、二雅、具有詩、惟周名衛武矣

抑抑威儀維漢書作惟德之隅、虞韻魚矣翻人亦有言、靡淮南子哲陸德明本作詰作無又云亦作愆不愚、虞韻亦叶尤韻魚矣翻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質韻亦叶質韻秦二翻賢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叶賢韻力質翻○賦也抑、說文云、按也、自按置翻亦叶質韻力質翻抑也、詳見窴之初筵篇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抑而不揚、謙下之度也、左傳、北宮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孔穎達云、隅者角也、鄭玄云、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王安石云、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

也、觀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于外故也、嚴粲云、廉隅者、屋之外角、譬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內之德正也、張文潛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裁其盛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威能抑抑則不至於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於柔邪、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脩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宮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宮室而已、愚按全詩頭緒甚多、讀者茫然不能得其要領、再四諷詠、始知意分四層脩德是第一層、其工夫全在謹獨、七章不愧屋漏等語、是也、能潛心脩德、則威儀自然敬愼、是第二層此所謂抑抑、後所謂柔嘉、及不僭不賊温温恭人等語、是也、其威儀見于外者如此、則聞善言必能虛心聽受、此第三層、二章言遠猶辰告、九章言順德之行是也、所樂聞者善言、則小人變亂舊章之言、無繇而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三

發明此義。以爲一篇提領。抑抑謹密下之貌。威儀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人。其中全無纖翳障塞。廓然空洞。澄然虛明。故又謂之哲人。人亦有言。無有哲人而不愚者。哲即德也。惟哲故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同。庶人氣濁質闇。稟賦之偏。此眞愚也。若哲人之愚。是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繇以至于道也。老子之若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第九章說脩德之事。已畢。重宣此義。溫溫恭人。即是抑抑威儀。維德之基。即是維德之隅。哲人順德。即是靡哲不愚。其維愚人。即是庶人之愚。語意相應。脈絡粲然。一說抑抑威儀爲德之隅。此宜盡說。抑抑威儀。皆不能知也。庶人之愚。專坐此耳。按此說亦通。但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哲愚相反。果其眞愚。又何以稱哲人乎。故定主前說。○

無競 呂覽作兢五經文字作競。

維人四方其訓 叶震韻讀如字。許刃翻。

言經世本古義卷十三

人而條教號令。必皆中理。此第四層。二章言定命。五章六章言愼爾出話。惠于朋友庶民。是也。反是而回遹其德。則不能敬其威儀。方且驚然自大。而反以教我者爲虐。于是忠直日退。諛佞日進。所出政令。必皆與先王明刑相悖。而俾民大棘矣。詩詞雖錯綜。而其條理明白如此。人亦有言。謂古人之遺言。靡無通哲之曰明哲。孔云。愚者癡也。靡哲之不愚。即老子所謂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淮南子云。人能絲絲昭昭于冥冥。則幾于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以愚爲主。是其常也。疾說文云病也。鄭云。衆人性無知。以愚也。王云。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斯者語辭。亦調爲此。蓋指愚而言也。戾訓爲至。爲同是義。亦維斯戾者。言哲人之所以自居故。能至于哲也。徐光啓云。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爲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害。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

之、有覺 禮記作楷 德行、四國順之、訂謨 釋文云沈本作溥 定命、遠猶 外傳世說豐氏本俱作猷 辰告、叶詒得翻 敬愼 中論作爾 威儀、維 左傳中論俱作惟 民之則、職韻○賦也、無毋通、戒辭也、競、彊語也、訓、教也、俱見說文、無競維人。是勸其虛受、卽上章所謂哲人之愚者。言汝若不與人爭勝。則四方之人皆將以言來訓誨乎。女也。覺、說文云、寤也、歐陽脩云、警動也、按朱子謂呼寐者而使之寤曰覺有覺德行。言足以醒動人心人皆曉之也。德、卽上章維德之隅之德、德不可見、自其行之著于威儀者而信其有德、謂之德、行也、董仲舒引此詩而釋之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嚮應、風化善于彼矣、四國、卽四方之國、左傳云、慈和徧服曰順、歐陽云、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仁也、韓詩外傳云、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又云、齊桓公見小臣、五徙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禮記緇衣篇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上矣、詩云、有楷德行、四國順之、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按以上數條引詩意皆恍惚相近、又毛傳訓覺爲直、與爾雅稚楷較等字同解、皆以音同通用、而未詳其義所出、左襄二十一年、范宣子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得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叔孫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按左傳所引有覺、皆取訓直之義、但于詩意甚遠、不必從、訏、謨二句、承無競二句而言訏、即實覃實訏之訏、鄭以爲張大、口鳴呼是也、謨說文云、議謨也、徐鍇云、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定朱子云、審五章所謂出話者、指此言也、嚴云、入告爾后于內、告言人君誠樂于求言、則定不改易也、命政令也、第、嘽呼衆人使各出其議論以爲酌定政令之地、絶無自廣以狹人之心、又不止于無競而已、猶本獸名、其性多疑、故借爲謀慮之義、曰遠猶者、呂祖謙云、所謀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也、辰、毛云、時也、按爾雅以不辰爲不時、告當通作誥、爾雅云、誥告也、嚴云、入告爾后于內、告言人君誠樂于求言、則定安危、不止于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也、辰、毛云、時也、按爾雅以不辰爲不時、告當通作誥、爾雅云、誥告也、

凡有深遠之圖者、得以時時入告、此即上文所謂四方其訓之者、孟子有言、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正謂此也、世說新語云、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公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敬慎二句、承上文、有覺二句而言、敬慎者、有覺之本也、敬慎威儀、然後德行之見于外者、始于茲大著矣、能敬慎威儀、則鄭云、法也、其儀不忒、而後民法之、上文所謂四國順之者、此也、匡衡云、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天、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徐幹云、夫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

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惟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左襄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其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庚韻讀如能相固也○其在于今 叶庚韻諸盈翻 顛覆厥德荒湛 先君韓詩作惛 沈音汝 雖湛樂 音雒 從弗念厥紹、篠韻 罔敷求先王、陽韻 克共 本豐作恭 明刑、叶陽韻胡光翻 以其在于今至此爲第三章 肆皇天弗尚、叶陽韻時羊翻 如彼泉流、讀書記大全朱傳本俱作流泉 無淪胥以亡、歐陽以其在于今至此爲第三章今從之○賦也、今、朱子云、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事、所謂、諷王、者、正、在、于、此、興切責之、辭、非、必、眞、有、是、事、也、蓋、使、人、箴儆、而、爲、是、迷亂于政者、鄭云、興、猶尊尚也、尊尚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一說蘇轍云、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也、皆通、顛通作槙、仆木也、覆、猶反也、已本有德而自壞之、謂之顛覆也、興、迷、亂、于、政、則、與、訐、謨、定、命、反、矣、顛、覆、厥德、則與、敬、愼、威、儀、反、矣、荒、蕪、湛、沒也、俱見說文、初則荒蕪而不治、繼則沉沒而不還、均是縱情于酒、而亦有淺深、時必王有此事、又武公亦曾蹈此、觀初筵詩可見、女、朱子云、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爾言女言小子者放此、又云、如幕中之辨、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從、隨也、謂與沈湎爲樂之人相隨也、

念、說文云、常思也、紹、繼也、閑、通作亡、與無同意、敷、說文云、施也、求、通作逑、說文云、斂聚也、先王之典章法度、猶存者、則不能斂聚之、共、通作恭、刑、通作施布之、其散逸者、則不能斂聚之、共、通作恭、刑、法也、明刑、謂成法之、昭、垂者、王安石云、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故閑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愚按、敷求、以事言、克共、以心言、前空言、先王、尚未知何所指、故辭說文以爲極陳也、皇、說文云、大也、惟天爲大、故曰皇天、尚通作上、猶言崇重也、弗尚、朱子云、厭棄之也言如上文所爲、自絕于天、故不爲天所崇尚、而喪亾之禍、亦將及矣、無通作毋、朱子之易、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東齊謂皆曰胥、歐陽云、淪胥以亾者、君臣皆將滅亾矣、郝敬云、言當早隄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亾可也、

○鳳興夜寐、寘韻、灑埽、外傳作埽、庭、陸本讀詩記大全朱傳詩緝俱作廷、內、叶寘韻、而瑞翻、維民之章、陽韻、脩爾車、潛夫論作輿、馬、弓、潛夫論作詰、弛爾弓矢、戎、潛夫論作戈、兵、陽韻、逋旁翻、用戒戎作、潛夫論作逖、蠻方、陽韻、諸本皆以肆皇天至此爲第四章、歐陽以鳳興至此爲第四章、質鑕論作民人、謹、左傳作愼、爾侯度、遇韻、用戒不虞、叶元具翻、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叶歌韻、無不柔嘉、叶歌韻、居何翻、歐陽以質爾人民至此爲第五章、○賦也、此章承上章、示以救亾之法、鳳興夜寐、灑埽庭內、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上文言迷亂于政、則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及寢興、洒掃舉細、以該大也、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及修武備、邊蠻方舉遠、以該近也、鳳興夜寐、是無逸之念、言須侵早而卽起、夜分而後卧也、洒掃埽棄也、俱見說文、孔云、洒埽者、謂以水洒地而掃之庭、說文

云、宮中也、洒掃庭內、是慎微之念、此兩句、正克勤之實、崇功廣業、皆基于此、韓詩外傳云、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善哉、繇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繇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繇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墻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章通作彰、明著之義、維民之章、承上二句言、民皆曉然知上之勤于政事也、脩通作修、說文云、飾也、戎兵、孔云、戎盾矛戟之類、戒、說文云、警也、謂警備也、逿、毛云、遠也、說文無逿字、當通作逖、蠻方、鄭云、蠻閩之外也、孔云、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閩、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為中國、則用逿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夷同故知是蠻閩之外也、按周禮、大司馬職云、蠻閩、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孔云、言當修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逺蠻方之來侵也、李氏云、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如此、以上兩段、皆推開一步說、質爾人民以下、始就其本諸身者而言、質、猶証也、據說文為以物相贅之義、徐鍇云、質實也、事疑虛以人物實之也、人、謂群臣、民、謂庶民、質爾人民、質証之人民、以驗其信從與否、下章言慎出話之事、則曰惠于朋友庶民、言敬威儀之事、則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是也侯度諸侯所以律身、治國之常度、不越出話、威儀二者、但未說出耳、曰謹者、即下文言慎言敬之、謂戒備也、虞本獸名、爾雅訓虞為度、未詳其義、疑即是慮字之誤、故音與度叶、而朱子亦訓虞為慮、虞字從虍而吳聲、故宜為獸名、慮字從思而虍聲、故宜為思慮、雖字形相似、而所从各別、又有訓虞為樂者、正當通作娛耳、不虞者、孔云、非意所億度之事、愚按謹侯度、正所以戒不虞、二句相聯說、人民皆我之人民。一旦離

心、不爲我用、是不虞也、若侯度克謹、自不至是。一說、
質爾人民、與天保民之質矣同意、謹爾侯度、與尚書
明乃服命同意、亦通、說苑又韓詩外傳云、古者必有
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方者、告於其
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
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
所用、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
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
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皆引此詩、左襄二
十二年、鄭公孫黑肸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
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觀後章言、輯柔、爾顏、俾嘉、皆敬、威儀之事、曰無
不者、內自深宮、外至大庭、凡動容周旋之間、無不氣
象從容、中規中矩也、柔、指氣象、嘉、則極致其贊美之、
辭、王應麟云、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
而堅、文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愚按、愼出話、從虛受中來。敬威儀、從愼獨中來。
禮記緇衣篇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
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
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劉向說苑云、夫樹曲木
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
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
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
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
謂也。○**白圭之玷**、說文豐本俱作刮下同

尚可磨 叶歌韻 眉波翻

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叶歌韻也、諸本皆以質爾人吾何翻民至此爲第五章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大全云此二句不用韻豐氏考補云與第四句二矣字自爲韻莫捫朕舌、脣韻言不可逝叶脣韻食列翻矣、歐陽以白圭至此爲第六章無言不讎、叶脣韻承呪翻列女傳作酬無德墨子德字不報、叶宥韻敷救翻漢書引此句下有惟民之則一句陽韻謨陽翻小子子孫繩繩、蒸韻爾雅作慲慎也、傳作承承萬民靡陸云本作不承、蒸韻亦叶陽韻辰羊翻諸本皆以無易由言是至此爲第六章○賦也、此、章、言、愼、爾、出、話之事、圭、說文云、瑞玉也、上圜下方、按王制大圭長三尺執鎮圭長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凡有土地者必有圭、故其字从重土、玷本作刮、說文云、缺也、磨、謂以石磨之使平也、斯、鄭云此也、孔云、曰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于出令、攸、特宜愼之、愚按詩人以白圭爲喻原非汎論、圭乃國之守器、雖玷猶尚可磨、猶未至于失國也、若條教號令、一失其當、則必有危亡之禍、不可解救、夫有天下國家者、而一出言所係、其重若此、等而下之、士庶人不能愼言、則必至于亡其身矣、此南容一日三復白圭、獨居思仁、公言必于仁義、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而以其兄之子妻之也、劉向說苑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反自傷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不可從而追已、因引此詩、左傳九年、晉獻公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及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無易由言四句、戒之也、無、通作毋、禁止辭、易

言紹世本古義畢五十八
通作傷說文云輕也任意而言曰由言嚴云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惟其言而莫予違也無曰苟矣莫憑
朕舌二句相聯說苟說文訓艸古義又相傳訓且者取麗亂之意猶云艸艸也憑說文云輿也蔡邕云古者上下共稱咎繇與帝舜言稱朕伊尹曰惟朕以懌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原曰朕皇考始尊爲天子之自稱漢因之不改按朕之訓我其解難明字左从舟於義甚遠吳氏謂从身不从舟宜若可信右旃并上火下廾其字說文不載音義俱無傳余再四尋繹忽憶秦趙高謂二世曰天子不宜親近畢賤之人但示之朕兆而已索隱爲之解曰才有朕兆不見其形也以此義推測知朕乃至小之稱因悟并字从火又从廾之說廾音拱人捧兩手也火至熱之物而人敢以兩手拱之此必火之至小者其音似當與朕同古人自稱曰朕蓋謙居渺末之辭猶曰寡人曰小子云耳非趙高言幾不識朕字本義誰謂六書不可以意通哉近去也鄭云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悠也教令一往行于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孔云往則不可復改故時須慎之繇爾雅云匹也說文云猶麾也从言从繇繇匹孔云匹敵相報也愚按易云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善悖之報皆如其所施非相匹而何德指言之根乎德者即下文所謂惠是也無言不讎兼善惡而汎論之無德不報則專指言之善者惠于朋友庶民三句正承此一句而言前用戒此下則用勸也惠鄭云順也朋友謂群臣與假樂篇義同有德之言據理而發自然順于人心故不獨同朝之群臣皆以爲然轉屬而下至于庶民亦莫不以爲然也小子武公自謂也使人誦于已側爲命已之辭謙卑之至也小子之子孫謂繼世而爲君者繩說文云索也繩嚴云如繩之牽連不絕萬民即上文之庶民承說文云奉也受也小子子孫繩繩者謂其善言可以爲後世無窮之法則萬民靡不奉之正上文所謂無德不報也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故靡不承但

不遐有愆、問、辭也、不遐、言近也、愆、說文云、過也、主威儀言、不敬則愆矣、言爾當交接諸君子之時、必和柔其顏色、以質證于君子曰、吾之舉動、得無有未達于過差者乎、然、威儀之所從、出非徒簡、束其外已、謹獨之事、言之正、抑抑之也、相、省視也、尚庶幾也、愆、慚也、俱見說文、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李氏云、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隅以飲浴、沒者記而復之、故謂之屋漏、言爾自視獨居在室之時、雖未與君子相接、其敬與否、人不得而知之、然室有屋漏、光斯入焉、庶幾求不愆之可也、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因引此詩而足之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薛云、屋漏非身之所處、乃心之所存、心曲隱微之中、自家照自家、慚阻畧無所容、如何可愆下文特把神明來形容、不可愆之意、非是爲鬼神而來、其不愆也、無通作毋、無曰者、戒辭也、不顯莫予云、說文云、遇見也、格通作假、假說文云、至也、度猶量也、矧、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二　五十九

以、庶民言而、不及朋友焉、○視豐本作眡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眞韻魚巾翻亦叶眞韻乞鄰翻歐去聲倪堅翻不遐有愆、先韻古陽以無言至此爲第七章相在爾室、尚不愧陸本作媿于屋漏、宥韻神之格陌韻亦叶葉韻葛鶴翻思、不可度叶陌韻庶格翻亦叶葉韻達各翻思、矧可射叶陌韻夷益翻亦叶葉韻弋灼翻思、諸本以視爾至此爲第七章歐陽以相在至此爲第八章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歌韻禮記作譆見四章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叶歌韻見四章不僭不賊、職韻鮮不爲則、職韻歐陽以辟爾至此爲第九章○賦也、此、章言、敬、爾威儀之事、視猶云交接也、友、即上章朋友、爾友君子、謂爾所友之君子、指士大夫也、輯說文以爲車和輯也、調和之意、柔與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

說文云、況也、从兄从引、取詞之所之如矢也、射、通作斁、說文云、解也、三思、皆語辭、爾無以屋漏爲不顯之地、而人莫我見也、當室之白、則非不顯矣、且人縱不見、而神則無不體、神之往來、不可測度、不顯亦臨、何如可畏、況可自解散其精神、而不敬乎、謝枋得云、莊子曰、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責之、爲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眞德秀云、人之常情、祗敬于群居者易、淵蜎蠖伏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無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辟爾爲德以下、復舉敬威儀之效驗、以勸勉之、與上章惠于朋友庶民三句對看、辟、說文云、法也、法爾爲德、於威儀上徵之、威儀其可見者、德其不可見者、觀其威儀、則可以知其德矣、首章所云德隅次章所云德行、意正如此、偶使、臧善、嘉美也、言臧又言嘉猶、云、盡也、善、美也、盡善美、其也、下文淑慎二句、正所以使之臧嘉者、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止者、心之所止、與虞書安汝止、商書欽厥止、同義、善其所止、澄然粹白、無妄念存、無一刻之辟、此申上相在爾室七句而言、乃不行而是、亦可謂深矣、不愆、不忘也、舍、威儀、威儀者、凡動容可以經禮爲禮儀以曲禮爲威儀、可見、又禮記緇衣篇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按此似與詩意相違、僭說文云、假也、毛云、差也、愚按有所假借、則失其當然之則而至于差矣、二義俱通、賊、朱子云、害也、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則法也、季本云、僭、則有愆而害德、不足以爲民則矣、此申前章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意、又左傳九年、公孫枝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忘不克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趙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倦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荀子云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膚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以上皆借辭立義非詩本旨

以桃報之以李紙韻

第八章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支韻歐陽以投我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支韻歐陽以投我至此爲第十章

其維哲人叶先韻如延翻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先韻胡千翻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侵韻千尋翻晁補之集作諶

民各有心侵韻諸本以其陽以其比而賦也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有投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于我者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聞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絶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爲承上文鮮不爲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彼童而角指當時少年用事者即第三章所稱迷亂于政之人也童通作僮按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文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僮相承失也下文以而爲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角者堅剛之物故易云姤其角新進少年見事風生不知遠猶之所在不念明刑之當遵但逞其意見恣爲議論如戴角之牛羊遇物無所不牴觸也然天下無童牛羊而有角者曰童而角則更可異矣甚怪而賤之之辭也虹毛云潰也嚴云謂幻惑也如蜮蝮蛇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也小子指武公也孔云言而角以潰小子則

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愚、按武公自責、而亦以諷王。意正在此。書曰、聽德惟聰、惟王聽不聰、則僉小之言、皆得起而潰亂之、而於忠直之言。鮮不以爲逆耳而見擯者、故下文又反覆以虛懷聽納之理告之、在染陸元朗云、柔意、解見巧言篇、柔木、鄭云、柔忍之木、緡爾雅云、綸也、孔云、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于木、有在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爲弓之幹、我乃緡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按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自柘至荊、皆所別、消盡者爲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

惟溫柔則可以進學、蔣悌生云、人謙卑巽順納諫受言則過而能改、善言日聞而可以爲進德之基荀或剛愎自用則善言不聞過不能改、而終無以入德矣表記篇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荀子云、君子寬而不優廉而不劌辨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又云君子耻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又云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哲人愚人、與首章相應。

陸化熙云、明蘇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話爾雅說文、皆云善言也、順德、指話言說、德者、人心同得之理。言之善者。必與德相合。哲人於人所告之話言、知其順乎德、即從而行之、無留難也、劉向新序云、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

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左襄二年、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襯、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慶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氏於是爲不哲矣、杜預云、言智者行事無不順、按觀此、足以識順德二字之義、覆鄭云、猶反也、僭義見前、其維愚人、有如我告以順德之言、彼必反以爲假設之辭、謂非實有此理也、民各有心、專承愚人說、而致其慨嘆之意、言人之度量相越、如哲人之心、以善言爲當受、而愚人則不然、其心之不同、有如此者、泛就民說、似推開一步、而諷動之意愈深、後章放此、陸云、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隅、謂僭之愚人、所以成愚人之疾、

○於音烏後同乎音呼後同小子、紙韻未知臧否、叶紙補美翻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紙里翻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紙韻

借漢書作藉曰未知、亦既抱子、見上民之靡盈、庚韻誰夙知而莫音慕陸本作暮成、庚韻諸本以此章爲第十二章、○賦也、於烏也、乎、通作呼、於乎、歎聲、如烏之呼也、此章、蓋追、其昔日而責之若曰、女之不背受言、自少時而已、然矣、未知臧否、猶俗人言不識好醜、指其年、幼未有知識之時也、手攜四語、皆昔日事、匪、通作非、言不但也、攜說文云、提也、鄭云、掣也、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肩絜提文帝、漢書景帝以慷慨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乎聲讀當作扺扺抵之義、不如前說爲稚、鄒忠胤云、此解甚精、且於匪面命意關切、淮南子有云、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亦是義也、嚴云、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注謂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咫、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語小子之矣、又嫌其疎畧、且隨事而爲之指示、面命既啓廸之、常也、手攜既指點其大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餘矣。又慮其忽忘。且附耳而誨爾者。一日如是。日日亦如是。可謂勤矣。假設爾猶曰未有所知。則部華不待。爾亦既忽然抱子爲人父矣。斯時年已長大。非復未知藏否之時也。而顧猶然懵懵耶。靡之言無也。盈滿。凮。早也。莫。毛云。晚也。成。說文云。就也。凡汝所以懵懵如斯者。坐踈盈滿爲累。以中堅成外拒。不能受人言耳。假使凡民而皆能除去盈滿之念。虛懷聽納。則其早歲必有所知。以成就其德。豈俟晚年而後成就耶。知與成相因。惟凮之不知。則不能無待于晚成矣。吾之所懊恨于爾之昔日者如此。陸。遂云。知。則必成。凮。成。聽言。始能凮知。則必凮成。聽言。始能凮知。不聽言。必滿之爲害。耳。民泛言。是論從來道理如此。

○昊天孔昭。叶嘯韻。二笑翻。亦叶藥韻。元若翻。視豐本作睨。爾憂。我心慘慘。叶藥韻。七各翻。大全云當作懆。我生靡樂。叶嘯韻。力炤翻。五經文字豐本俱作懆。誨爾諄諄。禮記注作忳忳。爾雅陸本俱作訰訰。聽我藐藐。叶效韻。眉教翻。匪用爲教。叶效韻。寠用爲虐。藥韻。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聿既耄。叶藥韻。慕各翻。諸本以此章爲第十一章。歐陽以爲第十三章。○賦也。上章以晚成爲言。則當其抱子之時。雖曰未知。及今年已老大。而其未知者猶故也。故此章特據今日之所見者而切責之。昊天。孔昭。運。應。前。皇天非尚言。元氣皓旰。謂之昊天。天道虧盈。益謙。其理甚明。故曰。孔昭。我生靡樂。託爲誦詩者自警之語。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凡人忽于修德者。其病只在樂之一字。故言此以深惕之。亦與前樂從句相應。憂猶今人言醉生夢死者。視爾憂憂。即前所稱顛覆厥德一段正。與靡樂相反。夫然故我心慘慘然爲之憂也。慘。當作懆。懆訓憂。訓愁二義相近。特作懆則於韻爲叶耳。誨。說文云。曉教之熟也。誨爾諄諄。從我心慘慘來。惟憂之深。故誨之切。通以上所言。皆是藐藐。通作邈。說文云。遠也。聽我藐藐。於我所言。泛泛置之。不相關切也。匪

遏作非虐猶苦也不以我之諄諄爲意欲曉教之反以我言太多爲將欲煩苦之也聿通作欥說文云欥辭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借曰爾此時尚猶然未知減否如前則年亦已踰耄矣將待何時而後能知乎然則向所冀晚成者竟終于無成已耶左史謂衛武公作詩自警在年九十有五之時於既耄句可見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紙韻豐本作只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叶紙韻虎洧翻

天方艱曰

韓詩作聿

喪厥國

職韻取譬列女傳作辟

不遠昊天不忒

職韻豐本以此韻諸

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職韻

章爲第十二章歐陽以爲第十四章○賦也舊又也言我之告爾非一日也止語辭我謀即前所言者勸脩德正所以討保國也有敗亡之禍彼時悔之亦無及矣曰庶無者望之也方者近今之辭天步近指幽王驕虐之事也譬說文云喻也徐云猶匹也匹而論之也取譬即前喪國之譬其事甚近言無多日欲其以幽王爲戒也此詩謂兼諷平王者於此可見忒說文云更也毛云變也天道終古不變有德者興無德者亡也此亦與孔昭句相應但孔昭以理言不忒以效言回轉也遹回避也但見說文回轉而避于正道即是自盈滿不聽用我謀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迷亂顛覆意棘亟也字从茦通作輒說文云急也孚从茦亟也急也以亟聲徐云東物之急莫若茦大棘鄭云大囷急也以不修德之故而使民至于大囷急則國之喪亡無日矣總是汲汲覆望其聽言之意黃佐云是詩也雖古聖賢之簡身亦不過是而衛武公乃能身體而力行之至使人直呼爲小子而無有得于切磋琢磨之力而然與鄭云篇中補言類皇謨質言類說命深言爲學庸源乃諄怛似周文公書金錫圭璧故君子兢兢三復終身焉

抑

國語作懿子貢傳申培說俱作懿戒

十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十句一章章十一句二章章十三句一章章十

四句一章章十六句諸本皆作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歐陽脩云舊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矣分爲十四章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四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三章章十句一章章十一句一章十四句○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朱子云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不從○序云衛武公刺厲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儆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史記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儆戒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下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于既往之人五也自警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曷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昭昭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歐陽云鄭於湯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違引殷商於柳則以小子皆爲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皆厲王時人不宜相戾如此臣斥其君爲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爲謙損自卑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爲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爲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者、蓋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耳、理亦通也、衛武公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爲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嚴云、或又以爲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爲小子、武公學問深、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猶求益于其國之臣、若嗇然、以老成自處、而呼王朝同寮爲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愚按武公諸侯實在宣幽平三王之世、是詩既非所以刺宣、而篇中有既耄之語、計其年歲亦非當幽之時、況武公入爲王卿士、乃在東遷之後、則是詩爲平王而作、無可疑者、其惓惓忠君之意、欲顯語之不能、故託之自儆耳、篇末言曰喪厥國、正指驪山往事而言、國乃天下之通稱、朱但以爲侯國、而引此語爲自警之證、亦非也、或引左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然彼稱幼君爲小子、乃私刺之辭、而又有引天保卷阿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則美惡原不同文、在彼爲親、而在此爲賤、據斯爲解、其迂甚矣、申培說謂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之說、尤爲無謂、子貢傳、但存衛武二字、而其餘闕文、

淇奧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出朱傳○申培說以爲
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徐幹中論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子曰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瞻彼淇奧大學孔叢子貢傳皆作澳石經豐本俱作薄下同綠爾雅大學陸璣疏作蒨韓詩豐氏本俱作菉竹韓同韓詩作萹陸璣疏於何翻邶云美貌君子如切豐本俱作屑如磋歌韻豐本本作磋如琢如磨叶韻亦叶元韻於何翻邶云美貌君子如切豐本俱作屑如磋歌韻豐本本作磋如琢如磨叶元

學列女傳俱作喧韓詩作宣說文作愃

分有匪　列女傳作斐

君子終不可諼

元韻亦叶阮韻兄晚翻

分　興也、淇、衛水也、鮮見泉水大學列女傳豐本作諠篇、與通作澳、說文云、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爾雅作隩、李巡云、崖內近水爲隩、是也、又艸木疏云、與亦水名、水經注云、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與水、流入于淇、並存之、綠色也、竹、艸屬、戴凱之云、謂竹是艸、不應稱竹、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艸、木、竹猶動物之中有魚、鳥、獸也、又云、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班彪志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范恂傳、伐淇園之竹以爲楗、淇、水上多竹、在漢世猶然矣、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興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又陸幾云、綠竹一艸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五六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未知是否、猗通作倚、季本云、猗與依同、倚也、互相依倚。則不摧折而得以成其美、以興工夫之來也。匪、斐通、考工記曰、且其

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君子指武公、切說文云、刋也、磋、廣韻云、磨治象牙也、按說文無磋字、當通作鹺、鹺者、齒不齊之名、蓋以器之有齒者、磨之使光、朱子謂磋以鏃盪、是也、琢者、治玉器、加功而成之名、磨治石也、按爾雅之劑、本謂之劑、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象言、鵠、又言、磋玉言、瞻又言、琢者、爾雅疏云、鵠鶻削劑雕、皆物未成而治其樸也、鏤刻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治之也朱子謂治骨角者既、切復、磋治玉石者既、琢復磨似無據、郭璞云、骨角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似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又荀子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愚按武公之學脩、如楚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贊御之箴、位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叙、述、故、以、四、如、言、亦、狀、其有匪之象

如此耳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切磋琢磨之工夫者則此是其妍禮也寬綽戲謔是其樂也豈徒借此以馭貧富哉此孔子所謂知來者也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瑟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衛武公之德美盛矣作此詩以自儆使人傳誦以爲警戒焉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瑟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善戲謔不爲虐兮

○瑟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

可、以、爲、河、梁、而、其、笑、之、長、可、之、神、亦、已、明、矣、克、耳、瑱、也、惟、服、冕、旒、時、有、之。若、皮、弁、以、下、不、得、有、充、耳。按、周、禮、弁、師、職、云、掌、王、之、五、冕、皆、有、二、就、璪、皆、玉、采、玉、十、有、二、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璪、玉、三、采、其、餘、如、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瑉、象、邸、玉、笄、玉、瑱、玉、笄、注、謂、王、之、冕、不、言、玉、瑱、於、諸、侯、言、之、者、以、互、見、爲、義。又、王、之、皮、弁、不、言、玉、瑱、可、知、瑱、惟、服、冕、時、有、之、矣。琇、釋、文、云、石、之、次、玉、者、毛、傳、云、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蓋、據、此、文、爲、說、按、說、文、無、琇、字、當、通、作、秀、禾、實、也、禾、有、實、則、其、象、下、垂、充、耳、之、形、亦、如、之、故、都、人、篇、亦、曰、充、耳、琇、實、也、瑩、潔、也、說、文、云、玉、色、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會、弁、如、星、者、鄭、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燥、燥、而、處、狀、似、星、也、弁、皮、弁、也、按、周、禮、注、皮、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五、采、玉、者、五、色、之、玉、琢、爲、珠、貫、之、如、冕、旒、之、數、其、名、曰、瑧、瑱、通、作、綦、即、此、詩、會、弁、如、星、及、其、弁、伊、綦、是、也、天、子、瑧、飾、七、諸、侯、伯、瑧、飾、五、子、男、瑧、飾、三、采、二、玉、五、采、

瑧、石、似、玉、者、不、以、玉、三、采、注、謂、朱、白、蒼、也、不、以、五、采、如、其、冕、旒、七、就、五、就、之、數、天、子、諸、侯、皆、服、皮、弁、以、視、朝、禮、在、朝、君、臣、同、服、蒋、武、公、入、相、于、周、則、亦、在、王、朝、之、服、也、詩、人、瞻、望、丰、儀、肅、然、贊、歎、以、竹、之、堅、剛、與、其、服、飾、之、崇、嚴。正、抑、詩、所、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者。上、章、所、咏、瑟、僴、赫、喧、之、氣、象、于、斯、倍、爲、盎、溢。故、申、詠、之。○**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陌韻、歷、翻、韓、詩、作、蒇、字、云、積、也、薛、君、以、州、云、積、亦、叶、韻、綠、莍、盛、如、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韻、思、積、翻、**如圭如璧、**陌韻、**寬兮綽**藥韻、**兮、猗**豐本作倚、平聲、**重較兮、善戲謔**藥韻、**兮、不爲虐**藥韻、**兮、**興也、禮弁注云、簣、謂床第、即床棧也、竹之、疎、密、得、宜、似之、陸佃云、曰如簣則又以明其爲竹矣。淩濛初云、簣竹所爲也。即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之竹、巧于取喻。萬時華云、猗與其進修、青青與其尊嚴、如簣與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深、按爾雅云、葮、王芻、竹、篇蓄、舊說以爲即綠

竹也、讀至如簣之句而始悟其不倫、王氏篇卅安能如簣則綠竹之是竹非艸無可疑者、金黃金也、錫說文云、銀色而鉛質也、顧起元云、攻金之工如築冶鳧臬段桃以金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爲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鐘鬥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戈戟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爲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堪爲斧斤戈戟矢刃哉臬氏改奠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金考工先秦古書當以錫爲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卅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廾煉成言廾人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廾人之注直以錫爲銅鉛爾雅專以銀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注鎔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閒不若說文能合銀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荊州言銀以今出產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荊錫亦銀也持以荊揚地利互文見之爾若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爲多經文絕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銅鐵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爾聞決銀者言錫能賊他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鍮銅得鉛益骨金錫相須尚矣圭瑞玉也其製上圜下方壁亦瑞玉其製外圜內方如金錫言其從革之隨宜從容中道也如圭如璧言其方圜之不毗周旋中禮也綠竹挺直如此故因以起興寬者屋寬大之義故因訓爲大綽說文云緩也猗通作倚說文云依也孔穎達云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楊慎云較是今謂之平較但周禮輿人注曰較兩輢上出軾者是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七十三

兩邊植木、較橫轅上、轅兩云車轅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故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閶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晉崔豹云、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軾、又于軾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軾、而頭得俯、又按補傳云、較高五尺五寸、軾高三尺三寸、較既出于軾上、故曰重較、亦通、車上之人、致敬、則憑軾、閒適、則憑較、者、用旌旗以指麾也、人之舉止散誕、象亦如之、謔說作摩、即摩字、以音同通用、摩文亦訓戲、但字从言、則當爲戲言、耳善戲謔兮者、顧氣解言、不立崖岸、載色載笑、與孔子莞爾之戲同、陳傳良云、古人肅肅不廢雍雍、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虐者戲謔之過、必至任情凌物、玩、

善、字、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非、二、時、事、首言如切磋琢磨。是何等工夫。末言如金錫圭璧。是何等造詣。前二章皆美其謔。卷舒張弛。各得其宜。是其所以謂有匪也與。徐光啓云、有謂上二章末四句、猶有英氣、末章末四句、則渾化無迹、爲武公漸進之益、此說不是、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喧。當和而和。則爲寬綽戲謔。如孔子有時而踧踖色勃。有時而申申夭夭。豈有到寬綽戲謔時、便不瑟僩赫喧乎。詩人之言、本自互見、而不知者、巧生意見、便錯認詩意、不可不察、

淇奧三章章九句

嚴粲定爲幽王時詩、然以幽王之暴虐、至于殺身、武公于此、畧不見有庇君匡國之效、何哉、考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意必此時始入相耳、徐幹中論、謂此詩之作、在武公年九十作抑武之後、而歐陽氏補圖屬之于平王、蓋有見矣、

終南秦人美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國人矜而祝之按史記秦本紀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以竹書攷之事在平王十八年襄公雖受岐西之賜于周而未能有其地至文公始大敗戎師而後取之此詩以終南入咏當在文公時孔頴達云本紀謂文公收周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按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則亦得岐東非惟自岐以西也

終南何有有條 釋文作㮚叶支韻渠之翻豐本作求 **有梅** 叶支韻莫悲翻豐氏本作某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叶支韻渠之翻豐本作求 **顏如渥丹** 韓詩作沍云赭也外傳作赭 **其**

君也哉、叶支韻將其翻〇興也、終南、山名、郎中條山、或謂一名太乙、非也、按太乙在終南之南、嚴粲云、周都豐鎬、面對終南、平王以岐西之地賜秦、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鄒忠胤云、九州之險、終南居一焉、其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連岡乎嶓冢、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拒于關、抱杜含鄠、欽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出、固所謂華實之區、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平王一旦捐以畀秦、秦得百二、實始基之、而周則自失其險矣、條、陸璣以爲梢、今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按爾雅云、梢、山榎、又云、柚、條、是則山榎名梢、條自名柚、無緣以梢爲條也、然以條爲柚、亦未足信、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柚、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也、故曰、橘柚有鄉、崔蒲有叢、又曰、橘柚、凋于北徙、若榴、鞏于東移也、據此、柚不北徙、則終南不宜有之矣、梅、爾雅說文皆云、柟也、孫炎云、與木何得相混、柟木似豫章、陳文帝嘗出柟木造戰艦、即此柟也、梅似杏、古者用以和羹、然陸佃有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是則亦非、按義同、條自餘而出、與文公之爲諸侯枚與汝墳篇條則以興文公之羣臣也、章末其君也哉、言使羣臣共戴之爲君、正與意歸結處、君子、指文公也、至止者、鄭玄云、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錢天錫云、至止句最重、言逐戎之後、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爲秦鎮也、此不比游觀覽勝看、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褒、玄綃衣以裼之、陳皓云、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孔穎達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祖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陳祥道云、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麑、燕居之裘、

言終世本古義畢七十六

必以狐與貉、狐白爲人君之服、所以象德之成、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所以象仁之發、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賢歟、渥說文云、霑也、毛云、厚漬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也、鄭云、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一說、淩蒙初云、渥丹、花名、似鹿蔥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犖丹、見抱朴子、此言如正喻其顏之紅也、程良孺云、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其君也哉、蘇轍云、嚴憚之辭也、韓嬰云、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而空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蔡汝楠云、秦人之稱其君也哉、而生其矜心、周書則曰孺子王矣、而生其懼心、敬肆之所以關乎盛衰也、黃佐云、終南者、周之故都也、東遷而王轍不西矣、蓋公之宇、魯人所以願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周欲不亾得乎、又蘇轍云、終南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愚按此說于興意亦近、○終南　岵

陽韻

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陽韻　毛傳云、基也、詩作亾○與也、紀通作岵、釋文崔靈恩集註初學記俱作岵、叶陽韻資良翻

中論作鏘鏘、

篇、又崔靈恩云、終南之章、子云、山之寬平處也、按爾雅云、山如堂曰密、郭璞以爲形如堂室者、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是也、毛傳誤因爾雅、周公葬畢之畢、以爲終南之道名、平如堂、今考畢、即周公葬畢道旁有岵山、今未詳其處、朱是矣、但既謂其平如堂、則爾雅何得有牆之目、鄭玄以爲畢道邊如堂之牆、則爾雅又不應即以畢爲堂牆之形者、名之爲畢、原與畢道無涉、上章咏有條有梅取有君、有臣之義、以興文公之能爲人君、此章咏有紀有堂亦猶祝如山如皐

如。岡。如。陵。之。意。以興下文之壽考不忘也。黻有二義。考工記及說文皆以爲黑與青相次。韋孟詩註云。畫爲亞。古弗字。增韻云。爲兩已相背形。周禮注云。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孔云。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愚按九章盡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云此有黻之衣。其繡之則在裳也。以五采刺文謂之繡。以黑青兩色繡爲兩已相背。則名黻。須兼此兩義。始全衣之章用繪裳之章用繡。故云繡裳。佩玉見非三命黼珩之舊。玉藻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是佩各不同也。將通作琼。說文云。玉聲也。壽考不忘。祝願之辭。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安寧。不忘王命也。呂祖謙云。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可以不遷也。金履祥云。秦與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勢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間。平王不得不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愚言云。世儒多咎周平王不安以岐周之地予秦。安自取之竊謂不然。夫犬戎之力。足以弒幽王。取宗周。則亦非一二諸侯之所能制也。且召犬戎者申侯也。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犬戎於秦爲世讐。而其地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之誓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是藉手于秦。以報其讐。而償利於秦。以動其心。地之未甚失也。鄒忠胤云。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竟使千年堂構。一旦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俟其條梅。代興之兆。於是見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朱子但以爲美其君之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而不著其世。序謂戒襄公是詩以戒勸之。子貢傳則云。襄公克戎。始取周

地。秦人矜之。歐陽修謂自戎侵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據此。則是詩爲咏文公非咏襄公明矣。若申培說以爲襄公初爲諸侯。秦人祝之而作。則詩之首。即以終南何有爲言。自是誇其得地。非但美其爲諸侯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蒹葭刺秦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出序但原

本秦下有襄公二字今去之○秦至襄公子文公始有岐豐之地則此詩當屬之文公郝敬云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許力而甲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大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序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益周之典也詩歌苗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祐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詩序爲鑿空豈不誤乎

蒹葭蒼蒼陽韻白露爲霜陽韻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陽韻遡

有秦變周道、非復昔日忠厚德澤之舊也。民何以堪伊、說文云、从人从尹、尹正也、又云、尹、大治天下者、所謂伊人、言追思昔日正治天下之人、指文武也、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依鎬、水鎬依鎬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一方、解見汾沮篇、以後章渭涘推之、乃近水之地、與下文水中不同、遡本作洯、說文云、向也、爾雅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云、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道水道也、增韻云、山嶽曰險、水隔曰阻、宛說文云、屈草自覆之意、央說文云、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徐鍇云、从大取其中正、會意、禮記集解方氏云、央以適當言之、惟中、乃可言央、詩人設爲立此望彼之言、云彼近水一方之地、恍惚見伊人在焉、必逆水以求、庶有登岸相見之期、然其如目前之苦難何、若順水而求、則愈趨愈下、而伊人終不可得而見矣、何者、伊人所居、原不在水、而求之于水、此必不得之數也、嚴粲云、夷狄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將使之逆流而上、以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于功利、以道爲遠而

爾雅作洯說文作遡豐氏本同下三遡如字　洄豐本作回　從之、道阻且長、陽韻遡游從之、宛釋文作菀　在水中央、唱陽韻○興也、爾雅云、蒹、薕、蘆、郭璞云、蒹、薕之未秀者、郎今之蘆、蒹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爲名也、葭一名華、至秋堅成、謂之萑、詩曰、八月萑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葭、長曰萑、萑葦矣、又云、萑、荻也、荻之初生曰茭、一曰菰、一曰雕、蒹其未秀者也、按此、則蒹自小至大、有七名、茭菰雕蒹蘸荻萑也、葭者易混、詳載于此、蒼蒼、深青色、毛傳云、盛也、白露爲霜者、孔穎達云、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鄭玄云、蒹葭在衆艸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愚按露主敷施、霜主刻制、白露況周、霜以況秦、言時值白露蒹葭之色、尚蒼蒼然、今也陰氣過盛、露忽凝而爲霜、則蒼蒼者將忽變而爲黃矣、以興岐豐之地、今爲秦

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與則宛然。惟在水之中央。喻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爲遠。所謂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爲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又云。周弱而繇。秦彊而頗。繇其禮之存亡異焉耳。蘇轍云。秦起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故其後世。狃于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而亾。其數有以取之矣。

本俱作萋萋 支韻讀如義虛宜翻 **白露未晞**、叶支韻讀如移翻釋文作隮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支韻豐氏本作麋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叶支韻讀如支章移翻釋文作隮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叶支韻○興也。凄通作萋。說文云。未晞。鄭云。未爲霜。孔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蓋時當八月。雖氣候早寒。而露亦有未盡凝爲霜者。以喻王澤之猶未熄也。湄。水隒也。爾雅說文皆云。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目也。躋。爾雅公羊。皆云陞者。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坻。高同也。坻。水中地之畧高

采采、叶紙韻此禮翻 **白露未已**、紙韻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紙韻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紙韻○興也。采。說文云。捋取也。曰采采者。非一辭也。先言蒼蒼。其色。繼言凄凄。美其盛至。是則可以采矣。然猶是八月之時。故白露方下而未止也。于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白露未已之況也。涘。厓也。水濱之地。言湄比一方爲近。涘又爲近。以況王道之近人也。人病不求耳。右者在我之右也。初言道阻且長。似茫茫未有窮期。次言躋。則道雖阻。然已近在我之上。更一躋而是耳。此言右。則道雖阻。然已迫居我之

右、但一轉而是耳。亦漸求而漸近之況也。沚。釋名云、止也、可以止息其上、言如狂于所趨。必無見伊人之日。初言在水中央。或猶可以縱一葦凌茫然。而改途以求至焉。過此邂逅游不已。則登岸何從。將有小于沚之坻。爲之礙矣。又將有大于坻之沚。爲之婉而多風如此。詩言之況也。是

蒹葭三章章八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而以序說爲鑿、夫不能虛心以求其義、則序說誠鑿也、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君子隱于川上、秦人慕之、于語意近似、然詩人託物起興、皆有深意存焉、白露爲霜、白露未已、時而已乎、序深得之、但以爲刺襄公、則此詩乃刺文、非刺襄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出序朱傳從之○按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在澗水東、瀍水西、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也、是爲東都、召公既相宅、周公又再卜瀍水東、以居殷頑民、謂之成周、今雒陽是也、是爲下都、已而成王遷九鼎于雒邑、而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及襄公與兵討西戎、救周、乃以岐豐之地賜之、秦遂有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自平王東遷之後、凡稱西周者、指豐鎬也、稱東周者、指東都也、及威烈王而後、東都下都、又分二周、所謂西周則東都、河南也、所謂東周

則下、都、雒陽也、

彼黍離離、說文作穲穲　彼稷之苗、蕭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蕭韻尤韻作慆慆　知我者、謂我心憂、尤韻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尤韻悠悠蒼天、釋文先韻作倉因翻　此何人哉、眞韻亦叶眞韻如延翻賦而興也、彼彼宗廟宮室、黍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艸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有二種、米黏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耳、羅願云、孔子曰、黍可以爲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爲黍、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離乃鳥名、當通作麗、說文云、艸木相附麗土而生、重言離離者、謂衆黍分布相屬著也、穗、似黍而小、黑色、亦謂之粟、古謂之粢、曲禮曰明粢、是也、亦謂之穮、穆天子傳、赤烏之人、關中謂之穮、羅願云、冀州謂之穮、羅願云、冀州謂之穮、凡艸之生于田者曰苗、故字从艸从田、初生亦曰苗、論語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蓋自苗而秀而實、是其序也、孔云、黍言離離、穗言垂垂、則是黍秀穗未秀、按出車謂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穗比黍、差爲稚、故黍秀而穗、苗也、陸化熙云、詩爲閔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是感慨最深處、又程氏解彼黍者我后稷之苗也、姝穿鑿一說、季本云、宗廟宮室盡爲禾黍、以事理論之、似不盡然、當時周雖東遷、雒邑而岐周舊地、已盡封秦、假使故宮爲其所毀、則都城之內、安爲室廬、乃以黍稷爲言、則當在野外之地、而豈可語于城內哉、且五穀者民之所資以養者也、而稱其黍稷之盛、則其民尤爲勤力、似有歎羨之意、與言蔓草荊棘者不同矣、其必秦得岐周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之不競乎、亦通行邁以往來之人言、邁說文云、遠行也、靡說文云、披靡也、徐鍇云、披靡分也、故於非取相違之義、往者過來者續、覩茲丘墟、景象已習爲故常

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莞
命義和欽若昊天孔子子卒昊天不吊無可怪耳陸佃
云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蒼天蒼伯之矜此勞人黃鳥
之殲我良人皆是也又云爾雅于春言其情于冬言
其氣于秋言其情于冬言其色于夏言
我之憂思惟蒼天知之而已此何人哉不忍斥言蓋
指平王也對彼言此謂此居東都之人也舊說以爲
指幽王然幽王已成往事似不足言矣大夫之爲此
詩其有志于興復者乎謝枋得云能爲閔周之詩者
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
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
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
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
有感夫蘇軾云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
王至于亾非有大無道者也頴王之神聖諸侯服享
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
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

言緒世本古義　卷八十二

但分道而馳畧無停步低徊之意所謂靡靡也搖搖
者心憂而無所附著戰國策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
下文兩謂我正是靡靡情狀我見行者邁者之靡靡
則中心益搖動而不能自已間有一二知者或亦謂
此人必有所憂然其實非真知也其不知者怪我低
徊不去謂我將何所求乎一腔隱痛向伊誰訴言下
已有欲呼天之意矣鍾惺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
地此詩之作爲何繇矣那得不哭悠說文云憂也爾
雅云思也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
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蒼天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謹按尚書堯典義
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
四月孔子卒稱曰旻天不吊非秋也六藝之中諸稱
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
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吊求天之
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卑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亾、其未亾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亾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秋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時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亾、雖不即亾、未有不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亾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熾、一旦示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鼠于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亾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亾、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賓韻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見前
者謂我何求、見前悠悠蒼天、見前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本作采說文云、不成秀也、通志云、稷穗似蘆而米可食、如醉者、言憂之沉昏而不醒、如醉然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賓韻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質韻於悉翻知我者、

謂我心憂、見前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見前悠悠蒼天、見前此何人哉、賦而興也、實謂成實而堅也、孔云三章歷道其所更見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或疑稷文有改易而黍文不變何也按羅願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月令仲夏之月農既登黍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黍固亦早晚其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此天子之禮自重其先熟者而嘗薦之耳據此黍既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蓋以早晚爲異理固然也楊慎直以爲猶與桃天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則詩人乃是懸空託咏似未是又羅云黍大體似稷故古人併言黍稷行役之人有憂于內則有不察于外故于此或不能辨也此說在太平御覽先有之故劉勰云思親者莪高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亦通孔云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三章所以爲賦而興者蓋以苗之搖曳興搖搖以穗之下垂興如醉以實之堅滿興如噎也按小弁之詩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若預知有今日然者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其語意與此相類但彼所謂狡童正指紂此則意在乎而不在幽耳

黍離三章章十句

序不錄作者姓名而子貢傳以爲尹伯封之作至申培說獨詳云幽王伐申申侯逐犬戎于鎬平王于申自申遷雒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因記曹植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而太平御覽亦載韓傳云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伯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

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則此詩之爲伯封作、相傳已久、特作詩之指異耳、乃劉向新序則云、衛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其事與伯封事相類、但黍離爲王風之首、向之言、始未可信、或訛以傳訛耳、

中谷有蓷、宗周當喪亂之後、流離棄不恤、其人民饑荒離困、罔克匡生之象、該乎詞矣、出程仲虞紫雲隱書○序云、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申培說亦云、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孔穎達嚴粲皆屬之平王時、然則、直是王室東遷、舊都之民、無所依怙、故其顛沛流離、遂至于此、誠可閔也、胡安國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氓之詩所以刺衛、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中谷陸璣疏作谷中有蓷曠云水濡而乾　叶韻居寒翻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嘆陸德明本一作灘　其乾叶寒陸本一作歎　矣嘅其嘆

同上 矣遇人之艱 豐氏本作艱 難寒也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蓿陸佃云葉形似苢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不生橫枝陸璣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苢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郭璞云今苾蔚也本艸衍義云苾蔚子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凋瘁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苾蔚也毛鄭誤解爲雚劉歆李巡皆以爲臭穢艸即生爲茨長大爲蒬亂成則名萑又名爲雚一物四名其字从艸从崔聲崔音完从艸从隹从艸从隹从艸从隹

艸乾之極、如脯然也、倏、猶長也、漢郊祀歌云、聲氣遠條、歗吹聲也、解見江有汜篇、嚴云、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于歎矣、淑通作俶、不淑、不善也、鄭玄云、言君子與已不善此、正斥其夫之行、而言、葢怨辭也、○

中谷有蓷曝其濕

緝韻蘇子由作暵

錄本作暘

傳曝乾也

嚴云、生于濕者、今亦爲所曝、富足者亦乏絕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啜說文云、嘗也、爾雅云、茹也、詩詁云、泣而縮鼻曰泣、徐鍇云、泣哭則不可、欲泣則以其似婦人是也、補傳云、歗甚于歎泣甚于歗、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乾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棄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棄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棄者、則嘆之、

緝韻其泣矣何嗟及矣

與也、濕、廣韻云、水霑上同

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棄者、則條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棄也、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何嗟及者言何所嗟悔而可及、葢雖其所遭之不幸、亦自傷其所從之非人也、說苑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于末也、黃佐云、周官行于盛時、每遣小行人賜委其凶荒、今也不然、室家相棄、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與作中谷○按詩序乃詩人閔周之作、朱子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歎之辭、非也、觀篇中云有女仳離、安在其爲婦人自作也、子貢傳申培說同、

碩人、衛傅母作也、莊姜始嫁至衛、先容後禮、傅母作此以勵之、劉向列女傳云、齊女爲衛莊公夫人、莊姜、姜姓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辟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愚因此悟于夏禮後之說、其所謂素以爲絢者、蓋咏象服耳、先儒謂象服者、畫翟羽于其上、故孔子以繪事後素解之、詩人但咏姜氏族類容貌服飾之盛、而絶無一語稱贊其德、子夏心疑詩人之有微辭也、若曰、君夫人信美矣、但象服、禮服也、詩人何爲僅附見于容貌之後、倘亦刺其修容而簡禮乎、此即傅母立言之指、所謂意

在言外者。故孔子許之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今文逸素絢一語。而舊解禮後。復牽強不可通。非列女傳。孌倩使正桓亦俱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闕失自見其機軸頗與此同。甚矣古詩之微而婉也。又按史記衛武公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以竹書紀年推之。武公之薨在平王十三年。則莊公取齊女之歲實平王之十八年也。

碩人其頎。微韻衣錦褧。禮記列女傳俱作綃。說文作綈。書大傳作顏。衣。微韻齊

侯之子。衛侯之妻。叶支韻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支韻譚

子夕白虎通公維私。支韻○賦也。頎大曰碩。故碩爲大義。作覃公維私。碩人。尊之也。指莊公也。白。華之大之人。指莊公也。白。華之詩。說文無頎字。本作頎。其義則然。注以爲大朴之貌。又爾雅。貝蛇博而頎。注云。頎者中央廣兩頭銳。合此二說。可以得用頎字之意。莫。擬莊公容貌如此。衣錦以

下。始咏莊姜衣錦三句。須一氣讀。急回顧與首句相應。言此衣錦褧衣。而來。於者乃是以齊侯之子。而爲衛侯之妻也。錦說文云。襄色織文。按襄者。襍色也。劉熙云。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从金帛。衣錦者。言以錦爲衣也。舊注。衣錦之衣去聲。謂衣著。褧衣之衣如字。謂衣服。然主之詩云衣錦褧衣。與此文正同。下文對裳錦褧裳。則以上衣爲衣著者非也。鄭玄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褧說文云。禦也。禦者。在塗之所著也。又云。禦尸。葉似苧。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穎。襍記云。三年之喪。既穎。是也。通作絅。玉藻云。禪爲絅。是也。禪者。衣不重也。亦作景。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是也。古婦人盛服。必加禪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沙。君子偕老篇之蒙彼縐絺。中庸所謂惡其文之著者也。孔穎達云。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縐。故鄭箋云。以禪穀爲之。而許慎說文。字作縐。沈括謂是織縐麻以成布。未知孰是。嚴粲云。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言匹敵也。東宮以下。又自齊侯

一語而推衍言之乃文法波瀾處東宮太子所居之宮杜預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孔穎達云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按左傳東宮名得臣孔云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按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張揖云妹末也劉熙云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孔云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邢周公子所封邑左傳所謂邢茅胙祭周公之胤者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侯爵也譚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路史云嬴姓春秋莊十年書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本子爵而得稱公者白虎通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也褒其君爲公以爲諸侯

有會聚其事相朝聘之道故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畏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此詩亦言公者蓋依其臣子之稱便文耳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郭璞云同出謂其已嫁劉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孫炎云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鄒云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然碩人既爲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誕妄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叶支韻弋枝翻　叶支韻息茲翻　說文作蠐爾雅注作楸　蠐云好貌作頸　叶支韻息茲翻　說文釋文石經俱作眙眙視貌佩觿集云流俗以

盼恨之盼爲盼睞之盼莫以爲非　兮、論語此下有素以爲絢兮一句豐氏本同朱子謂碩人詩四章而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葢不可知其何詩○賦也、茅之始生曰蒹、解見靜女篇、按蒹不專爲茅蒹說文徐鍇云、蒹初生艸也、一云、卉木初生葉貌、相經云、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蒹之柔、髮有寒蓬之憔、葢形之下也、膚本作臚、說文云、皮也、禮運疏云、革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凝冰同字、故有凝結之義、內則疏云、凝者爲膚、釋者爲膏、孔云、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孫炎云、膏凝曰脂是也、領、說文云、項也、一名頸、蟌蠐、蟲名、方言作蟌蟌爾雅云、蠐螬、蟌蠐蟌、又云、蝎蛣蜣、桑蟲、孫炎據方言云、蠐螬謂之蟌蠐、梁益之間、或謂之蝎、秦晉之間謂之蠹、然則蠐螬也、蠐螬也、蟌螬也、蛣蜣也、桑蟲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按郭璞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陸佃云、蠐螬、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也、蟌蠐內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化書曰、燥濕相

育、不母而生蟌蠐、此卽木中蠹蟲、亦曰桑蠹、緜是以觀、蟌蠐、名、蟌蠐、蟌名、蝎蟌之、別名、也、以其在木中、曰而長、故以況莊姜之領、七辨云、蟌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瓠、匏屬、陸佃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爾雅作棲、字異音同、通用、孫炎云、瓠、中瓣也、齒如瓠犀者、朱子云、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按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蝤蠐、鄭玄云、謂蜻蜻也、郭璞云、如蟬而小、有文爾雅翼云、蟭螟之小而綠色者、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爲婦人首之比、蛾、蠶蛾也、陸佃云、繭生蛾、蛾生卵、蝎者、蠶之所化、蝎之所化、蜉蝣、蝎母、蜣以爲父、是也、蝤、一名蝤蛑、一名羅、孫炎以爲瑰、卽是雄、蝤卽是雌、羅卽是雄、蛾卽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甸如畫、故曰蛾眉也、巧、猶工也、笑、解顏啓齒也、字从竹从夭、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故蘇子瞻作文與可畫竹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笑是也、倩說文云、美也、徐鍇云、若艸木之蔥蒨也、毛傳以爲好口輔、韓詩以爲倉白色、俱無據、盼、

說文云、目好貌、按盼本作盼、从目从分、毛傳解以爲目黑白分者是也、是則莊姜容貌之美、又有如此者、鄒云、此章妙寫娟麗、後世騷人辭賦祖之、如大招篇云、朱唇皓齒、嫭以姱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旋鬼笑嘕只、招魂篇云、嫮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好色賤云、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雚神賤云、眉如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皆此詩爲之嚆矢也、○碩人敖敖、豪韻說本作傲、釋文豐氏俱作稅、于農郊、叶豪韻居勞翻、四牡有驕、叶豪韻起勞翻、朱幩鑣鑣、叶豪韻直高翻、大夫夙退、列女傳作夜、無使君勞、豪韻○賦也、頎而長兮、

人、指莊公也、敖說文云、出遊也、說爾雅云、舍也、說文云、釋莊公不行親迎之禮、故因莊姜未至而出遊於郊以待之也、四牡、以下皆謂莊姜之輿馬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說文云、馬高六尺爲驕、幩鑣、飾也、毛傳云、人君以朱纏鑣且以爲飾、按說文無幩字、疑通作鬃、鬃者、旄也、蒼鑣在馬口傍、時或噴吒而出涎沫、故鑣謂之排沫、其纏之則以朱爲飾、但以其正當馬噴吒之處、故曰朱鬃也、噴訛爲幩、今謂朱是鑣飾之名則不可、鑣者、馬銜外鐵、釋名云、包也、在旁也、斂其口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爾雅謂之鑣、嚴粲云、鑣鑣、非一鑣也、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蔽其旁、是也、孔云、婦人自隱蔽、謂之蒨、因以翟羽爲飾、周禮巾車注引此、謂厭翟也、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也、朱幩擬人君之貴翟蒨也、極小、君之儀嫡夫人之正禮、以朝者、莊姜已至于衛而入君之朝也、夙早、退罷也、禮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爲黃魚即是也陸佃云俗謂之玉版鱖云本狀以鱠爲鱖魚俗作鱖即鱖魚也鮪鱣屬墜佃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按爾雅鮥鮪沈云江淮間曰鮥伊洛曰鮪海濱曰鮥即一魚也能度龍門則爲龍故禮記云龍以爲畜故鮪不淪鮪從龍者也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如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鈎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瞢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小者爲鮥鮪色白味不如鱣也宋祁云王觀其味甚美發韓詩作鱖魚掉尾也云發發者馬融云魚著網尾發發然郎諺所云撥剌是也爾雅云蔣蘆莢蘆李巡云分別葦類之異名按蔣葦之未秀者郎蘆也莢葦之初生者似葦而小長大名蔌成則名葭又名雚陸璣云蔌或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

小寢釋服國人樂得夫人以爲君配而又鄭重大昏之禮故謂大夫之在公者宜早退無使吾君勞倦于政事而于禮文或有所闕非恐其不得相親之謂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曷韻說文作浙施罛濊濊叶曷韻北末翻韓詩作鱍發發月韻叶曷韻北末翻鱍說文作鮁豐氏本作鱍許月翻說文作濊鱣鮪又叶肩韻蹇列翻又叶曷韻烏割翻撻厲姜孽孽厲韻韓詩豐本俱作蘖俱作蠥云長貌庶士有揭揭厲韻亦叶月韻丘謁翻○興也此郎來途所見以起興河在齊西衛東自齊適衛河界其中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說文云水流聲爾雅魚罟謂之罛注云網最大者濊濊朱子云罟入水聲也說文云凝流也本作濊楊慎云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又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此但以音解似無據郭璞云鱣大魚如鱣肉黃大者二三丈今江東呼

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揭說文云、高舉也、云揭揭者、爭長而競進之貌、馮時可云、葭莢出河中者、得氣尤厚、故衛風曰、河水洋洋、葭莢揭揭、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可以信詩人之深于物理矣、庶姜、謂姪娣、莊姜爲東宮之妹、乃莊公之嫡出、曰庶姜、則同姓之媵也、嚴云庶出、爲孽言孽孽者、衆多之貌、猶言非一孽也、庶士、毛傳云、齊大夫送女者、孔云、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揭說文云、去也、字从去、楚辭車既駕兮揭而歸、即此揭也、庶士、送莊姜而歸、卽此揭也、庶士、送莊姜而歸國、而歸者矣、詩之興意、以施魚罟于河中而得大魚、興莊公求昏于齊而得貴女、以河上葭莢之艸揭揭然、興庶姜庶士從莊姜而來歸也、夫以莊姜所居之貴、齊國資送之盛如此、方爲衛人所仰望、而可不以禮自修乎、鄭重言之、使其自悟、傅母之所以爲善諷也、左傳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如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杜預以爲逸詩、韋昭國語注以爲當作沔水、取朝宗于海之義、今按二說皆非也、河水卽此章、因秦伯納女、故有庶姜孽孽之詠、然不云碩人之四章、而但舉章首二字、史筆固不拘一法耳、

碩人四章章七句

左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序泥其說、遂以爲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子貢傳申培說、亦云衛莊公娶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今按此詩作于莊姜始至之時、初無閔意、左傳所云衛人爲之賦碩人者、但謂碩人之詩爲莊姜咏耳、非謂以莊姜無子之故、然後賦此詩也、不善讀古書者、以辭害意、弊率類此、

綠衣黃裳、紙韻心之憂矣、紙韻曷維其已、紙韻

綠衣黃裏、紙韻心之憂矣、紙韻曷維其已、紙韻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支韻我思古人、真韻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東韻我思古人、真韻俾無咎言、

絺兮綌兮、淒其以寒、寒韻我思古人、真韻俾無怠兮、

綠衣、毛序○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公子州吁嬖而好兵、公弗禁、母嬖子驕、所謂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出序○按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母嬖子驕、所謂妾上僭夫人失位者也、

綠、子貢傳作菉兮衣兮、綠衣黃裳、紙韻心之憂矣、紙韻曷維其已、紙韻○比也、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位、劉公瑾云、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繡、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邶敬云、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襗以青、則爲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通于旁蘇也、綠兮衣兮者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爲衣也、而正色當爲衣、而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可爲衣、而正色當爲衣也、嚴粲云、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白兮、華、兮、惟綠

衣曰綠兮衣兮，綦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裏說文云衣內也。孔云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兮。間色之綠。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令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凌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已止也。張敬夫云。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于不可勝言者。憂在家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陽韻

兮，陽韻○此也。上曰衣。下曰裳。孔云。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嚴粲云。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褻賤倒置。夫人失位矣。曾鞏云。兮。失也。不須訓爲忘。言此心之憂。無時失去也。眞德秀云。嫡妾之亂。其弊將至于不可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已。蓋雖欲兮憂而不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茲。張治云。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綠兮絲兮，綠兮絲兮，支韻

兮，此而賦也。綠兮絲兮。綠兮絲兮。皆興也。絲本是絲也。女治絲而爲布帛。猶婦人治絲而爲衣裳。所染治之。不然矣。轉而有此綠也。以比妾之所以能上僭者。皆緣已不德致然。此與下章皆自訟之辭也。古人泛言古之人或有處此者。說說文云。罪也。黃佐云。天下無難處之事。善處嫡妾之間。則亦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不使有愆而已。程子云。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綰綠所以來。風也。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善哉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以詠之。度於法矣。詩之意。亦取章首二句。欲其慎于始耳。○絺兮綌

兮凄箋云妻旁二點者从水也水雲慘澹之貌此凄以風及鄭風風雨凄凄四月秋日凄凄皆當从冰今按說文只有从水之凄無从冰之凄當以凄字爲正 **其以風**叶侵韻 **孚金翻**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侵韻○比而賦也締綌解見葛覃篇凄毛傳云寒風也按說文凄雲雨起也今以狀風者取其陰涼慘淡亦如雲雨方起之時耳締綌乃來風之物移締綌以禦風吾知其難矣故古語云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也或以上章綠絲比少艾之妾言惟其絲而絲也故人愛而欲治之此章喻已之過時言締綌本暑服今乃當凄然寒風之候猶班婕妤怨歌行所謂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者蓋怨已諒人絕無爭寵之心雖摹情近似然斤斤以色之盛衰爲較量其于義未矣獲我心謂先得我之心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我思古人其處夫婦嫡妾之際實有當于我心者我其可不自勉乎古人不知何所指蓋亦如關雎鵲巢之類當時女史所載以全婦道猶有模範古人之意實獲我心則古人來合我矣俾字與實字遙相呼應陳檒云不得于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婦困而能通憂而維則其惟綠衣乎又左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敝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亦借辭取義

綠衣四章章四句

毛序 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也

姜憂之而作今按此詩無刺及好兵之意

終風、衛莊姜見怒于莊公、賦此、出于貢傳○徐光啓云詳味月日終風、見莊姜惻然望夫之情、見詩人忠厚之意、長門賦義本于此、

終風且曀、號韻說文作噎古本一作唉陸德明云咨字也　顧我則笑、叶號韻讀如燥先到翻

謔浪笑敖、叶號韻疑到翻　中心是悼、號韻○此也、終風終日風也、曀說文云、晦也、亦、風、亦、日、此、莊、公、之、意態、變、動、不、可、測、識、也、顧說文云、還視也、笑、喜也、顧我則笑、玩、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謔、說文云、戲也、浪者、水流之名、敖通作傲說文云、倨也、此承上笑字而言、言不過是戲謔放浪、以笑為傲而已、悼、說文云、懼也、不、知、其、所、以、徒我者、終將何如、惟、懼、而已、○終風

且霾、叶支韻陵之翻　惠然肯來、叶支韻陵之翻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支韻○此也、爾雅說文皆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肯之言可、莫之言無、皆音近

也。惠然肯來、乃期望之辭、言莊公仁愛于我、庶其可一來乎。莫往莫來者、言我不往、則彼亦不來、也。悠、憂也。莊姜無自往之理。則莊公終不來矣。是以文云憂也。莊姜無自往之理。則莊公終不來矣。是以使我思之、而憂愁不置、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霽韻見上　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霽韻

韓詩陸本作逮云一作噎又作薆○比也。曀、說文云陰而風也。有之言又、亦音近也。呂祖謙云、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愚按三章之言終風同。然始而曰暴。則尚有日。繼而曰霾。則不見日矣。又重之以不日之曀、則無開霽之時矣。比莊公之任惑日甚也。說文云、寐、覺而有言曰寤。論語註云、自言曰言、寐、說文云、卧也。願通作愿、說文云、謹也。曰願言者、以其心之所謹念者發之于自言也。嚏、說文云、悟、解氣也。徐鍇云、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鄭玄云、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宗鏡錄云、心者、形于未兆。動靜無不應于自心。如詩之願言則嚏、故知心應于里。設有處遠而思者、我皆知之。是以萬事惟心先知。故得稱心靈也。豐熙云、此承莫往莫來而言、不敢望君之復來矣。但得一嚏及之。而使我一嚏亦足矣。蓋思望之尤深也。○曀曀韓詩豐氏本作噎噎其陰、豐本作玲陰虺虺其靁、灰韻

叶灰韻胡猥翻○比也。重言曀曀即所謂不日有曀也。萬尚烈云、虺之小者爲虺、虺、電光之貌。諺謂虺子霍閃是也。前三章皆言風。此不言風。而獨終之以靁者。風比莊公之初惑于嬖妾。及其惑之甚而至于昏。則取象于靁。靁終之曀。又其甚也。則將有無道之施于嫡矣。故以靁終之也。首章曰中心是悼。莊姜已懼及此。懷說文云、念思也。嚴粲云、我爲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思懷之道我。然亦願君之一思及之乎。至此則望之極矣。亦因以見其君之至薄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以爲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申培說則云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出序○朱子云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按史遷有言莊公愛妾生子完不能得之于子完。況卑下乎。賢如莊姜而不見禮。卒於無子。信有命焉。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韻讀如吐 韻及本作故

處叶釐韻讀如取此土翻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釐韻果五翻

○與也日月鄭玄云喻國君與夫人也居諸皆語助辭與柏舟篇解同又吾師蔡先生毅中云居諸分屬日月亦有義居言日新之日居然無改諸言生明生魄諸常改易亦一說也孔穎達云日以照晝月以照夜同曜齊明照臨下土以政之人鄭云是人也謂莊公也逝者一往而不反之意古處朱子云以古道相處也古人于夫婦之倫必以道相處如文王之刑于寡妻是也輔廣云觀綠衣

畢百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于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則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者宜也自處以古人望人皆有則矣胡之言何音之轉也定說文云安也寧猶豈也顧說文云還視也言是其心志回之之辭朱子云見棄如此而猶不顧乎此二句皆期之之意焉以爲厚也又韓詩外傳云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于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按此借辭取義然于刺莊公處夫婦之間不能以古道自持其意亦復相合○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號韻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叶虛到翻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號韻○興也冒毛傳云覆也李氏云亦照臨下土之意愛而不釋曰好韻會云女子之性柔而滿有所好則愛而不釋故于文女子爲好報答也不我報者張氏云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劉公瑾云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孫能傳云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語意何等纏綿玉臺新詠載王僧孺爲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素君恩中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誓畫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日居月諸出自東方陽韻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陽韻胡能有定俾也可忘陽韻○興也禮云大明生于東楊雄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于東朱子云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陸佃云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愚按此詩言日月皆以日月相望之時言敵體同德之意也聲音良善也嚴粲云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耳故爲聲音言語朱子云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陸化熙云德音如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忘說文云不識也謂遺忘也言何時能有定乎果有定則向日所以待我者庶幾使我

可以遺忘之而亦不復記憶之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質韻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叶質韻文選注作術薛君云法也○興也畜養卒終也朱子云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徐光啓云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恨我一生眞婦人語也述說文云循也循其事而稱述之也言何時能有定乎則向日莊公之所以報我者亦不復稱述之矣厚之至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窮之詩蘇轍引左傳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碏之爲禍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能有定之謂與呂祖謙亦云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舊序以爲衛莊姜遣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今繹詩中全無此意其解有定二字甚牽強朱子以爲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安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辨甚核然不以首句而訴之則迂矣至如子貢傳申培說皆謂州吁弒桓公莊姜大歸于齊而作是詩蓋悞認詩中有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之言然其事無據。

簡兮、衛之賢者仕于伶官、出
序而作此詩、刺莊公廢
教也、衛風碩人之詩、爲
指莊公也。此詩及考槃之詩。皆有碩人之語、
與彼同文、故知亦刺莊公也。伶官、樂官也、自黃帝
時、使伶倫氏、截竹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及周景
王鑄無射、而問律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故
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左傳鍾儀對晉侯、自稱伶
人、魯語、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是也、此詩言萬舞
者、伶官之事、其所以通于教者何也、周禮大司樂
以樂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籥師掌教國子舞
羽吹籥、諸侯之禮亡、先儒謂彼雖天子之法、推此、
諸侯亦有國學也、按王制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
後爲學、是則侯國設學之明證、然祭祀燕享、亦皆
有舞、何知此爲學中之舞、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
習舞釋菜、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
入學舍菜、合舞、舍菜、即釋菜也、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先師。其時在仲春。即此詩所云。日。之。方。中。者。也、

衛自桓公始入春秋、莊爲桓父、其行事無所攷見、但以左傳所載寵州吁一節觀之、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蜡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夫州吁石厚、皆國子之流、而所行若是、然則莊公當時之廢教益可知矣、又篇末有西方美人之語、則此詩之爲東遷後作、無可疑者、

簡　陸德明云、或作蕑、非也、豐氏本作柬、云伶官名、**兮簡兮、方中、在前上處、**　叶麌韻、詩讀如取、此主翻朱傳自章首至此爲第一章、今依毛鄭舊本、**碩人俁俁、**　麌韻、韓詩作廑廑、云美貌、**公庭萬舞、**　麌韻、○賦也、簡通作謇、分別之也、東說文云、分別也、舊說訓簡爲簡易不恭、按周禮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若使當舞之時簡易不恭、豈得爲賢者乎、方將、猶言且也、萬名萬者、何休以爲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或但取萬物得所之義耳、舞者、用兩足左右相背、故其字从舛、山海經云、帝俊八子、始爲舞、又呂氏春秋云、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閼、故作舞以宣導之、毛傳云、以干羽爲萬舞、按武舞名干舞、言干則有戚矣、文舞名羽舞、言羽則有籥矣、或又以文舞爲籥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羞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攻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羞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武舞也、孔穎達云、月令、仲春

詩經古本古義　畢百六

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友申郎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日申星鳥左傳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愚按竹書所載二月入學初用萬及夏小正所云丁亥萬用入學即月令仲春上丁之制也在前者在下文公庭之前上謂上頭也處說文云止也此教舞之伶官在公之前其所止之地位則在衆舞者之上頭也孔云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碩人指莊公也解見碩人篇僩說文云大也以容貌言言莊也公庭者公所居之庭禮仲春入學習舞此日中之時舞當在學乃令之于公庭而萬舞焉莊公之屑越禮教於此微之矣

○有力如虎　麛韻

碩人至此爲左手執籥　藥韻

執轡如組　麛韻　朱傳自第二章今依毛鄭舊本

左手執籥　藥韻　豐本

如赫如渥赭　易韻　○瞲

右手秉翟　叶藥韻讀迪毒藥翻

翟羽舞也有力二句與舞事無關意是武舞之形容耳有力如虎言其武力比于虎也執持也轡馬韁也組說文

云綬屬詩詁云閒次五采爲之織組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如織組也按武舞中有所謂發揚蹈厲振馳伐者竊意即謂驅馳馬以往伐故有執轡之事先儒謂馳通作四恐未然也又呂氏春秋云詩云執轡如組孔子曰非謂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謂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淮南子云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徵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于近成文于遠斷章取義古人說詩類如此禮記云伊耆氏作蜡籥陸元朗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劉熙云籥躍也氣躍而出也易林云芽蘖生達陽唱于外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陳暘云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因陰陽參合而爲冲氣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生伊耆氏用蜡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徒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

也又云易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于十二辰而律呂具矣籥之爲器本於黃鐘之上下之律呂之所繇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又毛傳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孔云即笛是也按爾雅籥有三種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筎其七孔六孔三孔之異乎孔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按周禮言舞羽獻籥蓋執羽舞吹籥爲節陳氏云舞羽皆執籥以聲音之本是故也秉持也翟此云秉翟謂持翟雉之羽而舞說文云山雉尾長者此取其勁輕一舉千里韓詩說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非也梁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萬以夷狄大鳥羽南齊鄭義奏更以翟爲笛謂笛飾以鶴籥飾以羽也宋元豐三年詳定朝會儀注以爲今文舞所秉翟羽以雉尾掉鬃漆之柄求之古制蓋無所本景祐廣樂記載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之于柄請依崇義圖以翟羽爲之今按此說與古義合陳暘云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聲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右陰故也李照舞節論云翟進則籥退籥進則翟退按書言舞干羽于兩階樂記言皆音而樂之及干戚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則皆用干與羽矣其所以先武後文者兩階之舞則以苗民逆命故也蓋武王伐紂則以有武功爲大故也此詩先言有力二句即以爲武舞繼言執籥秉翟則是文舞亦先武後文者蓋周時萬舞之制然耳漢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守成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唐太宗謂封德彝曰朕始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厥指正同又按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者謂之大舞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即韶舞樂也大夏禹樂記言

二十舞大夏則六舞皆學而特舉大夏者舊謂自夏以上揖讓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得天下夏爲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若內則言成童舞象左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武舞南籥文舞此皆文王之樂不列于六舞之內亦通作勺說文云赤也渥說文云霑也毛傳云厚也渥赭之名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赭說文云赤土也鄭玄云容色赫然如厚傳丹愚按此贊伶官容貌之美蓋德充之符睟然見于面序所以稱之爲賢者也公謂莊公也言謂命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爵飲器似雀所以飲器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按錫爵樂工其禮有二一則祭統有畀煇胞翟閽之傳以爲見惠不遍一散以爵賤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散受五升一則儀禮有君燕臣而獻工之禮臣爲賓公命宰夫爲主人樂賓升歌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卒樂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若與四方之客燕舞則以勺舞之禮與祭祀燕享不同既以教國子爲職則與有教化之責今乃以畀翟教國子至此該括當日習舞始終上章刺意在公庭萬舞此章刺意在公言錫爵（珍倣宋版印）

（雖珍倣宋版印本作誥）豐

之人同上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眞韻彼美人同上兮西方

兮興也榛木名木作棻陸璣云栗屬蜀其子小

榛如牛李色高丈餘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枝莖如木棗羅願云枝莖如木棗子小

字從秦從此意也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其實榛

左傳云女贄榛栗棗脩下濕曰隰苓舲名說文云卷

耳也按爾雅蓷耳苓耳也解見卷耳篇諸家相傳則

謂詩中咏苓乃爾雅之蓄一名大苦今之甘舲是也

本舲名爲國老陸佃云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

一千二百種舲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賓師之稱蓋藥

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以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九

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葉狀似荷。莖黃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澤或云似地黃。又名美丹。又名蜜甘。又名蜜舸。又名蕗舸。愚按甘舸味甘而爾雅名之大苦者。反言之也。榛可供籩實。資民生之用。苓之用。藥物。救民之患害。皆有益于人者。此以興教化行。則人才盛也。山有榛。以興國君。

之。子隰有苓。苓。則。興。卿。大。夫。之。子。耳。今。莊。公。所。寵。之。公。子。如。州。吁。其。州。吁。所。從。游。之。人。如。石。厚。有。愧。榛。苓。多。矣。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亦以爲西周也。朱子云。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如離騷亦以美人自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所以思西方美人者。非泛然懷明王之思而已。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文王之教也。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武王周公之制也。其教之成。則大樂正論造上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山有榛而隰有苓者也。且唐虞三代舞用

國子。意亦欲其早習于道。非如後世給繇役之賤考而已。唐臣趙憬言有言。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故神祇降福。靈光燭壇。是以爲之。其所以立教之意。何如鄭重。而公使以伶工視之。徒取供悅目之娛而已。教化不興。則人才何以逮古。可勝歎哉。王應麟云。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于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記言詩言志。歌永聲而終于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孟子言仁義禮以進于贊宗之禮樂。而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傳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序謂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可以承事王者也。按詩中有而字。而刺廢教之意居多。若申培說以爲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子貢傳則謂邶之伶來。心乎王室。又若在武庚之時然

詩經世本古義　畢百十

者、今以詩詞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背旁、
觀、贊歎之、詞絕非自作之語、至以東爲伶名、則
別無經見、
尤不足信、

考槃刺衛莊公也、不能繼先君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出序○莊公名揚、武公子、鄭元錫云、夫武公
之德聖矣、務士于交儆、終老弗懈也、莊公有
溺志、賢者退而適于野、孰與盡規儆哉、先公之業
宜替矣、故序以爲刺、愚按此詩與簡兮篇、宜皆爲
一人之作、以考槃二字知之、君不用賢、使之沉淪
下位、與伶人賤工爲伍、尚能俛首求容乎、所以考
槃而自樂也、孔叢子載孔子曰、吾
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　孔叢子呂氏讀　槃　韓詩作盤　在澗、叶先韻居賢翻
詩記俱作攷　本俱作盤　韓詩作干云墝
垣之處文選注云地　驅圓翻　獨寐寤言、元韻
下而黃曰干豐本同　碩人之寬、叶先韻
永矢弗諼、元韻按二章三章四句俱一韻而此上下
二句各自爲韻○賦也、考通作攷、說文云
攷、擊也、槃、木器、說文云、承槃也、籀文作盤
陳氏云、盍、抏之、以節歌、如鼓盆、抏缶之爲樂也、爾雅

詩經世本古義　畢百十一

云山夾水曰澗碩人之寬。刺莊公之辭也碩人解見碩人簡兮篇寬大也莊公爲人。好。醜兼。玉。盤。賢。不。肖。無。別。故以寬。目之孔子所謂糟者猶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是也。觀當時知州吁之姘兵而不禁。知石厚之匪類而不絕。非寬而何。寐。卧也。寐覺而有言曰寤。俱見說文自言曰言。獨寐寤言。皆。獨。自。也。後放此。永。說文云長也。矢。爾雅云。誓也。蓋。謂。意。之。激。切。如。矢之直。也。媛。說文云。美。貌。謂。處。澗谷之間。獨自寐。獨自寤。寤。覺。矣。然長久誓願如此。非敢有詐。所以自表其素心。亦憤懣之極也。記曰。道合則從。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既已沉伏下僚。而人君又以俳優畜之。度。無。復。表。見。者。然學期世用。而顧甘于遯世耶。

○考槃在阿。歌韻

人之邁。歌韻

傳云。曲陵曰阿。文選注云。曲景曰阿。孔穎達云。以大曲者。于隱遯爲宜。想碩人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之地。兩山夾水。其旁有阿。阿也。邁。說文云。卬也。碩人之邁者。刺莊公時政憒亂。亦如。卬。之。蕪。穢荒。褸。也。歌咏也。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詠之也。過。說文云。度也。永矢弗過者。長誓栖託于此山阿之中。不復別有所過從矣。

○考槃在陸。屋韻

碩人之軸。屋韻爾雅作逐云病也

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叶屋韻居六翻○賦也。陸。說文云。高平地。在。澗。在。阿。在。陸。總。是。一。處。蓋。謂左右前後之相近者。軸。說文云。持輪也。釋名云。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碩人之軸者。言其意。向。無。定。如。軸。之。隨輪以轉。徙。也。誦終風日月之篇。莊公之所以待莊姜者。如彼。則其爲人可知矣。宿。說文云。止也。獨寐寤宿者。言獨寐而覺。覺而仍然止宿于彼也。告。通作誥謂相曉示也。永矢弗告者。長誓不以姓字告人。如韓侯入覲。以介純嘏。安受百福。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也。名。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卿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此。殊無

明據朱傳但以爲詩人美賢者之詩而不著其世

采葛懼讒也　出序（一）

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此詩疑作也周之東遷晉鄭莊公所作也（二）鄭馬依平王不知以何事愛虢而惕鄭及桓王立遂奪鄭伯政至有繻葛之役鄭固不臣而周之所以待鄭亦失其道矣

彼采葛　叶弓韻　居謁翻

今一日不見如三月　韻今比也田藝衡云彼謂君也愚按此不敢斥言王故託之乎彼也葛解見葛覃篇田云葛性善攀附蘼艾並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昵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昵近之則易讒歐陽修云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疎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爲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也采葛之義如是而已郝敬云葛之爲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愚按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也一日不見謂偶以事

他出、不進見于君也、如三月兮、其中、變態有不可知者也、李氏云、小人之諸人多乘間而譖之、如上官桀等謀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孟軻致主憂于寒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慮深矣古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李親云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相通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繇此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如三月兮三秋三歲況其久者

○彼采蕭　韻亦叶尤韻

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尤亦叶翻

蕭韻七　比也蕭解見遥翻

蕭姚舜牧云蕭采于秋時時皆三月詩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艾　泰韻亦叶霽韻魚刈翻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　霽韻亦叶泰韻與艾翻

兮比也爾雅云艾冰臺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號冰臺一名炙艸亦名醫艸爲其可用以炙又名病艸師曠占云歲欲疫病艸先生是也羅願云蕭與艾本皆香艸古者天子祭以熏諸侯薰大夫蘭士蕭庶人艾至離騷則薄之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云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蕭艾雖非惡物然比之蕙蘭芳艸則有間矣愚按蕭艾乃士庶人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十四

所用、豈得非賤、郝云、艾之爲物可以灸、讒言爍膚、何以異艾。歲、年也、郭璞云、取歲星行一次、歲星者、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晉灼注天文志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此、星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年謂之歲、羅云、艾以久畜爲善。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之久畜者至三年。此采艾者。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歲也。孔云、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故以月秋歲爲次。鄭元錫云、夫尊賢莫先于去讒。已則不明。好擿伺爲明。卽有讒如或酬之。親而暫離。隙矣隙斯投。投斯售矣。嗟夫。主之不明。豈足賴哉。乃安得無懼矣。唐人傷之曰、春、明門外、卽天。淺善夫。一說、此賢臣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誼相維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誠悃相通也。艾可療疾。采而預蓄。久而益善。比君臣也。比君臣休戚相關也。今君棄予。一日不見。則思之極其切矣。故于采葛見慕君之至也。亦通。

采葛三章章三句

子貢傳云、某王好讒、大夫憂之。於王字上闕一字。申培說以爲賢者被讒見黜。不能知其世以意想像之耳。至如朱子目爲淫奔者懷人之詩。則猥瑣甚矣。鄭譜屬此詩于桓王。謂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此但據篇次而爲之說。要不必有所本。

遵大路周公卿欲留鄭莊公也。左隱三年、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君子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按國語史記、當幽王之時、褒姒與虢石父讒、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繒西戎攻殺幽王、而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晉文侯迎而立之、是爲平王、平王以河南地賜鄭武公、莊公繼之、以王卿士之權、東虢鄭虎牢之間、土地最美、王室多故、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君子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按國語史記、當幽王之時、褒姒與虢石父讒、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繒西戎攻殺幽王、而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晉文侯迎而立之、是爲平王、平王以河南地賜鄭武公、莊公繼之、以王卿士之權、東虢鄭虎牢之間、土地最美、王室多故、一年、余臣始爲晉文侯所殺、然則虢者、平王之仇、宜不得與東遷所伐之鄭莊等、王不知何意、反貳于虢、此鄭莊之所以怨王也、既而王亦自悟黜虢貳鄭之非、故有交質之事、以自解于鄭、意卽此詩之所繇作、其後平王崩、桓王立、復欲畀虢公、政於是周鄭交惡、莊公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倍懼不蕆、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遵大路　遇韻今按後章亦用路字與下韻不叶則此不宜爲韻　**公摻執子之袪**

叶遇韻區遇翻兮無我惡叶遇韻烏故翻兮不寔俗作遬故韻遇也釋文兮作分後同○賦也遵說文云循也字从足从各言人足有所適也一云道容三軌曰路掺毛傳云擊也孔頴達云以掺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按說文無掺字宜通作攕云好手貌執持也子謂鄭莊公也按莊公以平王二十八年即位初爲周卿士王貳于虢當在此時以即位未踰年故稱子耳祛徐錯以爲袖口也孔云禮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是袂之末無毋通止辭也惡如周鄭交惡之惡寔說文云居之速也字从宀从是者疾也言不必退居之速時莊公欲自周歸鄭故云然故舊也周公卿見武公有不安于周之意心欲留之乃擬爲遵循于大路之間攬持其袂未而告之曰子毋惡我遂歸而不留也我雖不德然不汲汲于退居者亦故舊之誼當然乎子寧不以厚道自處乎不言其惡平王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言好非止爲攕掔莊公亦所以撫王也鄭于周有興復之勳自桓公武公父子爲周卿士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其子莊公繼輔平王乃以王貳于虢之故不能安于其位此周公卿所深惜也誦周公黑肩告桓王之辭可以得周公卿欲留莊公之意○遵大路豐氏本作掺云忤視貌兮不寔好許厚翻也孔云魏與醜古今字謂醜惡可棄之物好情好也故以誼言好以情言

兮無我魏有韻說文作歗釋文作歗又作謼豐氏本作掺執子之手有韻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今按鄭莊公在位之時君子所去傳無所見愚不敢信其然朱子初亦從序說既而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中之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詞甚妙以爲宋王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然

彼爲男語女之詞、而此似女語男之詩、又疑大道之傍、不應顯然執男子之手、則又指謂淫婦爲人所棄者之作、果爾、于義更猥矣、子貢傳、申培說、意與朱傳同、而但列此詩于鄘風、謂是鄘氏夫婦相棄之詞、總之無據、

白石、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王風鄭風俱有揚之水、今摘篇中白石二字命篇、以爲識別、○申培說云、成師有篡國之謀、國人知之、而作是詩、按叔虞始封于唐、至子燮改爲晉侯、再傳成侯、南徙居曲沃、又三傳僖侯、再傳穆侯、始徙居于絳、穆侯卒、弟殤叔立、是爲文侯、卽書文侯之命、平王稱父義和者、仇之字也、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爲曲沃伯、而使于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晉始分而爲二、時魯惠公之二十四年也、及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殺潘父、立昭侯之子孝侯、後八年、成師卒、子鱓立、是爲莊伯、惠四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翼人立孝侯之弟鄂侯、魯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那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周平王之世

叛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于翼、哀侯立二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及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卽武公也、已卽位三十七年矣、以上晉封曲沃、及曲沃并晉本未如此、事見春秋傳竹書紀年史記及鄭氏譜左傳注、郝敬云、此托爲國人從沃之詞、刺昭公之失民也、章潢云、讀其辭、若美曲沃、推其意、實刺晉昭、意在言外、諷詠當自得之、嚴粲云、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爲患、而簒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飲奉沃以爲君、而簒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于昭公者、可謂切至、若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又云、將叛者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拳拳于昭公、無叛心也、異時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薯韻素衣朱襮、叶薯韻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蝪後同

韻伯翻**從子于沃**、叶藥韻鬱縛翻**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叶藥韻歷各翻

○比而賦也、揚、解見王風、水喻晉侯、石喻桓叔、石在水中、爲水所蕩滌、故白、鑿、鑿也、石之、廉利、似之、揚水者、有不能流矣、而況于石乎、但見其鑿鑿然立于水中、水緩而石壯也、晉弱沃強、何以異此、素、絲也、衣、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後世謂之中單、嚴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其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此以素爲衣、是以絲爲之、按玉藻云、以帛裏

布非禮也、注謂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布、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皆以布爲之、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惟助祭于君、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朱者赤色、染繒爲純、純者緣也、襮者、繡刺黼文爲褎、褎者領也、此、諸侯中衣之制也、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今國人、其此服、將以進之、桓叔見、欲奉爲諸侯、耳一旦黃袍加身之意、嚴云、子指叛者、下文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誤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應劭云、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故曰聞喜、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與草蟲章同意、乃未見之時、而想、既見之、樂、如此、

○揚之水、白石皓皓、叶號韻胡暴翻

素衣朱繡、叶號韻如燥先到翻

從子于鵠、叶號韻居號翻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號韻說文無

石、顯也、繡毛傳云、黼也、孔穎達云、郊特牲文、繡黼丹朱中衣、注謂繡讀爲綃、以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矣、繡、黼、明知非繡字也、綃是綃綺別名、于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褎、褎故爾雅、黼領謂之褎、褎爲領之別名也、如傳意、繡是畫、繡是刺、刺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取毛繡黼爲義、不破繡字義亦通也、鵠毛云、曲沃邑也、孔云、晉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按鵠地所在今未詳、愚意、蓋指欲叛者所居之邑也、曰云何其憂者、晉喪沃盛、從沃之願既遂、則可以免禍而無危

何憂之有。○揚之水、白石鑿鑿、鄭本又作鑺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眞韻荀子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疑詩原有此末句而孔子刪之第觀左傳駟赤以揚水卒章爲四言則荀子所引亦未可據○比而賦也鑿鑿說文云水生厓石間鑿鑿也徐鍇云水流石間不駛也此言水落而石見也言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者通國皆知之辭命桓叔之命言已命其徒以舉事也曰不敢告人則固已告矣語甚巧于告者嚴云昭公迫最激切而諸詩皆以沃強爲憂山有樞言久必之迫最激切而微詞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詞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猶沃哉若助桓叔而居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鑿鑿之于詩使采詩者歐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情遠矣凌濛初云素衣朱襮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容謀而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此陽雖爲沃陰實聳意猶厮養卒所謂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晉主孱庸辜負此一片深心耳左傳定十年侯犯以邸叛叔孫武叔謂駟赤曰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白石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朱子解此詩爲叛者自作非也無論民欲叛主斷無敢作詩以自明者縱使有之亦不義之甚聖人胡爲錄之于經以爲後世亂臣賊子口實哉子貢傳闕文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序出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詞、申培說以爲唐人憂國之詩、按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立爲文公、成師立爲桓叔、桓叔有不軌之謀、而昭公不知、諸大夫難爲桓叔桓叔有不軌之謀、而昭公不知、諸大夫難察察言之、故作此詩以使之覺悟、非相勸爲樂也胡亂嘉云、是時昭公弱不自竪、桓叔強且漸逼、若朝生之茵夕而卽落、識者傷之、以甚愚之主、至急之勢、百務頹廢不舉之時、而欲告之以保身寧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齷齪以待亾、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欲死之氣、詩人語苦而意遽迫矣、其後昭公卒、爲潘父所弒、何其難悟耶、

山有樞、虞韻、亦叶尤韻、烏侯翻爾雅作蘧石經作蕖　隰有榆、虞韻、亦叶尤韻、夷周翻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尤韻亦叶虞韻龍珠翻

驅虞韻亦叶尤韻祛驅尤翻豐氏本作駈陸德明云一作宛

同

人是愉虞韻亦叶尤韻他侯翻漢書文選注俱作愉○典也樞榆屬亦名荎郎所謂刺榆也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葉皮及木理異爾齊民要術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惟注云今世有刺榆木甚牢紉可以爲犢車材挾榆可以爲車轂及器物凡種者直種刺挾兩種利者爲多其餘軟弱剛非佳好之木也隰解見山有扶蘇篇嚴粲云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陸璣釋榆云曰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爲枌璣誤謂榆爲曰枌也枌乃榆之曰者然則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管子云五粟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羅願云按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蓋大榆北方有之秦漢故塞其地皆榆塞榆北方之木也是以江南無榆但見樞耳若晉風則山隰兼有之按樞榆同類禮五行書云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齊民要術亦云于北方種榆九根宜蠶桑田穀好又榆種至十五年後中爲車轂一樹三具考工記注云轂用禮榆意者詩人因下文有衣裳車馬之咏故舉榆以起興歟子大夫相謂也曳猶拽拂也孔穎達云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地曳有優游婉適之意婁通作縷說文云縷線也衣曳而至于敝壞則當以線綴紩之也駟說文云大驅也孔穎達云走馬謂之駟策馬之事宛通作惌說文謂惌宛同字非也惌从心郎今人所謂惋惜是也臼虎通云死之爲言澌也精氣窮也愉通作媮說文云媮薄也此衣裳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國也而坐視其爲他人所欲乎則必瞿然昭公聞此若會其言外之意而知懼汲汲然思所以爲防患之計矣○山有栲叶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陸璣疏作山　有杻、有韻叶有韻蘇后翻　子有鍾鼓、弗鼓或作擊　陸德明云吕氏讀詩記豐氏本俱作灑　弗埽、

死矣他人是保、叶有韻補苟翻○興也、爾雅云、栲山樗、說文作栲、亦云山樗也、郭璞云栲樗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古俗語云、櫄樗、惡木也、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即此、與椿相類、樗、木、以不材、而壽、故莊子因而有大椿之說耳、又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轅、或謂之栲櫟、未詳是否、杻、爾雅云、檍也、說文云、檍、杶也、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亦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華如練而細、藥正白、蓋此樹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

也、考工記云、取幹之道、柘爲上、檍次之、張云、檍梓屬、大者可爲棺槨、小者乃可爲弓、杻之名、萬歲者、以檍有億萬之義、也、謝曰、詩風動萬年枝、即此、楊慎云、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息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爲萬年枝、非也、廷庭通宮中也、抑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孔云、洒、謂水灑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灑是散水之名、埽、拚除也、字从土从帚、會意、鐘鼓廷內所設、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樂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奏樂必有鍾鼓也、鍾鼓之、弗鼓之、鼓从支、顏師古云、鼓者動也、嚴云、動、其聲、也、解見鼓鐘篇、考通作攷、說文云、攷、擊也、此章以栲杻取興、未喻其指、豈亦以栲、全、天年、杻、號、萬歲有、長守之義故

○山有漆、質韻豐氏本作泰　隰有栗、質韻豐氏本作棗　子有酒食、何石經作胡　不日鼓瑟、質韻　且以喜樂、音絡　且以永日、質韻　宛

詩經世本古義　山有樞三

其死矣他人入室　質韻○興也漆解見定之方中篇栗可供籩實故以興下文酒食鼓瑟之事魯詩傳云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不及琴者琴則五絃瑟則二十五絃此與車鄰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小也與儀禮鄉飲燕禮皆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常御之樂故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一說羅泌云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于王也二且字有勿問其他意永說文云長也毛云引也曰永日者嚴云言死亡迫矣不及時爲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日已短宜及今爲樂以延引此日也呂祖謙云詩人豈眞欲馳驅飲樂者哉益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嫂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可見愚按首言衣裳車馬是身中物次言廷內鐘鼓是家中物至末章則身家之物俱有所不暇念姑偸取目前之樂而已意愈悲而詞愈切矣通篇興意惟以章首六有字引起下文五有字蘇轍所謂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于無用而已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其論亦正惟謂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則無據甚矣且及時行樂乃細娛者之爲以此相勸豈足以訓愚詳味詩意以爲大夫相告語之詞者近是又季本云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大意言天地變化草木蕃殖未嘗閟而不發也人于衣服車馬官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爲者乃皆閉

而不用、徒自憂苦一生何哉、是說也、吾有取焉、
可舉以破夫世之爲慳者、然而非詩意也、子貢
傳闕
文、

椒聊、晉人美當時忠臣、不入沃黨者、然終有寡不
敵衆之慮、所以深危昭公也、此詩據序、以爲指曲
沃桓叔之事、而韓詩
外傳引碩大且篤以爲
君子之語、故特主今說
爲贊、

椒豐氏本作茉後同 聊之實蕃衍盈升、蒸韻
朋、蒸韻 椒聊 蕭韻 且、子餘反後同 遠條蕭韻 且、此而賦也、椒。聊。二木名、爾雅云、椒椴
醜茉、椴茉莧也、醜、類也、椒與茉莧之類皆有莖、莖者、
裹實之房也、陸璣云、椒樹如茉莧而滑
澤、說文作茉、徐鍇云、按說文無椒字、此茉爲椒字也、
椒叢生、如薔薇之屬、非木也、故但从艸、陸佃云、酉陽
雜俎曰、椒可以求水銀、茉莧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
氣性不上達故也、聊舊以爲語助辭、似非文理、按爾
雅云、杭繫梅枒者聊、又云、杜赤棠白者棠、以兩處文
法例之、赤棠名杜。其白者名棠。則繫梅名杭。其枒者

名聊也。料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枕之、高者、郭璞云、枕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蕃茂衍饒、盈滿也、漢志云、升者、登合之量也、斛十爲升、合十爲合、合之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詩取二樹之實以比從桓、叔于曲沃者、其黨繁盛、如此、又椒氣下求。則桓叔之植黨似之。聊樹上亢、則桓叔之偪上似之。詩人取類。各有當也。彼、其之子、指晉忠臣、意如師服之流、惜其姓名不顯、按左傳晉始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昭公不能用、其後卒爲曲沃所滅、若師服者可謂忠于晉者也、碩、說文云、頭大也、碩、以貌言、大、以德言、白虎通云、朋者黨也、時晉人多趨曲沃、而之子獨介然特立、不與之爲黨、故詩人云然、然羽翼既成、雖有之子、將奈之何、故于章末復詠歎之曰、此椒也、聊也、其枝條愈布濩、愈益長遠、勢必至遍地無非椒聊者、

猶之晉人趨曲沃者日衆、不至盡化爲曲沃之人不止也、范祖禹云、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朱子云、且、歎辭、○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韓詩外傳作已、之子碩大且篤、叶屋韻讀如竹、

椒聊、聊且、遠條且、比而賦也、毛傳及廣雅皆以兩手爲升、字从勹、古者升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升、後盈升、後盈升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篤通作竺、說文云、厚也、前言無朋、此言且篤、守志不移。純乎忠者也。韓詩外傳云、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亾、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于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亾、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

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椒聊二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

說云、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服憂之、而作是詩、序亦云、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二說皆相彷彿、解者以無朋猶云無比、然沃卽大都耦國、尚未併晉、何至便云碩大無朋及下碩大且篤、皆指桓叔之德而言、如此贊詞、于義悖矣、郝敬云、彼其之子、指昭公也、無朋、言寡助也、篤者、馬行不進貌、大言遲鈍也、以其身爲諸侯、卒有邦國、故以碩大稱之、于文義亦通、但從來未聞有稱人斥其君爲彼其之子者、故不敢從、若朱子則以此詩謂未必爲沃而作、且不知其所指、則又過于疑舊說也、

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茇、

遠條且　條、新本作修、

椒聊之實、蕃衍盛大、　蕃衍、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茇、

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盛大、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無朋、猶云無比、

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盛大、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篤、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茇、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

揚之水、不流束薪、　揚、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楊、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鄭風亦有揚之水、今摘篇中戍申二字命篇、以彼爲識別、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新本作薪、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新本作申、

揚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揚之水、白石鑿鑿、　鑿鑿、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皭皭、

素衣朱襮、　襮、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皃、

從子于沃、　沃、晉地、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君子、指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　皓皓、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皜皜、

素衣朱繡、　繡、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皃、

從子于鵠、　鵠、晉地、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粼、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磷磷、

素衣朱綃、　綃、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作皃、

從子于鄭、　鄭、晉地、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

揚之水、不流束薪、　揚、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楊、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鄭箋云、或作記讀、或作已、皆放此、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新本作薪、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甫、新本作申、

鍇云、謂東薪也、口音圍象纏也、大木可析曰薪、蘇轍云、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東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于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嚴粲云、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鑿之白石也。而水淺弱。不能流轉。若鑿鑿之白石。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也。朱子云、其語助也、歐陽脩云、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之國人、之、當戍、若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四嶽之後、初封于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至宣王時、遷于謝、則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數見鄭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數爲楚所滅、呂氏云、平王戍申、侵伐、王是以戍之、後竟爲楚所滅、呂氏云、平王戍申、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後、念思也、曷、何也、還復也、俱見說文、彼諸侯之人、無守申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故我思念不置、未知何月而得旋歸也、朱子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係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又況申侯實啓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于民。又益甚矣。劉彝云、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嚴云、宗廟、禾黍、郤敬云、是時周室之輿懷而惟申國之憂、失輕重矣、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既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嘆。方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叶麤韻讀如取此主翻

彼其之子、不

與我戎甫、鷹韻懷哉懷見前哉、比也、楚、名荊、甫、國名、本作呂、姜姓、史記云、呂尚先祖爲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改呂爲甫、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同爲宛縣地、周時荊宛并韓、皆近京師、韓扞臨晉以制狄、宛衛武關以制楚、其後申呂皆入于楚、左傳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相距不遠、此周人戍申而亦以戍甫與、又輿地廣記、載蔡州新蔡縣、古呂國、王應麟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

○揚之水、不流東蒲、叶頗五鰕翻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叶曠韻火五翻懷哉懷哉見前哉、曷月予還歸見前哉、比也、蒲、陸佃云、水艸、似莞而福、可脊、生于水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按左傳、臧文仲妾織蒲、即此豐氏云、楚小于新蒲、輕于楚、嚴云、楚愈輕、又愈輕、至不流東蒲、則弱之極矣、鄭玄解爲蒲柳、以百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艸、陸佃駁之云、夫芻亦艸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艸哉、許、國名、亦姜姓、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即古許昌是也、按國語曰、齊許申呂皆同姓、鄒忠亂云、甫許容有之、則呂雖衰、齊許猶在、然則許與申呂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則許與申接壤、當時楚人因伐申、邀王靈併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既弒立宜臼、干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申之亞、夫以天子恤諸侯之患、豈非義舉、第平王此舉則私、私其恩實私其讐、呂氏謂平之於杞、戚也、非讐也、以其棄諸姬而屏夏肆、君子猶譏

之。若平王奄奄甘爲讐人役。又未可同日語矣。

戍申三章章六句

史無所見。蓋據據詩辭而爲之。反覺附會不可信。

申培說謂荊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于他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出申培說○子貢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之。此詩言君子于役了。還歸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眞爲戍申者之妻。作。亶其然矣。

怨。今按揚之水篇云。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知其期曷。望哉。語意相類。以

及羣經諸解俱作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支韻陵之翻

之何勿思、支韻○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往也。役謂行役了。不知其期。計時也。循云不知何時。可以竣事也。謝枋得云。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己及物之怨。爲敘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不知其期。仁怨之意。泯然矣。曷至哉。計地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支韻曷至哉、叶支韻將其翻

雞棲于塒、釋文塒音時、叶支韻陵之翻

君子于役、如

音耗、久斷、恐調發、無恒、并、其所至之處、亦不能知也、雞知時畜也、棲本作西、加木作栖、禽經云、陸鳥曰栖、說文云、日在西方而鳥栖于巢也、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役人之李巡云、寒鄉鑿墻爲雞作棲、曰埘、夕、暮也、字从月半見、月初生、則暮見西方、故半月爲夕、羊牛下來者、鄭箋云、羊牛從下牧地而來、陸佃云、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故也、日之夕矣。一句關上下兩語、雞棲于埘。則日之夕。日而已夕。則羊牛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者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鄭云、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愚謂詩意乃因思屬物、猶惠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非緣感物興思、而方人于物也、重言君子、于、役、彌增忘其勞、平王遺識內之使其蚤畢事言旋猶慰月予旋、則固已卜歸休者之懷。此于役所爲嗟也。嘗亦嘗行觀林杜采薇悲日月之繼闊多恤於匪載匪來悼啓居之不遑烈憂於載饑載渴似與此詩不甚相遠、然彼則自上閔之、此則自下述之、民情舒鬱所繇異乎、嗟乎、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葵丘之戍瓜時而遣及爲人上者勿以于役爲細故。人情固聖王之田也。〇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叶梟倪結翻　說文作倍　雞棲于桀　屑韻爾雅作榤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叶屑韻紀劣翻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叶屑韻巨列翻〇賦也非一日一月之故是已往事佸說文云會也韓詩云至也曷其有佸言何時而有聚會至止之期乎是將不日不月言君子往役來事爾雅云雞棲于杙爲桀括說文云絜也絜之爲義麻一耑也禮記註云纏繫之絜而來歸曰下括也太玄經云四馬就括義亦同此苟無飢渴猶云庶幾無疾病苟字最下得傻惋有無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三十二　王風二

奈何之意苟幸無飢渴庶幾後歸有期此思之極也後漢書所謂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亦此意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難以風焉呂祖謙云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朱子亦云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今按篇中有雞棲牛羊等語乃尋常村莊中景象絕不似冠蓋家口角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出序○申培說亦云王族流散而作子貢傳但存平王之族流散六字而其餘闕文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黮韻終遠兄弟謂他豐氏本作它下同人父黮韻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麌韻果五翻○興而比也緜緜長不絕之貌說文云聯微也毛傳云緜緜葛藟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朱氏云葛藟葛之蔓也解見樛木篇羅願云葛支蔓聯屬有宗族之義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即此詩托物起興之意澗舊以水匪解似未是按爾雅釋崖岸云重崖岸上澗益崖乃水邊即下章之所謂涘崖之上又有崖則爲岸岸上地則爲澗也然

周平王之世

于釋水。又云滸水厓者。或是謂滸之下。乃水之厓。非以水厓名滸也。胡旦云。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卽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藟必生于山谷丘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枚之上。不生于河滸水厓。巖粲云。近水之岸。善崩。將爲水所盪。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又陸佃云。河滸爲水所盪。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亦通終遠兄弟以下。皆指王言。斥也。非諷也。終遠與縣縣字相應。謂他人父。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鸛也。華鄂輝於常棣。苞體茂于行葦。逮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于不競與。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紙韻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紙韻母節翻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紙韻羽軌翻○興而比也。爾雅說文皆云。涘。厓也。詩兩章。章以滸涘分言。涘既爲厓。則滸之爲岸而非厓明矣。謂他人母者。朱子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鄭箋云。識有也。嚴云。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視。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真韻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真韻俱倫翻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真韻微勻翻○興而比也。按爾雅云。夷上。洒下不平。漘。舊注謂夷上平上。洒下陼下。惟不字難解。或以爲發聲。或以爲衍字。愚意不卽陼下處則否。東陽許氏以爲岸下。爲水洒蕩齧入。若脣是也。本作脗。从弟。从吳。徐鍇云。吳。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省作昏。與昆音同通用。禮。天子無兄。禮。今斥王謂他人兄者。醜之也。聞有兄。故天子無兄。禮。今斥王謂他人兄者。醜之也。聞

詩經古本古義 畢百三十四 王風七

相聞知

葛藟三章章六句 朱子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于義小矣味詩意實出于王族其辭甚直而不說出二王字故使觀者不覺耳

叔于田刺鄭莊公也 出序弟叔段以好勇得衆而公不教故詩人譏之 申培說云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皆美叔段之材武無益與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使其亂而加之以大逆也 嚴粲云二叔于田大夫憂之而作是詩所謂憂之者終也 嚴說一辭他及而序以爲刺莊公兄段譏失教之意同蘇轍云言章潢云詞雖美叔段意實刺莊公國人不敢直指其君故詞在此而意在彼乃風之體也

叔豐氏本作未上有大字下同 于田先韻亦叶真韻亦叶因翻豐氏本作林巷豐氏本作巷

無居人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豈無居人見上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賦也叔名段鄭莊公寤生之弟孔穎達云其字曰叔于往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曰田易所謂田有禽利執言是也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古文作衖从共言在邑

詩經世本古義 叔于田 周平王之世

言終古不改。畢百三
中所共也。省作巷。韻云。直曰衕。曲曰巷。
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美以態度言。仁。愛人也。字从
人从二。通論云。仁者兼愛。故人二爲仁。以叔與衆混
處。故見其仁。歐陽修云。國人愛叔。以謂叔出于田。則
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
且仁也。嚴云。叔豈眞美且仁哉。其黨私之言。猶河
朔之人。謂安史爲聖。小相與縱吏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
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叔于狩。叶有韻
無飲酒。有韻豈無飲酒。叶有韻
○賦也。狩者。冬獵之名。杜預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
獲則取之。無擇也。孔晁註云。狩者。獵之總名。冬獵
太于三時。故名以狩。爾雅云。火田爲狩。狩疏以爲放
火燒草。守其下風。故名。又謂犬田爲狩。未詳孰是。巷
之則此亦火田也。說文又謂犬田爲狩。未詳孰是。巷
無飲酒者。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也。好者獻謏款
洽情意。交通之謂。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
服馬。叶麛韻滿補翻史隱音姥凡馬皆青讀如記索
洵美且武。麛韻○賦也。武。郊外也。又爾雅云。郊外謂之野。詩傳云。以細
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牧外之地名野。若大判而
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服馬。鄭玄云。猶乘馬也。孔云。易
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巷無
服馬者。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武亦于服馬
見之。醫控馳騁。力能使馬之謂。一說。夾轅兩馬。謂之
服馬。後篇言兩服兩驂是也。舉服以該驂耳。亦通。彭
執中云。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意。如
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
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豐氏本作大叔于田。○序以此篇爲叔于田。後篇爲

大叔于田、今按段稱大叔據左傳在封京之後、號爲京城大叔、既受寵異之、號、又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禮民伍玩、此詩有巷無居、人等語、當是未受封時事耳、故篇名但以叔稱子貢傳謂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于詩意甚合、然却衍大之一字、若序云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則全未解古人名篇之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朱子于此詩、既從序矣、而又云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則胡不思後篇獻于公所之語、其爲叔段之事、鑿鑿明甚、夫亦猶此叔于田也、此而可疑、孰不可疑耶、

大叔于田、刺鄭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出序○莊公封叔段于京、之後段始有京城大叔之號、此詩古篇名作、大叔于田、則受封後事也、范祖禹云、莊公之于段、稔其惡而欲斃之、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其所以爲世戒也、

叔毛詩古本叔上有大字嚴粲云采詩之初未有序故于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豐氏本作未下同于田、乘乘上乘平聲下乘去聲後倣此馬、叶麈韻滿補翻執轡如組、麈韻語作儛叔在藪、火烈、文選注作列、具舉、語韻釋文作俱說文作臚禓暴虎、麈韻獻于公所、

語韻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語韻音汝○賦也、
釋文豐本俱作母　叔于田毛傳以此爲叔之從公田也以下文有獻于公所之句故云爾若上篇叔于出則段自出田耳乘乘馬上乘駕也下乘四轂也凡物之四轂者皆名乘故四馬爲乘馬四鷹爲乘鷹四矢爲乘矢又田獵佃云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盖亂生于車馬衣服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朱襮此晉鄭之所繇亂也執轡如組解見簡兮篇轡御馬索所謂轡也車四馬各兩轡以驂馬內兩轡繫于軾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轡分置兩手故在手者惟六轡耳驂說文云駕三馬也按夏初駕兩謂之麗殷益一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春秋時鄭有公子駟字子駟車駕駟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是有驂乃成駟也今曰兩驂者一驂之外人益一驂即驂是也故禮記注云外驂曰驂董氏云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盖詩所謂如舞也服制于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按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五馭注云一曰鳴和鸞和在軾鸞在衡皆鈴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和應二曰逐水曲謂車行如水順曲而流三曰道君表詩毛傳謂禡纏旗以爲門裘纏質以爲轅閒容揖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旋應舞節五曰逐禽左謂田車逆驅禽獸使左當君以射此首言叔之善御是往田在道時自矜其能親代御者執轡其御馬光景如此至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後章同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毛傳云澤禽獸之府也孔穎達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爾雅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烈說文云火猛也具通作俱偕也舉火之初舉也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故持火炤之按周禮大司馬中春蒐田用火爾雅冬獵名狩火田亦名狩曹氏謂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惟冬田乃用火孔穎達禮記疏則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是則田之用火凡春冬皆有之不必宵田也然春冬之火

亦自有辨、所云、蒐田用火、不過刈草爲防、驅禽而納之防中、然後焚而射焉、所以除陳草、習火攻、要其所爲、所以獲也、若此詩所云火田、直是放火焚山林之火田也、後又云具舉、具舉火烈、春蒐之、火、或即冬之、火、田耳、又叔馳逐自雄、鄭伯不善教弟、其射獵不必盡依禮法、然以舉火爲宵田、則似屬無當、禮說文作臘、肉臘也、脫衣而見體也、亦作亶、荀子露亶是也、今文訛作禮、按禮乃丹毅衣、本作褖、展衣也、與肉臘義無涉、禮說文云、疾有所趣也、按暴字易相混也、暴當作暴、說文云、疾不可不辨、公莊公也、孔云、公、亦與之、俱田也、獻于公所者、進之于君前、一說、胡亂嘉云、所不必于田所獻之、曰公所、則不在田可知、將請也、無通作毋、禁止辭、狃、說文云、犬性驕也、字从犬爾雅云、復也、顏師古云、狃復爲也、蓋因驕成慣、故徐氏怵也、孫炎云、狃伏前事復爲之徒見叔露體解衣、疾趨搏解以爲快、慣習、是也、叔無驕慣此事、恐虎之或傷汝也、虎、相與戒叔曰、請叔

愛之、之、辭、鄭氏云、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賢、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禮禓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于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于必亂之地者莊公也、鍾惺云、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夸美、亦不過媚子卿客、從臾遊獻者、不然、且爲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相去多少、○

叔于田、乘乘黃、陽韻兩服上襄、陽韻

寒剛翻

兩驂鴈行、叶陽韻

本作驁

叔在藪、火烈具揚、陽韻叔善射、禡韻

豐氏五駕翻

忌、又良御、叶禡韻送韻忌、抑磬控、送韻忌、抑縱送、韻忌、

賦也、陸佃云、黃騵曰黃、黃亦馬之土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黃、列子亦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舊說、以乘黃爲四馬、皆黃、然則後章乘乘黃、又四馬、皆鍚、乎、何、叔、乘馬之驟易、如此、愚謂乘黃乘

揚俱當于乘字畧斷讀之蓋四馬爲乘于乘之中有黃者又有揚者或兩服爲黃而兩驂爲揚也朱子云衡下夾轅兩馬曰服按服字从舟舟即車輈也蓋以兩服馬居輈兩旁得名襄通作驤說文云馬之低昂也兩服上驤言兩驂之上其行並低並昂即下章所言齊首是也兩驂鴈行者謂驂次服行如飛鴈斜行曲禮注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是也孔頴達云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揚說文云飛舉也蓋言接續而舉畧無停歇也射說文作躲从身从矢謂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篆改矢从寸寸者手也忌語助辭或作其或作已或作記或作期或作莫皆音近也良亦善也御說文云使馬也从彳从卸徐錯云彳行也卸解車馬也或彳或卸皆御者之職射御不對言叔本善射因有二句正舉其實抑發語辭毛傳云騁馬曰驟止馬曰控謂之驟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驟也按驟之言折殺其形必曲故謂之驟折控說文云引也馬行方速遇獸而射引而止之即止隨所制勒也朱子云舍拔曰縱覆獲曰送拔即括也矢銜弦處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弛弓弭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弭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又嚴粲云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攬後手纓攬即送也纓即縱也能纓能攬則矢去勁而有力亦通陸化熙云要知驟時未嘗不控縱時即爲之送不是二事上章言徒搏弗見其始事之勇此章及以其射獵之實言也

叔于田乘乘鴇　叶韻豐氏本作卓

兩服齊首　有韻

兩驂如手　有韻

叔在藪火烈具阜　有韻

叔馬慢　叶翰韻莫半翻釋文豐氏本俱作嫚

忌叔發罕　叶翰韻黃半翻

忌抑釋掤　叶蒸韻豐氏本作人禮書作弸

忌抑弛弓　豐氏本作張弧

忌　賦也鴇烏名毳毛白揚蓋取諸烏也郭璞云今呼之爲烏騮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鄭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子

云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上章言乘黃意是主兩驂爲言而并及兩服之此章言乘錫意是主兩驂爲言而明其能爲兩服之助然第據驂服並行之象如此無御之善意與首章同

執轡如組二句不同阜本土山之名劉熙云厚也言高厚也毛云盛也徐光啓云始而具舉既而具揚終而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此在藪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田事將畢時矣慢毛云遲也孔云凡惰慢者必遲緩故訓慢爲遲罕毛云希也按罕本罔名所以訓希者當是謂其罔目希疏故耳鄭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釋說文云解也捌毛傳及說文皆云所以覆矢亦作冰捌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云用矢則舉捌以開筩既用則納矢筩中釋下其捌以覆筩也鬯孔云韜弓之器鬯弓蓋藏說文云弓衣也又蒼頡名冰爲矢房詩註名韔爲弓室可作的對蓋矢韜弓乃田事既畢之時嚴云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又云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語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驟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麤暴如此始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爲不早禁止之乎呂祖謙云驁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漸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萬時華云叔之得衆如此爲魏之信陵齊之孟嘗不足爲晉之桓叔衛之州吁亦不足何也其智不深其勇不沉結納皆以命之人終不足以舉大事莊公識破此人畏之股掌中亦久矣桓志殺段固不足言漢文實友愛諸弟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警蹕稱制

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始知國家大體。畢竟私情上稍姑息不得。公義上稍寬假不得。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豐氏本作叔于田○敬云、于田二詩、朱子皆以爲鄭人愛段而作、非也、序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二詩極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夫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炎兄、夭夭、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又漢匡衡謂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殊非事實、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出申培說○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
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
言出奔、難之也。鄒忠允曰、嘗觀楚申無宇云、制城
邑若體性焉、自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
小、故變而不動、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患
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甫戚
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
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成師、秦徵衙實難桓
景、此卽祭仲所謂大城不過百雉、及晉師服所謂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之說也、何國無謀臣、而其
主不聽、或戕其弟、或戕其子孫、以此爲
鑒、猶有樹國相疑、豪植太強、釀七國之變者、嚴桀
云、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偪、曰早爲之所、莊
公之謀狡而深、欲養以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
仲、皆欲致段于死地、而後已、公非拒祭
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
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按序云、將仲子、刺莊公
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
諫而公弗聽、小不忍、莊公封弟段于京、祭仲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嚴云、鄭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爲譏失教、詩序以爲小不
忍、皆責之也、轂梁氏以爲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爲
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序爲非、且謂詩人探
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
說、冀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序未盡莊公之惡
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
莊公因已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
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
弗許、請京與之、迫于母意、不得已焉耳、始答祭仲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答公子呂曰、無庸、將自及。
至公子呂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
用術、爲秋實黃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
心爲羣小所從臾、而欲謀宗國、何能爲者耶、固易之
矣、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

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詞故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胡安國云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又云世衰道隱民鮮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暇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中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爲辭養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不宿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彼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東萊博議云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斃其惡而使之成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則共叔有後于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將仲子三

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天下又欺後世噫豈爲孚險哉莊公之心與胡云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燕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慘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家而不得不亦酷乎

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

將仲子兮無豐氏本作踰我里紙韻無毋下同折我樹杞紙韻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紙韻毋鄙翻仲可懷叶微韻胡威翻亦叶灰韻烏回翻亦可畏叶微韻於非翻亦也賦比也將毛傳云請也仲字鄭大夫也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踰說文云越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折說文云斷也杞木名陸璣云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爲車轂按杞材堅韌故以比段李氏云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玄云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蘇轍云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呂祖謙云首三句辭雖柜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相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云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歟以父母之故故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呂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其奉叔而不得已于姜氏者可見矣郝敬云借莊公之口以詆其心辭若寬而心甚險千載讀之如見晦懷私曰懷言仲之爲我謀實與我親暱以私情論若亦可畏也然聽人言而忍于同氣在父母必有怨望之辭因上有畏我父母之言而反

詩經世本古義　卷百四十四

轉之以致其諷動之意含情更深嚴云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孔云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故與母連言之也

我牆陽韻無折我樹桑陽韻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陽韻虛王翻

仲可懷見前也諸兄之言亦可畏見前也賦而比也牆說文云垣蔽也字從嗇取愛嗇自護也桑亦木之韌者故以比段按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諸兄毛云公族嚴云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議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叶先韻權翻徒沿翻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叶先韻堅翻

仲可懷見前也人之多言亦可畏見前也賦而比也孔云太宰職園圃統草木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彊韌之木可以為車亦以比段鶴鳴之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羅願云淮南子十月檀檀陰木也王充云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為軸人國之人也繇父母而諸兄而國人立言之序如此嚴云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呂云畏我諸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豐慰云莊公所以不惜以京授段者乃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術深矣顧諉於諸兄國人之言蓋潛秘其機而陽以拒仲之諫耳又晉語公子重耳安于齊姜氏勸之行曰西方之詩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韋昭注云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左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

而壹詩篇名多兮字實即此詩也○此詩爲祭仲諫大叔事而作語意昭然無可疑者朱子先有成見胷中主定鄭衛皆淫詩一聞蒲田鄭樵氏謂此淫奔者之辭便欣然引爲同調令人懣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有蔓草刺鄭莊公也祭仲爲公謀去段遂有寵于公國人託爲公愛仲之辭以刺之按段之初封京也祭仲實首先爲公謀其言曰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此詩以野有蔓草發端因祭仲之辭也又左傳曰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夫仲之先不過一封人耳已而驟進爲卿則以爲公忠謀之故因而獲寵詩所爲歌邂逅者此也

野有蔓草豐氏本作艸後同　**零**豐本作霑後同　**露溥**叶阮韻上兗翻

顏師古糾繆正俗作霑云古本有水旁作專者皆當讀上兗切叶清揚婉兮陸粲云今韻書作上兗切非盖兗字傳寫作衮耳楊慎云婉字在阮韻霑字在阮韻專字當從之矣諸韻書不收當補入之

今有美一人清揚婉阮韻集韻作畹　**兮邂**豐本作遘後同　**逅**陸本作覯後同　**相遇**

適我願　叶阮韻　五遠翻　今、興之比也、叔段也、說見小引下、零之云、葛屨、莖葉相聯、野有蔓草、似之、故亦曰零、蔡邕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爲露貌、草之延蔓者、凝露濃以比段之有寵于姜氏也。有美一人、指祭仲足也、清揚、解見君子偕老篇、婉、順也、言其眉目之間、和順可掬也、邂逅二字、說文皆解云、不期而遇也、遇、說文云、逢也、祭仲以封人入見于公。故曰邂逅相遇。適、猶當也、願通作愿、愿者、專謹之義、人心有所愛、則謹持之而不能釋、謂之愿也、適我願兮、言、與我心之所懷來者、適相當也、公欲去段。仲亦欲去段。謂之曰適我願兮。以見莊公之處心積慮。欲害弟段。乎辭矣。又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羽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亦云、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緇來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聞、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匹汲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緇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程木子、名本、卽子華子、家語說苑及子華子孔叢子諸書、具載此事、皆借此詩、以表其喜于相遇之意、要與詩旨無涉。○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陽韻　奴當翻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陽韻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陽韻　○興之比又賦也、瀼瀼、露盛貌、段封京邑。至于廩延。比蔓草得露之盛也。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創句法也、亦就上章語而翻之耳、偕、俱、臧、善也、與子偕臧、猶言欲與子共安樂、同富貴也、蓋莊公感仲之深如此。不愛其弟。而愛同謀害弟之人。莊公可爲有人心乎。此詩不必莊公作。而國人代爲之言。欲公聞之而自醜之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以爲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吕祖謙云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而陳氏引綢繆詩云見此邂逅迓以爲邂逅迓正謂婚姻若爾直爲野合紀咏耳子大叔輩何取焉蘇轍云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時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譏之朱子直改爲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邪穢已甚更不足辨子貢傳申培說則云白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意頗近似愚所以斷其不然者以左傳爲証當子羽賦此詩餞韓宣子鄭志豈得入之唐風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桓王之世詩三十篇

何氏小引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帥師會陳侯宋公伐鄭其從軍者賦此

○節南山刺桓王從尹氏助曲沃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軍旅數起室家之人思其君子行役于外而作是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落色衰復相棄背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
道其怨悔之意

○何人斯絕交也褒辛公爲王卿士而譖蕃成公成
公之交有與褒同行者成公惡之作是詩以絕之

○著刺魯桓公也娶齊文姜而不親迎至于讙以逆
之于是得見乎公矣國人代爲文姜之辭以醜之
也

○敝笱刺魯文姜也

○葛屨刺芮姜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
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其寵人作此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

○蝃蝀刺衛宣公奪太子伋婦也亦齊人所作

○君子偕老刺衛宣姜之詩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相鼠衛夷姜謫宣公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氓衛宣公之時淫風大行男女無別互相奔誘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習習谷風疑鄭人怨周之詩

○伯兮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速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鴇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山有扶蘇刺鄭忽也所美非美然

○狡童鄭人忠于忽者之辭聞祭仲有立突出忽之謀而因以告之也

○揚之鄭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

○褒崇思見正也鄭祭仲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二子乘舟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
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
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
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
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

○芄蘭刺衛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衛人疾
之

○鶉之奔奔娣妾刺衛宣姜之詩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東方未明齊人刺襄公無常也

○盧令刺荒也齊襄公好田大夫風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出序○鄭玄云莊姜無子以爲己子莊公薨定元立而州吁弒之戴嬀生子名完莊姜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按完卽桓公也春秋始於隱元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時桓公在位已十三年矣計其卽位在平王之三十七年也及隱四年而桓公見弒凡在位十六年史記載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此一段足補左傳之缺或者不知謂桓公甫立便遇弒非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韻王許翻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麌韻讀如豎上主翻亦叶語韻上與翻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麌韻亦叶語韻於許翻○興也燕鳥名陸佃云齊人呼鳧鴈取其鳴自呼故曰鳧也一名玄鳥鴈取其色

之玄、故曰玄鳥也、一名燕、燕燕者、曹氏云、兩燕也、按爾雅云、鶐周燕、燕鳧、孫炎舍人、皆以爲鶐周名燕燕、又名鳧、一物三名、戴侗引陸璣言、鶐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考說文云、鶐、周燕也、是以周燕訓爲乙者、祇名燕、不名燕燕也、孔頴達則謂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然童謠之所云燕燕、亦謂趙、飛燕、姊弟二人、同時入宮、仍是兩燕也、郝敬云、燕雀依人、爲孚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于嫣、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爲比、于飛者、各飛也、以興已與嫣相離也、差、說文云、貳也、一曰、不相值也、陸佃云、兩相差爲差、池通作遲、說文云、徐行也、楊慎云、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之子、指戴嫣也、歸、大歸也、以歸寧大歸也、春秋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云、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郊外曰野、蕭轍云、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瞻望弗及者、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也、無聲出涕曰泣、自目曰涕、如雨者、如雨之傾也、夫之子于歸、以子弒也、歸極苦矣、送其歸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自悲、而州吁方阻兵安忍、痛哭之不可、則有涕泣而已、此豈若尋常臨岐惜別而已乎、風人含不盡之意、止言涕泣之中矣、○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叶陽韻之危、悉寓涕泣之中矣、○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叶陽韻之、瞻望弗及、緝韻佇立以泣、緝韻○興也、頡、說文云、直項也、頏、亢同字、爾雅以爲鳥嚨也、蓋鳥、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上向也、雙燕各飛、興已與嫣形影相望也、將、持也、言相携持而行也、佇、說文云、久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侵韻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侵韻乃林翻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侵韻○興也、孔云、音無上下、惟飛有上下耳、知、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送于南者、毛傳云、陳在

衛南朱子謂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失此時日斷行塵無淚可揮矣所謂寔勞我心也陸化熙云實字絶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

豐氏本作閟

傳作畜

終温且惠淑愼其身　真韻

先君之思以勗　禮記列女韻

寡人　真韻○賦也仲氏嬀字也孔云婦人不以名行禮男女異長各自爲伯季故稱仲氏也鄭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陸化熙云任是以恩意相孚在平日嫡妾相與上見提此一字便見感念只語已辭也塞窒也一說通作寒實也亦通淵深也塞淵有之意與衛文公之和惠仁也藏諸中者爲温塞淵見諸外者爲温惠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愼謹也淑愼其身言善能謹愼其身者兼内心外貌而言徐光啓云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先君謂莊公也勗說文云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顧起元云君稱寡人而凡人亦可稱王右軍論字假令寡人號之若此婦人亦可稱寡人莊姜云以寡人是也此述其臨時分手之語蓋以莊姜敵體先君誰不可去與已爲媵妾不同故勉其以先君爲念又鄭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莊姜以禮義亦通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鄧元錫云篇中傷離美德終不斥言國禍處大亂包周身之防也夫豐熙云春秋傳曰石碏之子厚從于州吁州吁弑桓公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

濮夫陳人既從州吁之請而與之伐鄭矣曾幾何時乃從石碏之請而誅州吁蓋戴嬀歸在陳國有以慰于陳矣故碏得藉之以成討賊之功耳然則戴嬀誠賢矣哉按史記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夫桓公陳之自出而州吁弒之戴嬀方大歸于陳則陳與州吁蓋仇國也州吁不知忌陳而反與陳睦卒殺其身可謂愚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孔氏正義云衛世家謂莊公娶齊女爲夫人無子又娶陳女女娣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陳女于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而言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陵也左傳曰同姓則否此陳得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戴嬀陳姓也劉向列女傳則以爲衛姑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韓詩則云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然其事有可疑者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王伯厚引魯詩說云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常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則于是詩之上下文全不相屬其謬明矣按孔云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申培說又謂莊姜與娣戴

嫣、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嫣焉、今按莊姜被逐、事無所載、且詩中明言遠、送于野、豈同逐之辭乎、

擊鼓怨州吁也、出序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帥師會陳侯宋公伐鄭、其從軍者賦此、子貢傳云、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衛人怨之、申培說亦云、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按左、隱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五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傳以爲此詩、衛人從軍者所作、愚謂此當是再伐鄭時、軍中寓書與家人訣別之辭、以二章不我以歸、三章爰居爰處之語知之、

擊鼓其鏜、陽韻石經說文作鼛鼓豐氏本作鏜 踊躍用兵、叶陽韻旁翻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陽韻寒剛翻○賦也、鏜通作鼛、鼓聲也、踊、跳躍、迅也、俱見說文、嚴粲云、玄云、此用兵、謂治兵、蘇曾輩云、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于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郝敬云、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豪曰、貞丈人吉、以兵爲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按左傳記曾衆仲之對隱公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衆仲之言、于是始驗。土、土功、國、國中城、築城也、漕、衛邑、左傳作曹、戴公廬于曹即此、一統志云、廢白馬縣、在今大名府滑縣治南、本衛之曹邑、南行者、從軍南行伐鄭、鄭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

非不勞苦、而猶處于境內、今我獨南行、則死亡未可知、其危苦爲尤甚也、此章追述始行之蘇鄒忠亂云、按史記衛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之伐鄭、蓋與段比如市賈者也。○從孫子仲、送韻平陳與宋、叶送韻讀如蕩弄翻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叶送韻敕衆翻豐本作衝○賦也、從、說文云、隨行也、王粲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即此從也、孫、公孫、其後因以孫爲氏、子仲共字、序稱公孫文仲者、文其謚也、名無考、時軍帥也、有仇衛、欲伐鄭、使宋、平朱子云、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陳與衛相睦、宋與鄭合、二國之好也、陳尚未從宋、故先語。不我以歸者、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暴卒帥師來會、復往伐鄭、

自夏而秋。僅隔一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
旋師。故曰不我以歸也。仲說文云。憂也。既言憂。又言
仲者。憂主前日言。仲主今日言。見其憂之繼至而無已也。○愛居愛處、上聲。愛、去聲。

其馬、韻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韻。○賦也。此下皆與
云、引也。謂引辭也。上章言不我以歸。則於是居。於是
處矣。居者久居。處者暫止。未必則當久居。死則爲暫
止。總之無還日也。下文言林之下。是其居處所在也。
喪、失也。錢氏云、自知必死。言、焉也。喪馬、猶亡馬
歟。嚴粲云、身死則馬亦喪矣。不言死。唯言喪馬。猶
馬別人騎也。郝敬云、皆非本此。汝家中之人、若林、鄭玄云、軍行必依山林。求我、其故處逐得之。此、猶屬也。以後事、左傳憲叔喪沒于貝丘。晉人出師必于敵。必死是間。余打陸德明云、一作挈。

濶、昌韻 與子成說、叶薛桑昌韻

與子偕老、叶有韻朗口反

合以爲信。故猶言離也。死生契濶。蓋以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時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此是約誓渾成語。子、謂其家人。成說、朱文云、俱也。又、相與執手。子云、謂成其約誓之言。偕、說而期以俱老。益欲其有合無離。而白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繾綣祝願之意。

于嗟濶 昌韻 兮、不我活 昌韻 兮、

翻○賦也。契、說文云、大約也。其義爲合也。濶、說文云、疏也。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時不相忘棄。此是約誓渾成也。于嗟、嘆也。活、生活也。洵、恂也。古伸字。經典通作詢。說文云、信也。信通作伸。舒展之意。此承上章而言。言人生雖契濶不常。然離尚有合之日。今則必至死地。無相見期矣。向者執手之言。何如其信。今則中道捐棄。不能遂其前約矣。其憂危如此。所以然者。則以州吁身犯大逆。衆叛親離。有必敗之道也。

于嗟洵 真韻 兮、不我信 叶真韻 兮、

翻陸云信即伸也。于嗟、嘆也。洵、恂也。信、伸也。舒展也。說文云、伸、屈伸也。今、賦也。契說文云、大約也。其義爲合也。濶、說文云、疏也。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時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此是約誓渾成語。子、謂其家人。成說、朱文云、俱也。又、相與執手。子云、謂成其約誓之言。偕、說而期以俱老。益欲其有合無離。而白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繾綣祝願之意。

于嗟濶 昌韻 兮、不我活 昌韻 兮、

翻○賦也。契、說文云、大約也。其義爲合也。濶、說文云、疏也。言夫婦之情。死生以之。雖時所遇。有合有離。而終于不相忘棄。此是約誓渾成語。子、謂其家人。成說、朱文云、俱也。又、相與執手。子云、謂成其約誓之言。偕、說而期以俱老。益欲其有合無離。而白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繾綣祝願之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今按、平陳與宋、事爲伐鄭、原但伐鄭、經爲說而不及伐鄭、亦是漏義

節南山、刺桓王從尹氏助曲沃也、按左傳、魯隱公五年、桓王之二年也、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又據春秋書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魯桓公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則此詩所云尹氏家父、其皆爲桓王時人明矣、莊伯者、文侯仇弟成師之子、而翼侯孝侯之弟也、事見揚之水揚羽等篇、桓王輕狥曲沃之請、助少陵長、不可以訓、意必尹氏輩實慫恿之、故詩以爲刺、已而曲沃叛王、是年秋、王復命虢公伐曲沃、而立翼侯之子哀侯、

節彼南山、維　漢書作惟石巖巖、咸韻亦叶鹽韻疑枚翻陸德明本作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鹽韻亦叶咸韻贍字書豐氏本俱作炎說文作玔憂心如惔、覃韻韓詩後漢書俱作炎不敢戲談、覃韻作炎說文作玔國既卒斬、叶咸韻側銜翻何用周桓王之世

不監、咸韻○典也、節逼作畏、从山从卩、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岕、凡國都南面所向之山皆可謂南山、非終南山也、以所見起興、巖通作嶃、說文云、嶃嶃、毛傳云、積石貌、鄭玄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毛云、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大師、是尹氏爲太師明矣、具瞻、視也、孔云尹氏尊貴、故下民俱仰爾而瞻之、爾既天下所瞻、宜當行得以副之、按大學引此詩而申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謂任相當愼也。憂心、家父自爲也、悁字从心从炎、說文云、憂也、徐鍇云、如火熱也、孔叢子載孔子曰、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戲謔談語也、徐鍇云、談者、和繹而悅言之、不敢戲談、言不敢以談爲戲、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卒遍作猝、暴疾也、斬、毛云斷也、謂國祚中斷也、監、厥監維不遠之監、遍作鑒、誡也、按竹書載幽王二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乃今尹氏之先。當幽王之世。已爲太師。善狀無聞、徒與豔妻及多藏之人。表裏煽結、致使國統猝然而絕。今日者尹氏復居太師之位。豈可不用此以爲鑒戒、而圖蓋前愆乎。此追述驪山事。其爲東遷以後之詩明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叶歌韻於何翻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歌韻天方薦瘥、叶歌韻何翻說文豐本俱作嗟。喪亂弘多、歌韻民言無嘉、麻韻亦叶歌韻居何翻憯莫懲嗟、麻韻亦叶歌韻陸德明本作嚂。莫懲嗟、麻韻興也、實、毛云滿也、滿乎山者、艸木是也、猗通作倚、說文云、依也、山中卉樹叢襍則交加相倚、固其宜也。今赫赫師尹爲百官之長、而偏倚不平、謂之何哉、不平。即指助曲沃伐翼之事。然不明說出、使之自悟。後章言秉國之均亦此意。謂何者、訝而詰之之辭也。方者、方來未已也。薦、重也。按荐即藆也、所以藉席、故有重義。瘥、說文云、癒也。癒者病也。弘通作宏、說文云、屋響也。屋大則響、故爲大之義。天方降此荐至之病、以人則死喪、以

世則禍亂甚大而且多也興師助戰故有死喪兵爭未已故爲禍亂嘉說文云美也民丁此喪亂不聞美言但有謗讀而已憯說文云痛也家父自言我爲民言無嘉深痛朝廷之舉動乖方至於如此而尹氏太師絕無懲創之見于事嗟閔之形于聲恬然自是無改悔之意也金履祥云晉文侯于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爲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於君臣大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已來諸侯方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首章第就師尹二字起議此及下章則直指其助曲沃一事而深責之也○尹氏大音泰師韻師支

之均漢書豐本俱作鈞荀子作卑作埤陸本作裨見上○賦也尹氏吉甫之後大師三公之首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非禮也何休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胡安國云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汪氏克寬云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秉政特寵異之而不名也王應麟云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氏毛云本也徐鉉云天根也指事按氏二十八宿之一說者謂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故名爲天根因借訓爲本也王安石云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大師尊官也秉持也字从又持禾又者手也以手持禾故其義爲持也均說文云平徧也从土从勻平徧意也秉國之均言持國之平猶商相名阿衡亦

謂天下所倚平也。孫鑛云。刺其人。卻頌其職。蓋反意責之。維者。連綴之義。毗本作毗。說文云。膍也。字从囪。囪。取氣通也。按此則天子是毗。猶云天子于焉寄心腹也。或通作比。輔也。徐鉉云。比輔字本作比。多借此毗字。說文云。惑也。惟平則能使民不迷。尊尊卑卑。長長幼幼。各安其分。民知所趨向。不至迷惑也。夫然後。不愧爲天子之臣。而四方侯國。亦庶幾繫屬而不散矣。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得。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又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又曰。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見之。使民心瞕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故孔子以爲不可。苟子之言。互有出入。而比而皆引此詩。今節錄之。蓋所責備于上人之身教者深矣。綦當作基。基。始也。單當作殫。殫。盡也。不弔昊天。弔。至也。昊天。斥天。文理自異。左傳之解甚明。詳見第六章。空。猶曠也。我師。以大師之官言。尹氏既不能佐天子以平其政。而使民不迷。是不恤昊天之譴怒。則不宜虛踞其位。徒曠我大師之官也。嚴云。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之空。一說。與師征伐。將恐有敗亡之禍。是空我師也。亦通

弗躬弗親、叶震韻七忍翻豐本作窮

庶民弗信、震韻

弗問弗仕、紙韻

勿罔君子、紙韻

式夷式已、紙韻

無小人殆、叶紙韻養里翻

瑣瑣、陸云或作璅非也

姻亞、石經豐本俱作婣婭

則無膴仕、見上○膴承上章

言尹氏之不平。固可罪矣。而亦繇王之任用而聽信之故此章專規王也。躬。謂王身也。王不身親爲政。而一任尹氏之所爲。此庶民之所以不信服也。胡文國云。昔周公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左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夫躬有廢疾。尚知不躬親之不可。以爲政。而立乃使乎。民代爲之。可乎。問訪問也。弗仕。謂失位者。以下文觀之。則此特失位者。皆賢人也。勿。戒辭。無。禁辭。論語不可罔也。孟子難罔以非其道之罔。謂欺也。君子。指王也。勿罔君子。言勿欺君子也。責尹氏也。王總不肯下問及弗仕之人。以裁度其事理。而尹氏顧可以非理之事。欺罔王行之乎。楚茨。靈王宴。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敬。汪遠。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討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烈。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按詩刺王弗躬弗親。而歸咎于弗問弗仕。與白公諫楚靈意同式。發語辭。夷。平。已。止也。尹氏之所行固不平矣。尚望王平其心。以事也。無毋通。禁止辭。下同。小人。指尹氏武氏輩也。殆。鄭云近也。孔云無小人近猶作逮。逮訓爲及。近之義也。又大戴禮。子貢云學以深屬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此言。子夏于交友必慎。即無近小人之意。瑣通作貨。字从貝从小。蓋貝之小者。故爲細小之義。舍人云。計謀禍狹之貌。愚按此即上文所謂小人也。以不一。其人故曰。瑣瑣下文言。有爲姻者。有爲亞者。是也。爾雅云。壻之父謂姻。兩壻相謂爲亞。劉熙云。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膳說文云。無骨腊

也。腰美之意。位高則祿厚。蒲之應仕。按鄭人士之哉。鄭氏以爲尹氏。周室昏姻之稱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之舊姓。然則此尹氏武氏。音必皆憑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故勸王宮擯賢而用之。不可使此事益若要職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王可不亟○昊天不傭。靖政地。以固喪亂之運。收四方之心乎○昊天不傭。

冬韻　昊天不惠。霽韻　降此大戾。霽韻　君子如屆。

本與作庸　降此鞫訩。冬韻　豐韻　降此大戾。霽韻　君子如屆。

君子如屆。叶靑韻　俾民心闋。叶霽韻　君子如夷。支韻　惡

上支韻讀如堤　皆楷翻　君子如夷。支韻　惡

怒是違。叶支韻讀如堤　章、國、既、亭、訢、何、章、申、首、爲、尹、氏、言、此、則、爲、王言王。昊天、則、未、必、大也。說文以春爲昊天。爾雅云。春爲昊天。爾則、若、昊天、則、未、必、義和統言、欽若昊天、則未必、文云、均直也。降下也。鞫通作鞠。說文云。窮理罪人也。蓋謂以言語相窮詰也。說文無嘉字。當通作喜。云至也。實也。實地窮其中也。惠順言大變也。不傭不惠。皆指幽王信任昏姻。而疏遠宗族。所謂不傭也。史記言幽王數欺諸侯。諸侯叛之。所謂不惠也。昊天惟以幽王之所行爲不均也。故降之以鞫訩。謗讟囂然。離心離德也。昊天惟以幽王之所行之事爲不順也。故降之以大亂。身既被弒。而周遂東也。然則王今日可不知益乎。君子。與上章君子。同皆指王也。屆。說文云。極也。闋。息也。說文云。事已閉門也。按事已閉門息之意也。夷。卽式夷式已之夷。惡怒。謂民惡之極而至于怒。次章言民言無嘉。是也。君子如屆二句。反上文不傭而言。王之信任姻婭。如極于此。而後勿後然。庶使民弗信之心。於此而息。君子如夷二句。反上文不惠而言。王所行之政。如自今以往。能反不平而之平。則民之惡怒自去矣。○不弔昊天。叶庚韻鉄勸勉之之辭。欲王懲前悲怒後也。

明亂靡有定。叶靑韻亦叶靑韻桑經翻　俾民不寧。靑韻亦叶庚韻讀如儜漏耕翻　憂心如酲。庚韻誰秉國成。庚韻不自爲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七

政、敬韻亦叶庚韻諸盈翻禮記作正 卒勞百姓、敬韻亦叶庚韻師庚翻○賦也定止也吳天於幽王之時。降喪戾。其鑒戒甚明。如此。而王曾不少恤。故今日喪亂弘多。未有所止。左傳成七年吳伐鄆鄆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能恤無吊者也夫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吊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襄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二傳則不吊昊天之辭甚明武發語聲月生必盈如月復生。言幽王之世既亂矣。而今亂又方始也。俾民不寧。卽前言弗信言惡怒皆震盪而不安寧之象也憂心如醒。家父自道也。醒說文云病酒也前云憂心如惔。如烈炎之乍熾。據時事之亂言也。此云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則兼幽王時之亂而言也。誰秉國成。猶定也。自其公平正大之體而言。則曰國均。自其紀綱法度有一成而不可變者在。則曰國成。尹氏能秉國成。則不至有今日之事矣。不自爲政。歸咎王也。前章所謂弗躬弗親是也。百姓與庶民不同。古者以官爲氏。又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故書君奭篇云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洒誥篇云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楚語觀射父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愚按此卽指尹氏武氏也尹武二氏乃百官之著姓者今王使之卽師訪曲沃是煩勞之也興得之役。故以煩勞朝之。亦微辭。○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梗韻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梗韻○賦也此章刺尹氏承王命出師而行役于外也四牡駕車四牡馬尹氏所乘也項說文云頭後也領卽項四牡項領言四牡之項領整齊可觀蕪子繇謂好其項領是也駕四牡者必加銜軛于頸上故以項領言我瞻四方二句歎其行無所之也

慼、迫也、騁、直馳也、俱見說文、尹氏助少凌長、其心不平。其事不順。四方諸侯聞之。方且心非舌刺。其加憎惡。行將安入乎。又徐幹云、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慼慼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劉向新序云、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栗、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人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按此皆借詩辭爲比喻、與本旨無涉、○方茂爾惡、相爾矛 尤韻 矣、既澤、如相醻 尤韻 陸德明本作酬 矣、

賦也、茂、說文云、艸豐盛也、爾、指尹氏、惡、謂、偏黨不平之惡、相、說文云、省視也、矛、所以刺者、夷平、澤悅也、醻、說文云、主人進客也、毛云、猶道飲也、鄭云、猶今俗人勸酒、按主人進酒於客曰酢、主人自獻、客答主人曰酢、主復酌賓曰醻、及舉旅、則又衆相醻、此章據周鄭之事起議先是鄭莊公爲平王卿士、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於是周鄭交惡、今曲沃以鄭人伐翼、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時尹氏方有寵于王、必是以一已愛憎私意播弄其間、故家父責之於鄭、不難推亦相加、故使王惡鄭也、及爾忿怒既平、轉爲悅懌、則如飲酒者、主賓相酬而不倦然、何愛憎之至變如此、夫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前此王之惡鄭也、固爲惡其所不當惡、今鄭與曲沃、同惡相濟、王不致討而反助之、亦爲助其所不當助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叶庚韻 我王不寧、叶庚韻 豐本作寧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叶庚韻 諸盈翻 ○賦也、師尹、不平、將來、必致、昊天之不平、言、天怒也、俾、民、不寧、其究、必至、吾王之不

寧、言、王、危、也、天怒君危、皆自尹氏之私心釀之、可以懍然而改圖矣、而莫懲者猶故、反自以爲是、而怨人之規正于爾、○家父音甫作誦、叶冬韻音松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　以究王訩、冬韻式新語作或訛爾心、以畜新語作蓄萬邦、叶冬韻悲恭翻○賦也、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爲采地、因以爲氏、父其字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皆作詩後事、家父聘于君相、蓋竭忠于王室者、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皆作詩後事、家父刺尹氏之不平、不憚激怒于曲徇王命、而有求車之失、曾幾何時、風節頓隳、至于此、可畏哉、誦說文云、諷也、又周禮注人品之難持如此、可畏哉、誦說文云、諷也、又周禮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詩、是也、孔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懲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之孟子、亦此類也、王應麟云、古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又鄒忠胤云、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嫌、自稱其字、究說文云、窮也、訩即凶字、以究王訩者、家父自陳其作詩之意、欲王聽、家父之言、則王之凶禍當窮止于此、庶國不至復斬耳、式訛爾心二句、又爲叮嚀尹氏之辭、式發語聲、訛爾雅云、化也、猶今人言洗滌腸胃也、上章言不懲其心爲指尹氏、則此言式訛爾心、其指尹氏可知、蓄萬邦、猶云懷諸侯、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皆畜養之事也、尹氏非盡化其從前不平之心、必不能爲此、而王向之失于偏聽輕任者、聞此可以覺悟矣、左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平子賦節之卒章、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左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節申豐又作八章章八句今按後四章語氣恰是四段若合而爲二其意反不相屬當以章四句爲正○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誅而急於刑云推讓之

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詢、刑民好邪、則民好邪而俗敗、豈可以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利而俗敗、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今觀篇中絕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瘥、云殘歲田也、豈即爭田說耶、然即如所言、亦於義小矣、若子貢傳第存桓王伐鄭、家父諫之二語、而中有闕文、申培爲暢其說云、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此亦據春秋以家父爲桓王時人、遂附會于伐鄭之事、而於詩刺尹氏、竟無着落、序則以爲家父刺幽王、蓋亦爲篇序所惑、又泥于東遷以後、不當有雅、故不敢以此之家父、爲春秋之家父耳、愚按幽王時有家伯維宰、爲褒姒之黨、彼夷、家父之聘魯、同在桓王不敢刺王、若家父之見于詩春秋、止是一人、則以左傳載尹氏之伐冀、家父之聘魯、同在桓王之世、此其最足徵者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軍旅數起、出序、室家之人思其君子行役于外、而作是詩、左傳、隱四年冬、十二月、宣公即位、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曼伯與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秋、衛師入郛、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又伐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虢公將右軍、衛人屬焉、桓十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戰于郎、凡此、皆宣、公、在、位、軍旅、數、起之、事、也、是詩之作、不知其何時、愚意必爲以燕師伐鄭而發、此室家所思之君子、即所使乞師之人也、宣初即位、當以休養民生爲急、而仍蹈州吁往轍、報復無已、忮求之刺、其殆是與、

雄雉于飛泄泄石經作洩洩　其羽叶語韻讀如雨於詩翮　我之懷矣自詒釋文作貽伊阻、語韻○與也、雄、說文云、鳥父也、雉、解見匏有苦葉篇、雉之雄者有冠長尾、

身有文采、善鬬、陸佃云、雉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鬬、雖
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長、餘者雖衆、莫
敢鳴、雖、淄岳所謂畫塹行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
雉、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贄者也、泄、通作曳、
牽曳也、愚按、雉妒壟護疆、雖飛不越分域、故有牽曳
之象。今大夫以軍事遠行下外。則是雉之不如也、懷、
說文云、念思也、思、其夫也、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
伊、鄭玄云、當作緊、緊猶是也、阻、險難也、指軍旅之事
而言、此行役者必當時在朝同與謀議以啓兵端故、
其妻答之曰、自詒也、左傳趙宣子曰、鳴呼、我之懷矣
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自詒伊阻、語氣
正同、而彼二句不見于經、杜預以爲逸詩、愚疑阻攻
爲感、或傳
寫譌也。

我心、侵韻○興也、嚴粲
言下、上、其音謂幾、其
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
雉之音或下或上、也、愚按、雉
飛不越分域、故其鳴
近而可聞。今大夫遠行在外、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侵韻**展矣君子實勞**

則無音之可聞矣、展說文云、轉也、君子、謂其夫也、展
轉在懷、惟此仰望終身之君子實使我心憂勞而不
置也、所以勞我心者、誠慮其挑釁
賈禍、非徒牽於閨門之愛而已。○**瞻彼日月悠悠**
說苑作**遥遥**

我思、叶灰韻
新才翻**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灰韻○賦
也程子云、
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曰月。陰陽相配而不相
見。且旦暮所見。動人情思。悠說文云、憂也。嚴粲云、視
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
悠然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又家語
載孔子謂季孫曰、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
踰乎、因引此詩、而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其意謂若
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必有來者然、則此
章乃刺宣公不務德以來遠人、即下章規其不忮不
求之意、並存之。○**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陽韻寒剛翻亦不
叶漾韻才浪翻○賦也。百
忮不求何用不臧、陽韻亦叶漾韻合浪翻
猶凡也。百爾君子、泛及同時在位、

者而言德在內主于心行在外主于行忮說文云恨也毛傳云害也求通作逑說文云斂聚也臧善也言告爾有位之君子我婦人亦不知如何爲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恨而傷害于人不貪求而斂聚非有則何往而不善乎刺當時之不然也夫不忮求則臧苟徒以忮求爲事則必不臧矣言外深有爲宣公慮之意而亦慮其君子之及所以勞心于伊阻之詩而悠悠不能已也胡安國云春秋之時用兵者非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聽者自聞所者自見所聽明則臣愛君而兼畏天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云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今按此詩但是婦人思君子從役於外如朱傳之說而絕無譏及淫亂之意毛鄭欲牽經以配序至謂下上其音與宣公大小其聲恰似婦人可笑甚矣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大夫諫管叔之詩然觀此詩以雄雉起興而又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及瞻彼日月一章自是婦人思夫之語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齊人聞而惡之按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謂宣姜即此事也宣公名晉莊公之庶子桓公之弟也以周桓王二年即位實魯隱公之五年也史記載伋壽爭死事在宣公十八年討其納宣姜即位時伋急古字通用嚴粲云自齊人言之故以蘧篨戚施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親下同臺有泚叶紙韻淺氏翻說文作玼云玉色鮮也河水瀰瀰紙韻燕文選注作嬿說文作曕云日相戲也豐氏本作媛下同婉之求蘧篨不鮮叶紙韻想止翻○賦而比也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水經注云鄄城北岸有新臺袁宇記云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蕝轍云國人疾宣公而難言之故但識其臺之所在而已孔穎達云此時伋

妻益自齊始來、未至于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于河上要之矣此說文云清也新臺有泚言新臺之下有水清也此泚然之清水也瀰說文云水滿也水所以潔污穢公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雖挹彼洪流安能滌之乎登茲臺可以愧矣燕婉順也俱見說文燕婉謂侯也籧篨說文以爲麤竹席顏師古云織蒹而麤者方言云關西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籧篨籧篨人或編之爲席因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之疾與朱子章戚施皆借以醜宣公非真有此疾也鮮通作癬說文云乾瘍也其物善浸淫移徙亦惡疾也言齊女之來固將求爲燕婉者之匹若彼醜惡之人何不嬰被重疾而使能爲新臺之遊以逞其淫穢之行乎甚惡之之辭。

○新臺有洒、叶銑韻下辨翻韓詩作濿云盛貌豐本同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銑韻○賦而比、

新臺有洒、叶銑韻下辨翻韓詩作濿云盛貌豐本同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銑韻○賦而比、

河水浼浼、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支韻

新臺有洒、言新臺之下有水來洒之也洒說文云滭也新臺有洒滭之也按爾雅云望厓洒而高岸洒義同此浼說文云汙也詩緝云浼浼水濁流貌臺下之水甚深而公爲淫昏之行累此河水亦浼浼然受其汙也殄說文云盡也爾雅云絕也言此等醜惡之人天何不盡絕之也至此而惡之之辭愈甚矣一說鮮少也殄絕意世固不乏蘧蒢者哉於是求豈是求亦通、

○魚網之設鴻則離、

魚網之設鴻則離、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支韻

魚網之設鴻則離、言魚網之設本以取魚今乃得鴻鴻大鳥也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罹其害比也以喻宣公本爲子伋聘妻而奪之子伋之不能有燕婉猶魚網之不得魚也戚施說文作蜲蛫雅作規覭楊氏古音略作頍頍○比而賦也鴻鳥之大者離易云麗也所得非所求也魚比伋也鴻比宣公戚施人之不能仰者亦醜疾也又太平御覽載薛君云戚施蟾蜍也楊慎云蟾蜍形大背上多瘢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宣公老而無恥之狀說文引詩作蜲黿即此物也以蜲黿爲戚施其音之轉乎又按爾雅云籧篨口柔戚施面柔孔云籧篨

戚施本人疾之名晉語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而季本不以爲然以爲籧篨龜胸之疾戚施駝背之疾蓋衛晉以舅爲君初至新臺時則以尊臨卑外爲尊大之態如籧篨然其後見齊女有順者則俯而求之極其卑屈如戚施矣故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新臺二章章本在臺言而皆曰籧篨魚網鴻離一章則言戚施義各有當也真德秀云宣公既納伋妻而殺伋壽自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君臣父子之行皆同于夷狄衛國之俗亦淪于夷狄安得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原宣公之初亦溺于情欲而不能制耳安知其禍若此之烈哉三山李氏云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爲賊所殺惠公奔齊子懿公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知此可不戒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序謂刺衛宣公也云云）作親臺申培說作窺臺（衛宣公爲伋娶婦而美築窺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子貢傳但云衛宣公納伋之妻）未傳從之申培說亦云惡之令狄國人狄惡其君未必敢顯然目爲籧篨戚施嚴氏之說固自中理

蝃蝀、刺衛宣公奪太子伋婦也、亦齊人所作、史記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取他女、今按此詩及新臺皆爲此事而作、新臺作于宣姜初至衛之時、此詩作于宣姜既配公之後、所以知爲齊人語者、以懷昏姻也大無信也

二語如之。

蝃爾雅說文作螮蝀在東、皮日休云鴛鴦在梁螮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　莫之敢指、紙韻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紙韻蕩以翻○與而傳云、虹也、爾雅云、螮蝀謂之雲、郭璞云、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虹色青白、春秋元命苞云、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儀、分爲抱珥、曹氏云、淮

詩經世本古義　蝃蝀　一

周桓王之世

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莊子云陽炙陰成虹劉公瑾云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亦成青紅之暈劉熙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云淫風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按爾雅螮蝀名雩夫雩以祈雨也謂之雩者蓋雨與不雨尚未定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在西而暮在東也蔡邕云夫陰陽不和昏姻失序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太陰亦不見于日衝無雲不見于日西見于東方故詩曰螮蝀在東莫之敢指以日相互率以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也劉熙云螮蝀其見也顧起元云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俗謂之蠻彭謂東蠻日頭西蠻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也指以手指之也深惡而諱及之也陸佃云夫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水氣之在天成虹天之所以凝衛宣也宣年老此日于人乎愚按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莫之敢指又曰乃如之人兮○朝豐氏本作鼃下同

薄西山矣而淫恣不已猶蝃蝀爲天之淫氣見于日在西之時也陰陽不和不能降雨澤猶之昏姻失序不能成家道也女子指宣姜也有行謂嫁也女子有行與父母兄弟相隔遠矣公於是無所顧忌因取而藏故言莫之敢指又曰乃如之人兮臣子爲君父隱

齊于西　按隮西亦叠韻

崇朝其雨　朝韻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母韻

叶麈韻滿補翻○興而賦也隮本作躋爾雅云陞也按周禮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孔頴達云隮虹隮也蘇升氣所爲故號虹隮朱子云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之言終音之近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朝隮于西擬宣姜也年少正如朝日在東之時而與宣公爲配耦猶蝃蝀之朝升于西雖能成雨然不過終朝止耳以女子有行遠在異國兄弟父母不能爲謀而使之失身至此深惜之也

上先父母此先兄弟○及變文叶韻非有他義

字懷昏姻真韻豐氏本作婚也乃如之人真韻也韓詩外傳作今說苑無也大無信叶息鄰翻也不知命叶真韻也

韻眉也賦也乃如之人指衛宣也懷猶戀也禮記疏云壻曰昏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去此云懷昏姻者言宣公爲其子求昏于齊竟自取之是與其子之昏姻之事也宣公爲其初約相背故曰大無信也命者人所稟于天之正理子思所云天命之謂性也縱欲恣情不顧禮義裂衣裳爲毛羽貶人類于禽獸如宣公者彼豈知稟受之初有所謂天命之理哉故曰不知命也又按韓詩外傳及劉向說苑云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髖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十四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是以年歲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闓溢而後傷時之不可過也列女傳亦云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雙色殞命也按此皆以命爲壽命之命蓋古說云爾然于義膚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云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朱謀㙔云文公懿衛之難孫于文公時無所依據序詩者爲是詩使瞽朝夕誦于官闈之內以示教戒故焉今按是詩之屬于方中之後從而附會之耳或以其篇次在定之方中韓詩傳則云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雖亦近似然莫能定其爲何世至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于宋國人譏之按太白詩云漢祖呂

氏食其在旁秦皇父后毒亦淫荒蝥螟作昏遂掩太陽似與其意脗合然靈公之世已在春秋之末聖人刪詩疑未及此

君子偕老刺衛宣姜之詩出申培說朱傳同○子于豐衛人風之按宣姜不閑公奪公子伋之妻其後遂稱宣姜則儼然爲君夫人矣宗以君子偕老祭端故知爲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叶歌韻爾雅音義作它何翻委委佗佗歌韻它釋文作他他如山如河歌韻象服是宜叶牛何翻子之不淑豐氏本作叔云如之何歌韻○賦也君子指宣公也凡婦人稱夫爲君子偕俱也倡隨大義從一而終所謂偕老也此一句正指宣姜言若曰之人也是君子之所將偕與俱老也云爾副者祭服之首飾毛傳云編髮爲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他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

詩經世本古義第三十

也、次者、髮他髮而次第其長短、與已髮相合爲紒、服之以見王也、追者、治玉爲衡笄、即詩追琢其章之追、衡笄、鄭玄以爲二物、其制皆以玉爲之、謂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孔氏以左傳衡紞紘綖證之、謂統與衡連文、明言紞爲衡設矣、然衡者橫也、笄在頭上、以橫貫爲橫、此衡垂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而言、豈爲從、則此衡爲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左傳雖衡紞連言、然自是綴從下而上者、綖是冠上覆、如今之有目衡之、爲制、既言垂于衡、但謂維持而已、頭上故、名之謂衡笄耳、

衡、笄連文、

男子之笄、以希緇組爲之、所以固髮、所以知后夫人無考、珈說文云、笄飾、毛傳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云、后夫人首飾、從玉、則珈爲笄飾、蓋副之飾、故謂之珈、如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

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季云笄、本婦人之常飾、惟副之珈、則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妻所無也、錢氏云、今人步搖加飾以珠、飾之少者六、多者倍蓰至三十六、據詩云六珈、然則古玉數凡六也、按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瑤琫以翡翠爲華云、疑未必古制也、委說文云委隨也、字从女从禾、徐鉉云、諧云女子從人者也、徐鉉云、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依以狀其行步之美、佗佗說文云、負荷也、愚按委委佗佗則指其首容所負荷者而言、即副笄六珈是也、朱子云、如山安重也、如河寬廣也、又季云、山河衛國之疆域、故特舉以明同王山川之意、象服即下章翟也、孔云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宜說文云、所安也、予謂夫人也、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此章及次章、皆以祭服爲言、以

詩經世本古義君子偕老二

見夫人承宗祧之重、不可慢易輕祧。況祭祀家廟、其禮尚嚴、神實鑒之、必有委佗佗如山如河之度而後可與象服相宜、有如子而不淑、謂此象服何哉、蓋惜其不稱也、咏歎諷動、優柔不迫、舊說徑以子之不淑二語爲指斥之詞、似未是、○玼與後文同不容重出兮玼兮其之翟叶霽韻都計翻也髮說文作兮髮如雲不屑髢霽韻周禮注作髮也玉之瑱也說文作兮象之揥霽韻陸德明云一作擿又作謫並非音也揚且子餘之晳按晳字係錫韻無霽韻疑當作晳从反折不从折詩明星晳晳易明辨晳也皆此晳也霽韻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霽韻也賦也玼說文云玉色鮮也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上章言子指宣姜、此言其者承上文也翟山雉尾長者取以爲衣名、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翟衣揄翟衣闕狄與翟同皆雉名、伊雒南註云褕翟當作翬、揄與褕同、狄闕翟祭小祀服、色赤、孔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褕翟衣以下褕翟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見群廟闕翟從君祭群小祀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群小祀又郝敬云闕狄褻太記作屈狄栝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鄭玄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于旌旂益則可施于衣裳則否益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鞠菊通黃衣也告桑事之服云丹穀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襐御于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按鄭司農謂褕翟衣玄揄翟青闕翟赤展衣白鞠衣黃襐衣黑而孫毓以爲褕翟衣赤闕翟黑展衣赤其揄翟鞠衣襐衣同俱未詳所

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南雉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翟畫揄翟則刻繒爲翟形而不畫褕衣從王祭先王之服色青闕翟祭小祀服色赤孔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褕翟衣以下褕翟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祭群小祀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群小祀又郝敬云闕狄褻衣太記作屈狄栝伏曰屈狄有揄屈猶袞龍有升降也鄭玄云三翟以翟雉之形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于旌旂益則可施于衣裳則否益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鞠菊通黃衣也告桑事之服云丹穀衣也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與說文合當從之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當作襐御于王之服色黑此后六服也又按鄭司農謂褕翟衣玄揄翟青闕翟赤展衣白鞠衣黃襐衣黑而孫毓以爲褕翟衣赤闕翟黑展衣赤其揄翟鞠衣襐衣同俱未詳所

出、姑兩存以備考、此翟闕翟也、與上章言副皆祭祀之服、鬢說文云髮稠也、鄭玄云髮黑也、二義兼之、以下曰如雲、雲亦黑象也、髾說文云髮也、宣姜髮美、無資于髢、故不切切也、髢亦作鬄、說文云髮也、以玉爲之、亦曰充耳、周禮弁師職云、諸侯玉瑱、夫人與君同也、象齒也、揥所以摘髮、因以爲飾、一云以象骨爲笄、一云髮叙也、未詳孰是、玉瑱禮服所有、象揥禮服所無、今並用之、亦非禮也、且朱子云助語辭、皆通作揭、又言揭、形容其軒昂開爽之狀、想其瞻矚峻正、與如山如河之象、相反而又致詡于天帝、物也、禮記疏云據其在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是之美者、舊說以爲言其服飾容貌、唐人咏太真詩云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然匹夫帝于婦人褒斯其矣、○瑳兮瑳兮其之展 叶先韻

韻張連翻 也蒙彼縐絺是紲之清揚揚且 子餘反 之顏 倪堅翻 也展如之人兮邦之 說文作褧今石經作紲 袢 叶先韻汾沿翻 也子 叶先韻 媛 叶先韻翬韓詩作援 也說文云 赤而云瑳兮者蓋象下 農以展衣爲色、白則瑳、兮又即象展衣之色、而言如從鄭司 以禮見君及賓客宜服展衣蒙 縐絺鄭箋云縐之蹙蹙者、孔云絺者以葛爲之精曰 絺龍曰絡其精尤細靡者縐也、按周 禮六服之外原有素沙爲六衣之裏據 禮記云後用素沙其非云 展衣上加縐絺之即素 沙也郝敬云素沙即白紗 之意古婦人盛服以薄紈蒙 絺即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 也紲文云衣無色也一云近身衣 也故其字从衣从半即所謂褻衣也清視清明也揚

解見上章。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揚且之顏者言其眉目之間也。展、舒也。據周禮注、即其之展飛、舉之象。見於眉目之間也。展如之人兮。言服展衣者有如此也之展、謂展衣也。展如之人也。爾雅云、美女爲媛。說文云、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者引也。謂其徒有美色而無小君之德至以邦之媛斥之。其刺之益深切矣。歐陽修云、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鄭箋云、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飾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衣若所皇是也。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是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謂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朱子云、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愚按今以詩之世論之、則合宣姜無足當此者。碩人之詩、雖贊美容貌、相似而非所以施之莊姜明矣。

詩經世本古義 君子偕老 五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出序○子貢傳古以風之、申培說亦云、時不尚德、陳其世、嚴粲以爲此宣公詩、按、宣、公、上、烝、父、妾、下、納、子、婦、淫、穢、已、極、國人不欲斥言、故托言思靜女以爲、刺、亦猶、東、牽、之、思、收、女、也、鄭玄云、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

靜女其姝、虞韻董氏云、嫵作娛豐氏石經及豐氏本亦作娛云陰得江左本說文石經本亦作娛俟我於城隅、虞韻愛韓詩外傳作乎徘也方言注引作薆云掩翳也而不見搔首踟躕、虞韻踟躕文選注作躊躇○賦也靜通作竫說文云、竫亭安也、以好也、此贊其色、言、既、有、徳、而、又、有、色、也、俟通作竢、說文云、待也、待君命也、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隅、說文云、隅也、吕大臨云、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于、幽、閒、而、

詩經世本古義　靜女　一　周桓王之世

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奸、也、故張敬夫詩云、後宮西北、邃城隅、峻、我幽閒、念彼嫉妒、愛而不見二句、俱指靜女言、愛通作僾、說文云、彷彿也、僾、說文云、掩也、掩首、即束髮之謂也、踟躕本作踟躇、說文云、踟躇、猶豫也、躇、蹈本作跱、跱、止、寺聲、从、止、待、同意、踟躕不前也、靜女安處于後宮幽閒之地、以待君命、故得見、方且莊、○靜女其孌、孌、首容、時躕而未遽進、其容貌、而猶未得見、方且彷彿見其容貌、而猶未

防微慮遠，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榮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音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往往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咈，雖榮而辱。孤寡不穀，無時爾榮，天道惡盈，無時爾貴，隆隆者墜，鑿鑿者缺，斯則樂爾頹，靡不可以竷，寵不可以專，寔生慢，愛極則憂，憎必損，理有固然，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蠢爾蕃，振振公姓，誰不以燕翼詒之。

美者自美，翻以取尤，冶容非好，君子所警，結恩而絕，職此之繇，故曰：曩誓誓矜，孰信其渝，禍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政告庶姬，此亦貽形管之意，但詩在規人君，而彼則專主戒後宮耳，燁說文云：盛赤也，女，也，靜女以形管貽君，則固指君所悅之女，非謂靜女之有燁。記過記動，何如形管之有非形管之所能過？女之美，而難制類若此，左傳引靜女汪云，雖悅美，〇自牧歸荑，洵，

釋文作詢。美且異，寘韻，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叶寘韻，羊至翻。〇此也，自我從也。爾雅云：郊外謂之牧，周禮：三曰藪牧，小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是也。張子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依茅，歸猶孔子豚之歸，韻會云：茅之始生曰荑，今人食作梯，刘子因以爲茅，非。梯一也，易曰：藉用白茅，藉之始生者，茅之自郊外，以比美女自外至而進之君也。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異，於人也，匪，通作非，女，指靜女之貽，即指君所悅之女，非謂靜女之有燁。女之美何足美？如若人以形管貽我，乃可美耳。次章所云靜女其孌者，以此。今衛君與夫人，不則德義而惟誑佚是閱，何無有靜女其人者，以形管規誨之也乎。

靜女三章章四句 朱子以爲此淫奔期會之詩、我所、豈淫奔人、語耶、

相鼠、衛夷姜謫宣公也、班固白虎通云、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愚按衛風中、雖不著作者之名、然放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其後爲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於是夷姜縊、夫宣烝父妾而奪子妻、躬鳥獸之行、人之無禮孰過于此、夷姜先既失身、後復失寵、不勝其憤恚之甚、因而自裁、所謂不死何爲、其志已先露之矣、故定爲夷姜之詩、亦以合于妻諫夫之說、

相去聲下同鼠有皮、支韻人而無儀、支韻○比也、相、說文云、省視也、鼠穴作厶而惡之、故首以皮言、儀、容也、凡舉動之可觀者皆是、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人無威儀則衣冠掃地、而不死何爲、支韻○比也、說文云、蟲也、似獸、善竊、晝伏夜動、人見其形容、而惡之、故首以皮言、儀、容也、凡舉動之可觀者皆是、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人無威儀則衣冠掃地、而不死何爲、

詩經世本古義 相鼠一 周桓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鼠無牙是也。止、釋文云、止節也。言無禮節也。鼠偷食苟得而不知止。宣公前淫父妾、後淫子妻、其漁色無厭有如此鼠矣。侯、通作竣、說文云、待也。

而無禮胡不遄死、叶薺韻人。○比也。體四體、禮倫之首。尤禮之所最重者。天理之節文、所該甚廣、夫婦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韓詩外傳載孔子曰、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左傳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斬澤、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掖衛侯之耳、甚醜之也。昏、殺、徒存。亦猶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掇、此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即此意也。愚按上人而無儀是泛言爲人不可以無儀。下人而無儀。則謂其夫之無儀也。此夷姜刺宣公之詞也。彼人而既無儀若此矣。我不幸而身既爲彼所棄。不死欲何爲哉。又爲彼所汚。又爲彼所棄。不死欲何爲哉。詞若決絕。而意寓感動。此班固所以謂妻諫夫之詩也。馮時可云、地無去天之義、妻無去夫之義。所謂不死何爲者。不忍其夫之無禮。甘死而不去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有齒**、紙韻人而無止、紙韻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紙韻○比也。按說文、鼠字象形、徐鍇謂鼠好齧齒而無牙、行露之詩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屋、故象齒又鼠有齒、傷故曰無止。

而無禮胡不遄死、叶薺韻少禮翻○比也。體四體、禮者、天理之節文、所該甚廣、夫婦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韓詩外傳載孔子曰、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左傳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斬澤、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掖衛侯之耳、甚醜之也。又禮記、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

矣。怒叛晉。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棄理。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死。哉。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叔段相甚敬而畏。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君子曰。禮其爲授之以策。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伯石之汰也。一爲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晏子春秋云。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方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王。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王。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又云。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晏子朝。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群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上諸條。但謂無禮之人。必有死亡之禍。以著禮之爲急。與詩之本指異。

相鼠三章章四句　申培說以爲刺三叔之詩。子貢傳以爲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豐熙云。霍叔名處。鼠同音。似非無意而作。愚謂此特因是詩列于鄘風。遂從而附會之耳。序則云。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君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次所誤。尤覺不倫。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出戶○毛氏云皆述逐婦之詞也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朱善云谷風

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

善有安貧之志有門可以怒者矣

也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

賢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習習谷風以陰豐氏本作霖以雨雾韻龜陸德明龜勉韓

勿同心不宜有怒叶麛韻腰五翻顏師古云自古讀

有去聲失作豐字書

其真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韻天以翻德

音莫違及爾同死紙韻亦叶薺韻少禮翻○比而賦

也習本鳥數飛之義轉訓爲重復

正以數義取之谷風詩詁云風自谷出也陸佃云谷風言其自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按宋玉風賦大風盛怒于土囊注謂土囊谷口也嚴粲云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噎噎其陰也皆喻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習爲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衛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艸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飄搖喻危大風有隧喻貪風雨淒淒喻亂風雨以陰喻兩暴怒猶終風故風雅二谷風邶下文言以谷爲穀風爲生長之風以習習爲和且噎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愚按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謂谷之言穀穀者生也然則此谷風亦與彼谷風異矣黽蝘名黽也勉其性好躍越王見怒蛙式之爲其有氣即此蟲也勉說文云強也曰黽勉者雖力所不堪猶勉強爲之似說黽之奮躍而不自量力者然

怒說文云恚也言我黽勉盡力于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采說文云蔈蒬也毛傳云須也按爾雅云須葖也舍人注云葖一名蒬一名葑葑蒬艸木疏云蕪菁也亦名蔓菁郭璞云今菘菜也陸德明云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揖云蕪菁其梗短連地而生葉潤而紅夏則苗枯又名雞毛菜唐本艸注根葉及子乃是菘類特梢似盧菔耳陸佃云蕪青似菘而小有臺字書葑作蓯方言云蓯蕪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蓯齊之郊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芦蓯其紫華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芦蓯今温菘根可食葉不可食蕪菁根乃細于温菘而葉似菘可食然則是蕪菁蘆菔非一物矣圖經又云蕪菁亦謂之臺子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又名諸葛菜嘉話録云諸葛所止必多種之繞出甲便可收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葉之不足惜四也囘則易尋而采五也冬有根可劚而食六也比諸菜其利最博

菲、孫炎云、葖類也、陸璣云、似蒴、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煮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苭、爾雅又謂之葖菜、今河內人謂之瓔汪、以爲土瓜也、又云、菲、葖菜、郭注以爲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孔穎達云、爾雅菲苭與葖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艸、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卽菲也、苭也、葖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唐愼徽云、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糝、卽月令所謂王瓜、無。如論語無乃爲佞乎之無。下體毛傳云、根莖也、周祈云、二物根爲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愚按此卽取節之意、舊註謂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蓋踈不辨二物故也。程大昌云、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膺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腎腸腎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也、左傳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

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又坊記子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孔穎達云、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于人、無以甘根美則并取之、義與此同、德音程子云、好音也、指其夫言、莫之言無音之近也、違說文云、離也、同死、猶云偕老也、言若使爾存取節之意、而德音之加于我者無相離背之意、則亦可以及爾同死而有終矣、傷所遭之不然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徵韻不違伊邇、薄送我畿、徵韻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韻○釋文作燕爾新豐本親昏如兄如弟、薺韻○賦而比也、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乃、述其見棄、遲說文云、徐行也、違、猶背也、言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心與足相背然也、楊愼云、紫玉歌所謂身違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

留皆祖其意畿者疆限之名毛傳以爲門內也孔云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呂祖謙云韓愈譴鼂鬼詩自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內門闖也門橛也即門限兩旁夾木此非真謂其夫之送之言我既行矣汝與我訣別即不敢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而一至于畿乎奈何其不一顧也恕斯極矣白虎通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正謂此也茶爾雅云苦荼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令孟夏苦菜秀即此茶也本艸一名荼一名選一名游冬一名葍一名茗一名荈一名檟一名蔎一名茶陸佃云此艸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陸璣云扶疏六月華從葉出葉青莖赤冬不枯紫葉者爲香茶陸佃云此艸凌冬不凋故名游冬也顏之推則以四時皆有名也顏之推云茶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荼荈是也楊慎云一名吳葵按唐王禹偁煮茶詩自注吳葵一名滷簿豚包苦用苦菜是也鴨腳素問引古方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

唐本艸注吳葵云即開河間謂之苦菜者俗作鴟兒菜又名野苦蕒嚴粲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荈荼此詩及禾苓綿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山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亦英荼之類又徐鍇云即今之荼字按爾雅云檟苦荼乃今之茶然此在釋木之類非此荼也蕎甘菜爾雅云荎蕎實本艸云蕎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能通志云蕎詩共甘如薺謂此菜之美泥萬鈞云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艸甘艸先生則歲豐按爾雅薺類不一其一曰薪莫大薺俗呼老薺似薺而葉細又名蕺薪又名太蕺又名馬辛其一曰蕳亭歷廣雅以爲狗薺淮南子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弱謂之麻艸麻蕡之屬是也又名大宝又名大適子細黃至苦以上二薺皆非甘而可食者其一曰蒬花郭璞以爲蕎花本艸陶注云根葉小異根味甜或以爲即此詩所詠之薺也春秋繁露云薺以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于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此。以。荼。苦。比。新。人。與。下章。以。渭。清。自。況。意。互。相。發。言誰謂新人之醜惡。如荼之苦。自君子愛之。則不啻如薺之甘。與已之貞潔。本如渭之清。然君子惡之。則不啻如荼之至變也。下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正所謂其甘如薺者。宴說文云。安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孔云言安愛爾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舊說謂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于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亦通。但于上下文。湊泊不甚有情耳。

○涇以渭　陸本作謂　濁湜湜其沚　紙韻說文作渟列女傳止宴　列女傳作讌

爾新　豐本作親　昏　禮記作婚　不我屑以　紙韻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有韻

有韻○比而賦也。涇渭二水名。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混說文云。水清見底也。季本云。涇濁渭清。及解合流。則渭亦因涇而濁。然二水相交之處。壅土成沚。而渭在沚之上者。則湜湜然見底。而本清之體固自若也。呂祖謙云。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于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愚按涇以渭濁。嚴粲謂涇誣渭。謂濁是也。程子云。視于淺處則有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混混。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屑。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以說文云。用也。言不以我之平日。動作切切。然用力爲有勞。而念我也。言此以起下就其深矣三章之意。梁笱之喻。蓋本于此。

鄭玄云。母者。諭禁新昏我者。已所自專之辭。梁魚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魚入澤梁。汪云。梁。絕水取魚者。發。韓詩云。亂也。笱。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按鄭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闕空。

以笱承其空、朱子云、梁、堰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孔云、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也、程大昌云、笱者、以竹爲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曰母逝我梁、毋發我笱者、蓋橫溪爲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笱以承其下、魚墮梁、即覺水淺、急趍旁闕、以求入溪、既入即陷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閒說文云、具穀于門中也、皇、急、恤、憂也、俱見說文、言我既不能自安其身于門內、以簡閱取魚之穀、乃急急憂恤我已去之後、欲何爲哉、自憐之甚也、薀、轍云、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云而止之、梁笱指治家言、即下章所言者是、孔子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輔廣云、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君、憶馬者、知也、羅景倫云、大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

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予觀之、恃忿恨決絕之辭耳、豈若谷風之婦、雖遭放棄、而猶不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就其深矣、方之舟、尤韻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禮記及谷永傳匍匐救之、叶尤韻扶又反、

作扶服、居尤翻、比而賦也、鄭玄云、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方說文云、併船也、徐鍇云、今之舫、並兩船也、或云、泭也、水中爲泭、筏也、按爾雅、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也、諸侯維舟、連四船也、大夫方舟、併兩船也、士特舟、單船也、庶人乘泭、併木以渡也、然則方與泭異、當以併船之、解爲正、舟、船也、孔云、舟者古名也、今名船、爾雅云、潛行爲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游、通作汙、或作泅、說文云、浮行水上也、今字从人、音優、汙聲、者、乃旌旗之流、以偏傍同故得通用也、言有亾者、孔云、謂于一物之

上、有此物、無此物、鄭玄云、言君子何所有乎、何所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亾求、有也、深淺、以比、有亾、方舟泳游、以比、勉求、匍匐說文云、手行也、匐、說文云、伏地也、孔云、問喪污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書之者、孔云、謂營護凶事、若有賵贈也、孔子以爲此無服之喪也、程子云、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張氏云、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〇不我能慉、叶宥韻許救翻說文及孫毓王肅本俱作畜

不我慉又詩緝慉作能不我慉又詩緝慉作畜

及以我爲讐、尤韻亦叶宥韻承呪翻

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宥韻時流翻

屋韻毛傳作鞫字通用陸本作俱作鬻及爾顛豐本作慎覆、叶屋韻芳逼翻

諭即鞫字讀詩記豐本作慎

昔育恐育鞫、

六

既生既育、屋韻比予于毒、叶屋韻賦也慉說文云、起也、作興

之意、讐仇同義、左傳云、怨耦曰仇、言不能興起我使有抗儷之、樂而反以我爲仇讐也、阻猶拒也、我德、即上章所言、勤勞家事、周慉、隣里皆是、賈說文云、坐賣售也、行賣曰商、坐販曰賈、說文云、去手也、郝敬云、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錄、如賈百貨、其陳終不見售、矣、程子云、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繇其心阻絕其善故也、昔、前日也、按昔本乾肉之名、乾肉者所更多日、故謂昔爲前日、育、爾雅云、養也、與下文既生既育、既、育、皆以生、理言、商書說文云、窮也、張子云、育恐育鞫、商書所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鞫、通作踩、說文云、跋也、覆本訓翻爲生于困窮之際、顛通作益冒之義、因又訓爲剭及爾顛覆鄭玄云、與女顛覆盡力于衆事、難易無所辭、孔云、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爲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柳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言昔者求育養于恐懼困窮之時、與爾顛覆盡力以營家業、今既遂其生而得所養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毒、謂藥物、錢天錫云

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絕之時。藉以祛鋼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予于毒。正所謂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我有旨蓄、陸本作畜亦以御冬、叶東韻讀如東都籠翻宴爾新豐本作親昏以我御陸本一作禦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寘韻爾雅作勤不念昔者、伊余來墍、寘韻○比而賦也旨、說文云、美也、蓄、說文云、積也、字以艸、徐鍇云、蓄穀米匊菱葅菜、以爲歲備也、愚按此言旨又言御冬、則專爲蓄菜也、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一說蓄菜名、卽小雅所謂薄言采其蓫菜也、今呼禿菜、音之、下文御窮、義亦放此、亦以詒也、未必是詩意、御侍也、冬、月之、無之、時則用此爲侔、侍也、劉公瑾云、古人場圃因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窮言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于窮苦之時則以我爲侔侍至于安樂則棄之、似冬月蓄菜至春夏有新美之蔬可食而向之所蓄者皆見遺也曾鞏云窮猶之無耳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鄒忠胤云、孔子繫易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咸而受之以恒、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者、谷風之良婦、未知何以見棄。今觀其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則其食貧操作、艱阻本既備嘗矣、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此所謂富易妻者耶、夫貧使舊婦拮据謀之富則與新人宴安享之、以新間舊而屏逐其舊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堪此此谷風所爲賦也有洸有潰、正與首章不宜有怒相應毛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鄭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按說文洸水涌貌也引詩有洸有潰徐鍇云言勇如水之涌也蒼頡篇云傍決曰潰項安世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詒說文云相欺詒也誑詐之義肄說文云習也言時

而武暴忿怒，又或時而爲謾語以誑詐我，既習以爲常矣。一說詒通作貽，說文云，相贈遺也。肆，卽伐，其條肆之，肆，言夫奮其武怒，而遺我以禍，如萌蘖之生，生不已，亦通。墅，說文云，仰塗壁也，謂，彌縫其闕，如塗屋壁之，鏝，隙也，爾卽棄絕我，獨不念往日來此，彌縫闕失之時乎，此申歎上章之意，冀其夫之感悟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小雅亦有谷風篇名○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亦無所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氓衛宣公之時淫風大行男女無別互相奔誘蕞落色衰後相棄背出序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

以道其悔恨之意，出朱傳○焦氏易林云，氓伯以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鄭樵云，氓之詩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

氓石經作甿之蚩蚩，支韻字從虫之聲今俗之作虫非抱布貿絲，支韻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尤韻亦叶支韻謀悲翻

注作丘，尤韻亦叶支韻祛其翻

匪我愆期，支韻亦叶尤韻渠尤翻子無良媒，叶支韻莫悲翻亦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見上○賦也，孔穎達云，氓民之一名，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愚按氓字从亡

从民乃流徙之民。非土著者。孟子謂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許行陳相。自楚宋之滕。皆曰願爲滕氓。即其義也。楊慎云。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曰。新氓之治。注謂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氓。已安土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蚩蚩者。言其蠢動無知。如蟲之集聚然。鄭賤之。醜也。布。說文云。某織也。毛傳云。幣也。按周禮載師職。鄭司農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即此布也。貿。說文云。易財也。徐鍇云。猶亂也。交互之義。鄭箋云。季春始蚕。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賚絲以貿易我之絲。乃借此以此。即就也。此氓來意。非真欲貿絲。孔云。欲明此氓來就我謀。欲畧邀我爲主家耳。送說文云。遣也。亦爲隨行之義。蓋遣之去。而又隨之以行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指氓也。劉熙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爾雅。易頓爲敦。敦亦頓也。漢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按今大名府之開州。是其地。水經注云。淇水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逕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戰國策。所謂決宿胥之口。親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路史云。即古觀國后啓五庶。俱封於衛。是謂五觀。即此。愆說文云。過也。期。滿限也。良說文云。善也。周禮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也。鄭玄云。非我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文選注云。辭也。鄭云請也。氓來即女謀。本謀即挈是女而歸。而女意猶未可。謂子無良媒。先來告我。故我行計未辨。請子無怒。以秋爲限。當從子以往。蓋將爲治裝地。如下文所言。以賄遷耳。朱子云。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以

望復關、叶先韻圭玄翻不見復關、泣楚辭章句作波涕漣漣、先韻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叶真韻疑斤翻亦叶先韻倪堅翻爾卜爾筮、體禮記作履註云禮也韓詩亦作履云幸也無咎言、同上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先韻亦叶真韻侖新翻○賦也乘說文云覆也垣也垣而毀必危故字從土從卮意兼聲也垣土墻也復關當是古關名滑縣志云復關在縣城東北六十里今有復關堤寰宇記云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此氓所居之地不敢斥其名而以所居呼之猶秦人之稱樓里也漣瀾同字古人謂流涕爲汍瀾嚴粲云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別後相思憑高遠望恐其負約則泣喜其踐約則笑先笑而繼之以言故曰載笑載言也下四句乃其所言者爾指氓龜曰卜著曰筮體謂卜之兆體筮之卦體也車者迎婦載賄之車賄說文云財也婦之嫁裝也婦人既與氓有成言乃問之卜筮以決其可託與否而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言深自喜其得所托故謂爾可遂即以車來我當即以所有之賄財遷徙隨子而往不煩再計也厥後色衰被棄似若卜筮不爲小人謀也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云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意謂人之踐履動與吉會者不當自以爲功必歸之于卜筮亦斷文取義耳○桑之未落、藥韻其葉沃若、藥韻于嗟鳩兮、無豐氏本作母食桑葚、叶侵韻知林翻爾雅作椹于韓詩外傳作吁嗟女兮、無豐氏本作母與士耽、叶侵韻持林翻爾雅作妉士之耽兮、不可說、說說相應爲韻猶章載言與咎言相應也食葉木也說文凡艸曰零木曰落徐鍇云木曰落而從艸者木但葉落耳其枝榦勁與艸零無異故从艸秋以爲期此時車

來、桑、猶、未、落、故、即、其、景、以、起、興、亦、以、言、貿、絲、及、之。然、曰、未、落。已、隱、然、見、有、黃、落、可、慮、矣。沃本作渜、說文云、溉灌也、沃若、毛傳云、猶沃沃然、言潤澤也、鳩、毛傳云、鶻鳩也、江東亦呼鶻鵃、以其春來冬去、偪四時之事、故少皞氏、取以名司馬之官、陸佃以爲一名鴽鳩、按爾雅、釋鳥云、鴽、山鵲也、以此鳩似山鵲而小、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亦名鳴鳩也、孔穎達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甚說文云、桑實也、毛傳云、鵲鳩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又舊說、鵲食桑甚則革暴、鳩食之則淫。故戒鳩無食桑甚。婦人未嫁稱女、已嫁稱婦、詩疏云、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又未娶亦謂之士、周易、老婦得其士夫、是也。眡通作媞、說文云、樂也、嚴粲云、桑之沃若。喻情眷歡洽之時。鳩嗜桑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爲其所誘。故嘆鳩無食桑甚。女無與士耽。今玩詩語意。明是以鳩。興女。以桑。興士。而舊說謂桑之沃若。以比婦人容色未衰也、鄭云、鮮也、士有百行之時。恐未然也。說許慎云、釋也、

可、以、功、過、相、除。至、于、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嚴云、女子一失身于人、無可鮮說、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悔悔、已無及也、鍾惺云、淫婦人到狠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真韻亦叶先韻于權翻詩幅隕既長隕作圓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真韻亦叶先韻頻眠翻淇水湯湯、陽韻尸漸車帷、儀禮疏作幃韻于非翻士也罔極、職韻二三其德、職韻○賦而比也、月令季秋、火、木、黃、落、此、時、婦人、已、在、氓、家矣、隕、說文云、從高下也、曰其黃而隕者、桑葉先黃而後隕。以比男子之情眷。漸淡而向衰。下文三歲食貧。即其事也。徂、說文云、往也、往之夫家也、三歲、自始嫁至今、閱三歲也、食貧、猶云茹苦、此非真貧。特不以善遇此婦。使如食貧者之食耳、湯湯、毛云、水盛貌、漸、朱子云、漬也、車帷

在上曰幃、在旁曰幬、裳、鄭云、童。容。也、孔云、以幃幬車之旁、以爲容飾、然、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幃、裳、或謂之幬、始嫁時、而言、言我既以身許汝、其時雖渡深水、至漸車之童容、而我猶不遑恤、曾不意其所托之非人、如此。因。自。恨。其。不。明。也。士貳其行、此有所指、必、氓、別有私、者、末二句、又推本其德而言、所以無所止極如斯者。繇其心德所藏。不能專一故也。嚴粲云、士也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所謂怨靈修之浩蕩也、罔極、爲志念無窮極、蓼莪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桑柔昊天罔極、謂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劉公瑾云、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子、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與、左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齊使歸之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覇主、覇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三歲爲婦、靡室勞

翻讀作遼　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蕭韻亦叶豪韻直高翻豐氏本作鼂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

號韻　矣兄弟不知、咥其笑

叶號韻讀如燥先到翻　矣、

靜言思之、躬自悼

號韻　矣、賦也、靡之言無、音之近也、男以女爲室、勞、說文云、劇也、言我三歲爲爾婦、無有爲人室而受如是之勞劇者、侵晨而起、至夜方寐、靡有一朝之暇、所謂勞也、鍾惺云、此婦勑勞、何減谷風見棄以色、此曰三歲色未衰也、暴通作虣、說文云、虐也、急也、咥說文云、大笑也、初與爾謀爲室家、惟恐不諧所願、今前言既遂、而爾至

翻以暴虐加我、我之定計從爾兄弟初不及知今見我爲爾誘而還爲爾暴則惟有咥咥然笑我而已靜言思之孽自已作雖躬自痛悼亦何所歸咎哉連用數矣字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情況淒絕嚴粲云此婦益父母不存惟有兄弟耳○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有岸、翰韻隰則有泮翰本作畔

總角之宴叶翰韻於肝翻孔頴達云經有作卉者因甫田總角卉兮而誤言笑晏晏叶翰韻烏旰翻信誓旦旦翰韻說文作旦旦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支韻亦叶厥韻新才翻亦已焉哉、厥韻

亦叶支韻將其翻○賦而興也及與偕俱怨恚也言初擬與爾相俱至老今前三歲而見暴至此則後來老之境皆使我恚恨之境也岸水涯而高者隰阪下濕也俱見說文鄭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胃無所拘制也總角者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詩有總角卉兮爲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則女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之類也此總角蓋丱丱所謂士貳其行者捐故憐新婦人之所爲恨也舊說連下文言我自總角之時與爾宴樂如古詩結髮爲夫妻之意亦通晏說文云天清也宴樂者蓋象其開霽之意狀旦旦明也箋云旦旦之旦此言笑信誓皆指視言乃追數其昔日挑誘之情狀非婦人自謂也爾雅云晏晏旦旦信也亦已焉哉者歎其不思念復前言也亦已焉哉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朱子以爲此婦人自悔之語言我不自思其反覆以至此則亦如之何哉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理亦可通然與孔子引詩之意不合陸化熙云此詩立言有序總是悔之無及最可拊腕苟文若之失身曹瞞柳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輔廣云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悔之責之其辭益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

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沱守正云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鄭忠胤云婚姻人道之始在易咸稱取女漸稱女歸皆利貞則吉不徒從無攸利蓋其卦與漸反位不當而柔乘剛士動於欲而失其順淫皆之感終非嘉偶故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使行必稽其所敝何至立身一敗萬事瓦正者尤無理子貢傳申培

氓六章章十句

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耦故序其事以風焉此非刺詩其曰美云云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說皆以爲鄘人所作亦無據

何人斯絕友也暴辛公爲王卿士而諸蕃成公成公之友有與暴同行者成公惡之作是詩以絕之

序以爲蕃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諸蕃蕃公焉故蕃公作是詩以絕之愚按蕃公此詩雖爲見諸于暴公而作而其意所專責者非暴公也時蕃公之友有與暴公同諸之者偶過蕃公之門求見蕃公而公不之見故作此詩以責之以暴公平昔交說不如此人之深而此人去蕃從暴初終易面則無行義之尤者也暴公不足刺矣刺此人亦所以刺暴公也鄭箋云暴也蕃也皆畿內國名按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杜注以爲鄭地其姓未詳蕃據鄭語謂己姓昆吾之後左成十一年單子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蕃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書立政篇所謂司寇蕃公是也春秋時蕃稱子公者孔頴達謂蕃以子爵而爲三公今以世本及

譙周古史考證之，則此暴公，乃暴辛公，蕃公，乃蕃成公也，辛公，路史又作新公，世代無考，又按左隱十一年，王以蕃，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郜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凡十二邑，以與鄭人，實周桓王八年也，蕃，公，以，彼，讒失，國，或，在，此，時，張守節云，蕃，忿生十二邑，桓王奪以與鄭，故桓王五大夫伐惠王，厄言云，蕃，爲畿內國，故桓王得以其田與鄭，當時蕃之采地，亦可謂廣矣，然所謂原樊成茅，其初亦皆國也，豈蕃子亦有兼并歟，無故而奪之，是以叛并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先韻經天翻豐氏本作韌

我門，叶先韻謨連翻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叶先韻于員翻○賦也，彼何人斯，義見巧言篇，此與第三章，皆指蕃公之友，新從暴公者，相識之辭，然於暴公則顯其惡，而於此人則並不著其名氏，亦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也，孔，甚也，艱，說文云，土難治也，鄭箋以爲難，食邑於此，故若爲不，見巧言篇，此與第三章，皆指蕃公之友，新從暴公者，相識之辭，然於暴公則顯其惡，而於此人則並不著其名氏，亦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也，孔，甚也，艱，說文云，土難治也，鄭箋以爲難，

此人從暴公以過蕃公之門，欲不入見，則恐佛新知，遲迴于見不見之間，有甚難爲情者，故曰其心孔艱也，逝，鄭云之也，王，彼而言，故曰之，我，蕃公自謂也，後放此，梁，說文云，水，橋，也，夏令十月成梁之梁，蕃，公，所，居，之，門，外，有之，非魚梁也，初逝梁之時，尚未及我門，故疑其不肯入也，伊，發語辭，上云，蕃，公，問，也，下云所，問之人，答，也，從，說文云，隨行也，暴，暴公也，不以公稱者，亦惡而賤之也，問彼所與相隨而行，以逝我梁者，何人乎，曰維暴公耳，夫暴公與我不相善，而斯人從之，則其躊躇於門外而不即入也無怪矣，○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

此人從暴公以過蕃公之門，欲不入見，則恐佛新知，遲迴于見不見之間，有甚難爲情者，故曰其心孔艱也，逝，鄭云之也，王，彼而言，故曰之，我，蕃公自謂也，後放此，梁，說文云，水，橋，也，夏令十月成梁之梁，蕃，公，所，居，之，門，外，有之，非魚梁也，初逝梁之時，尚未及我門，故疑其不肯入也，伊，發語辭，上云，蕃，公，問，也，下云所，問之人，答，也，從，說文云，隨行也，暴，暴公也，不以公稱者，亦惡而賤之也，問彼所與相隨而行，以逝我梁者，何人乎，曰維暴公耳，夫暴公與我不相善，而斯人從之，則其躊躇於門外而不即入也無怪矣，○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

笱韻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笱韻○賦也，孔云，以上言，二人者，謂暴與其侶也，爲此之此，蒙上文言，禍害也，凶終隙末之意，二人從行，則暴是其一明，使之舍我從彼，而使交道不能善其終，非禍而何，服虔云，吊生言唁，相痛傷之名也，朱子云，吊失位也，時

蕩公必有被王譴讓之事故云然不入我門則不唁我明矣始者不如今言始者與我厚不如今之與暴公厚也云者代揣其意之言也可許也不我可者言不許我爲可猶言不悅也漢劉向傳上問楊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其用不可字義同此

逝我陳　眞韻亦叶先韻澄延翻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眞韻亦叶先韻尸連翻　**不愧**　陸德明本作媿　**于人**　眞韻如延翻　**不畏于天**　先韻亦叶眞韻

○賦也爾雅云堂塗謂之陳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按戰國策美人克下陳下陳猶下堂也逝我陳則已入我門矣此人亦深情厚貌者故謬欲入而唁蕩公也蕩公已聞此人之聲音但薄其人而不見其身疑疏詭秘之說既入我門矣此人欲入而見故曰不見其身非秘將安往乎愧懟畏怯也天非蒼蒼之天吾心中有天存焉可對人言斯可對天知故能不愧于人則不畏于天矣今此人欲入而不勝其消沮閉藏之狀

○彼何人斯　胡乎金翻　**其爲飄風**　叶侵韻孚金翻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叶侵韻乃林翻　**逝我梁祇攪我心**　支韻公兮翻

○賦也此彼何人斯指暴公不與之辭飄說文云回風也嚴粲云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自南言無準也爾雅作迴風郭璞云旋風也不斥其姓名者亦賤而惡之也梁間以待故此仍云胡逝我梁祇舊訓適也亦通作多晁氏云古文祇用多字攪說文毛傳皆云亂也疾之深惟欲其不相親近其來逝我梁何爲哉則多足以攪亂我心而已

其負愧于蕩公者何如亦寸心之天所不許也故蕩公嗛正理以深責之表記子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飾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疏云引此者言人之行當須愧于人畏于天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魚韻斤於翻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叶魚韻商居翻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爾者、皆爲藸公之友、言也、遑說文云、急也、周禮掌舍職注云、舍者、所解止之處、亟、疾也、脂車、以脂塗車軸、使其滑澤也、壹者、一人也、云者、代暴公意中之言也、盱、說文云、張目也、時藸公之友入見藸公、而暴公待之于外、藸公惡其所比匪人、而心不欲見之也、因爲辭以謝之曰、爾此行也、果其安舒而別無所事也者、似可以暫慰矣、然我亦不急急爲舍館以留爾果其倥傯而別有所圖也者、則爾當從茲趣駕矣、我即急急脂爾之車、所以然者何故哉、以爾二人從行今一人留彼、彼留者必且曰何其久而不出徙、人來此一人留彼、彼留者何故哉、以爾二人從行今一人使我張目而望也、然則爾今者且姑不見我可也、○爾還而入我心易叶支韻以支翻韓詩作施云善也、也還而不入否音鄙難知支韻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支韻音岐也、賦也、還說文云、復也、鄭云、行反也、易平易也、繫辭云、易則易知、對看否、鄭云、不通也、祇、適也、亦通作禔、易無祇悔、王肅陸績本俱作禔、禔、安也、藸公不欲見此人、而心又不忍終絕之也、乃與之訂期後會、言我今雖不見爾矣、爾此行旋反之時、其經過我門、入而見我乎、我心平易明白原無所芥蒂也、若還而不入、則是爾之情與我否隔不通、爾自示人以不可知、於我何與、復又囑之曰、爾即還而入見我亦必但以一人來勿與暴公同行、庶乎使我心安也、益薰藸不同器、惟絕暴公、無騎牆中立之理、易凌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其謂是乎、凌蒙初云、小人良心不死、如象之見舜而忸怩是也、只是望其來見、妙甚妙甚、董氏云、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爲諧矣、○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支韻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支韻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支韻發出、始者不如今、二句、

之、意伯仲、鄭云、喻兄弟也、我與汝恩如兄弟、愚按此當以年之長幼序之、今亦不定其誰屬也、吹、說文云、噓也、从口从欠、會意、壎、周禮爾雅俱作塤、按王嘉云、春皇庖犧氏、灼土爲塤、塤禮樂于是興矣、爾雅云、大塤謂之踙、孫炎云、音大如叫呼聲也、周禮注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邶、郭璞云、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鷄子、陳暘云、周官之於塤、教于小師、播于瞽矇、吹于笙師、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也、蓋取諸此爾、馬端臨云、古有雅塤、如雞子、頌塤、如雁子、其聲高濁、合乎雅頌、故陽氣于黃泉之下、勳蒸而萌、釋名云、塤、喧也、聲喧喧然也、篪本作鸝、亦作笛、爾雅、大篪謂之沂、廣雅云、以竹爲之、有八孔、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郭云、長尺四寸、圍二寸、上出徑三分、名翹、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按鄭司農周禮註、謂篪七孔、唐孔氏以爲廣雅言篪八孔、此蓋不數其上出者、非也、據廣雅稱篪共有九孔、八孔六孔、有距、橫吹之、此或小篪耳、釋名云、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春分之音也、世本載暴辛公作塤、蕃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謂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蕃成公善篪、今按二說、大要因此詩而附會之、殊不足信、其實蕃公、借以喻兄、與其友謀國議論、唱和相應、如此、亦非暴公也、張萱云、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詩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從來注疏。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篪之徵和。伯。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程良孺云、如塤如篪、古人比之兄弟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塤篪二音同爲一節、陳暘云、土王於仲春、而篪長夏、而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觀周官小師教塤、瞽矇播之、

笙師兼篪而教之。詳於塤。畧於篪者。以塤主唱始。不得不詳。篪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畧。不亦寓伯仲之占乎。及爾如貫。如易言有孚攣如之意。鄭云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鼎云。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以上三句。皆主平日言諒說文云。信也。我之與爾交好。中心誠信如此。而爾曾不我知。是以有二心于我也。三說文云。詶也。周禮。司盟職云。盟萬物。毛云。犬豕雞也。詛說文云。詶也。萬物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註云。盟詛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云。盟者。盟將來。詛者。詛過往。出此三物。如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毛傳謂君以豕。臣以大。民以雞。似無據。因其其不知我而詛之。恚懟之深。無聊之極。欲其悔悟而速改之也。孔云。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解。〇爲鬼爲蜮。職韻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職韻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職韻

作云〇賦也。嚴云。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說文云。人所歸爲鬼。韓詩外傳云。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魂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純陰底滯之氣着人。爲害。蜮蟲名。墜幾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菟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陸佃云。蜮含沙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癘如疥。稽聖賦所謂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鴈鳴則蛇結也。羅願云。蜮生江南溪水中。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如角。弩冬月蟄澗谷口。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烝。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說者又言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稱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害人。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

之短狐、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又柳宗元云、射工射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痕、韻會小補云、諸家說蜮、皆不爲的、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居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射工、虱若說文所謂蜮似鼈三足者、是能也、非蜮也、靦說文云、面見也、字从面从見、會意、徐鉉云、凡人所視瞻、心實見之、故有別識、無、匪之人、面見之而已、心實否也、國語范蠡曰、雖靦然人面、實禽獸也、人對鬼蜮言、罔極、謂無所止極、殷大白云、恩之重者曰罔極、情慾之甚者曰罔極、言鬼之爲物、往來無常、蜮之極、心術之險者曰罔極、能潛形以射人之影、則吾不得而知之、今以靦爲物、能潛形以射人之影、則吾不得而知之、今以靦然面目相看之人、而視之亦如鬼蜮然、其翻覆不測、則無所止極、良足慨也、好、鄭云、猶善也、歌、此八章之歌也、極、謂窮極其情、初則絕而不之見、既則訂之使復來、又既則詛之以絕其翻覆、皆所以窮其罔極之情、而使之止于是也、反側、毛云、不正直也、孔云、翻覆之義、王安石云、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又云、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繇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馮時可云、匪人之比、蕘相攻、沒身不解者、其人、孟涵匪毗之隙、而至於樹黨相攻、沒身不解者、其亦異矣、郝敬云、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何其厚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朱子云、此詩與巧言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按二詩立言之意本不相涉、因朱子有是說、而僞爲子貢傳申培說者遂不載此詩篇名、豐鄒諸本、徑合二篇而一之、然則西漢龔遂王式、及樂緯詩緯尚書璿

璣鈴諸書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此不已闕其一耶作傳說者其人皆在朱子之前不應朱子都不之見而立論便闇合若此益顯其爲淺陋之贋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著刺譽桓公也娶齊文姜而不親迎至于讙以迎之于是得見乎公矣國人代爲文姜之辭以醜之

序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愚按以其世求之則文姜也何以明之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公羊傳云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胡安國云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送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送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

俟爾雅齊詩漢書俱作竢

我於著叶虞韻重鉄翻

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虞韻芳無翻

乎而充耳以素叶虞韻孫鉄翻

乎而賦也俟通作竢說文云待也我丈姜周桓王之世

自謂也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通作宁鄭云門屏之間也按昏禮壻往婦門內兩壁間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昏禮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桓公既不親迎會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自西階今桓公既不親迎會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桓公既不親迎會

讙之後以夫人歸所謂俟我于著乎而即昏禮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孫炎云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經言充耳以素素綅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鄭玄云素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王肅辨之以爲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襍不成爲絛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孔穎達祖其說又謂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今按五色三色以爲此詩乃刺時之詩不惑于序中時不親迎之說以爲諸侯咏耳愚以周禮玉瑞弁冕制度彷彿求之則此詩所云素青黃三色乃正諸侯之統也一見之典瑞職云王圭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繅皆三采三就子男璧繅皆二采再就一見之弁師職云王五

冕皆五采玉三采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夫天子之繅與玉既俱用五采諸侯之繅與玉既俱用三采則懸瑱之統何獨不然詩咏素青黃三色其爲眷侯之服無可疑者所以取此三色素西方之色于時屬秋青東方之色于時屬春春秋乃陰陽之中氣而黃又中央土之正色是或其所以取之之義也若天子則位尊備物當具五色矣篇中于著見素於庭見青于堂見黃但取韻叶孔謂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此迂謬無理之甚也又周禮註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但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今按克耳惟冕服有之弁則否則是自一命而下皆不得有克耳亦可知其非民間親迎之常服也或又謂古者士昏禮攝盛故士得攝大夫冕服今考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註謂大夫墨車士淺車今墨車大夫已上有二車士無貳今從車二乘所謂攝盛也亦不聞有主人服冕

之說、尚、加也、張子厚云、克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瓊說文云、赤玉也、華、孔云、謂色有光華、按毛氏解克耳琇瑩、謂天子用玉、但云、玉、瑱、絕、無用玉、用石之別、而或又解琇爲玉名、此瓊華當即是用玉、鄭以爲石色似瓊、殊費解夫文姜自會讙時已得見乎公、因隨之俱歸、不謂已之失禮爲可羞、而但津津眷君之盛飾爲可喜、○俟我於庭　青韻

而、賦也、庭、說文云、宮中也、增韻云、門屏之內、俟我于庭、郎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瑩說文云、玉色也、○俟我於堂　陽韻

呂祖謙云、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華瑩、英總一瓊而異其名、按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則言瓊華瓊英、總之、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耳

著二章章四句

觀篇中所云著乃親迎之禮、君子譏之、朱子解同然何等莊嚴豈是士庶所有、儻之流俗、其謬確矣、餘如序謂刺時不親迎、卻自渾然、蓋謂其時固有如此人如此事耳、又班固前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以爲齊俗舒緩之體如此固既以營爲青州臨淄之營丘、而顏師古亦以著爲濟南郡著縣審爾則茂昌庭堂亦後可以地名強解否耶、

此圖版由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敝笱、刺魯文姜也、出序○序以爲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愚按左傳、先是齊僖公欲以女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想文姜爲室女之日、內行已不正矣、忽所謂齊大非耦、蓋權辭也、桓竟取之、觀國人知其婦道之必不終也、故作是詩以刺之、觀一篇中有齊子歸止之語、當是始嫁時詩也、姜齊女魯婦、以不正故、使二國俱被惡名、序所謂爲二國患者以此、

敝釋文作弊　笱在梁、其魚魴鰥、叶元韻姑元翻去聲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叶元韻俱見谷風、羅願云笱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則蛟去矣、魴鮮見魚、麗笱、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陸佃云、魴魚後同　如雲、叶元韻俱見谷風、羅願云笱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池魚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則蛟去矣、魴鮮見魚、麗笱、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陸佃云、魴魚

雖等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又曰居就糧溯梁水魴愚按如陸說伊梁之魴雖美而詩有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河魴尤美也齊地近河據陳詩以食魚必河魴對言娶妻必齊姜是則魴乃姜之比此詩首章言魴鰥鱮之名變而魴名不變可知專以魴擬文姜而鰥鱮擬者衆也故焦氏易林云敝笱在梁魴逸不禁舍鰥鱮而專舉魴亦足爲罪狀文姜之明據鰥之爲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士貪以祿死然則是鰥大于魴故毛傳以鰥爲大魚嚴粲駁之云衛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詫之此詩配魴鱮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笱老而無妻者名曰鰥劉熙釋名云爲其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从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夫魚不閉目凡魚盡然故古者以魚同鰥然則鰥是魚視之狀非魚名則詩人不應與魴鱮並舉矣曾記一書載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今意其所出若以制字之意相及也與比目而行者義正相合其必繫是魚無可疑矣姑誌以俟後考鰥以目相及而得名然則是文姜從者之比也齊子文姜也不稱子者非獨明其爲齊女抑亦惡其醜行故諱之使若宋女然亦猶曾諱吳孟姬爲吳孟子耳歸嫁也舊說以爲歸齊按婦人父母在爲大歸無以歸名者此歸止與南山之詩既曰歸止同皆以嫁爲歸也其從鄭玄云姪娣之屬如雲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者也詩人見曾桓爲比言女人昏闇懦弱迷料其不能制姜故以敝笱爲比言女之歸夫家猶魚之入于笱則任其往來今之入者不久將復出矣況以姜之健悍驕佚觀其挾如雲之從者以偕行其氣勢之盛如此目中豈復有桓者哉必不能安其室已胡安國云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亂者夫道也

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于。乾。坤。述。其。理。春。秋。施。于。桓。公。見。其。用。○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語韻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叶語韻讀如與演女翻○興也、

陸佃云、鰥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鰥、西征賦曰、華魴躍鱗、素鰥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魚、與亦或謂之鰱也、傳曰、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即死、弱魚也、其頭尤大而肥者、或謂之鰱、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鰱庸魚也、故其字从庸、葢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鰱、不如吹茹、而鰱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愚按此又足爲文姜從者之比矣。陸璣云、幽州人謂之鵹鶄、或謂之胡鰱、羅云、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艸、鱒食螺蚌、鰥乃食鯇矣、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如雨。不獨言其多。陸佃以爲其傾從。如。雨。之。從。天。是也。鄭玄云、如雨。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叶紙韻愈水翻韓詩作遺云不能制也、豐氏本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紙韻○興也、唯唯鄭云、行相隨順之貌、蒙前章鰥鰥鰥隨魴而行。以興從者隨姜而行。如水。不獨言其衆。如水之長流不息、嚴云、言從之者順猶水之就下也。陸佃云、雲升而生雨、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故如水繼之、亦立言之序、黃佐云、魯國無風寓齊詩中、此詩及南山載驅是也、然姜齊女也、抑固齊之風乎、

敝笱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齊人刺之、益繇誤以歸止爲歸齊、耳朱子改爲刺莊公詩、尤爲無據、郝敬云、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葛屨刺芮姜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其寵人作此芮姜事見左桓三年及四年秋

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竹書亦載周桓王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其事與左傳合芮伯之多內寵固可非而其母至逐之出居于魏以致身被虜幾滅則已甚矣此詩疑寵人所作因芮伯居魏故繫之魏風接壤水經謂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是也河北縣故魏國也鍾惺云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隋獨孤后見群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妒真造化戾氣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詩經世本古義 葛屨 一 陽韻 摻摻 文選注作纖纖說文作纖纖云好手貌豐氏本

周桓王之世

同

女手可以縫裳陽韻要之襋職韻之好人服叶職韻之

賦也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徐鍇云調三股繩也糾糾者糾而復糾繞纏之意故毛傳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孔穎達云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被逐至秋冬猶未得歸故着葛屨而履霜于中野見其淒涼之狀也說文無摻字當作襳云好手貌女籠人自謂也縫說文云以鐵紩衣也裳男子之下服孔云以婦人服不殊裳知當爲男子之下服要說文云身中也襋說文云衣領也好人正指芮伯也親愛之稱猶云大人美人也服說文云用也時芮伯出亡在魏故此所寵之內人爲之縫裳因治其衣之腰領而寄使服之也○好人提提齊韻亦叶霽韻大計翻楚詞章句作媞媞宛然說文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辟陌韻亦叶寘韻毘義翻說文作僻佩其象揥霽韻亦叶齊韻都奚翻維石經作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寘韻亦叶陌韻七迹翻○賦也提提當依楚辭章句作媞媞說文云江淮之間謂母曰媞媞愚按此指芮姜也重言之者疑其方言稱母如此今俗於親屬之稱亦多用叠字宛說文云屈艸自覆也意左辟當依說文作左僻僻自覆也故凡幽猥皆曰僻左象揥紹云手足便右以左爲僻僻見君子皆老篇陳祥道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蓋有事則爲飾無事則佩之按婦人之褵而已亦見其簡朴無華之佩不一今所佩者惟象揥而已揥說文云搔頭也或云衣急蓋以狹小而急故取以名焉褊心亦指芮姜也刺說文云衣小也或云衣急蓋以狹小而急故以名焉褊心亦指芮姜也刺說文云衣急也被以言語傷人者亦如刺之然故毛萇別訓刺爲責也上章詠芮伯之出亡此章則表芮伯之所以見逐于其母者正以內寵之故言此好人之芮伯有母芮姜臨之在上我輩之爲妾媵者亦既自覆藏于左僻之地

而不敢與芮伯相近矣。至于服飾無華。僅以一象揣爲佩。而美之褊心。猶不能容。且以此見責也。雖儉亦美德。而刻核太甚。至于逐其子以出亡。不其忍與。聖人所以錄此詩者。見父母之寵可也。身爲國君。而逐之于外。之于芮伯。但節其女寵之爲厲。婦人無識。禍及國家。遂至于此。可畏哉。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謂刺褊也。魏地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舊說因此。遂謂儉之爲害。足以亡國。亦與奢等。愚深不然。且魏之後人于晉。未聞有儉嗇之俗爲史冊所稱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勝者怨之。語意近似。然內子能儉。政自可嘉。乃徒以褊心見刺于勝。其意義甚小。而聖人肯錄之于經歟。

墓門、刺陳佗也。陳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出序。○陳佗。陳文公之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陳氏云。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致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孔穎達云。史記世家云。文公圍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而立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其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按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丹桓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二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

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簡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益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人、蔡人殺之、因傅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 支韻 之夫也不良國人知 支韻 之知而不已 紙韻 誰昔然矣 紙韻 ○興之墓冢塋之墓門毛傳云墓道之門也爾雅云離也字从斤从林从土毛云幽間希行故生此棘薪惟斧可以開析之夫指陳佗也鄙而不欲斥名之意無良不善也已鄭玄云猶去也嚴粲云論語三已之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皆謂廢退之也誰昔爾雅云昔也朱子以爲猶

已不傳矣訊爾雅云告也韓詩云諫也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衆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顧倒狠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思我昔日所歌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墓門二章章六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且二云序因陳國無事可紀獨陳佗作亂故以是詩與之有大干紱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爲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耳其論良是子貢傳申培說皆謂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諸而囚之冶作是詩語亦近似獨祭端以墓門起咏殊屬不倫若列女傳所載陳辨女事云辨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鮮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夫又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

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
則有其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擯乎大國之間、
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鶉乎、
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辨女貞正而有詞、柔
順而有宗、其後屈原天問中亦用其事云、昏微
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挾繁鳥
當作鶯鳥、王逸注云、人猶闇微之道、爲戎狄之
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鮮居父聘吳過
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
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
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玩逸此注、則是陳國舊
有此詩、而辨女引而歌之耳、固非其所自作也、

習習谷風、疑鄭人怨周之詩、篇名只谷風二字因
習習二字以別之○衛詩亦有谷風特加
侯與犬戎入寇、戎弒
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諸侯東迎故太子宜
寤生立、是爲莊公、相繼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
公子忽爲質于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桓
王三年、鄭伯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
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
不蕆、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
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以上事俱見春秋傳、鄭于周有迎立興
復之功、而周不以爲德、且奪其政、故其言如此、其
以予女對言、絕不知有君臣之分、王室陵夷、于茲
可見、所云小怨、殆指取禾取麥事也、東周之不競、

鄭實爲之。然周之失鄭。不爲無過。此世變之大者。故著之于經。而前人未有言及。姑存此說。質後之君子。其後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亦曰。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語意與此詩相類。然則愚之所疑。或不謬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叶羽語韻讀如與演女翻

將恐將懼、豐氏本作愚

維後漢書作惟

予與後漢書作惟

轉棄後漢書作弃

予、語韻○比而賦也。習習谷風。鮮見國風嚴緊。桑云來自大谷之風。尺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遭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舊說谷風爲生長。習習爲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維風及雨。雨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將。鄭箋云。且也。恐有危疑之意。安者。恐之反。懼之反。棄說文云。捐也。維。予。與。女。我。能先施也。女。轉棄。予。施而無報也。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然轉變也。驚訝之意。當處變之時。且恐且懼。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後。且安且樂。女反棄我。其薄甚矣。○**習習谷風維風及頹**、灰韻豐本作隤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叶灰韻胡隈翻

將安將樂、新序作我

棄予韓詩外傳作似

如遺、叶灰韻夷回翻○比而賦也。爾雅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云。焚輪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按頹本訓爲秃貌。如爾雅解。則當通作隤。隤之義考工記頹爾如委。禮記頹乎其順。皆與隤通。墜佃以風之銳而上者爲猋。名曰扶搖。風之旋而上者爲頹。名曰羊角。非也。嚴云。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寘。安置也。懷。抱也。與免于父母之懷同義。置我于懷抱。如所謂若將加諸膝者。親愛之至也。劉峻云。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烏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此比上章、又深一層徐光啓

云、維予與女。義同鶺鴒。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棄予如遺。則道旁之敝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明本作嵬

叶灰韻烏回翻徐幹中論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朱子云叶灰韻於隈翻○比而賦也、崔嵬、

作何木不死何草不萎

山之高大者、風、搖物、枝枯、故言萎也、嚴云、大風、搖物、草木無不萎死云、衰落也、孔云、草小或連根死、

韻未詳豐道生云叶平聲

解見卷耳篇、萎、李氏云、

故言死也、木大或一、一株惟戴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大德謂共濟患難之大恩、小怨謂言語行事之小失、鄒忠胤云、爲此詩者、必是危疑之際、曾脫其厄、而與以生全故言山峻風高卉枯木萎、而女獨得至今享有安樂者、緊誰之德、柰何便忘却乎、

按此詩之辭、與周、鄭交、惡事絶爲、相類、然古人以此詩爲刺友而作、相傳舊矣、雖未必然、而亦有關風教、備録于後、蔡邕云、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谨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曰、雖有棄予之怨、應劭云、謹按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廢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敝、伐木爲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遯秦、交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傅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悦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朱買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是以虚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

嘆伐木有鳥鳴之悲李華正交論畧云上古無交飽于和氣至于善惡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眞長喪仲祖臨柩慟色踧是近于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朋友漸于講習緣情而親于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子哀勢利相傾也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昇其心勞籧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若然者無代無之至交之道殆絕乎善交者義在切切偲偲匡救其闕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于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奮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務省諸身而已矣呂祖謙云朋友之義出于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習習谷風三章章六句

文俱闕序則云刺幽王子貢傳有朋友二字餘

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申培說朱傳亦以爲朋友相怨之詩劉燊云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見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臣至于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踧踧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爲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其曰刺之不亦宜哉郝敬云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之義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屬風邦國所以獻納及相怨而作則當屬雅政也獻納

爲風、王朝爲雅、又云、小雅短章叠咏、如此篇之類、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小大雅之別、愚按此皆惑于詩序而云爾、然愚獨不謂然者、如篇中言將安將樂、此豈幽王時耶、郎不繫之幽王、而交詆衰薄如此、其不可語盛世景象明甚、且所謂安樂棄予者、謂其不與共富貴耶、邦無道、富且貴焉、其友人之品已自可知、而且沾沾慕之、以不得分一臠爲憾、則其爲見亦鄙矣、

伯兮、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出鄭氏箋○陸元朗云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

伯也爲句者非、按此郎繻葛之役也、春秋書隱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詳見兔爰篇、穀梁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張治云、自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興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率元戎啓行、而諸侯從之若天討加于宋督弑君桓、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桓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巨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于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

伯子貢傳　兮揭　屑韻文選注作桀揭也、

兮、邦之桀屑韻兮、伯也

執殳、虞韻爲王前驅、虞韻○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名氏未詳、揭、說文云、去也、言去從役也、桀通作傑、毛傳云、特立也、曰傑、執、持也、殳、呂氏春秋、謂蚩尤所作、長丈二而無刃、孔穎達云、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爲戈戟之柄、不言殳刃、是無刃也、許慎謂積竹爲之、徐鍇云、殳體八觚、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前驅、王應麟云、如今道引也、崔豹云、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殊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愚按伯也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以起思念之端、舊說謂惜其大才小用、似無此意、○自伯之東、東韻首如飛蓬、東韻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叶東韻、讀如融、余中翻○賦也、孔云、此時從王伐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也、蓬、蒿屬、卅之不理者、葉散生、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朱子云、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自初至周而我首已如飛蓬矣、不待行役之久也、膏、油、所以澤髮者、沐、說文云、濯髮也、朱子云、潘米汁、可以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適說文云、之也、容、飾也、豫讓云、女爲悅己者容、是也、言伯既不在、我當何所之、而爲容飾乎、呂希哲云、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則婦人塗面油髮、自古而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則穿耳帶環、自古而然、○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質韻願言思伯、甚心首疾、質韻○興也、嚴粲云、時以秋俊鄭。秋暑之時。鄭于得雨。故因以起興、朱子云、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說文云、明也、从日在木上、徐鍇云、按淮南子曰、日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故東字日在木中、登于扶桑、是謂朏明、故杲字日在木上、日晡、則反景上照于桑榆、故杳字日在木下、皆會意也、鄭箋云、人喜其雨、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

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芣、毛傳云、厭也、凡人飲食口芣、遂至于厭足、曰芣心以如是爲厭足也、首疾頭痛也、夫憂思、非人所欲、而願言之至于頭痛、然且芣心焉不以爲悔、可以觀情矣 ○焉得諼草、說文豐氏本作藼、韓詩陸德明本作萱陸又云或作藴、說文選注作諠云忘憂也 草、韓詩及豐本俱作艸 言樹之背、隊韻演繁露作北隊韻○賦也、諼通作藼、或作萱、說文豐氏本作藼、韓詩陸德明本作萱陸又云或作藴、說文選注作諠云忘憂也 草、說也、按本草、卽今之鹿葱也、葵食九種、草、此其一云、味芣、豐熙云、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俗謂母爲萱堂、殆是義花宜懷姅、婦人佩之必生男、故名忘憂、董子云、欲、忘乎、又名忘憂、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人之憂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人之忿鬬合歡養生論以爲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卽此是也、朱子以合歡忘憂爲一物、誤矣、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旣耀色以祛瘕、亦含香而可珍同芙荷于蘭署、及蟬露乎首夏、其葉四垂、其蔚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華而不豔、雅而不質、又名後庭草、温庭筠詩云、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又名萬年韭、背、毛傳云、北堂也、孔云、背者、嚮北之義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郝敬云、樹之背者、今人多于堂北墻下作花塢是也、衛之君子、行役過時不反、其婦思之、欲暫忘而不可得、故願得忘憂之艸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所思陸璣詩云、安得諼草言樹背與萱亦是義也、又按萱花宜懷姅。則以爲寓思夫之意。亦通。說文無痗字、當作悔、通作鋂、易以本卦爲貞、變卦爲鋂故悔有改變之義、願言思伯、使我忽然將此心改變而不復思也、與上文欲樹諼草意相應、益無所聊賴之、辭、夫臣子從王。義也。時王室漸卑。諸侯犯上。故其婦憂思而不能忘若此。是役果有射王中肩之事。可以觀世變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愚按

此詩亦未見所謂過時云者，但因其夫從王出征，勝負未必，故盼望而憂之耳。鄭箋引春秋傳桓五年事，確無可疑，或謂擊鼓亦衛風也，乃伐鄭而曰我獨南行，此不應云自伯之東，殊不知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曰之東，孔氏解之晰矣，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鄘人從武庚伐衛，室家憂之，然武庚稱王於他書無所考，鄒忠胤引詩史前編謂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周公歸自東，三叔懼，乃尊武庚爲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叛王命，亦未足信，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速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出序○按左傳，初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平王崩，桓王即位，將畀虢公政，鄭伯辭之，故周鄭交惡，已而鄭莊公如周朝桓王，王不禮焉，又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鄭伯亦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祝聃云，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

行于
天下

有兔 書注作菟 爰爰 雉離 漢書注作罹 于羅 歌韻 我生之初 尚無爲 叶歌韻 吾何翻 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 叶歌韻 陸德明本作離 尚寐無吪 歌韻 陸德明本作訛 ○ 比也 兔 獸名 羅願云 毛野獸有毳 惟兔足底皆毛 號建毛 性狡善走 爰爰 爾雅云 緩也 宜通作緩緩 雉 禽經云 介鳥也 解見雉雉篇 離 麗音近 故易訓離爲麗也 爾雅云 鳥罟謂之羅 說文云 以絲罟鳥也 戴侗云 高网羅飛鳥者也 以繩三維 故其字从网从維 是時 先奔 王師遂敗 作詩者 以兔比列國之卒 以雉比王卒見王室微弱 諸侯攜心 皆寬緩無肯爲王出死力者 而王又好征伐無已 則所苦者 徒畿內之民而已 或以兔喻鄭人 未是 此也 尚 無爲之 尚 當 從 庶幾 宗 解 下 文 尚寐無吪之 尚 寐 之 義 逢 說文云 遇也 从辵 从夆 夆 說文云 相迎也 从夂 从𡍮 𡍮 說文云 下基也 从土 半聲 按羅 既訓心憂 則宗 當入心部 从羅省 意兼聲 心事如在网羅中 憂之意也 原不宜入网部 朱子云 爲此詩者 蓋猶及見周之盛 故曰 方我生之初 天下尚無事 及我生之後 而逢時之多難 如此 郝敬云 繻葛之敗 自是以後 桓文迭興 諸侯相攻 而天下大亂 王愚無爲 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 王迹熄于五霸 春秋始于霸 詩云以此 後儒言春秋獎霸 失兔爰之意矣 寐 說文云 臥也 从宀 爿 夢 說文云 不安也 从夢省 徐鍇云 寐之言迷也 目閉神藏 謂之迷 迷也 吪 言自今以後 庶幾寐而不動 則不復見此景象也 ○ 有兔爰爰 雉離于罦 叶嘯韻 讀如陷 七肖翻 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 叶嘯韻 吉吊翻 讀如叫 一笑翻 尚寐無覺 叶嘯韻 ○ 比也 罦 說文云 覆車

詩經卅本古義　卷十一　十二

罝冬韻我生之初尚無庸冬韻寔無聰叶冬韻讀如衝是于車上曰罝按爾雅云寔謂之罦據此則罦與罝是一物而詩人兩言之何也郭璞以大網解罦或罦大而罝小也又說文云罦捕鳥罟而孫炎乃以爲掩兔之也用之于作爲也凶禍也鄭玄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呼之而後能覺故欲其無所聞焉聞先于覺覺先于吰也三章立言自有次第一節深一節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此詩爲晉趙鞅殺其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有兔○子貢傳申培說皆以事劉文公嘗勸之而後晉趙鞅殺其子貢也寅范吉射之姻也范氏世爲婚姻鞅亦周人傷之而作按襄弘擁敬王以安周薦孔子以相晉大夫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二子伐鞅鞅恨之劉氏與范氏遂遷怒于劉以弘爲其黨也脅周殺弘弘死血化爲碧云詩以兔喻趙鞅雉喻襄弘其說頗與朱子合惟用我生之初等句終難強辨故定從序

HARVAR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出序○子貢傳申培說、以爲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按左傳曾桓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隱八年、鄭大子忽如陳逆婦、以嬀氏歸、桓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之、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三公子、謂子突子亹子儀也、桓十一年周桓王之世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忽、又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突、是爲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桓十五年、厲公惡祭仲之專、使其壻雍糾殺之、已而謀洩、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忽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使忽當日不辭昏、則外有強援、何以至此、

有女同車 麻韻顏如舜說文作葬豐氏本作邁按據豐本則以趨爲韻聲調殊叶矣但將翺將趨古無此文句且兩章皆有孟姜又當如何叶耶

將翔 豐本作趨按據豐氏葬後同

佩玉瓊琚 魚韻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 叶魚韻陟魚翻讀如豬○賦也有女陳女也同車毛傳云親迎也孔頴達云士昏禮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此即忽如陳逆婦嬀之事先是周鄭交質鄭大子忽爲質于周在王所陳侯請妻之鄭莊公許之乃成昏說文作蕤即木槿也華今文花字按爾雅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樊光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木槿通作木堇抱朴子云夫木堇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物也陸璣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郭璞云或呼日及陸機賦如日及之在條常雖及而不悟是也日及通作日給篤論云日給之華似柰柰實相似也傳玄云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陸佃云槿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蕣瞬之義取諸此衍義云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羅願云舜乃華之甚茂者枝葉相當有同車之象有女同車之詩此之謂也舜華舜英舜並蒂之華彼以諸侯娶諸侯之女故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色相稱。何彼穠矣之詩。比唐棣之華。言其反而後合。若下降然。又潘尼以朝菌爲舜華。非是。翔翔緩飛也。車中衣服迎風輕颺之貌。瓊琚即佩玉也。解見木瓜篇。孟姜齊女也。孔云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非文姜也。他女必幼于文姜非同輩耳。都毛云閑也。按都者。鄙之對。左傳云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都者城廓之域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鄙者里鄙之名細民所居不過相習爲吝嗇村陋之狀今諺云野樣老子所謂我獨頑似鄙是也。揚慎云冶容艷態多出于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嚴粲云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復彼乃別指之詞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詩意特取其色耳。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翔且翔于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于事也。舉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閑雅乎。齊大陳小。其女子氣象自別。忽若取之。則有大國足爲援矣。○**有女同行**庚韻豐本作堂**顏如舜英**庚韻**將翔**陽韻**佩玉將將**叶陽章句豐本俱作鏘**彼美孟姜**陽韻**德音不忘**陽韻○賦也。代嗟即先道而行故曰同行。英增韻云蕚也。女始乘車。御輪三周。御者代嗟即先道而行故曰同行。英增韻云蕚也。女始乘車。御輪三周。御者也。又說文云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舜華英英皆言其不可與久之意。將通作鏘。說文云玉聲也。班固云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德惠音言也。謂齊侯請妻之言。將大有造于鄭國。故懷其惠而不能忘也。或以德音爲齊女之德音。猶言有賢譽也。亦通。呂祖謙云不借助于大國而自來多福。忽非奢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

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于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噬于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張氏云。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胡安國云。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于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伯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與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于壞諸侯之館垣。卻送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耳。嚴云。突。狹。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又鄒忠胤云。夫昏姻禍福之階。鄭不耦齊。鄭無齊援。亦無齊禍。曾一擲之得齊禍。無若曾酷者。殷卒閔弒。曾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曾亂也。豈非利外不利內之明戒耶。祭仲智猶未及此。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玩詩中孟姜二字。明言齊女。其事與左傳合。而朱子疑謂亦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有女同車。而宣子皆稱善。豈有淫奔之詞。而可登之燕享者乎。

鴇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出序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出朱傳申培說同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昭侯子孝侯爲桓叔子曲沃莊伯所弒晉立孝侯弟鄂侯其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哀侯爲莊伯子曲沃武公虜而殺之晉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誘殺之于是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序所謂大亂五世者也然則是詩之作其在桓王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故毛傳次序鴇羽下篇以無衣接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麛韻王事靡盬麛韻不能蓺稷黍叶麛韻讀如豎上主翻父母何怙麛韻豐氏本作恃悠悠蒼韓詩外傳作倉天

周桓王之世

曷其有所 叶麾韻讀如毅奚主翻 ○興而比也、肅者、肅肅鴇羽之義、鳥之振羽、其形肅然、故曰肅肅鴇羽、似鴈而大、無後指、孔穎達云、鴇鳥連蹄、性不樹止、陸佃云、毛有豹文、一名獨豹、羅願云、鴇亦水鳥、上林賦曰、鴻鵠鵾鵜、鴛鴦鸊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鶄、群浮乎其上、是也、鴇羽之詩、言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喻鴇之集于苞栩苞棘苞桑、蓋水鳥而木棲、旣失其常、又無後指、尤非所以有托于木者、可謂不得其所矣、段成式云、鴇遇鷙鳥、能激糞鏖之、糞著毛悉脫、今鵰之毛、能落衆羽、然其鷙烈、足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鴇乃水鳥、不以勢稱、而鷙鳥爲之、落羽此、類之、不可推者、按今虢老娼曰鴇、豈亦以是故與、羽此、說文云、鳥長毛也、集止也、苞爾雅云、葘也、李巡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葘、鄭玄云、葘者、根相迫連棬緻貌、栩爾雅云、杼也、郭璞云、杼樹也、陸璣云、今杼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雒及河內多言杼斗、或言杼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

一名槲、鄭樵云、南多槲、北多櫟、按栩櫟本是一物、而栩又有杼櫟之名、孫炎說櫟之實爲橡、而小爾雅亦云、杼之實謂之橡、本草圖經云、杼、櫟也、栩也、杼也、皆橡樂之通名、此說得之、橡、說文作樣、煑食可以止饑、以王命征伐謂之王事、靡之言無、盬之言固、皆音近也、解見采薇篇、言王事無有堅固者、故使禍亂相仍、征役不息如此、以晉事求之、翼與曲沃、攻伐不休、禍起于桓王之助曲沃、詩咏靡盬譏誚實深、周昌年云、此言王事靡盬、與他處意皆在奮忠義、此則一氣趕下、自以失所而志怨耳、孔云、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悠悠蒼天、解見黍離篇、有所猶云得所、但使得歸蓺黍稷、以養父母、則得其所矣、孔云、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鴇翼 職韻 集于苞棘 職韻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 職韻 父母何食 職韻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職韻

○興而比也、翼、翅也、翅文云、翅也、極止也、曷其

有極、言、何時、得、止、此、征役、也、征役、職矣。○肅肅鴇行、叶陽韻寒剛翻

集于苞桑、陽韻王事靡鹽、不能蓺稻粱、陽韻父母何嘗、陽韻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蓋鴇性群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以興此故也、閩諺曰、鴇無舌、蓋鴇無舌、連蹄、性不木止、又其飛肅肅勞苦、然其于苞栩苞棘苞桑也、尚得以其類集。聚衆翼而成行。今君子無所于憩。下從征役。又不得養其父母。則鴇之不如也。又按先言集栩。繼言集棘。繼言集桑。亦征役無定之況。羅願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故五穀外、別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而漢世亦置稻田使者、以其均水利故也、稻、一名秔、然有黏有不黏者、今人以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然在古則通得稱稻、稻屬、或作粳、是則皆以稉爲稻、稉是秔、粳也、則稻是秔、若鄭康成注周禮、稉曰稻、云、澤耳、

皆稻也、故氾勝之云、三月種秫稻、四月種秫稻、字林曰、糯、黏稻也、秫、稻不黏者、今人亦皆以二穀爲稻、若詩書之文、自依所用而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粳、月令、秫稻必齊、則稻是糯、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糯、又稻人職云、澤草所生、種之菩有不菩者、今之粳則無、是通稱稌稻之明驗也、然說文所謂沛國謂稻曰稉、至郭氏解稌稻、乃云、今沛國稱稌、不知說文亦豈謂此稌也、又有一種曰秫、比于粳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秫爲早稻、蘧氏以粳一曰秫、亦未盡也、梁、今之粟類、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梁是其類、肉則曰飯、黍穉稷稻梁、白黍黃黍稻梁稻穉穭說者曰、下言白黍、則上是黃黍、下言黃梁、則上是白梁、今梁有三種、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米也、夏月食之、極爲清凉、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故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黃梁、穗

大毛長、穀米俱麤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勝于諸粱、人號爲竹根黃、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穀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味爲黃粱之亞、古天子之飯、所以有白粱黃粱者、明取黃白二種耳、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薄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其聲爲涼、蓋是亦借涼音、如許叔重說黍、大暑而種、則以黍从暑、粱从涼、其義一也、又爾雅注云、藁、今之赤粱粟也、芑、今之白粱粟也、皆好穀也、郝敬云、今高粱之類、胡氏嘉云、周禮、食醫云、犬宜粱、禮記、粱曰薌其以爲宗廟之祭、又大夫無故不食粱、古人用粱之重如此、燕代間謂之粱穀、關西謂之毛穀、嘗徐鍇云、口試其味也、常、朱子云、復其常也、得耕田以供子職、則復其常矣。

鴻羽三章章七句

序謂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今按篇中有蓺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子貢傳、以爲魏若于征役之詩、鄒忠胤云、魏居周之西土、與邠岐畢、俱屬邇封、其調遣或尤煩于諸國、此風詩王事靡鹽、所以獨見詠于魏耳、亦無據、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出序○愚按此與
狡童、褰裳、三篇、皆
爲祭仲足而作、據左傳、仲足初爲祭封人、因有寵
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益君之嬖幸臣
也、仲雖爲卿、詩人本其進身之始、而醜之、故有狂
童狡童之目、先是仲爲莊公娶鄧曼、生昭公忽、以
鄧曼故、遂立忽、忽固長也、已而爲宋人所脅、旋逐
忽而立突、是爲厲公、仲專政、公惡之、使其壻雍糾
殺之、以謀洩公、遂出奔、昭公復位、不久爲高渠彌
所弒、立子亹、仲與焉、齊人來討高渠彌、子亹見殺、
仲以智免、又逆子儀于陳而立之、其後厲公使傅
瑕殺子儀而復入、因治與于雍糾之亂者、而仲已
死矣、仲、擅、廢、立、之、權、犯、不、臣、之、罪、竟、以
善終、君子、恨之、當、時、目之爲狂、狡、固宜、

山有扶 楊慎云徐邈引作
搏爾雅翼作扶 蘇、虞韻豐氏本作胥楊
慎云徐邈引作疋 隰、
有荷華、叶虞韻芳無
翻豐本作夸 不見子都、虞
韻 乃見狂且、叶虞韻
叢租翻

詩經古本古義 卷九十一

豐本作徂○興也扶蕪毛傳以爲扶胥小木也未詳所出以文義觀之下篇喬松是高木則扶蕪非小木考說文扶字當作扶扶之爲搏卽搏桑之木也字从專亦取扶疏四布也通作搏淮南子朝發搏桑是也後人溷作扶今據徐邈引扶蕪作搏疋亦是以搏訛搏而搏又通爲扶若蕪之言疋疋之言疏卽扶疏也說文以搏爲搏桑神木乃日所出別無木名搏者愚按管子地員篇稱五沃之土木宜桐梓扶橋或卽此扶耳其木之形象未詳嗯說文云阪下濕也荷華荷之華也毛傳云扶渠也扶渠卽芙蕖爾雅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根藕其中的中薏李巡云芙渠總名也別名芙蓉郭璞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也毛傳以扶渠名荷華所謂用其母爲華名者也又陸元朗云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嚴粲云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

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焦氏易林云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狂且指祭仲也狂乃衒大之名韓子云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且語辭呂祖謙云山宜有扶蕪者也嗯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山有橋

陸德明本作喬松冬韻邢昺疏作龍

不見子充東韻○興也橋通作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木上句曰喬松木名趙顧光云壽木也故从公游取枝葉放縱爲義龍毛傳云紅草也當作龍爾雅云紅龍古其大者蘢郭璞云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紅亦作葒陸璣云一名馬蓼葉麁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厚云其枝幹樛屈着土處便有根如龍也廣雅以爲龍蘢本草云一名鴻薟如馬蓼而大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陶隱居云馬蓼生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濕地、莖班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菰草、即水紅也、下濕地皆有之、又陸佃云、以縱故謂之龍、木、橋、聳、子、上草、游、縱、于下、則山濕之偉者、然所以自美者至矣、羅願云、龍與荷華、皆隰草之偉者、所配扶蘇喬松不同、按管子有五栗五沃五位五藟五壤五浮之土、謂之上土、五沃之土、則桐柞扶櫟、秀生莖起、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然、則、首章、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卉、群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柘、次章、言、喬、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此皆土之最美者、山不惟有扶蘇而又有喬松、隰不惟有荷華、而又有游龍、以興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也、克說文云、長也、高也、子、都、子、克、總、爲題自、賢、人之稱、不必有是人名也、狡說文云、少狗也、故以比童、鄭玄云、狡童有貌而無實、亦指祭仲、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淫女戲其所私者、淺陋甚矣、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以爲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皆作扶胥○朱子以爲

之、而作是詩、考左傳載狂狡事、在宣二年、實鄭穆公二十一年也、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狂狡本宋大夫、而爲鄭所俘獲、事僅止此、其見弒于穆公之子靈公、絶不經見、後靈公立一年、爲歸生及公子宋所弒、鄭人欲立子良、子良名去疾、穆公庶子也、辭、乃立襄公、而子良爲大夫云、豐坊引樂正子春國記、謂宋文公立、狂狡年十八、爲大夫、四年、降鄭、鄭穆公使事太子夷、弒穆公、薨、夷立、是爲靈公、狡以大棘之戰、故怨公子歸生、公子宋、諸于靈公、將殺之、歸生弒靈公、狡死焉、其族奔楚、狂接輿其後也、此書他不著録、人以爲坊僞爲之者、不足信、坊又謂子都乃公孫閼字、子克乃瑕叔盈字、皆鄭世族之賢者、今按二人同在鄭莊公時、歷昭厲文穆、而後及靈、凡六公矣、乃引之與狂狡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皆作扶胥○朱子以爲

並稱、殊屬無謂。鄭多賢者、亦何專屑屑稱此二人、又考瑕叔盈、字子克、原無所載、而子都乃射殺孝子顓考叔者、當時鄭莊公、使卒出殺、行出大鵕、以詛之、君子方嘆其失刑、則子都亦何賢之有。季本云、穆公卒而靈公嗣、不半載而爲公子歸生所弒、蓋寔歸生之謀、而假手于公子宋者也。則歸生當國、而公子宋輔之、事權屬焉、豈宋囚狂狡之所能與、而靈公在位日淺、即已被弒、何遽能用狂狡哉、且狂狡一小人耳、其惡必不至如歸生與宋之甚、不責歸生與宋、而區區于咎狂狡、此非公論。而孔子豈得録之、

狡童鄭人忠于忽者之辭、聞祭仲有立突出忽之謀、而因以告之也、嚴粲云、爲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而稱忽爲子。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　元韻倪堅翻　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叶元韻蘊昆翻　叶先韻逡緣翻　亦

兮、賦也、狡童、指祭仲也、說見山有扶蘇篇、不與我言、所謂陰謀也、子、指忽也、禮、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餐、猶言食不下咽也、嚴云、彼者、薄之之辭、權臣擅命、將有他志、惡察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詞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　職韻　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職韻　兮、賦也、

嚴云、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息、說文云、喘也、不能息者、謂憂之深而至于不能喘息也、一云、息、猶安止也、卽寢不安席之意、亦通、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貴竹本申公說及豐氏本皆作麥秀豐氏本多一首章其辭曰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愚按此箋子傷紂之歌見于史記此詩不應全用其語或好事者見兩章各有彼狡童兮句文法偶同因附益之然章法不類狡童兮二句文法云刺忽也不能與國人圖事權未足信也○序云刺忽也所謂權臣擅命者得之惟以爲刺忽臣擅命也所謂擅命者得之惟以爲刺忽而作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議忽以世子爲鄭君則不無可議忽遂忘君臣之分而目爲狡童也說者謬謂箕子亦目紂爲狡童然何知非指飛廉惡來輩乎朱子闢之謂昭公之爲人柔儒疎闊不審聖人刪詩將以垂世教是名之殊不相似其論正矣然云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已壯大不可謂童以瀾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顧留此等詩何爲子貢傳卜培說以爲子良諫用狂狡事傳無所載亦不聽將去其國賦此然靈公用狂狡不足信辨在山有扶蘇篇

褰兮，鄭人思忽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出詩故○按左傳祭仲爲鄭莊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入此詩之作當在祭仲與宋人盟之時也事在桓王十九年

褰兮褰兮，風其吹女。叶支韻音汝下同

和胡偎翻女，比而賦也。說文云草木凡皮葉落墮地必爲仲所逐。猶褰之必爲風所吹也憂懼之深不敢斥言。正似隱語耳。叔伯，謂諸大夫也。倡通作唱。說文

云、導也、和、說文云、相應也、女、指叔伯也、言誰有倡大義者、則我將應而從之也、嚴粲云、此詩小臣願忠于國、而力不能自爲、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汝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繇忽無忠臣良士也、張氏云、忽葢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 薄兮薄兮、風其漂女、叔豐

本作伯 兮伯豐氏本兮作卡 兮、傷子暴韻、妙翻釋文作飄 女、叔豐氏本女作汝 之要加月作腰而說文本身腰字今身腰之要但爲要約字矣 女、比而賦也、漂、飄通、爾雅、迴風爲飄腰之腰、徐鍇謂腰爲中閨、所以自曰持也、故借爲約結之義、和、者、和于、始、順而無違也、要者、要于終、約而不離也、

薄兮二章章四句 序以爲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今按、如序言、則此詩語、乃絶無人臣禮、豈可以訓子貢傳申培說以爲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伐之、忠臣憂之、欲相帥獻謀、以救共國、故作此詩、較爲近之、然相帥獻謀、獻之何人、似不如出突納忽之義、爲得其正、揣摩當日詩意、恰是如此、不知朱子何意、必欲改爲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汚人齒頰矣、又按鄭六卿餞晉韓宣子、各賦鄭詩、子柳賦薄兮、宣子皆稱善、則其非淫詩可知、

褰裳。思見正也。鄭祭仲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出序。但鄭祭仲三字原作狂童○孔穎達云。庶子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柰何。鄭國之人。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令去突而定之。忽也。嚴粲云。鄭人始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悵悵于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其情可見。此詩及立也正。國人憂之。至于不能餐。其情可見。忽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旣微。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旣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已。霸國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褰　說文作攐。陸德明云或作褰。非。褰涉溱。眞韻豐氏本作滭

我思豈無他　豐本作它。後同

人。眞韻

狂童之狂也且。音諸。後同此句不用韻○賦也。子。斥大國之人也。惠。說文云。仁也。褰當從說文作攐。云摳衣也。班固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世本古義　褰裳　一　周桓王之世

詩經世本古義卷九十七

褰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溱水名河南通志云源出密縣一名潧水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水經作潧水其名溱者出桂陽臨武入匯非此水也鄭道元云潧水出鄭城北西鷄絡鄔下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鄔城西謂之爲鄉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前華後河左維右濟王丕也前華後河左維右濟王丕也褰而食潧洧循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南汪于洧世所謂之爲鄭水也楊傳云溱洧未必褰裳可涉此言欲其急于拯亂耳言大國如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則當速褰揭其裳渡水而來毋容少遲緩也他人他國之人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蘋轍云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于也嚴云望大國之正已其情甚切不至一國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自爲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狂童指祭仲即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罪君如奕棋然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毅齋詩記云死君難臣道也今立而狂也且言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之正已不可緩也且助語辭左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于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取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是可以得此詩之意矣子太叔游吉字

○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紙韻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紙韻

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水名前漢地理志云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水經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西北來注之又東過新鄭縣南溱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新鄭縣南洧水從注謂陽城山在陽城縣東北益馬領之統目而長乎城在習陽城之上志與經合矣他士鄭玄云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HOOVER INSTITUTION GENTRAL LIBRARY LANGAMER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貢傳謂子良去國不忘諫君申培說謂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今按子良辭君位不肯立見于左傳從不聞有去國之事且子太叔之引是詩語意明白別無煩曲說矣朱子舊注亦依序義後乃改以爲淫女語其所杉者之詩郝敬云按鄭風如薤兮狂童褰裳諸篇慷慨傷時而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故曰詩言志勿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凡鄭詩孰不可目爲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誤也又呂氏春秋云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其意與子太叔稱詩頗相類於詩指爲近然子太叔與子產同時不應遂賦其詩或即一事兩屬耶

二子乘舟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出劉向新序○二子乘舟之事當以劉向所傳爲確其後舟行無恙幾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以上俱見新序與左傳史記毛傳列女傳諸書大同小異

按左傳云初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來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史記則云宣公十八年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伋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于齊與之白旄而令盜遮界上殺之壽止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即殺之急子至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毛傳則以爲宣姜險使力士待之界上曰有四馬女傳則以爲宣姜險使力士待之界上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然總之皆後一節事其二子乘舟之詩實不作于是時也于何知之此詩中有乘舟之語固非待于隘而殺之于陸者耳新序所載首尾完密足補信史故從之水經注云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陳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矣嚴粲云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立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伏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鳴呼衛之亂階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于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社稷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司馬遷云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

獨何哉。蕘輸云。宣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汲壽勇於義。惜其不爲吳泰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胡胤嘉云。完廩浚井之命。舜未嘗不從。卒不可得而殺者。聖人之道全而德慧妙也。大杖則走。曾子之孝。亦若是矣。曾子之父賢父也。又似不可槩語者。倣尊父命。壽先兄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廢長立少。豈正命哉。伯夷逃之。父尸未寒。齊終棄其命而從兄。千古稱兩人之仁。未嘗有以陷父不義非之者。有孔子之斷例也。倣壽即不得比于二子之無怨。即其爭死不悔。亦足追其芳躅矣。世之論者。或以壽之過。或以倣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名。此平居中庸之論。值倣壽之時。以推其不得已之心。彼誠有大不忍者迫于中也。論人。而以。周孔爲鬭鍵。天下必無全人。論人。而以。周孔爲鬭鍵。倣壽必無罪也。何聖人何不出一語貶之也耶。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烝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倣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潛兄。又能代爲使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辨。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鄒忠胤駁之云。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爲代者。洪氏殆考之未悉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桓爲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倣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倣年且長。因以爲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同母懇兄。固無足怪。其辨確矣。愚按宣公殺倣之歲。實桓王之十九年。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叶養韻　舉兩翻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韻爾雅作洋洋。豐氏本作憬憬。○賦也。景。說文云。光也。汎汎其景。描寫其度。河之時。舟影與波光相上下也。願

通作愿、說文云、謹也、思二子也、養通作恙、說文云、憂也、重言之者、見其憂之相繼續而無已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瑣兮尾兮、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豐本作遐、叶霽韻暇憩翻、○賦也、瑕、禮記注云、玉病也、害、說文云、傷也、不瑕、與泉水之解同、但彼之有害、以理言、此之有害、以身言、言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願言思子、其所自處者、既無瑕玷、豈誠不能免于有害乎、揆理而姑以自慰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序以爲衛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故作是詩、辨已在小引下、于貢傳則云、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以壽爲伋之同母弟、絕無稽據、申培說則云、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沉河於乘舟似合、然群書所稱、二子實死于盜、非死于水、皆不可信、

芄蘭刺衛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出序○惠公、名朔、宣公之子、按左傳、惠公、六、孔穎達云、初衛宣公烝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于齊、則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爲之娶于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公、如曾昭公猶有童心之例、

芄蘭之支、韻石經說文作芄、釋文一作芄、

蘭之支、韻苑俱作枝、

童子佩觿、陸德明云字从人或玉傍作者非、觿、叶支韻翹規翻、綏翻周禮注作鑴、

容兮遂兮、寘韻豐氏本作遳、

垂帶悸兮、寘韻韓詩作萃、云垂貌、

蘭、艸名、說文云、芄蘭也、可爲席、周禮有莞筵蒲筵、莞蒲總一艸、而莞則蒲之小者、以之爲席、則莞精而蒲

粗、舊說誤讀爾雅有蘼蕪生斷之有白汁可啖孔疏云如按郭璞注云蘼蕪芎藭苗也此注則以蘼芎一名蘼蕪可知其非此詩之芎蘭明矣莞叢生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从尤而又呼之以蘭也其質輕揚善泛故取以爲幼弱不能自立者之比支徐鉏云竹葉下垂也芎蘭之葉亦下垂如竹故其莖以支名觿者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子華子云晏子聞其言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是也按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子未冠笄者佩小觿大觿但佩容臭而已故知觿爲成人之佩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其銳端可以解結也劉向云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屨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芎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又淮南子云芎藭生荾枝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後章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爲之制亦當與芎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夫以爲此即薹非也

薹芎而服成人之飾則儼然成人矣然而其實非也云能不我知者言以彼材能若較之于我則未見其果有知識能加于我輕之之辭也惠公以稱年即位聽其母與庶兄通而不能禁亦可謂無知之甚者矣容從容遂申遂朱子以爲舒緩放肆之貌是也垂帶則紳玉藻云紳長制三尺郝敬云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惛愦而癡言彼之惛愦言其執心終未免惛惛然不定益自覺不稱其服也此舉動雖雍容盡遂垂帶翩然而序所云驕而無禮也通篇皆比體及是借童子蹴等之狀爲刺若云正斥惠公則亦非大夫所宜言矣

葉韻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葉韻吉協韓詩作狎

帶悸見前分容兮遂見前分垂帶悸分比也韘說文云射決也毛詩云玦也車攻作抉謂鉤弦也以象骨爲之挾者云鞢之言沓也所以鉤弦鄭玄則以禮無以韘爲玦沓手指放弦令不挈也按

詩經世本古義 芣苢百二

儀禮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用以韜指極猶放弦也三者食指無名指其小指短則不用也亦謂之捷孔云巨指着玦右臂加拾若手指又着沓然則從鄭說爲是愚按肉則言右佩玦捍所用舉其前捍即拾也不及韘者以三物皆發矢時所用舉其二以該之耳甲者十幹之首猶言長也即甲于天下之甲言其材能未必遂長于我也

芣蘭二章章六句

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郝敬云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非闕疑乃爲說曰郰在朝歌之南郰人刺之既於義無染紂餘習故周書畢命尚云茲殷庶士席寵維舊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繇惡終況在郰侯之世風未移于三紀乎信如所云以此入詩其猥已甚顧不知童子之刺及借言也申培說則云刺霍叔也以童子階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胡胤嘉駁之云按竹書記武王崩壽五十有四是時管叔五十有二蔡叔五十周公四十有八康叔四十有六霍叔四十有四成王之二年管叔蔡叔作亂霍叔叛則五十有六成王十年霍叔復封則五十有七年而死則管叔壽止六十成王十年蔡叔卒則其壽五十九是歲有四矣非童幼時也何所取義哉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衛人疾之出序○按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是其事也宣姜惠公之母昭伯卽公子頑宣公子太子伋之同母弟也上淫曰烝

牆有茨說文作蔣不可埽叶蕪有韻皆以爲夜也釋文作遘豐氏本作搆之言不可道叶有韻他口翻也所可道見上也比也茨說文云茅蓋屋也其字从艸从次徐鍇謂次第茅以蓋之也此言牆有茨則是以茨覆牆周禮囿師職云茨牆則翦闔是也埽說文云棄也从土从帚會意夫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乎以比國醜不可宣揚因而思爲之掩蓋忠厚之至也又爾雅云茨蔾蔾說文引此作牆有蔾蔾乃蔾蔾布地蔓生細

葉子有三角如菱而小刺人陸佃云以其可以茨牆故謂之茨歐陽修云公子頑通乎宣姜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惧損牆以爲比亦通葺說文云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共王傳聽聞中葺之言注應劭云中葺材構茬堂之中也顏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室中構結深密之處中葺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道通作導說文云導引也導引之使言也醜說文云可惡也釋名云臭也如物臭穢也范氏云埽之則傷牆道之類也則傷君孔穎達云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謂陰訟乃爭中葺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鄧元錫云曰不可言刺而疾也耻心若觀火然或昏而覆爲之甚矣乎欲之惑人也誠令爲之者克觀之者

心廉耻有不興乎

○牆有茨不可襄陽韻也中葺之言不可詳陽韻韓詩作楊也所可詳見上也言之長陽也比也襄通作攘說文云推也推而去之也詳說文云審議也增韻云語備也曰言之長者欲盡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令人不欲言之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沃韻也中葺之言不可讀叶沃韻讀如毒徒沃翻陳士元謂汪云讀舊本作抽顏氏正俗糾繆亦作抽鄭箋云抽猶出也宣露之義也所可讀見上也言之辱沃韻也比也束說文云縛也毛傳云束束而去之也讀本誦書之義朱子以爲誦言也辱說文云耻也毛傳云謂辱君也道詳讀皆次第先必導人使言而後能知其詳既知其詳則於是從而誦之也眞德秀云夫言猶不可著之于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爲惡

詩經世本古義　卷首　百六

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以爲三卓葬周公。鄘人風之。申培說同。豐氏本葬作搆。豐熙云。中搆之言。謂周公之流言。蘇氏三卓從中搆起。骨肉相殘。故以牆茨起興。言牆之有茨。以禦盜。不可掃而去之。以興兄弟之親。以禦外侮。不可從中搆禍。而傳道其言也。常棣外禦其侮。實本于此。次章曰言之長者。長久遠也。流言之禍。管叔倡之。蔡霍和之。武庚奄君傳播之。十七國附之。三年而後息。可謂遠且久矣。末章曰言之辱者。謂傳誦之不已。則自取危辱之禍也。鄒忠胤云。左傳叔孫豹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燕惠王貽樂間書曰。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三叔交葬周公。正所謂大誥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詩人以牆有茨發端。意蓋如此。有茨

借作有疵。大誥亦曰。知我國有疵。想當時三叔造爲流言。其謀頗洩。而國人不與。與之則爲瘡痏之傷之水。不與則爲鄙詩之牆有茨而已。憲按毛鄭解中葬之言。亦以爲宮中所葬成之語。則謂此詩爲三叔搆周公而發。語亦近似。但觀古語引用中葬皆指爲閨門之事。則從序爲正。

鶉之奔奔、嫋妾刺衛宣姜之詩、出陸佃埤雅○序云、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胡安國春秋傳云、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子貢傳豐氏本俱作雜、之奔奔、音墳左傳禮記子貢傳豐本俱作賁賁、鵲之彊彊、陽韻禮記作姜姜、人之外傳而無良我以爲兄、叶陽韻虛王翻○興也、鶉鵲屬、按鶉一名鴝、爾雅謂鶉子鴝、鴝子鸜、鸜鵒爲一物、非也、又其雄名鵒、其牝名鴝、張萱云、鶉之奔奔一

淳也。不亂其匹。與其牝偕者。故曰鵲其匹不亂。故其牝曰痺。若牝鷄司晨。非以不安于甲之故乎。刑于者念之。陸佃云。此鳥性淳。憙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卽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鵲解見鵲巢篇。奔說文云。走也。彊者有力之義。孫物相當值也。奔奔彊彊。韓詩云。乘匹之貌。孔頴達云。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禮記注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陸佃亦云。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補傳云。鶉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亂其匹。而鬬也。鵲能不淫其匹。故以剛言。並存之。人指宣姜。無良。不善也。兄。女兄。卽姊也。此。婦。刺。宣姜之。詞。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晉趙孟。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文韻○與也。彊彊奔奔。顚倒成文韻耳。君。女君也。釋名云。女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亦曰女君也此。妾。刺。宣姜之。詞。陳用之云。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祉。詩曰。我以爲君。示與君齊也。按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引詩意。蓋謂宣姜所行不順。故娣妾輩得而譏誚之耳。而古注乃云。姜姜賁賁。爭鬬惡貌。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賁賁于下。溺其辭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爲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然

次章我以爲君之語。殊屬難解。申培說以爲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朱傳亦謂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夫頑爲惠公之兄。其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是已。若我以爲君。斷當主國人稱宣姜爲小君而言。均一我也。上章則代惠公。稱我下章則國人自我

天文理母
乃未順耶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出序

○左傳巫臣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供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其引詩與序指合子貢傳亦云公室無禮衛人刺之鄭玄謂公室淫亂在宣惠之世而孔穎達據毛傳篇次但以爲惠公時詩按惠公父宣公上烝父妾下奪子婦惠公母宣姜旣以子婦而爲身之配復以繼母而爲子之室傷風敗俗亘古罕聞不至胥一國而禽獸之不止矣是詩乃國人代爲淫奔者之語以志刺

爰采唐陽韻矣沫之鄉陽韻矣云誰之思美孟姜陽韻矣期我乎桑中叶陽韻要平聲後同我乎上宮叶陽韻送我乎諸良翻後同我乎淇叶陽韻之上

詩經世本古義 桑中 一

淇之上 叶陽韻也 矣 賦也 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唐
辰羊翻 艸名、本草云、夏生苗如絲、蔓延木
上、生實如蠶子、按爾雅云、唐蒙、女蘿、菟絲、一物
曰蒙、曰女蘿、曰菟絲、一物
故爾雅又云、唐王女、則通爲六名、而其實非也、陸機
云、今菟絲蔓連草上、正黃赤如金、非松蘿、松蘿自蔓
生、松上正青、與菟絲殊異、本草經云、菟絲子、一名菟
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一名赤剛、一名菟
縷、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苧麻蒿上、
史記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無根而
生、茯苓抽菟絲死、按唐無根。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
象。劉熙云、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
名、而托以采此也、沫、衛邑、通作昧、即妹邦也、晉書地
道記云、朝歌城、本沫邑、爲殷邦、孟長女也、姜、齊姓、始
于神農、居姜水、因以爲姓、所思云誰、乃美色之孟姜
不惟其配、惟其美也、期、謂相訂限也、桑中宋子以爲
沫鄉之中小邑名也、要者約結之義必指盟誓之事
而言、按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又孟子之滕、館于
上宮、趙岐訓上宮謂樓、也、然則相盟約于上宮者亦以其藏漯不欲人知之
也、淇水名、出沚洹山、至朝歌入河、謂之淇水口、詳見
泉水篇、焦氏易林云、采唐沫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
憂思約帶、愚按此詩人代爲之詞、故連言我字、韓詩
曰、匹夫匹婦、相會于齋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
不可不慎如此。○ 爰采麥 職韻 矣沫之北 職韻 矣云誰之思美孟
弋 職韻 矣期我乎桑中 見前 要我乎上宮 見前 送我乎淇之
上 見前 矣 此也、麥說文云、芒穀也、郝敬云、麥、秋不收。冬、
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
長而獨先秋。有淫之象。弋作定弋、然則弋姒同、一姓、
蓋杞、女、姓、按春秋定姒、公穀○
作定弋、然則弋姒同、一姓、蓋杞、女、姓、按春秋定姒、公穀○
爰采葑 冬韻 矣沫之東 叶冬韻讀如都宗翻 矣云誰之思美孟
庸 冬韻 矣期我乎桑中 見前 要我乎上宮 見前 送我乎淇之

上見前矣。比也。葑、解見谷風篇。郝云、義取下體。賤其褻
也。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
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按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
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鄘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
于衛者、蕪轍云、姜弋庸皆著姓、刺無禮則稱孟。言雖
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
知好禮也。又黃佐云、周婚禮惟嫁長女、而其仲季克
娣媵從之、自殷以前皆然、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是也。季本云、歷數三人而見風俗
之淫奔、彼此不以為醜也。鄒忠胤云、墨子言燕之祖、
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女之所
屬而觀也、彼沫鄉東北亦前四國之類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之音亡國
行私而不可止序偶用其語、宋子遂謂桑間即
此篇、考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
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
上、夜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

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然
則桑間乃紂樂、非桑中明甚、又考郡國志東郡
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
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疑此即桑間也、若詩
之桑中、乃在朝歌、今之衛輝府是也、與濮上迥
不相涉、至申培說云、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
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則亦附會而
強為之詞者、其遠送之說、尤無義理、且以孟姜
為宣姜似矣、孟庸孟弋當作何解乎、朱傳與序
同、而但謂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則亦可醜之
甚、而夫子何錄焉、固不
如作刺者之說為長、

東方未明、齊人刺襄公無常也、序亦云刺無節也朝廷典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傳從之但不著其世、按左傳云、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而管子書亦云、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小白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爲君政令無常、鮑叔牙事公子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與言、襄公無常是則、序所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斜則

增九刻半、從夏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所加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于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晨昏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民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于曆法、皆多較五刻也、鄭于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馬王不同、與曆甚錯、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惟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于朝、春官鷄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于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蓋天子偪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惟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東方未明 叶曒韻謨郎翻顛倒衣裳 陽韻顛倒之倒 叶曒韻都妙翻

公召之 嘯韻 賦也、古者、衣裳連上曰衣、下曰裳、孔頴達云、此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齊謂裳下緝、是裳亦稱衣也、今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自從公召之、說文云、呼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禮、群臣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盛飾而入、而乃至于顛倒衣裳、所以然者、以有自君所而召之者、故其急遽如此、正序所謂興君無節號令不時者也、又荀子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載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

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東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起拜，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太喜，乃復封爲太子。愚按君召臣，臣必速至，雖於禮宜然，然召臣不以其時，則非禮矣。○**東方未晞**，微韻顛倒裳衣，微韻倒之顛，先韻之自公令。叶先韻力延翻之，賦也。晞，說文云：乾也。毛傳以爲明之始升，嚴粲云：日氣所乾爲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日未出也。上章曰顛之倒之，此曰倒之，此曰倒之顛之，顛，頂也。倒，仆也。頂本在上，仆而在下，是上衣下裳倒置。故曰顛之倒之。既乃挈衣，曰衣裳，此曰裳衣，上章曰顛之倒之，當其舊是曰倒之顛之。則裳仍其上之舊，裳仍其下之舊，及其倒之顛之。則衣裳翻爲裳衣，仍爲衣裳矣。令說文云：發號也，上章言召之，弟謂召其人耳，此則將有所使之，雖不指言其事，而此時則此召，此令，何爲而至也哉。○**折柳樊圃**，叶遇韻傳豐本故翻**狂夫瞿瞿**，遇韻豐本作明明**不能辰夫**，未傳豐本作晨**夜不夙則莫**。叶遇韻漠故翻○此也，柳說文云：小楊也，朱子云：楊之下垂者，蓋氏以爲水楊，本草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而濶，長青綠，枝條長軟，葉通作藩，說文云：異也，即雞落也，說文云：種菜曰圃，周禮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說者以爲種菜及果蓏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圓，然則圃而有樊，止名爲圃耳，賈思勰齊民要術云：凡作園籬法，高七尺便足，匪直爲人慙，夫而返狐狠，亦息望而迴，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栽。初時斜插，插時即編。如其栽插，與柳斜直無異。尚與人等，然後編之。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持似房龍，既圖龍蛇之形，復寫鳥獸之狀，綠勢綺崎，其貌非一。榮布錦繡，萬變不窮。狂，說文云：狾犬也，今名人曰狂夫者，韓子謂心不能審得失之地

謂之狂、是也。瞿、說文云、鷹隼之視也、字从隹从眀、隹、鳥之短尾者、眀、左右視也、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註云、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折柳樊圃二句、乃思患豫防之義。猶所云綢繆牖戶者。左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莅封疆以利社稷者、何乎與此同意。一說、焉時可云、折柳以爲樊其爲衛也、疎矣、雖以狂夫處于中、猶尚瞿瞿然而爲備、乃國家危殆、而人君莫之爲念、不慎其與居之節、則狂夫之不若矣、亦通。按國語、管仲至齊、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管子書所載亦同、觀此則棄公之爲人可知。其所以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者。大抵皆荒淫無度。使之然耳。詩人所以倦倦致戒于樊圃也。辰晨通、說文云、早時也、不能辰夜者、謂不能依晝夜之節、明而動、晦而休也、夙早也、莫說文云、日且冥也、字从日在艸中、徐鍇云、平野中、望日且莫將落、如在艸中也、艸音莽、泉艸也、不夙則莫、言其恣情出入。無復限制。非失之太早。則失之太晚。所謂不能辰夜者也。詈語、敬姜曰、諸侯朝受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怠淫、而後卽安、是則一日之中、自晨至夜、必有事焉、若、襄之不遑、國不亡、幸爾、荒而已、使奔命者奔走不遑、國不亡、幸爾、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今按孟子言周公兼三王、幸而得之、亦且坐以待旦、則東方未明、豈在公之時乎、當以序說爲正、其所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者、蓋亦無所歸咎、而責諸摯壺之辭、非大指所在、畧之可也、

盧令令、刺荒也、出序齊襄公好田、大夫風之、出子貢傳○申培說亦云、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按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因遂爲無所弒、此、足、爲襄公好田之、明證、

盧令令、叶先韻力延翻說文作獜獜韓詩作泠泠孔穎達本作鈴鈴豐氏本作獜獜其人美且仁、毛傳云、田犬、孔穎達云、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遠山三、越岡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義訓云、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韻黑白色、按說文、齊謂黑爲黸、則盧當作黸、程大昌云、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同、朱朱其來已久、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

周桓王之世

與、犬、爲、高、耶、令令、毛云、纓環聲、孔云、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愚按下章言盧重環、盧重鋂、蓋、盧、有帶重環者、有帶重鋂者、此以令令、聲綄之、明非一盧也、令、據孔作鈴、說文以爲令丁也、環、鋂之聲似之、故曰鈴鈴耳、其人、指襄公也、逐獸者犬也、發縱指示者人也、美以態度之好言、仁自田獵上見、乃寬厚之意、從狩必俱、頗含必均、與人同樂、不以尊卑形迹表異、是其仁也、

○盧重平聲後同環叶先韻胡涓翻

而興也、璧肉好若一謂環、爾雅注云、邊孔適等、此則鐵鎖之屬、即鎖也、以其圜形如環、故亦名爲環、重環、即頷帶兩環、毛以爲子母環、孔以爲大環貫一小環、非也、鬈、說文云、髮好也、一曰髮曲也、愚按此、以環之、圜、與髮之曲、蓋、贊、其貌、

○盧重鋂、厥韻

其人美且偲、厥韻思○與也、鋂說文云、大鎖也、一環貫二者、增韻云、子母環也、孔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曰重鋂、是頷帶兩鋂、如舊說、以一大環貫一小環乎、是合大小相連、共有六環矣、恐無此體製、又陸佃云、一章曰令令、二章曰重環、三章曰重鋂者、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令令、鈴聲也、說文云、旂有衆鈴、以令衆也、鈴以令之、環以製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愚按令令繫盧、明是所帶重環重鋂、相襄成聲、以爲旂鈴之聲非也、偲、說文云、強力也、徐鍇云、偲之言材也、鄭箋及廣韻、皆云多才也、愚按此、以環之多、益贊其才、

之多、益贊其才、

盧令三章章二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盧○序云、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則以仁與偲歸之、似矣、美且鬈、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義與、還同然、則禮與、及貝丘之證、非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一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莊王之世詩九篇

何氏小引

○揚之水閔無臣也鄭君子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
亡亡而作是詩也

○風雨鄭人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南山齊人刺魯桓公與文姜來齊也

○東方之日刺齊襄公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
以禮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甫田齊人刺魯莊公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魯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何彼襛矣美王姬下嫁齊桓公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

揚之水閔無臣也鄭君子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亾而作是詩也出序○孔穎達云作詩之時忽實未亾序以蘇無忠臣竟以此亾故閔之郝敬云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愚按此即前咏狡童咏蘀兮咏褰裳之人所作繹篇中維子二人之云則愛忽者僅此一人耳惜其姓名不可考矣

揚音汝語韻之水不流束楚語韻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同上○比也揚之水二句解見王風下章亦同蘇轍云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曹氏云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亾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嚴粲云昭公兄弟甚衆無與之同心

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也、鄭玄以爲作此詩者乃同姓臣、亦未必然、總以見外此別無與忽同心者、則忽之孤立亦甚矣、人、謂鄭群臣、廷通作誑、說文云、欺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之言、蓋、離、間我、女之言、呂祖謙云、無信人之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于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眞韻豐本作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眞韻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人者、我身與女忽、其、韻升人翻○比也、曹氏云、此云、二人、則所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朱子舊傳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鄭玄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愚按厲公突以少奪長。其嗣位非正。然及其出奔。諸侯尚有約會起兵而謀納之者、忽實伯兄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訖于被弒外不聞有鄰國之援內不聞有臣民之戴、意其爲人。必多猜喜忌於物無親者讀此書。可想見其大槩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朱子改爲淫者相謂之辭而于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今按禮文、意殊不然、見曾子問篇、壻有父母之喪、則辭于女家曰、恐子不得嗣爲兄弟、其言嗣者、姑明之子、永爲中表兄弟之親、居喪不可嫁娶、將無中表之續、故曰不得嗣爲兄弟、非夫婦而有兄弟之稱也、或曰兄弟、猶所云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蓋親之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就如干貢傳申培說、皆以爲鄙人兄弟被讒相棄、而自訴之詩、子文意亦近之矣、愚以斷從序者、以國風揚之水三見、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晉昭不能令諸侯。一唐風、比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勿忽不能制權臣。其事同、故其

風雨鄭人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嚴粲云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休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叶支韻此移翻

說文作潸潸雲雨起也

雞鳴喈喈叶支韻堅夷翻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支韻○興也

說文云知時畜也徐鍇云鳥鳴聲按喈字从口云雞稽也能考時也喈說文和是也陸佃云秋氣慘而右施皆徐鍇以爲聲衆且能和今曰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也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按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正用此意楊觀光云雞鳴無風雨雁飛無晦暝物之恒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君子不知何所指或曰感當時無此等人思而不得見之辭也夷說文云平也言我若得此等人而見之則平日欝結之思豈不於此頓平哉一說

周莊王之世

詩意絫然

比同參伍求之則詩意絫然

明白無容復二三其說矣

鄭風十八

雞鳴將旦之時夜來風雨雖景象慘黯然忽聞雞鳴聲則時將旦矣即荷卿俛詩所云聖人共手時幾將矣之意以興既見君子必將有以平其禍亂亦通○風雨瀟瀟蕭韻雞鳴膠膠蕭韻叶蕭韻憐蕭翻○典也膠也風雨相亂其聲何喬翻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蕭韻憐蕭翻○典也膠之言糾也今日膠膠者雞聲與風雨聲相爲糾葆而不可分別之意莊子膠膠擾擾乎是也瘳說文云疾癒也徐云忽愈若抽去之也朱子云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風雨如晦叶紙韻呼浼翻雞鳴不已紙韻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紙韻○典也晦本月盡之名爾雅以爲冥也已止也鄭玄云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愈速不已者接續而鳴之謂此愚按天將曉則雞鳴愈速不已者接續而鳴之謂此將曉之時也劉峻辨命論引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輔廣云喜甚于瘳瘳甚于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善劇之辭鄧元錫云世亂俗敗矣自非性生能不改度故以雞鳴起興雞司晨性也風雨淒其而皆皆和者自若也風雨瀟然而膠膠同者自若也天且旦風雨如晦若將漫漫無旦然而鳴不已自若也有常度也性之德也君子不易乎世獨行其道不惑于邪獨立其節性之德也適我願也胡不夷也胡不瘳也又胡不喜也今覯之下拜之矣馮時可云行其道不失其和似雞鳴之皆立其節不惑於邪如雞鳴之不已其善處衰世者乎

風雨三章章四句

朱子云序意甚美以詞氣輕佻斷作淫詩今按此詩詞氣輕亦未見有輕佻處且其云風雨晦冥乃淫奔之時然耶否耶子貢傳申培說以爲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之詩則愚有以斷其不然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賦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游賦風雨宜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

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主也可以無懼矣若如傳說所云則風雨乃齊詩何以謂之鄭志邪

南山齊人刺魯桓公與文姜來齊也魯桓公名軌一名允夫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也僖公一作釐公襄公名諸兒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夫人諧公于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事見左傳及公羊傳齊襄以鳥獸之行遙于其妹魯桓既已知之而不自顧忌卒貫殺身之禍可謂大愚矣

南山崔崔灰韻亦叶支韻遵綏翻雄狐綏綏支韻亦叶灰韻他回翻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叶灰韻古回翻既曰歸止同上曷又懷止叶灰韻胡猥翻

豐氏本作只○此而賦也毛傳云南山齊南山也孔穎達云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崔說文

云、犬高也、狐、邪媚之獸、孔云、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按、詩曰、雄狐、狐書曰、牝雞、皆互言之、無所滯也、綏通作綏、解見次章、以雄狐之尾似之、故曰綏綏也、鄭玄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翰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佚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也、又羅願云、詩人之義寓物以顯其人、雄狐者、君子之象也、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既而獲晉惠公、陸佃云、說者以雄狐爲牡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君之象也、亦通魯道、通作宕、說文云、洞屋也、路之寬平、如之適魯之道、蕩通作宕、說文注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故毛傳訓爲平易也、水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來水、有文姜臺、齊子、文姜也、王安石云、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于齊、由當通作遯、從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從此道以嫁于齊也、懷、思也、來也、釋名云、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已也、文、姜既嫁而得所歸矣、何復思戀、情此綏綏之狐、而不忍捨于齊、而回來爲乎、抑亦留

乎、蓋專刺文姜也、孔云、荷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于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朱子從王肅說、謂懷指襄公言、文姜既嫁于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于義亦順、第考文姜如齊、實桓從姜氏之意、非襄公召之而然、故不得以懷屬襄也、

有蕩齊子庸 冬韻 止、既曰庸 同上 止、曷又從 冬韻止、曷又鞗 叶冬韻 陲恭翻 止、豐本作只、鞗革 豐本作只、魯道

也、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于禪、禪者單也、下者底也、舄飾如繡、以六色相對爲文、屨飾如繡、以五色相次爲文、葛屨、葛布所爲、遇夏用葛爲之、曰葛屨、遇冬用皮爲之、曰功屨、孔云、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綏必屬之于冠、故冠綏共爲一同、愚

按今經文曰葛屨五兩則是明言着此屨者有五人矣釋末句從止蓋從文姜如齊者孔謂姪娣傳姆輩是也冠說文云絭髮弁冕之總名也絭音卷卷束也白虎通作幭綾說文云糸冠纓也禮記注輿服志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冒皮後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頫胡之制遂作冠冕綾緌雙止指魯桓公也庸朱子云常也言此平易之冠冕綾緌雙止指魯桓公也庸朱子云常也言此平易之以桓三年歸魯至十四年其父僖公祿父卒禮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文姜自桓四年之後歸寧已十度矣其不見于經者春秋常事不書父母在而歸寧禮之常也從謂從文姜如齊夫文姜之來齊既不止一次今父母既沒似亦可以已矣乃魯君不加禁制而且從之偕來何爲者哉蓋專刺桓公也楊中立云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次適齊尚可得乎呂大圭云

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胡安國云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事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錢天錫云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乎遙其妹以桓之中怯也呂祖謙云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爲甚急也及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爲天下笑一出于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

○蕢釋文作藝麻如之何衡禮記韓詩俱作橫從韓詩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畝有韻取去聲音見後同妻如之何必告

下**父母**有韻**既曰告**叶屋韻居六翻**止**豐本作只**曷又鞠**屋韻讀詩記豐本俱作**止**豐本作只○比也首章刺文姜。次章刺魯桓。此篇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婚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恨之。藝本作埶。種也。字从垚从丮。垚者土塊也。丮音戟。持也。手持而種之也。麻。解見丘中有麻篇。東西爲衡。南北爲從。毛傳云。衡。縱。從。緃也。孔云。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按齊民要術云。麻欲得良田。不厭熟。注謂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告。稟命也。娶妻者必稟命于父母。父母皆熟籌以爲可而後娶之。所以隆重其事。而不敢苟合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嚴粲云。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鞠。通作鞫。說文云。窮也。謂夫婦之道窮也。言苟使告于父母而娶。則隹兒隹婦必皆父母所厭心者。何至有苟合不正之弊。而夫婦之道窮乎。易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窮即敝之謂也。今文姜之娶。桓公之所自爲也。無二人在上。爲之決擇。是以無良配耳。深恨之之辭。通章皆反意。○**析薪**豐氏本作新豐氏本作斨**如之何匪媒不得**職韻**既曰得**同上**止**豐本作只**曷又極**職韻**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職韻**既曰得**同上**止**豐本作只○比也。析。說文云。破木也。匪通作非。斧斨。所厭心者。何至有苟合不正之弊。而夫婦之道窮乎。易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窮即敝之謂也。今文姜之娶。桓公之所自爲也。無二人在上。爲之決擇。是以無良配耳。深恨之之辭。通章皆反意。○**析薪**豐氏本作新禮記作斨**如之何匪斧不克**職韻**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職韻**既曰得**同上**止**豐本作只**曷又極**職韻職韻作只○比也。析。說文云。破木也。匪通作非。斧斨。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謂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故以析薪者。斷取于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于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于父母兄弟日遠。亦通班固云。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繇父母。須媒灼何。遠恥。防淫佚也。極。亦窮也。言苟

因媒灼作合。則所娶必得佳偶。何至穢德彰聞。如此極乎。按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左傳云。成昏也。杜預云。公不親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則桓之娶文姜。初不親媒而得。故詩人反言之如此。家鉉云。桓以篡弒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爲此會。夫婚姻之始。今魯桓親爲此會。以締好于強齊。匪媒而會。會不以正也。越境而會。迎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是故春秋于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逞弒君之計。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後莊公躬納幣于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爲搖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云。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按篇中惟章首二句爲刺襄公。其後或刺文姜。或刺魯桓。又合刺之。總以通于襄公。故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語。所謂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懷止之。語。所謂齊臣因此事而去國。於史傳無所見也。子貢傳申培說。則皆以爲襄公父。留姜氏。魯桓不能制。齊人刺之。今味詩意。乃姜如齊時作。似不在留齊時也。蓋姜之通于襄。非一日矣。

東方之日、刺齊襄公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出序○愚意此詩、齊人爲魯文姜來齊斥言、故託爲規諷奔者之辭以志刺。按春秋傳桓十八年春、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嗣位、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邾、二年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又會齊侯于穀、至八年冬、齊侯爲無知所弑、終襄公之世、與文姜會者不一而足、而姜之入于齊者凡再、故南山之詩、刺之曰、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是詩所云、在我室、在我闥、即其事也、

東方之日質韻兮、彼姝者子、在我室質韻兮、在我室見上兮、

履我即叶質韻兮、即與也、曰子悉翻兮、即因時以起興、日者君象。日出東方。

萬物莫不瞻仰。今君德不明。不能以禮教善俗。有愧于日多矣。妹、說文云、好也、彼妹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薛君章句云、彼妹者子、東方之日、蓋以此女年方少艾、比初升之日耳、月至東方之日、則光輝倍常、女子之月爲比、亦通、但以序有君臣失道之語、故從前說耳、室、男子之室、申繻謂魯桓公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今以婦人而入男子之室、違禮甚矣、履者禮也、以其可爲人之所踐履、故繫辭解履卦名爲禮、即就也、言此女于光天白日之下、徑然造我之室、若撰之于不然、而可漫然苟合、則我可往就之兮、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自生、猶防止水之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必有亂患、詩人爲國惡正言、而刺譏之旨、已深切矣、雖不

○東方之月　韻

兮、彼妹者子、在我闥　叶月韻他越翻

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見上　**兮、**

興也、月者臣象、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月出東方、明盛之時、今臣不能輔君、明其教化、則是亦有愧于月也、時襄公豺鳥獸之行、未聞其臣有匡正之者、故詩人微其辭以致貴、闥、毛傳云、門內也、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在我闥者、言此女入在我之門內也、發、遣也、暮夜之時、嫌疑之際、探之使去已耳、今留之不去、何爲也哉、程子云、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張治云、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論其時世、與衛鄭之貢貢墻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于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乃陸德明因一本作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此不過惑于毛詩次第而鄭玄強爲之說以爲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序皆云刺哀公之詩夫既其爲哀公之詩下以蒙上況此篇詩序又明有刺襄之本何知非傳寫譌襄爲哀乎申培說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既絶無稽據子貢傳謂莊公無禮齊人刺之或以爲即莊公遥于崔杼之妻棠姜之事然據左傳公往遥于崔子之室未聞棠姜入齊侯之宫也何得云在我室在我闥乎抑豈以彼姝者子指莊公乎必不然矣朱子但謂淫奔之詞嚼蠟殊甚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是詩之爲刺襄無可疑者陸佃埤雅亦從其說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此不過惑于毛詩次第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知既可舉上以槩下何不可舉人刺之或以爲即莊公遥于崔杼之妻棠姜之事然據左傳公往遥于崔子之室未聞棠姜入齊侯之宫也何得云在我室在我闥乎抑豈以彼姝者子指莊公乎必不然矣朱子但謂淫奔之詞嚼蠟殊甚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出序○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爲與讎狩也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譏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甲公之敵所以甲公也此詩疑即狩禚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此詩相朝則有賓射故所言者皆賓射之禮又按春秋無書莊公朝齊之文惟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書公如齊逆女二十四年書公如齊觀社二十六年書公如齊逆姜二十七年書公如齊納幣之後據此詩曰展我甥兮

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語當與甫田篇爲同時之作先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丘穀梁謂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祝丘地然則莊公之狩祝其爲朝齊明矣祝丘穀俱作部

猗 陸德明本作欹 嗟昌 陽韻兮頎而 孔頴達本作若長 陽韻兮抑若揚 陽韻兮美目揚 同上兮巧趨 陸本作趍 踰 陽韻兮射則臧 陽韻兮 賦也猗之爲倚音之近也說文云南陽謂大呼曰咦嗟說文云咨也孔頴達云是口之嗟咄光也猗嗟昌兮歎美魯莊公之戰獲乎莊公歸反爲大夫于傳云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爲大夫于宋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然則魯莊之美當時蓋俊稱之矣說文無頎字當通作頎解見容止言若猶而也古文頎而若通用此頎而長兮舊本作

作頎若長兮是也嚴粲云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揚說文云飛舉也時方賓主酬酢見其目之揚舉也王充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趨說文云走也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孔云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也踰說文云動也毛傳云巧趨貌按曲禮云士踰踰注以爲容貌舒揚也今與此義不合與趨連文故知其爲巧趨貌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其揖遜之威儀如此呂才云魯桓公六年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皆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日爲人砥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也射賓射也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皆爲賓射此射則諸侯相朝之賓射也詳見賓之初筵篇臧善也虛贊其善乃引起下章之辭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及射則貫兮則其臧之實也

〇猗嗟名 庚韻

集韻作顚 兮美目清庚韻兮儀既成庚韻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叶庚韻諸盈翻 兮展我甥庚韻兮

兮、賦也、名集韻作顚、云眉目間也、然說文無顚字、當通作顯、說文云、小見也、一說、名者、稱譽之謂、承上章末句而歎美其射之善、可稱譽也、亦猶美山之大者、爲名山也、清、說文云、朗也、澂水之貌、徐鍇云、在地者莫明于水、故于文、水青爲清、青者清也、劉熙云、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禮射者、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按凡射、度地而畫以容足者謂之物、長三尺、橫一尺二寸、令射者立其中、左足已履物、右足未併、先南面旋視侯之中、乃以右足隨之而後射、此以清表目之美、當是其履物視物時也、儀、賓射之儀、既成、言終事也、今按儀禮、大射燕射、凡三釋獲、而射禮告成、所謂釋獲者、設筭長尺有四寸、以器盛之、每中一矢、則釋一筭、獲之爲言得也、射本以講武主田、故于其中也、則大言獲、其盛筭之器、君大夫士、及所用之地等各不同、以木爲之、刻爲獸形、總名曰中、有皮樹中、有間中、皮樹與間、皆獸名也、有虎中、有兕中、有鹿中、塗之以髹、前足跪、鏊背爲員、孔令容八筭、因射者二人爲耦、人各四矢、合之則八矢、故令容八筭也、二、射之禮既同、想賓、射禮、亦相類、終日、猶云事、非眞謂射竟一日也、侯、射布也、解見賓之初筵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各別、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五采之侯者、賓、射侯也、遠國屬、謂諸侯來朝者也、天子侯畫五采、周禮所謂五正者、注以爲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諸侯三采、損玄黃、所謂三正者也、孤卿大夫士、二采、去白蒼而畫朱綠、所謂二正者也、皆畫之于布上、此詩所言、諸侯賓射之禮、乃三采之侯、耳鄭玄云、正所以射于侯中者、義禮大射注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大射之侯用鵠、賓、射用侯、用正或作鴡、方言、齊魯間謂題肩爲鴡、

通作征、月令、征鳥厲疾、是也、亦作怔、不出正者、發必中的也、展爾雅毛傳、皆云誠也、未詳其義、毛傳云、外孫曰甥、曰我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孔云外孫得稱甥者、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或以此語爲詩人之微辭、春秋桓六年、書子同生、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又按女之壻亦曰甥、孟子、帝館甥、是也、莊公于齊桓卽位後、已昏于齊矣、使其如齊、在桓時也、得非卽壻之稱與、○

猗嗟孌兮、清揚婉 叶翰韻 兮、舞則選 薛君章句作纂 兮、射則貫 翰韻 兮、四矢反 韓詩及豐氏本俱作變 兮、以禦亂 翰韻 兮、

樂

兮、賦也、孌通作嫡、說文云、順也、射禮告成、賓主歡洽、但見其情意藹然可親、卽此、清、揚、總上美目揚美目、清言之婉、亦順也、和順之意、流露于瞻顧之間也、選嚴云、猶耀也、愚按、舞則選兮、言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也、儀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以樂納賓、則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亦如之、司干職云、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器、旣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是皆足爲賓饗用舞之證、此章言射終之事、乃釋獲者退中與筭之後、樂正贊工遷樂備燕之時也、樂必有舞、故薛君章句及毛傳、皆謂舞應樂節也、此非指莊公言、特以起下文射則貫兮、正在是時、亦能與舞節相應耳、貫者、貫布也、禮、射侯中必貫布、始釋筭、鄉射禮云、司射升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是也、若大射用皮侯、則必貫革也、又按保氏教五射、其法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白矢貫侯、皆所謂貫也、莊公每射皆貫、蓋枝之精如此、禮、每射必四矢、謂之乘矢、以乘車必駕四馬、因卽謂四爲乘、有司初授矢于射者、射者受之、搢三而挾一个、謂插三矢帶右、而以一矢挾于弦、及射、則次第發之也、孔云、內則云、男子生、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謂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于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又按周禮、射人職云、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士樂以采蘩五節、九節、謂歌九終、先五節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矢必按節而發、故曰節也、七節者、歌七終、三節先以聽、尊、卑、樂、節、雖不嫌僭也、若大射儀所載、則諸侯之射禮也、反者、反其矢于受矢之處、即福是也、鄉射記云、福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謂首其中蛇交、韋當福、桑、按福以受矢、其長如之、三尺也、博者其寬也、厚者其深也、龍首刻首爲龍形也、中謂腹中爲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韋、皮也、當中也、

與襘通、中衣袴曰襘、兩腹各半、圜交處、眷起如衣襘、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挽之、如襘衣也、以赤黑漆之曰髹、與中之髹同、此言四矢反兮者。乃禮卒射時。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授有司。已皆升就席、而有司乃還其矢于受矢之故處也、鄭說文云、守之也、守者、有拒之義、故又訓爲止、曰以禦亂兮者、禦通作圉、之亂也、呂祖謙云、莊公之善射如此、其才足以禦四方、南宮長萬可見矣、金僕姑矢名、通篇于公無貶辭。而譏刺歎惜之意寓焉。若曰、不謂是子也才。而不能防閑其母也若是、或又若曰、不謂是子而竟忘父讐乃爾、或又若曰、此甥于我者也。必非警我人意中之所無。然而不明言也。此其所以爲風也與。

胡胤嘉云、莊雖不能無罪。而壓於其母。其情猶可矜。君子於人之母。必有以諱之。故於猗嗟之詩。僅道其儀容技藝之美。而微寄不足於慨歎中焉。此立言者之道也。又云、母子之際、難言之、蒯聵不忍於南子、卒

以逆終、況桓、孱主也、文姜之倏從如水、操柄固在手也、桓亦而以國母莊臨于上、區區欲于車馬僕御間、求隄防之術、亦已踈矣、故莊第不能閑其母、何足爲莊罪、莊之罪、莫大於忘讎也、桓與夫人如齊、襄公醉而擅殺于車上、則莊之於襄、讐也、非甥也、姜之於桓、罪人也、非夫人也、不爲倏也妻、則不爲白也母、莊公於姜、母道已絶矣、一彭生之殺、齊何足以謝魯、而莊公漠然不問、此固可以爲人子乎、雖有面目、無所施於天地之間、而雍雍若都、愈嫻於儀、愈不可以爲人、卽貫革之能、復中之巧、不尋諸警讎、而徒逞其僄捷、亦足醜矣、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爲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必非讐、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辭乎、或以我哉、夫魯無風、而刺桓之惡一也、莊公當讐齊、雖齊亦不得而諱言之也、齊人不得諱言之、而莊公不問焉、莊之所以爲大罪也、鄒忠胤云、父子之道、天性也、使莊誠有志、則于時亦不甚稚、所謂嬰兒拱手、誰敢侮之、乃元年、築王姬之館、二年、任其母會齊侯于禚、三年、任溺會齊師伐衛、四年、任其母享齊侯于祝丘、而是冬、又躬及齊人狩于禚、于時、莊年已十七、何無心肝至此、齊人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目之爲股掌之上、甚矣、莊之不競、徒爲展甥似譽、似嘲、若玩孺子、於也、崔銑云、爲莊公者、宜痛父復讎而已、是故居文姜而飽其養、責襄公而絶其使、枕戈社干、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覬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碏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慫、悲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謂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申培說則謂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按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皆謂齊人者、齊大夫狩者非矣、詩爲兩君行實射之禮而作、未遠必得其實則所云公及

觀、射、侯、不、出、征之、語、可、見、豈爲狩咏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田、齊人刺魯莊公也、 原名甫田改別小雅○與猗嗟同意、此曰婉兮孌兮、亦

日猗嗟孌兮。清揚婉兮。非指莊公而何。

無田 豐氏本作 **甫田、維莠驕驕、** 蕭韻亦叶豪韻、起勞翻、楊子法言豐本俱作喬 **無思遠人、勞心** 勞作心豐本 **忉忉、** 豪韻亦叶蕭韻、讀如凋丁聊翻、

○比而賦也、無通作毋、戒人相助也、魯桓公求助于大國、因婚于齊、故以田甫田爲比。孔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莠、徐鉉云、粟下揚生艸也、罹揚而生、羅願云、先儒不適主何物、惟韋昭解魯語云、莠艸似稷無實、又韋曜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艸、答曰今之狗尾也、然後此物方顯、今之狗尾艸、誠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愚按莠、以。比。莊。公。以。爲。齊。人。刺。魯。莊。公。羊傳亦云。夫人姜氏。譖魯桓。

公於齊侯。逆公之言曰。同。非。吾。子。莊。公。之。子。也。同者、莊公名、莊雖爲桓子。而當時議者。咸疑爲非桓所生。故用莠爲比。莠似苗。而實非苗種。孔子所謂惡莠恐其亂苗。是也。倚嗟刺展我甥兮。意亦如此。騶騶朱子云、張。王。之意。嚴緎以爲蔓、延、長、茂、如有騶縱之狀、是也、詩人戒人不可耕大田。耕大田。則恐有非種之莠。竊據于中。而已不能覺也。魯桓欲得齊襄公之歡心。輕徇文姜之意。聽其往來。遂有同非吾子之事。然則何以求歡于大國爲乎。朝之也。遠人亦指莊公也。齊魯異國、故曰遠人。說文無忉字、當作怊、云悲也。曰無思遠人者、諱言而不欲念及之也。莊公生而蒙非種之譏。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閑其母之誚。且與其母更迭入于齊國。將安所施其面目乎。詩人代爲之愧。而又憐之曰。自今以往。我勿復思及遠人。一思之。徒使我心煩勞。而且繼之以悲也。悲天壤之內。乃有如此人。將爲天下諸侯所竊笑耳。極其詬詈。而終不欲明言。雖以刺莊公。亦以諱國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屑韻桀、渠列反、古本作傑、○按桀桀、猶驕驕也、說文云、驕、馬高六尺爲驕、引申爲凡高之稱、莠桀桀、謂莠苗然挺立也、宅通作傑、傑驕驕。喻其年長。桀桀。喻其在位。重言之者、形其驕桀之甚也。怊、悲也、說文云、惛、憂也、憯、痛也、憯惛者、痛也、悲之極而至于痛、憯悼之深也、

人勞心怊怊、叶屑韻旦悅翻、豐本作慅慅、○比也、桀桀、謂桀然挺立也、宅通作傑、驕驕。喻其年長。桀桀。喻其在位。重言之者、形其驕桀之甚也。怊、悲也、說文云、惛、憂也、憯、痛也、憯惛者、痛也、悲之極而至于痛、憯悼之深也、

○婉兮孌叶霰韻龍倦翻說文作孌、豐本作綣、○比也、婉、說文云、順也、孌、慕也、婉孌、謂順慕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卽相并者、總角衿纓、是也、北、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北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北人、北、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北之北、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卑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揣。度。也。魯莊卽位時。年方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見霰韻兮、突而弁霰韻本作弁豐本作弁、○比也、婉孌、莫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卽相并者、總角衿纓、是也、北、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北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北人、北、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北之北、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卑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揣。度。也。魯莊卽位時。年方十

幾見霰韻兮、突而弁霰韻本作弁豐本作弁、○比也、婉、說文云、順也、孌、慕也、婉孌、謂順慕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卽相并者、總角衿纓、是也、北、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北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北人、北、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北之北、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卑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揣。度。也。魯莊卽位時。年方十

○婉兮孌叶霰韻龍倦翻說文作孌、豐本作綣、○比也、婉、說文云、順也、孌、慕也、婉孌、謂順慕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卽相并者、總角衿纓、是也、北、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北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北人、北、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北之北、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卑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揣。度。也。魯莊卽位時。年方十

人勞心怊怊、叶屑韻旦悅翻豐本作慅慅、○比也、桀桀、謂桀然挺立也、宅通作傑、傑驕驕。喻其年長。桀桀。喻其在位。重言之者、形其驕桀之甚也。怊、悲也、說文云、惛、憂也、憯、痛也、憯惛者、痛也、悲之極而至于痛、憯悼之深也、

○婉兮孌叶霰韻龍倦翻說文作孌、豐本作綣、○比也、婉、說文云、順也、孌、慕也、婉孌、謂順慕莊公。想見其爲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卽相并者、總角衿纓、是也、北、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北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北人、北、金未成器也、借作童北之北、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卑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揣。度。也。魯莊卽位時。年方十

三。及四年狩穀之役。年僅十七耳。齊人驟見其服諸侯之服。故曰突而弁兮。然年已長大。而絕無羞惡之心。位列諸侯。而不聞復讐之志。則詩人深刺之意。亦寓於此。

無田三章章四句

序云。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諸儒皆祖其說。故楊雄云。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桓寬鹽鐵論云。夫人治國之道。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治田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蓋舊說相傳云爾。朱子謂未見其爲刺襄公。誠是。子貢傳。申培說。則皆謂齊景公欲求諸侯。急于圖霸。大夫諷之。亦祖序之意。而少變其說。然細按之。實與詩辭不貼。要之非也。

載驅四章章八句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魯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出序○按春秋魯桓公殺後。子莊公嗣位。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惟如齊師。不顯其處。祝丘與防皆魯地。禚穀皆齊地。禚地未詳所在。穀在今兗州府東阿縣。繹詩中有汶水湯湯。齊子翱翔之語。汶水在齊南魯北境上。即今兗州府汶上縣。其地與穀相近。此詩疑即天會。穀時作也。是年一歲再會。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是之淫奔者。而齊襄之與文姜會。亦止于此。越明年。遂爲無知所弒。胡安國云。此其禍淫之明驗也。

載驅 釋文作駈豐氏本作敺 **薄薄、** 藥韻 **簟茀** 釋文作第 **朱鞹、** 藥韻 **魯道有**

蕩、齊子發夕、叶藥韻祥禽翻○賦也、載之言則蓋音近也、驅、驅馬聲也、溥通作轉、說文云、車下索也、治車而重以索縛之、曰轉轉也、簟、說文云、竹席也、毛傳云、方文席也、孔頴達云、用竹爲席、其文必方、葑、解見碩人篇、爾雅作菶、云、興、華前謂之蔽、郭璞云、輾、以韋靶車軾也、第、以韋靶後戶也、禦、以簟衣軾也、蔽、以簟衣後戶也、孔云、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華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葑朱鞹也、愚按葑、者、當爲車、前後蔽之總名、故簟、有葑、稱陳祥道云、輾與葑、皆華爲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詩所謂簟葑衛夫人之車、以翟、葑、又云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葑、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朱、朱漆也、鞹是革之別名、獸皮治去毛曰革、徐鉉云、皮去其毛、染而瑩之、曰革、所以爲固、漆之以朱、所以鞹、空鞹之意也、以鞹鞃車、所以爲飾也、載驅二句、俱指襄公言、驅馬治車、行于道上、蓋將以會文姜也、魯道有蕩、及齊子、解見南山敝笱篇、夕、說文云、莫也、發夕時發行也、文姜聞襄公所在、即夕啓行、不能待旦、經有蕩之魯道、而適齊境也、孔云、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曾無愧色、故刺之、嚴粲云、車飾之美、繫衆觀也。

○四驪濟濟、叶薺韻子禮翻○賦也、濟濟、盛貌、解見靜女篇、**垂轡瀰瀰、**薺韻陛德明本作豐本作六轡瀰瀰、爾爾豐本作瀰瀰、薺韻鄭玄云、豈讀當爲闓、闓明也、孔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闓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闓、注云、闓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闓、賈達以今文較之定以爲闓、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闓、闓干古文則爲悌、愚按豈弟二字甚明、鄭玄改作闓、闓闓更不可曉○賦也、四驪、二、句、以上、章、載、驅、二、句、例之、亦當、指、襄公、言、鄭玄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四、一駟也、驪說文云、馬深黑色、毛傳云、四驪言物色盛也、列子云、騄牝驪牡、濟之言齊、謂齊果天下之馬也、爾雅亦云、騄、駵、至、色也、孔云、襄公將與妹遥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

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轡解見大叔于田篇、轡轡之轡、解見叔于田篇、轡轡

單言齊子。故知其爲桓公沒後之詩。胡安國云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祗敬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崔銑云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文姜之有也論者失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耻之故敘筒諸刺興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戕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鄒忠胤云車中之難莊于時爲年幾何濼之會桓實尸之雖有申繻之

喪言不聽固非一孺子所能尼其轍桓沒之年莊僅十三何輒以制母之事乎況夫人秩淫佚之性諸兒憑強大之威藉令長君嗣位少乏剛斷或不能制況莊公纔生十五可過責之哉上無作福作威之明辟下無寄命之重臣此莊公之不幸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集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湯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此說不知何所本朱子但以爲齊人刺文姜之詩然則齊襄之罪可末減乎子貢傳以爲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申培說亦云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皆影附而爲之說要自無據春秋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不言所在且篇中亦不見有如師之語豈以行人彭彭與駟介彭彭畧相彷彿乎

何彼襛矣美王姬下嫁齊桓公也春秋魯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之十四年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公羊穀梁傳皆云逆我也林堯叟云共姬即王姬按左傳記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廣蔡姬皆無子然則即此王姬也桓新有齊國任用管仲將興霸業而聯姻王室故詩人美之其後一匡九合以尊周爲名共主之不替緊桓霸是賴夫子特錄此詩附于召南蓋許齊桓與召公奭美寓意深矣

何彼襛矣 冬韻韓詩作茂朱傳豐氏本俱作襛矣 唐棣之華 稗編祖棠作棣諱 麻韻

曷不肅雝 冬韻此章亦隔句兩韻 王姬之車 麻韻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此音○臧中有此也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襛說文云衣厚貌據春秋王姬以冬歸齊則衣厚之時也故即其所見爲咏唐棣之華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二十五

此辭也。爾雅云。梭。本草云。梭樹大十數圍。亦名梭楊。圍葉云。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梭。沈括駁之云。扶梭即白楊也。本艸以白楊扶梭爲兩條。蓋不知其爲一物也。扶梭亦謂之蒲梭。陳藏器引論語注。以唐棣爲今越人謂白楊爲蒲梭。此誤也。戴侗云。按白楊多種。于虛墓間。似楊而白。故謂之白楊。夫梭扶梭蒲梭。本一物。以夫扶蒲聲相通。故通用之耳。陸璣解唐棣則云。奠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此皆誤也。嚴粲云。奠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繇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此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陸佃云。凡物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錢天錫云。唐棣之華。以美夫婦。如雎和也。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杜預云。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也。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按巾車職。王后五路。其一曰重翟。錫面。朱總。重翟者。用雉羽重疊飾車爲蔽。馬面有錫。錫音陽。馬面當盧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朱綢爲之。配王玉路以祀者。其二曰厭翟。勒面。繢總。厭翟者。鱗次翟羽。使相厭爲飾。勒面者。蔽韋飾面。繢畫文。配王金路以賓者。其三曰安車。彫面。鷖總。安車者。坐乘車。彫面者。畫之。不厖其韋。鷖青黑色。以上皆有容蓋。容車旁帷也。蓋。車上蓋也。其四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車者。不重不厭。握當作幄。幄。后乘以蠶。北郊之車。其五曰輦車。組輓。有婁。羽蓋。輦車者。四輪而小。織組爲輓。人引之行。婁以禦風塵。蓋以翳日。后宮中燕閑所乘。此所謂五路也。鄭玄云。下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乘厭翟也。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蓋厭翟也。崔靈恩云。諸侯夫人之妻。得上攝一等。愚按如孔崔何彼襛矣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經世本古事參二十六

所說、則諸侯夫人、皆得乘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者、當是通子男之夫人言之、雖配子、男亦得乘厭翟、耳朱子云、何彼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按王姬在車中不可見、但見其車、範我馳驅、和鸞有節、則肅雝象也、夫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以伯玉之車、豈有轔轔之轍、則覩茲王姬之車、而亦可知其有肅雝之度矣、鄧元錫云、禮言之、肅前王之化者遠也、愈久而不忘、是夫子之志也、○何彼襛矣、紙韻華豐本作顏如桃李、紙韻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紙韻

○賦中有比也、陸佃云、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羅願云、李、木之多子者、故从子、亦南方之果也、火者木之子、故名二說、並錄之、陸較僻矣、鄭玄云、華如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平王、名宜臼、孫桓王、名林、曾孫莊王、名佗、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齊侯之子、謂桓公小白也、小白父僖公、名祿父、兄襄公名諸兒、桓卽位後三年、王姬始歸齊、時已將覃矣、桓、本、非嫡而爲諸侯、故、本、其所自而曰、齊侯之子、○其釣維豐本作伊何、維絲伊緡、眞韻亦叶昆翻說文作綸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元韻亦叶眞韻頒倫翻○興也、伊、維也、緡、繩爾雅云、綸也、說文云、釣魚繫也、維絲伊緡言合絲以爲綸、而後得魚、以興娶者必有媒妁以合二姓之好、而後得妻、愚按此、指魯言也、穀梁傳所謂爲之中者是也、時王姬以魯爲主、齊侯來魯逆之、故云然、上章主嫁者言、故先言平王之孫尊王也、此章主娶者言、故先言齊侯之子、從夫也、其辭匹敵、則其不驕亢可知矣、或云、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綱也、亦通、又胡安國云、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尭之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於諸侯、而亦成肅雝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

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以其奏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以尊君抑臣、而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哉、荀悅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不義、汪克寬云、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斅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于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按此雖非詩正旨、然却有關係、故附錄之、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但依附詩詞爲說、而不能知其世、毛公心疑東遷後詩、不宜入二南、于是訓平爲正、鄭康成箋謂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諸儒遞相祖述、以爲如契稱爲玄王、武王稱爲寧王、厲王稱爲汾王之類、皆不必以諡稱、而更謬以齊侯爲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云者、皆杜撰不根之甚、使凡讀古人書者盡如此立說、則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亦何所不至、采朱子云、此乃武王以後之時、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子貢傳以爲齊襄公詩、而云周人鄙之、此然中有闕文、申培說則以爲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豐熙謂稱王姬車從之肅雝、蓋畏齊而然、所以深惜之也、次章以王齊並言、見天子微弱、諸侯強抗、末章先齊後王、見齊之盛、而王之卑也、考春秋傳、魯莊公元年、爲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公羊傳

云、天子嫁女于諸侯、諸侯同姓者主之、穀梁傳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卑、于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之築節矣、築之正何也、譬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吉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蓋先是莊公之父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襄公通焉、公謫之、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故襄公者、雖莊公之母、實而讐也、齊強魯弱、公不能讐齊、又不敢逆王命、而爲之主其婚、然則是詩之作、直是魯人傷莊之詞耳、申培之說近是、愚所疑者、襄已爲齊侯五年、似不應仍稱齊侯之子、唯襄弟小白亦娶王姬、以內難、得國故、詩人本其父爲齊侯以稱之、蓋許其繼統也、獨惜共姬之賢、無所考耳、又鄭箴膏肓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審爾則又齊詩矣、似無據

鷄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出申培說

○子貢傳亦云、桓公好內、衛姬次之、按左傳、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劉向列女傳云、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曹大家云、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張華女史箴云、衛女矯桓、耳忘鼇音、鄒忠胤云、桓公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立武孟也、無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國如此、彼不爲夜半之泣斯已、矣安能爲此、鷄鳴之賦、賦鷄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立、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

公也、倘亦其
母德懋耶、

雞既鳴矣朝既盈 庚韻

○賦也、此章及次章。皆賢妃告君之辭也。列女傳云、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禮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后夫人鳴佩而去、孔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朝謂會朝之臣、不指殿陛盈滿也、言充滿于朝門之下也、雞鳴乃趨朝之時、故賢妃聞雞聲而警君、欲其蚤起、又恐君之尚嫌其早也。復申之曰。君母謂此時爲早。過此以往。不但聞雞之鳴。將有蒼蠅之聲。來聒人耳矣。舊說謂夫人在君所、心常恐晚、誤以蠅聲爲雞鳴、無論章法未順、然。雞未鳴以前、當子夜之時、曾有聞蠅聲者否。故知非格

物、必無以窮理也、羅願云、蒼蠅、蠅之潔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于青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一說、季本云、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亦通。○

東方明 叶陽韻 謨郎翻 說文作昌 誤

矣匪東方則明 見上 **月出之光** 陽韻

○賦也、雞既三號、東方漸白、則天將曉矣、禮曰、大明生于東、大明、日也、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皆東方地也、故凡明必始于東方、以日光所起、故耳、昌說文云、美言也、其字从日从昌、蓋以言語昭布宣揚爲義、此云朝既昌者、以會朝人衆、偶語者多聲音嘈雜、故曰昌也、又申之曰、過此不已。不但東方明而已。自晝而夜。爲時幾何。誠恐月出之光繼之矣。一說、季云、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亦通。○

蠅飛薨薨

蒸韻豐氏本作薨薨 **甘與子同夢** 叶蒸韻武登翻 **會且歸矣無庶予** 陸德明云定本作與 **子憎** 蒸韻○賦也始而雞鳴繼而東方明又將旦而百蟲作矣禮臣朝君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時已經賢妃兩警之後而君亦不遑寧寢矣此章乃君將出朝而別妃之辭也孔云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惟小蟲也薨通作轟群車聲也衆鳥之飛聲亦如之甘猶樂也子指妃舊說此章亦妃稱君爲子者今正之同夢即同寢也會朝也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此所謂會亦會于朝門外耳歸謂歸治其家事庶衆也謂此會朝之衆臣也子對言我與汝也加予於子之上益信其爲君言也憎說文云惡也惡其留色也言當此群蟲競飛之時倘與子臥而同夢我豈不甘之然聞汝朝盈朝昌之言信乎群臣之會于朝者已久亦欲退而歸治其家事矣我其亟起視朝庶無使諸臣以我與汝爲憎惡也此一君者因妃言而能終于自克若此亦可謂之賢君矣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無庶予子憎不忘其敬之謂也范祖禹云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于蠢飛薨薨則不獨以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劉公瑾云夫爲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云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謂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韓詩以爲說人也其義未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二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僖王之世詩二篇

何氏小引

○大車美息嬀以醜楚子也

○無衣七兮晉人刺曲沃武公也武公伐翼弑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車美息嬀以醜楚子也劉向列女傳云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室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嬀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按左傳莊十年蔡哀侯獻舞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而吕氏春秋則云楚王欲取息與

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二說微不同、然皆與列女傳相出入、息嬀非完節者、特以其生二子、而從不與楚子交言、又能隱忍以復夫仇、可謂奇矣、其踐同穴之言、同日俱死、想亦在蔡仇旣報之後、亂之生也、則自蔡侯之侮息嬀始之、故聖人錄其詩、以爲色誡、息在今汝寧府息縣、姬姓、侯爵、初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事在隱十一年、君子以息不親親、卜其將亡、故知其爲姬姓也、其詩無所附、或因其爲周同姓之國是以姑繫之王、之風與、

大車檻檻、叶感韻讀如撼戶感翻

緣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毳衣如菼、感韻說文作紺徐鍇云今人所染麥

感韻○賦也、大車牛車也、以下文檻檻證之、則此乃四車也檻檻說文云、檻車也、徐鍇云、古謂檻車、按管仲檻車至臧、君與夫人皆被虜、用檻車載之以歸、故重言檻檻耳、毳衣、楚子之服、按周禮、公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王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詳見衣無龍山華蟲火而首宗彝虎雌雌獸名、似獌猴而大于虎、皆毛蟲也、故取宗彝爲冕名、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木鄭玄之說、楚爲子爵、衣正首毳、菼、萑之初生者、爾雅謂息君也、子、指楚子呼之、蓋諱言之也、我豈不思復與爾爲夫婦哉、身既被囚、畏彼而不敢耳、○

大車哼哼、元韻廣韻作敦敦

毳衣如璊、元韻說文作穩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元韻○賦也、哼哼、說文云、口氣重遲之貌、故以象車行重遲之狀、璊說文云、玉赤色也、赬、赭通、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沈括云、穬之璊色者、謂之赪、赪之極光瑩、掬之粲澤、焯焯如

詩經世本古義 井三

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鶹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如璊。指裳也。陳祥道云、菼之初生。其色玄。則如菼言其衣。璊之爲玉。其色赤。則如璊言其裳。按此與鄭氏玄衣纁裳之說合。纁者。赤。黃。色。裳。色。象。坤以土。無正。位。必。附于。火。故。也。古者衣不殊裳。故如菼如璊。皆言衣以冠之。奔、謂奔往相就、

○穀則異室、質韻 死則同穴、叶質韻戶橘翻 謂予 列女傳作死 不信、有 列女傳作如 曒 列女傳作皎 日、質韻○賦也、穀、毛傳云、生也、郝敬云、老子曰、谷神不死、穀與谷同、上二章、皆紀初遇虜時事。至此則嫣已爲楚王納之、宮中矣。故有穀則異室之語。穴、鄭云、謂塚壙中也、孔云、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漢書、哀帝太后崩、上日、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與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曒、說文云、玉石之白也、毛鄭以曒日爲白日、象其色也、言生既不得同室而居矣、庶幾死而得同穴、以葬乎、蓋至是、嫣亦視死如歸矣、呼曒日以爲正、若謂所不即就死者、有如日于是嫣果死也、嫣其毀節以伸志者耶、一說、程大昌云、言我志明白如日曒然也、亦通、韓憑妻何氏詩云、其雨遥遥、河大水深、日出同心、其義正同、劉向賛云、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于貞賢、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其說既自難通、朱子則謂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革、面、而不革、心、聖人何取焉、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行役、而

訊其室家之詩、豐氏解、謂大車、乃任載之車、毳衣、乃行役者之服、而畏子不敢、則指其主者而言也、鄒忠胤亦謂古者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小者曰輕車、所以載輜重者、又引季彭山說曰重車、即役車、所以戰者、大者謂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爲之、而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爲之、菼、騅也、蔨也、璊、纁也、即大雅之維糜也、詩人意謂役久衣敝、其蒙茸綻裂、有如此耳、于文義固亦近之、惟末章約誓之辭、終非男子之語、彼其曉曉自明無他、亦何爲哉、

無衣七兮、秦風亦有無衣故加七兮二字爲別晉人刺曲沃武公也

武公伐翼、弒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自武公伐翼下俱出史記○子貢傳云、曲沃僻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詩以刺之、申培說同、惟曲沃僻作唐公孫僻、僻者、武公名也、史記又作稱、三君、謂哀侯小子侯及侯緡也、僖王一作釐王、按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武公雖已封侯而僅立一軍者、不正其篡、晉得之故也、至閔二年、武公子獻公始作二軍、呂祖謙云、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一失也、

又不問二失也平王
侯而王又不問三失
王非特不能討曲沃
叛王王尚能命虢伐
以正豈至于此乎四
弒晉小子侯王雖不
晉哀侯之弟緡于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命之爲諸侯五失也
移于諸侯降于大夫
大夫竊于陪臣其所
豈曰無衣七質韻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質韻兮賦也衣言七者
謂七章之衣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大行人職云諸侯之禮
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晃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
就式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
此皆所謂七命之數也專言衣者古禮王命諸侯必
以衣賜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

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命諸侯必
賜衣之証也豈曰無衣七兮言我國非不能自製此
衣但苟無所受則此衣亦不足重耳子指武公也武
公既受王命而得諸侯之服故曰子之衣以其初受
王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乘潘父之難入晉
命甫欲卽位非舊爲諸侯者故仍以子稱之安以
爲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爲晉人所攻又乘鄂侯
之卒伐晉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
王命之不安矣吉字與凶相反書曰惠迪吉順理之
謂也此所謂吉不過謂此衣既受之於天子則可以
杜絶衆怨壓服人心無終朝三褫之患問罪篡弒
之凶耳武公之所以略王請命者意正在此詩人辭
若揚之而實誅其心言子則若將以此衣爲安且吉
乎呂云唐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
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
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
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嚴粲云五代劉仁恭謂
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

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最後僖王命武公爲諸侯、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其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竟眞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宅晉、正與唐蕃鎭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天子反爲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忘漢獻也。○豈曰無衣六

韻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叶屋韻乙六翻也、降七言六者、天子之卿之服、陸德明本作與兮、典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鎭者以爲在王朝全乎臣、故命數儀等從降、以近王而屈、出就封全乎君、加一等、命數儀等從陽、以遠王而伸、晉侯爵、出得七命、則入爲王卿、正當得六命也、簡晉之先君見經傳者、如燮父皆入爲王卿也、但八命六命、事長王、文侯輔平王、亦

其繪繡之物無考、蓋禮文軼耳、燠、說文云、熱在中也、與席不暇煖煖字同、服久則愛、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王應麟云、自僖王曲沃爲晉侯而簒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出爾反爾也、

無衣七兮二章章三句

序以爲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云、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爲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顚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愚按朱子之論正矣、至序中所云請命乎天子之使一語、亦無稽據、坐爲詩中子之一字誤耳、顧不知子卽

指武公也、此詩寓刺于美、其言衣之安吉、繇請命而得之、然篇中不叙及請命之事、朱傳改爲、作詩者、代武公自述、而以子、爲天子之稱、則又不倫、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三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惠王之世詩十六篇

何氏小引

○君子陽陽刺王子頹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伐檀魏國女關傷怨曠而作

○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寵三驪姬之子將黜太子申生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襄公而不止故作是詩

○于旄衛求援也懿公時狄入衛衛人濟河南奔於是求援于齊宋許三國立戴公焉

○竹竿許穆夫人念衛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

○泉水許穆夫人自傷已力不能救衛思控于他國也

○有狐齊桓公思恤衛也

○清人刺鄭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

○陟岵晉狐偃從公子重耳出亡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君子陽陽刺王子頹也按左莊二十一年初王姚寵蔿國爲之師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五大夫及石速立取蔿國之圃爲囿又取邊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王入王城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司寇行戮君爲之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胥命于洮夏同伐王城鄭伯奉王自閶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周語亦云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鄭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厚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

周惠王之世

諸、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乃入、二書所載相合、此詩所咏、即子頹樂舞之事也

君子陽陽　韻　左執簧　陽韻　右招我由房、陽韻　其樂只且、子餘韻

翻此句無韻○賦也、君子。指子頹也。孔穎達云、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董鼎云、莊子曰以陽為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于內容貌、于外枯也、劉熙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朱子云、蓋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詩言吹笙鼓簧、以其為笙之舌、故以簧表笙、又有口、舌、類、故、亦曰巧言如簧也、左、執簧者、言、執簧之人、在左也、按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曰笙磬、笙鍾者、指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曰笙磬、笙鍾者、謂應笙之鍾磬也、據此、應笙之鍾磬在東、則笙在東為左。故曰左執簧也。獨舉笙為言者、以其隨縣在東方。萬物生于東。故樂人宿縣以作階為首。而西階次之。詩之舉左以該右。意亦如此。招、說文云、手呼也、我、五大夫之輩也、此詩代為五大夫之辭、故云爾、由、從也、房、說文云、室在旁也、崔氏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左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祥道云、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穆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室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其內、繇半以北亦謂之堂、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右招我由房者、謂招我輩而相從於西房之間也、右為西、西者賓位。故招之使居于此。亦猶賓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

在西階。主人在阼階也。只且、語助聲。其樂只且、見、五大夫冀亦以此爲樂也。與君子陽陽相、應、誄之刺意則鄭伯數語盡之矣。○君子陶陶、豪韻左執翿、叶豪韻徒刀翻說文作翻翿舞也。陶通作嗥。說文云、喜也。翿、雅云、纛翳翳也。註云、今之羽葆我由敖、豪韻其樂只且、賦也。爾雅云、蓋、執之以引舞者。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翿旌之羽、惟白與朱而已。舞有文武二舞。虞書舞于羽于兩階。舊說謂武舞執羽在東階。文舞執籥在西階。此但言左執翿而已、亦無所據、若朱子改爲行役者之婦人、其事也。偏舞。據韋昭以爲偏舞者。即其代之樂。則文武二舞兼用可知。武泥左之一字。疑專用文舞。然則左執籥者、豈亦只鼓一簧乎。必不然矣。說文云、出放爲敖。右招我由敖者、謂招我等從西房之間而放觀乎彼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某王好音、大夫風之、王上闕一字申培說以爲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誦之、而作是詩。按左傳國語、載景王鑄大鍾、而問律于伶州鳩。景王好音之說本此。然正未必然。序則以爲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亦無所據。若夫既歸家室相樂而作、匪直淺陋、抑鑒空甚矣。其倘亦爲房之一字所誤乎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出序○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一年、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此亦足爲信讒之一證、宣公名杵臼、

防有鵲巢、叶豪韻讀如曹時勞翻、邛有旨苕、豐氏本作子美、韓詩作娓云美也、心焉忉忉、豪韻叶豪韻讀如曹時勞翻、誰侜予美、豐氏本作子美、韓詩作娓云美也、心焉惕惕、錫韻叶錫韻讀如他歷翻、中唐有甓、叶錫韻讀如他歷翻、誰侜予美、豐氏本作子美、韓詩作娓云美也、心焉惕惕、錫韻叶錫韻讀如他歷翻、

防有鵲巢、興也、防、一說皆陳地名、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愚按防、隄也、人所築以捍水者、朱子之解得之、防所以有鵲巢者、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墜佃云、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又云、鵲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蓋鵲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鵲子者、義取諸此、許

慎云、鳥在木上曰巢、巢在穴曰窠、巢字从木、象形、徐鍇云、巢形也、从巛、三鳥也、巛、毛傳云、丘、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爲丘、旨、說文云、美也、茗、草名、與荈之華之荈不同、陸璣云、旨荈之荈、荈饒也、幽州人謂之鞫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蔞蒿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羹也、愚按荈、可生食、故云旨荈、陸佃云、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殘賊之、故邛有旨荈也、誰、鄭玄云、誰讒人也、孔云、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之、爾雅云、誰也、郭璞云、幻惑欺誑人者、又說文云、有廱蔽也、蓋以欺誰爲壅蔽也、予美鄭玄云、我所美之人、謂宣公也、按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爲、人、所、俾、矣、而、猶、呵、之曰、予、美、忠、愛、之、至、也、說文無忉字、當作怊、云、悲也、詩之取興、言鵲以搆木高丘而茂盛。今我爲讒人誑諸于君所、心焉懷憂。無以自寧則鵲巢旨荈之忉忉。非興讒人。後章倣此。○中

唐有甓、錫韻　邛有旨鷊、錫韻

說文豐本俱作鷁　誰俾予美、心

焉惕惕、錫韻○興也、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字義訓人、說文以大云、是也、廟之中路、此所居宮室之中路爲大、故曰中唐、甓、爾雅云、甎甓也、張揖郭璞皆以爲甎甓也、今江東呼爲甎甓、乃地下所踐者、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階前若今令陛祇也、分其旁之修、以二分爲峻、蓋令陛即甓也、祇其道也、中央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鷁、鳥名、陸佃云、綬鳥也、鷁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今綬鳥大如鸛鶴、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膼前大如斗、慮屬其嗉、行每遠草木、古今注謂之吐綬鳥、一名辟株、以其行必遠草木、亦曰眞珠雞、體有眞珠點文、食之甚美、愚按鷁亦可食、故稱旨、鷁又爾雅注作鸛、所謂綬草者也、以此觀之、鷁字从鷁、然未聞言鸛可食者、則不得以旨名矣、或謂以其五色作綬文、故字从鷁、色美觀、變美言旨、然終涉牽強、當作鳥名解爲正、惕

說文云敬也詩之取興言中唐壘甗。瀉水不侵。卬有旨鬷。吐綬成采。今我爲讒人所中。心焉惕懼。不敢自寧。安能使萋菲不入。而自露其章采乎。是則甗與旨鬷之不如也。一說歐陽修云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繇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以搆成之又如茹饑蔓引牽連以及我也又云中堂有甗非一甗也亦以引牽而成綬草禘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嚴粲呂祖謙皆主其說但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茹鬷二物似不應以旨稱之愚所不取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此詩語意近之其所云予美者乃妻稱夫之辭與葛生之子美同義惟用倆之一字于文理不可通耳韓詩解心焉惕惕以爲悅人也朱子亦謂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則未知所謂予美者男稱女乎女稱男乎善乎郝敬駁之云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悅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思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

伐檀魏國女關傷怨曠而作出陳暘樂書述古琴曲○魏國小政繁居高位者貪鄙不事事苦怨之如此舊說謂伐檀寘河干亦似近之惟河水清且漣猗一語竟屬無謂再四尋求乃悟爲怨女之自道也古琴曲所傳固不妄

坎坎伐檀叶先韻徒沿翻兮寘之河之干叶先韻經天翻兮河水清且漣先韻爾雅釋文俱作漪爾雅釋石經作兮不稼不穡石經作嗇胡取禾三百廛先韻陛德明云亦作墐又作厘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叶先韻涓翻釋文作徇兮八言爲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叶先韻遂緣翻兮比而賦也坎坎易云險也說文云陷也坎坎伐陷之地以伐檀也祈也檀檀解見將仲子兮篇其材可爲車四牡云檀車幝幝是也寘說文云置也班固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水經云

周惠王之世

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濶水注之、酈道元云、濶水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干、毛傳云、厓也、按干之爲厓、義師所出、當通作閒、說文云、隙也、謂河旁之隙也、若易之鴻漸于干、詩之秩秩斯干、政當通作澗耳、河水性濁、易緯謂王者太平、嘉瑞將出、則河水先清、故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此篇三言河清者、董氏謂在岸之干之側之澗者清是也、孔穎達云、風行吹水成文章者曰漣、按說文無連字、當依爾雅通作瀾云、大波爲瀾、郭璞云、瀾言渙瀾也、劉熙云、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倚、助辭、通作兮、蓋音近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可證、此詩怨女所作、以檀比其夫以河自比、伐檀而寘之河干、河干非檀久居之地也、蓋檀可以爲車、行且離水而之陸、此君子効力于君、豈能長與室家相聚哉、亦如檀之在河干、暫相親傍已耳、而已則貞潔自持、雖河水之清有不啻焉、此所以爲傷怨曠之作也、不稼不穡四句、刺當時居高位者、皆無功竊祿之小人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

如以有所生也、一云、稼、家事也、說文云、穀可收曰穡、左傳疏云、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賈思勰云、稼、農之本、穡、農之末、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胡之言何、音之近也、譏訶之辭、禾說文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周禮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此曰三百廛、則三百夫之家也、所以言三百者、易訟封其邑人三百戶、先儒以爲下大夫制語、稱伯氏駟邑三百是也、此云取禾、蓋以食最下大夫、言耳、下億囷倣此、廛之內有囷、囷各得禾、秉一億、故詩曰、我庾惟億、是其禾數也、得時者冬獵之名、說文云、犬田也、故字从犬、杜預云、得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擇字也、故又从守、獵說文云、放獵逐禽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通曰田獵、又得亦獵之總名、以冬獵大于三時故也、爾雅小人也、庭宮中也、縣繫也、俱見說文、爾雅云、貔子貔、說文云、貉之類、彼君子兮、自歎惜其夫之勞也、素毛傳云、空也、曰素餐者、嚴云、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此婦傷已之君子行役盡瘁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

而居高位。食厚祿者，則燕燕居息。無所建明也。乃責之曰。汝輩何功。顧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獸。試思彼君子兮。其勞于君事。而不敢空糜君糈。有如彼者。夫獨非人臣也與哉。此亦北山傷獨賢之意。但彼出于勞人。此則出于思婦耳。故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又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夫以如此爲不素餐。則又非此婦人意識之所能及矣。○坎坎伐輻 叶職韻 筆力翻 兮。寘之漢書作諸 河之側 職韻 兮。河水清且直 職韻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 職韻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職韻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 職韻 兮。上章伐檀爲車之輻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說文云。輻輪轄者。故與下文河水且直相照。側說文云。旁也。爾雅云。河流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億數名。毛依九章筭術。以萬萬爲億。鄭以十萬爲億。按億有小大二數。尹文子云。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數萬至萬曰億。是爲大億也。韋昭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攻制始以萬萬爲億。然則當從鄭說爲正。鄭云。三百億。禾秉之數。孔云。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爾雅云。禾生三秀二師一特。注云。猶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愚按此蒙上猗言。如田禾是也。食。食祿也。○坎坎伐輪 眞韻 兮。寘之河之漘 眞韻 兮。河水清且淪 文作脣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 眞韻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 眞韻 兮。彼君子兮。不素飧 叶眞韻 頒倫翻 兮。此而賦也。輻輪皆車中之物。言伐輻。又言伐輪。總見伐檀之可爲車。其所伐者。惟此一檀而已。說文云。

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考工記云、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固抱也、瀆解見葛藟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直指也、牙

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寵二驪姬之子，將黜太子申生也。魏滅于晉。凡魏詩多是晉詩，如坰酈之入于衛也。愚于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閒，汾沮洳，碩鼠皆定以爲晉詩。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三軍，公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按魏之亡。申生實有力焉。然克敵而反讒言彌興，至分封于外，故士蔿預策其不得立。是詩之所爲心憂者，此也。先是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周惠王之世

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本不自其本必復生寔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此詩所言園有桃維實之食蓋刺奚齊及卓子也其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又殺之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能使人弗之子而弗子者莫之子者莫能使之子亦子也

園有桃豪韻其實之殽叶陸德明本作肴韻不我知朱傳蘇我知俱作我知後同且謠蕭韻驕蕭韻彼人是哉叶支韻將其翻子曰何其支韻作居後同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同上支韻其誰知之支韻以樹果也桃果之賤者以比奚齊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樹果曰實殽通作肴說文云啖也詩之比意與下章同園之中僅有桃棘二者皆賤品也而以其實充殽充食此國中羣公子皆已出居于外獨存奚齊卓子其母皆賤而反得寵將來必有廢立奪嫡之事詩人言心之憂矣正憂此也非徒爲太子憂亦爲敗國憂也此作詩者意必史蘇士蔿之屬爾雅云徒歌曰謠說文作肴云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也。楊慎云。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不繇人教也。言孟嘉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意。初學記引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陳暘云。歌生於嗟嘆之不足。而謠又生於歌之不足。豈謠者。歌聲之遠聞與。歌謠正以寫所憂。非假此稱憂也。按左傳士蔿築蒲與屈。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即此歌謠之類與。我士。詩人自謂也。以歌謠爲驕。謂其指斥時事。長言無忌。彼人。是哉二句。亦不我知之語。彼人。指獻公也。是哉言以彼之所行爲是也。詩人之歌謠。必有所指。不相知者。遂從而剖之耳。子曰。揖歌。謠言。何者。訝之辭。揆譬語。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然則謂彼人是哉者。殆即荀息其人與。再言心之憂矣。比前又進一步。因人之議我而益重其憂也。其誰知之。慨人之莫察其心也。於是重嗟嘆之。言雖無人我知。然彼人亦惟相安于不思焉可耳。果思之則恐彼亦將同我之憂。而有所不能自已矣。豈獨我有此憂乎。勿者。禁止之辭。惕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思。非眞禁其思也。○園有棘。職韻其實之食。職韻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職韻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職韻

彼人是哉。見前子曰何其。見前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見前其誰知之。見前蓋亦勿思。見前○比也。詩詁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爲藩。蔵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而酸者爲檄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于文重束爲棗。並束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孟子云。養其檄棘。則爲賤場師。蓋果實之賤者也。聊且畧之辭。行吟澤畔之謂。蘇轍云。聊以行國。散步國中也。如楚屈原行國以行告人。以不可也。罔極。言無窮極也。出游狂歌。似縱恣不羈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此仍是爲篇次所誤、說者因而附會之、謂其安于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爲殽、園棘以爲食是也、又謂推其氣量所至、將必以桃當穀、毛傳朱子、則以首二句爲興體、劉敞亦云、桃不能自用其實、故其實爲人之殽、猶君不能自用其民、反爲人有也、而胡胤嘉則云、國有民、園有桃、我自有也、民雖寡、其力猶可用、桃雖賤、其實猶可殽、取譬婉矣、序言不用其民而無德教、國日侵削、蓋無德教、則棄其民於荒情宴溺之鄉、而其民日頑、其國日弊、雖欲不亡、不可得若、諸以園桃寓意、見國用而君自棄之故、反覆道其非無民、民非不可用、而君自棄之故、反覆道其憂懼之思焉、皆屬牽強、申培說、直以爲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然不能指其所憂何事、惟姚舜牧謂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焉、較爲近之、而亦不知其作于何世、子貢傳闕文、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襄公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出序但原本只作思而不止今增襄公二字○子貢傳云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按襄公父桓公其母爲桓夫人衛戴公文公之妹也孔穎達云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于衛以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時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絶人世淫佚出爲亂族疾妬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惡疾出爲其記有諸侯出夫人禮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劉向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吕祖謙云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

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宋子云、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愚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蓋宋襄爲世子時也。夫婦以義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可知、而出妻與廟絕、不可復反、故河廣之詩、聖人取之、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陽韻　楚辭章句作企　予望叶陽韻　武方翻

之、賦也、衛舊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葦、蘆屬、說文云、大葭也、詩疏云、葦初生名葭、葭成乃名爲葦、杭、毛傳云、渡也、本作航、字林云、方舟也、一葦杭之、猶言一葦可以渡也、嚴粲云、舉踵也、予我望、冀也、嚴粲云、夫人義不可以往、而設爲或人以沮己、己爲歸、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而望之、不爲遠也、跂其足、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爲廣也、誰謂宋國欲往之切。故謂遠爲近、若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

然于言外矣。章潢云、義以制情。亦在言外。○丁聃翻或作才韻會小人作才以別之而已字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豪韻亦叶蕭韻　誰謂

宋遠、曾不崇朝、蕭韻亦叶豪韻　補云本一字而二音後

賦也、小船名刀、以其形如刀也、劉熙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不容刀者、言不容刀者、豈其狹也、崇之爲終、音之似也、行不終朝而至、豈其近也、鄧元錫云、美哉乎、河廣之思也、嚴禮義于河人同遇同德矣、章云、前錄載馳見許穆公夫人于衛爲克孝之女、此錄河廣、見宋桓夫人于宋爲畏義之婦、愚按桓、娰既爲桓所出、及衛有難、戴公、廬于漕、實賴桓之力、事理殆不可曉、豈亦以襄公之故與、

河廣二章章四句

鄭箋云、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申培說朱傳皆從之、嚴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

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則是作于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

又桓寬鹽鐵論云。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詩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故士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按此亦斷章取義。與論語唐棣之解同意。

于旄。衛求援也。懿公時。狄入衛。衛人濟河南奔。於是求援于齊宋許三國。立戴公焉。左閔二年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戎曹、史記衛世家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宣公前妾太子伋之後、伋子又妾而代伋、妾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妾、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今按衛既爲狄所滅幸戴公立、於是國已亡而復存、然實賴諸女兄弟之力、世皆知宋桓許穆娶戴公之妹、而不知齊桓亦娶戴公之姊、則所謂齊子是也、何以知之、左傳稱桓公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今戊曹之役、桓公實使無虧以其爲衛之甥故耳、然則長衛姬非卽齊子而何、在齊稱其所自出、曰衛姬、而在衛則據其所嫁之國、稱之曰齊子、其變姬稱子者、意如魯文姜吳孟子之例、蓋國人醜其所出不正、故不欲以國氏氏之耳、假使齊與衛無親則戴公之弟文公、必不先適齊、而戴公兄弟、非有齊宋可爲外援、亦必不能相繼而立、且齊宋豈肯傾心擁護之若是、此詩蓋衛夫人渡河之後、望救于齊宋許三國之辭、觀篇中在浚三邑相近、在漢皆濮陽縣地、先渡河而至浚、既而戴公立、於是自浚徙漕、戴公卒、宋桓迎文公於齊立之、復自漕徙楚丘也、

子子干 左傳家語俱作竿 **旄** 豪韻 **在浚之郊** 叶豪韻居勞翻

韻毗至翻 **之良馬四** 寘韻 **之彼姝者子何以畀** 寘韻 **之** 賦也、說無右臂爲子、故借爲單獨之義、重言子子者、以下文于旄逃遷在道、人非徒一見之而已、非謂干旄多也、干通作竿、說文云、竹梃也、廣志云、攜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毛、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陳祥道爾雅旄謂之氂、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地理志、秦西近卬筰有旄、西方之產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郭璞云、以旄牛結爲之、如今之幢、以縣注于竿頭、

謂之干旄。孔穎達云。九旗之。干。皆有旄。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襍帛爲物。熊虎爲旗。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據諸家說經。九旗皆有旄。而此詩次章獨以干旟爲言。則此旄。乃旟之旄。耳。所以特舉旟旄者。以鳥。集之。旗。乃前軍所建。軍行前朱雀而後玄武。詩所謂彼旟斯。胡不旆旆。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是也。時衛新爲狄所破。空國出走。將渡河而南。狄人追及之。又敗諸河。則惟軍之先濟者無恙。而其餘已皆覆沒。故所見至浚郊者僅有此子子。然前軍所建之旄。耳。左傳謂衛之遺民男女。宵濟者止七百有三十人。是也。浚。毛傳云。衛邑。據水經注通典。皆謂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故凱風衛詩。亦曰在浚之下。或以浚儀之浚。溝當之。此非衛地。其非衛詩所指。明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素絲絲之未染者。鄭玄云。素絲者。以爲縷。孔云。以苧麻絲爲線縷也。紕說文云。氏人繩也。于詩議故知以素絲爲線縷也。紕說文云。氏人繩也。于詩議不合。愚意但當通作比。比之爲言密也。並也。謂聯比之。此。非衛地。其非衛詩所指。明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素絲絲之未染者。鄭玄云。素絲者。以爲縷。孔云。以苧麻

綏屬、詩詁云、間次、五色、爲之、鄭云、以素絲、縷縫、組、于旌、旗、以爲之飾、孔云、周禮九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旌旗云、飾以組、則九旗、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良馬五之、謂繼前四轡而來者、又有五轡也、立言之意、但以前至者四人爲主、繼此曰五之、又曰六之、皆承上積累之辭、不必定有所主、此彼姝者子。謂許穆夫人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許小國、力不能救衛、夫人傷之而賦載馳、聖人悲其志、○子子于旌、庚韻在浚之城、庚韻素絲祝屋韻之良馬六屋韻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叶屋韻

居六翻之、賦也、九旗中、旟旌則直是旟之旌耳。非謂旟之外又有旌也。按周禮、析羽爲旌、爾雅謂注旄首曰旌、徐鍇以爲分析鳥羽爲之、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然周禮明言州里建旟、斿車載旌、則旌與旟、似無容相混、而愚以此旌爲旟之旌者、蓋旄旌二物、凡旗皆有之。故孔云、于旄、于旌也。既設旄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縿、謂繫于旌旗、謂縿末之垂者、旅、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此其說確矣、城、毛云、都城也、自郊而都、自都而城。明。其自外至也。祝、當依鄭箋通作屬、說文云、連也、謂連屬素絲、以繫着于竿也、紕、主、旄言、組主、旟、言、祝主、旌、言、良馬六之義見次章、此彼姝者子。謂宋桓夫人也。以被出在衛。故最居後。告通作誥、徐鍇云、以文言告曉之也、按桓夫人雖已被出、而子襄公爲宋太子。故欲其通音問于彼。使之來救援也。卒之宋桓公使人逆衛遺民于河。又益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曹。則桓公尚猶然以昏姻爲念。而彼姊之告。不可爲無力矣。又按左定九年、鄭駟顓殺邵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等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愚按宋桓夫人、以遭黜大歸、僚辱斯甚、而能善其辭令、再延父母國之緒、則君子猶有取焉、左所謂用其道、不棄其人、引詩之意、或有在于此也、

于旄三章章六句 序謂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衛武公好賢善國人美之朱傳但以爲衛大夫乘車馬建旌以見賢者而不著其世今按是詩之屬文屬武總無明據然以彼姝者子爲男子之稱則靜女其姝東方之日兮二詩皆有彼姝者子之句又何以稱焉

竹竿、許穆夫人念衛也此詩之語多與泉水相出入彼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彼曰娈彼泉水亦流于淇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彼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且未皆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其出于一人之手明矣愚所以定爲許穆姬詩者以載馳之詩左傳謂許穆夫人所賦彼曰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而泉水之詩亦曰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其爲戴公盧曹而作無可疑者又戴公之女兄弟三人長齊子嫁于大國其力足以援衛次宋桓夫人則已被出在衛皆與三詩語意不合故斷當屬之穆姬而三詩作之先後則宜以竹竿爲首意其詩初聞衛破而尚未及知盧曹之事次賦載馳則已知戴公盧曹而自傷國小不能救其後復賦泉水則以自傷不能救之故而更欲望救于他國蓋其用情之眞切如此夫子所以備錄之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支韻豈不爾思、支韻遠莫致之 支韻○賦

也、籗籗、毛傳以爲長而殺也、按說文無籗字、當通作擢、說文云、引也、謂引竹竿以釣也、引而又引、故重言之、竿、說文云、竹梃也、淇鮮見淇澳泉水篇、爾指衛國也、致、說文云、送詣也、詩言竹竿雖長、而不可以釣于衛之淇、我今豈不思衛乎、特以道遠而莫能詣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韻云九翻亦叶紙韻羽軌翻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韻亦叶紙韻母鄙翻按古註疏及蘇子瞻呂伯恭嚴坦叔諸本俱作兄弟父母、今朱子本作父母兄弟、豐氏本同俱誤○賦也、泉源淇水、衛之故墟、故穆姬思之、泉源、卽百泉也、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東注之、嚴粲云、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有行、謂嫁也、此詩四章、皆言淇水、語意當以淇水爲主、泉源猶能與淇水相入、女子已嫁、則與兄弟父母相遠、是泉水之不如也、加兄弟于父母之上者、時穆姬父母已亡、惟兄弟在、故先其存者、後其亡者、而已不能以身往赴之意。○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叶韻乃可翻○賦也、巧笑之瑳、叶韻此我翻佩玉之儺、叶韻乃可翻○賦也、瑳、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儺、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陳祥道云、詩佩玉之儺佩玉瓊琚、衛之南子、環佩珊然、阿谷之女、佩璜而澌、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以考、或亦眡其夫而爲之度與、漢制太后皇后綬與諸侯王同、愚按此追述已之未嫁時、身在衛國、覩淇水泉源之在左右、怡然可樂、其笑語、跬步之容、有如此者、而今、地、淪于狄、則此景、不可復得矣、○淇水滺滺、尤韻陸德明及豐本俱作浹檜楫松舟、尤韻檜本作檜說文無滺字、當通作浹、說文云、行水也、檜、木名、柏葉松身、卽禹貢之所謂栝柏也、故檜又有栝音羅願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楫、所以行舟者、說文云、舟櫂也、劉熙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方言云、或謂之

檜、松、木名、趙願光云、松、壽木也、故字从公、檜之與松、其生相類、至剡剡而爲濟川之用。則又相須。此亦兄弟之況也。羅云、此詩與泉水。皆衛女所以寓其思。泉水。則思出同歸異之肥泉。竹竿則思出同歸同之松檜也。末二句解亦與泉水同。言淇、水之上、行、水者甚多、然、必得舟楫而後濟、今舟楫安在乎、無聊之極、則姑駕言出遊、以自除去其憂而已。卽首章、遑莫致之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朱子謂未見不答之意、序以爲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謂宋桓夫人之媵、和其小君泉水之作、亦未有以見其然、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出序申培說同○左傳云、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子貢傳云、序合愚謂序所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者、意特見于泉水篇中。若此詩、則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而作。通篇皆追恨之語。蓋以列女傳證之、傳云、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而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妥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徃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吊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今按衛宣公先娶夷姜、生太子伋、公子頑、已又娶齊女、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其後伋壽俱爲盜所殺、以朔爲太子、是爲惠公、惠公卒、子赤立、是爲懿公、初惠公之卽位也、齊人使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懿公在位九年、爲翟所殺、衛人思立伋壽之後、而皆無子、先是惠公四年、黔牟作亂、代惠公爲君、八年、諸侯放之于周、及頑皆已前死、至是乃立頑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爲文公、以輩行論之、許穆夫人、雖宣姜所出、而實懿公之從妹、以爲懿公、女、者、非、也、懿公死于翟難、許穆夫人所欲歸唁者、乃是戴公、傳、謂衛侯奔走涉河而南、似仍是與傳母言者、其說印當從之、女之許婚、當在韓詩外傳及詩小序皆合之于懿公者、自是寔錄、劉向爲作頌曰、衛女未嫁、謀許于齊、女諷母曰、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鄧元錫云、閔亡念亂篤親懷宗、思控大國、以極其危、是春秋之志也、

載馳載驅、叶尤韻祛尤翻鄭康成讀又列女傳作駈釋文作駈豐氏本作敺歸唁衛侯、尤韻驅作敺馬悠悠、尤韻豐本儀禮疏作敖言至于漕、叶尤韻徂侯翻列女傳作曹大夫跋、儀禮疏作敖涉我心則憂、尤韻○賦也載發語辭、詩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俱是乘車事、唁、說文云、吊生也、又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衛侯謂戴公夫人兄也、悠說文云、憂也、其憂非一、故重言之、漕、鮮見泉水篇詩作于盧、漕、時、故曰至、漕、味言之一字、則是心口相語、乃虛作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想。而托爲之辭。非眞有此事也。嚴粲云。戴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大夫跋涉者。鄭箋云。衛大夫跋涉。望救不專告。難跋說文云。來告難也。愚按跋涉亦是望救不專告。難跋說文云。蹎跋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孔穎達云。左傳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又韓詩注云。不踰溪遂而行曰跋。涉我心則憂者。憂宗國之顚覆。有自傷力不能救之意。特未說出耳。〇既不我嘉不能旋反。阮韻

霽韻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叶也嘉反。人歸衛言反覆也。以衛侯復國言與上章唁失國相應。爾者對大夫之語。其意則泯指衛國之君臣也。夫人初亦知許小力綿。不足倚伏。願嫁于齊。而衛君不聽也。其時諸大夫輩。亦皆徒諗君指。無有深識長慮者。至是乃追恨之曰。當時既不置我于善地。故至今日。亦不能旋歸。而反爾君于故國。視爾輩之爲國謀

誠不臧。而我當時之思亦不遠也。蓋懊悔之深也。是說也。韓詩外傳有之。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狹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味外傳解詩之辭。與列女傳所云若合符節。簡矣。濟。猶言事遂也。閟者。閉門之義。猶止也。言既不置我于善地。故至今日。亦不能旋歸而有所濟視爾輩之爲國謀誠不臧。徒使我終日思之。而不能自禁閉也。〇陟彼阿丘言采其

𧈧、叶陽韻謨郎翻說文繫傳作茴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陽韻寒剛翻　**許人尤**　釋文一作訧　**之衆穉**　釋文一作稚　**且狂**、陽韻○賦也。爾雅云。偶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劉熙釋名云。阿。荷也。如人檐荷物。一邊偏高也。𧈧通作茴。爾雅云。茴貝

母、又廣雅云、貝父、藥實也、按空艸、藥實、苦花、苦菜、商艸、勤母、皆菌之別名、既云貝母之譬乎。郭璞云、菌根如豈亦女子出嫁、而背其父母、小貝、圓而白、華葉如韭、陸璣云、葉如栝樓而細小、其方連累根著、有分解也、張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五月生苗、莖葉皆青、葉如薺萱云、根有瓣子、黃白色、二月采食、甘美、今人亦蒸食之、

麥、隨苗出、七月間作花、碧綠色、如鼓子花、弟陸璣疏葉如栝樓、今世所見、郭注葉如韭、不復見也、本艸云、治目眩不得返顧、夫人返顧宗國。愁鬱無聊。故登阿丘而采蘦以自藥。二意兼寓矣。善懷多憂思也、古書善字訓多、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曾輩云、女子之于懷思、甚于男子、亦各者、不一之辭、有行、卽出行于外、如此章之行、其野、阿丘後章之行、其野、皆是也、尤異也、衆、卽詩人也、稱者、幼禾之名、凡人物幼小、皆曰稚、戴公、女兄弟、惟穆姬年最少、故云、然狂猶躁也、言凡爲女子者、每多思慮、亦皆有所行、以自排遣、許人曾不諒我之無聊、方以我之行爲怪異、乃群然謂我少不更事、而更且詆我爲狂躁也、是、蓋夫人初有驅馬歸唁之意、已而思之、不能救歸、亦無益則意已中止、于是姑登高采藥以舒散其情懷耳、胡胤嘉云、衛遭狄禍、國覆君遷、許爲婚姻兄弟之國、必有扶救之誠、如宋桓之迎遺民徙漕邑、以致其周恤焉、今觀詩云衆穉且狂、卽許人赴難恤災之義、不切于心、此詩音旨懆痛、其責許至矣、

○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叶職韻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職韻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韻亦叶　百爾所思、支韻　不如我所之、支韻亦叶尤韻　職流翻　○

說文以爲艸盛貌、此則言麥盛也、云芃芃者、徐鍇云、言汎汎然若風之起也、揩、說文云、引也、因如因魏莊子、因徐辟、與無因至前之因、極、終也、窮盡之名、按春秋傳及史記、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懿公敗焉、于是懿公立、其明年爲魯僖公九年、卽戴公元年也是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又明年、戴公卒、文公立、齊

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之亂始定、時魯僖公二年也此章言狄入衛。在去歲之冬。今行曠野而見麥已茂茫然盛。乃入夏之時。已四閱月矣。尚未聞隣邦救恤、茲欲求援引于大邦。必有所因。然後克濟其事。不知將何所因。而其患何所底極乎。意謂使昔日結昏大國。則今日國難。必當相恤。而亦不患其無因矣。大夫、卽衛大夫、曰、君、子者、稱之也、百爾、泛指在位言、所之者、心之所之也、言爾大夫君子。母怪異我之出一言以相責。凡百爾衆人之所以爲國籌度者。總不如我思之所往、歎其智不若女子也。皆追悔之語。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衛國君臣。眞可謂無遠識者矣。左文十三年、冬、鄭伯與公宴于棐、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襄十九年、魯穆叔會晉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皆取義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自救助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朱子云舊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章六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朱傳謂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將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旣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或又謂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故托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今觀後章稱爾稱大夫君子、皆面相質証之辭、而第三章曰、許人尤之、如果對本國之大夫言、則不應稱許人矣、

泉水、許穆夫人自傷已力不能救衛、思控于他國也、說見竹竿篇、徐光啓云、夫子存泉水載馳之詩、而姜氏會齊侯于禚、則備記諸春秋、勸戒昭然矣、愚按夫子錄穆姬之詩不一而足、亦取其能悔悔以父母國爲念、不獨爲其宗禮不敢歸寧也、朱子云、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繫氣類

悠韓詩作祕說文作聑彼泉水、亦流于淇、支韻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支韻變彼諸姬、支韻聊與之謀、叶支韻謨悲翻○興也悠當依說文通作聑云、直視也、泉水、呂祖謙云、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實輿記云、百門泉出蘇門山、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即朝歌地、古共伯國據水經注、則末章所謂肥泉竹竿之詩所謂泉源是也、淇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出河內共國北山、水經云、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隆慮後改爲林慮、又山海經云、洹溹水出焉、即此水也、溹洹溹之山、

也。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懷說文云。念思也。靡之言無。盖音近也。衛國新破。故思之而不寘也。變說文云。慕也。諸姬。周同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與此義同。聊。鄭玄云。且署之辭。說文云。慮難曰謀。穆。姬志欲歸衛以救衛。言彼泉水。亦流入于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于衛。雖無日不思。而國小力綿。無如彼何。竊慕彼同姓之國。必有以篤親恤災爲念者。聊欲以大義動之。而與之謀興復焉。○出宿　周禮注云。宿。謂侯所倚侍。四國之中。曹。邢。與。衛。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事。按春秋。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侯宋師曹師城邢。至次年。始城楚丘而封衛焉。當邢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交方合。其勢足爲諸侯所倚恃。四國之中。曹。邢。與。衛。同。爲。姬。姓。而。齊宋則衛之婚姻也。穆。姬。之。所。欲。與。諸。姬。謀。者。意。在。曹。邢。二國。而中間又欲望援于齊者。以齊爲霸主。且伯姊在焉。若宋桓夫人已歸于衛。而不在宋。則禮不當往宋。故語不之及。詩之寫懷。與當日情事相合如此。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後至衛者。意行程次第云爾。出宿于泲。言。適曹也。宿。說文云。止也。泲。水名。地理志云。沇水東流爲泲。徐鍇云。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濟。按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之北。曹國所治也。今山東克州府曹州是其地。餞說文云。送去也。徐云。以酒食送也。禰。郎。今曹州之大禰澤也。穆姬自許國出。而止宿于泲水之上。盖將以救衛之事。告之曹國。告曹已畢。又將適齊。則曹人當餞送之于禰也。然。此及下章皆虛擬之。如此非有是事。出宿于泲。一句中。該括與之謀意在內。後倣此。女子有行二句。義與泉水篇同。女子。穆姬自謂也。問。說文云。訊也。諸。衆也。徐鍇云。別異之辭。父之姊妹爲姑。孫炎云。姑。

弟。薺韻亦叶紙韻蕩以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薺韻蔣禮翻○與也。此下二章。皆言謀及諸姬之事。按春秋。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侯宋師曹師城邢。至次年。始城楚丘而封衛焉。當邢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事。

詩經世本古義　卷三十一

之言古、尊老之名也。姊、女兄也。爾雅疏云、姊之言咨、以其先生、可咨問也。左傳引此詩以爲知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愚按此、諸姑、伯姊、指齊桓公宮內之諸姬、言桓公之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自長少二衛姬而外、尚有鄭姬寔生孝公、昭公、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伯姊、齊子卽長衛姬是也。穆姬欲赴控于齊、言我爲嫁出之女、雖與父母兄弟相遠、而故國有難、情不容恕、今齊爲大國、力能相救、不知尊而諸姑親而伯姊、將何以爲之策乎、時穆姬雖不果行、而齊桓公已使武孟帥師戍曹、武孟、齊子所出、衛之甥也、後又合諸侯封衛于楚丘、倘亦齊子吹噓之力歟。○出宿于干、寒韻　飲餞于言、叶寒韻讀如原吾官翻豐氏本作緝

還車言邁、叶齊韻力制翻　遄臻于衛、霽音不瑕有害、叶霽韻暇態翻○賦也、于言、二地名、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卽祖人縣、在今爲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也。出宿于干之地、欲求救于邢也。飲餞于言者、旣與邢謀、則求救之事已畢。可以歸衛。故邢人又具酒食于言地餞送之也。脂、朱子云、以脂膏塗其舉、使滑澤也。舉、說文云、車軸端鍵也。釋文云、車軸頭金也。車不駕則脫軸頭之舉、將行、乃設之、又云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舉、爲以脂膏塗其舉、兩載字不分明、載脂、謂未設舉于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舉、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舉、謂塗舉旣畢、乃設舉于車、其用在舉、故曰載舉也。載脂一事、載舉又一事、故毛氏云、脂舉其車、以二事言也。還、說文云、復也。呂祖謙云、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遄、速也。臻、至也。俱見說文。瑕、玉病也。不瑕有害、總上所擬經行瞽齊邢衛四國而言。言是舉也、果所行合義、而不瑕有害于義乎。如謂親親闕情、惟力是視、是不瑕也。如謂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是有害也。寔之不敢以不瑕自寬而以有害自克、則穆姬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我思肥泉、先韻　茲之永

歎、叶先韻他涓翻思須豐本作洙與漕、叶尤韻徂侯翻我心悠悠、尤韻鷺言出遊、尤韻本作游以寫我憂、尤韻同上

歸異曰肥泉、水經注云、太和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透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其水更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洪水、爲肥泉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瞻彼淇澳、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愚按爾雅及劉熙皆以出同歸異爲肥、而酈道元引犍爲舍人、乃以出異歸同爲肥、將焉適從、考肥泉入洪之後、洪水遂分爲二、其一爲舊洪水、地理志謂洪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者是也、其一爲清河水、經謂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者是也、然則一

所謂同出異歸、或以是故、未可知矣、穆姬衛之自出、而以既嫁之後、父母已歿、誼不得歸、衛故取興于肥泉以自況也、蓋至此而前二章之所云者已成虛語、而永歎也、永歎長歎、即太息是也、人既歎則息大而長、須漕二地名、按大名府志、須城在楚丘東南二十八里、漕通作曹、後爲白馬縣、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穆姬思之、又路史須作雖、云黃帝後、姞姓、國悠、說文云、憂也、其車馬曰駕、或以爲發語詞者非、藟子聽有詩云、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爲我憂章悖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之用、亦不可苟、寫毛云、除捨置之義、謂捨而除去之也、說文云、置物也、按置者、語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憂也、亦無所聊賴之意、既前所擬議者、皆成虛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謂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義亦無害但篇中有思須與漕一語明是爲戴公盧曹而作今但取載馳竹竿二詩合此詩咏之語氣絶類其了然出于一人之手無可疑者子貢傳及申培說皆以爲宋桓姬閔衛之作要亦依附載馳故事爲之揣摩耳乃于河廣則又以爲桓姬歸衛思襄公之作考宋襄卽位在魯僖九年此時衛已遷國渡河而東與宋皆在河南不應有二葦航之語故舊說疑是詩作於襄遷然則當狄入衛桓姬業已爲世子時衛尚未大歸于衛又何以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爲哉蓋其說之自相矛盾如此

有狐

齊桓公思恤衛也毛傳繫此詩與木瓜相屬一主施一主報也愚故以爲齊桓公之詩焉左傳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十兩卽此詩所云憂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者也衛都河北其地在朝歌之東淇水之北自懿公爲狄所滅戴公盧曹已渡河而南矣是詩猶以淇入詠者蓋亦以興復舊都之事望之耳

有狐綏綏

齊詩作在彼淇梁

又又

陽韻○興也狐獸名形似黃狗鼠尾大性善疑方河水合時狐聽冰下水無聲乃行人每則之皆須狐之已行乃渡易未濟稱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善濡濁古語所謂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者也綏通作綏冠緌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綏狐尾之垂似之毛傳云石絶水曰梁蓋造爲長岸入水者章潢云

孤涉水濡尾則溺觀其綏于洪梁則其欲濟未濟可知矣之子指襄公也所以取孤比者古人多以孤爲人君之象南山之詩以雄孤比齊襄公而左傳卜徒父亦謂孤蠱必其君是也衛新臺遷資用之絕然且無之則其他可知矣齊者下體所需至賤之物恒身爲霸主興滅繼絕救災恤患是其本務而使新遷之衛流離窮困莫之省憂其何以臨長諸侯乎此所以心憂之子之無裳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霽韻亦叶泰韻作砅蓋翻豐氏本作砅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泰韻亦叶霽韻丁計翻○興也厲說文云旱石也累旱石于水中踐之以渡又岸高危處亦曰厲帶毛傳云所以申束衣者首章言裳此言帶踰淺而之深自下而向上也無帶則裳不但無裳而已○有狐綏綏在彼淇側職韻豐本作隅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職韻豐翻○興也側說文云旁也以水深欲濟而不敢濟始猶在梁梁矣繼且在淇淇側則又遠乎厲矣衛丁喪敗之餘都而不敢進步其象何以異此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曰服曰無服則又不但無裳無帶而已詒百用皆匱非徒以衣被一事言也故齊桓之歸戴公自祭服重錦而外乘馬祝牲門材魚軒繫累不一而足焉厥後又爲之城楚丘又與之繫焉三百天下稱仁云

有狐三章章四句

焉棄國亂民貧於子之言則妄也韓詩外傳云昔者不出戶而知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

詩經世本古義卷三十四 有狐二

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其指與子貢傳合、亦自可從、父母何嘗、乃鵠羽篇語、誤入于此、序則云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今按詩中全無此意、舊說謂裳所以配衣、帶亦所以束衣、猶男女之相依而立、而人無室家、亦猶之無衣服、皆強爲之辭者、朱子則指狐爲妖媚之獸、徑坐爲寡婦見緜夫而欲嫁之詩、既屬無謂、且云憂其無人縫裳、更鄙淺可笑、若申培說云、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則、不根甚矣

清人、刺鄭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出序申培說同○左閔二年、十二月、鄭人惡高克、使帥師、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子貢傳亦謂鄭文公使高克禦敵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孔穎達云、是時有狄侵衛、地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在此時、高克無將兵之才。按狄人入衛、懿公被殺、正之故輕使帥師于外、是以國計人命爲嘗試、故序以爲危國亡師之本。

清人在彭、叶陽韻旁翻駟介旁旁、陽韻二矛重英、叶陽韻於良翻河上乎翱翔、陽韻○賦也、清、季本云、地名、按水經注、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近牧野處、即其地、也、本在河北。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預以爲衛邑。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姜寶亦云、在衛南而近于鄭、鄭玄誤謂清爲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注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在河南矣、彭、說文云、鼓聲也、清人在彭者、狄侵衛地、清人方在鳴鼓進戰之時也。駟、四馬也、介之爲甲、音之近也、四馬被甲、所以駕車者、益高克所乘、也、旁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疊言旁旁、非一馬也、矛、亦高克車上所建二矛、與魯頌二矛同、直是酋矛、有二舊說兼車夷矛言二、非也、按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又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則是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皆長兵也、此禦敵于境、正守國之兵、宜有夷矛、然非車上所建、蓋軍士手執之以禦敵者、倘等、祇是一、矛、而重之、則有二、所以倘折壞也、英、以羽飾矛也、魯頌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之也、曰重英者、以二矛各有英飾也、河上者、營軍之處、翱翔、鳥緩飛之貌、解見載驅篇、高克非將兵之才、徒盛其軍容。聊于河上爲遊戲而已。自駟介而下、皆指高克言、後放此、

○清人在消、蕭韻駟介麃麃、叶蒲嬌翻二矛重喬、蕭韻韓詩豐氏本俱作鷮河上乎逍遥、蕭韻釋文作摇○作消、賦也、消、說文云、盡也、狄已入衛。清人逃散。正在其消亡之時也。麃通作儦、說文云、行貌、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矛在車上爲五兵之最高者、其製上句、故以喬名、重、喬、猶云重、英、以有二矛、故、謂之重、又鄭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

懸毛羽、按矜矛柄也、室、謂頭受刃處、題、謂頭也、逍遥、解見白駒篇、言以河上爲逍遥遊嬉之地也、時衛已新破、而高克全無警懼之心、但見其逍遥自樂而已、任將如此、豈不殆哉、季云、狄患先及于衛、則清人宜當其衝、尚未遽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爲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遥、嬉閑暇豫、豈恤師之道哉、〇清人在軸、

叶宥韻 駟介陶陶、叶宥韻 徒倭翻

說文豐氏本俱作搯云抶兵刃以胥擊刺 中軍作好、叶宥韻許候翻 ○賦也、軸通作逐、說文云追也、按鄭箋解頊人之字異、清人在軸、言清人正在爲狄所追逐之時也、左傳狄滅衛、國人出、狄人從之、又敗之河、是其事也、陶通作詵、說文云喜也、左謂御者在將軍車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習迴旋其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車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說文云、引也、朱子云、抶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鄭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云、左成二年、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卽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至于平常乘車、則又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君有疾、車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于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好毛傳云、容好也、鄭云、高克之爲將、使其御者胥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愚按衛旣爲狄所敗

又爲狄所逐。距高克將兵之地。僅隔一河。此時聲息既聞。當枕戈露刃。不遑寧處。而尚陶陶然以晏閒無事處之。徒習爲容好以耀軍士。假使敵師奄至。何以禦之。其不爲蘼粉者幸耳。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不得其人。觀此詩可見。克無將略。故不爲軍士所服。至于師潰出奔。而舊說但以師久而不召爲棄其師。公羊傳謂逐而不納。棄師之道。穀梁傳謂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皆不明于詩與春秋之意者也。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觀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鄒忠胤云。大將者三軍之司命。古者遣將。親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權綦重矣。即素所愛信。猶不容以輕委。而況舉不祥之器。奉之應。且憎者。鄭人使高克帥師以惡之故。既已惡之。而復委以兵柄。豈將假手于狄。以剪所忌耶。何使克自知罪在不宥。擁兵自固。或召狄以內寇而爲之應。或奔狄以禦狄者餌狄。何幸之有。即不然。而以三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豈不愚哉。猶幸師潰且歸。而克僅束身以奔陳也。甚矣文公以已之國僥倖也。陳際泰云。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師潰于河上。自棄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鄒云。清人作于鄭文公時。傳扶蘇蔓兮諸篇前。忽厲公突。皆莊公子。猶之史必以世代爲次。豈宜越次如此。故知毛詩之錯簡多矣。朱傳謂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按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

清陽亭、水經注云、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其地今屬開封府、乃鄭地、鄭箋朱傳皆謂高克將清邑之兵者本此、但詩序左傳皆無明文、至經言在彭在消在軸、據毛傳皆以爲河上之地、孔謂師久不得歸、故遷移三處、今遍攷諸書、于彭消軸地名、絶不經見、經文又但以河上總之、雖左傳亦然、則遷移三處之說恐非其實、且高克成師以出、不應獨將清邑之兵、故當以季彭山之解爲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出序○孔穎達云、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繫于廄之馬、蓋善馬也、兩公相繼、皆爲齊所遺、則桓公之待衛亦不薄矣、衛人深德之、故設言投報之理、以見其意、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胡安國云、木瓜美桓、而夫子録之、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投我以木瓜、叶魚韻讀如居斤於翻、報之以瓊琚、魚韻匪報號韻亦叶周惠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宥韻敷救翻 也永以爲好 叶號韻虛到翻亦宥韻許候翻 也比也投者取物相遺之謂木瓜舊說以爲楸也見爾雅木草云花生于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陸佃云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曰如轉觔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酸不可得而詳也馮時可云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古語曰梨百損一益楸百損一益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羅願云魚復縣地多木瓜大者如甌又其木可以爲杖故取幹之道木瓜次之今人取木瓜大枝作杖策之云利筋膝根葉煮湯淋足脛可以已蹙又截其木乾之作桶以濯足齊孝昭北伐庫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魚又別木瓜者云木瓜與和園子蔓木土伏子相似其皮薄微赤黃香甘酸不澁穰中子尖一面方者爲眞木瓜草木子云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瓊毛傳云玉之美者應劭云玉之華也許叔重以爲赤玉然據末章云瓊玖玖乃黑玉則不應與瓊並言也琚佩玉名按佩有橫有珩有琚珩者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橫如半璧繫于兩旁之下端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衝之抑揚以自相衝擊而于二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賈誼新書所謂佩玉捍珠以納其間者是也此言琚用瓊則佩之美者蘋藾蕰藻云瓊琚之于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爲報也永以與之爲歡好而已此衛人感齊桓救患之恩故設爲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以微物猶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永以爲好亦是欲其君依附大國時常聘問之意歸子慕云謂之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爲異姓乃有出于姜氏詩人所以感思桓公之德無已時也凌濛初云齊桓存亡衛而衛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

木桃、叶蕭韻讀如調田聊翻 報之以瓊瑤、蕭韻匪報前見也、永以爲好前見也、比也、舊說以木桃即桃、木李即李、徐氏云、瓜有瓜瓞、桃有羊雀、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又陸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于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于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咮、其著華處乃臍也、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煮之者取木李、姚旅云、木桃、櫨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澁、色亦黃、木李、槓櫨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蒂、木李單蒂耳、按此則木李木桃之實、俱與木瓜相似、又任昉述異記云、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之大者爲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俱未詳孰是、一說、姚寬云、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士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初學記六帖于果食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誤矣、亦通、瑤、說文云、玉之美者、趙頤光云、瑤从玉从玉、从玉意兼聲、古人佩玉、取其美質而易損、用以攝心寓戒也、故从玉、愚按此瑤即珩下之嬪珠是也、陳祥道云、戴禮曰、玭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曰、嬪珠以納其間、嬪者蚌也、玭即嬪也、然荀卿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非蚌珠也、謂之嬪珠、〇投我以木李、紙韻報之以瓊玖、葉韻叶紙韻荀起翻匪報見前也永以爲好見前也、比也、玖、說文云、玉石次玉者、未詳孰是、趙頤光云、玖从玉从久、意兼聲、玉之美、非玉之名、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按琚瑤皆佩名、玖乃玉名、厥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于齊桓公既死、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惟衛文公滅邢

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序意甚明、朱子改爲男女相贈答之辭、無稽甚矣、又予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朋友相贈賦此、其義甚小、賈誼新書則云、禮者、所以恤下也、故繇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臕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畜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其說皆似與孔子苞苴之言相合、但如此、則君臣之間、有市心焉、未必爲聖人所樂道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出序○按左閔二年、冬、狄滅衛、宋桓公立宣姜子申、以廬于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爲文公、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而遷衛焉、于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時僖公二年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又齊語云、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按繫馬與孟子言繫馬千駟義同、韋昭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然則此詩言騋牝三千、亦齊桓有以貽之與、孔頴達云、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此詩蓋未年所作、

定之方中、東韻作于楚宮、東韻揆之以日、質韻作于楚室、質韻
樹之榛栗、質韻豐氏本作棗椅桐梓漆、質韻豐本作泰爰伐琴瑟、質韻

○賦也、定、星名、北方之宿、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左傳、水昏正而栽、栽、築墻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栽築墻長板也、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中、于是揆而度之、以正四方、孔云、于列宿、室與壁相望、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孔云、于列宿、室與壁相望、其體又壁、君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爾雅謂娵觜觿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云、娵觜觿之口、營室東壁、四方之口、故因名云、是也、亦通、按春秋僖二年、正月、城楚丘、周正建子、與定中之節、氣有早晚、或是亥月、鳩工而子月、乃竣役耳、孔云、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較之、僖二年、閏餘七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月令、仲冬、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而召誥營洛邑、于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故不依常時也、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孔云、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按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通典亦云、滑州城也、五代屬澶州、今爲開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開州、杜預以爲在濟陰成武

縣西南、豐熙以爲在兗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又拱州有楚丘、在漢爲梁國已氏縣、卽今歸德府是也、皆非、衛地、不足信、爾雅云、度也、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按水地以縣者、謂置水地中、以求平、而垂繩四隅以合水、槷與臬同、桂也、縣、垂繩也、置槷以縣、槩木爲桂、以縣繩也、桂有四角四中、垂以入繩、繩皆附桂、則其桂正矣、桂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爲規者、晝地爲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正也、又于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古人營作、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于宮室分言之者、互文以見義也、楚室、楚丘之室、鄭玄云、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孔云、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爾雅釋宮、以宮室爲一、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益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也、曲禮註疏云、四面穹窿則宮、貯物充實則室、樹檟也、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又羅願云、有一種榛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非榛楛之榛也、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菜蝑自裹、圖經云、實有房、彙若參、中子三五、小者如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暴開子出、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治血尤効、椅梓屬陸佃云、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楸益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也、名物解云、椅梓實桐皮非梓之正、非梓而外若同焉、有倚之意、陶隱居稱爲椅桐、又以白桐爲椅桐、皆誤、桐說文云、榮也、爾雅云、榮桐木、以其華而不實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故亦謂之華桐也、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惟白桐宜爲琴瑟、此卽白桐也、青桐岡桐、皆不可作琴瑟、錢氏云、按經典單稱桐者多、以作琴瑟、嶧陽孤桐是也、本草註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爲百木王、無子者爲楸、韻會云、今人名臙理者梓、麤白者楸、陸佃云、今呼牡丹謂

之華王、椅爲木王、葭木、莫艮、干椅、故書以椅材名篇、禮以椅人名匠也、羅願云、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十道記云、越人多種豫章樹梓卽豫章也、漆本作桼、木名、六月刻取滋汁、可以鬃物、本草註云、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今經史通作漆、爰於也、此四木者他日長大、伐之可以成琴瑟也、陳旸云、桐之爲木、其質則柔、其心則虛、椅之爲木、其實則梓、其表則桐、古之爲琴瑟、必以桐梓、其居必以椅桐、梓琴瑟良材、而漆之爲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陸佃云、言其宮中所樹、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于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而立國之規模氣象、于此亦可觀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陽韻豐本作唐景山與京、叶陽韻居良翻降觀于桑、陽韻卜云其吉、終焉古本呂祖謙嚴本俱作然允臧、陽韻○臧也、上章已言、作實室、此章乃追本相土度地之初、言之、虛說文云、大丘也、毛傳云、漕墟也、孔云、知爲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桑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按管子大匡篇云、狄人代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然則虛之爲衛地名信矣。楚、謂楚丘、按類說地理書云、地形自有魯楚衛晉之名、非必屬楚地也、傳寅云、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卽今東昌府古之東郡、王應麟以爲博濮二州連境是也、景釋詁云、大也、水經注云、河水分濟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丘城西、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卽今大名府開州地也、與商頌、景山無涉、輿地廣志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又朱子解景、謂測景以正方面、亦通、京、高丘也、未詳所在、先是望楚與堂、以審擇兩地之可否、及觀景山與京、則建國之謀、于是決矣、降

說文云下也自漕邑之墟而下于楚丘之野既領畧其大勢復細察其土宜也桑蟲所食葉木最宜肥土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此驗之劉公瑾云衛詩多言桑蟲衛地跨冀兗二州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夫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宜民人謀定矣于是從而卜之周禮大卜之職所謂國大遷則貞龜如周原之契洛邑之食皆是也云其吉者言兆云告吉也允信滅善也卜既云吉乃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卽下章民物富盛之意晁錯云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及公劉所載是也胡佩嘉云山勢勝土脉美神謀從則終焉之善可知此亦剏始之時懸斷必然之語不然衛後又遷於帝丘矣此言豈可據哉○靈雨既零

叶先韻亦叶眞韻本作稅　命彼倌人　眞韻亦叶先韻音稅　星言夙駕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玄讀如字云辭說也非豐氏本作稅　于桑田　先韻亦叶眞韻他因翻　匪直也人　先韻亦叶眞韻見上　秉心塞淵　先韻均翻豐本作淵　騋牝三千　先韻亦叶眞韻

雌人翻說文引此句作騋牝驪牡○賦也上段言城野宮室至此言其政事益人君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瑞應圖云降而應物謂之靈雨一說郝敬云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蠶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亦通零說文云餘雨也蓋雨將闌之時舊解作落非是倌人說文云小臣也毛云主駕者孔云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倌人爲何官也星毛傳云雨止星見言語辭也又韓詩云星言星精也未詳所謂戴星而出也說文云釋也爾雅毛傳俱云舍也因雨零而命駕桑田之野以勞勸耕蠶之人此爲國家根本之慮萬民衣食之謀不比紛飾太平苟且目前者匪直猶云不但也人卽指農桑之人言秉持也寔克實也淵深也董斯張云衛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十七

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嫛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寒。齊聖廣淵倒看。寒。如。不。變。塞。之。寒。有。贊。而。不。舒。歛。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藐。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葢詩人謂熒澤餘燼。不絕如綫。公能守其儉素。戰戰焉若危亡之踵其後。

衣大布。冠大帛。其秉心證佐歟。先是戴嬀處州吁之難。莊姜送之。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可以類言矣。

說文云。馬七尺爲騋。周禮。庾人職云。馬八尺以上爲馬。只此三種。今單稱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騋者。舉中言之。陳祥道云。覲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騋。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

陸佃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駵。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四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八尺。有七寸。爲衡高八尺。有七寸。爲軛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國馬即國馬。田馬即田馬。其制。三良一駑。鄭玄以爲無種戎。陸佃以爲無齊道。雖無確據。然亦可見專言田馬。爲舉中之辭也。云騋牝者。兼言騋馬與牝馬也。按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一。所謂特者。牡馬也。三千舉其數也。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及之。或以騋牝爲馬之善者。故爾雅曰。騋牝牝驪。牡驪。以罕稱也。夫既以罕見稱。則三千之衆。所不取。又按周禮。天子之馬。十有二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四馬爲乘。一師四圉掌之。三乘爲皁。計一十二匹。一趣馬掌之。三皁爲繫。計三十六匹。一馭夫掌之。六繫爲廄。計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掌之。鄭玄謂自乘至廄。應乾之策。以乾爲馬。其數九。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六廄成較。較有左右。則爲十二廄。卽十二閑也。天子之馬六種。五良一駑。每廄良馬一種。二百一十六匹。以左右較之數乘之。當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種。三良馬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天子馬之全數也。諸侯邦國六閑。四良一駑。駑數亦三千良。分爲三閑。與良馬三種各一

閑、每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止于千二百九十六匹、考左傳言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四馬爲乘計之、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與六閑之制、殊合、又左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則亦六閑之制也、此詩云三千者、蘊藏以爲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乃三千、嚴緊以爲數之、故爲三千、林氏則云、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焉、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騂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羅願則云、左傳稱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蓋馬特居四之一、騂牝三千、則當有牡一千、革車不用牝、純用牡馬、牡馬一千、爲車二百五十乘、取成數、曰三百乘爾、數說並存之、詩人言文公勤于治國、不特注意于農桑之人而已、其操心塞實而淵深、雖下至騂牝之微、莫非其經營之所及、故能致蕃育之盛如此、嗚呼、佚遊儉思、于興廢豈不大哉、謝枋得云、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程大昌云、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盛莊周履稀之論也、稀、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繇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廢馬克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乘田、而牛羊茁壯、皆一理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子貢傳以爲魯僖公城楚丘以備戎狄、史克頌之、

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彼去古未遠、而說之相符乃爾、且與此詩合、亦何可疑之有、又左僖十二年傳云、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俱狄難也、此條雖無經、而杜注以爲爲明年春狄侵衛傳、則楚丘印據更復明甚、

申培說同、豐熙解云、楚丘、魯地、在今曹縣東南五十里、地近徐戎、戎數侵魯、故僖公築城以備之、因爲宮室於其城中、其後襄公薨于楚丘、即其處也、次章堂作唐、亦魯地、今兗州府魚臺縣有武唐亭、在楚丘西南、戎之北界、故春秋隱桓二公、皆盟戎于此、景山、在曹縣東四十里、商湯嘗合諸侯于此、京亦山名、在巳氏縣、按豐氏所稱引地理、俱非確據、故不足信、至以春秋書襄公薨于楚宮、則刺謬之甚者、按左傳三傳皆以城楚丘、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襄之去僖遠矣、宮固襄所自作、非舊宮也、惟春秋僖二年、書春王正月、城楚丘、而不言城衛、或者疑焉、爲之以爲楚丘固魯地、魯自城之耳、又有此詩傳爲之證佐、而騶牝三千、亦似與駉篇之咏相合、則遂斷以爲非衛文之詩、愚初亦惑于其論、然三傳皆以城楚丘、爲齊桓公封衛矣、呂覽亦云、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出申培說○序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子貢傳同、朱子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見矣、鄒忠胤云、史蘊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懼其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讒、已嘗售于士蔿之諧富子、而女戎猶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鹽變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于寵初、夫如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

采苓采苓、叶眞韻離珍翻首陽之巔、叶眞韻豐氏本作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眞韻息鄰翻舍旃舍旃、先韻苟亦無然、定本作偽下同人之爲言、胡得焉、先韻大苦也、即苦草、解見簡兮篇、說○比也、苓通作蓼、爾雅云、

周惠王之世

文于苓、則解曰大苦、苓也、今按卷耳、自名苓、耳、爾雅、可據、而以大苦爲苓、則苓之即爲蘦、確矣、又月令有苦菜秀之文、亦不得以大苦名苦也、孔頴達云、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亦名雷首山、又名首山、左傳趙宣子田于首山、是也、山南曰陽、劉公瑾云、泛名其山、則曰首山、王山南而言、則又曰首陽、巔、山頂也、苓生于隰。故簡兮之詩曰、隰有苓。今見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而曰得于首陽之巔。則其所自來者。不足信矣。正與下文人之爲言胡得焉相照。苟、且舍、置旃之也、又鄭玄云旃之言焉也、無然之然、蒙上文語也、胡得者、問其何處得來也、凡人言語。其爲讒與否未可知。且勿輕信。然則將一槩舍置而付之不問乎。亦且不可如此。惟當有以察之。則無如究其言之何所自來耳。輔廣云、讒諧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眞有以見其情僞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嚴粲云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讒言之行。蹔不問其所繇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繇來也。張子厚云、舍旃則無然爲言則來所試。厚之至也。蕪轍云、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之故也。○采苦采苦、

翻 舍旃舍旃、見前 苟亦無然、見前 人之爲言、苟亦無與、叶麌韻讀如羽王矩 人之爲言、胡得焉、見前 ○比

首陽之下、叶麌韻後五翻 人之爲言、苟亦無然、見前 人之爲言、胡得焉、見前 ○興

也、苦、即苦菜也、孔云此、苓所謂董荼如飴、內則所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苦生于田。亦非山中之物。今曰得之首陽之下者。謾辭也。與、說文云黨與也、言、不必遽信、而與之爲黨也

○采葑采葑、叶東韻敷馮翻 首陽之東、韻 人之爲言、苟亦無從、叶東韻麤叢翻 舍旃舍旃、見前 苟亦無然、見前 人之爲言、胡得

焉、見前○比也、葍、鮮見谷風篇、葍生于園、亦非山中所有。此詩三章語意了無分別。惟取譬苓苦葍三者異耳。詩人託物起義。指即在此。陸佃云、苓甘者。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若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采葍。則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俱譖之。又因人之所甘而後苦。而葍則甘苦相半。所謂采葍葍采葍者。以下體。牛以爲惡。半以爲美。則讒人之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皆通從說文云、相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也、事之可據、就有謂不其、對詩必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陟岵、晉狐偃從公子重耳出亡也、狐偃字子犯狐突之子、狐毛之弟、公子重耳之舅也、亦稱舅犯重耳、晉獻公子、爲狐突之女狐姬所生、後爲晉文公、按左傳國語記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又譖重耳與知共君之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刺重耳、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窺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在翟十二年、狐偃曰、吾曷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庇也、今庇久矣、庇久將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遂適齊過衛、自衛過曹過宋過鄭、遂如楚、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臣聞命矣乃殺之及秦伯納公子將濟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繇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此狐偃從晉文公出亡以至歸國之始末也當文公奔翟時尚未從行故既瞻望作賦復何疑其爲狐偃所賦耳魏詩即晉詩也其因之以死豈當文公十二年居翟之後周遊列國之時毛以舅氏之親始繼偃而至耶此詩辭旨倥傯偬偬當是初奔翟時所作以狐突仍仕晉國而狐毛父母而又復有瞻望兄之語

陟彼岵兮瞻望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石經豐氏本作毋韻紙韻俱作尚後同韻紙韻○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爾雅云山多草木曰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山有草木人所恃取以爲事用也趙頔光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今按父兮生我又無父何怙此孝子所以升岵而切望父之思也父狐偃之父狐突也稱父曰者臨別丁寧之言也嗟嘆聲歎而告之藴輸云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行役夙夜無已言既負羈紲從公子以出則當夙興夜寐盡心所事無有休懈所謂義也故毛傳云父尚義狐突謂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正此意也上即行役也嚴粲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之事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繇家居赴道塗爲上余俗諺猶云上路也旃毛傳云之也孔穎達云此旃與秉苓舍旃之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所謂慎旃即蒙上文夙夜無已之意從云

在外。操心危。慮患深。誠不可以不慎也。猶朱子云、尚也。庶幾擁衛公子歸國。無止于外而不返也。○

陟彼屺紙韻兮、瞻望母毋叶紙韻兮、母曰嗟予季、寘韻行役夙夜無寐、寘韻上愼旃哉、猶爾雅作猷翻兮、

賦也、釋名云、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按秦風有紀有堂、毛傳云、紀、基也、孔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據此、則屺乃山基、其勢傾圮、因取屺爲名、升屺而瞻望母者、父天母地、父尊母卑、又天性運傳基本天母故以屺爲母、之比也、稱子季者、以行者冀屬季、故嚴云、猶今人言醒睡也、行役在途、存亡戒心、故早夜不可安寢、毛傳謂母尚恩、是也。愼旃、亦蒙上文夙夜無寐之意、無棄者、言無爲公子所遺棄也。○

陟彼岡陽韻兮、瞻望兄叶陽韻兮、兄曰嗟予弟、叶紙韻蕩以翻行役夙夜必偕、叶荷起翻上愼旃哉、猶來無死、紙韻也、釋名云、山脊曰岡、岡亢之言也、故以爲兄之比、兄、幌也、嚮其必與同行者俱也、愼旃、亦蒙上文夙夜必偕之意、猶來無死、欲其能避禍害、無死地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朱傳申培說、皆以爲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序則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鄒忠胤云、采薇以公義言、故曰王事靡盬、此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蓋邊戈戍鼓、則悽愴悲壯、而望雲瞻木、則氣結啼枯、固詩人之致乎、其末及嘆下室之婦嗟、潤嗟洵、如繫鼓者、此則爲末娶之妻言也、唐人吊古戰場文曰、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惴惴心目、寢寐

見之。嗟乎、爲人上者、覽此其於得已之役、亦可以少寢矣。孝子思親。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劉元城謂其末句自儆自警云。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接下、惟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鴻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按數說亦近似、並録之、子貢傳關文、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出序。○愚按此

死者之婦悼亡之詩、采詩者録之以志刺獻公名俺諸武公子孔頴達云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虞公八年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又按外傳載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遂伐翟柤曹氏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豐氏本作冢後同楚、語韻亦叶御韻翻余呂翻常恕翻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御韻亦叶語韻敍呂翻○賦也葛草名蔓延

見葛覃篇蒙通作冢說文云覆也楚木名鮮見漢廣篇蘞草名說文云白蘞也本草云一名兔荄作藤生根似天門冬陸璣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蔓本草名葛屬此則借爲抽引枝條之義孔云此二句互文葛言葛生則蘞亦生蘞言蔓而蒙于楚木蘞言葛生于此延蔓而蒙于域推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域爲塋域乃此婦人之夫所葬之地地在野中故先鄭玄云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以鄭云無也字从上荒涼之景宛然在目舊說以爲興體云蔓草發此蒙彼以興婦人生于父母當从匕匕者隱也曰此者主閨中而言或以死訓匕外成于夫家陸佃以爲比體云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而蔓于野所遇猶之婦人外成于夫榮瘁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取義皆通愚以第三章角枕錦衾之下亦有予美亡此之文三章一例似當作賦體爲正予美亡此一章角枕錦衾之下亦有其君子也亡鄭云無也字从匕者主閨中而言或以死訓亡

謂承上文言葛生蘞蔓之地君子身死于此語意似順然于第三章之文義難通今不從誰與獨處婦人自謂也所美之人既無矣寂莫閨中我其誰與乎但覺然獨處而已後章倣此各以二字爲文遞轉而下與易睚寇婚媾句法正同○**葛生蒙棘**職韻**蘞蔓于域**職韻**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職韻○賦也域變野言域知是賦其所見詩翼云讀域也棘蘞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掃悲哀之景自息此也○**角枕粲**翰韻**兮錦衾爛**翰韻**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翰韻○賦也枕卧所以薦首者以角爲飾猶粱元帝謝寶枕啓所云重安玳瑁者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爐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施粲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淨貌衾斛見小星篇以錦爲之爛光色也范祖禹云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蘇轍云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

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王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悼臣之詩舊矣郝敬以角枕錦衾爲斂用周禮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爲証然上章已有蘞蔓于域之文不應先言葬後言斂也獨旦嚴云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若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肯明之意也一說枕衾粲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旦亦通○賦也夏日冬夜非夏但思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遇韻丘○賦也因夏而永則日之數爲多以夜之思比日之數爲多以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爲多以見無時而不思也居鄭玄云墳墓也百歲之後同歸于九泉之居矣無他志義之至也情之盡也與前三獨字相應。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質韻○賦

也蘞夏日而冬夜夜復蘞焉而已室家壙也滕公墓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是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申培說云晉獻公之時國人詩朱子亦以爲婦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篇中蘞蔓于域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等語其爲悼亡之詩無可疑者于貢傳闕文、

詩經卅本古義　兒玉十八七

唐風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氏詩經壺本古義

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四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襄王之世詩十五篇

何氏小引

○有杕刺晉惠公也不納羣公子又欲殺其兄重耳將亡其國焉

○權輿晉惠公與秦穆公戰爲秦所獲舍諸靈臺怨秦爲德不卒也

○十畝之閒齊姜勸晉公子重耳去齊也

○蜉蝣刺曹共公也君怠國危玩細娛而忘遠慮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候人刺晉共公也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渭陽秦太子罃之舅晉公子重耳自秦返國爲諸侯罃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也

○羔裘豹袪晉文公釋憾于寺人披也

○有杕之杜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也

○鳲鳩曹人美晉文公也

○羔裘如濡鄭人美其大夫之詞疑美叔詹也

○閟宮頌魯僖公始郊也詩中所頌之事三焉郊而配后稷一也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二也美禰廟三也而郊實自僖公始其諸繇季孫行父之請命于周歟頌雖奏然有微辭史克作之

○有駜魯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功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僖公行此禮其臣美之

○駉思魯伯禽之富也伯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僖公思遵其法故命史克爲之頌

晨風秦穆公悔過也

○黃鳥哀三良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杕本名杕杜嫌同小雅以此爲別刺晉惠公也不納群公子文欲殺其兄重耳將亡其國焉惠公名夷吾獻公子遭驪姬之譏出亡于外獻公卒秦穆公納之爲諸侯初獻公立奚齊盡逐群公子始爲令國無公族焉獻公卒夷吾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遣寺人披往渭濱殺重耳不克此詩前言不如我同父則刺其殺重耳之事後言不如我同姓則刺其不納群公子之事也是以知爲刺惠公也

有杕顏之推云江南本並本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在木部集韻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狄字此大誤也之杜麛韻然下章不用此韻叶正與鄭風將翺將翔彼美孟姜一例其葉湑湑叶麛韻讀如數奭主翻獨行踽踽麛韻豈無他豐氏本作

它後同 人、不如我同父、麛韻嗟行之人、胡不比 叶寅韻至翻焉

人無兄弟、胡不佽 集注作次 焉、與也、扶、說文云、樹之特生者、爾雅云、杜、白者爲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耳棠也、少酸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一云、杜、甘棠、北曰杜、滑者、零露之貌、王安石云、滑滑、潤澤也、詩詁云、猶沃也、嚴粲云、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枝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踽說文云、疏行貌、徐鍇云、踽踽、謂孤疏也、孟子云、行何爲踽踽凉凉、乃獨行而無所親暱之意、陸化熙云、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與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比、並也、說文云、窘也、二人爲同、父、謂兄弟也、豈、無他人、以下、乃正言、以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如苟以他人爲可恃、嗟彼行道之人。何不見與我相比窘乎。凡世上之人、亦有無兄弟者、何不見其所行之便利焉、兩胡不。是與醒之詞。○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庚韻釋文豐本俱作青青 獨行 叶庚韻師庚翻 豐本作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焉、與也、葉、本、韭、華之名、菁菁、盛也、曹氏云、獨行多懼、故言、姓、與民、有、辨、姓、者、所以繫統百人所禀以生者也、按、姓、氏、別子孫、所出、故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王安石云、同姓雖非同父、猶愈于他人耳、晏子問于華子曰、齊之公室懼畏、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畢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帝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體、猶臂之不能運其臂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

焉、朝無公族、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土也、結緩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將卑是求、夫何惧而不獲、齊

有杕二章章九句　序云、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今按晉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然沃實負晉、非晉負沃也、如刺郎當、刺沃耳、又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群公子、此詩疑亦足當之、但此皆於不如我同父一語不合、故前二說愚皆無取焉、朱子謂此乃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鄒忠胤云、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申培說以爲君子勸人孝友之詩、其意益緩、而篇中亦不見有勸孝之語、于貢傳闕文、

權輿、晉惠公與秦穆公戰爲秦所獲、舍諸靈臺、怨秦爲德不卒也、按列女傳及左傳國語載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娣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惠公不用又背秦賂秦饑請粟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女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共圖之公惧乃舍諸靈臺及晉與秦成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是詩之作當在未改館之先舍諸靈臺賦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魚韻文選注作蘧蘧今也每食無餘、魚韻于嗟乎、虞韻不承權輿、叶虞韻讀如雩雲俱翻爾雅注不承權輿上有胡字或訛以乎爲胡也○

周襄王之世

賦也。於我乎，惠公自言於我晉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幷幦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亦云夏屋渠渠。楚詞大招篇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方小壇觀絶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皆以室言也。又按檀弓云，夏屋渠渠，注謂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又曰，殷人以夷，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阿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亦是一說，鄭玄箋詩，因次章有四簋之言，慮與下文每食句不屬，遂易其解，夏屋，大具也，今考爾雅訓具者，乃曰，屋，具也，夏屋，謂設食大具也，渠渠，非屋宇，以大具解夏屋，于說鑿矣，楊慎則引字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俎也，禮，周書云，夏屋，大俎也，禮，周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房，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此共說誠辨，然，禮未聞號俎為屋，屋，者，必以大，房二字，附會夏屋，屋，愚，終不敢信，也，渠通作，巨，說文云，規巨也，言夏屋之制有規巨也，一曰，大也，其字从食，正，謂食之，饒也，昔在晉國，有夏屋以居，臺，每食無後餘饒，儘免于饑，而已，益秦所獲，而舍于靈，臺，饑，而已，益秦不以諸侯之食禮待之，承，毛傳云，繼也，孔穎達云，承其後，是繼，嫡也，權，稱錘也，輿，輦軸之上，加板以載物者，邢昺云，權輿，天地之始，天圓地方，故名，又陳氏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益借字也，按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草權輿，淮南子云，東風而涸沍，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歷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權輿，二字，古人用之，不一，承權輿，言，是謂日月權輿，權輿，如其立已為君之始，以佚終之也，按秦穆公欲立公子重耳，曰，重耳仁，繫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曰，君若求置晉君，若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及惠公入，穆公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穆公之立晉侯。惟欲置服而不置德、其初意已不善。且偵知其多忌以爲利。故卒有始無終、如此。夫子録此詩所以示後世。凡欲存亡繼絶者。不可如秦穆以利心行之。○於我乎每食四簋、叶有韻也。

苟翻于嗟乎見前不承權輿、見昔、在、於、我、乎、言、盛黍稷器、考工記云、旋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注謂旋搏垤之工、作瓦器者、孔云、豆實三而成觳、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又易、二簋可用享、注謂離爲日、日體圓、與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簋制說各不一、周禮舍人注、以爲圓器、孝經註、說文、皆以爲方器、陸元朗云、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孝經鉤命決云、簠簋、上圓下方、未詳就是、言四簋者、朱子云、禮食之盛也、毛云、四簋、黍稷、稻粱、孔云、禮食大夫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秋官掌客註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儻設器物、故稻粱在簠、飽、說文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云、厭也、李氏云、不飽、非特無餘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序云、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申培說亦云、與晨風篇同義今按康公忘先君之舊臣、於傳絶無所據、朱子但以爲秦人刺其君待賢禮意寖衰、不能繼其始、蓋亦依序而稍變其說、要之無所附麗、子貢傳闕文、

十畝之間齊姜勸晉公子重耳去齊也按晉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達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遠遂遠人入服不爲鄙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幸孝公卽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遇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公子曰非子之謀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于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

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惧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寔疚大事、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久、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寔紀商人、商之餮國、三十一王、替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惟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今按此詩、聲口宛似、但無限商餮只寄之行與子還行與子逝二詞不迫而情有餘姜之所以善子

諷也

十畝之閒 剛韻 兮桑者閑閑 刪韻釋文作閒閒穆天子傳注豐氏本俱作閒閒

兮行與子還 刪韻 兮 賦也 禮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步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十里也

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至秦孝公始制三百四十步爲畝故程子云古者百步止當今之四十一步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也此云十畝之閒者、張子厚云園廬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桑者即齊姜所言蠶妾也閑閑蓋習熟自得之貌行朱子云猶將將也子謂重耳也還說文云復也姜氏言十畝之間有蠶妾在焉子犯不知其在也與從者謀于桑下行且與子復返晉國矣時不可失從者之意不可孤公子其圖之

〇十畝之外 叶齊韻 兮桑者泄泄 霽韻 兮行與子逝 霽韻 兮 賦也十畝之外則他人採桑之處云多言也漏泄之義字當從此從者謀于桑下而蠶妾所在矣泄通作呭說文妾聞之則恐其爲他人之採桑者述之而至於漏言也所謂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殺之矣逝往也今從者行且與子離齊國而偕往他處固無一人知者

公子可以行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以爲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路史云古魏國城南西二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張子厚云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并受之田徒有近郭圜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蓋皆附會序說云爾蘇轍駁之云夫國削則民削矣未有地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亡而民存者也且魏子云序文殊無理而但以爲可以爲民者哉朱子云序文殊無理而但以爲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申培說襲之然據詩云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與農圃何涉乎

蜉蝣刺曹共公也君怠國危玩細娛而忘遠慮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申培說以爲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朱子云此詩蓋以時人有蜉蝣爲比而刺之序則又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陸德明云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按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人刺之作昭公時作今詳本此序多無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宇崔集注本有昭公宇未詳其正也愚按此詩疑衣裳楚楚正候人詩所謂三百赤芾者其爲刺共公所謂三百赤芾者其爲刺共公詩無疑序云刺奢乃指朝多俾位冗食者衆耳非如舊說但以好整餘衣服爲奢也

蜉蝣之羽叶語韻讀如矣與演女翻 衣裳楚楚語韻說文豐氏本俱作糷糷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叶語韻敞呂翻○興而比也蜉蝣渠畧也楊雄方言作蘧蒢周襄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　柳十

郭璞云似蛤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有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豬好啖之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
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
如蟬也樊光云是糞中蠐螬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陸佃云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叢生
臺樓中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夏小正
云蜉蝣有殷殷者衆也羅願云淮南子曰蠶食而不
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
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
生而暮死盡其樂蓋以旦暮爲期遠不過三日爾蜉
蝣小蟲國小之比曰羽曰翼羣臣之比衣裳楚楚指
羣臣言楚當依說文通作鬳鮮貌所以取興于蜉蝣之羽者亦以羣臣徒竊衣裳以華其躬不
知死亡之無日正如蜉蝣然耳候人詩言彼其之子
不稱其服亦此意心之憂矣憂曹君也嚴粲云見當
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爲憂矣歸猶
言未之我家也處止也徐錯云詩爰居爰處居者定
云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

思有以警
誨之耳○蜉蝣之翼職韻○典而比也翼說文云翅也采通作鬳鮮貌所以取興于蜉蝣之羽者亦以羣臣徒竊衣裳以華其躬不
矣於我歸息職韻○典而比也翼說文云翅也采通作彩說文云文章也采采猶鬱鬱也衣
服即衣裳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皆曰衣亦曰服息
亦止也于我歸息者交淺不可言深錄處而息則非
一朝一夕矣然後可以諷直兼用也徐光啓云朝夕
相與從容閒諭卑翼孚化舍其舊而新是圖即所
謂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蜉蝣掘閱說文豐本俱作堀
屑韻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閱毛韻豐本俱作稅○典也掘
麻衣如雪子有掘閱得玉之言遂以掘閱爲挑撥之貌又或謂
閱義與穴通要于文理未順當依說文作堀閱爲正
堀說文云突也出也突出之義即所云堀起是也趙順光
云堀之類并同此謬閱猶閱人
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爲人所見也上言楚
楚采采則刺其臣此言麻衣如雪則刺其君鄭玄云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一

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也、孔頴達云、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潔、衣、純、用布而色白者、深衣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深衣、又緇記云、朝服十五升、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是則深衣與朝服、升數皆同、但彼是大祥之服、則純用布無飾、此諸侯禮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所以言麻衣者、則薄暮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說者悅也、徐鍇云、說之亦使悅懌也、凌濛初云、謂從容開諭之、正、是上、文、所、以、寒

侯人刺曹共公也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序云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按左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與此詩三百赤芾之語相合遂執曹伯襄以畀宋人即共公也又晉語公子重耳還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言于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貧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逮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謂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重耳如楚子玉請止狐偃楚成王曰不可曹

版權所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據此則此詩乘爲刺其公不用僨負羈之言無禮于晉公子而作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禮記注崔靈恩集註豐氏本俱作綴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律翻豐本作市○賦也毛傳叶泰韻博蓋翻亦叶質韻非叶泰韻都外翻亦叶質韻都律翻

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按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注謂四方以職來受治者候其來去然彼乃天子之官故徒屬廣設若侯國必不然也孔頴達云按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于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侯人主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侯人則何戈兵防衛姦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何說文云儋也毛傳以爲揭也解見秦風無衣篇祋說文毛傳皆云殳也孔云戈殳俱是短兵相類且祋字从殳故知祋爲殳也殳解見衛風伯兮篇又說文云或說城郭里市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馬牛曰祋故从示殳會意然他書絶不經見未詳是否彼毛云彼曹朝也其語助也之子是子也指下文佩赤芾者芾本作市毛傳說文皆云韠也以韋爲之即蔽膝也詘作韠芾篆文作韍嚴粲云蔽膝之鞞以韋鞞縫之鞞以韋縫之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因卦因于孔云左傳衮冕黻鞞舄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因卦因于赤芾利用享祀則知芾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于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于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玉藻云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蒼珩注云縕青黃之間色珩佩

候人二

玉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毛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孔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詩人言侯人雖一職之微、然既繫籍于公、猶當勤率所屬、以各供其事、今曹蔇爾國、以賢者爲侯人、非是、孔云、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太史公云、今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司馬貞註、謂美女乘軒者、彼、未參、證于、詩中、赤芾之語、故耳、○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叶職韻、鼻韻彼其、禮記作記、左傳後漢書俱作已、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墨韻、○興而比也、鵜、鳥名、爾雅云、鵜鶘也、亦名洿澤、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

河、陸幾云、鵜、水鳥、形如鸕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陸佃云、鵜、人足、其鳴自呼、羅願云、洿、抒水器也、鵜洿厓三字同音、其義一也、淮南子曰、鵜飲水數斗而不足、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溯河、在岸則魚出、或曰、身是水沫、惟臆有肉如拳、昔人竊肉入河爲之、故名逃河、魏黃初中、嘗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詩既以爲貪而無功之、梁毛云、水中之梁、解見邶谷風篇、濡、漬也、稱、宜也、猶言相等也、其服、即赤芾是也、鵜之于魚勤矣、須出沒汙澤而後得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猶之子無功、而居高位以竊祿、所謂不稱其服也、又表記、子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

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左傳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鵄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〇**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叶宥韻陟救翻彼作已**之子、不遂其媾、**宥韻〇興而比也、咮、說文云、鳥口也、陸佃云、鵜性沉水、食魚、則濡其咮、翼宜矣、今徙、立、梁上、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咮、小人無誠信獻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遂、禮記疏云、謂申也、毛云、厚也、說文云、重婚也、孔云、重婚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愚按不遂其媾、以楚成王語觀之、則所謂媾、當指億負羈也、僖負羈、也、僖案共事、以負羈之賢、當親之、如昏媾然、而無如邪正不投、凡負羈所言、彼必沮之故、使其忘意不得申、遂也、當時公子重耳過曹、共公不禮焉、負羈言于共公曰、夫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共公不聽而三百赤芾輩、無有同負羈之言者、是之謂不遂其媾也。〇**薈**說文作嬒云女黑色也**蔚、南山朝**豐本作鬱**隮、**齊韻**婉兮、變**說文豐本俱作嬽**季女斯**

飢、叶齊韻讀如雞堅奚翻〇興而比也、薈說文云、草多貌、蔚蔚蔚草木盛貌、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爲曹、朝隮解見蝃蝀篇、鄒忠胤云、按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隮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西而雨、雨輒隨之、蝃蝀之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已薈蔚夤緣山邑、而虹見于西、又當遨雨澤之霑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此詩中之畫也、婉、說文云、順也、變通作嬽、亦順也、婉變季女之容也、君子之持身也、如處子然、故以少女曰之、斯饑以喻貧賤、季女幽居不妄從人、故不免于饑餓、此與易女子貞不字之象同、言小人雖肆志而趨利于下也、晉文公所謂不用僖負羈、其即此詩所言季女

與。

侯人四章章四句　此章與左傳合嚴粲所云詩史也而郝敬疑之以爲詩言三百極道其濫耳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子遺若候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詩可以辭徵也左傳襲此詩以屬文非重耳不盡信書者矣申培說茅云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而不著其世子貢傳闕文又葉氏云漢人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引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渭陽秦太子罃之舅晉公子重耳自秦返國爲諸侯罃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也　罃秦穆公夫人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公後爲秦康公按劉向列女傳云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云云君子曰慈母生孝子朱子蘇氏說俱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韻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陽韻○賦也舅氏指重耳也爾雅說文皆云母之昆弟曰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孔穎達云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渭水名山南爲陽北爲陰水北爲陽南爲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鄭玄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孔云雍在渭陽之北

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董氏云、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韋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子云、乘黃、四馬皆黃也、重耳君晉、實藉秦穆之力、太子嬰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以定晉也、豈徒曰資其行而已哉、○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支韻亦叶灰韻、翻叉叶寘韻、相吏翻、叶支韻蒲眉翻、亦叶灰韻蒲枚翻、又叶寘韻平秘翻、豐氏本作佩玉瓊瑰、○賦也、悠悠我思、朱子云、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嚴粲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之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按　太祖皇陵碑云、外甥見舅如見娘、即此意、五代齊楊愔紹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豈亦以思母之故與、瓊之名、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說文云、赤玉也、瑰孔云、美石

玉佩謂珩璜琚瑀之屬、以瓊瑰之玉佩爲贈、所以象其德也、陸化熙云、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侯服、乃一腔離情所寄耳、鄧元錫云、康公篤舅、語質而情長、秦、艮風哉、亦以置晉君錄之、文爻以覇也、汪克寬云、康公始爲太子、送舅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艮心也、後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慾害乎艮心而然乎、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云、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孔氏以即位爲康公即位、今按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相去甚遠、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豈亦有慨于令狐之役、謂秦昔日曾以厚施而晉今日竟以薄報乎、然愚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

傳所記、猶相彷彿、孔說誤也、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穆公送重耳之詩、然于我送舅氏一語、竟不可解、按古人呼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未聞呼妻之兄弟爲舅者、若諸侯于異姓大夫或亦稱舅、然非所施于重耳也、

羔裘豹袪、晉文公釋憾于寺人披也、篇名原只羔裘二字但檜鄭亦有羔裘特用起語以別之○披一名勃鞮、字子傳國語載驪姬譖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較罪莫大焉、乃徇曰、較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及文公入、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驪姬之譖爾射予于屏內、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斬余衣袪、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蕭牆之禍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吕郤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

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知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潛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巳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是詩當郎於免難後作也

羔裘豹袪 豐氏本作求後同 叶遇韻 區遇翻 自我人居居 叶遇韻 如句俱遇翻

豈無他豐本作它後同 人維子之故 達云袪口也袂是袖口也孔頴

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也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謂大夫士飾謂袖口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羔裘豹飾緇衣也重耳時尚爲公子未致服君子謂大夫士飾謂袖口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羔裘豹飾緇衣也重耳時尚爲公子未致服按申生以十二月縊于都城故申生以十二月縊于都城披斬重耳衣袪正奔蒲時事重耳于是時奔蒲寺人披斬重耳衣袪正奔蒲時事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天氣已寒故服羔裘也自從也我人者我同行出奔人居居指斬袪事也自月天氣已寒故服羔裘也自從也我人者我同行出奔

之人也自我人者從我等同行之人於蒲城欲求得而殺之也居通作倨前漢書郅都傳云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也倨之爲言傲也曰居居者毛傳云懷惡不相親比之貌一往傲狠而無顧惜故至于文公已踰垣而走而披尚斬其衣袪也于指披也故故舊也承上文言披之可憾如此而其後又能以呂卻之謀來告使文公得脫于難故又言豈無他人爲我故舊哉而仍當與子結故舊之誼不可解也按披之言曰伊尹放太甲于桐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霸王之類皆此意也○舊故惡

羔裘豹褎 宥韻 釋文作褎 許候翻 ○賦

豐本作衷 自我人究究 宥韻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叶宥韻 許候翻 ○賦

也、褒、說文云、衣袂也、袪、斂言、豹、褒、也、究、說文云、窮也、極其惡、不留餘地也、此指從渭濱之役而言、被所自陳、謂除君之惡、惟力所及者也、好以情言、謂懽好也、

羔裘豹袪二章章四句　序云、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張鼎思云、晉昭公有曲沃之逼、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鄭元錫云、刺昵也、昵故與好使私人在位也、三說相近、要皆無所依據、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晉人美其大夫之辭、今按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其非贊詞明矣、愚初亦疑此詩、乃晉文公爲狐偃而作、即授璧于河之意、但以格于爾雅詁字之義、故主今說、朱子第謂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斯亦闕疑之訓矣、

有杕之杜、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出申培說、子貢傳同、○鄒忠胤云、嘗怪用賢、如晉文之負紲之介推、從亡能得之罪隸之鄧缺、未免失其不言祿者、僅一介詩語意、毋、乃、爲、龍、蛇、之賞、如投骨于地、狺然而爭、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朱子亦以爲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其不敢定其世者、闕其所不知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韻徒、**彼君子兮、噬**　韓詩作逝、云及也、豐氏本同　**肯適我、**韻、**中心好之、**去聲　**之、**支韻　**曷飲食之、**音嗣　好食無叶、當取之相應、

有杕之杜、解見杕杜篇、謙言、寡、弱、不足、恃、賴也、按文公以內難得國、其同父兄弟、如申生奚齊卓子夷吾、相繼淪喪、其爲寡特孤露可知、道左、鄭玄云、道東也、黃佐云、凡國面南、以南爲正、此以詩經世本古義　有杕之杜　周襄王之世

知左之爲東也、丘光庭云、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君子、指賢人也、嗟、卽易嗟嗟之嗟、說文云、嗟、咨也、與下文飲食字相應、肯反言不肯也、適說文云、之也、我者、我所也、曷、說言彼君子兮、其果以就食之故、而肯來我之所乎、我中心誠愛好之、何但欲飲食之而已、按文公未得國之時、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善援能、官方定物、愛親滅明賢良、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等十一族、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食邑、士食田、以至工商皂隸官宰、無不受飽于官、其欲善無厭、物色多方、何知已、

道周、尤韻韓詩豐本俱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云、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但從杜杜生解、然細玩詩辭、終是好賢求賢意居多、

也、朱公遷云、道左則闕、道周則迂、適與遊亦有辨、適則將、久居、于其國遊則時、一至焉猶之遨遊而已、愚按此蓋自惴其不足以來賢、故其辭之謙退如此、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與之遠近之比也、周毛傳云、曲也、孔穎達云、言道周繞之、故爲曲

彼君子兮噬豐本作逝　尤韻豐氏本作

肯來遊、

鳲鳩、曹人美晉文公也、

按左傳、晉文公爲公子時、及卽位、伐曹、執曹伯、分曹地、以畀宋人、事在魯僖公二十八年、于是周襄王命以界宋人、宋人以曹伯歸、曹共公不禮焉、公子時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敬服王命、以緩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又會于溫、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衞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後、其取興于鳲鳩者、以鳲鳩養子均平、頌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爲鳲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曰其儀不忒者、則以晉與曹爲兄弟之國、大學所謂兄弟足法也、其曰正是四國、則亦惟晉爲盟主、始足以當之、襄王策命中、所謂以綏四國者也、

鳲 前漢書後漢書說苑列女傳釋文豐氏本俱作尸　**鳩在桑其子七**質韻兮淑人君子其儀一質韻兮。禮記淮南子豐本作叔後同　**人君子其儀**崔靈恩集注作義　**一**質韻兮。禮記淮南子作也下同　**其儀一**同上　**兮心如結**大戴禮作若　**兮**激質翻兮。○與也。鳲鳩烏名亦作尸鳩爾雅埤蒼皆云鵠鳩也陸璣云一名桑鳩郭璞云江東呼爲擊穀楊雄云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翰之布穀羅願云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鷄長尾、北、牡、飛鳴翼相摩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又名鶻鵴陸佃云一名博黍揚雄又以爲戴勝謝氏云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嚴粲云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陸佃云鳲鳩有均一之德蓋其啄子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桑者一也又云祝鳲尸鳩鸤

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故一名尸一名祝禮緯以慈告祝以孝告是也其子鳲鳩之子也羅云鳩亦每月有子愚按鳲鳩以況晉文爲伯主而列國依之猶之列國晉文之多者今鳲四時有子以況列國晉文公其子以況列國晉文公也淑人也淑人君子美晉文公也淑人以德言君子以位言儀說文云度也毛傳云義也尸舉動之容義而有法度者謂之儀其儀一兮孔穎達謂執義均平用心如一是也如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是之謂一又禮記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亦會意取義結帶紐也以組爲之玉藻云紳韠結三齊紳帶也韠蔽膝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可解矣故名爲結心如結者猶拳拳服膺之意古人

視不下于帶曹人懷文公之恩耿耿在心如束帶之結言其不可解劉向云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若竊之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繇離誠就詐棄朴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反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賢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按向此論于誠一韓嬰云夫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乎壹而已矣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知慮潛深則一之以道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退單儜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慓棄則愁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先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一也荀子云無冥冥之志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淮南子云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以上皆斷章取義雖非詩本旨而名理自佳故備錄之

在梅叶支韻莫悲翻豐本作其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支韻

其弁伊騏支韻周禮注大鄭引此作綦豐本亦作同

○鳲豐本作尸後同**鳩在桑其子**鳩鳲也鳩在桑其子七兮之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飛在梅者。興曹伯也。子在梅則不得與其母同在桑矣。時曹伯既被執。不得齒于諸侯之列。故云然。其帶伊絲以下。文公所服也。帶大帶也。伊惟也。助句辭。絲素絲也。按玉藻說大帶之制。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廣皆四寸。素熟絹也。大夫而上。帶皆用素。惟辟緣之。大夫玄華。其辟緣之制亦不同。天子諸侯皆終辟。謂終竟此帶盡緣之。但天子用朱爲裏。諸侯則不朱裏耳。重言其帶伊絲。複句以致其讚歎。非別有義。弁皮弁也。禮記註。鄭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所以自寬大。郝敬云。弁制大于冠。古冠止撮髮。弁下覆額。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旭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絰服。弁師職云。王之皮弁會五彩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薛氏圖云。韋弁一名爵弁。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冠弁服。固爵弁也。冠弁亦皮弁也。蓋上文言旭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吊事弁絰服。弁絰亦皮弁而加環絰則弁絰皮弁服。明矣。郝敬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傳曰。衛獻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弁服之證也。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韠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皆非是。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此弁絰服皮弁而加環絰之證也。韋弁皮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陸佃亦同此說。且云。韋弁以韎韋爲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則象騏。故也。今按薛氏五弁之說。未詳是否。但據孔云。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即戎冠。弁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亦服之作者舉其常服。故知是皮弁也。郝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爲弁。皮弁以皮爲質。而餘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

制裳起故宜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綦也一云蒼艾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騏然則騏綦古蓋通用綦亦皂之分皂之蒼艾色者解見說文又鄭玄云騏當作璂以玉飾之按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璂又作璨鄭衆注云會縫中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是則騏與綦通而綦又與璂通璂即璨說文所謂弁飾也徐云謂綴玉于武冠若綦子之列布也以周禮考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尊卑皆得服皮弁所異者璂耳據弁師之文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舊說謂天子璂飾十二玉五采侯伯璨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璨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今如以騏爲皮弁之色則無以別于卑者書所謂四人騏弁即士服也故鄭箋以騏當作綦璨三字通用則鄭說爲可考之尚書周禮古文騏綦璨而孫毓亦以箋義爲長更

信矣詩之興意以鳲鳩爲子或他適而鳲鳩但在桑不移故以衣服有常象之贊美衣服亦有想望未采之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職韻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職韻

時曹地既被分不能成其爲國故有在棘之象忒說文云更也毛云疑也人無常度故可疑其儀不忒者亦曹自有以取之既不令人有所疑惑也文公滅曹而復封曹則無利曹之心而其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是以謂之不忒也又禮記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亦會意取義正者儀正之謂四國四方之國正是四國言足爲四方諸侯盟主也楊倞云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呂覽云昔者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譽者不於譽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

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曰、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于朝、百事齊于官、衆庶齊于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大學引此詩而解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今按曹與晉爲兄弟之國、文公之所以處曹者得其道、是其爲兄弟足法也、詩取象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則父子足法之道亦在于此矣、

榛、眞韻亦叶先韻則前翻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眞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先韻亦叶眞韻奴因翻○興也、榛、木名、實如小栗、

于、棘、愚按既自梅降而榛、則榛解見簡兮篇、陸佃云、榛、果小、卑矣、曹伯失國被執、至以畀宋人、則幾與齊民無異、故其象如此、又按陸佃云、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後實者榛、故詩以此爲序、今考曹俗被執于春三月、而復國于冬十月、則歷三樹成實之時矣、詩所爲詳舉以興也、正是國人、言文公能正我曹國之人、無禮而伐之、既服而赦之、所謂正也、胡不萬年、則祝其壽考之辭也、焦氏易林云、鵜鴂鳴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又韓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延民命、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此斷章取義、與詩旨無涉、

鳲鳩四章章六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曹叔爲政有喪、國人美之、而作是詩、按曹叔名振鐸、文王子也、武王克殷後、始封曹、或又以爲美僖負羈、或又以爲美公子臧、然于詩、人托興、鳲鳩而并及其子之意、終無關着、愚不敢謂然、序則云、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鄭玄
詩譜、亦系之共公時、今按詩中不見有刺意、

羔裘如濡鄭人美其大夫之詞、出朱傳　疑美叔詹也、

篇名原只羔裘二字但檜唐亦有羔裘特全用起語以別之○按叔詹鄭之公族也厲公季年、齊桓始伯、時詹爲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殺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間其故、逃于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毋、大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爲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楚子過鄭、入享、鄭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鄭、弗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棄此四者、以儆天禍、無乃不可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亦弗聽、重耳反國、六年、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弗許、曰、子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重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周襄王之世

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晉公子賢明，其佐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禮而歸之。鄭人以爲將軍，叔詹始終忠于其國，故使齊桓聞其名，而晉文爲之禮。臨難不避，舍命不渝也。累建正論。邦之司直也。鄭有三良，同時爲政，則所謂三英棼分者也。是詩在鄭風，非叔詹無足當此美者，而公羊穀梁皆謬以詹爲佞人。何不據詹之行事本末而觀之乎。叔詹始終忠于其國，而君免于晉患也。行義于鄭，而見說于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

羔裘　豐氏本作如濡，韓詩外傳作洵且侯，求後同　虞韻亦叶尤韻，而繇翻　尤韻亦叶虞韻洪孤翻　彼其　韓詩外傳作洵且侯，新序俱作已　之子，舍上聲　命不渝，虞韻亦叶尤韻夷周翻　羔，解見羔羊篇。裘，說文云：皮衣也。按羔裘以緇衣爲祭，則所用者乃黑羔之皮耳。陸佃云：羔性群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爲朝服，陳祥道云：羔取其合道，以道合禮，以禮成道，固先王之所尚也。如濡濕，謂皮毛光色潤澤也，孔云，如似說文云：正見也。左傳云：正曲爲直，荀子云：是謂是，非謂非，曰直，且說文云：薦也。侯，諸侯也。洵直且侯，言信哉其正直之德，可以薦之于諸侯。爲人君所任用也。下文言，舍，命，不渝，正，見，其，直，彼其之子，謂此服羔裘之大夫也。舍，遏作捨，說文云：釋也。命，軀命之命。渝，說文云：變汙也。舍命不渝，雖禍害當前，捨置其軀命以殉之，而生平之所自守者，終不少變，如叔詹以盡忠于國之故。而見執于齊桓。又見執于晉文，歷險不挫，可謂舍命不渝矣。劉向云：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云：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

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于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晏子曰、吾聞留以之圖之也、晏子曰、吾願子之、曲兵將鈞之、吾願子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晏兵推之、曲兵鈞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悄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愚按所以取羔裘如濡爲比者、染人之事、自一染爲緅、以至于七入爲緇、則無可變矣、緇、黑也、羔裘如濡、正黑也、故以爲舍命不渝之兒、黑色

羔裘豹飾　職韻　**孔武有力**　職韻　○賦而比也、豹似虎而小、圜文、毛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穎達云、唐風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爲袪袖也、禮、君用

之子邦之司直　職韻　○賦而比也、豹似虎而小、圜文、毛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穎達云、唐風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以裼之、孔爾雅云、甚也、武、威也、朱子云、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按、鄭以叔詹爲將軍、亦謂其人之威望足以居之、非以勇力爲有力也、司主也、邦之司直、能爲邦國主持直道也、范言危行上足正君、下足善俗、皆在其中、非徒其所自守者不渝而已、左襄二十七年、子罕諫向戌弭兵、宋賞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其樂喜之謂乎、

晏　叶翰韻　**兮三英**　豐本作英　爲裘紐其數三也　**粲**　翰韻　亦叶霰韻　倉甸翻　**兮彼其之子邦之彥**　霰韻　亦叶翰韻　賦而比也、晏、温也、温意、淮南子注云、三輔人以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温、英、朱子以爲裘飾、但三英之制未詳、范祖禹謂五紀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矣、今按合兩爲一曰總、分其界限以施組紃曰紕、謂紀與紕皆爲英飾、則非也、愚謂英、即英傑之英、爾雅疏云、德過千人曰英、國策注云、

才出萬人曰英、未詳孰是、要之才德出衆之稱耳、三英。卽管仲所稱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是也。粲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瀞貌、三良同時爲政。卽廟堂之上。燦然有光彩也。彼其之子、專美叔詹也、並舉三英、而獨美之子者、意作詩之時、惟叔詹在抑或叔詹之賢優于堵叔師叔耳、彦說文云、美士有文也、此又承上章而進之、言雖其節操勁特。足以主張直道。然涵養之深。不隨不激。故其見于外者。自有文理可觀。亦如羔裘之晏然温和。與人體相適。因又美之曰。邦之彦也、又按呂氏春秋、載鄭君問于彼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亾君、信有之乎、彼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亾哉、故彼瞻之不死亾也、賢乎其死亾者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必謂稱彼所以譏此、則凡美詩、皆可謂之刺詩矣、序疑鄭無賢臣足以當此者、故但歸之思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今按詩中無刺意、蓋傳之舊矣、

耳、子貢傳、申培說、則云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須焉、按左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產賦鄭之羔裘、其非子產所自作明矣、

閟宮頌魯僖公始郊也詩中所頌之事三焉郊而配后稷一也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二也美禰廟三也而郊實自僖公始其諸繇季孫行父之請命于周歟頌雖奏然有微辭史克作之魯之郊祀與大嘗禘不知其所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觝用椈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

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篇之說、程子云、說者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過于天下之事、非人臣爲之而誰爲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高郢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壽夢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余何使魯人郊、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大伯之德而不親乎、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

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張、氏、云、雖
誥曰、仔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
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觀此書、
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
敢當乎、馬端臨云、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
用之于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于郊祀后
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
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及周公、
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
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
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
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孔子
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
也、愚嘗因是而攷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繇來者漸矣、益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
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
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

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
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
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于禹契之廟
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
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歎也、至于嘗、則
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假
于嘗之郊禘而攷之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于周
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
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犢象云云、即
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
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于禘
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
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
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荀瑩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饗宋于是觀禮、嚳有禘
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嚳、宋、
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

之矣羅泌云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之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玉也蓋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有荊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荊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陳氏云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稱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以爲成王賜之以康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子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武子來聘燕之賦湛露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乎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隱公何以辭備物之享寧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矣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卿荀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揚慎云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況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于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

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僖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胡安國云。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又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劉忠胤云。春秋書郊者凡九。胡氏所謂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則書于策。是也。相沿至哀公時。尚未明郊之說。故其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對以冬至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月。則又所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魯雖僭郊。而猶未敢全僭魯史諱之。亦畧之。終春秋之世。不書用郊。若見爲當事云爾。迨其後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則將幷與冬至之郊僭擬之。而明堂位亦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矢。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於龍旂承祀之義。又有加焉。世儒詆爲妄作。不知此正魯未造僭郊之實錄。而詭託之成王賜耳。愚按平王使史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平王四十二年。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歷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而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其大據也。夫自惠隱而下。皆未敢用郊。而僖何以敢朔爲之。蓋嘗思之而得其故。駉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氏但見行父于文六年。始見春秋而史克于文十八年。始見左傳。則以爲皆文公時人。而不知僖文相去甚近。行父之父季友。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爲魯世卿。雖幼當卽嗣其位且僖在位三十三年。而卜郊尚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父必曾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而史克爲之作頌。序所謂請命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闕亦一快也。又按孔穎達著左傳正義於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于周。太史克爲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則惠王襄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巡。惟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常朝于王所。正

在春秋書魯四卜郊之先。乃始恍然悟曰。行父之請。在此時也。以僖公數從伯討。遂爲望國。又謹守臣節。再朝王所。當亦襄王所心嘉者。故攀伯得文請隧之後。因緣惠公前朝之請。且小變其說曰。我不敢求長至之郊。以上儗于天子。但期得行祈穀之郊。畧表異于諸國而已。宜襄王之重違其意。而遂曲徇之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若夫馬氏謂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於周公廟得用禘禮者。此其理尤確。然禘乃王者之大祭。禮大傳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魯將安禘。豈信禘文王乎。竊疑祭統所云。天嘗禘者。乃謂于魯太廟嘗祭之時。而倣周天子禘祭之禮。故名之大嘗。非謂魯有大嘗。又有禘也。觀祭統升歌清廟等語。與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者。一一相合。其曰六月者。據夏正而言。正周之八月。而閟宮之頌亦第言當而不及禘。則魯祭但用禘禮而非實有禘祭可知已。若春秋書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亦是僭祀莊公以王者大禘之禮。莊公自立

廟。未祫畢而吉祭。故春秋以爲譏。此詩末章所言新廟。即此廟也。莊子僖爲禰廟。因言郤而及大嘗矣。又附及禰廟。雖似節節倒言其盛。而皆有深刺之意存焉。曰是饗是宜。隱然譏其不宜也。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隱然譏其不爲萬民所若也。不以頌而以規。抑亦可謂良史乎。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反韻亦叶支韻謨悲翻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灰韻亦叶支韻魚羈翻亦叶灰韻烏回翻　上帝是依、叶支韻於希翻　無災無害、陸德明本作灾、灰韻亦叶灰韻蓄　彌月不遲、支韻亦叶灰韻陳回翻　是生后稷、職韻又作蓻　降之百福。叶職韻筆力翻蘇轍本自章首至此爲第一章　黍稷重穋、說文作穜陸本作種　稙稺菽、說文豐氏本俱作尗　麥、叶職韻訖力翻　奄有下國、職韻俾甲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語韻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之疆土。閟。說文云。閉門也。宋子以爲深閟也。宮亦廟之稱。閟宮。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禖。義見生民篇。按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然則此閟宮。禖宮。乃帝嚳時之。禖宮。禋祀之處也。侐。說文云。靜也。當未郊禖之時。則無人至其處。故其宮門常閉而清靜也。實。華而不實之實。謂卅木之實也。枚。伐其條枚之枚。說文云。榦也。徐鍇云。自條而出也。閟宮。在。郊。其。地。林。木。蓊。鬱。故。有。實。枚。緯書所謂其地扶桑。是也。重言之者。見其非一樹也。赫赫。鄭玄云。顯著也。姜嫄。解見生民篇。其德不回者。鄭云。其德貞正不回邪也。依。朱子云。猶眷顧也。上帝是依者。嚴粲云。天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也。無災無害。義同生民

篇、彌月、即誕彌厥月之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后稷、解亦見生民篇、降、說文云、下也、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穀、即降之、百福也、先言黍稷。則諸穀皆有。故標括之其中也。

七月篇同。種穋稙稺。

重本作種、穋亦作稑、解見七月篇、稙、說文云、早種也、稺、說文云、幼禾也、賈思勰云、二、月、三、月、種者、爲稺、稙、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稺、禾、重、謂孰之、遲者、穋、謂孰之、疾者、稙、謂穜之、晚者、奄、說文云、覆也、奄有下國、朱子云、言封之、卽也、俾、說文云、使也、穜曰稼、斂曰穡、俾民稼穡者、謂、教天下之人、皆知稼穡也、古人五穀。特重黍稷。然上文先言黍。此先言稷。彼以所屬五行相生之次爲序。此則以穜稙先後之次爲序。

稷爲首穜。尚書考靈耀有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是一歲之初。所先穜者惟稷也。稻、解見生民篇、稻、秬、乃、穀之、嘉者、承上文言俾民稼穡已、又有嘉蔬之稻、黑黍之秬、皆不特有稷有黍而已。

使人徧種之也、奄有下土者、輔廣云、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于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國、辨其九穀之宜、九穀、揚州荊州、其穀宜稻、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黍稷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注、黍稷菽麥稻也、兗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菽麥稻也、所謂奄有下土也、續、說文云、繼也、

韻　實始翦商　說文作戩　商、陽韻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語韻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語韻上與翻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後同語韻　敦商之旅、語韻豐本此句在克咸厥功下　克咸厥功、毛鄭本自后稷至此爲第二章

蕉本作第三章　王曰禮記注作謂　叔父、麛韻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麛韻大啟爾宇、麛韻爲周室輔、麛韻朱傳自后稷至此爲第二章　乃命魯公、東韻俾侯于東、韻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叶東韻讀如融余中翻蕉本自

王曰至此爲第四章○賦也、大王距后稷、不知幾代、其世次莫能詳也、翦通作揃、說文作戩、其義皆訓滅也、朱子云、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陸化熙云、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胡廷芳云、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曾鞏云、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繇、故曰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之緒、即書所稱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成厥志之謂也、致、說文云、送詣也、屆、說文云、極也、致天之屆以、商家之天命、言、天命窮極于商、故武王有牧野之舉、所謂致天絕商之意、于彼牧野也、徐光啓云、紂惡苟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以啓天命苟有絲毫未絕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二字、形容武王順天應人之意已盡、無、貳、二、句、武、王、誓、師、之、辭、也、無通作毋、戒之也、貳者、不一其心之謂、虞通作慮、憂疑之意、臨、猶云眷顧也、女、指凡在行間之群臣及諸侯也、亂臣十人、諸侯八百、皆一意伐商者、然苟有成敗利鈍之虞、則未免貳其心矣、赫赫帝天、臨之在上、必眷顧于汝、師至必克、勿復有他慮也、敦、說文云、怒也、商之旅、即大明篇所云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者、克、能也、咸、說文云、皆也、悉也、以勞定國曰功、言此怒商旅之後。人人鼓鋭而能皆有其功。時、周公、亦從征、曰克咸厥功、所以爲叔父受封張本也、王成王也、爾雅云、父之弟後生爲叔父、白虎通云、不名諸父者、親與已父有敵體之義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也、元子、謂伯禽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于魯、命爲魯侯也、啓通作启、說文云、開也、宇、毛云、居也、爵之爲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居非七十里五十里可等倫矣、爲周室輔、見與國咸休之意、白虎通云、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宜從重、鄭曉云、魏莊渠嘗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益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于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叔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至成王始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于少皞之墟是封魯在武王世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以爲周公也然則周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王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乃命魯公即建爾元子事上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東山云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于東國通作賜說文云予也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方一里爲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陳祥道云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附然後有功于民也嚴云賜之以小國附屬之李氏云顧吏魯之附庸也愚按須句亦附庸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徐云山川使王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

封邑、左定四年、萇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共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封于少皞之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紙韻龍旂承祀、紙韻六轡耳耳、紙韻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職韻皇皇、豐本作天后帝、皇祖、豐本作王后稷、職韻享以騂犧、支韻亦叶叶歌韻桑何翻是饗、路史作享是宜、支韻亦叶叶歌韻牛可翻降福既多、歌韻亦叶支韻章移翻本自周公至此爲第五章周頌、翻譙周公皇祖、叶語韻讀如咀在呂翻亦其福女、語韻朱傳自乃命至此爲第三章○賦也、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朱子云、莊

子、其一閟公、其一僖公、閟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而魯郊以僖三十一年始見春秋、則其爲僖公明矣、僖公名申、閔公庶兄也、孔云、承者、奉特之義、鄭云、總冒、龍旂承祀、魯公備儀衛以往祭所也、孔云、祭無已也、有春、郊、又有秋嘗、是無已也、曹氏云、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又過矣、按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于郊、鄭云、四馬故六轡也、耳耳、朱子云、柔從也、春以郊言、於夏正爲正月、於周正爲三月、秋以嘗言、於夏正爲六月、於周正爲八月、郊則配以后稷、嘗則祀周公廟以天子之禮樂、此二者、皆魯祭之盛禮、故特舉之也、按左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而家語載孔子謂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謂勤行其事、而不敢怠也、夫魯以僭禮爲榮、固宜其勤行之也。享、說文云、獻也、忒說文云、更也、其儀其物、各有一定之、禮不更變也、皇說文云、大也、李氏云、皇皇大之至也、孔云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謂之爲君也、左文二年、引此詩曰、皇后帝皇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李氏云、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爲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爲禮乎、萬尚烈云、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特功而僭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黃震云、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郊、牛觳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敢、其祀、如此諸儒論辨俱詳在本篇小引下、騂赤色之純者、董仲舒云、周色、土赤色、亦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孔云、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享騂犧、是與天子同也、饗猶嚮也、祭義云、饗者鄉也、宜說文云、安也、羅泌云、非天子而郊天抑何典耶、曰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趙士粲云、魯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似覺不宜。曰宜者、詩人之微詞也。此皇祖之下、即云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獨、騂獨是魯公之牲、故知謂伯禽也。此皇祖鄭云、謂伯禽也、爲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言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伯禽亦將福汝僖公矣愚按、此以起下章、秋嘗之事、季本云、郊后帝而配以后稷、用騂犧之享、恐天惡其禮之忒、而不以爲宜也。則必無福、故言天亦降福、以見未獻魯德之意。天既以魯郊爲宜而饗之、則周公皇祖、又安得而不畀之福哉、此則詩人之微詞也。

○秋而載嘗、陽韻夏而楅衡、叶陽韻戶郎翻說文作設其楅衡

犧尊將將、叶陽韻資良翻毛炰胾羹、叶陽韻盧當翻豐本作臡籩豆大

BIBLIOTEC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　十四

房、陽韻萬舞洋洋、陽韻豐本此句上有鐘鼓喤喤一句益因朱子有疑脫一句之語而爲益之孝孫有慶、叶陽韻虛陽翻俾爾熾而昌、陽韻俾爾壽而臧、陽韻保彼東方、陽韻光廟諱魯邦是常、陽韻不虧不崩、蒸韻不震不騰、蒸韻三壽作朋、蒸韻如岡如陵、蒸韻秋而起至此爲第四章第六章今按崩騰岡陵與下文乘滕俱是一韻於此斷章非也公車千乘、蒸韻朱英緑縢、蒸韻二矛重弓、叶蒸韻姑弘翻公徒三萬、貝胄朱綅、叶蒸韻息稜翻烝徒增增、蒸韻戎狄是膺、蒸韻史記作應荆舒是懲、蒸韻史記作荼則莫我敢承、蒸韻俾爾昌而熾、寘韻俾爾壽而富、叶寘韻香義翻黄髮台背、壽胥與試、寘韻

俾爾昌而大、泰韻俾爾耆而艾、泰韻萬有千歲、叶泰韻與艾翻眉壽無有害、泰韻毛鄭本作第五章蘋本自公車至此爲第四章朱傳本作第七章○賦也、載、毛以爲則也、鄭云、始也、秋嘗二義皆通、時祭之名、自殷以上、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礿當之、更名春爲祠、以禘爲大祭、據禮記言魯有郊亦有禘、今讀此詩、惟曰秋而載嘗而已、可知明堂位所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者、謂於嘗祭之時、行天子禘祭之禮、故亦以禘爲名、而先儒或言魯禘文王、爲周公之所自出者、誤矣、趙汸云、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已、初不言成王之賜、有禘其所自出之禮也、詳見本篇小引下、夏正、季夏六月、於周爲仲秋八月、然考春秋凡書禘者二、閔二公、此謂僭用禘祭以爲郎吉之禮非祀周公之禘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正僖公之禘也夫何以不用八月而用七月、蓋徵諸禮記云、孟獻子

詩經世本古義　卷四　十三

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之意以天子用冬至郊天則夏至可以祀祖蓋欲尊祖與天相對然禘期雖改而終不敢改啓蟄之郊于冬至行之者僭竊已甚其心亦有所不安故也又按獻子雖與季文子同時而在僖公朝計其年尚幼則僖之改八月爲七月未必因獻子之說特其後獻子曾有此論魯人繇此遂一仍僖公之舊終不改正故記以爲七月而禘

獻子爲之耳榘陸元朗云逼也說文云以木有所畐束也衛說文云牛觸橫大木闌制之也鄭云秋將嘗祭于夏則養牲榘衛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按周禮封人職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榘衛所以榘持牛也鄭玄則謂榘設于鼻如椓狀據此則榘衛是二物然以字義求之衛从角於鼻無涉則所云榘衛者但謂以衛榘牛使不得觸耳前義爲允陳祥道云榘衛矣也康成於詩合榘衛爲一於禮離榘衛爲二是自其

惑也愚按所榘之牛即下文白牡騂剛是也周禮克人掌繫祭祀之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春秋繁露云張湯問董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對曰禮也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漢書武帝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衰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楊慎云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憲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助于周而且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愚按魯郊或始于僖公之世以禘禮祀周公舊以爲

成王所賜。事容有之。觀其不用騂而用白。則明微防漸之意。當時未嘗不存此也。而後之請郊。其源亦濫觴于此。用修之說。不無深文。然其論正矣。剛當依公羊傳通作犅。說文云。特牛也。特者。牡牛也。孔云。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陳祥道云。郊特牲之騂剛。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閟宮之騂牡。閟宮之騂剛。雒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何休云。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故從周制。黃澤云。此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亦非有祭文王爲毛傳解犧尊云。有沙飾也。其飾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犧所自出之禮也。其飾于尊之制未詳。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犬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二說未知孰是。乃周禮既以犧爲獻。而漢儒又讀犧爲娑。故毛傳解犧尊云。有沙飾也。陸元朗亦云。刻鳧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而鄭司農則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骨。飾尊愚按如此解犧。去之更遠。顧起元云。古者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音之爲娑。沙同音。犧之爲娑。亦如皮弁形娑娑然。而鄭司農則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骨。飾尊。

銅簋盛之于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陳祥道云籩有縢緣其實乾實豆若脰然其實菹醢大房所以載牲體者鄭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孔云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後有房然孔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也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俎用梡嶡此言大房者舊說謂斷木爲梡橫距爲嶡虞氏之俎斷木四足而已夏則加橫木于足間橫木于足中央爲橫距之形椇枝多曲商于俎之足間橫木爲曲挠之形若椇然房之制有戶闥周又設下跗于兩端若房然商之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直其足與虞夏同故兼稱梡嶡者所以著大房之象明其同梡嶡之制其實本名大房非謂用梡又用嶡也房既以取象得名而毛傳乃解爲半體之俎蓋本于周語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然既明言禘郊之事有全烝矣此固禘祭之禮也何得僅用半體乎毛氏之義於是疎矣萬者兼文武二舞之總名詳見簡兮篇即明堂位所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武王以征誅得天下其樂名大武則其舞武舞也禹以揖讓得天下其樂名大夏則其舞文舞也洋洋水流盛大之貌故毛訓爲衆多也言舞者衆多也左昭二十五年昭公告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公室久矣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陳腸云於禮言儀尊邊豆則璧黃目雕篹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蠻夷之樂舉矣孝孫指僖公也慶說文云行賀人也故鄭訓爲賜也言周公將于孝孫有所賜也其賜維何自俾爾熾而昌至眉壽無有害皆其所賜之實也孔云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俾爾熾二句是冒語熾說文云盛也月令注以爲炊也愚按字从火蓋謂如炊氣之盛也

昌說文云日光也熾以勢言昌以象言下文保彼東方六句言內安之福公車千乘九句言外攘之福所謂熾而昌也壽說文云久也以歷年多言熾說文云善也以攸好德言下文俾爾昌而大四句結言多年之福所謂壽而熾之福俾爾昌而大四句結言多年之福所謂壽而熾也保鄭云安也魯國在東方故稱東方所謂俾侯于東者也內治克修外侮無虞是能保安彼東方則可以長有此魯國也虧不崩言土地無侵削也震爲雷說文云山壞也不虧不崩之象也人聞雷則驚懼故爾雅訓爲懼也騰者馬超躍之貌故毛訓爲乘也不震不騰言人心無動搖也曹氏云不虧如月之常盛不震不騰如水之常平靜不騰如水之常平靜而爲三也先儒或以爲三卿然僖公之時三家未立此大誤矣公車者侯國之兵車也諸侯於其國稱公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先儒皆據司馬法及漢書言地方十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圍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同十爲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百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然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及王制孟子皆言公侯大國其田地不過以方百里爲限何從而有十同之廣三百一十六里之數耶又考周禮地官大司徒及夏官職方氏之文皆言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則又與左孟王制諸書往往不合因再四尋繹而始悟其說王制所言本是夏制以五等爵三等合子男從伯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爵爲三等合子男從伯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其受地與夏殷同武成篇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遷大

九州於是五等受地則周禮所云是也
愚謂此說可信周禮一書乃周公所作使無其事不
應筆之于書使非周公更定武王制度不應與左孟
禮記諸書乖刺若此更以此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
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曾未有拈
出者何也按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
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
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俗喪
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侯伯受地差
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爲餘貢
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爲
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
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即依此
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
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
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一于王尚
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
者也以丘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此積之
則六百四十井出一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
四千井則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井而經
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
其說不得於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于千乘之
數而其實無此制也若明堂位謂成王封周公于曲
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乃魯儒誇誕之辭果有之
亦孟子所謂有王者起必在所損者至包氏注論語
則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丘者十六井
也以十六井出一乘六井出二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
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石
介云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

詩經世本古義　柳五十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
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
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
周公也陳祥道云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
之所出也汪克寬云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
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
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啓彊謂晉十家
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
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襲
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爲嫌也
朱英鄭云矛飾也孔云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
爲矛飾菆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滕說文
云緘也緘者束縛之義即小戎所謂竹閉緄縢者蓋
納弓於閉以繩束之也孔云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
弓兩句自相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
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
束以綠繩耳二矛之英指酋矛也矛有二等曰酋矛
曰夷矛酋矛建于車夷矛則否此蒙上公車之文故
知酋矛也解見清人篇孔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
四尺夷矛三尋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
此美其當戎狄慫荊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
二也弓亦載之車上者重弓毛云重于韔中也按小
戎云交韔二弓義正同此鄭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孔云宣十二
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
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樂
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鍼御持
矛焉哀二年鍼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
爲右禱云靷鞪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
御在中央也公徒兵車所統之步卒也三萬三軍之
數也按公車千乘是全舉一國之賦而言至行師之
時所用不過五百乘則三軍之衆盡是矣大國三郊
三遂計其衆可備六軍而要以備更番迭休之用故

軍制惟至三軍而止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甲士與步卒共三萬七千五百人此詩惟言公徒則除甲士不在數內每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當三萬六千人今舉成數而言故但云三萬也蕩蕩云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三軍而已李氏云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六軍而已大國不啻有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有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爲已之賦故作三軍者則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胡安國云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後于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胄毛云貝飾也孔云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甲鑒貝非爲胄之物故知以貝爲飾

綏說文云綏也孔云綏是甲之所用謂以朱綏連級甲也烝者火氣上行之義故爾雅訓爲進也增說文云益也進發步行之衆又有增益于公徒三萬之外者則重車之卒是也兵法每一兵車必配一重車兵車以戰重車以載輜重既有五百兵車則有五百重車者用牛十二頭故不得稱乘重車之卒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麾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計重車五百復應得一萬二千五百人皆隨兵車而進故曰增增也膺通作應說文云當也荊州楚所封地舒孔云群舒也楚之與國按左文十一年群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路史云舒庸在舒城地理考云舒鳩今巢縣舒舒蓼在安豐縣今鳳陽府壽州境皆偃姓又路史有舒龍舒鮑舒龔所謂群舒也懲說文云忿也周昌年云因其來而遏之曰膺謂當也其強也聲其罪而討之曰懲謂忿其惡也承說文云受也莫我敢承我之兵威赫奕非敵我者所能勝

受也此皆祝願將來之語或指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于會以爲膺懲之實此全不得詩意戎在西狄在北荊楚在南獨不及東者魯東方之國下章始專言荒大東之事故於此略之耳又按孟子兩引此詩一則曰周公所膺也因篇中有周公福汝之言則膺戎狄懲荊亦周公冥中之靈有以使之故云然非謂周公有是事也俾爾昌而熾者象日以昌明而勢日以熾盛也昌從熾而見今日固大異于前熾踵昌而來後日固有不但如今日而已者此先既言熾踵而昌而後復進言昌而熾也然此特過渡之語蓋結上內安外攘爲下文祝壽滅二事發端後段言昌而大義亦倣此冨說文云備也觀下文黃髮二語則此冨謂冨有老成人也國無老成人以調元贊化則內必失民心外必開邊釁君雖壽其何能滅故先以信用老成祝焉黃也台背解見行葦篇壽胥之壽指老成人言上文黃髮台背是也胥猶皆也試說文云用也玉安石云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黃佐云

老成之足爲國久矣僖公相季友任文仲而治業冠諸國然則此詩之頌其文仲也夫劉向新序云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憤憤將我而老乎憤憤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憤憤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大者熾之極也著劉熙云指事使人也艾爾雅云養也方言云汝潁梁宋之間謂養爲艾言使爾得其所養也得所使則安佚得所養則強固所以壽也萬有千歲嚴云猶曰千歲萬歲也眉壽解見南山有臺篇害說文云傷也無有害者言雖至千萬歲之久而其眉壽之容猶如一日不至有傷損也又徐幹中論云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令閎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

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此雖非詩義、然其理自正、○泰作大說苑韓詩外傳俱作太

山巖巖、叶魚銜反、巖、叶韻疑枚翻　**魯邦**所詘苑作是詹、詹、盬、韻亦叶覃韻多甘翻說苑風俗通韓詩外傳豐本俱作瞻　**奄有龜蒙**、東韻毛鄭自泰山起至此爲第五章朱傳作第六章保有水經注作其嶧　**遂荒徐宅**、陌韻亦叶藥韻末陸德明音莫白反、又音漠、釋文云、本或作貉、貉、藥韻他各翻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豐本率從作來格　**莫敢不諾**、藥韻毛鄭自保

魯侯是若、藥韻毛鄭自保

魯侯之功、東韻毛鄭自泰山起至此爲第五章朱傳作第六章　**莫不率從**、叶蘆容翻韻陸德明音所宗反、又音子宗反、叢、韻　**魯侯之德**、叶多哀翻韻說苑作德之謂也、此雖非詩義、然其理自正、○泰山巖巖、叶魚銜反、巖、叶韻疑枚翻　**魯邦所詘**、說苑作是詹、詹、盬、韻亦叶覃韻多甘翻說苑風俗通韓詩外傳豐本俱作瞻　**奄有龜蒙**、東韻毛鄭自泰山起至此爲第五章朱傳作第六章　**保有**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五十四

名、一統志云、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地理志云、顓臾國、在蒙山下、孔云、龜蒙在魯地、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愚按奄有龜蒙。語意當連下看。龜是魯山。蒙雖在邦域之中。然顓臾主之。自龜而蒙。以漸及于大東。化愈推而愈遠也。遂者繼事之辭、荒說文云、艸淹地也、爾雅以爲奄也、愚按猶言延亘及之也、大東、猶云極東也、孔云、大者廣遠之言、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言其極盡地之東偏也、季本云、極東近海之國、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與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而諸夷莫不率從矣、陸化熙云、荒宇中、有綏懷戡定在內、故下文曰、魯侯之功、來同言同心而歸、無携貳也、率、相率也、當通作衛、從者、變桀驁而效順也、魯侯指伯禽也、後放此、伯禽初受封之國者故、以魯侯稱、舊說皆以爲指僖公、今按下文言天錫公純嘏、而又曰魯侯

燕喜、明公與魯侯、非一人也、彼公則指僖公也、功以服遠言、皃繹二山名、繹通作嶧、一統志云、皃山在兗州府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皃繹皆鄒地、鄒古邾國、嶧山亦名鄒山、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即此嶧也、京相璠云、繹邑依嶧山爲名、水經注云、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始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皃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爲強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于徐州之地者、即徐戎也、伯禽于成王元年、始就封于魯、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伯禽率諸侯征之、故書有費誓之篇、此詩所詠、即其事也、李見羅先生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爲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衽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孔云、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

得有戎夷者戎夷帝王之所羈縻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錯礫居九州之內漢時內地無戎夷者泰始皇逐出之也至于海邦義同特彼卽以荒大東爲至海邦此則先縣荒徐宅而後至海邦與前至于海邦義同特此則先縣荒徐宅而後至海邦徐宅在內海邦在外也蠻貊南夷又自淮夷而推言之兩曰莫不率從其所包者濶矣淮夷在東貊在東北方蠻及南夷在南皆與魯相近者諾說文云膺也遵號令聽約束之意若順也遠人來服則魯侯於是從而順其情以撫安之也或以此兩段皆是詠僖公考春秋凡僖公自主兵者不過伐邾敗莒之類皆小國也伐楚伐鄭則齊桓主兵僖公特從之耳今所言荒大東荒徐宅淮夷則齊桓主兵僖公率從蠻貊率從鑒鑒可聽如是僖公魯有是事否乎或又謂春秋僖三十一年書卜郊不從免牲猶三望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詩言泰山言海邦言淮夷疑卽據三望而言也夫三望之禮在郊祭之後則其非三望乃在嘗祭之後也或以此兩段皆是詠僖公之詞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純之爲全音之近也嘏徐鍇云大遠之福也

無福不有乃稱純嘏下文眉壽以下皆是也眉壽承上章而言人惟壽可以享保守先世之土地不使其有所失也居謂據而有之無游移而他屬也毛云常許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鄭云常或作堂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曹氏云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屬魯今按嘗子不知何時爲齊所併經傳無文莫能詳也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卽此常也常先爲齊所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爲嘗耳然常齊語又作堂而其地不知所在定是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潛其爲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孔云

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與鄭易之、朱子云、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于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殷大白云、顧其如此、亦以諷也、復說文云、往來也、已去而又還之謂、宇、即大啓爾宇、之宇、燕逼作宴、說文云、安也、僖公能光復周公所啓之宇、則伯禽造魯之功、于斯不墜、其在天之靈、必燕安而喜樂也、令鄭云、善也、令妻者、使其妻有令問、謂聲姜也、壽母者、使其母享高年、謂成風也、按春秋用致夫人、左傳以爲致哀姜鄒忠亂非之、謂哀姜淫惡義與廟絕、見殺于齊桓、至是且九年、何爲其復致哀姜入於既廟食之呂雉、猶不難以義黜之、而配薄太后於高廟、曾謂魯人之見、顧不及此乎、穀梁以爲成風其說與劉向同、而孫明復從之、蓋成風爲妾母、初年未經廟見、故于禘廟而因以致之、爲後日祔廟張本、其稱致夫人、猶後世之上尊號也、然則成風位號已素定于生前、所謂母以子貴、故春秋異日薨之、于其葬也而小君之、不誣耳、或謂此夫人、乃僖公妻姜氏、即後之會齊侯于陽谷者、公羊傳、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註云、僖公爲齊侯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縻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則竊意夫人即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疑聲姜是僖爲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于經、今觀何休以齊媵爲嫡之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於未爲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伉儷、先畜嬪御、聲姜抑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媵妾、而後已娶楚女、及即位後見殺之升陞異、或僖爲公子時、殆于齊、不敢正其夫人之號、又不欲遽以聲姜爲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帖楚、一棲固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爲妻者比比、齊桓特爲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脅魯、安能使魯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及廟見也、其後哀公欲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對無其禮、蓋不欲引僖之禘致、以逢君耳、至所謂自桓以下娶于齊、亦止言其大槩、若昭公則娶吳矣、襄定哀之元妃、經亦不著

其何氏安在所娶之姜也者故以致夫人屬聲姜二說皆是也以閟宮之詩證之詩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夫此正春秋禘太廟致夫人之年也今觀閟宮之八章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叠稱當時婦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併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用致夫人姜氏則並妻于母尤覺不倫況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爲夫人安得遽稱夫人某氏若書致某氏爲夫人則某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妾之法故第槩之曰用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爲母之精融也然則致夫人誰氏也者於是益知春秋書法以子貴所謂禮以義起變之正也其致聲姜以媵于中宮之位則斷非禮也一言而曲盡交寓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愚按鄒氏之說辨矣所引詩傳雖未足深信而詩人之頌不但及母而且首舉其妻則當時僖公之致意于成風與聲姜者可知已成風薨于文四年聲姜薨于文十六年距僖公三十一年卜郊時

兩人尚無恙也故詩人及之朱子云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宜卽所謂惠于朋友不得罪于巨室者大夫兼卿而言庶士謂上士中士下士樂記云武王克殷庶士倍祿說苑伊尹云列士所以參大夫也邦國是有卽所謂自今以始歲其有者以僖公閔農重本故云然以上庭以至于邦國無不迄休襲慶者僖公之受福如此則可謂已多矣而始終所最重者欲公永年以享之爲黃髮爲兒齒與眉壽同顯其奇是爲快耳見齒陸元朗云齒落更生細者鄭云亦壽徵也黃佐云或問此詩之頌禱僖公拳拳于壽考不一而足何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殽賊于圉犖閔賊于卜齮弑逆踵繼甚矣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爲言其所以望于僖公者無非欲其以覆車爲戒云耳或者乃謂魯欲誇誦專以諛辭溢美例之抑孰知其忠君愛國之意溢于言表耶厥後僖公在位三十年而春秋

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徂水經注作徂嵫又作徠之則詩未爲無所助也。

松、新甫之栢、陌韻亦叶藥韻達各翻

是尋是尺、陌韻亦叶藥韻勑略翻

路寢孔碩、陌韻亦叶藥韻弋灼翻

新廟奕奕、陌韻亦叶藥韻徐邈讀若俱作寢

禮注作繹繹奕斯所作、藥韻

孔曼且碩、見上

萬民是若、藥韻毛鄭以爲

第八章朱傳作第九章○賦也。頌、僖公之事。已、畢。此、則。備、言。其、禰。廟也。禰廟者、莊公之廟。以知其爲莊公之廟。以新廟奕奕奕斯所作。三語知之。郡縣志云、徂來山今猶有美松、亦曰龍蟄之山、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一統志云、徂來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後魏志云、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按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林兆珂云、史記、松栢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故斯于美宣王考室。曰、如松茂矣。閟宮美修廟。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殷武祀高宗。曰、松栢丸丸。陸燧云、松栢就已取者言、山特指產之地耳。斷者、以刀鋸截于所生之處。度者、以繩墨量其所用之宜。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前漢書云、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尋取其長者。尺取其短者。桷、說文云、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劉熙云、桷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榱。在榱旁下列。哀然垂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榱上。爲。通作寫。說文云。置物也。按置者。舍置之義。謂舍而去之也。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訓寫。謂剞傳之是也。或加水作瀉。考工記。以濬瀉水。義與此同。然說文無瀉字。但當作寫耳。屋之有桷。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以寫雨水。故曰有寫也。路寢。毛云。正寢也。孔云。路。正也。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愚按此。卽指廟之正室言。非廟後之寢也。舉路寢之大。則廟規制之大可知矣。新廟新作之廟也。舉全廟而言。路寢亦在其內。

按春秋成三年新宮災穀梁謂新宮者禰宮也與此新廟同義奕說文云大也重言之者太廟大矣新廟大矣著新廟之踰制也奚斯公子魚也曰作者鄭云敎護屬功課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按左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繇乎齊齊人不納郤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轊經而死據此二傳則奚斯乃慶父用事之人故及其事敗而乞憐求生他人不使而獨使奚斯爲之請奚斯知魯之必殺慶父也哭于南涘不忍反命有狐兔之感焉不知慶父死後魯何以處奚斯雖于傳無所見然成季當國其必不用慶父用事之人可知也而謂奚斯作廟乃在僖公之時乎愚深疑之且作宗廟國之大事也春秋無不書之理如謂是修舊廟故不書則詩言新廟又言奚斯所作其非脩舊廟可知也惟閔二年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愚讀此乃始恍然悟曰此奚斯所作者即莊公之廟也莊公薨慶父賊于赦而立閔公此時慶父實主魯國故以作廟任奚斯而必極其壯麗以自解其弒逆之惡莊公既自立廟故行禘禮不于太廟春秋書曰禘于莊公則明著莊公之新有廟矣莊公者閔公之父亦僖公之父也僖公見弒奕奕之美徒謂典祀可豐于昵而不顧其出于慶父亂人之制也仍舊貫而不改故詩人于此備言之正所以深累僖公耳此義不明而新廟之說紛紛錯出鄭以爲新姜嫄廟也夫然則不當汎及大王以下毛以爲新閔公廟也夫然則不當汎及周公以上朱子初說但以爲魯之群廟而

詩經世本古義　卷六十

已、則於詩辭益無關涉、而或泥篇首宮之一字、以諡其說、謂公羊傳有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閟宮正群廟也、豈知、閟宮、乃帝嚳時之禖宮、有緯書、及孟仲子之說、足據、且詩人唱首第從姜嫄故事敘述、其語意瞭然明晰、殆無復可疑者、或文以爲修周公廟、謂春秋中凡周民力於所不當爲必書、獨不錄閟宮之作、則謂此爲當作耳、夫春秋一書有褒有貶、果謹于修廟當亟褒之、不宜沒其善也、或更諺指爲僖公廟、今觀詩中滿篇皆祝頌之語、則僖公尚未薨也、豈眞僖公自立廟預爲後日烝嘗地、如漢文帝顧成廟之爲乎、亦無稽甚矣、至于廟爲奚斯所作、弟謂董其工役、而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孔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後漢書曹褒傳云、奚斯所作、即楊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即楊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皆主作頌爲言、耳食如此、大足怪訝、曼、說文云、引也、毛云、長也、路、寢孔碩、奚斯斯廝之、令僖公一仍其舊、不復變革、自此引之世世、此孔碩、孔曼且碩、益刺之也、萬民是若、言萬民皆心順其所行、以爲合理也、然魯國之大、豈無一二知禮者、蓋不滿之微辭、

閟宮六章一章十七句一章二十一句一章十三句一章二十六句一章十句

子貢傳中培說皆列之魯風今按左傳孟子引此詩俱以爲魯頌則魯頌之名舊矣而謂魯弟有風無頌可乎惟諸儒分章頗有不同毛鄭作八章第一第四章章十七句第二章十二句第三章三十八句第五第六章章八句第七第八章十句朱傳作九章前五章章十七句謂內第四章脫一句第七章章八句第八章章十句蕉氏則分爲九章第一第四章章九句第二章八句第三章十二句第五章十一句第六章十七句第八章二十六句第七章十七句第九章二十九

句第九章十句今更定章句如右雖長短不齊庶幾于經文語脉有合焉耳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又吳澄云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考其意爲周公魯公說簡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益成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金履祥因之謂此詩有錯簡當以子孟子爲正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言封周公之子疑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不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爲荆州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享祀降神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周公事也黃光昇著讀詩蠡測據此說遂易置經文次序今按吳意以周公封魯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足爲他日膺戎狄懲荆舒之用以合于孟子之說猶爲近之金氏以此當周公伐淮踐奄之事則公車公徒非周公當日所用不可通也經文雖長篇繁辭而細按之實井井有條無庸更置若豐坊魯詩世學本則謬託之石經于邊豆大房下增鐘鼓喤喤一句以孫有慶之下以俾爾熾昌之下以俾爾熾而昌至如岡如陵接黃髮兒齒接莫我敢承之下以俾爾熾而昌至如岡如陵接黃髮兒齒接如岡如陵之下益參用朱吳金三子之說變亂經文大是解事○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謂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又云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謬如此子貢傳以爲僖公八

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蓋因春秋有八年禘大廟之文、遂欲以此詩合之、然果魯郊大典、始于此時、春秋不并書之何也、若申培說則更異矣、謂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夫祀帝于郊、以后稷配、則作廟以藏后稷之主、事容有之、若魯禘之說、但謂祀周公用禘祭之禮云爾、而必依倣趙伯循之論、以文王爲周公之所自出、既行禘禮、必立其廟、此特勦襲舊聞、以意揣摩、果何據耶、且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孝惠桓莊曰四親廟、又立后稷于其上、則已過于天子之七廟、何魯廟如此之多、而作是說者、居之不疑、刺不休、直如親見其事者然、既自覺其不倫、則謂此詩非孔子所錄、夫孔子既不錄、則何以載之于經、亂道甚矣、朱子但以爲僖公修廟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辭、雖于詩意無所發明、然猶不失君子闕疑之義、

有駜、魯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功畢、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僖公行此禮、其臣美之、序以爲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蓋君以禮燕臣、臣以禮祝君、謂之有道、按幽風七月之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諸侯之詩也、其禮舉于十月、與月令、孟冬、大飲烝、之禮合、故鄭玄以爲須大飲之詩、謂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而引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云云、知此時也、孔頴達云、知大飲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黃干道周云、孟夏之酎、則序爵于朝、孟冬之烝、則序爵于學、所以正功德、眞天地之義也、其眞天地之義何也、孟夏已月、周襄王之世

乾卦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迨暇飲酳、所以示群臣功能之等也、尊尊而卑卑、則天爲政于上、孟冬亥月、坤卦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群臣同體之義也、長長而弟弟、則地爲政于下、故天者、所以敎敬也、地者、所以敎讓也、敬讓也者、皆在太學、太學在郊、養老、皆在太學、太學在郊、所以知此詩爲飲酒大學者、以振振鷺之語意之、魯固有洋宮也、所以知此詩言飲酒爲孟冬大飲烝者、以始歲其有穀也、所以知爲頌僖公有之、語意之、歲其有穀、以春秋十二公、魯僖公賢焉、春秋者、以春秋十二公、魯僖公賢焉、春秋之義、有因褒以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閟、舉僖公之重農事、如此、此詩所以頌也、後乎僖、爲代幾何也、閟、舉僖公之重農事、如此、此詩所以頌也、僖公賢也、魯云乎、人之酺也、按左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爲聖賢舊矣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之稱僖公爲聖賢舊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陽韻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翻　振振鷺、鷺于下、叶麛韻後五翻　鼓咽咽、陸德明本作淵淵後同　醉言舞、

三字、則亦主爲史克頌僖公之詩矣、陳際泰云、頌中多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魯僖公賢焉、春秋之義、有因褒以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閟、舉僖公、僖、公賢也、魯云乎、人之酺也、按左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爲聖賢舊矣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之稱僖公爲聖賢舊矣、夏父弗忌

振振鷺、鷺于下、叶麛韻後五翻　鼓咽咽、陸德明本作淵淵後同　醉言舞、叶謨郎翻　于胥樂　音絡後同　兮、結句三章同文不用韻○賦而興也、觀下文云、馬飽也、毛傳云、馬肥彊貌、重言有駜者、非一馬也、觀下文不乘字可見四馬爲乘黃、即駉篇有騵有黃之黃、蓋以色爲名、僖公所乘也、黃者、馬色之最貴、故周書諸侯初見康王、亦皆布乘黃也、夙夜、以行禮之日言、自旦至暮也、或疑厥猶有、樂人、縣射、人、告具及請賓、命賓、納賓、等事、自非

風、興、不、賦、豈、謂、旦、即、飲、酒、乎、在、公、與、七月篇、蠨蛸、
堂公字同義、謂、大、學、也、燕、饗、齒、讓之禮、必於大學、蒙
上文乘黃而言、則此在公、指、僖、公、在、之、也、次章放此、
明明者、明而又明、贊美之辭、若就燕飲之事贊之、則
禮敎修明、亦明也、振、謂振羽也、鶩、鮮見宛丘振鷺、
篇、毛云、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故、鷺、居、水、澤、中、故、
辟、廱、及、泮、宮、皆、有、之、觀周頌言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則、此、魯頌之、言、振、鷺、其、爲、洋、水、所、有、可、知矣、詩人即
所見以起興、以與燕者非一人、故重言振振鷺也、鷺
之下而就水。猶賓及卿大夫之至而就席也。下文自
鼓咽咽至醉言舞、乃合全禮之始終而言、或以鷺下
象舞、亦通、絕非朱子特鷺羽以舞之說、或又言鷺
乃鼓繕、故漢有朱鷺之曲、而隋樂志、謂古之君子、悲
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抑荒唐甚
矣、八音中獨舉鼓者、大昕鼓徵、所以警衆、大學之禮
也。衆至然後飲酒也。咽通作嚥、說文云、鼓聲也、醉、說
文云、卒也、从酉从卒、酉者酒也、卒者各卒其度量、不
至于亂也、言者、語辭、禮、天子養老、則舞大武、諸侯燕

賓、則舞勺、此言舞之文、在醉之後、當非如前所謂無
算爵而醉、則爲君起舞、以盡其
歡、是也、王爾雅說文、皆云於也、本作云、象口氣之舒
也、賓、通作儐、疏者通也、通者皆也、故爾雅訓爲皆也、
樂、兼君臣而言。有明明之君在上。能盡禮以感其君、則君
則臣樂之。有醉舞之臣在下。能盡情以歡其君、則君
樂之。信乎其皆樂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有
飲酒、有韻振振鷺、鷺于飛、徹韻鼓咽咽、醉言歸、徹
韻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乘牡、即乘黃也、黃、以、言、其、色、牡、以、言、其、
體、在公飲酒者申上事、特爲與群臣舉行飲酒之禮
馬、來在公所、非有他事、鄭玄云、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此鼓咽
也、鷺于飛者、鄭玄云、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此鼓咽
咽與上章不同。蓋奏陔時也。按燕禮、無算爵、無算樂
之後、宵則庭燎、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
甸人爲大燭於庭、闇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
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卿大夫皆出、陔者、陔夏也、

詩經古本古義 卷六 十三

九夏之一、凡夏以鐘鼓奏之、鍾、在、先、鼓、在、後、故、將、歸復、又、聞、奏、鼓、也、歸者、自太學公所而歸也、時已入夜、窮日之力、不獨賓歸、而君亦還宮矣、不醉無歸。欲盡歡也。醉而即歸。以禮節之也。酒以行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駁有駁、駁彼乘騵、叶霰韻黃絹翻

載燕、霰韻

自今以始、紙韻

歲其有、叶紙韻羽軌翻

君子有穀、詒女

傳詒下有厥字

孫子、紙韻陸德明云歲其有或作歲其有矣作詒厥孫子詒孫子皆是妥加也

于胥樂兮、賦也、前二章上四句、王君言。下四句則紀燕臣之事。此章上四句王臣言。下四句則述祝君之語。騵爾雅說文、皆云青驪馬也、孫炎云、色青黑之間、郭璞云、今之鐵驄也、按漢樂府云君馬黃、臣馬蒼、蒼者、淺青也、此詩特以黃騵相對、爲言、其分屬、君臣所乘、可知、矣、然乘騵未必凡與燕者皆爾、當是但據賓一人而言、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其爲賓、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燕義解之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定而後行燕禮、下文、自、今、以、始、等、語、自、是賓、所致辭故、知、乘騵者、賓乘也、夙夜在公、載燕、表其遭遇之隆也、自、從也、今、歲也、孔云、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與、將、來、爲、始、非以作詩爲始也、歲其有者、毛云、豐年也、孔云、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也、君子、指僖公也、穀、祿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歲歲豐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曰、孫、子、者、世數無窮之辭、本固邦寧、則君子之有穀、其餘慶足以及乎後人矣、因是月農功畢。行飲烝之禮。而致其祝願如此。皆就農事言也。君以有穀爲樂。臣亦以君之有穀爲樂。是胥樂也。一說、穀、善也、謂以善道貽其子孫、如禮下愛民皆是亦通、

有駁三章章九句

朱傳但以爲燕飲而頌禱之詞、而不著其世、蓋疑僖公之

不足以當此也、申培說與朱傳同、而其篇次亦系之僖公之世、然總之皆不能知其爲何事而

駉、說文作駫、又作駉、思魯伯禽之富也、伯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僖公思遵其法、故命史克爲之頌、禮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季本云、此詩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愚按序以爲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說者多疑僖公在春秋時未爲賢君、不應有頌、今觀序中首以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爲言、則所謂儉以足用等語、必是伯禽實跡、名雖頌僖公、實頌伯禽耳、又按春秋書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廏、言新者明先世設有延廏、茲特取而重新之、莊公者、僖自莊公時已然、至僖公以多馬美僖公、然則此詩之爲頌伯禽而非頌僖公、又明矣、左文十八年、莒大子僕以寶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宣公、必出諸竟周襄王之世、

文矛、名行父、正與史克同時、然序所謂請命于周公之世、說見閟宮篇小引下、

駉駉牡馬、毛鄭孔本俱作牧後同、至定本始改作牡、

薄言駉者、馬韻以上三句、後章俱放此、

有騶有皇、陽韻、雅作騅、有驪雅爾、

有黃有騂、陽韻、

以車彭彭、叶陽韻、蒲光翻、

思無疆、陽韻、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韻在坰、說文作駉、馬之野、馬韻、

薄言駉者、馬韻以上三句、後章俱放此、

有驈有皇、陽韻、雅作騅、有驪雅爾、

有黃有騂、陽韻、

以車彭彭、叶陽韻、蒲光翻、

思無疆、陽韻、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毛鄭孔本俱作牧後、馬韻

種之馬。周禮無文。鄭玄謂諸侯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駰。戎田駰三者。與王同其一。但駰今毛傳言諸侯之馬。戎田駰三者之中。當居何等。莫能詳稱良馬。未知於種齊道戎田駰四者。孰最良也。以愚意度之。當是齊道三者。象路於同姓。非宜魯爲宗國。當有齊馬以駕金路。至于戎路用戎馬。則兵車所乘。下而駕馬。以給宮中之役。此路用田馬。則田獵所乘。又按夏官馬質職云。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然則種齊道三者。養馬所生。有種。而戎田駰三者。第買以給官府之使。原無種也。買馬以佐種馬。蓋古者畜馬之多端如此。騵爾雅說文毛傳皆云驪馬白跨者。郭璞云。跨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爾雅毛傳云。黃白曰皇。孔云。謂黃而微白者。驪說文云。馬深黑色。毛傳云。純黑曰驪。孔云。月令。孟冬駕鐵驪。騏象時之色。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也。黃者。中央之正色。舊說皆本毛傳。謂黃騵曰黃。以爲黃色而又葉赤。似不必從。經但言黃而已。無裏益之以騵也。

此章言騵皇驪黃。雖有四種。其意乃專主驪黃二色而言。驪黃皆馬之上色。騵全身皆驪。特跨間葉白。皇大體是黃。而微兼白色。要之不失其爲驪黃也。牡馬尤以驪黃爲貴。爾雅所云騂牡驪牡。以字稱也。有駜然言乘黃矣而後乃實之以乘牡。見牡馬之貴黃也。然列子有云。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鄭玄注檀弓又云。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則牝馬固亦貴驪黃矣。以車者。以駕金路之車也。諸侯之車。當以金路爲首。然則上文所舉四色之馬。正周禮所謂齊馬耳。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盛者。壯盛之盛。孔謂有力有容是也。以非一馬。故重言之。後放此。又楊雄太僕箴云。詩好牡馬。牧放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按輦車就牧之說。恐未必然。詩之言意。祇謂其足以備駕車之用耳。思無疆者。承上文言伯禽興衛之盛。壯觀如此。繇其經國有方。規模廣大。故欲後世子孫。不爲近小之謀。思慮無疆。亦如伯禽也。臧爾雅說文。皆以爲善也。稱驪。以德所謂臧也。思馬斯臧者。思其馬如此之善。則當思其所以致是者也。後放此。輔廣云。

夫人立心既遠、則其所成必厚、大凡富貴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按伯禽牧事有成、雖無所考、而大畧見于費誓篇、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汝則有常刑、凡此皆國馬而非公馬、然當臨敵之先、其慆慆愛惜保護若此、則其留意于牧事可知矣、○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有騢、支韻陸本作祺、以車伾伾、支韻字林作駓、思無期、支韻思馬斯才、叶支韻陸音釋文以爲蒼黑色、禫毛者、淺青也、未詳孰是、陸佃云、騢取騢之色、今騢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爾雅以爲蒼白禫毛、蒼者、堊云、今之桃花馬也、孔云、二種之色、相間禫與上云黃白有淺深者異也、駓說文云、馬黃白皃、一曰駓、按周尚赤、牲用駓、是駓爲純赤、當從說文爲正、騅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云、禫者、黑色之名、蒼禫而微黑、今之驄馬也、此四色馬以序推之、當是戎馬、項羽垓下歌云、時不利兮騅不逝、是騅爲戎馬之證也、秦風小戎篇云、駕我騏騵、是騏爲戎馬之證也、騵赤色也、毛傳以爲赤黃曰駓、按周尚赤、牲用駓、是駓爲純赤、當從說文爲正、騅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云、禫者、黑色之名、蒼禫而微黑、今之驄馬也、此四色馬以序推之、當是戎馬、項羽垓下歌云、時不利兮騅不逝、是騅

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駱韻藥有駓有雒藥韻孔云定本集注及徐音並作駱俗本多作駹集注作駹驒驒

思無斁叶藥韻斁弋灼翻

思馬斯作藥韻○賦也驒說文云青驪白鱗文云青驪騏曰驒郭璞云色有深淺斑駁隱轔今之連錢驄也駱爾雅以爲白馬黑鬣白駱爾雅又以爲黑髦髦者鬣尾之謂廣雅又以爲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白皆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之駱也詳見四牡篇駓本作騩騩毛傳云赤黑毛尾也羅願云月令五時駕馬天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之別也古者駓非所貴故淮南子曰駓駁不入牲以其犖也牲而犖且不可用而況天子法天象地爲車服以順時而授民者而顧取之何也月令乃秦呂不韋所作秦人自其舊時自言以水德王故冬之鐵驪以純黑應其德而蒼乃自其舊時水德所生又近於黑故不以爲嫌至於夏之用騂中央之宜用黃秋之宜用翰皆與其服色違違兩者不可兼也故以馬體應時令而選其騂與所尚之德合者以厭之此其爲秦說昭矣毛云黑身白鬣曰雒孔謂此義未知所出愚按雒乃鳥名即鵅鶡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爲名此章以車以牽以推之則駕與路之車也繹者抽絲相聯續之義毛以爲善走也孔云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善走今按四色馬之中舊說以駱馬爲善柰勞苦則其三可例觀也毛說文云解也思無斁者言當思如伯禽之隨事勵精不可有厭倦作即易震卦爲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駱有魚韻字林作騅以車

祛祛、魚韻思無邪、叶魚韻思馬斯徂、叶魚韻讀如諸專於翻○賦也。爾雅祥余翻

毛傳、皆謂陰白襗毛曰騏、郭璞云、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陸佃云、詩曰、我馬維駱、我馬維騏。其先後與駒之序合。則騏不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騏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爾雅毛傳又謂彤白襗毛曰駓、彤者赤也、說文亦謂赤白襗毛也、字右施叚、舊說謂色似鰕魚、徐鍇謂色似霞、郭云、卽今之赭白馬也、按此馬、前五代宋時、頗延之嘗爲之賦、則亦良馬矣。驔、說文卽以爲驪馬黃脊、毛傳原本、則云豪骭曰驪、孔釋毛傳於豪骭下文、增一白字、謂骭者、膝下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豪毛在骭而白長也、按說文於騜字、曰馬豪骭白、名之爲騜、不名驪馬黃脊者、名之爲騜、驔也、毛傳以說文之騜爲驔、爾雅以說文之驔爲騜、何二馬之相混若是、俟博覽者正之、毛傳云、二目白曰魚、郭云、似魚目也、羅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

大病、故其序尤在後、始者牧夫驕黃之色純也、侵至騅駱之間色以及於驔、驔駱之不純不得已而及於驔、則其德之儉可知矣、此有以見僖公之善牧馬也。陸云、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驔有黃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殆此之謂也、愚按首章四馬。惟驪黃二色、次章則主青赤二色居多、三章四馬皆是襗色、四章則主白色居多。說文無祛字、當通作驅、鄭玄云、策馬謂之驅、以車祛祛者、以駕給使之車、可以策逐而行也、思無邪者、範我馳驅之謂。徂說文云、往也、御之有道、習之有法、故能變駑爲良、而使之利於往如此。是誠可思也。鄭云、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牧馬使可走行也、又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今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其舉思無邪一言、以蔽三百

者。孔子自表其刪詩之意。蓋凡作詩之人。皆以無邪之思。發之而爲詩。故其所美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所刺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雖似好色而不淫。雖似悲誹而不怒。是皆孔子所謂興觀群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使其思或邪。則其言必邪。當擯棄之不暇。而又何贅列之于經。以誤後學乎。明乎此。則凡在三百之內。皆至正至嚴。可法可戒之篇。而朱子以爲有淫奔自作之辭者。謬矣。聖人引此。雖是斷章取義。若合之駉頌本意。則人心之有思。其奔逸難制。猶之馬也。以無邪二字。爲之銜勒。自有所範而不得聘矣。聖人即執御可以見道。獨區區使馬云乎哉。

駉四章章八句

傳亦云。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蘇氏曾齊侯于陽谷。種種皆譏。而始卜郊。又僭之大者。僅從齊桓而老死。牖下。謂立心之違者。固如是乎。且莊公之世。新延廄則書。而僖公畜牧之盛如此。經傳皆缺而不載。是豈可信哉。序特以此詩作于史克與閟宮之詩同作。遂槩歸之僖公耳。明君子必有然予言者。違

晨風秦穆公悔過也此詩與秦誓相表裏秦穆公聽蹇叔百里奚之諫果爲晉師所敗獲其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於殽以歸乃作誓以自悔其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又曰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即此詩思見君子之意

鴥釋文說文作鴩彼晨作鵹風叶侵韻鬱周禮注作宛彼北林侵韻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侵韻如何如何歌韻忘我實豐氏本作寔後同多歌韻○與也鴥毛傳云疾飛貌爾雅云晨風鸇陸璣云鸇似鵰青黃色燕頷鉤喙鬻風捷翅乃西風也飛急疾擊鳩鵲燕雀食之列子云鵰之爲鸇鸇之爲鵰好風化惡布谷布谷久復爲鵰晨風一也陸佃云禽經曰鵰好風鸇惡周襄王之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鸇、說文云、木叢生者、北林、林名、孔頴達云、北林之程于云、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思按晨風鸇鳥。蓋以擬三帥也。欽、說文云、欠貌、悚、懼、不安之狀、見于欠、伸、欠、故其字从欠。三帥自晉初歸穆公、傾心信用、故自述其思而未得見之時、則憂心欽欽然而又私自慮之曰不知此時君子之用情于我如何乎。如何乎。恐多是不復念我矣。夫北林也。尚爲晨風所集。寧謂我朝廷之上。可遂忘北林之不若哉。其輸誠也至矣。左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孤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何罪、復使爲政、正與此詩同、意及彭衙之敗、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宣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後復伐晉、取王官及郩、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有六駁、叶藥韻讀如鏷、本作駁、豐本六駁作梓桌、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叶歷各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見前、○興也、苞前、見爾雅云、蘋也、孫炎云、木叢生曰苞、齊人名曰蘋、爾雅云、櫟、其實梂、那昜云、櫟、似樗之木也、栵、盛實之房也、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椒之屬也、其子房生也、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詳璣所言、則此所謂櫟、即唐風揚羽篇所謂栩、其有以木蓼名櫟者、非此詩之櫟也、林兆珂云、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搗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宣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後復伐晉、取王官及郩、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有六駁、叶藥韻讀如鏷、本作駁、豐本六駁作梓桌、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叶歷各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見前、○興也、苞前、見爾雅云、蘋也、孫炎云、木叢生曰苞、齊人名曰蘋、爾雅云、櫟、其實梂、那昜云、櫟、似樗之木也、栵、盛實之房也、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椒之屬也、其子房生也、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詳璣所言、則此所謂櫟、即唐風揚羽篇所謂栩、其有以木蓼名櫟者、非此詩之櫟也、林兆珂云、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搗

山有苞、爾雅註作抱、櫟、叶藥韻歷各翻、隰

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麻羹羅願云、管子五粟之土、其柘其欒、條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其木欒、欒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欒爲然、亦應陰氣也、餘詳唐風六駮、木名、崔豹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毛傳以駁爲獸名、乃倨牙食虎豹者、陸璣非之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遥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羅云、此木兼駁馬之名、又曰馬梓、今之檀木、皮正青而澤、與荚迷及此木相似、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荚迷、荚迷尚可得駁馬。夫鳥獸草木之類、有特爲難窮、其形之相亂者、雖博物君子、習于風雅、有不能周、故野人伐檀而得、駁、先儒訓駁而爲獸、其去本、遠矣、蘇子云、言六未詳、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愚按崔豹古今注、以六駁爲名、意即所云、犖駁也、以音同、故通犖爲六耳、嚴云、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愚按苞欒六駁、以況剛健篤實之士。似指○寧叔也。憂之反爲樂、曰雜樂者、言其憂之眞也。

山有苞棣、叶寘韻徒四翻隰有樹檖、寘韻文作樣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寘韻如何如何、見前忘我實多、見前○興也、棣、常棣也、陸璣云、白棣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按爾雅云、唐棣棣、常棣、棣、得專之、毛傳以爲唐棣非是小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秦子云、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樹檖謂成樹之檖、爾雅云、檖、羅、毛傳云、赤羅也、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曰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愚按苞棣樹檖、以況禮樂文章之士。似擬百里奚也。公穀二傳、載殽之役、百里奚與蹇叔、皆諫穆公怒曰、若爾之年者、塚上之木拱矣、又、皆送其子、而哭之、既而果匹馬隻輪無返者、穆公以詘詘

之聲音顏色拒人。及敗而後悔之。恐奚與叔之終結話被自遠也。故望之之切如此。朱子云。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以爲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今按康公之棄舊臣。事無所載。申培說則云。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蓋緣篇中有忘我實多之語。然而不能定其世。則亦臆說耳。若朱子直以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而引褒姒歌爲証。且謂秦俗固爾。鄙誕殊甚。

交交黃鳥 本名黃鳥。以小雅亦有黃鳥故加交交二字以爲別 **哀三良也** 出序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出左傳 **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出序○左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按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周襄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臣衎謂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即其事也、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孔穎達云、從死者多矣、王傷善人、故言哀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職韻誰從穆公子車史記作奄息、職韻維此奄息、同上百夫之特、職韻臨其穴、叶質韻戶橘翻惴惴其慄、質韻豐氏本作懍後同彼蒼者天、叶眞韻汀因翻殲我良人、眞韻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眞韻○興也、交交、群飛往來之貌、黃鳥、鮮見葛覃、曹氏云、黃鳥爲人之愛悅、猶三良爲人之所愛也、愚按羅願爾雅翼稱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破之則鷺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而出、鷺即黃鳥也、詩意以三子

埋在土中、無繇得出、故以寄慨、又黃鳥一名鸝、性好匹、飛故、其字从麗、亦三子同從穆公之比也、棘樹低而多刺、非安集之所、陸佃云、子文重來爲棗、並來爲有棘、故指所見言之、陶潛詩所謂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是也、後放此、又季本云、黃鳥善鳴者也、當時三良於穆公、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交相往來、亦如黃鳥之善鳴而交交也、止于桑楚、人所共見之地也、若止于丘隅、則人所不見、而可以免矣、此見三良雖忠、而未免傷于直也、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從穆公者、從之于地下、謂從死也、此事後之言、觀穆公稱謚、可見子車、服虔云、秦大夫氏也、奄息其名、以次章仲行推之、則序當君伯矣、特朱子云、傑出之稱、孔云、言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臨其穴、謂登臨子車擴穴之上、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然則二冢迥不相及、蓋從死而非同葬也、惴說文無惴字、但當作慄、慄說文云、憂懼也、說文作栗、栗至、鏃發之時、將墜不墜、有戰

粟之、象故、狀、人、之、懼、曰、栗、也、此詩人自道若謂不意此人。而所遭之不幸若此。既悲善人之云亡。亦慮邦國之殄瘁。故憂懼交集也。彼蒼者天。呼天而愬之。殲。滅也。爾雅云。盡也。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通。子、車、氏、三、子、言之、故、下、二、章、皆、同、文、也、良、善也。良人。謂奄息也。贖。說文云。貿也。嚴粲云。言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代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後皆倣此。又朱子息爲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三良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云。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不爲義。不足美也。藴。軼和陶淵明三良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二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者晏乎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卓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李德裕云。臣道莫顯于咎繇。孝友莫盡於周公。咎繇尚不夠于舜禹二后。周公尚不夠于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謂夠榮樂也。非所謂夠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歉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按此責備三良。是正論。

○交交黃鳥、止于桑、陽韻　注作行、叶陽韻中戶郎翻維此仲行、同上百夫之防、陽韻臨其穴、見前惴惴其慄、見前彼蒼者天、見前殲我良人、見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前○興也。陸佃云。桑人所常採。鳥性見人則駭。與棘相似。仲行。名也。防。說文云。隄也。禮記疏云。防以畜水。亦以障水。蓋言其行有坊表。足爲百夫之閑制。如水之有隄防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語韻誰從穆公子車鍼虎、同上百夫之禦、語韻臨其穴、見前惴惴其慄、見前彼蒼者天、見前殲我良人、見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前○興也。叶語韻讀如許喜與翻

惴其慄、見前○彼蒼者天、見前○殲我良人、見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前○興也、黃佐云、楚人所嘗刈、亦與前相似、鍼虎亦名蓋子車氏之季也、禦猶敵也、言其才德出衆、雖一人、足以敵百夫、也、按史記、秦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四傳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又十五傳至獻公元年、始止從死、劉公瑾云、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繼之、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交交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三良之殉、歸咎于穆公世子康公、營葬事、陳氏云、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而蕩輈亦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今按左傳爲據、孔穎達云、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王之過也、郝敬云、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應劭云、繆公受鄭井言、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楊愼云、蒙恬傳曰、昔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觀此、百里奚亦不終、秦眞少恩哉、繆公之謚非美、此又可證、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通作穆耳、鄭樵所云、繆之爲穆、借音不借義、是也、若朱子謂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擴

中、此惟二世無道、因始皇葬畢、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故下外羨門、盡閉工匠、無復出者、三良、從死、向無生、閉之、文鳥可厚誣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五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頌王之世詩一篇

何氏小引

○碩鼠晉譎也士會奔秦晉欲復之使魏壽餘僞以
魏叛而自歸于秦因與之俱還晉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碩鼠、晉譎也、士會奔秦、晉欲復之、使魏壽餘僞以
魏叛、而自歸于秦、因與之俱還晉焉、左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
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
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且繇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
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
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
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身死、妻子爲戮、無益于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噪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
爲劉氏、按晉用譎計以復士會、而託之魏叛以誘
秦、故此詩繫之魏風、其曰三歲貫女、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者皆假設之辭也魏之遺事見于史傳者絕少惟芮伯被逐并此而兩而皆有一詩足爲證佐云。

碩鼠碩鼠無石經作毋食我黍叶麈韻讀如豎上主翻三歲貫石經作官女音汝後同莫我肯石經豐氏本俱作宥顧叶麈韻果五翻逝將去女音汝後同適彼樂土音洛後同土麈韻讀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叶麈韻讀

外傳作汝適彼樂土同上爰得我所叶麈韻讀

如數奚王翻○比而賦也碩大也碩鼠樊光謂即鼫鼠也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句鼠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伎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云碩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物異名同孔穎達云此經作碩鼠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亦陸言也愚按五伎之鼠亦名鼫鼠鼠荀子曰鼫鼠五伎而窮是也此食禾苗者一名雀鼠陸佃以爲鼫雀音皆相近宜可信借爲呼碩鼠而告之以當呼聚斂之臣而斥之首言黍者黍五穀之長古人酒食皆用黍其字以禾入水三字合孔子曰黍可以爲酒禾入水也儀禮特牲佐食摶黍注云黍之言攝也攝持之也又詩頌其饟其饎伊黍注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明黍是貴也貫通作摜說文云習也三歲貫女言女習聚斂以爲常至今已三歲矣又按石經作三歲官女蓋以服官三載考績之期故刺之亦通顧還視也猶念也三歲遭虐不爲不久而絕不肯一顧念其苦此其所以恨也逝往也將去女者與之訣別之詞適說文云之也樂土者喜談樂道彼土之可樂以見其厭苦于此也爰曰也所之言處也○碩鼠

無食我麥、叶職韻紀力翻三歲貫女、莫我肯德、職韻逝將去女、適彼樂國、職韻樂國樂國、同上爰得我直、職韻○比而賦也、羅願云、麥者、接絶續之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絶、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之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爲重、董仲舒曰、春秋于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因說武帝勸闢中種麥、而明堂月令、亦有仲秋勸種麥之文、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凡以接續所賴、懼民不以爲意耳、今皆爲碩鼠所食、則民之困甚矣、德惠也、莫我肯德、謂不肯施惠于我也、樂國者、可樂之國、其君及有司、皆以百姓爲念也、爰得我直者、范祖禹云、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嚴粲云、直、猶伸也、受抑于此、而欲求伸于彼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叶豪韻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豪韻樂郊樂郊、同上誰之永、釋文作咏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豪韻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叶豪韻樂土樂土、同上爰得我所、語韻○比而賦也、樂土樂土、猶樂國樂國也、所、猶直也、勞、猶慰也、杜預云、勞者、敘其勤以答也、按顧炎武云、直、可通作值、值、存諸心。德施諸政。勞發諸言、信之。固其宜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王符云、履畝而碩鼠作、不知何據、序以爲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蠹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謂此亦托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嚴粲亦云、碩鼠指聚斂之臣、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于民、國史

題其事于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爲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繇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可也、申培說、但謂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或謂此見魏并于晉之繇、要之依文解義、亦無害、若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考、甯、戚、衛人、當是以衛魏同音之故訛而指爲此詩耳、未足信也、

何氏詩經密本古義

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六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定王之世詩八篇

何氏小引

○汾沮洳晉人刺其大夫也初設公行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故刺之

○株林刺陳國君臣淫于夏姬也

○東門之楊刺陳靈公淫于夏姬也

○東門之池刺陳夏姬也淫于一君二卿焉

○月出陳靈公淫于夏姬子徵舒將弒公國人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詩以諷

○澤陂代爲夏姬思陳靈公儀行父孔寧而作蓋以醜之

○旄丘責衛不恤鄰也狄迫逐黎侯黎侯求救于衛衛不能救黎之臣子怨之而作是詩也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汾沮洳晉人刺其大夫也出子貢傳申培說同初設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故刺之晉自成公郎位始有公族餘子詩乃晉詩而非魏詩也魏滅于晉獻公成爲獻孫知與魏無涉也其時趙括爲公族大夫趙盾爲旄車之族先是趙衰從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季隗納諸公子公子重耳奔狄狄人獲叔隗及友國又以巳女妻衰生趙同趙括趙嬰趙姬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逆盾與其母叔隗來以叔隗爲內子而巳下之盾子而使共三子下之以盾本庶子故以公族讓括耳然同乃括兄同宜爲公族而以與括亦不可曉同食邑于原括食邑于屏故晉人呼同括爲原屏又呼括爲屏季也盾雖爲旄車之族而是時盾方執政必不自爲之爲此者必其子趙朔矣朔以宣十二年罹下軍之難而武方且畜于公宮繼朔職者不知誰代爲之其後趙世

嬰通于莊姬、莊姬者、朔妻也、原屏放諸齊、莊姬爲是故、諸原屏將爲亂、而晉景遂尸同括、鄒忠胤云、此詩所刺、意者其即括、之徒乎、夫事雖不可以成敗論、然屠岸賈治靈公之賊、請誅其子、徧告諸將、惟韓厥嘗畜于趙氏故、姬詞解之、而諸將無異議、賈蓋有所侮而動也、侮朔之無能爲也、莊姬通、罪固當討、然同嬰與莊姬通、罪固當討、然同後世之尚主者耳、要豈得爲無罪、觀郤之役、與括不請于君而擅放之、豈得爲無罪、觀郤之役、與救鄭之役、二人勇而銳于戰、幾再敗晉師、斯不亦妄庸豎子哉、何以堪公族之任、故愚意詩人所譏、即以爲朔與括、亦可、蓋成公初設此官而諸人不稱其職、是以貽譏、按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人弒靈公而立成公、十月、周匡王崩、定王即位、故繫此詩于定王之首、詳玩詩意、深刺君疎遠公室、而信任卿族、且所用者、又皆不得其人、故因汾水之間、有賢人隱居而于采莫采桑采蕨、猶曰人才無地不生耳、不得位者、借以相擬、其起興

彼汾沮洳、叶遇韻讀如傴儒遇翻　言采其莫、叶遇韻莫故翻　彼其之子、美無度、遇韻美無度、同上　殊異乎公路、遇經云、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在今山西太原府靜樂縣、地理志云、西南至汾陰入河、在今平陽府榮河縣、蕝縣輸云、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晉語、宰孔曰、晉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沮與王制沮澤之沮同義、方氏云、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止曰澤、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毛傳云、菜也、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陸、但云、其子如椹實而紅、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彼其之子、指賢人也、鄭玄云、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孔云、不可以尺寸量也、重言美無度、有怪而惜之之意、後放此、殊異也、公路、官名、孔云、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按左傳、宣二年、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卽位，乃官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爲旄車之族，據此，則公族以適子爲之，公行以庶子爲之，其稱餘子者，杜預以爲適子之母弟也。盾辭公族而爲旄車之族，乃餘子之職，意卽所爲公路者耳。旄車亦作軺車，服虔以爲戎車之倅，倅者副也，公行以主君兵車之行列得名，而旄車爲之副，然則公路小于公行，而公行又小于公族，故三章先後之序，亦及之地，有莫生焉，采之其之子，其德不可涯涘。亦猶汾水之旁漸濕，所見。其備員公路之官者，皆莫之能擬也。然乃賢者不用，而所用者皆不賢，何與。後放此。○彼汾一方，陽韻言采其桑，陽韻彼汾一方，韓詩外傳作叶陽韻良翻於已下章同之子美如英，同上美如英乎公行，叶韻也，一方，朱子云，彼一方也，上章沮洳，乃廣指汾之處而言，比前爲差狹，采桑所浸之地，此則就近水木之華也，如英如玉，皆擬之辭，于彼汾一方，想見之猶泰風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者，韓詩外傳云，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勞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沃韻言采其藚，沃韻彼其之子，美如玉，沃韻美如玉，同上殊異乎公族，叶沃韻讀如濯扈角翻○興也，一曲，朱子云，謂水曲流處，比一方又狹矣，班固地理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爾雅釋草云，藚，牛脣，李巡云，別二名，郭璞云，水蔕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瀉也，葉如車前而大，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草云，一名水泻，及瀉芒芋，鵠瀉，陶隱居云，

葉狹長、蔡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蔡似穀精莫采蓫所以治疾、公族、鄭云、主君同姓子爲之、不必君之同姓、左傳、晉悼公時、荀崇荀禮樂也果敢無忌爲公族夫夫使訓卿之子弟、是也悼公曰、荀崇惇惠、荀禮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靜夫膏粱之性難正也使惇惠者教之則偪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則過而不隱使鎮靜者修之則壹味慎公族之選可識矣韓詩外傳云君子易和而難狎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大也巍巍乎其廉不可劇也溫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兮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申培說篇名皆作彼汾○序以爲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今按篇中絕不見有所云儉以能勤者、鄭玄即以采莫采桑采蓫當之、然以國君而躬行采菜有是事否、或曰此影語也、人主而親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並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民之事爲者矣果爾則篇中曰彼其之子、又曰殊異乎公路何以稱焉崔靈恩集注于此序其君儉以能勤句君下有子字、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也朱子從之而弟不取其采菜之說但以章首二句爲興體愚不知其所謂興意安在爲美爲刺皆不可解且以殊異乎公路等語謂刺其儉嗇褊急之態外不似貴人是矣然上文曰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不應極其贊美若此如英如玉政自其氣象見之彼儉嗇褊急者果能有此氣象否乎既已如英如玉矣柰何云不似貴人乎似亦難爲下轉語矣諸儒所以相沿總之爲篇次所誤見此詩繫于葛屨之下于是附會牽連而爲之說曰女手縫裳采桑采莫正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反以貴族而與細民爭利，其國之困窮可知。噫，說誠辨矣，祇恐詩人失咲于千載之上也。讀韓詩外傳二則無貶辭，愚故竊于此得詩義焉。又按晉卿族太盛，其後三卿卒以分晉。詩人倘亦有慨于中。故于公路公行公族之官，深致其不滿之意與。

株林刺陳國君臣淫于夏姬也，何以知爲刺陳國君臣也。以乘馬乘駒之語知之。乘馬者靈公。乘駒者孔寧儀行父。

胡爲乎株林，侵韻從夏南，叶侵韻匪適株林，見上從夏南，

見上○賦也。胡之言何，盍音近也。株林，王氏以爲株邑也，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郡國志陳縣注云，陳有株邑，盍朱襄之地，郡縣志云，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在寧遠縣南七十里，寰宇記云，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夏南，夏徵舒也，孔穎達云，楚語，昔陳宣公子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徵舒，舒父，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從其子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按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違嫌也。況從其子而淫于寡婦乎。國人不欲斥言之故相與語曰我國君大夫何故階往株林乎或對之曰從夏南耳聞者又微其辭而爲之隱曰是必無君臣同往從夏南之理恐非適彼以從夏南也。嚴粲云依違言之。而譏之最切矣。○駕我乘馬韻說音稅豐氏本作稅于株野馬韻乘平聲我乘去聲駟虞韻釋文作騎舊音駟沈云或作駟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駟也其車馬曰駕孟子乘輿已駕是也陸佃云諸侯乘馬駕四我代君自我下文我則代大夫自我也說說文云釋也猶舍止也株野說見上章乘我之乘與駕義同乘駟四駟與乘馬同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駟毛傳云大夫乘駟孔云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謂我馬維駟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駟也陸云馬二歲曰駟大夫乘駟蓋駟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又从句字音拘則以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耳曰朝食于株。則在株越宿可知。此章答上匪適株林二語曰爾謂彼適株者非從夏南也然則彼駕乘馬者方且說于株野彼乘乘駟者方且朝食于株此非從夏南而何曰株林則其地尚泛舉株林而株野疏株野而食于株明明在夏南之所居矣於乘馬者言稅野於乘駟者言朝食互相備也朱又若甚大夫之惡以爲君諱者然所刺是也呂祖謙云駕言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駟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不可得也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儀績之常棄其先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即此詩所詠也按敬舒父御叔於靈公爲從祖父故曰瀆姓宋善云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序云、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申培說云、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子貢傳亦同、然則言乘馬、又言乘駒、當作何解、豈靈公忽而乘馬、又忽而乘駒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門之楊、刺陳靈公淫于夏姬也、

周語、定王六年、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也、司空不視塗、場功未畢、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今按此詩言楊葉牂牂肺肺、皆未心星晨見之時、而辭又近淫奔之語、是以知爲刺淫于夏姬也、霜降後則楊葉色赤、正赤色也、

東門之楊、陽韻其葉牂牂、陽韻昏以爲期、明星煌煌、陽韻○賦

也、楊木有黃白青赤四種、以下文、牂、牂、推之、此楊、正謂赤楊、耳、其葉牂牂、紀時也、牂、羊名、說文以爲牡羊、毛傳以爲牝羊、言牝近之、愚博求其義則、牂、乃赤色、羊也、按前漢書天文志云、牂雲如狗、赤色、又太歲在午、曰敦牂、午、亦火德、其色赤、色也、明矣、曰牂牂者、明其葉葉俱赤、如牂羊之色然也、陸佃云、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昏本作昏、說文云、日冥也、期、說文云、會也、謂訂其相見之期會也、明星、牂見之世、周定王之

鷄鳴篇煌煌說文云輝也輝者火光也曰煌煌者光之盛也靈公經東門而適株昏以淫于夏姬其相訂約皆以昏爲期及至啓明之星煌煌然而猶盤桓不忍去也此詩當與月出株林二篇合看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則昏以爲期可知矣曰乘我乘我駒朝食于株則何但明星煌煌而已哉○東門之楊此章楊字不用韻

晢晢叶霽韻征例翻易明辨晢也之晢與晳不同彼从析此从折○賦也肺五藏之一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疏云肺屬南方火色赤肺亦赤也曰其葉肺肺者言葉之色似之亦明其非一葉也又肺之色比胖爲更赤然則楊葉之色肺肺然爲深于霜降之時矣此以見公之淫于夏氏不一而足株林之序所謂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者也晢晢說文云昭晣明也从日折聲引禮記晣明行事之晣徐鍇云今禮記作質明假借也明星皙皙蓋天將曉而東方明之時小星已不見惟明星尚了了可辨也

其葉肺肺叶霽韻讀如費呼惠翻

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不至者也今按經文有昏字禮娶婦以昏而霜降逆女永井殺止家語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從其說亦自可通持以親迎不至雖曰失禮然亦猥事必如此一畫録之經恐里巷歌謡不勝録矣朱子又改爲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昏字禮娶婦以昏而霜云暮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乎非情也子貢傳有朋友二字而下文闕不知其意云何章潢以爲刺失信義也托言黄昏爲期而至于明星煌煌晢晢則失其爲約矣語意近似而要無稽

據申培說闕文

東門之池刺陳夏姬也淫于一君二卿焉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靈梁傳亦云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卽此詩所咏也篇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叶歌韻陂池可以漚苧眉波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韻○興也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郡縣志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水經注云陳城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絜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漚說文云久漬也毛云柔也孔云謂漸漬之使之柔韌也東門之外有池水周定王之世

©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愚按詩之興意以東門之池乃公共之所人可往無禁止也漚者漸漬之辭猶云可以浸淫而無害也麻鮮見丘中有麻篇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織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爲衣陽成于三物以化故三變縷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積成爲縷三變也彼美淑姬指夏姬鄭穆公之女姬爲鄭靈公之妹以長幼也又陸德明本淑作叔按姬序之字从日劉熙云人聲曰歌柯也以聲吟咏如草木之有柯葉徐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謂之晤歌者言相與和歌于白晝之下非幽隱無人之地也下倣此殷大白云池也而漚麻淑姬也而晤歌其爲用亦鄙矣○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與晤語韻○興也紵說文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剥之以鍰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謂之檾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叶先韻倪堅翻○興也爾雅云菅白華野菅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及曝尤善也邢昺云白華亦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濮一之云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茹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范祖禹云菅可爲屨許慎云菅茅屬言論難曰語徐云凡菅者無所指引借譬也又周禮注云祭端曰言答述曰語愚按此詩三章語意相類非徒取變文叶韻已也誠見一姬耳而有與之歌者又有與之語者又有與之言者其懿德彰聞爲已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韻○興也紵說文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剥之以鍰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謂之檾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叶先韻倪堅翻○興也爾雅云菅白華野菅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及曝尤善也邢昺云白華亦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濮一之云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茹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范祖禹云菅可爲屨許慎云菅茅屬言論難曰語徐云凡菅者無所指引借譬也又周禮注云祭端曰言答述曰語愚按此詩三章語意相類非徒取變文叶韻已也誠見一姬耳而有與之歌者又有與之語者又有與之言者其懿德彰聞爲已

甚矣。宜書其事。而醜自見。猶之一東門之池。而麻漚焉。紵漚焉。菅亦漚焉。尚復有清池哉。姬淫于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適符三人之數。又古人貴麻。與綠並言。故說文曰。衣錦褧衣。曹風曰。麻衣如雪。所謂雖有絲麻。不棄菅蒯。是也。然則麻以比靈公。而紵與菅。則孔儀二人之況耳。詩之屬辭精切。而渾厚不露如此。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朱子貢傳。申培說。俱闕文。子以爲男女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然則夫子何以錄之于經乎。序云。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舊說遂以淑姬爲所思之賢女。欲藉其晤歌語言。爲成德之助。言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其君子無可柰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爲其配耦。日夜處而無間。與之對歌。以相切化。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于義迂甚。

月出陳靈公淫于夏姬。姬子徵舒將弒公。國人作此詩以諷。靈公名平國。春秋宣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據周語。實定王之八年也。左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史記亦云。靈公十五年。與二子飲于夏氏。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此詩篇中三言舒窈。指夏徵舒也。殺機已動。而公猶不知止。故國人作此詩以諷告之。諺云。姦近殺。可畏哉。三復此詩。爲之毛悚。汪克寬云。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弒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紊男女之別。恣鳥獸之行。其不爲朱溫之萬段者幾希矣。張治云。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爲樂哉。考之外傳。

單子如楚過陳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月出皎　篠韻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皦今俗本作皎石經陸本豐本俱作皦後同　人僚　篠韻陸本作㷋豐本作嫽遼　今舒　豐本作紓後同　窈糾　叶篠韻舉天翻　今勞心悄　篠韻賦也郝敬云月王陰司昏俾夜作晝比女色也皎說文云月之白也佼說文云从人从交佼人交交乎夏姬之人指靈公也僚說文云好貌當月出之時而見此交夏姬之人僚然好與皎月相映也舒夏徵舒也舉名以告詩人之辭亦顯矣窈說文云深遠也以處心積慮言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取以象徵舒意中憤恨絞急之狀曰勞心者國人自謂也國人憂其君之將見弒故憂思之甚而至于心勞也後倣此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徐鍇云憂思低小也錢氏以爲默憂是也此第一章摹寫公初見夏姬而其子徵舒已不自得之容如此

○月出皓　韻豐本作皜　今僚　叶皓韻倒翻　今勞心慅　叶皓韻劉豐本作藐　今舒懮受　叶皓韻經音辨俱作貗

賦也皓本作顥說文云白貌慘字說文不載當作劉殺也憂靈公交乎夏姬將見殺也如是詩人之辭抑又顯矣懮字說文亦不載當即悳字愁也楚辭云傷余心之懮懮是也受說文云相付也徐鍇云上下相受也荂不勝其傷心之痛而私有所授意于人將以圖公也慅說文云動也王安石云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　嘯韻豐本作燎　今佼人燎　叶嘯韻力照翻豐本作宵　今舒夭紹　叶嘯韻時照翻　今勞心慘　叶嘯韻七肖翻朱子云當作懆五經文字作懆豐氏本作慓賦也照增韻云明所燭也燎說文云放火也舒弒計已成公將遇害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也夭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三　陳風八

說文云、屈也、徐云、夭、矯、其、頭、頸也、紹、說文云、綣、紐也、不、反、顧、無、二、慮之、意慘、毒也、猶痛也、君父遭難、其可毒痛孰如之。夫既明斥舒名以告君矣。而公終不悟。愚哉。其後宣十一年、冬、楚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少西氏、徵舒祖子夏之名、楚語、蔡聲子曰、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諸侯、

月出三章章四句

而作、卽如所言、相謂、申培說以爲朋友二字、
鬱若此、近于溺矣、序云、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
而說美焉、意亦近之、而於義甚泛、朱子改爲男
女相悅相念之辭、不獨理味索然、抑且有害風
教、聖人何爲而不刪之乎、

澤陂代爲夏姬思陳靈公儀行父孔寧而作、蓋以

醜之、序云、刺時也、言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箋云、天錫云、蓋、女、思、男之詞、觀頎大且卷、頎大且儼、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愚按此必夏姬之作、或國人代爲之言以志刺。其在靈公被弒。孔寧儀行父奔楚之後乎。序所謂男女相說。男則一君二卿是也。女卽夏姬是也。

彼澤之陂、有蒲

讀詩記豐氏本俱作蒲、風俗通作藪、

有美一人、傷

魯詩作陽、雅注作茄、

云子也、

如之何、歌

韻

寤寐無爲、涕泗滂

沱、歌韻○興也、澤、國語云、水之鍾也、應劭引傳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陂、毛傳云、澤障也、孔穎達云、謂澤畔障水之岸、蒲說文云、似莞而褊、有春、滑柔而溫、陸佃云、水草也、生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三　澤陂一

周定王之世

于水厓，可以爲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嚴粲云：按斯干下筐，歲云小蒲，則莞精蒲粗矣。左傳云：澤之莞蒲，舟鮫守之。名物解云：莞蒲，香草也，生于春夏，盛于秋，與荷同其榮枯。爾雅云：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陸佃云：荷總名也，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爲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郭璞云：今江東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葉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羅願引周書云：魚龍成則藪澤竭，藪澤竭則蓮藕掘。孔云：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言之。非生于陂上也。郝敬云：淫義生，于水故以澤比，蒲荷蘭菡皆柔弱浸淫之物，水草相依比，男女相狎，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陸佃云：荷善傾欹，蒲無骨，而柔從，愚按三章皆言蒲，蓋蒲所以爲席，故婦取以自況，荷與蘭菡皆別言之，則公與孔寧儀行父二人之況也。首言荷與蘭，卒公也。有美一人，正指靈公，傷煽也。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如之何也。說文云：寐，覺而有言曰寤，無爲言他無所事也。涕，說文云：泣也。毛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云：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于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于鼻也。又素問云：涕之與泣，譬人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據此則泣爲淚，涕爲鼻液，今俗語鼻液爲涕，是也。愚按增韻涕，自兼目，涪鼻液二義，泗本水名，以其源有四，故从水从四。此言涕泗，亦以目鼻四竅俱出涕，故謂之泗。今文中有云涕之泗者，深得其義，非以涕與泗並言也。滂，說文云：沛也，沱，流貌，易出涕沱若是也，皆哀死之辭。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頌大且卷，叶先韻，達員翻，陸德明本作聰，豐本作婕。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先韻○興也，蕑，解見溱篇，按，穀梁傳，列女傳，孔寧，儀行父乃異姓之卿，儀行父之姓。之比。蕑與荷非一族。美盖比儀行父也。有美一人，正

指行父碩大以形體言卷曲也碩大而舉動且又能委曲也悄說文云憯也悄悄者公如夏氏戲謂行父曰徵舒聞其言而病之公遂不免而二子皆奔生離死別皆胎禍于行父之一言故雖思之而又恨之○彼澤之陂有

蒲菡　說文豐本俱作菡陸本作荅又作歃葉韻說文韓詩大平御覽俱作嬐薛君云重頤也楊慎云言美人豐豔體外有

人碩大且儼　琰韻說文豐本俱作展選注轉伏枕琰韻豐本俱作展陸本文選注轉也皆形容臥

餘或訓爲含怒非詩注一作曬

寤寐無爲　轉也伏枕叶琰韻待撿翻說韻知撿翻○興也菡萏荷華之未舒者徐鍇云菡猶含也未吐之意陸佃云菡萏實若昏隨昏昕闔闢焉陸璣云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通曰芙蓉荷之莖葉華實等名甚多菡萏特荷中之一物耳公孫寧亦公族中之一人故以爲比又或以其年少云然有美一人正指寧也儼毛云矜莊貌言其形體碩大而且

能爲矜莊之容以副之也舊說以此爲稱婦人之美儼然可敬愛如車牽之碩女云者然謂之曰儼則非淫佚之婦所稱明矣輾車轢物也轉運也皆形容臥而不周之意解見關雎篇伏儼也儼臥而以首據枕謂之伏枕朱子云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以其出奔在楚無相見期故思之春秋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胡安國云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誘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弃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于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柰何儲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庭幾乎列女傳云夏姬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左傳楚莊王討夏氏遂殺徵舒而戮陳欲納夏姬以申公巫臣諫而止子

夏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鄭國、何不祥若是、人生寔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弃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子靈、巫臣字、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姚寬云、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疗癘竟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

澤陂三章章六句 舊說

念之詩、朱子亦然、坐繇未深玩詩詞而得其指耳、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男女相悅而相冶諫而死、君子傷之、則每章首二句當作何取義、不足信也、

旄丘、責衛不恤鄰也、狄迫逐黎侯、黎侯求救于衛、衛不能救、黎之臣子怨之、而作是詩也、左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德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嫥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今按晉滅潞而鄧舒遂奔衛、則衛與狄之素相好可知、宜乎其不肯救黎也、其歸鄧舒于晉、蓋是畏晉威之故耳、黎雖已滅于狄、猶幸復封于晉、故知主靈不周定王之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綱則覇主
自不可少

旄 陸德明云字林作氂 **丘之葛** 舅韻 **兮、何誕之節** 叶舅韻才達翻 **兮、叔兮伯** 叶質韻必益翻 **兮、何多日** 質韻 **也、** 興也、爾雅云、前高旄、旌旗之屬、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也、又王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旄頭、言羽毛多、亦通、寰宇記云、在澶州臨河縣東、誕、毛傳云、濶也、按說文、誕、詞誕也、徐鍇云、妄爲大言也、故誕轉訓大、又因訓大轉爲濶也、節本竹約之名、葛亦有節、鄭玄云、土氣緩則葛生濶節、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葛長大而節疎濶、因追述之以起興曰、旄丘之濶也、以興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亦當如葛之節節相連及也、陸佃云、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一說郝云、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葛亦不斷之物、毛遂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即此意也、亦通、季父曰叔、父之兄曰伯、凡兄亦曰伯、皆尊稱、衛、臣之辭、先叔後伯者、取其叶韻、范景文云、衛兄弟之國也、其臣亦兄弟也、而呼以叔伯、式微之臣、固應如是耳、何多日者、言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觀後章有狐裘蒙戎之語、則自暑歷寒、其久可知、鍾惺云、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絶望之語、深于責人者也、朱子云、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何其處 叶語韻敞呂翻 **也、必有以** 紙韻苟起翻 **也、必有與** 語韻 **也、何其久** 叶紙韻 **也、必有以** 紙韻 **也、**

二句之上○賦也、處止也、與猶偕也、春秋帥師例、能左右之曰以、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我黎君求救于衛、何其止于彼而不來、其必有與吾君相偕而俱來者耶、何其爲時之久而未來、其必有能扶持左右之而後來耶、益疑望之切如此、

○狐裘 豐氏本作求 **蒙戎、** 東韻本作茸 **匪車不東** 韻 **叔兮伯兮、**

東韻○賦也、狐裘黎、君所衣之、裘也、蒙戎、尨大之多毛者、茸、狎生茸

茸貌、左傳士蔿賦詩云、狐裘尨茸、杜預云、亂貌、呂祖謙云、狐裘之貌、是也、匪通作非、車謂黎君所乘之車、東指衛也、鄭玄云、黎國在衛西、此章因衛不來故、而爲悵恨之辭、言我君自夏適衛、至今已服狐裘之服矣。非不親乘車而往東也。其如衛之叔兮伯兮、不關念、竟無有與我君同來者。我亦柰之何哉。漠○

瓊 陸德明本作璓

兮、衰 釋文一作衰

如克耳、 紙韻○比而賦也、瓊通作貞、說文以爲貝聲也、字从小、因借爲細小之義、尾、說文云、微也、象也、自關西謂象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魚云、鸙鴞食母、詩慎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已患也。衰、說文云、衣名、爲克耳、非眞塞其耳也、衰如充耳、蓋象其衰衣博帶之容。神如克耳之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李氏云、衛不救黎、非唯失睦乃四隣之

尾兮、流 爾雅注作留 本作鸙

離之子、 紙韻

叔兮伯

道、柳亦啓亡齒寒矣、陳際泰云、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式、微、旄丘、之、葛責、衛、不、救、寄、公、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爲黎侯出奔、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然衛寔以不救黎致怨、非不禮也、申培說以爲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然黎侯特往衛請救、尚未失國、非不克納也、序則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按史記、衛自康叔而後、至貞伯七世皆稱伯、至頃侯始稱侯、或謂衛先世皆任方伯之職、其說似與序合、至頃侯乃失其職、始夷而爲侯、然孔穎達謂康叔之後爲時王所黜、故但稱伯不稱侯、及頃侯、始賂夷王而復之、則又與前說相左、要之、赤、狄、奪黎、氏地、其事載在、左、傳甚明、吾但從其有據者耳、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出序○子貢傳云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孔頴達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羅泌路史謂黎于姓侯爵文王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里有故黎侯城而吕氏春秋則謂武王封帝堯後於黎城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按此詩及旄丘則作于居守者此詩則作于從行者黎侯名陽見水經注

式微式微韻胡不歸微韻微君之故韻胡爲乎中露韻

列女傳作路○賦也爾雅云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式鄭玄云發聲也孔云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下文微君之微訓如式微之微皆謂細也李氏云以微視之若無有也故猶事也中露露中猶中林中谷倒其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不見芘覆如人之失國者言越在草莽也嚴云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有至之不以吾君之事爲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爲處

此露中乎。舊說于微君之之中、而上下文用字頗異、且謂、我若非君之故、何爲處此、亦豈臣子所宜言、哉左襄二十九年、公自楚還、聞季武子取卞、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式微、韻胡不歸、微韻微君之躬、東韻胡爲乎泥中、東韻○賦也、躬身也、胡安國云、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躬。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躬。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如人之單、賤者、言、辱在泥塗也、嚴云、衛人不惟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矣。何爲處此泥中乎。又毛傳以中露泥中、指衛處之以二邑、水經注云、黎陽在魏郡、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黃震辨之云、以中露泥中爲二邑、恐無一處二邑之理、鄭曉云、上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式微二章章四句

申培說、謂黎侯失國寓于衛、其臣勸之歸、今按黎侯若、既失國、當何國可歸、曰胡不歸、則是作詩之時、國猶未失也、其後因衛不往救、黎始失國、卒賴晉景公復立之耳、又劉向列女傳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遺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然則此詩乃二人所作、其問答宛肖、宜若可從者、唯合庞丘詩觀之、乃始見其爲一時主憂臣辱之言、小序所傳、必非無本、且因此而見録于詩、亦以其有關係于國家存亡之故耳、至若列女傳言黎莊夫人、乃衛侯之女、則衛不徒與國、寔爲婚姻

黎之望援者以此而亦可見此詩之出于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七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景王之世詩二篇

何氏小引

○子衿鄭子產不毀鄉校也

○丰美貞女也鄭徐吾犯之妹許配公孫楚矣公孫黑又欲娶之女不可竟適楚此詩疑卽其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衿、鄭子產不毀鄉校也、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之、而特、未、明、此、詩、立、言、之、旨、按左襄三十有一年、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則學校不修焉、意亦近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寔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寔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王應麟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廄莫不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愚按鄭時有毀鄉校之議、故至鄉校者頗少、子產意在使夫人游焉、論學之餘、因之議論國政、而知其所行之得失、所以通篇皆屬望生徒來遊之語、

周景王之世

青青子衿、侵韻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稓悠悠我心、侵韻縱我不往、
子寧不嗣韓詩作詒音、侵韻○賦也、青者、生徒所服衣衿之色、重言青青者、不一青也、以生徒之衆而言、青衿、交領也、鄭下詩本、既無傳云、衿與襟同、古作稓、爾雅云、衣皆謂之襟、孫炎云、交領也、說文云、交衽也、古者斜領、下連于衽、名衿、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顏之推家訓云、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鄭下詩本、既無傳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毛傳以青衿爲學子之所服、其說必有所本、蓋古制若爾、悠悠、憂也、縱之爲言緩也、推開而緩言之、故以爲假設之辭、我、子產自謂也、往、往之鄉較也、寧、猶豈也、嗣、繼也、音、德音之音、謂言論、言汝生徒輩服儒者之服、不一其人、而蹤跡無常、不知曾一至鄉較否、有深足繫我之憂思者、雖我身親國政、不能時時至彼、以相省視、而爾輩藏修息游于斯、獨無議論緒餘、繼續而入吾之耳者乎、予甚望之也、學記稱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蓋不獨學者爲學之勤、而爲人上者視學之勤、至于如此、嘗怪子產爲政、鄙鄙有章、上下有服、興忠信、懲汰侈、國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其論用人、謂宜學而後爲政、不以政學、則似亦明乎教學之理者、然孔子但稱之爲衆人之母、以爲能食之、不能教也、及觀此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其所爲不毀鄉較者、不過意在風聽廬言、以知所行政事之善否而已、而于身親臨視、分來匡直之化無聞焉、此孔子之所以深許其仁、而終不許其能教也、又中說載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脩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

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此解義自可通但非詩意○青青子佩叶支韻蒲眉翻亦叶灰韻蒲枚翻悠悠我思叶灰韻亦叶支韻蒲枚翻新才翻縱我不往子寧不來灰韻亦叶支韻陵之翻○賦也佩說文云大帶飾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毛傳以爲士佩瑀玭而青組綬案玉藻士佩瑜玟而縰組綬縰乃赤黃之間色孔謂毛讀禮記作青字夫縰如何讀爲青青此附會不足信也佩用青色亦古者學子之佩宜爾今無考來來之鄉較也即未望其嗣音獨不可來而一涉足乎詞愈淺而意愈摯矣○挑說文石經豐氏本俱作嫉今達兮在城闕月韻今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韻

賦也挑通作誂說文云相呼誘也徐鍇云按項籍欲與漢高祖誂戰今文作挑達博雅云逃也又說文云行不相遇也蓋言其互相呼誘而逃不能使人遇之也闕說文云門觀也徐云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城闕城樓也在城闕者鄭玄云以候望爲樂按記曰燕辟廢其學即此是也一日不見生徒之在鄉較則思念之深有如三月不見之久子產之屬意于聽言可謂切矣抑子產誠欲聽言即何人不可下問而獨切切于鄉較是求者豈非謂其未登仕籍率意而談閑談忌諱且士被服禮義誦述先王其是非或不大謬乎雖于敎化未臻稱美孔子贊爲古之遺愛有以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也培說云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所謂弟子多倍其師者來詩意蓋近之然屬之王風則無所考証當是以一日三月同于王風采葛篇語輒移置之耳其淺陋如此至朱子謂此詩猥薄不可施之學較乃以淫奔之辭目之然其作白鹿洞賦中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何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丰美貞女也鄭徐吾犯之妹許聘公孫楚矣公孫黑又欲娶之女不可竟適楚此詩疑即其事左昭元年

丰美貞女也鄭徐吾犯之妹許聘公孫楚矣公孫黑又欲娶之女不可竟適楚此詩疑即其事左昭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于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黑宰子南楚宰按皆欲強娶徐妹誠爲非禮妹能以義自持不畏彊禦此女之貞者也聖人以其有裨風化故錄之。

子之丰　叶送韻芳用切陸德明云說文作妦

俟我乎巷　叶送韻胡貢翻陸氏本作豐

兮悔予不送　韻兮賦也予子南丰滿也俟通作竢待也巷里中道也悔恨也俱見說文

兮俟我乎巷　叶送韻胡貢翻陸氏本作豐

兮悔予不送　韻兮賦也予子南丰滿也俟通作竢待也巷里中道也悔恨也俱見說文

我子皆女子自謂也送謂隨去也徐吾犯既請命于

子南子晳。聽女自擇所與。故子南來女家。而女所居在巷。必先繇巷而後適堂。子南始之至巷。以待此女。女驟見之。已有委身從一之意。特以禮在別嫌。故不敢送也。不當送而不送。姑托爲追悔之辭。以自解非眞恨其不送也。何者。○此女明于禮者也。

悔予不將 叶陽韻 資良翻 兮。賦也。昌說文云。美言也。上曰。丰。辭之美。俟我乎堂。則左傳所謂戎服而入之時也。將者。攜持之謂。悔予不將。猶云恨不與之相見也。未成爲婦。自無相見之禮。左傳亦曰。女自房觀之。豐氏本作

兮伯兮駕予與行 叶陽韻寒剛翻 兮。賦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衣。而此云衣錦者。據鄭玄解衛詩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以此推之。則純衣纁衣。乃新婦之禮衣。而衣錦褧衣。則嫁時在途之衣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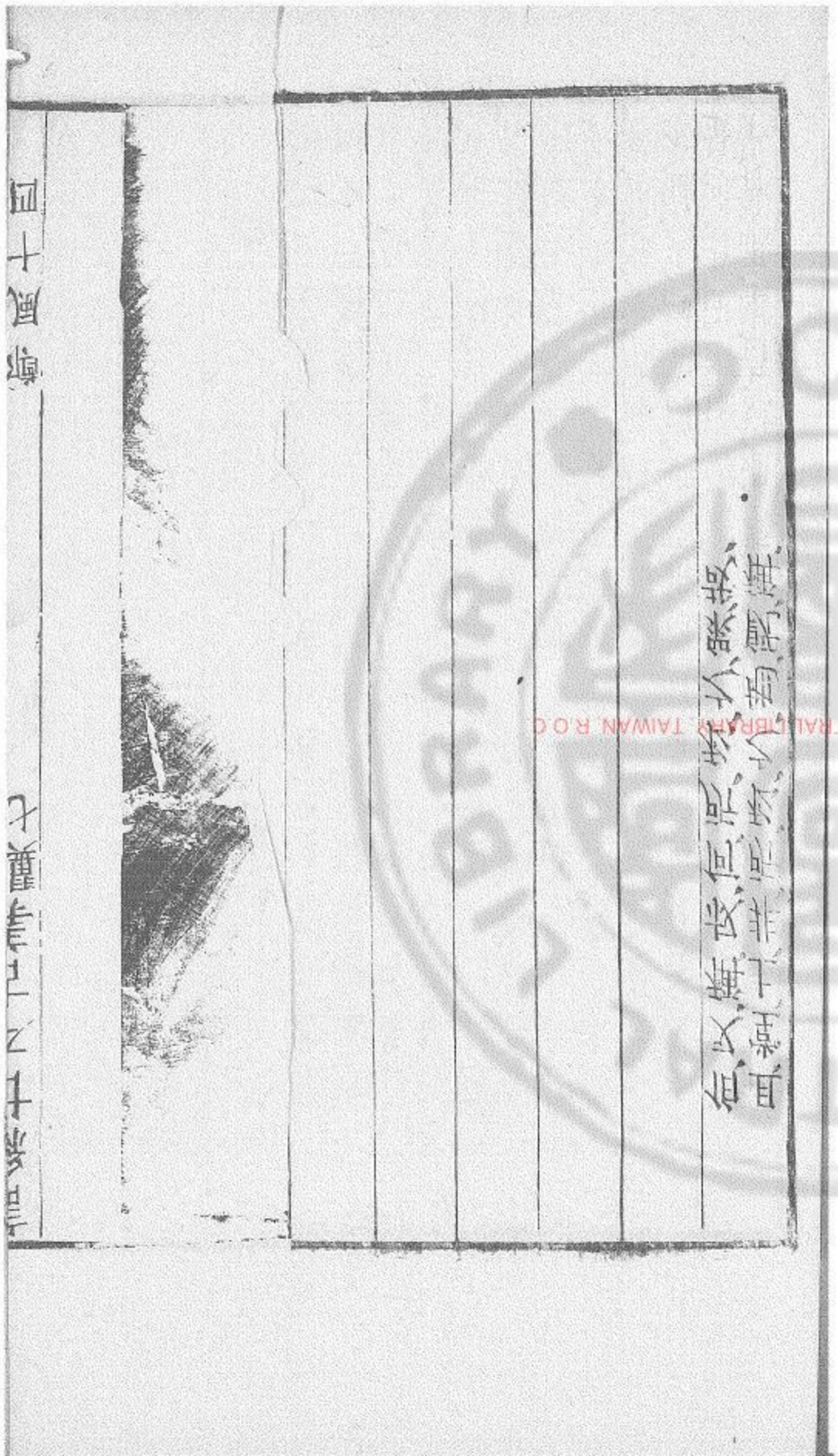
親迎之禮。皆御婦車授綏。姆爲加景衣乃駈。景衣。即褧衣也。解見碩人篇。亦謂之明衣。所以必用褧衣者。不獨惡其文之著。禮注謂爲行道禦塵。今衣鮮明是也。孔云。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叔少也。幼者稱也。伯長也。此從嫁者之人。各就其長幼而呼之。非必謂父與已之昆弟也。禮。男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亦以束錦。若女自他邦來嫁。婦人送者不踰境。丈夫送者郊之。如前禮。此叔伯郎所謂送者也。駕。命駕。即盛治服飾。呼叔伯之送者而告之曰。汝速爲我命駕。吾將與女偕行。以適于南之家矣。時子南以子晳爲梗。故不敢行親迎之禮。以致女身自往就之。雖曰非禮。亦變之正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徵韻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微韻 ○賦也。先裳後衣。變文叶韻。婦人謂嫁曰歸。行。猶在道。歸。則至夫家矣。女之言曰。子南

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說者皆謂女美子南戒服超乘。足爲丈夫。非也。女意正以已既先受子南之聘則子南有夫道矣故決意歸之。其明理如此。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孔穎達云。鄭國婚姻之道缺。衰亂。婚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按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事亦與此相類。但如此則不過閭巷敝俗。雖復追悔。亦自不異人意。何必遂錄之經乎。若子貢傳申培說。則皆以爲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此但見齊詩中亦有子之昌兮。及俟我于堂等語。遂因而附會之。耳然。衣錦褧衣二句。當作何解。豈小白亦婦人耶。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何所私之衆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卷之二十八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敬王之世詩一篇

何氏小引

○下泉曹人美晉荀躒納周敬王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八　小引大完

下泉、曹人美晉荀躒納周敬王也、焦贛易林、蟲之歸婐、其繇云、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今考詩與春秋、事相符合、焦氏所傳、確矣、當從之。按左傳國語、及杜預韋昭注、昭二十二年、周景王崩、先是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至是單穆公旗、劉文公狄、奉子猛立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單子劉子奉子猛出奔、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將以納王于王城、已而子猛卒、周人諡曰悼王、者是也、猛母弟王子匄立、是爲敬王、晉師王師伐京、圍郊、子朝敗、王使人告閒晉師還、未幾、子朝入于尹、單子劉子伐尹敗、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尹辛敗劉師、尹文公園、遂立王子朝、時昭二十三年六月也、于、是子、朝稱西王、天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成周之城、周墓所在、杜預云、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召簡公盈、南宮囂、及井桓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俱從子朝晉侯使人泣問周故問于介衆皆以子朝爲曲乃辭子朝不納其使二十五年夏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曹人與焉其君則悼公午也期以明年納王越明年劉師與子朝之師戰又敗王出奔次于滑七月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一月晉師克鞏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天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二十七年秋復會于扈令戍周也曹人亦與焉時子朝餘黨儋翩之徒多在王城王畏之昭三十二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跟子朝作亂之時十一年矣按王城在瀍水東周公所營以處頑民之朝會諸侯之地謂之東都今河南是也成周在瀍水西周公所營以處頑民之地謂之下都今雒陽是也天子使告于晉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王合諸侯城成周崇文德焉今我無日忘之昔成王合諸侯于岐山遂定東都今我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其君則隱公通也至次年春竣事穀梁傳云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變之正也趙汸云周室東遷而後下陵上替已久鄭莊公言天既厭周德晉文叔寬以葬弘謀王室爲違天邪說誣民非一日矣然天子一命城成周而諸侯大夫奔走恐後則人心猶不忘周也夫人心在周則天命未絕千周矣此聖人爲東周之徽意愚按自是而後列國不復知有王矣夫子之刪詩終于此

浻彼下泉浸

陸德明本俱作寖後同

彼周京

叶陽韻居良翻

水者說文云水青也易井浻寒泉食是也从人者說文云寒也詩有浻沈泉是也此浻字从水當同易解下泉毛傳云泉下流也孔穎達云爾雅沃泉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縣出、李巡謂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愚按下泉即指狄泉也、浸漬也、淫也、苞爾雅云、稹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槙、郭璞云、今人呼叢緻者爲稹、稂、爾雅云、童梁也、說文作蓈、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又郭璞以爲莠類、羅願云、稂、惡草也、與禾相襍、故詩人惡之、古者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饒不過稂莠、謂此也、按詩稱稼之茂美、繼之以不稂不莠、莠既別是一物、則稂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莠類、蓋未能的知其物、故稱其類耳、而許叔重陸璣、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然則此物似是稂耳、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類、毛傳云、稂、莠、非溉草得水、而病、愚按苞稂以比王子朝。及其黨靈景之族。以其皆周同姓。亦如稂之浸苞稂。使之病死。胡子于苗也。王所君有下泉焉。能朝之黨盛行。而莫之能制乎。

詩人之所以愾歎而念周京也。愾、傳雅云、滿也、敵王所愾之愾、其字从心、配氣怒蓄于心而氣滿也、說文以爲大息也、歎本作歎、說文云、吟也、徐鍇云、此悲歎也、歎、發、嘆、矣、一說黃光昇云、人于夜而寤、百慮叢集、凡憤懣無聊、皆於此時思之、亦人晝間應接多、則不暇思、至夜而寤、則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愾然通周京、謂周室之京師、指洛邑也、子朝周之同姓。王于朝而言。故先言周而後言京。○浰彼下泉、浸彼苞蕭、叶尤韻 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尤韻○比而賦也、蕭、鮮兒、采葛篇、苞蕭、以比王城之人也。羅云、周人尚臭、以鬱相濟者、所謂蕭牆之內之人也。黨于子朝。同惡合黨、灌以圭璋、而使臭陰達于淵泉、既眞、然後焫蕭合黍稷、羶薌之、而使臭陽達于牆屋、牆內、乃爇蕭之、地、故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京周、謂京、師之、周室、王百工言之。故先言京而後言周。○浰彼下泉、浸彼苞蓍、支韻 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支韻○賦而比也。蓍、蒿屬、陸璣云、似艾、葉、青色、科生、說文及博物志、皆謂生千歲三百莖、而五行傳以爲百年一本生百莖、史記以爲七百年生一本生百莖、論衡以爲七十年生一莖、未之詳也。龜策傳云、上有壽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青雲覆之、又云、蓍百莖共一根、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白虎通云、蓍之言耆也、陽之老也、羅云、蓍之爲字从耆、耆者、六十歲也、王充論衡云、久、似能前知、然何獨六十、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然則自其可用者言之、廣爲六十莖、從爲六十有四、故應者耳、陸佃云、蓍、卜之壽者也、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于此。故謂六十曰耆。愚按羅之說近迂、陸爲近之、苞蓍。以比王城之中。亦有老成人。而從子朝爲逆者。如尹文公召伯奐南宮極之類也。京師、與周京京周同、篤公劉詩云、京師之野、董氏云、所謂京師者、蓋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曰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而公羊傳則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上二章皆言周。此但言京師者、以言周則。有尊共王。以號令天下之意。○

芃芃黍苗、陰雨膏

叶號韻翻之、比而賦也、芃、說文云、艸盛也、徐鍇云、于田者、其宇从艸从田、會意、羅云、黍之秀特舒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爲南方之穀、詩亦云芃芃黍苗、以此也、膏、潤也、凡以脂膏潤物曰膏、此借用耳、陸佃云、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穠矣。將以潤之。乃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爲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閘輒、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

叶號韻翻之、四國有王、邰居號也、易林路史俱作荀

ACADEMIA SINICA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國語、趙衰謂秦穆公曰、重耳之卯君也、若黍苗之卯陰雨也、若君實庇蔭之、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正與此詩意同、晉以盟主、糾合四國、効力成周、所謂陰雨也、四國、四方諸侯之國、王、指周天子、四國有王者、言四國共戴一王、皆以王之事爲事也、鄀伯、晉荀躒也、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鄀侯之後、宜用鄀宇、後人去邑爲荀、今按鄀侯本文王子、左傳、富辰謂畢原酆鄀文之昭、是也、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鄀城、故鄀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爲鄀城、服虔云、鄀國在解縣東、鄀瑕氏之墟也、左傳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鄀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不可、鄀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乃遷新田、是則鄀地、本爲晉所滅、其子孫仕于晉、宜矣、荀躒稱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言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所謂知伯、即荀躒也、諸荀在晉、別爲知與中行二氏、故又稱知伯、勞猶勉也、勞來奔走、與四國相慰藉也、又按此詩固美晉荀躒、然亦有譏晉頃公之意焉、諸儒于春秋論之詳矣、昭二十三年、經書晉人圍郊、胡安國云、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濟師、而曰晉人、徵之也、所謂以其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天子崇塵、晉爲方伯、不奔問事而徵之者也、當是時、天子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又按圍郊之後、王使人告閒服于晉、晉師遂還、郝敬云、何使晉人盡忠王室、無懷二圖、周惟恐晉師不留、何告閒之有、告閒則晉之師可知也、二十五年、經書會于黃父、高氏云、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覇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

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無霸也、二十六年、經書天王入于成周、按左傳、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晉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季槤云、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爵爲侯伯、王盟于時不能卽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寔、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況長卿云、按傳晉帥師克鞏、乃荀躒趙鞅帥師納王、而子朝之告諸侯亦曰、晉爲不道、是攝是贊、則晉有功于周明矣、經顧沒之、但書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蓋罪晉之慢也、桓文定王室之難、在俄頃間、而克鞏之師、遲至六年、必待其告急而後勤王、功不掩罪、可謂盟主乎、是詩意亦同此、在荀躒之勤王固可美、然天子有難、閱至五年之久、而後始遣荀躒合四國以勤王、在晉頃則可刺也、黍苗之仰陰雨深矣、晉之泄泄如此、共何以爲盟主、此詩人言外之微意、周室雖衰、而是詩之忠誠激發

如此、文武成康之德澤有深入于人心者也、夫子錄此爲變風之殿、亦所云傷天下之無霸者乎、胡安國云、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昭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孔叢子載子貢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序則以爲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伯也、申培說謂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朱子謂王室凌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皆附會揣摩之語、至郇伯有勞四國之功、他經傳絕無所載、毛傳解爲諸侯有事、二伯述職、鄭玄改以爲州伯、孔云、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鑿亦甚矣、惟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然不知其所表見、子貢傳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後

屬引

閩儒何楷玄子氏撰

子壻趙永正句

何子曰、美哉周易之有序卦也。越數千年。卷帙桑然。序卦之烈也。予既論次詩世、著之小引、以爲定本。異時、陵谷遷貿、倘繆厥傳不其、悕而爰倣序卦作屬引一篇其辭曰、

維予宅閩漳之浦厥、有名山、諡曰九侯。胤于少康、從會稽來游。余論其世、以誦其詩、爰有公劉。始遷于豳、居其高丘。詩表殊尤。曰篤不忘、是三百五篇之權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世本古義
而救舅侯汭之箕裘也。○維豳有風、士農女桑。公劉篤之、以啓靈長。故次之以七月、○當夏省耘、吁嗟求雨。于社于方、又御田祖。故次之以甫田、○及秋省斂、報祭于方。厥有黍稷、兼用犧羊。故次之以大田、○三時不害、慶此年豐。孟冬息老、入蜡咸通。故次之以豐年、○豈惟祭蜡。亦復祠社。以續禾稼。故次之以良耜、○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屬民飲酒、正位以齒。故次之以載芟、○有飶其香、酒醴維醹。速族人以序。族夏是取。故次之以行葦、○夏道既湮。杞不足徵。賴周祖公劉、存此八篇。豈維杞徵、緊宋亦然。及正考父如周、商頌以傳。十二存五、聖人愾焉。試尋厥世、自盤庚先。故次之以長發、○長發大禘、上涖高辛。越高宗祭成湯、用樂娛神。尚、思、尚、聲、于、茲、可、論。故次之以那、○高宗肜日、越有雉雊。黷于祭祀、傅氏以謀。故次之以烈祖、○鼎耳告異、責躬思道。重譯來朝、景員是保。追報上甲、殷邦肇造。故次之以玄鳥、○維王大仁、靖殷乃雍。既其殁也、廟號高宗。故次之以殷武、○殷武之後、殷道復衰。組紺初興、亶父遷岐。舍伯立季、將傳昌爲。郤

詩經世本古義
陽作合、武乙之時、故次之以關雎、○淑女充媵、御以百兩九鳥成鳩九女是倣、故次之以鵲巢、○關雎鵲巢、太姒之德宜室宜家、國人攸則、故次之以桃夭、○維太姒有徽音方兆多男、故次之以螽斯、○宜爾子孫、責在惜福衣錦尚絅、毋忘中谷、故次之以葛覃、○洎武乙震斃、文丁嗣之、嬖徒不道、公季靡之、三大夫是獲、九命作伯、故次之以采蘋、○白華笙歌、取此常棣功高召忌、塞庫困季、洎西伯昌受命、思積賢自倚、故次之以卷耳、○卷耳懷人、賓彼周行、周行可示、旨酒筐將、故次之以鹿鳴、○非徒尊賢、尤善養老、合語乞言、敬祝壽考、故次之以南山有臺、○亦越季冬、命國人合三族、君子以悅、小人胥樂、故次之以伐木、○時昆夷獯狁、並起跳梁、命南仲城朔方、又復西行、臣忠婦義、獨居感傷、故次之以艸蟲、○艸蟲既過、采薇南山、是曰南陔、南仲方還、奏凱遲遲、詩以勞之、故次之以出車、○維此出車、又名棠棃、更代仲歌、來諗將母、故次之以四牡、○既勞還帥、亦勞還役、何以異歌、賜不同格、故次之以杕杜、○是師之行、在帝乙三年、

詩經世本古義　卷後　三

六月周地震、西伯怵然遣使四出、交鄰禮賢、故次之以皇皇者華、○自西土光四方、遂進爵爲公、維太姒親蠶、夙夜有事于公宮、故次之以采蘩、○内有賢助、外有武夫、無成代終、公侯以娛、故次之以兔罝、○公侯作牧、典治南國、曰維下濟、譬彼樛木、故次之以樛木、○樛木、嘉魚、南方之美、來朝式燕、主賓咸喜、故次之以南有嘉魚、○既化有邦、風及在位、節儉正直、維召南諸大夫之治、故次之以羔羊、○羔羊大夫、小星衆妾、陽治陰教、于斯畢浹、故次之以小星、○衆妾與嫡俱、或歸以須、而不攣其孚、則安能有其家、故次之以江有汜、○當斯時也、内無怨女、求我庶士、六禮斯舉、故次之以摽有梅、○迨吉迨今、匪禮不行、漢神可望不可即、言刈其薪、欲得荆、故次之以漢廣、○一蕉不復改、而敢以疢倍、故次之以芣苢、○芣苢亦已惡不害我、自芳麛鹿雖云健不令彼得狂、故次之以野有死麕、○是維文王、德刑寡妻、母儀克正、以範中閨、先姜後任、克與之齊、周室三母、麟兮麟兮、故次之以麟之趾、○繄公子振振、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閽虎

譖之、牖里囚之。用史巫紛若、婦聞其臣。故次之以殷其雷、○奇怪物既獻、辛乃釋怒、賜弓矢鈇鉞、遂伐密須、得其路與鼓。爰以大蒐、式彰我武。故次之以騶虞、○伐密復滅崇。始作邑于酆。酆邑本崇地、而有彊暴戎。召伯聽厥訟、女不彊暴從。故次之以行露、○都酆既三載、乃始作辟廱。舉髦喜既見、由儀。自春容。故次之以菁菁者莪、○自作辟廱後、殷辛甲出奔周。下至畿內民、惟文王之求。故次之以汝墳、○汝墳魚賴尾、於虐生靡樂。文能咸和民、臺沼相繼作。于以燕嘉賓、翫彼物魚躍。故次之以魚麗○厥享國五十年、大統未集。武王嗣西伯、曰予亂臣十有婦人焉、維齊邑姜。追其教成婦順克明。故次之以采蘋、○惟彼蘋藻、女子之祭。諸侯五廟、歲事是繼。夫人薦豆、君則羞齊。燔炙殽脯、繹祊靡替。故次之以鳧鷖、○鳧鷖亭公尸、武猶在諸侯。及坶野歸來、革殷爲周。前歌後舞、飲至優游。故次之以魚藻、○洊自古公、實始翦商。周原築室、蹶生文王。天下初定、尊號未遑。故次之以綿、○追王三后、上及亶父。邦甸侯衛、咸駿奔走。故次之以旱麓、

○爰述先德、森森有條。追王匪私、仰契層霄。故次之以皇矣。○乃望祭岐山、大告武成。子孫當保此、有夷之行。故次之以天作。○越及次年、薦殷太廟。禮成受釐、有俶是詔。故次之以既醉。○朝臣已內和、萬國已外驩。四方皆來、徹歌以繁。又名昭夏、文廟是觀。故次之以雝。○維此文考、能刑文母。在宮如在廟、實太任有造。故次之以思齊。○是名齊夏。又有章夏。推教子作人、久道以成化。文武具章相、聖賢之流亞。故次之以棫樸。○問作人伊何、精意在辟廱。辟廱有鼓鐘論倫與神通。縱有臺囿沼、至樂孰此同。故次之以靈臺。○文德已究矣、復次武王事。耕耤教公侯、欲使勤地利。故次之以臣工。○亦有不爲臣、公侯靡足羈。訪道道已傳、毋詘高節爲。故次之以白駒。○天下大封建、孟侯在妹邦。勿若殷王受、而以迷亂終。故次之以小宛。○維小宛憂傷、自歎我日邁。胡丁不造、倏忽云逝。齊衰皇祖、是爲既葬。卒哭之祭。故次之以閔予小子。○哀哉武王崩、羣叔流言。卽人刺管、謂不念厥舅。故次之以匏有苦葉。○伊孺子搖搖、周公閔斯、維音嘵

曉故次之以鴟鴞、○公避居東都、兗盈厥膚、王未得
金縢書、但未敢誚諸故次之以狼跋、○于後、天大雷
電以風、王感悟、將迎公于東故次之以伐柯、○周公
歸只使者欽只故次之以九罭、○公居東二年、歸滅
武庚先四年王免喪初朝武王廟中揚令德之紀之
綱故次之以假樂、○率是辟公、以見昭考、竣事勞之、
純嘏是禱故次之以載見、○辟公陛辭勑遣遲遲交
相警戒、維前王思故次之以烈文、○春正月朝廟、初
夏嘗麥、延訪羣臣、欲昭考攸則故次之以訪落、○多
難未堪、重以集蓼、惟羣臣助予、予嗟無小故次之以
小毖、○王求助匪懈、羣臣咸憾、維昭考陟降厥家、實
陟降厥士、王曰敬哉、疇將予就、冀顯德是示故次之
以敬之、○先是公滅武庚、遂伐奄滅蒲姑、既又伐淮
夷、遷奄君于蒲姑、庚黨無逋至是師來旋、首尾三年、
故次之以東山、○東山勞從軍、答公勤故次之
以破斧、○時禽父宅曲阜、淮夷亦犯魯、惟禽父類公、
允文允武、獻馘泮宮、莫予敢侮故次之以泮水、○公
既平多難、閔管辟蔡囚作詩聯宗族、共藩屏周故次

之以常棣、○於是公爲師、述祖禰之德。用告孺子王、厥鑒維殷適。故次之以大明、○大明追挺生、文武相繼殪鴻業。今王爲孫子、烝烝庶能愜。故次之以文王有聲、○公具大聖才、作師而兼相、制禮作樂頒度量。郊祀后稷以配天、尊祖無以尚。故次之以思文、○思文郊、迎長日。祈穀郊、在啓蟄。美稷功、與帝匹。故次之以生民、○既尊祖。又嚴父、季秋大享、五帝咸聚。宗祀明堂、文王爲主。故次之以我將、○敬天事已備、蜡祭及靈星。亦以后稷配、皮弁素服見儀刑。故次之以絲衣、○惟后稷、周始祖。秋祫嘗、修禦俎。祊祭後、禮具舉。樂章名祓。夏、送尸戒鐘鼓。亦或名采薺、用以節步武。故次之以楚茨、○四時之祭。嘗與烝爲備。嘗詳饋熟、後烝詳。朝踐前。古文良奇刻合之成一篇。故次之以信南山、○又有季冬月、寢廟薦厥魚。先嘗而後薦、敬與秋嘗如。故次之以潛、○是爲宗廟禮次、及于朝廷。諸侯來朝、饗禮命寧。亦名驁。夏列于禮經。故次之以桑扈、○饗訓共儉、燕示慈惠。孔燕豈弟、以寵嗣世。故次之以蓼蕭、○嗣世有燕、朝正有饗。饗畢而燕、其儀

不爽故次之以湛（先君諱）露、○諸侯朝正、或時獻功。獻功之饗、賜彤弨弓矢、○獻功而外、又有貢士載以後車、達于天子。取名崇丘、升高之比。故次之以緜蠻、○洪範八政、賓繼以師。爰有軍禮、當舉行之。維岐陽大田在成王六年被之笙歌、由庚是傳。故次之以吉日、○亦越九年、有事太廟。我客助祭、白馬來朝。習射澤宮、鶯羽斯肖。故次之以振鷺、○維茲太廟始行大祫樂則用勺、於古不襲。故次之以有瞽、○大武六成、勺居其次。始而北出、我武斯試。亦名爲遏。遏、遏劉取義。在九夏中、納夏是已。故次之以武、○武後有勺、是爲再成。勺詩晚出、舞曲始盈。以其養晦、名武宿夜。舞莫重焉、謂滅商也。故次之以酌、○三成而南、封建諸侯。命之大賚、繹思時周。故次之以賚、○四成巡守、南國是疆。告祭省方。故次之以般、○告祭省方、允王維后。式序在位、周左召右。是爲五成、肆夏金奏。故次之以時邁、○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六成復綴、以崇我王。周召之治、武亂攸彰。故次之以桓、○我客觀成、畢事將歸。王燕餞之、信宿依

係故次之以有客、○有客爲誰、曰維徵子。天命靡常、觀兹殷士念祖修德、令聞不已。王夏之奏、有取于此。故次之以文王、○明年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以封。史佚謂天子無戲言、遂國之河汾東錄古詩蟋蟀、以見唐風故次之以蟋蟀、○昔陶唐有冀方後世失道亂紀綱。乃滅而亾惟周召交營土中、以敬德誥王。欲至萬年、係受王明故次之以天保、○雒邑既成、周公作明堂以明堂大廟、宗祀文王。季秋大饗及兹而兩禮以義起。嚴父無已。故次之以清廟、○文德丕顯、無

射于人秉以對天。於虖維純。故次之以維天之命。○下管象武。干戚以舞。表文之功、伐崇肇禋、德馨升聞、式宜配天。故次之以維清、○乃落新宮、用被下管。是兆休祥、君子晏衍。故次之以斯干、○厥既命庶殷、處之於下都。毋忿疾其頑、利豈弟以需。故次之以泂酌、○詩有泂酌、書有召誥。君奭納約、與旦同道。旦逝遊。久其詩。故次之以卷阿、○衰馮翼者誰。卷阿從遊。久其詩。故次之以卷阿、○飄風自南當得賢士。凱風自南當得孝子。康公輔周、康叔化邶、正君善俗。賴二康在。故次之以凱風、○成

王新陟、康澂應門、召畢率諸侯、繇左右入、執奠稽首言。王義嗣德、賜尹有繁。故次之以采菽。○三年吉禘、更定樂章。無聲之樂、以頌成王。故次之以昊天有成命。○及其受釐、因而陳戒。昭哉嗣服、惟德是勤。堂下奏武、庶幾勿壞。故次之以下武。○在成王廟、申戒農官。卜郊于禰宮、祈穀不遑安。故次之以噫嘻。○及康末年、召康公始薨。享壽百齡、德洽黎烝。故次之以甘棠。○成康相連、刑措不用。昭舉日祭、斤斤作頌。故次之以執競。○胡昭南游、中流膠舟。宴樂淮上、樂極生愁。故次之以鼓鐘。○繼昭爲穆、於詩靡載。有密康公、在共之世。粲者來奔、自弋厥戾。故次之以綿縣。○密康色荒。齊哀禽荒。懿王信讒、哀遂遭烹。故次之以還。○歷孝而夷。王室逾衰。衛頃賂周。復命爲侯。頃實不道、仁賢用憂。故次之以桓舟。○仁賢用憂、仕不得志。居、既見、愠出、亦遇。蹇故次之以北門。○蹇不可爲、攜手去之。爾狐爾烏與爾。辭故次之以北風。○攜手同行、跋涉不顧。亦有將士、跋涉爲苦。是維厲王、暴虐之故。故次之以漸漸之石。○王虐用其民、民不堪命。

芮良夫作詩、譏切執政、故次之以桑柔、○亂生不夷、
覃及于鬼方。荊楚之間、鞫爲戰場。孝子從役、思祭徬
徨。故次之以四月、○四、月、建、巳、維、六、之、日。徂歲暑與
役、及今茲未畢。閩中憂危、局髮首疾。故次之以采綠、
○昔者聖王、人情爲田。民勞不休、怨曠騷然。實小子
階厲、使國有殘。故次之以民勞、○蹻蹻小子、不恤唸
叩。非徒好兵、重以好利。天心判離、大難將至。故次之
以板、○維王防口、以諫爲妖。凡伯賦板、召穆公賦民
勞。罔敢斥王、但斥同僚。穆又廋厥辭、託刺前朝。故次
之以蕩、○蕩之與湯、古字相通。皆取水流莫知其窮。
蕩蕩上帝、畏其疾威。子之湯兮、游蕩是譏。故次之以
宛丘、○陳幽唱巫風、民多淫祀。市也婆娑、子仲之子。
故次之以東門之枌、○誰謂陳小、猶可爲善國。釐公
繼幽、懦不能自力。衡門之賢、棲遲太息。故次之以衡
門、○幽末釐初、厲王已泯。有共伯和、實間王位。後
乃還共山、以厲王爲祟。周人懷之、猶盱其至。故次之
以都人士、○當共伯攝位時、天下苦大旱。窮民多離
散。及宣始來歸、隨陽如鴻雁。故次之以鴻雁、○王既

懷窮民、尤欲懷諸侯。四年命蹶父、諭韓使來朝。故次之以韓奕。○韓侯受命、爲北國伯。俾追其貊。乃有玁狁、北狄之一。五年盛夏忽內侵、王命薄伐。屬尹吉賊、從高、邑來驅、從太原出。故次之以六月。○從征者方叔、已盛著威名。先使教大閱、因使伐蠻荊。屈指三月間、二醜相繼平。故次之以采芑。○淮徐尚未靖、明年王自將伐徐。皇父休父從、王師赫赫雷霆如。故次之以常武。○命召穆公、往伐淮夷。與王師爲犄角、俾賊黨披離。王歸自伐徐、乃錫命之。故次之以江漢。○自北而南、以及于東天戈所指、無有不僵。愾彼西戎殺我西垂大夫。與厥子兵士七千、使報父仇。故次之以無衣。○四方既平、封申伯于謝。匪元舅是私、惟藩宣彼藉。故次之以崧高。○王命召伯爲申伯定宅。召伯勞厥士。士因以不貲。故次之以黍苗。○亦既城謝、又復城齊。孰能補王闕、而出遣仲山甫。今吉甫作誦、用當耳提。故次之以烝民。○城謝城齊、皆七年事。明季考室、考牧附此。敬小慎微、中興之理。故次之以無羊。○豈惟物畜盛、更侈車馬。修九季會東都、圃田狩優游。

故次之以車攻、○攻車欲得好。造舟欲得堅。車好可田。獵舟堅可濟川。孰如衛共婦節比栢舟堅故次之以汎彼栢舟、○處變賦栢舟處常賦雞鳴況于后夫人夙夜謹寢興姜后待永巷脫簪問未央故次之以能拒。諸侯不勤王、爪士責祈父故次之以祈父、○異類擾邊陲飛隼盈朝紳祈父念寡母汚水憂其覊故次之以汚水、○憂親者伊誰杜伯子隰叔父死遭周難、反其舊唐族故次之以黃鳥、○黃鳥集于桑檀園遍樹穀桑穀共生朝詩人爲發藥故次之以鶴鳴、○宣王詩止此更理幽王篇王昏不若以醜爲妍譬將牛車自取塵昏故次之以無將大車、○小人在位君子在野高原之物而生隰下故次之以隰桑、○用舍既乖方聚斂以爲務元年命皇父二年初增賦故次之以大東、○既增賦又失刑巷伯行厥譖孟子共掖庭楊園倚畝丘牽引恐不停故次之以巷伯、○卽位及三年寵愛彼褒姒讒色貨具備西周將亾矣詩人

詩經古本古義

咏鴛鴦、追其大昏始故次之以鴛鴦、○寵嬖立爲后、中宮遂見廢。鴛鴦戞左翼之子胡不類。故次之以白華、○高岡析柞薪、惡其葉之湑。碩女可尊之爲辰。甲人不可以爲主。故次之以車舝、○王尊寵甲人爰私其親。豈謂兄弟、不如昏姻。故次之以角弓、○昏姻日以昵、兄弟日以疏。何當與宴、得厠玉除。言所欲言、豈爲酒歟。故次之以頍弁、○旨嘉不敢望、但望分瓠葉。徵薄不廢禮、亦曰被延接。故次之以瓠葉、○幽王爲褒煽、遂闕親親恩。秦雖號戎翟、猶知念厥昆。故次之以小戎、○五黎梁輒何歷錄。毋棄爾輔顧爾僕。棄輔及僕不可行。跼高蹐厚。凜繁霜。故次之以正月、○四年四月隕繁霜、赫赫宗周滅不久。厲階自褒姒、蟊賊實繁有。胡不自我先、胡不自我後。故次之以瞻卬、○此賦瞻卬者、昔亦曾賦板。偕召穆公爲厲王大簡。感穆同志、懷其祖先。人維求舊、豈曰無賢。故次之以召旻、○召旻痛疾威、回遹夷我邦。小旻痛疾威、謀猶回遹、從。故次之以小旻、○以上凡四詩、疑皆凡伯作。內斥褒姒闇、外斥皇父虢。辭意互出入。驚心梟鴟惡。內

外相表裏、太子乃遭讒。故次之以青蠅。○青蠅、汚白、不可得理。太子奔申、爲逃其死。故次之以我行其野、○奔申無聊、在幽五年。傅欲悟君、作詩以傳。故次之以小弁。○小弁親親、讀者稱仁。更作蓼莪、痛呼昊天、故次之以蓼莪。○幽王竟不悟。惟聽豔妻煽羣黨盛分布。四方皆有羨。宜曰方奔申、皇父乃都向日食在陽月、謫見猶夢夢。故次之以十月之交。○都向既離居、三事亶多藏。獨有賢御儔、日瘁反得謗。故次之以雨無正。○居者有贊御、行者有士子。從事獨賢勞、孔哀、彼黽黽。故次之以北山。○士子馳驅勞及征夫率彼幽艸、畏不能趨。故次之以何艸不黃。○行役已苦過期不代。念彼共人亦孔之傻。故次之以小明。○更有鄘賢行役歎周。衰不足賴、車中懷憂。故次之以匪風。○維此鄘賢、能明周道。孝治天下、仁親爲寶。子生三年、乃免懷抱。用刺短喪、古禮是考。故次之以素冠。○鄘仲驕慢、好潔衣服。服不式禮、其何能國。故次之以逍遙。○羔裘逍遙、失其伉儷。叔妘外通、留子私詣。故次之以丘中有麻。○諱鄭稱留寄孥爲媒室既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竊國亦殆哉。故次之以隰有萇楚。○女德無極于何其臻。鄶以妘亾。周以姒泯。故次之以菀柳。○幽欲悅褒舉烽爲戲。諸侯極焉。後亦不至。乃盟太室。將謀伐申。大夫憂亂。俾忖他人。故次之以巧言。○十年伐申。戎遂入寇。誰爲此瞉。牝羊牡眥。故次之以苕之華。○幽死驪山下。平遂卽位者東遷在斯時。掘突作六師。故次之以瞻彼雒矣。○掘突從王遷。寓居彼客舍。乎王深倚重。臨視靡休暇。故次之以緇衣。○又有秦襄公。以兵送平王。王命爲秦伯。車馬仜煌。故次之以

卑鄰。○及平之三年。錫司徒鄭伯命。父子繼其職。象賢斯爲盛。故次之以棠棣。○六年鄭遷于溱洧。溱洧有士風。三月桃花水下時。士女秉蘭以徜徉。故次之以溱洧。○昔言鄭詩淫。於此始一見。更有女思奔。在彼東門墠。故次之以東門之墠。○雞鳴。溱洧亦有雞鳴。女曰士曰。相戒勤生民。勞則思。何淫不貞。故次之以女曰雞鳴。○雞譏。東門之墠。亦有出其東門。勿用取女。匪我思存。以禮爲坊。其流不渾。故次之以出其東門。○緊鄭風駘蕩。不如秦雄壯。溱洧汧渭何

懸殊、思女媚公各異尚。故次之以駟驖。○舍拔以從禽、發的以祈爵。較獵雖見奇肆、禮自足樂。故次之以賓之初筵。○衞武賓筵僊僊自怪。及其耄年猶作懿戒。故次之以抑。○衞人頌武謚爲睿聖。切磋琢磨、沒身斯竟。故次之以淇奧。○河淇故殷墟。終南周所都。殷墟爲衞有周都忽、泰區覽茲興廢迹憑吊重嗟吁。故次之以終南。○維秦文公有此岐豐二后今邈矣、孰爲遡洄從。故次之以蒹葭。○秦賦蒹葭周詠禾黍。豈無興復一成一旅。故次之以黍離。○平王無志棄地不顧。念彼舊民誰堪依怙。故次之以中谷有蓷。○昏姻禮廢夫婦道苦。永終知敝以禮自處。故次之以碩人。○衞姜感傅言操行不衰惰。秉禮自修持失意成轗軻。故次之以綠衣。○絺綌來風靜思其故。何當迴君心。倏解氣而悟。故次之以終風。○望夫君兮不來。覩日月兮增懷。故次之以日月。○碩人何其頎寵嬖及厥子。合舞忘教胄不講養正理。故次之以簡兮。○碩人雖俟俟居身亦太寬。無別將生亂賢者豈能安。故次之以考槃。○獨寐非忘君不見如三月遇合。

古所難此意誰爲曰故次之以采葛○鄭莊怨讒言寓意于采葛東遷鄭焉依遲君幸未發故次之以遵大路○大路何皎皎白石何鑿鑿手以傳心不使外人指故次之以白石○素衣朱襮進之于沃子有衣裳云何不著故次之以山有樞○白石山樞微辭諷之危彼晉昭力寡難支故次之以椒聊○成師爲椒聊晉昭比揚水豈惟晉昭公平王亦如此故次之以成申○遠戍何時歸御輕事已非雞棲牛羊下室家自叙欲故次之以君子于役○于役爲誰維申之知公族罔念不及葛藟故次之以葛藟○人惟孝乎友于兄弟莫如鄭莊公階段不以禮故次之以叔于田○段出傾巷洵美且武逞技公前袒裼暴虎故次之以大叔于田○段封大叔百雉都城仲足請圖暗與公迎故次之以將仲子○仲本祭封人而以疎間親立談投契卿材是甄故次之以野有蔓艸○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邂逅樂清揚遠送悲顛頡故次之以燕燕○戴嬀方歸陳衞師從子仲不戢忘自焚州吁乃會宋故次之以擊鼓○宋會師伐

鄭以鄭欲納焉及曲沃伐翼鄭又以師從桓王初卽位不問厥臯助少陵長俾民心痗故次之以節南山○王不勝忮求伐翼又伐沃衛宣亦忮求鄭邴戴嘗相繼被其毒曾謂在位百君子不及婦人能忠告故次之以雄雉○雄雉當求雌未聞雌雉乃從牡爲問新臺臺上人簍篠戚施形亦苦故次之以新臺○臺下水何深深朝隮雨何淫淫水深不足涉雨淫不終朝故次之以蝃蝀○衛宣大無信齊姜不知命偕不如仳兮老不如死兮故次之以君子偕老○冶容能誨淫云何不自匿亦有靜女姝城隅焉是卽故次之以靜女○貽彤管不堪攜上爻妾下子妻宣姜死夷姜縊胡施顏鼠不啻故次之以相鼠○夫婦失道國俗傷敗棄舊淫新不知所届故次之以谷風○谷風婦之良更有婦而淫奔人人賤之飲恨自傷心故次之以氓○維夫婦暨朋友其合皆以人夫婦猶相棄暴蘇安足論故次之以何人斯○逝我陳俟我著友不友女不女彼爲何人而居我處故次之以著○魯桓迎齊子先得見于讒齊子猶魴魚從者猶鱮鰋故

次之以敝笱○笱敝當補裳敝當縫補笱屬夫道縫裳盡婦功故次之以葛屨○糾屨縫裳以事良人不似墓棘使鴡得親故次之以墓門○深言或不顧顛倒乃思予恐懼或不去安樂轉棄予人情何常哉思來獨自語故次之以習習谷風○周東鄭是依周鄭乃交惡忘德以興師先驅至鄭路鄭固失臣節周亦太不裕故次之以伯兮○伯兮出無功不支而先奔王卒遂大亂鄭聃射王肩故次之以兔爰○自是鄭稱強雄長于一時明年戎伐齊齊侯使乞師鄭忽獲戎帥齊僖請妻之故次之以有女同車○舜華不足慕羨彼苞栩集國爾雖总家忠孝固並急故次之以鴇羽○栩棘與桑在野黍稷稻粱在田荷華游龍在隰扶蘇喬松在山不憂靡盬之王事但期比肩有多賢故次之以山有扶蘇○有如鄭祭仲是名狂狡童私從鄰國謀出公復立公故次之以狡童○鄭人惡仲播于有衆誰能唱義者蠢蠢欲俱動故次之以蘀兮○俱動苦綿力思正于大國故次之以褰裳○褰裳與乘舟所遇深淺異褰裳可速涉乘舟須防墜故

次之以二子乘舟、○伋壽爭死誠可哀。衞朔得位從諸來驕而無禮安恃哉。故次之以茆蘭、○朔也幼蘧蘧安能定婁豬。故次之以鶉之奔奔、○淫有傳。牀第之言娣妾能宜。故次之以牆有茨、○廣陰之會明日風下淌。盡褻其曹竊妻以逃。故次之以桑中、○桑中葉有幽相從似穿窬折柳以樊圃猶可息狂夫。故次之以東方未明、○未明而求衣求衣成何事。齊襄政無常每作從禽戲。故次之以盧令、○獵有功狗亦有功人。豈其謀國而無與親。故次之以揚之水、○篇名揚之水於今凡三見。桓王崩之年鄭昭始言返。安得君子臣同心節不變。故次之以白華、○白華菅茅牲雞或無晨魯桓狗齊子爰以褻其身。故次之以南山、○南山見雄狐東日映妹子雄狐與妹子鳥獸同羣爾。故次之以東方之日、○齊魯共東方莊不報桓仇。春秋書狩禚詩亦刺射侯。故次之以猗嗟、○莊非桓之子文姜實莊母。齊人呼莊甥又譬之苗莠。故次之以無田、○魯莊亦已弁。恣其母宣淫。行人口似碑。何獨無人心。故次之以載驅、○宣淫未已再主齊昏。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故次之以何彼襛矣、○齊桓娶于周、又有如夫人衞姬子、故次之以雞鳴、○當莊王之末、桓霸未成、春秋始書荆、執蔡侯獻舞、又虜息君妻其夫人、夫人生子不言、以死爲殉、故次之以大車、○荆子服毳衣、曲沃篡侯服七命、荆固蠻兮沃亦夷、僖王寵沃斯失正、故次之以無衣七兮、○僖傳莊及惠、子頹作亂入王城、歌儛享賓、樂禍以傾、故次之以君子陽陽、○樂兮陽陽、侁兮忉忉、當憂而樂死不可逃、故次之以防有鵲巢、○鵲巢、鳩居、以夫爲天、河水清漣、思予美人、故次之以伐檀、○魏國困行役、申生乘其隙、克敵讒言興、嬖子方奪嫡、故次之以園有桃、○申生能慕父、宋襄能念母、母出不可歸、兩地思依依、故次之以河廣、○宋在河南、衞在河北、衞有狄人難、求救婚姻國、渡河以廬曹、先賴宋之力、故次之以于旄、○竿旄已入浚、竿竹可釣、淇淇不相及、空勞衞女思、故次之以竹竿、○衞女維何、許穆夫人、因衞大夫告難、感往事懷辛、故次之以載馳、○自傷力小、不能救衞、思控大邦、維齊亦壻、亦

有曹邢、可與共濟。抹拯焚溺、孰如其鋭。故次之以泉水、○齊桓公新霸、恤難扶危。戍漕遣無虧。歸祭服重錦乘馬門材。使衛不頹。故次之以有狐、○衛警未謐、鄭亦戒嚴。高克次河上、而兒戲以淹。公子素憂棄師、直指無嫌。故次之以淸人、○淸人方在逐。存亡未可卜。有伯主畏簡書、國絕而復續。圖報百不足。故次之以木瓜、○桓城楚丘封衛、又與之繫馬三百。衛文新造邦、衣大布兮冠大皀。季年騂牝有三千、消殺倏然生、羽翮。故次之以定之方中、○作室揆以日。聽言揆以以理。信讒不灼理。采苓山巔似。故次之以采苓、○晉獻惑驪姬、信讒殺其子。重耳乃出亡、狐偃與終始。故次之以陟岵、○狐偃服父訓、委質不二心。譬彼中閨婦、百歲共枕衾。故次之以葛生、○晉獻嗜攻戰、國人多死亡。天道好還、骨肉相傷。夷吾得晉國、時在周襄王。既不納羣公子、又欲殺其兄。祚以不長。故次之以有杕、○嗤夷吾無親。踽踽罿罿、卒見獲于秦。靈臺未改館、七年孰爲陳。故次之以權輿、○重耳避惠。久居于外。懷安齊姜、狐偃用懟。謀于桑下、醉以車載。故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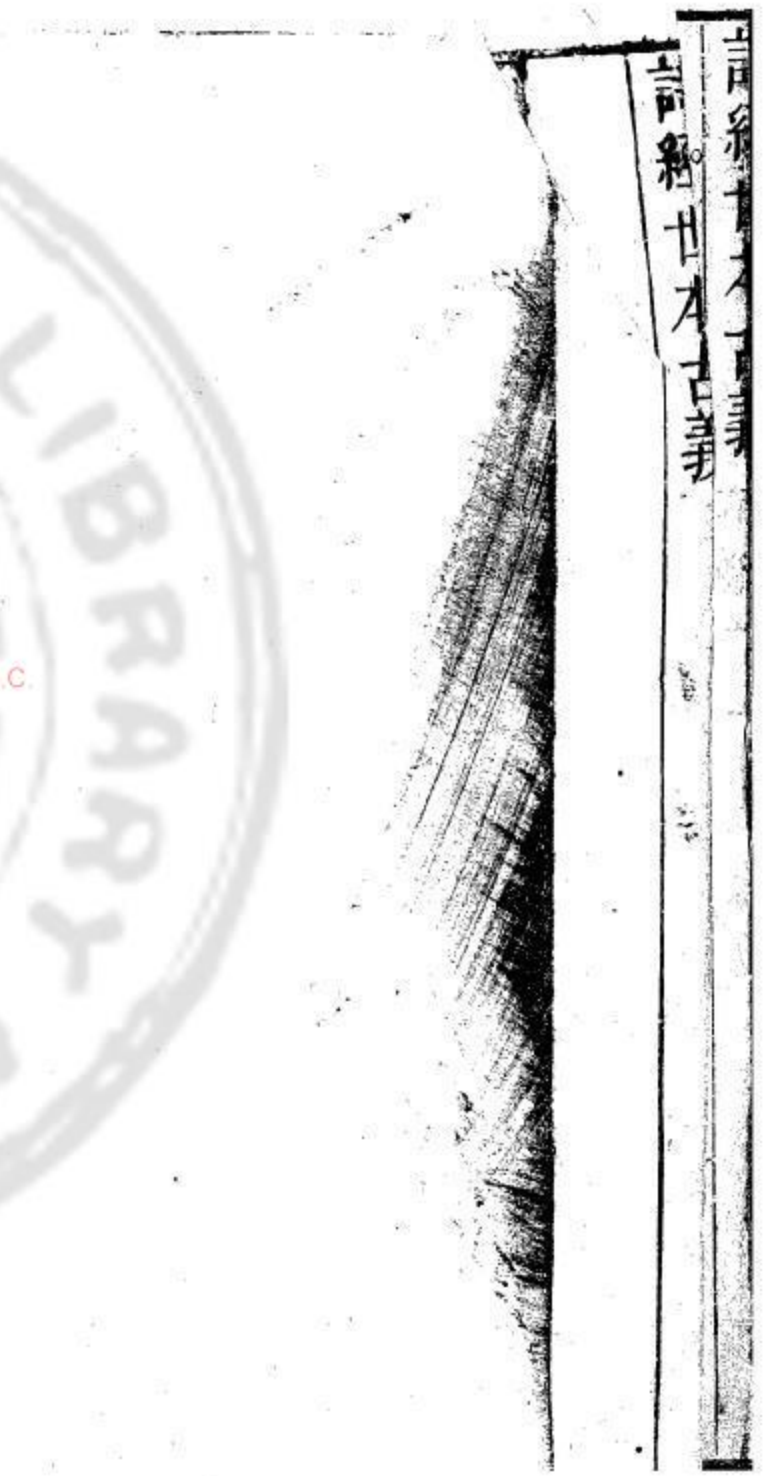
之以十畝之間、○遂行適曹、乃覩蜉蝣、故次之以蜉蝣、○維共公爲蜉蝣、蕞爾曹、而三百人乘軒、安能久存、故次之以候人、○候人主送迎、重耳返自秦、營也身自送舅氏、路車乘馬列佩珍、故次之以渭陽、○重耳因秦得入國、是爲晉文公、寺人披求見、告以呂郤將焚宮、遂釋斬祛怨、等之于飄風、故次之以羔裘豹祛、○怨可釋、勞當報、介推祿弗及、賢者將高蹈、表茲禮賢心、將永以爲好、故次之以有杕之杜、○杕杜道左、行者失庇、晉文過曹、莫爲飲食、遂誅無禮、以曹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已復封曹、乃頌德厚、故次之以鳲鳩、○過曹適鄭、鄭亦不禮、叔詹進諫、當念兄弟、及文定霸、問罪鄭疆、詹紓國難、時號忠良、故次之以羔裘、○晉禮詹歸、在魯僖三十年、次年魯始郊、史克頌、以傳、故次之以閟宮、○僖行郊禘、周公衰矣、惟大飲烝爲得古禮、故次之以有駜、○駜駉有駜、馬政大修、齊戎田駕、四種旁逐、故次之以駉、○駉牧馬、良馬駔逸、足不借翰、晨風愛馬、良馬至亦與好士同、故次之以晨風、○秦穆賵晨風、固亦稱好士、如何輕用人、子車殉三子、故次之以交交

黃鳥○黃鳥集于桑哀死斷人腸碩鼠食我黍何不
徙遠方此詩亦假託詭計招賢良敘在頃王世僅存
此三章故次之以碩鼠○下此有定王其世詩八篇
晉人重卿族始立卿子田族行何纍纍紈袴或非賢
試亦擬碩鼠矣以解嘲焉故次之以汾沮洳○如陳
夏徵舒亦陳之公族母氏爲君淫二卿並不速朝夕
在株林株林觸人目故次之以株林○朝從東門來
夕從東門去仰慙啓明星俯慙赤楊樹故次之以東
門之楊○東門有楊抑又有池麻紵與菅何揀擇爲
故次之以東門之池○姬身有如池下流之所歸姬
貌有如月深夜相因依徵舒窃糾殺機動何不知機
早自靡故次之以月出○靈公死矣孔儀徙矣夏姬
慫矣故次之以澤陂○澤蒲體恒柔丘葛節恒濶求
人恒如蒲待求恒如葛故次之以旄丘○處者賦旄
丘出者賦式微衛不恤黎難黎君胡不歸故次之以
式微○繇來國勢微大率教化墜所以子產鄉較不
毀蔚爲鄭名卿顯於景王世故次之以子衿○僑重
子衿教化以行載誦丰詩得女之貞勿謂事微式關

大閑聖人錄閨節維此及汜彼栢舟兩篇故次之以
丰○刪詩將終矣乃及敬王代孔子生斯時知命懷
悾慘狄泉古下都非天子所詣荀躒雖納王徘徊功
亦細特錄下泉詩以表王靈替棄置不復續世衰無
足系因之作春秋獲麟而掩袂○孟子歎詩亾學者
須論世四始其一端陋彼推五際維予生也晚樂道
窮有志次第詩篇章窮取大賢義託始于少康屬望
中興意況復篤公劉亦言遷都事周初遷日榮周末
遷日頓東遷已卑陋矧比東遷媿○抑余殿下泉別
又有取爾晉韓皆武穆何從韓受氏荀伯晉之臣余
祖晉兄弟今幸遇明主達政乃可仕自公退食暇編
摩不輟晷九侯山前余所居元孫末裔族所起論世
曾少康序篇下泉止聖人立教不忘先魯商有頌意
如此千載而下有知詩經世本古義爲承學一家之
言者余心亦快矣


詩經世本古義